馆藏
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四部】

常杰淼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四部）

常杰淼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四十四回

瓢员外为子求师　金洒海访友试艺……（1）

第四十五回

二徒逛庙会比武遭打　童林斗道士剑削道冠 ……（31）

第四十六回

待镖会众侠聚京城　单闯京燕雷横伤人 ……（85）

第四十七回

贝勒府夜失宝烟壶　公主坟童林战三勇……（136）

第四十八回

新年话旧初识年大人　因材施教年家得明师……（176）

第四十九回

童海川扬名灯市口　武云飞伤人隆福寺……（220）

第 五 十 回

跳宝局武爷镇塞北　三月三众侠赴镖会……（241）

第五十一回

铁罗汉台上胜十杰　童海川力战野飞龙……（270）

第五十二回

童海川掌震燕子坡　西方侠巧夺蛇骨鞭……（297）

第五十三回

众侠客会战燕云风　老仙长亲临梅花圈……（325）

第五十四回

分双剑惊走燕云风　保钦差查办蓬莱岛……（354）

第五十五回
清苑县马俊单行刺　风云庄义结邓九公…… (382)
第五十六回
夏九龄荒寺遭毒手　病太岁酒馆遇淫贼…… (406)
第五十七回
三皇观群雄混战　石家镇张方作媒…… (468)
第五十八回
年钦差圣赐金牌被盗　封山宴王环杀敌报仇…… (535)
第五十九回
寻金牌相约破机关　私探山王环落翻板…… (578)

第四十四回

瓢员外为子求师　金洒海访友试艺

说话上回表至吴霸与童林比武，吴霸将左手一晃，右手一扬，奔向童林的面门就是一拳，口中说道："接招"。要按吴霸他这一招，名叫猛虎出洞，这个招数往外一使，真称得起迅雷不及掩耳。拳离童林的面门切近，童林赶紧将身形向右一闪，用左手向吴霸的右胳臂上一搭，左腿一进步，双掌对准吴霸的胸前，用力一撞，猛听得嘣的一声，紧跟着又是喀嚓一声，再找吴霸，踪影不见。细一看，原来是童林这一掌用力过猛，把个吴霸给打至在窗户下头砖墙里面，连砖都挤碎了多少。看起来这算便宜，吴霸最拿手的功夫，就是靠山背，若不然的话，吴霸就有性命之忧。此时就将旁边厢站着的冯昆石永，直乐的以手捧腹，来回的转磨，冯昆遂向石永说道："表兄，你老看我这个主意怎么样？"石玉山点头说道："还是我的表弟你，这才叫才高智广。"不提石冯二人谈话，童林赶紧吩咐徒弟们，把吴霸搀扶起来。吴霸自己心中纳闷，暗自想道，我自己总以为我自己的武术高强，今天跟人家童侠客动手，不过就是一招，我就当场落败，看起来还是人家童侠客的武术高强，我真要拜他为师，跟人家学个十年八年的，我倒也练点儿真正的武术，也不枉我平生好练这一场；再者说也有言在先，我要是赢不了人家，我就拜人家为师，他也不能不收我作个徒弟。自己想到这里，赶紧冲着童林双膝跪倒，口中说道："老师，果然是你老人家的武术高

强，弟子今天情愿拜你老人家为师。”童林一看，赶紧双手相搀，口中说道：“吴老师傅请起，你老这是何必，前言不过是相戏尔，吴老师傅何必认真呢。”吴霸跪在地下不起来，口中说道：“老师，头一节弟子不能失信，再者说我被人老人家打倒，我也不算难看，总算是我没有输给外人，倒是输给我自己的老师啦，并不足为耻。”童林闻听吴霸之言，说的很近情近理，再者说吴霸这个人性情诚实，说一不二，自己平生又最喜爱直爽人，再一看吴霸的相貌，带着一团的忠厚气象，据我想大概也不致于有什么坏处。童林想到这里，遂说道：“既然如此，暂时我收你作个记名的徒弟，终朝随着你师兄他们练艺，倘若有成效，再正式拜师。”吴霸闻听，这才恭恭敬敬的向童林大拜了四拜，然后站起身形，童林遂给指引指引师兄弟。童林又向冯昆石永说道：“你们二位今天把他送来的总算巧啦，我又收了这么个徒弟，今天既是喜期，你们二位可也别客气，我也不费事，你们二位就在我这儿吃个便饭儿。”冯昆说道：“既蒙侠客见爱，我二人敢不从命吗。”说着话，众人到了厅心以内，童林一面吩咐家人调摆桌椅，摆好杯箸，一面又叫家人到外面找瓦匠，收拾收拾这窗户底下，撞坏的砖墙。工夫不大，诸事预备齐楚，然后童林让座，遂陪着冯石二人吃喝完毕，石玉山冯永志告辞，童林送出大门外，石冯二人走去。童林复来至里面，对着吴霸说道：“你既然在我这里练武，跟着你师兄们一块儿下场子，你还是住在我这里呀，你还是每天来呢？”吴霸说道：“我暂时先到家中去知会一声，以及收拾我那应用的物件，诸事办妥，我还是住在老师这里。”童林这才叫他回家去收拾东西不表。吴霸去后，童林一想，今天忙乱了一天，也没得到清真寺去一趟，这岂不叫人家丁爸

儿受等吗？明天我一定得去趟。

一日无事，赶到次日清晨，吴霸他带着行李来到童林的家中，跟刘俊等住在一处。童林一看，家中也没有什么事，这才叫道："刘俊，今天我要到清真寺去一趟，看望看望丁大爸，家中若有什么事，你就去到清真寺赴信。"刘俊点头答应，童林这才将衣服收拾齐整，由家中起身，一直够奔清真寺行走下去了。溜溜达达往前行走，来到牛街，童林抬头一看，只见清真寺坐东，四周围的栅栏门儿，正当中是穿堂门儿，大概后面还有殿座，童林看不清楚。书中代言，要说一般的清真寺，全都是坐西朝东，惟独北京城牛街的清真寺，它是坐东朝西，乃是天下第一的大寺。童林看了看，这才站在外面，高声喊叫说道："回事的。"一连叫了数声，无人答应，童林不由得着急，心说，就凭这么大的清真寺，连个回事都没有吗？诸位真要是按童林这么一想，可就错啦。这个清真寺乃是人家清真教的公地，里面原没有回事的，里面住的阿訇，是为请来传经授徒，早晚领人礼拜，不管别事，故此童林连叫了数声，没人答应。童林正自纳闷，就听有人叫："侠客爷，怎么今天您才来。"童林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铁三爸铁木金，就见他向童爷说道："你老人家才来呀。"童爷说道："来了多时啦，喊了半天回事的，没有人答应，我正在这里着急哪，怎么你们这么在的清真寺，连个回事的都没有吗？"铁三爷闻听，带笑说道："侠客爷您有所不知，大凡我们教中人来到这里，全是随便出入，并没有回事的，你老人家随我到里面来吧，正赶上丁爸儿在这里呢。"说着话，铁三爸在头前带路，童林在后面跟随，走过了穿堂门儿，来到了里面。童爷抬头一看，这里清真寺好大的工程，东为上类似大殿一般，

七尺多高的月台，在这座殿座儿的前头，都是朱红的阁扇，就在南北所盖的房舍，类似配殿的样子。童爷看罢，就听铁三爸说道："侠客爷，您在此少候，我叫丁爸儿出来迎接你老人家。"说着话，铁三爸已经迈步上了台阶，够奔北厢房去了，工夫不大，就听里面有人说道："童侠客现在那里，恕我未曾远迎，面前恕罪。"说着话，就听帘笼一响，由打里面走出两个人来。头一位就是铁三爸，在后面跟着的这位年纪约在五十上下，精神百倍，就见铁三爸用手一指，向童林说道："侠客爷，这就是我向你老人家提的那位丁爸儿丁瑞龙。"此时丁瑞龙举目上下一打量童林，自己心中倒吸了一口凉气，怨不得人家童侠客成名天下，今日一见，别的先不用说，就凭他这一双眸子，神光灼灼，就知名不虚传。自己看罢，赶紧过去抢步行礼，口中说道："侠客爷在上，您恕过瑞龙未能远迎，望侠客爷恕罪。"童林赶紧还礼，口中连连说道："岂敢"。此时铁三爸将笼帘一打，丁爸儿这才抱拳往里面相让。童林来到屋中，用目往各处观看，屋内陈设很讲究。虽然不多，摆的样样得法，在正迎面儿摆设着一张圆桌面儿，四周围放着椅子，在桌子后面，是落地的八扇围屏，在西面儿是架几案，架几案头里有八仙桌儿，两旁的椅子，靠着山墙摆设着茶几杌凳儿，在东面儿打着隔断，两旁边儿是六扇儿阁扇，正当中的门儿，上面挂着茶色的软帘儿。丁瑞龙指手让坐，铁三爸把茶水献上来，童林这才跟丁瑞龙说道："前者听铁三爷说，阁下急公好益，见义勇为，实令童林钦佩，本当早来拜访，怎奈您有事外出，今日才得会尊颜，真乃三生有幸。"丁瑞龙赶紧说道："岂敢岂敢，我也是早就有意拜会侠客爷，只因我的穷事多忙，总未得暇，今日与您相见，我愿足矣。"二人接谈，

互相景仰，这才叫一见如故。丁瑞龙遂向童林说道："侠客爷，你老人家在这数月之间，可遇见什么新奇之事吗，您要是遇见的话，可以对我谈谈。"童林闻听，不由得一怔，自己心中想道，听丁爸儿之言，莫非说那条黑影，他许知道几成，自己遂向丁瑞龙说道："要说新奇的事，倒是不少。"童林就把连追黑影数次未见，天坛被人相戏，在家中练剑看人叫好，一宗一宗的，细说了一遍。然后又对着丁瑞龙说道："听您之言，莫非你老人家晓得这事么，如果您认识此人，不妨给我介绍介绍，我岂不是又多认识一位高人吗？"丁瑞龙闻听，遂即说道："侠客爷，这条黑影我倒知道，皆因他素常仰慕侠客爷的大名，他又不敢与你老人家相见，再者说累次三番，招惹你老人家生气，如果您不弃嫌，我就把他叫出来，与您老人家当面陪罪，不知侠客爷意下如何？"童林闻听，赶紧说道："既然如此，您就把这位朋友请出来，我会会吧。"丁瑞龙接着说道："童侠客，不是他一个人，还有我们清真教的一位老前辈，如果你老人家愿见，我就一同请出来给您介绍介绍。"童林闻听，遂说道，"既然如此，我童某求之不得。"说着话，就见丁瑞龙来到了隔断门儿，伸手掀起软帘儿，向里面说道："老人家，侠客爷请您到外边屋中相见。"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屋内一阵哈哈的大笑，口中说道："既然如此，我就见见吧。"只见由打里面出来两个人，童林用目观看，但见头前走的这位，比中等的身材少微矮着一点，身穿白绵绸的裤褂儿，外罩米色绸子的大褂儿，厚底儿的云鞋，往脸上观看，面皮苍老，形若南极，颔下的银髯飘洒胸前，可有一样儿，是齐口的胡须，手中拿着一根铁条儿。在老者的身背后，还站着一位，身高约在五尺，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裤褂儿，上黄布的抄

包扎腰，土黄布的大洒鞋，土黄布的高桶儿袜子，往脸上观看，一张黄焦焦的四方脸面，两道黄眉毛，似有如无，深眼窝子，黄眼珠子滴溜溜的乱转，倒是精神百倍。童林看罢，就听丁瑞龙说道："侠客爷，我给您引见引见。"遂用手一指在老者身背后站的这个人说道："童侠客，我这句话说出来，侠客爷可不要见怪，您把话听明白了，我这个朋友在前数月便来啦，他住在我们这柜上，可巧我有事没在家，他这才终朝每日在外面散逛。那一天也是恰巧，正赶上铁三爸卖牛肉，与石永冯昆彼此的互相论武，正赶上你老人家赶到，与他们排难解纷，这个朋友在旁边儿看着高兴，跟别人一打听你老人家的名姓，才知道您是紫面昆仑侠。他又打听明白了您的住址，有心要去拜访拜访您，他又怕与侠客爷您无缘相见，再者说他的心气儿又高，他打算要在暗地里试探试探你老人家的夜行术，论起来他就不应当把您引至在城墙上面，他自从把你老人家引到城上之后，他心里头非常的后悔，他心中一想，自己一身别无长技，不过就是两条快腿，倘若被你老人家将他追上，他焉能是侠客爷的对手。他一看天光将亮，故此他才避身逃去。他既然觉悟，又不应当三番两次的与您嘻笑，看起来此人虽然艺不高，秉性善于战谑。前日我由打外面事毕回归，他将已往之事，对我细说了一遍。我这才将侠客爷生平所有的经过，以及您的武术出奇之处，我对着他言讲了一遍。他听我之言，心中更为懊悔，这才叫我设法与侠客爷求恕。故此我遣派铁三爸去到侠客爷的府上，把你老人家请了来，一者为的是咱们聚会聚会，再者说也好命他给你老人家陪礼。如今我把话全说开啦，大概侠客爷就不生气了吧。"说着话，这才冲着那人一点手儿说道："兄弟你过来，我

给你引见引见，这就是童侠客。”遂又向童爷说道：“这是我的盟弟，姓武名英字金堂，皆因他的腿快，人送外号儿叫神地无影。”这句话尚未说完，就见武英武金堂双手抱拳，来到童林的面前，口中说道：“侠客爷，小可屡次在你老人家的面前献丑，多蒙侠客爷承让，我这厢给您陪礼了。”说着话，笑嘻嘻的矮下了身形，那个意思要行大礼，童林赶紧用手相拦，口中说道：“武老师傅果然艺业高强，童林在阁下的面前，现丑多次了，多蒙你老承让，我算栽了。”武金堂一摆手说道：“侠客爷承让多次，怎么你老人家反说我承让您呢。”童林说道：“武老师傅有所不知，我在天坛以内看别人动手，不想被武老师傅在我大褂儿的后襟上，拴了一块半头砖，我竟会不知道，看起来岂不是我栽了吗？”神行无影武金堂闻听此言，不由得一怔，遂说道：“童侠客，要说我连引您数次绕城，那乃是武英所为，要说系砖之事，我武英可不知道。”童林闻听，不由得也是一怔，心说，难道说给我系砖的这个主儿，又是一位高人吗？自己想到这里，遂口中说道：“虽然说系砖不是阁下所为，总算我童林栽啦。”武英说道：“咳，只皆因我一时大胆，与童侠客作耍，不想在城墙之上，我只顾回头看你老人家追我啦，大概您离着我约在一丈来远，我心中害怕，恐怕你老人家伸手将我拿住，我这才回身下腰，打算紧跑，不想被一人掳住我的脚面，用力一推我的双腿，将我由城墙上面扔到了城下，童侠客要不信，你来看，”说着话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遂说道：“童侠客请看，这就是那一天晚晌，我由打城墙上面摔到下面的创的，看起来还是我栽啦。”童林一看，果然武英的鼻了创了一块伤，尚且未曾落痂。说话间，就听旁边儿有人答言说道：“瑞龙啊，你们老麻烦，不然就是你栽

啦，再不然就是他栽啦，叫我这么一看，你们全没栽，今天既然海川到了，瑞龙你还不给我指引指引，等待何时？”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丁瑞龙答言说道：“我只顾听他们二位接谈，也忘了给你老人家引见啦。”说着话，丁瑞龙用手一指这位老者，遂向童林说道：“童侠客，这是我们教中的族长，又是我们的老前辈，论说我可不应当叫他老人家的名讳，今天给您引见，我可不能够不提了，他老人家姓金单字名元，江湖之中人称洒海的便是。”童林闻听，赶紧抢步行礼，口中说道：“洒海爷在上，小子童林给洒海爷行礼，前者有我几个无知的弟子，夜探八卦山，被困在十八棵杨，多蒙老洒海解围搭救他等性命，童林这厢谢过你老人家。”就见老洒海金元一伸手将童林搀起，口中说道：“海川哪，咱们用不着客气，些须小事何足挂齿，我这个人一生一世最不好客气，你请坐吧。”说着话用手一指，让童林在上垂首落坐。童林一抱拳，说道：“您是老前辈，我焉敢上坐，还是你老人家坐在上垂首，童林侧坐相陪。”老洒海一听童林之言，自己又一转想，我与他老师又有一面之识，我就坐至在上垂首何妨，想到这里，还是老洒海上座，童林侧座相陪，旁边厢坐的就是武英民丁瑞龙，最末座就是三爸铁木金。丁大爸这才吩咐寺里的伙计献上茶水，大家彼此吃茶谈话。老洒海也是一时的高兴，遂向童林问道：“海川，我听别人说你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欲兴一家武术，再造一门把式。今天咱们也算是闲暇无事，我这个人是无话不谈，你把你所学的武述练练我看看，再者说那一招儿不对，我再给你指点指点。”阅者诸君，您别看老洒海偌大的年纪，虽有剑客之称，对于说话的地方，未免有点稍差，按理说童林又不是你的徒弟，何必叫他将武术练练给你瞧瞧

呢，这句话倒不是要紧，要说给人家指点指点，这句话未免太过。论说老洒海可并不是高傲，头一样儿因为他的性情直率，二则因为跟童林的教师不敢说深有交情，总算是大熟人，故此今天老洒海才说要给童林指点指点武术。只顾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要紧，险些把他老人家一世名誉失去，在这一段书中，诸君留神看吧，不但金元一个人说大话落败，由打这儿起，一位接着一位说大话的主儿，是挨着个儿栽的筋头。闲言少叙，单表的童林一听老洒海金元，要看看他的武术，他自己可就不能说不练了，皆因老洒海有剑客之称，不问可知，他老人家一定是武术精通，真要是求人家给指点指点，人家还有个肯不肯呢！今天一听老洒海叫他练练，自己是满心里欢喜，遂站起身形冲老洒海爷一抱拳说道："既然如此，我就要在老前辈的面前献丑了。"说着话，众人站起身形，出离了北厢房。迈步下了台阶儿，来至东面的月台上，就见童林往当中一站，金老洒海带领众人在旁边厢观看。童林才将身形站稳，把双掌一合，抱拳先作了一个罗圈儿揖，口中说道："诸位，我可练不好，老洒海爷既然吩咐下来，童林不能不练，那一招那一式要是不对。还求众位多多指教。"将话说完，自己这才施展平生的绝艺，柳叶绵丝摩身掌，按定凹腹吸胸，空胸紧背，掌不离肋，肘不虽胸，龙骧虎步，两脚踢膝并行，双手一合怀抱阴阳二气，身形一矮，就把这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四式，施展起来。童林这门儿武术，在先前看着倒不理会，赶到后来招数加紧，真是一招紧似一招，称得起腰似弯弓，眼如电，腿如蛇行，手似钻。此时神行无影武金堂在一旁看着，不由得暗自点头，心说，前几次我暗中与他赛跑，那就算我冒险轻举，今天一看人家的掌法，果然是招数精奇，那天他

要将我追上，与我动手，我焉能是人家的敌手。武英正自思想，猛听得老洒海金元高声说道："海川哪，别练啦，我打量是什么惊人的艺业，要兴一家武术，今天据我一看，你所学不过是弹腿而已。"童林闻听，将招数一收，不由得一怔，心说，我在江西卧虎山，跟随二位恩师学艺以来，受尽了千辛万苦，方学会了这一套绝艺，下山之时，我的恩师嘱咐于我，他老人家言说这套武术天下皆无，故此恩师才叫我兴这一家武术。今天听老洒海之言，说我之艺谓之弹腿，据我想要说弹腿的话，可比不了清真教的人，俗语儿说的好，由南京到北京，弹腿出在教门中，清真教传授留下弹腿十趟拳。要讲究弹腿，那就不用跟人家老洒海的门户里头讲究了。童林想到这里，遂心中暗说，老师呀老师，您既然传授弟子弹腿，你老人家何必叫我下山现丑呢。书中代言，童林这就算错啦，老洒海说你练的是弹腿，你就实心相信吗？说起来也不怨童林信真，皆因金老洒海的身分在那里放着哪，真要是别人说童林这个武术的名目叫弹腿，童林一定着急，就许两方面动了手，惟有老洒海说他这叫弹腿，童林可就不能够抬扛了，皆因老洒海年纪高迈，久走江湖，所有的武术，他老人家是一目了然，所以老洒海说他这是弹腿，童林才将招数收住。自己正自思想。猛听得在穿堂门外有念佛的声音，连着就是两声无量佛，末尾又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声若洪钟。童林抬头一看，只见前头走的是自己二位恩师，一位是尚道明，一位是何道源，二位仙长真称得起仙风道骨，不比寻常。在二位仙长背后，乃是一位出家的和尚，甚是魁梧，但见他生就的大身材，身穿青色僧袍，大领阔袖，外罩灰色的毗卢褂，腰中系着杏黄的绒绳，足下厚底的开口黄僧鞋，高桶儿长过磕

膝的白袜子，往脸上观看，四方脸满面的油光，一个皱纹也没有，两道蚕眉，直插入发，一双虎目，黑白分明，准头丰满，高鼻梁儿，方圆海口，微微露着两边儿的白鬓角，可是新刮的胡须碴儿。在和尚的身背后，还有一个人。乃是俗家的打扮，长的更凶，身高足有七尺，膀扎腰圆，肩宽背厚，身上穿着个蓝绸子纺褂儿，脚底下穿着白袜洒鞋，往脸上观看，粗眉大眼，狮子鼻子，四方海口，大厚嘴唇，人中多长，重下巴颏儿、两耳堪可垂肩，天然生就的福相，在他的身背后背着个大长条儿的包裹。僧道俗四个人往前行走，来至月台之上，二位仙长打稽手，那一位出家的老僧，双手合掌当胸，各自口诵着佛号，走上了月台。老洒海爷一看，心中有点儿难过，心说：哎哟，方才刚说完人家徒弟练的是弹腿，人家的老师就到了。我方才说的话，可不知道二位仙长他们听见了没有？真是要叫这二位老道听见，他要是问我童林所练的那一招儿是弹腿，我若是指点不出来，那我不就算是言过其实了吗？老洒海正自思想，就听尚道爷在那里嚷道："老洒海，你老人家这是由那里来呀"老洒海就把八卦山事毕，自己这才来到北京城，预防明年三月三亮镖会，故此早到，作为准备。你们几位这是由打那儿来？二位仙长闻听，遂就把自己的事情，细说了一遍，老洒海闻听，点了点头，口中说道："原来如此。"

书中代言，二位仙长由打玲珑岛事毕，与自己的师兄庄道勤，师弟谷道远，师侄吕德真等分手之后，尚道明与自己的师弟何道源商量好了，打算够奔辽东前去访友。这一日正往前走，已来到关里昌黎县，猛然间想起昌黎县城东四十里，有一座青云山，山上有个青云寺，里面有一位住持高僧，上

智下觉，此人虽然不通武术，对于手谈，颇有研究，这位智觉老和尚可称得起世外高僧。既然来到昌黎，我弟兄何不前去拜访拜访，弟兄二人商议停妥，这才穿城而过，往前行走，走够了多时，但见前面隐隐约约的有一座大山，何道爷用手一指叫道："师兄，您来看，青云山不远矣！"弟兄二人往前行走，工夫不大，已来到青云山下。只见青山叠翠，怪石嶙峋，在山坡下，两旁栽种着苍松翠柏，枝叶茂盛，遮云蔽日。尚道爷看罢，遂点了点头，口中说道："师弟你来看，此山虽不算大，秀丽可观，这就因为他是盘山之脉，故尔才能别俱幽致。"弟兄二人一面说着话，一面顺着盘旋的山路往上行走，虽然说山路难行，二位剑客则如走平地一般，正自往前行，猛一抬头，就见青云寺的山门已在目前。弟兄二人一看，庙貌已焕然一新，尚道明扭项回头叫道："师弟你来看，你我弟兄十数年未到青云寺，他这座庙宇竟会这样的讲究了，你说智觉他是真正的怪道，他常对着你我说，他的庙内清苦，到如今此庙这大的工程，但不知是那位施主重修的。"说着话，弟兄二人迈步进了山门，正然往里行走，就见对面儿来了一个小沙弥，冲着二位仙长念了一声弥陀佛，遂说道："二位师傅，您是烧香还愿啊，还是找人哪？"尚道明一想，我这十数年未到青云寺，这里面的小沙弥，都不认识我们了。道爷不由得一笑，心说，此小僧人，年纪不过十五六岁，他焉能够认识我们呢，遂口中说道："少师傅，我们是前来拜访你们本庙的主持，智觉老师傅的，皆因我们是十数年前的老友，所以今天过山，特此前来拜访。"小和尚闻听，满面带笑道说："二位仙长，您是找我们老方丈来啦，他老人家已然圆寂了。现在庙内的主持，他老人家名叫宝镜禅师。"二位仙长闻听，就

是一怔，遂即问道："少师傅，你们那位智觉老师傅，是多怎圆寂的?这位新当家的是多怎来的?费你心你对我从头说说。"小和尚这才不慌不忙，对着二位仙长背诉了一遍，二位仙长听罢此言，口中说道："原来如此，你们这位新当家的，也不是外人哪，也是我们数十年前的一位老朋友。"书中代言，青云山青云寺里面这位方丈，法号是上宝下镜，别号人称青云长老，原籍他是陕西长安城里关帝庙的和尚，武术精奇，能为出众，自幼儿受过异人的传授，他在关帝庙主持了多年，这一年接到了辽东天然山青竹寺的方丈普尘长老一封书信，约请宝镜禅师够奔辽东，前去盘桓武术。青云长老宝镜一想，自己的庙中也没有什么事，到不如去趟辽东，自己把主意拿定，所有庙中之事，俱安置停妥，遂由打陕西奔辽东而来。这一日正自往前行走，已来到青云山青云寺的山坡之下，就见大道两旁约有二十来名僧人，俱都身披着法衣，手打着法器，拦住了宝镜的去路，口中说道："前面来的这位老和尚，莫非是上宝下镜，陕西长安关帝庙的高僧吗?"宝镜禅师说道："不错。"众僧人这才一齐说道："既然如此，你老人家请到我们山上来吧，我们这座山，名叫青云山，山上有一座庙，名曰关帝庙，我们这里山上的老方丈智觉禅师，他老人家昨夜晚间对我们众人说明白了，不久他老人家要归西，这庙内方丈的法座，是你老人家的，又将您的上下以及住处，全都对我们说明白了，不想他老人家就在今日天尚未明，智觉老和尚竟自与世长辞了，我等将老和尚安置在禅堂之上，这才特来山下打探你老人家，果然在此相遇，就请你老人家上山进庙以了后事，并主持禅林。"宝镜禅师闻听，心中想道，自己原有意够奔辽东，无奈今天被众僧人拦路迎接於我，况且此处

山清水秀，胜过长安百倍，再者说又有智觉老和尚的遗言，我何不应允呢。自己想到这里，这才说道："既蒙诸位师兄抬爱，又有老和尚的遗言，我敢不从命吗？"众僧人一听宝镜禅师答应，不由得各自欢喜，这才把这位青云长老宝镜禅师拥护着上了青云山。来到青云寺的里面，先进了禅堂，宝镜禅师看了看智觉老和尚的遗体，紧跟着矮下了身形，大拜了四拜。拜毕，众人陪着宝镜禅师来到方丈室让坐，然后宝镜问了问山中的规矩，众僧人一一的回答，由此宝镜禅师接座，然后叫众僧人领着，前去各殿参罢了神像。这才接着给智觉老和尚办理白事，事毕，宝镜禅师一查点庙中所有的积蓄，怎奈庙中清苦，入不敷出，大家一商议，都无法可办，后来这位宝镜禅师出了一个主意，在本庙中立 个武术场子，招了几个学武的徒弟，每月所得的束修银两，以作庙中的实用。由打立了这个武学场子，还是真不错，真招了有三十多名徒弟，每日跟着这位青云长老练武。自此宝镜禅师的声名远震，无人不晓。

就在昌黎肥城内，有家儿大财主，此人姓瓢单字名成，以贩牛为业，家中良田足有数百顷，买卖数处，要在这一县之中，可称得起数一的财主。瓢老员外事事全都趁心，就是有一样儿挂心，跟前有一位少爷，年方八岁，小名儿叫鹿儿，虽然是八岁的孩子，此子的体格非常肥胖，周身上下类似肉夯，这还不算出奇，惟有形体似乎天阉，瓢老员外终日为难，自己一想，生平就是这么一个儿子，你说他的肉体这般的奇胖，又加上性质憨傻，就是将来长大成人，如何能够给他娶妻生子，接续我瓢氏门中的香烟，瓢老员外为此终日的忧思。这一日书房闷坐，在他面前站着的家人一看，员外坐在那里闷

闷不乐，遂即问道："员外，你老人家心中有什么不喜欢的事。您对奴才我说说，倘若我能给您解忧消愁，也未可知。"员外闻听，遂说道："你要问我所为难的事情，我就是为你们这位少爷，你说他的体质如此的奇胖，将来了岂不成为一个废人。"家人闻听，不由得一笑说道："员外，奴才我早想到了，准知道您为的是这一档子事，奴才我倒有个拙见，可不知道您赞成不赞成？"瓢老员外闻听，遂着说道："你既有高明主意，快快的说来。"家人这才说道："按说少爷的身体奇胖，这倒不甚要紧，我听人说在咱们城东四十里有一座青云山，山上的青云寺内有个武学场子，教场子教师乃本庙的方丈，闻听人说他是个得道的高僧，场子里面的徒弟很多，要是把少爷送至在庙中去练武，日久天长用功夫一催，他的身体岂不健壮了许多，或者也可把他身上的浮肉练消了。"瓢老员外闻听家人之言，倒是近情近理，遂说道："要依你之言，可以改变他的体质，咱们就这么办，选个好日子，我把鹿儿送到青云山上，与老方丈前去学艺。可有一节，咱们得问问他愿去不愿去？"家人说："那也好，我把少爷找来您问问他吧。"说着话，家人转身形来到外面，把少爷叫到里面，员外遂对鹿儿说道："儿呀，我有意把你送到青云山前去练艺，你愿意去吗？"就见鹿儿说道："愿意去。"员外一听鹿儿愿意去，心中大喜，这才择定明日，把鹿儿送到青云山。所有外面的车辆，都叫家人收拾好，老员外又派家人到自己的布铺之中，取来白布五疋，灰布五疋，把布取了来，又吩咐家人在自己的仓房之中，取出白米两石，小米两石，又命人到账房取来白银四十两，诸事预备停妥，专等次日送鹿儿上青云山。当晚无事，次日天明，瓢员外跟鹿儿一同吃完了早饭，外面的车辆早已预备齐

毕，将所有的物件，都装载在敞车以内，员外带着鹿儿上了轿车，随同着家人一直够奔青云山而来。出了昌黎县的东门，赶车的摇着鞭儿，车辆往前行走，工夫不大，到了青云山的山坡下面，将车辆停住。员外下车，吩咐赶车的把势，照看车上的物件，遂命家人头前带路，自己带领鹿儿在后面跟随，顺着山道上山，来到青云寺。进了庙门一直往后走，越过了头层大殿，远远的就看见角门儿上面挂着一面牌子，上写武学二字，家人迈步首先进了角门，见了小和尚把话说明，然后和尚把员外带进去，见着宝镜禅师，员外遂把来意说明，老和尚闻听带笑说道："这些小事都在老僧的身上，三年以后，准能够将令郎的身体练成，可免去员外的忧虑。"老员外瓢成闻听，非常欢喜，遂说道："山下面有我带来的些许物件，请老方丈派人帮助，搭上山来，那就算是我的一点儿布施，老和尚闻听，只得派人下山帮忙，将所有的物件运上山来。宝镜和尚遂向鹿儿问道："你可曾愿意在我这儿练武吗？"鹿儿点头说道："愿意"。老员外一看，自己的孩儿愿意住在山上练武，再一看所有带来的物件，全都运上山来，这才一伸手由打腰间把银子取出来，向宝镜禅师说道："老方丈，这点些许之数，请老方丈收纳。"老和尚客客气气的说道："多谢老员外慈悲了"将话说完，员外告辞，带着手下人下山回家去了。宝镜禅师看了看瓢鹿儿，心说，八岁的孩子，将他留在山上练武，他还是很愿意，真叫少有。当天算没有什么事，也没叫鹿儿跟着下场子习学。赶到次日，老和尚把鹿儿叫到面前，遂叫他将双足站隐，身形向下一蹲，作出骑马蹲当式的架子，焉想到鹿儿将身形站好，将然往下一蹲，就听叭咚一声，鹿儿当时栽倒，旨因他两腿太胖，上下一般粗，焉能蹲

得住呢，故此才翻身栽倒。老方丈命他起来再练，又谁知一连数次，俱都是一蹲便倒。老和尚一看，不由得紧皱双眉，心说，人家瓢员外将此子，送到我这里前来学艺，我曾对人家说明，三年之后，大功告成，如此看来，我传艺尚未身临其境，我对人家所说之话，岂不是 近乎忘言诳哄。自己想到这里，也是无法，只得次日再练吧，焉想到一连数日，皆是如此。老和尚一看实在没有法子啦，遂吩咐徒弟们在山下备妥车辆，自己亲身送瓢鹿儿回家，及至车辆进了城，来至瓢宅的门首，宝镜禅师下了车，带着鹿儿来至在瓢员外的大门以内。众家人一看少爷回来啦，心中甚喜，心说，少爷去了不过数日，竟自把功夫练成，遂赶紧来到了里面，回禀员外知道。员外一听，心中大喜，赶紧来到前面一看，果然见自己的孩儿瓢鹿儿，随着老方丈来到了院中。员外一抱拳，把老和尚让至里面厅房，宝镜禅师落坐，就听瓢员外说道："老方丈，你老人家果然是世外的高人，您对我言讲三年之后，犬子的武术可以成就，不想不过数日，他就学成，看起来还是我师之力也。"宝镜禅师闻听，一摆手说道："老僧此来，并非是已将令郎的武术教成，皆因令郎年岁太小，过个三年五载的，再把他送到山上练武不迟。"员外一听，遂即说道："原来如此，犬子在家无事，不过游戏，练武术他的岁数又小，老师可先传习他几手儿容易学的功夫，以便犬子每日在家中没事练习，等候年岁稍长，再将他送上山去。"老和尚闻听此言，心中想道，我教给他蹲一个骑马蹲挡的架子，他尚且站立不稳，连连的栽倒，我怎能够再传给他别的功夫呢？自己又一想，真要是不传习他几手儿武术，我还是难以脱身，自己虽然想到这里，也是无法，只得站起身形，向瓢员外说：

“既然如此，我给令郎再想几手儿功夫，叫他逐日温习。”老和尚说着话，遂用目往各处视看，并无有鹿儿可练的功夫，心说，你叫我怎么个想法呢，和尚虽然腹内辗转，口中还不住的连连说道：“好练的功夫却有，等我慢慢的想来。”一面说着话，宝镜禅师遂往外行走，老员外在后面相随，直顶走到大门以外，也没有听见老尚说叫自己的孩儿，在家中温习什么功夫。瓢老员外想到这里，一看宝镜禅师堪堪要走，员外可就不能够不问啦，这才向玉镜禅师说道：“老方丈，您可曾给犬子想起那一件功夫，在家中温习？”老和尚闻听瓢老员外这么一问，不由得心中着急遂用目向四外一看，心中喜悦，这才用手一指，遂向员外说道：“这就是令郎的几手儿功夫。”员外一看，原来是自己门前种的那碗口粗细的八棵龙爪槐。员外跟着问道：“但不知这个功夫，叫犬子怎样的练法？”宝镜和尚说道：“叫令郎 清晨早起，由打这东头儿的第一棵树起，用胳膊往上一撞两只胳膊倒挽着，由东边儿撞到西边儿，将这八棵槐树用胳膊撞完了，用双足倒换着，由打西边儿踢到东边儿，每天以五十次为度，天长的时候，增加次数。”员外闻听，点头说道：“好，求老方丈您分分心，再给找个一两手儿，好命犬子没事的时候，一块儿练习。”和尚闻听，暗中着急，心说，我命他撞树，不过是搪塞而已，又谁知老员外还苦苦的叫我想法再找，一时之间，我那里想的起来呢？和尚虽然心中这么想，口中还不住在连连答应。猛一抬头，就见前面儿有一个极大的牛圈，在里面豢养着耕牛无数，宝镜禅师用手一指，向瓢成说道：“员外，这个牛圈可是尊府的吗？”员外说道：“不错。”老和尚接着说道：“既然是尊府的，我要到里面看看，好给令郎再找一手儿功夫。”员外闻听，甚是欢

喜，遂赶紧命手下人，叫牛圈的伙计先把门开开，员外这才带着和尚，来到了里面，宝镜禅师举目往各处一看，就是西北角儿牛栅之中，有一只小牛，和尚回头遂向瓢员外说道："您看这也是令郎练习的功夫，清晨早起来，练完了那八棵龙爪槐，再到牛棚以内，把这只小牛儿牵过来，用双手托住牛腹连着掂上三次，每日也是五十次为度。可有一节，这个牛可不准宰杀，专为预备着给令郎少爷操练武术的。"员外点头答应，这才陪着和尚由打牛圈出来，宝镜禅师遂上车告辞回山，暂且不表。单表的是老员 外瓢成，带着鹿儿回到了家中，吩咐家人由明日起，你们看着少爷，练习这两样儿功夫，别教他偷赖不用功夫。员外嘱咐完毕，当日无事。到了次日清晨，家人带着鹿儿先依法练完这八棵槐树，然后再到牛圈里掂练那只小牛儿，每天如是。书要简断，瓢鹿儿整整的练了四年，门前这八棵龙爪槐，在这四年的光景，长了许多，再者说，牛圈之中这只小牛，除了鹿儿掂完了，并不工做，还是加料喂养，四年之久，把这只小牛儿养成三百多斤重。瓢员外一看鹿儿的功夫，不大要紧，练得浑身骨硬如钢，真称得起身也长了，功夫也长了，周身上下，无一处不长，并且说话也通情达理啦。员外一看，心中欢喜，暗道，看起来宝镜禅师果然是世外的高人。书中代言，就凭这四年的工夫。瓢鹿儿不过就撞树掂牛，他就能够把这痴呆憨傻治好了吗？皆因其中有个情理，瓢鹿儿每日清晨，用胳膊撞这八棵龙爪槐，日久天长，把他这一身水膘俱已练去。这还不足为论，他的好处就是掂牛，皆因这只牛一年大似一年，一年重似一年，他每日用双手一掂，腹内的浊痰，一天往下降似一天，及至功夫一长了，浊痰完全都降了下去，清阳之气得以上升，阴浊

之气自然下降，故此他心里，自然就明白了。今天老员外跟鹿儿一商量，打算将他送上青云山，二次学艺。瓢鹿儿也很赞成，员外这才吩咐外面，预备车辆，所有布疋跟白米小米，就连银子都照着头一次多加上一倍，仍然带着家人，送鹿儿够奔青云寺。来到庙内，见着青云长老宝镜禅师，瓢员外把自己孩儿练艺之事，从头至尾，对着老方丈细说了一遍。青云长老闻听此言，就是一怔，心说，四年前我给瓢鹿儿留下的这两手儿功夫，不过是敷衍而已，不想到而今他会把功夫练成了，你说这不是奇怪吗？和尚猛然将二眸子一转，这才明白，心说，原来如此，他所以成功的地方，皆在掂牛之力，方丈正想着，就听员外说道："在山下面有我带来些须的物件，聊为布施，请老方丈派人搬运到山上。"宝镜承谢不已，瓢老员外复又说道："我把鹿儿留在山上，跟随老方丈练，但等艺业练成，再把他接回去。"员外把话说完，与老和尚告辞回家不提。单表宝镜和尚看着瓢鹿儿，心中非常欢喜，皆因他十二岁正是练武的年纪，宝镜遂向鹿儿问道："你这四年的光景，在家中练习这两样儿功夫，到如今已经大有成效，现今在我庙中练艺，可不许你偷闲耍懒。"鹿儿点头称是。由打这一日为始，和尚终日教给鹿儿练习各种的拳脚，赶到后来，又慢慢的传习他种种的兵刃。瓢鹿儿平生最喜爱的兵刃，就是条虎尾三节棍。宝镜和尚就把棍内的绝招儿，倾囊相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鹿儿又在青云寺练艺整整的八年，他这个功夫可就学成了。老和尚这才给他起了个外号儿，叫作生铁牛。鹿儿的父亲，时常往庙内送米送麦，送柴送炭，另外还送银子，见着鹿儿之时就嘱咐，如果你的老师不让你下山，你千万不许违背。老员外时常来，时常嘱咐，瓢鹿儿在老和尚

的跟前，还是百般的孝顺。

这一日师徒爷儿两个正在禅堂里面闲谈，宝镜和尚猛听得外面有脚步声音，遂打发小沙弥到外面观看。小沙弥出来一看，原来是二位仙长，尚道爷一问宝镜的来由，小沙弥这才把青云长老的来历，对着二位仙长，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尚道爷将话听完，遂点了点头说道："原来如此，但是这位青云长老，也是我们的旧交，少师傅劳你驾，你给我们回禀一声，就提何道源尚道明前来拜访。"小沙弥答应一声，遂往里面回话去了，工夫不大，就听里面口诵佛号，青云长老迎接出来，一看二位仙长在禅院之中站立，老和尚双手合掌当胸说道："二位师兄，这是那一阵香风，将你们老哥儿两个刮到了此处？"随着往里面相让，僧道三个人一齐来到禅堂屋中，分宾主落坐，小和尚献茶，宝镜禅师遂用手一指鹿儿说道："过来给你师伯磕头。"遂又向二位仙长说道："这是我的弟子，名叫瓢鹿儿。"二位道爷闻听，遂用目一看瓢鹿儿，此子虽然二十岁，却生了个彪形大汉，尚道明何道源口中不住连连的夸奖。宝镜遂问了问二位仙长，由打那里来，往何处去。尚道爷遂就把欲奔辽东访友的话，说了一遍，老和尚闻听，遂说道："二位师兄，在昨天我接了一封书信，就是在北京城西河沿开东光裕镖局子的金弓小二郎李国栋来的，於明年三月三日，镖行里亮镖，以作亮镖大会，聘请我前去镇镖，二位师兄如果无事，可以随我一同前去，但不知二位师兄可曾愿意前往。"尚道明闻听，遂着说道："师兄，我们上辽东前去访友，所为的就是明年三月三日，赴亮镖大会，听说此次亮镖，非往昔可比，明着是亮镖会，暗含着是为夺十三路的总镖头，要是别人夺镖头，还不要紧，听说四川剑山蓬莱岛里

面叛反清朝的英王富昌富保臣，与他手下的军师大帅，商议已定，遣派能人协助西胜镖局，以备明年三月三，夺这个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我弟兄二人一商议，倘若这个镖头被西胜镖局子的人夺去，到那时与大清国的江山，便有大大的不利。他既然为了十三省的总镖头，当然他们就有了号召的能力，必然约请绿林的英雄，明着是在镖局子里保镖，暗含着是辅助英王叛反朝庭。一旦他的大事构成，岂不是国家的心腹之患，我弟兄有意前去北京西胜镖局，前去探听动作，又以我二人的势孤，故此才打算够奔辽东，访两位高人，以为臂助，没想到行至此处，与高僧相遇，岂不胜似他人多多矣。"青云长老宝镜和尚闻听，心中这才明白二位仙长的心意，遂留二位仙长在庙中小住三日，和尚自己心说，这也是东光裕镖局子的福分，真要是二位仙长与我一同前往，到了北京城，见着李国栋，岂不与我脸面上大增光彩。自己又一想，莫若我临行之时，将瓢鹿儿带着，一同前往，等到明年亮镖之时，叫他与天下的英雄，比试比试，虽然未必完全战胜，倒是叫他多得几分经验。老和尚想到这里，遂与二位仙长商议，打算在最近期间起身，早到北京城，头一节，那个镖局子里所请的那路英雄，早得消息，也好作个防备，二位仙长深以为然，这才约定明日起身。一日无事，次日瓢鹿儿所应用的物件，收拾齐毕，宝镜禅师嘱咐小和尚好好的看守庙宇，这才带着鹿儿，陪着二位仙长，由打青云山起身，一直够奔北京城。

也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了北京城，尚道明一想，童林押解盗宝的二寇进京，现已原案，此时他必然在家，莫若我等先到他家里看看，道爷想到这里，这才与何道源带着宝镜

师徒，一直够奔安定门，来到北城根儿富贵巷的巷口，尚道明这才叫自己的师弟何道源，与和尚师徒，一共是爷儿三个，在一旁等候，自己一直够奔童林的住宅，来到门首，道爷念了一声无量佛，在里面出来一个回事的，一看尚道爷仙风道骨，仪表非俗，遂问道："当家的，你老人家找谁呀？"尚道明说道"我找你家的主人童林。"回事的接着说道："请您在此少候，我进去给您回禀一声去。"这个回事的家人心说，就凭这个老道，管着我家主人叫童林，连个称呼都没有，不问可知，我常听主人提过，他老人家在南省结交了许多的侠剑客，今天这个老道，大概是一位高人，自己一面想着，不敢怠慢，一直来到里面厅房以内，见着刘俊，遂说道："少侠客，您请到门外看看吧，外面有一位年迈的老道，来找咱们侠客爷。"刘俊闻听，赶紧站起身形，随同家人来到门外，抬头一看，原来非是别人，正自己的师祖，刘俊赶紧过去行礼，口中说道："师祖在上，弟子刘俊给你老人家磕头，但不知您由打哪里来，请到里面坐吧。"尚道明遂说道："刘俊，你师傅上哪里去了，他莫非没在家中吗？"刘俊遂即说道："不错，我师傅自清晨早起，够奔牛街清真寺访友去了。"仙长这才说道："既然如此，待我前往清真寺。"说着话，就见道爷转身形，迈步就走，刘俊在后面相送，尚道爷一摆手说道；"你回去吧。"刘俊只得答应一声，"是"。尚道爷这才来至在巷口外面，见着何道源，一提童林没在家中，现在清真寺。二位仙长这才同着和尚师徒，又一直够奔牛街清真寺而来。来到清真寺，进了寺门，一直往后走，走过了穿堂，就见童林正在月台之上试艺，后来，老洒海又向童林说话，谓童林之武术，乃是弹腿。二位仙长闻听，心中大大的不悦，这才来至里面，与老

洒海金元相见，然后童林给二位恩师叩头，老洒海心中玄虚，恐怕二位仙长质问自己，为什么说人家徒弟的武术是弹腿，如果人家一问，自己用何言答对呢？老洒海心中正然思想，就听二位仙长说道："洒海爷，方才我来的时节，正赶上童林在此练艺，又听你老人家说了他功夫是弹腿，实不相瞒，真要是弹腿，我弟兄二人也用不着费这十五年的寒暑，教授与他啦，既然老洒海是世外高人，说小徒童林所练之艺，乃是弹腿，但不知那一招儿是弹腿，贫道我要领教领教，以便顿开茅塞。"老洒海闻听，心说，我越怕人家问，人家还是越问，只怨我年迈之人，一时的失口，这便如何是好，自己想到这里，遂向二位仙长说道："听你们二位之言，分明是质问于我，方才我与童林所说的话，他练的是弹腿也罢，不是弹腿也罢，这不过一说而已，二位仙长何必认真呢。"二位仙长遂说道："那可不行，只顾洒海爷你这么一说，岂不耽搁了童林的前程，想他正在练艺上劲之时，你老人家忽然说出这几句话来，岂不打去了他的高兴。今天我等是非要问问洒海不可，不过请您讲论讲论，弹腿这一招儿在哪里？"老洒海闻听二位仙长质问坚决，不由脸上发红心中中想道，这两个老道如此的质问于我，分明是与我为难，自己万般无奈，这才向二位仙长说道："既然你们二位如此的认真，我倒有个主意，我这里有两手儿功夫，咱们互相试练，如果我要是练完了的话，你们二位再随同这位高僧，一同的练，倘若是我的能为，你们二位练不了的话，童林所练之艺，那就算是弹腿，或者你们三位出主意，不论什么经艺，金元情愿奉陪，如果我金元练不了，童林所练的就不是弹腿，据我想今天这个事，非得如此，解决不了咧。"尚道明何道源闻听此言，深为不悦，心说，好你

大胆的金元，你戏耍完了我的弟子，又要跟贫道等比赛，这分明是你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既然如此，我等何不与他比较比较。想到这里，遂向金元说道："洒海所提之言，贫道等非常赞成，不论您有什么绝艺，我们三个人情愿当场奉陪。"老洒海闻此言，遂说道："好吧"这才向丁瑞龙低言说道："如此如此，急速的预备了。"丁爸儿闻听，这才转身下了月台，够奔外面，工夫不大，只见他拿着好几种物件，来至在月台上面，老洒海金元一看，丁瑞龙将应用的物件，预备齐楚，这才用手一指，遂向尚道明等说道："你们三位请看，这手儿功夫，可也算不了什么惊人的绝艺，不过是老朽在你们三位面前现现丑。尚道明、何道源、宝镜和尚举目一看，原来是一张八仙桌儿，在桌案之上放着一搭毛头纸，大约有一刀。就听老洒海说道："三位道兄，这是一刀毛头纸，一共是九十六张，把他放在桌案之上，我用右掌要是往纸上一按，上面这九十五张纸，纹丝不动，在末尾紧底下这一张纸上，有我一个巴掌印儿，这还不足为奇，然后我把这张纸拿起来，用嘴一吹，要把这个巴掌印儿吹掉了，纸上落上个巴掌印儿的窟窿，岂不知你们三位怎么样？"就听僧道三人一同说道："我等情愿奉陪。"阅者问道，著书的，要按你这么一说，这不就成了济公传上的斗法了吗？要说这一手儿功夫，名曰隔山打牛，原来是一种幻术，要打算练这手儿功夫，里面的难题可就太多啦，头一件，不能娶妻生子，还得子午时先吸天罡气，吸气之后再做涧捣空拳，三百六十次，外有密经三篇，读毕，方能有效。别看说的这么难，练出来还没有用，不过就是个玩艺儿，如今老洒海与僧道三人，试练这手儿功夫，倒是很相宜，皆因他们几位，俱都是世外之人，堪堪就要撇去

红尘，研究这手儿功夫，一定都有些经验。闲言少叙，单表老洒海金元，说完这几句话，这才将毛头纸放好，右手往上一按，说了一声，嘿，然后把纸慢慢的揭开，将末尾那一张拿起来一看，果然在正当中，有一个巴掌印儿。大家一看，说了一声好，然后老洒海用口一吹，果然又把当中的手印儿吹掉，剩了一个手印儿的窟窿，这才向众人说道："但不知你们那一位先来试试这手儿功夫。"就听尚道明说道："待贫道演习"说着话，道爷来至在桌案以前，将这一刀毛头纸，安放停妥，遂向金元说道："老洒海，您方才所练的是一个巴掌，我要再练一巴掌，就显着有点儿重复啦，我这个练法，可也不算出奇，不过是更换更换而已，如今我用三个手指，在这一刀纸上一按，在上面这九十四张纸上，纹丝儿不动，在紧底下这一张纸的上面，有三个手指头印儿，然后我也用口一吹，纸上要露出三个手指头的窟窿。"道爷将话交代明白，然后依法一练，果如前言。仙长练完之后，往旁边儿一站，跟着何道源用两个手指，也是照样儿练习，何道爷练毕，第三位就是青云长老宝镜禅师啦，遂用一个手指头，也照样儿的练。僧道三个人练完之后，老洒海在旁边一看，心中暗道，果然是名不虚传，既然他们都有这手儿功夫，这一次就算没解决，老洒海遂又说道："还是三位道兄的艺业高强，胜过金元多多矣，这么办吧，我这里还有一手儿功夫，在各位的面前再现一次丑。"说着话，又吩咐丁瑞龙把桌案的纸张撤下去，在桌案正当中，放着一个大碗，碗的里面盛着满满的一下清水。老洒海见丁瑞龙收拾已毕，遂将身形往下一矮，伸手攒住了桌子腿儿，然后往起一长身，将桌子端起，遂用力一推，直奔尚道明掷去，遂说道："道爷，您接着。"尚道爷一看，不

由得一怔，遂将身形一闪，用单手一接。书中代言，这手儿功夫倒是最难练的一门武术。怎么说难呢？两个人互相传递这张桌儿，您看着虽不理会，这个桌子扔出去，得平平稳稳，上面这一大碗清水，还得纹丝不动。那位说，这一手儿工夫，未免太玄虚点儿。诸位，要依我说，这手儿工夫不算玄，别说尚道明，何道源，金老洒海，宝镜禅师，这几位在我这套剑侠图里面，都是剑客身分武术惊人，就按而今变戏法儿的说吧，他们所练的那一种水流星，乃是一个三角儿的木框，在木框里面放着三个玻璃杯，玻璃杯里面全是满满的一下子水，然后拿一根竹竿往当中一穿，往四外一瞅，在空中团团旋转，最难就是一收，难得这个水，纹丝不动，滴水不漏，这还是作艺的生意人，别说这几位剑客爷啦。我说他们掷桌子，桌子上面这碗水不漏，那还算玄吗？赶情先前不理会，到了后来，僧道俗四人互相传递，往返如飞，此时老洒海一伸手接住了桌子腿儿，往月台上一放，站在旁边厢一看，双手把银髯一抖，口中说道："罢了，我这儿还有一手儿工夫，咱们索性一块儿练了吧。"说着话，老洒海一回手，把他老人家那根铁条儿拿起来，口中说道："三位请看，这一手儿工夫，说起来可算不了什么，不过咱们大家作为游戏，我将这个铁条儿用绳儿拴好，将他悬吊在房檐以下，然后用手一揪，将这根铁条儿揪平了之后，在下将身形一纵，用脚尖儿一沾这根铁条再将身形一晃，蹿到房檐儿之上，方称得起是一手儿工夫，如果纵上去的时候，脚尖儿并未沾着铁条儿，那就不算能为。"书中代言，老洒海出的这个主意，未免就算是难题，人要是往起一纵，用脚尖儿再一够铁条，把元力就解啦，若是平常武术家，焉能再纵到房檐之上呢？倘若是直接就纵到房檐上，

脚尖儿沾不着铁条儿，他又不算，看起来这手儿工夫，真正难得很啊！老洒海将话说完，这才叫丁瑞龙把绳儿取来，自己将绳子接过来，抬头看了看大殿的前檐，只见房椽子面，有个挂灯的铁环子，老洒海将身形一纵，纵到了前檐上面，探着身形把绳儿往环子内一穿，将扣儿系好，复又跳下来，拿绳子这一头儿把铁条儿系上，这才用手一揪，先试验试验绳儿的长短，试验已毕，老洒海这才问道："但不知那一位先练。"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尚道爷答言说道："待贫道我先试试。"说着话，道爷来到切近，一伸手拢住了铁条儿，往外一揪，就见铁条儿来回的飞晃，但等铁条儿揪平，道爷这才脚尖一点地，将身形往上一蹿，云履微沾铁条儿，腰中又一叠劲儿，纵到了房檐之上，然后将身形一晃，念了一声无量佛，由打房檐之上跳将下来，遂说道："洒海爷，您看怎么样？"金元接着说道："好，但不知还有那一位来试试？"就听何道源答言说道："贫道也试试。"仍照着尚道爷一般无二的练完。第三位就是宝镜和尚，此时宝镜是一肚子的气，心说：好厉害的洒海金元，今天他非打算把我们三个人难倒了为止，我要是不给他一个厉害，他也不晓得我是何如人也。和尚想到这里，也是一伸手，拉住了铁条，和尚暗自一看，这个拴铁条的绳儿，是两个死扣儿，和尚暗暗用二指一捻，遂捻开了个扣儿，心说，如今剩了这一个扣儿，要是揪起来，我练完这后，大概这个扣儿准松，赶轮到金元练的时候，脚尖儿一沾铁条儿，绳扣儿一松，铁条儿落地，金元就得认栽。宝镜想罢，这才把铁条儿揪的四平，遂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僧鞋一点地，腰中一用劲，将身形纵起来，僧鞋稍微一点铁条儿，心里一提气，纵到房檐上面，然后又由房上跳下来，合掌当胸，遂叫

道："洒海爷，老僧练毕，就看你老人家一个人的啦。"老洒海闻听此言，遂说道："好吧。"遂即一伸手拢住了铁条儿，这个地方就是老洒海大意之过，自己也没有看绳子扣儿牢稳不牢稳，他就是一揪，就见铁条儿应手而起，自己遂一矮身形，那个意思要往上纵，猛抬头再一看自己那根铁条儿，踪影不见，老洒海心里一难过，不由得将双手一抖，口中说道："哎哟！怎么一时未曾留神，竟会把个铁条儿没咧！"别说是老洒海金元心里头难过，连尚道明何道源与宝镜和尚，个个都面面相观，你看我，我看你，此时童林、武英、丁龙瑞、铁木金，众人也都是一怔。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尚道爷念了一声无量佛，遂说道："今天你我大家在此互相试艺，此举本不应该，要是金老洒海献出绝艺来，我等若不相随，岂不把这点儿微名付于了流水，到如今果然应了我的话，别看铁条儿是金老洒海失去的，你我在场众人的面上，也是无光，要依我说呢，老洒海您倒不必难过，有什么事，咱们到屋中再叙吧。"说着话，众人这才谦谦让让的下了月台，来到了北厢房，启帘栊，众人来到里面，大家纷纷落坐，尚道明这才向童林说道："你回家去吧，我们众人暂且先住在这里，如有什么事情，你就前来找我。"童林说道："恩师，据弟子我想，您还不如住在我那儿呢，有什么事情倒显着方便。"尚道 爷摆手说道："你有所不知，我们还有事在此相议，你先回去吧。"童林这才与众人告辞，出了北厢房，往外就走，出离了清真寺，来到牛街，自己一面走着，一面低着思想，方才诸位老前辈互相试艺，竟会将老洒海的铁条儿丢失，在场的众人会全都没看见，看起来偷铁条儿的这个主儿，可就又比我的老师高的多了，自己只顾低着头思想，往前行走啦，猛然间就听有

人叫道："师傅，你老人家上哪儿去。"童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徒弟穿云白玉虎刘俊。童林忙问道："有什么事？"刘俊赶紧说道："老师，可了不的了，现在咱们家里来了位焦老师傅，前来找你老人家比武，这里面是这么这么一段事，童林闻听此言，不由得双眉紧皱，遂说道："这还了得吗！"欲知何事，且看下回。

第四十五回

二徒逛庙会比武遭打　童林斗道士剑削道冠

这些个日子，皆因童林有事，时常外出，家中的徒弟们，都是刘俊一个人监视着，别人还可听说，惟独司马良与夏九龄这两个孩子，天生来的淘气。今天借着童林外出，两个人这才向刘俊说道："师哥，今天趁着咱们老师没在家，我们哥儿两个，跟您告会儿假，到外面去散逛散逛。"刘俊说道："那可不行，老师临走的时候，怎样的嘱咐，不叫咱们自由的行动，论起来你们哥儿两个出动逛逛，倒未为不可，皆因你们两个年青，倘若到外面因为言语，闯出祸来，岂不是给咱们老师惹麻烦吗？"夏九龄闻听，遂说道："师哥，你就只管放心吧，我们哥儿两个去去就来，绝以不能给您找不是。"刘俊一看，他二人非要去不可，自己也就不便深拦，遂说道："既然如此，你二人出动，可得早早儿的回来。"司马良夏九龄二人点头答应，哥儿两个每人腰中带上几两散碎的银子，这才出离了家门，往前行走，来到富贵巷的巷口，弟兄二人互相商议，司马良说道："师弟，今天咱们哥儿两个出来，上那儿去逛逛呢？"夏九龄说道："今天是初八，倒不如咱们哥儿两个去逛逛护国寺。"司马良闻听，遂说道："既然如此，就依着你，咱们就此前往护国寺。"说着话，弟兄二人这才溜溜达达往前行走，工夫不大，来到定王府大街，再往前行走不远，就看见护国寺啦，此庙乃是坐北向南，当中的山门，两旁边儿的角门儿，在山门的上面，正当中悬着一块蓝色的匾

额，写的是金字，上写“敕建护国寺。”弟兄二人看罢，遂迈步进了山门，举目往各处一看，但见头层殿的院内，不过就是卖假刀假枪各种耍货，以及各种儿童的玩具，等等不一，这哥儿两个越过了头殿，来到第二层大殿。一看二层殿，这道院内，四周围摆设的俱是老虎摊儿，那位就说了，什么叫作老虎摊呢？诸位，这个老虎摊儿。就是卖珠宝玉器，各种古玩，以及名人的字画，条幅对联等等。对这行生意，凭的是眼光，真要是有眼力的主儿，就许花钱不多买真正值钱的物件，若是眼力不佳，假充行家的主儿，花了许多的钱就许买的东西是假的，这种行道的买卖是打虎，故此起名儿叫老虎摊儿。司马良夏九龄各处都看了看，也不甚懂得，哥儿两个遂又越过了二层大殿，来到了第三层殿。这第三道院儿内，所有作买卖的都是各行生意人，有相面的，卖膏药的，排石头的，练杠子的，打把式卖艺的，也不过就是三教九流，巾、皮、彩、卦、快、柳、寻、猜，各种的生意。哥儿两个看完了，夏九龄这才说道：“师哥，你看这么些个玩艺儿，我全都不爱看，就连这个打把式卖艺的，所练的都是乡间的笨拳，叫我看就是这个卖刀疮药的，倒是个玩艺儿，别管药好不好，拿起刀子楞割大腿，又不管药止疼不止疼，拿过来楞往上上，然后拿着带子一箍，这才叫认假不不认真。”哥儿两个说着话，又往前溜溜达达越过了三层大殿，来到第四层这道院儿一看，净是卖食物的，也是等等不一，哥儿两个溜达的咽喉燥渴，打算找个茶摊儿，喝两碗茶才好。遂举目往四外一看，但见靠着西北角墙根儿以下，搭着一个布棚儿，在布棚儿的下面，对面儿的四张桌子，在桌子上面，放着茶壶茶杯，喝茶的还是真不少，再一看旁边，有两把茶汤壶，壶内的水在正沸开之

时，热气腾腾，在壶的旁边儿，放着两篓炭，在一旁还放着满满的两缸凉水，案子的旁边儿站着一个人，看年纪约在四十上下，身上穿着蓝布裤褂儿，脚底上穿洒鞋白袜，腰中系着一条围裙，肩头之上搭着代手，满面的笑容，在那里让坐。司马良夏九龄两个人看罢，随走至茶摊切近，夏九龄说道："夥计，给我们哥儿两个找个座儿。"夥计抬头一看，遂说道："二位少爷，您请这边儿坐吧。"说着话，夥计用手一指，就是第三张桌儿上有两个座，夥计赶紧擦抹桌案，遂说道："请坐吧二位"。弟兄二人落坐，夥计遂笑嘻嘻的问道："二位少爷，您带着茶叶了吗，如果您要没带着茶叶，咱们柜上有，喝什么的都现成。"夏九龄这才说道："我们没带着，你给我们沏壶龙井吧。"夥 计答应 声，转身而去，工夫不大，将茶沏得，把茶杯摆放在他二人的面前，弟兄二人这才每人斟上一杯茶。然后向各处一看，但见这个茶摊儿上 喝茶的人们，真是等等不一，里面也有骚人墨客，也有因逛庙劳累，坐在这儿喝茶歇腿谈心的，其中也有无知的少年，坐在那里以喝茶为名，不住的东瞧西看，一看见那些个烧香的红男绿女，口中只是品头论足，司马良与夏九龄看着有气，有心上前申斥他们一番，又恐怕自己年青，倘若言语不合，岂不是生事惹非，哥儿两个看见只当没看见，遂低头吃茶。就在这般光景，猛听得身背后人有说道："师兄，要说咱们老师教徒弟的话，对待我那叫真有特色，每天散场子之后，你们大家都走了时候，老师惟独把我留下，他老人家教给我一手儿绝艺，论起来我可不应当跟别人说，可有一节，咱们哥儿两个，乃是从小儿的交情，可就不能不提啦。"这句话将说完，就见另有一人说道："兄弟，你既然说到这里，我还得问问你，趁着今天

闲暇无事，你把老师教给你的那手儿绝艺。你对我也说说，我也长点儿见识。”这句尚未说完，就听那人说道：“既然如此，师哥您来看。”说话之间，就见那人站起身形，双手往回一圈，将腰往下一俯，口中说道：“师哥您看见没有，这就是老师傅给我的绝艺。”那人闻听此言，遂说道：“师弟，你这手儿绝艺，唤作何名？”那人闻听，不由得一笑，遂说道：“师哥，错非是你，要是别人，我还真不告诉他，这手儿工夫名叫老虎大张嘴。”这句将然说完，就听那人说道：“师弟，今天这话错非是你说，要不是你先提起，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说，说起来咱们乃是亲师兄弟，老师教给你这手儿工夫，并不足为奇，兄弟你再看我这手儿。”说着话，就见这个人也站起身形，左手在前，右手在后，端了一个四平，口中说道：“师弟你看，这就是天下的绝艺。”就听那人赶紧问道：“师哥，您这手儿绝艺叫什么名字？”这人说道：“兄弟你要问我这手儿工夫的名目，就叫作扁担一条。”说着话，就见这人将话说完，就听身背后有人叭哧一声，那个意思是要笑未笑出来的声音，这两个小子一听这种声音，不觉的有气，心说，好东西，今天二太爷师兄弟在此试艺，你竟敢耻笑于我，我要是不给他个厉害，他也不知道我弟兄是何如人也。想到这里，这才留神观看，就见发笑的这两个，长的好看，两个坐在一张桌儿上，穿章打扮俱是一样，只见他二人都穿着蓝绸子裤褂儿，外罩蓝绸子大褂儿，脚底下大红缎子的福字儿履，高桶儿的白袜子，往脸上观看，全都是前发齐肩，后发盖颈，一个是圆方脸儿，豹子眼，微然有点儿吊眉，头上梳着个冲天杵的小辫儿，那一个长的是笑容可掬，头上梳着两个歪辫儿。这两个人一看这两个孩子，不但没气，反倒笑容满面，就听那个高

个儿的说道："师弟，你看见了没有？"说着话，遂一挑嘴儿，冲着这两个孩儿故意的努了努嘴儿，又见他二人低言俏语的说了几句话，这才笑嘻嘻的来到梳冲天杵的这个孩子的面前，口中说道："学生，今天没上学呀，这是特为逛庙来了吧，回头你们这个茶钱我给啦。"说着话，遂笑嘻嘻向前行走，那个意思要打算走到梳冲天杵这个孩子的面前打个便宜。焉想到这个孩子的便宜可不好找，此子非是别人，正是那位多臂童子夏九龄，只因司马良夏九龄哥儿两个在吃茶之际，就见他二互相试艺，小哥儿两个看着，甚是可笑，但见他二人，一个练的是老虎大张嘴，一个练的是一条扁担，哥儿两个一高兴，不由得叭哧一笑，这一乐不大要紧，故此才招惹的他二人来说便宜话。可有一节，他这便宜话分跟谁说，要是跟这二位少侠客说，他那就算瞎了眼啦，此时他把话说完，夏九龄听着，不由得心中有气，小英雄想到这里，遂回头看了看人，心说，看这小子这个穿章打扮，绝非善类，他既然用言话相欺于我，我何不当场管教管教他们，也叫他们知道我的厉害。夏九龄有气，就为的是他二人的穿戴打扮，但见他二人每人身上都穿着一身紫花布的裤褂儿，脚底下都穿着白袜子，大掖根洒鞋，打着花里腿，往脸上观看，这两个小子全长的凶眉恶目，看那个样儿，都带着行为不正的样子，再一看，两个人的太阳上，都贴着太阳膏，还是绿纸儿的，在脑门子上，每人都挤着一脑袋红点儿，漆黑的辫子，全在脑袋上盘着，辫穗惩子搭拉着多长，明目散不闻，在腮帮子上打着个大蝴喋儿，说话的神气，是扬眉吐气，咳嗽都是二踢脚两响，他焉能把这两个小孩子放在心上呢，他打算用言语奚落奚落二位小英雄，焉想到今天他们可就算撞在钉子上了。小

少爷夏九龄闻听他这片言语，不由得面目往下一沉，遂用手一指，口中说道："你这小子的胆量真不小，竟敢在小太爷的面前找便宜，那人闻听，遂一阵冷笑说道："小娃娃，大太爷今天在此练武，就凭你敢耻笑俺吗？"夏九龄闻听，一摆手说道："你千万别提练武啦，你给我们练武的，简直把世给现透了，但不知你们所练的那手儿，老虎大张嘴，一条扁担，那是那一门儿的武术，今天你若是说不上来，那就不算小太爷耻笑于你了。"那人闻听，口中说道："师哥，那有这么些个好话对他说，还不拿您的扁担打他，等待何时。"这人闻听，哈哈大笑说道："着哇，既然如此，兄弟你就拿你的老虎咬他。"说话之间，就见他二人各自抢步向前，施展绝抬儿，一个是老虎大张嘴，一个是一条扁担。

书中代言，他两个小子本非意善类，全是北京城仓库两面儿，找钱的光棍儿，皆因在外面时常打架闹事，说起来也很有点儿听头，一个姓王排行在五，外号人称一声雷，一个姓赵单字名龙，外号人称叫净街神，这两个小子在外面是无恶不作，专讲究拍头抹血，打疯狗，詈傻子、真要遇着有能耐的主儿，跟人家当场动手，那就算变成了鼓啦，叫人家大擂而特擂。后来这两个小子寻访名师，有意要习学点儿能为，真正有能耐戳竿儿的老师傅，人家一打听他们二人有这样的行为，人家有武艺也不教，要是没有能为教场子的，他们两个也不练，后来跟别人一打听，护国寺五层殿塔院儿，有一位教场子的老师傅，提起来大大的有名，此人姓焦名雨字秋华，外号人称竖臂摘星，久在北口外草地十八寨，作江湖绿林道的买卖，他在北口那个地方，乃是坐地分赃的首领，别人若是作了一千两银子的买卖，就得分给他三百两，要是作

一万两的买卖，就得公给他三千两。这一天，焦二爷心里一高兴，又多贪了几杯水酒，只吃得酩酊大醉，遂向手下众人说道："众位，你们想想咱们在口北这儿一住，别管他是那一路的镖头，各处的镖局子，见着咱们爷们儿的话，都得说好听的，如若不然的话，给他们个样儿，就够他们瞧的。"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旁边儿有一人答话，焦雨一看，原来是踩盘子的黥计王成，外号儿叫巧嘴八哥，如今这小子借着焦二爷酒醉之际，打算在焦雨的耳边进上几句谗言，遂说道："二爷，这话可不是这么说，要说别的镖局了，跟咱们爷们儿都有个面儿，惟独北京城西河沿东光裕镖局的镖主金弓小二郎李国栋，屡次三番口出不逊，暗含着咒骂你老人家，并非是小子我搬动是非，借刀杀人，我听着实在有气，真我要是找到他那里前去质问，无奈小子我力小难以敌抗，再者说，小子我吃着二爷，喝着二爷，难道说我就不能替您伸手办点儿事吗？惟独这一段事，小子我是听着干着急，不能替您办。"书中代言，巧嘴八哥王成，因为什么说出这一片言语呢，只因这小子原先在东光裕镖局子里当趟子手，皆因他好吃酒赌钱，累次的误公，李国栋在众人的面前，申斥过他几次，后来屡劝不听，李国栋无法，这才把他赶出镖局子门外，永不复用。王成这小子一气离了北京城，来到了北口外，巧遇着他的乡亲，才把他荐到焦二爷的手上，当踩盘子的小伙计。今天乘着焦二爷酒醉，他这才进这些个谗言，欲报前仇。也搭着焦二爷吃得醉薰的，一听王成这番话，不由得心中有了气，才吩咐一声，所有在外面踩盘子的黥计，如果遇见东光裕镖局子的镖，也别管他是镖车镖垛子，只要是由打咱们这里经过，是一拨儿也别放，完全扣留，可有一节，黥计跟镖师，满

都把他们打发回去，就提这支镖，焦二爷用啦。只顾他这一传话不要紧，不足半个月，焦雨焦秋华把东光裕的镖车，一连就扣了五拨儿，这五拨儿镖的数目，可不一样，也有三万五万的，也有十万八万的，等等不一，可有一节，所有的镖银都留下，对着伙计们说明，你们回去见着你们李镖主，就提镖银焦二爷留下啦。要说别的镖局子不要紧，惟独人家东光裕镖局子的镖主，金弓小二郎李国栋这个买卖，乃是承先人的遗业，他的先人就是贯市李昆神弹子李五之后，在外面保的乃是辰龙镖，全凭的是金弓为记，久走东北一带，要讲究走北路镖，那就得属人家东光裕镖局子。可有一节，惟独对于焦秋华，也得怯怕三分，要不然镖师与夥计们连一句话都没说，就把镖银给人家留下了呢，皆因焦二爷在北口外作绿林的买卖，人家是第一名，他要说不放你的镖，你是那里都去不了，故此这五拨儿保镖的镖师一看无法，只得将镖给人家留下，带着夥计连夜回归北京城。到了东光裕镖局子里，见着镖主金弓小二郎李国栋，李爷一瞧，就是一怔，一看五拨儿镖师一块儿回来，就知道其中有事，自己这才仔细一问，大家纷纷的对李爷一提，李爷听罢此言，不由得暗自点头，心说，可了不的啦，真要是焦雨这么一来，我这个买卖就算不能作啦，再者说我这个买卖净指着北路镖，他在北口一劫，所有我的镖一拨儿也过不去。自己想到这里，这才命镖师夥计等一同下去随意休息，自己遂坐定了一想主意，心说，这可怎么办，真要是我自己亲身到一趟北口外，见着焦雨焦秋华倘若是言语激烈，未免就得当场论武、真要是动起手来，我也未必准赢的了他。自己反来复去想够多时，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来，心说，我何不到护国寺，去找我那拜兄大喇嘛丑面

佛马保善呢？或者他能替我维力，自己把主意拿定，这才出离镖局子，一直够奔定王府大街，来到护国寺五层殿的塔院儿，见着大喇嘛马保善，遂就把焦二爷在北口外，一连刮了自己这五支镖的情由，对着马保善细说了一遍。大剌嘛闻听，不由得一笑，遂说道："兄弟，你这个门路还是真烦对了，要不然的话，我那二师弟焦秋华的事，何人能够主的了，除非我是他的师兄，别人也不敢管，兄弟你在此少候，待为兄给你写一封书信，叫你那保镖的达官，把我这封书信带到口北，见着我那师弟焦秋华，将此书信交给他，据我想，他绝不能不将镖银交出。"李国栋闻听，心中大喜，遂说道，那么兄长您多受累吧，马保善这才吩咐一声，命人预备文房四宝，信纸信封，将信纸铺在桌案之上，大喇嘛提笔一挥，霎时之间，把书信修好，然后这才向李国栋说道："兄弟你看，我这封信一到，据我想焦秋华决不能不把你的镖银放过。"李国栋这才说道："大哥，小弟我这里谢谢您哪，这一段事，就仗着哥哥您啦！"说话之间，马保善将信皮儿写好，将信笺放在里面，封缄严密，这才向李国栋说道："兄弟，你把这封书信拿去，打发你那原有的镖师，叫他们赶紧带着这封书信，赶奔北口外，见着焦秋华一定有效。"李国栋将书信接在手中，遂站起身形，向大喇嘛说道："大哥，但等小弟的事情办平符了，小弟我必然请请您。"将话说完，这才与丑面佛马保善告辞，一直的够奔西河沿，来到自己镖局子的里面，遂把原有的五拨儿镖师与伙计等，俱都叫上来，遂向众人说道："你们大家仍然连夜赶奔北口外，见着焦雨焦秋华，把我这封书信呈处於他，他要是见着我这封书信，定然将镖银献出，绝不扣留。"众人闻听甚为喜悦，这才有精明强干的镖师，伸手把书信接

过来看了看，遂带在腰中，与李爷告辞，大家一同够奔北口外，众人在路上行走，非止一日。

这一日来到北口外，托人见着焦秋华，这才把书信呈迭上去，众镖头又向焦二爷说道："二爷，这有一封书信，请你老人家观看，我们镖主本有意前来拜见你老人家，又恐怕您还生气，故此求护国寺的主持喇嘛，我们的大爷马保善，从中维持此事，他老人家也有意亲自前来，皆因他老人家寺内太忙，无暇抽身，这才写了一封书信，命我等带来，求你老人家将镖银赏下，倘若日后我们二位大爷见着你老人家，必当重谢。"焦二爷听完了这一番话，遂把书信打开观看，信内的大意，不过是喇嘛大爷托情，叫自己将镖银放过，焦二爷看罢，遂将书信放在桌案之上，心中想道，李国栋这小子他可真算是精明强干，他这个门路还真算投对了，错非是我师哥亲笔的手书至此，这五拨儿镖银我是万不能放，如今既有他老人家的书信，我可就不能违背他老人家了，如若是置之不闻，岂不伤了师兄弟的感情吗？自己想到这里，向众镖师说道："既然有我的师兄亲笔书信到此，就如同他老人家亲身到此一样，如今我看在我师哥的面上，暂且将镖银发还你等，倘若日后你们的银车来到我北口一带，仍然任意放肆，那时我再若扣留，绝不放还。"焦爷把话说完，遂命手下人带领众位镖师，去到后面将镖银查点明白，然后五位镖师当面谢过焦雨，大家这才各自押着原有的镖银，分途走下去了。这场事情办完，焦秋华坐定了一想，算起来跟自己的师哥大剌嘛丑面佛马保善，到如今足有四年多没跟他老人家见面啦，若非劫李国栋这几支镖，我的师哥来这封书信，我几乎把他老人家忘怀了，乘着此时没什么买卖，我何不到趟北京城，看

望看望我师哥。自己想到这里，这才把手下人叫来，把所有的事，嘱咐明白了众人，这才把自己应用的物件收拾齐楚，带好了川资，够奔北京城而来，在路途之上无非是晓行夜宿，饥餐渴饮，非止一日。

这一天来到北京城，到了定王府大街，进了护国寺，一直够奔后面五层殿的塔院儿，来到东厢房，也不用人回禀，自己遂伸手启帘笼，来到屋中举目一看，正赶上大喇嘛马保善在上垂首椅子上端然正坐，自己赶紧将包袱往旁边儿一放，向前躬身行礼，口中说道："师哥，你老人家一向可好！"说着话，就见焦二爷伸手把大衣服一撩，双膝点地跪倒行礼，马保善一见，赶紧伸手相挽，口中说道："贤弟，这是那一阵香风把兄弟你刮到此地，屈指算来你我弟兄足四年有了余，未曾见面，到如今兄弟你满面生辉，你真发了福啦。"焦二爷闻听，遂说道："哥哥，小弟我不过在外面终日穷忙，那能跟哥哥你老人家比的了啊，终朝每日在这座清静禅林安闲自在，真可称得起当世的神仙。"喇嘛闻听，带笑说道："兄弟，你这可高抬了。"说着话，弟兄二人落坐，有小喇嘛把茶水献上来，马保善这才问道："兄弟，在十数日前你可曾见着哥哥我那封书信？"焦二爷闻听，不由得一笑，说道："哥哥，若非您那封书信，兄弟我还来不了哟，皆因我接到您那封书信，我才想起哥哥您来啦，皆因我穷事多忙，哥哥您还别怪我。"此时马保善就把李大爷来到这里用言语百般相难，故此我才写了一封书信，命他们前去救还镖银事讲明后，遂说道："今听兄弟你这么一说，你已然镖银放过，总算兄弟你看的起我。"哥儿两个说着话，红日堪堪西没，天色已然黄昏，大喇嘛遂站起身形来到外面，吩咐手下的徒弟们急速预备酒饭，工夫不

大，但见小喇嘛们进来调摆桌椅，摆放杯箸羹碟，干鲜果品，冷荤热素，摆了满满的一桌子，将酒温好，大喇嘛仍然陪焦二爷谈话，又等好大半天，此时天色可就不早啦，已到掌灯以后，焦二爷在中途路上行走，又未打尖，未免腹中有点儿饥饿，一面与大喇嘛说着话，不住的向外面偷睛观看，一看外边厢酒菜早已摆设齐毕，大喇嘛可就是不让自己入座，焦雨心中未免不悦，心说师哥，这就是你老人家招待亲友不周之处，此时人家晚饭俱已用过，咱们到了这般时候，尚且未曾用饭，你老人家净吩咐摆座啦，如今座摆好了，您不让吃，不也是枉然吗，这幸亏咱们是亲师兄弟，要是换一位别的朋友，大概连杯茶您都不让，焦二爷虽然心中不悦，自己可未敢明言。就在这个工夫，就听外面一有人高声叫道："喇嘛爷，李大爷过来啦。"这句话尚未说完，就见帘笼一起，由打外面进来一人，焦二爷抬头一看，但见得此人生就大身材，足有六尺多高、身穿白绸子裤褂儿，外罩蓝绸子大褂儿，脚底下白袜子青缎子皂鞋，往脸上观看，乃是黄扎扎一张四方的脸面，两道长眉直插入鬓，菱角骨高耸，深眼窝子，一双阔目黑白分明，大通关的鼻栋儿，两颧微耸，方阔海口，两撇儿燕尾的胡须，大耳有轮，漆黑的一条发辫。焦二爷看罢，就听大喇嘛嘛马保善说道："兄弟你怎么这时候才来，我给你们哥儿两个见见吧。"说话之间，用手一指焦二爷说道："这就是我跟你所提的我那四弟焦雨焦秋华，外号人称竖背摘星的便是。"然后又用手一指那人给焦二爷引见，说道："师弟，这也不是外人，这就是西河沿东光裕镖局子的镖主，金弓小二郎李国栋，你们哥儿两个从今见面以后，由打我这里说是百不心忌。"焦二爷闻听此言，脸上不由得一红，暗自说道：

“哥哥您这是怎么啦，我与李国栋不睦，我在北口外又劫过人家的镖，今天你老人家一引见，人家若是一问我，叫我用何言答对呢？就在这么个工夫，就见李国东听罢了大喇嘛之言，这才双手一抱拳口中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二哥，二哥你老人家这是多怎到的？”遂又向马保善说道：“喇嘛哥哥，你老人家为何不早给我一个信呢？在前月只因为小人从中离间，在我二哥的面前，编说小弟种种的不是，故此二哥他老人家才把我的镖银留下，要说起来也不怨我二哥留我的镖银，皆因我得罪了小人，在二哥的面前搬动是非，要打算叫你我弟兄伤了感情，他焉想到从中有咱们喇嘛哥哥，与你我弟兄解忿疏通，使小人从中不能得意，今天既是二哥你老人家来咧，以前的事情千不对万不对，都是小弟我的不是，谁叫哥哥您比我大两岁呢，您还跟小弟我一般见识吗？”将话说完，随即躬身欲行大礼。焦二爷一看，心说，听外人传言，这个金弓小二郎李国栋骄傲自满，貌视天下英雄，仗势欺人，故此我才劫他那五拨儿镖银，今天看李国栋的举动，心说这个事情做的，倒显着我有点儿对不起他啦，自己想到这里，遂满面带笑向李爷说道：“大弟，以往之事，咱们是一概不究，万事都出於我的性情暴燥，虽然如此，不是当中有你我的好哥哥吗，与你我弟兄排难解纷，这场事就算已化为无有，这就是劣兄我一时粗鲁之过，兄弟，哥哥我这里给你陪礼了。”说话之间，就听丑面佛马保善在一旁说道：“二位贤弟不要客气，既然把以前的话全都说开啦，从此以后二位是接缘不接冤。”说着话众人彼此一笑，然后落坐，焦雨在上首儿坐，李国栋在下首相陪，喇嘛末坐。此时酒已温得了，大喇嘛执壶把盏，霎时之间，酒肴满案，三位开情痛饮，酒喝足了，然

后端上了饭菜，大家饱餐已毕，手下人将残席捡下去，预备手巾把儿漱口水，三位一同擦脸漱口，然后有人将茶献上来，大家坐在一处，这才高谈阔论。谈够多时，然后李国栋站起身形，向着焦二爷说道："二哥，这不是同着咱们大哥在这里了吗，他老人家也不是外人，是二哥你老人家的师兄，是小弟的盟兄，论起来彼此都不算远，今天我也没有别的话，不过我请二哥您到那里暂住几日，哪一时您不愿意住着啦，您再往喇嘛哥哥这里来，您看小弟我说的这个话怎么样？"说着话，暗暗冲喇嘛爷一使眼色，马保善一看，心中明白，知道自己盟弟李国栋有意把焦二弟接到他那里去住些个日子，不过就是感情上融洽的意思。大喇嘛接着说道："既然兄弟你这么说，师弟你可别辜负了他这一片诚心，要依我说，兄弟你就跟李二弟前去住上几天，你可不知道李贤弟这个人交朋友的这一份血心热胆啊！"喇嘛爷将话说完，就听焦二爷道道："既蒙李贤弟见爱，我是求之不得。"李国栋闻听，站起身形说道："既然如此，乘着天色尚早，你我一同就够奔镖局子吧，有什么话咱们到那里再谈。"马保善闻听此言，不由得一笑说道："二位贤弟，既然如此，可不算我不招待你们哥儿两个了，皆因你们哥儿两个情投意洽，一见如故，你们就趁此前去吧，我也不便相留了。"说话之间，焦雨李爷两个人一齐起身，这才跟喇嘛爷当面告辞，出离了护国寺，够奔西河沿，来到东光裕镖局子，天可就不早啦，正是镖局子就要上门之际，李爷来到门首，夥计一看自己的掌柜的还带着一个人，将要进门，随着将身形往旁边儿一闪，让掌柜的进去，李爷带着焦二爷一到后面厅房，赶紧叫伙计收拾卧俱，诸事齐毕，哥儿两个这才坐在一块儿谈话，谈来谈去，就谈到焦二爷在北口

外作买卖啦，李爷这才问道："二哥在北口外十八寨作买卖属那位名头大，焦二爷闻听，遂说道："兄弟你要问，可不是哥哥我说句大话，要论第一名作买卖，那就得让哥哥我啦。"李爷接着问道，要除了二哥您，还属谁呢？"焦二爷说道："除了哥哥我，那得属沙燕岭了。"哥儿两个谈话，直谈到天交三鼓，李爷这才说道："二哥咱们明天再谈吧，您也一路的劳乏啦，请您安歇明日再谈。"将话说完，这才陪着焦二爷来到厢房，李爷亲自与焦秋华安放衾枕，伺候着焦二爷睡了觉，李爷这才撤身出来。

赶到次日清晨，李国栋来到厢房一看，焦二爷已然起来啦，李爷来到里面，并不叫从人收拾卧俱，都是李爷亲自收拾，然后又伺候着焦二爷洗脸漱口吃点心，把点心吃完了，哥儿两个仍然来到厅房，坐在一处谈话，谈到饭口，李爷这才说道："二哥，今天早饭是咱们这门口儿的街坊，全都是当行，请您吃早饭。焦二爷闻听，心说我不认得人家呀，遂向李爷说道："兄弟咱们扰的吗？"李爷说道："都是咱们的老街坊，论起来都有交情。"焦二爷闻听，既是那么说，咱们就陪着他们吃个便饭吧。李爷遂站起身形来到外面，去了工夫不大，陪进来的人位不少，李爷遂挨次的给焦二爷指引，口中说道，这是某当行的经理，这是某当行的头柜某某人，焦二爷都彼此抱拳回礼，李爷这才说道："咱们人位也齐啦，就此陪着我二哥走吧，吃完了饭，咱们还得听戏去呢。"大家遂站起身形，众人陪着焦二爷吃饭，酒饭吃毕，又陪着焦二爷听戏，听完了戏又接着吃晚饭，晚饭已毕，陪着焦二爷在各处游逛了游逛，赶到天晚之时，众人各自散去。李爷这才把焦二爷陪到镖局子吃茶谈话，天到更深，还是照样儿，李爷伺候着焦二

爷安歇睡觉。赶到次日天明，李爷又是亲自给焦二爷收拾卧具，伺候着焦二爷吃点心，不必细表，又谈到饭口，李爷又向焦二爷说道："今天是咱们街坊的银号，他们大家请您吃早饭，焦二爷说道："二弟，咱们跟人家有交情吗"？李爷说道："有交情。"这才照样又把焦二爷陪出来，吃饭听戏，游逛，如是者一连就是七八天。焦二爷一看，心中这才明白，赶到第二天早晨，李爷又陪着焦二爷把早点用完，一面吃着茶谈话，工夫不大，已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啦，李国栋又向焦二爷说道："二哥，今天是咱们本柜上的仝人请您吃早饭。"焦二爷闻听，一摆手说道："二弟，既然咱们是自己弟兄，你就不必客气了，有什么话，兄弟你只管当面的吩咐，哥哥我无不应从，这一连数日，兄弟你不是提这个当行，就是那个镖号，请我吃饭，那全是兄弟你的鼓励，哥哥我全都知道啦，今天咱们说开了，省的你终朝每日亲自服待我，哥哥我心中也不落忍，无论有什么事，你只管说吧，哥哥我必能允从。"李爷闻听，哈哈的大笑，说道："小弟我这点心意，既被哥哥您都猜着了，到如今我可就不能不说了，小弟我求您没有别的事，兄弟我作的这个买卖，净指着走北路镖，哥哥您在北口草地一带，那个地方能为大的，属您第一，再说您也人杰地灵，小弟我要聘您在我的柜上给我帮忙，大概镖要走到北口外一带，凭您的名誉，绝不会有什么差错。"焦二爷闻听李国栋这一番话，遂满口的应承，遂即说道："兄弟你只管吩咐，多怎有用着哥哥我的时候，你就说话，哥哥我好比兄弟你跨下之马，扬鞭就走，停鞭就住。"李爷说道："也没有别的事情，咱们由明日为始，如有北路镖，我就得求您多辛苦了。"弟兄二人将话说完，可也就不到外面下馆去了，就在本柜上吃完了早饭，然

后哥儿两个闲谈。书要简断，果然由打第二日为始，所有的北路镖，满都是焦二爷一个人料理，只顾这么一来不大要紧，所有北路镖有焦二爷这一个人真是平平安安。光阴似箭，转眼之间就是三年，这三年的光景，东光裕镖局子净说银子就挣了足有三五万。那位说怎么挣了这么些个钱啊？皆因北路镖别家儿镖局子走不了啦，要打算走还走不了吗？不过是一到草地非要闹吵子不可，惟独东光裕镖局子要是走北路镖，不但是没有吵子，冲着焦二爷的面子，还有好些个关照。

这一天焦二爷由打北口外回来，到了镖局子见着李国栋，李爷问道："二哥，您怎回来的这么快呀？小弟我大约看哥哥您总是过了八月节回来，不料想哥哥您在节前便回来了，今天就看咱们柜上没有什么事，咱们哥儿两个在后头院儿摆上一桌酒席，一同吃酒赏月，谈论你我的肺腑，您想岂不有趣吗？焦秋华闻听，不由得一笑，口 说道："好兄弟，摆上一桌酒席，这为是给二哥我接风，喝酒谈心倒是不要紧，要是喝醉了，那倒无趣了。"焦二爷说完了这几句话，弟兄二人一齐哈哈的大笑。到了晚间，果然在后头院儿摆了一桌晚席，李爷把焦二爷让在上坐，自己下坐相陪，李爷亲自与焦二爷把盏，弟兄二人这才开怀畅饮，只见满天星斗，一轮明月悬挂在当空，照的如同白昼一般，李国栋本来酒量有限，今天陪着焦二爷一喝酒，心里这么一高兴，就多贪了几杯，这才向向焦二爷说道："二哥，您看咱们这个买卖，这几年走北路镖赚钱可真少，您老人家想想咱们这个买卖全仗着谁啦"，焦二爷一听此言，这分明是李国栋感激自己，要没有我焦秋华帮助他走北路镖，他绝赚不了这么些个钱，自己将然要跟李国栋说几句客气话，尚未等自己开言，就听李国栋接着说道：

“二哥，你那知我这个买卖赚钱，走这个北路镖平平稳稳，不过全仗着先人遗留的这杆镖旗，皆因为镖旗上面有一张金弓，谁人不知咱们东光裕镖局子呀，故此无人敢刮。”焦二爷闻听此言，心中大大不悦，心说李国栋，你这可不对，既然走北路镖全凭你那杆镖旗，当初你又何必苦苦的央求於我呢，自己想到道里，有心跟李国栋分辩两句，恐怕叫别人瞧着不好看，自己遂无心饮酒，闷闷的不乐，此时再一看李国栋已醉伏在桌案之上，自己这才站起身形，将所有自己的东西收拾停妥，带在了身傍，心说，好你李国栋，既然你说了这样的大话，我倒要去一趟北口外，我看那一处放你的镖银过去，我倒要看看是焦秋华行，还是你的镖旗有效。自己想到这里，这才对李国栋来了个不辞而别，出离了东光裕镖局子，来到了外面，自己又一转想不行，倘若我一走，岂不给我师兄大喇嘛找下许多麻烦，莫若我先到护国寺看看我喇嘛哥哥，自己这才来到定王府大街。进了护国寺一直的往里走，走到五层殿的塔院儿，来到东厢房以内，大喇嘛抬头一看，遂说道：“兄弟，你怎么这时候才上我这儿来？”焦二爷闻听遂说道：“哥哥您别提啦。”焦二爷遂就把金弓小二郎李国栋在酒席之上，所说的那一片话，对着大喇嘛一提，马保善这才说道：“兄弟，你打算怎么样呢？”焦二爷说道：“我打算够奔北口外，仍然作我旧日生活”丑面佛马保善一听说道：“好，既然如此，兄弟你候一候，喇嘛爷遂站起身形，来到暗间屋中，拿出一口刀来，来至在焦二爷的面前说道：“师弟，既然你要回北口外，我这里有一宗物件你先捎了去。”焦二爷说道：“但不知是何物件？”就见大喇嘛将刀一掉头，刀把在前递与焦秋华说道：“兄弟你要上北口外也行，你把哥哥我项上的人头带走，

如若不然的话，兄弟你要走那可不行。”焦二爷闻听一怔，遂问道：“师兄你老人家这是何意，使小弟我好不明白。”喇嘛爷说道：“兄弟，是你有所不知，只要是你一回北口外，你必然要与李国栋赌这口气，他的镖一到北口，你必然就劫，他若是知道是你劫了他的镖，他必然前来找我，到了那时我若大年岁之人，岂不跟着你们在当中受累，你说他要找了我来，我要是管吧，我对不过师弟你，我要是不管，我又对不过盟弟他，大约到了那时候，你们两下里一挤兑我，岂不净叫哥哥我在当中受急吗？要依着我说，兄弟你就住在我这护国寺里面，所有兄弟你的一切饮食用度，都是哥哥我供给你，难道说这还不行吗？”焦二爷闻听大喇嘛之言，自己揣度了半天，暗想喇嘛哥哥的所言，确实近乎情理，这才说道：“师兄，既是你老人家这么说，我就住在您 这儿吧”书中代言，焦二爷自己若是走了，恐怕给喇嘛爷添麻烦，师兄弟二人这才整整的一夜未睡，二人正谈话之际，就听塔院儿的外面有人恸哭，口中说道：“二哥，千不是万不是，都是小弟我的不是，皆因小弟酒后无德，用言语得罪了二哥，今天小弟特此前来给二哥您磕头陪礼。”说着话，此人已来到了厢房门首，只见帘笼一起，此人来到屋中，见了焦二爷赶紧双膝跪倒，磕头有声，不住的恸哭，喇嘛与焦二爷一看，原来是李国栋。书中代言，李爷昨夜晚因为与焦二爷吃酒谈心，自己一时的高兴，多贪了几杯，酒后失言，就将焦二爷得罪走了，容他酒醒之后，一问手下的从人，焦二爷往那里去了，手下从人说道，焦二爷带着他自己所有的物件，他老人家已竟走了多时。李国栋遂即问道：“方才我酒后之时，可曾说了什么话了没有？”手下人这才对着李爷就将他方才对焦二爷所说的话，从头至尾细

说了一遍。李爷闻听此言，自己不由得一怔，口中说道："这可了不的了，焦秋华他这一走，必然回奔北口外与我争这口气，若有他一人在那里劫，我这人北路镖就不用走了。自己又一转想，焦雨他要是走，也不能走这么急，他必然先奔护国寺见见大喇嘛丑面佛马保善，莫若我乘此天光将亮，马上赶奔护国寺，如果焦秋华在那里，我见着他用好言安慰，将他挽留住了，省的他回奔北口与我作对，这到是两全齐美。自己想到这里，这才由打镖局子起身，一直够奔护国寺而来，来到了塔院儿，一听里而隐隐的有谈话的声音，仔细一听不错，说话之人，正是焦雨焦秋华同着丑面佛马保善，自己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何不如此如此，想到这里，这才高声恸哭，来到了里面，见着焦二爷遂磕头行礼，跪倒不起，口中不住的哀求。焦二爷心中原是有气，如今一看李国栋这般光景，心中又不忍发作，遂说道："兄弟，这不是同着咱们大哥吗，有话只管当面讲来，哥哥我有不到之处，你就只管明言，你也用不着跪至在我的面不起来呀，再者说你作的那个买卖，凭的是你们祖上遗留下的金弓为记那杆镖旗，你还跪在我的面前央求我作什么？"李你闻听，哭着说道："小弟酒后醉言完全说错，常言有句俗语，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腹 内能撑船"，哥哥您是宽宏大量之人，这么一点儿小事，您还不能饶恕兄弟我吗？"李爷所说的这片话，这才叫良骥出在腿上，英雄出在嘴上，焦二爷闻听李爷之言，尚未及答言，就听大喇嘛在一旁说道："李二弟，你与我师弟这段事，我已然听明白啦，既然如此，兄弟你到我这里来，意欲何为呢？"李爷说道："大哥，小弟我也没有别的意见，不过是要求我二哥，同着小弟一同回归镖局了，我们哥儿两个照旧的公干，小弟之愿足

矣。”大喇嘛 闻听，不由得一笑说道：“兄弟，这话咱们得这么说，我也不是相着我的师弟焦秋华，我也不叫他上北口外，我也不叫他上你那儿去，就叫他在我这儿一住，日后我给他想个相当的法子，再维持我师弟的生活，也就是了。”李国栋闻听喇嘛之言，不由得心中想道，既然焦二爷不回北口外，我这个买卖还可以作，就是他不住在我柜上，也无妨於事，自己想到这里，遂向大喇嘛 说道：“既是您这么说，我就满都应允，可有一节，您得问问我二哥还生气不生气，如果我二哥没了气啦，我就起去，倘若是我二哥还有气，我在这里就是跪个钉糟木烂，小弟我也不能起去。”马保善这才说道：“兄弟，你就起去吧，由哥哥我这里说，有什么事都有我这一方面兜住了。”李你闻听此言，这才与焦二爷陪了个礼，站起身形，然后从新落坐，又谈了会儿头话，李爷这才告辞，回归自己的镖局子不提。

单表的是丑面佛马保善，由打焦秋华住在了护国寺，一连就是半个月，无奈焦二爷终日闷闷不乐，也搭着他这个人是好动不好静，大喇嘛一看他这个意思，这才问道：“师弟，这些个日子我也看出来啦，你心里头老不喜欢，皆因你是无事去作，倒不如我给你出个主意，就在咱们这个塔院儿外挂个武学儿的牌子，给你招收几个徒弟，倘若遇着个有智识的徒弟，你就把你个平生武学儿，满都传给他，到了日后提说起来，与你的脸面之上，岂不是大有光辉。”焦二爷闻听喇嘛之言，思索了半天，这才说道：“既然师哥您这么说，小弟情愿从命。”弟兄二人商议已妥，这才写了一个武学儿的牌子，叫小喇嘛挂至在山门以外。说来也怪，这个牌子挂的日子不多，还真就来了几个徒弟，到后来是越收越多，焦二爷看了

看总有二十多名，遂对着徒弟们当面言明，每月束修银五两，算起来这二十多名徒弟，每月足进一百多两两银子，焦二爷这个人对於钱不钱的倒不在乎，自己总打算找个得意的徒弟，将自己平生所学，倾裹相授，也不负自己好武一生，总算传了一个好门生。如今一看这二十多名之中，都是在仓库两面儿找钱的，再不然就是本地的地痞，无知的歹人，焦二爷看着就生气，就是有真能为也不肯教，只可就教给他们扁担一条，一条扁担，老虎大张嘴，张嘴大老虎，净教给他们挨打，不教给他们打人，其中就有今天跟 夏九龄找便宜这两个小子，一个姓赵单字名龙，外号人称净街神，一个姓王排行在五，外号人称一声雷。这两个小子素常就不法，自从拜焦二爷为师之后，在外面各处招摇，今天他们二人一见司马良、夏九龄这两个孩子，他们焉能看的起呢，一声雷王五遂向司马良高声喊道："小辈别走，接大太爷的扁担。"司马良抬头一看他的拳，原来这一招和是泰山压顶，往下砸来，司马良遂将身形往旁边儿一闪，伸左手捋住他的手腕儿，右手顺着底下一穿，对准王五胸前就是一掌，这一招儿名叫单撞掌，就听叭咚一声，把王五打了一个仰面朝天。在一旁的净街神赵龙，将双手一圈，够奔夏九龄面门便扑，口中说道："小子别走，接我的老虎。夏九龄一见，遂将身形往右一闪，赵龙向产一抢步，两个人将一错身，这一招儿要在马上动手说，就是二马一错镫，夏九龄随把右手一扬，对准赵龙的后脊背，吧的一声就是一掌，这一招儿名叫老君推背靠上掌，这一掌打的还真不轻，只听叭哧一声，赵龙来了个嘴啃地，。这两个小子扎挣着站起身形，复与二位少侠客动手，你说也好看，这个躺下那个起来，这两个小子被二位少爷打了个落花流水，二

位小英雄心中甚是高兴，王五赵龙心说不好，别看这两个小孩儿年青，武术是真好，要是照着这么一来，工夫一大非把我二人打死不可，常言有句俗语，“光棍儿不吃眼前亏”我二人何不如此如此。想到这里，二人这才站起身形，用手一指说道：“你们两个人既然如此的大胆，敢跟我弟兄二人动手，你报报你们的名姓，家乡住处，方算你们两个人是好汉子。”二位小侠客闻听，不由得一笑，夏九龄这才说道：“小子，你要问你家少侠客，我们家住在安定门里北城根富贵巷，我们的老师他老人家姓童名林字海川，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性夏名叫九龄，小太爷有个外号儿叫多臂童子，这一位是我的师哥，他复性司马单字名良，外号人称玉麒麟。小太爷把话说完啦，你敢将小太爷怎么样？”赵龙王五一同说道：“好小子，既然如此，你二人在此少候，你可别走，你们要是走了非是英雄。”说话之间，就见这两个小子转身形进了塔院儿。此时司马良与夏九龄，小哥儿两个就在四道院儿里等候，外面这个看热闹的人可就太多啦，大家看着都暗自好笑，说道：“就凭这两个大人，连两个小孩子都打不了，看起来这两个小孩儿，许有点儿来历，不问可知，这两个人必是武术家。”众人正在谈论之际，就听旁边儿有一人接着说道：“二哥，您没听明白吗，这两个小孩说了名姓了，人家是咱们这里的城里关外无人不晓的童侠客的徒弟，要说讲究动手，还跟人家比的了吗？”大家纷纷交头接耳，等了工夫许久，仍不见王五赵龙出来，未免看热闹之中就有好事之人，这才向二位少侠客说道：“二位少爷，别等着他们了，他们两个人是怕二位少爷再打他们，进了五道院儿不敢出来啦，成心把你们二人蹲在这儿，要依我们大家说，你们二位早早的回家吧，省的叫

老侠客他不放心，再者说方才动手，我们诸人都是目睹眼见，你们二位也没吃亏，你们二位这一走，就算把脸赏给我们大家啦。”司马良夏九龄二人闻听此言，夏九龄接着说道：“既然众位与我们两下排解，我弟兄甚为感激，可有一节，要不是你们大家说，我们哥儿两个可不完，既是你们诸位说着，咱们这就算完，我这里谢谢众位。”说着话小哥儿两个一抱拳，大家也是一抱拳，彼此哄然而散。司马良夏九龄出了护国寺回家不提。单表的是王五赵龙，两个人来到五层殿的塔院儿，见着他们的老师焦秋华，二人一齐跪倒身形，口中说道师傅，我们两个人在外面正在运动武术，来了童林两个徒弟，一个叫司马良，一个叫夏九龄，说我们两个人练的武术不好，他说是跟师妈学的，我们哥儿两个听着有气，这才与他们当场比试，焉想到我们哥儿两个不是他人的对手，故尔落败，求老师你老人家给我们报仇，转转场面，与您的面上也好看。”这两上人说的这些话，完全是捏造的假言语，所为是搬动是非，叫焦二爷出去与他们二人报仇。他那晓得焦二爷这个人做事慎重，一听他们所说的这片话，自己思索了半天，真要是有心出动与他二人报仇，与司马良夏九龄这两个孩子比比武术。又一想，人家是两个孩子，倘若是让人家童侠客知道，就有点儿对不起人啦，真要说是不管，他们两个人又给我磕了头啦，管我叫过老师，不论他们两个人多么不好，难道说我连师生之情都没有吗？自己想到这里，我何不如此如此。这才向着他二人说道：“你二人无故在外面招惹是非，到如今叫人家找上门，与人当场动手，以致落败，我看你们从今以后练工夫搁心不搁心，起来一旁站下。”王五赵龙两个人唯唯的听命，站起身形在旁边垂手侍立。到了练工夫的时候练工夫，

到了吃饭的时候吃饭，一连过了三四天。这一天，焦二爷一想，乘着今天无事，我何不去访访童林。想到这里，自己遂由打护国寺起身，直奔安定门里富贵巷而来，来到童林的门首，焦二爷高声喊叫回事的，连叫两声，就见由里面出来一个听差的，上下看了看焦秋华，遂问道："您找谁呀？"焦二爷说道："劳您驾，我找您这府里的童教师。在下姓焦名雨字秋华，我就在这本城护国寺里面教场子。"听差的闻听，遂说道："您候候，我到里面看看，我们教师爷也许出门了。"说着话回事的转身形够奔里面，来到厅房，启帘笼来到屋中，一看众位少侠客正在谈话之际，就见刘俊问道："有事吗？"回事的说道："外面来了一位姓焦的，名叫焦秋华，他在护国寺教把式场子，今日前来要拜见咱们侠客爷，我叫他在外面等着呢。"刘俊闻听，将要答言，就听孔秀在一旁说道："唔呀，看见了没有，净 打了人家的孩子不要紧，人家的大人可找上门来了，谁惹的祸谁顶着，别连累我们这些个好人。"将话说完，不住的用眼观看司马良夏九龄。书中代言，蛮子孔秀他怎么会知道的呢？皆因那一天司马良夏九龄哥儿两个回来，就把护国地里面所遇的这段事，跟杨小香杨小翠左臂花刀洪玉耳三个人一提，为什么单跟这三个人提呢？皆因这五个是盟兄弟，人家哥儿五谈话，可巧就被蛮子孔秀，都暗含着听了去了，故此今天焦秋华这么一找童林，蛮子这才用言语讽刺。夏九龄这个孩子年青沉不住气，如今一听孔秀之言，未等刘俊答言，他自己遂站起身形，向刘俊说道："师哥，据小弟我想，既然老师没在家中，到不如咱们哥儿几个到外面看看去。"刘俊闻听，说道："也好。"大家这才一齐来到外面的过道，举目往外观看，一看就在大门对过影壁头里站立一人，生就中

等身形，细腰扎背，身上穿灰色绵绸大褂儿，脚底下青缎子皂鞋，两只高桶儿的白袜子，往脸上观看，四方的脸面，扎脑门儿，头上的发已竟微然卸了一点儿顶，两道长眉，深眼窝子，黄眼珠子，滴溜溜的乱转，高鼻梁儿，三角菱角口，两撇儿白髯，一双元宝耳朵，往里兜兜着，花白剪子股的小辫儿，看年纪大概有五十多岁，大家正在观看，就见回事的用手一指说道："诸位少侠客，这位就是焦老师傅。"众人闻听，赶紧下了台阶儿，穿云白玉虎刘俊急忙抱拳说道："您 就是焦老师傅吧，但不知您找我老师有何公干，此时我的老师未曾在家，您有什么事只管告诉我，等我的老师回来，，我替您回复就是。"焦二爷闻听，这才问道："未领教您贵姓?"刘俊这才说道："小可姓刘名叫刘俊，"然后用手一指，挨序的介绍说道："这就是我的几个师弟，他叫司马良，他叫夏九龄，他叫杨小香，他叫杨小翠，他叫洪玉耳，他叫孔春芳，这个叫吴霸，然后众人挨序的抱拳。刘俊这才说道："方才听回事的提说，你老人家是护国寺的教师，您来找我的老师一定有事，此地并非谈话之所，请到里面有什么话再谈吧。"焦二爷遂即说道："我来此没有别的事，皆因我久慕侠客爷的大名，今日乘着我闲暇无事，不过前来找他老人家谈论论武术，既然侠客爷没在府上，咱们是改日再会。"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旁边儿有人答言，接着说道："既然前来您拜访我们的老侠客，要说论武我们老师又没在家，别看老人家不在家，各位少侠客足能够陪着阁下走两趟。"焦二爷闻听此言，就是一怔，抬头一看答言者非是别人，正夏九龄。焦二爷闻听，不由已气往上撞，心说，要是别人说这个话，我还不恼，在前数日你在护国寺打了我那两个徒弟，今天在我的面前，又说出这样

的猖狂之语，真是令人听着可气，既然今天我前来拜访童林，我何不先会会他这几名徒弟。焦二爷想到这里，遂说道："既然少侠客这么说，待焦雨就奉陪少侠客走上两趟。"说着话众人这才把焦二爷陪至在里面，来到厅房落坐，命从人先把茶水献上来，让焦二爷先喝了一碗茶，夏九龄站起身形，向着焦雨焦秋华说道："焦老师傅，今天我先请教请教您的武学。"书中代言，因何夏九龄这么性急呢？真要说与焦二爷动手，头一个也轮不到他那里，皆因是夏九龄的身旁有人蛊惑，此人非是别人，正是蛮子孔秀孔春芳，在暗地向司马良、夏九龄说道："你们两个人看见了没有，这就叫打人一拳，防人一脚，人家焦老师傅既然找到咱们的门上来，咱们是谁惹的事谁顶着，如果你们两个人不敢出头露面，待俺孔秀前去会会这位焦老师傅。"夏九龄这个孩子原本性子急，他焉能禁的住孔春芳奚落於他，故此一看焦老师傅将茶喝完，夏九龄赶紧站起身形，要与焦秋华当场论武。在先前焦二爷本没意跟他动手，后来一看夏九龄再三的逼迫，焦二爷心想，这个孩子要不给他个厉害，他一辈子也不怕人，倒不如我跟他动手，把他打躺下，不用我言语，自有人奚落於他，焦二爷想到这里，遂向夏九龄说道："少侠客，想焦某本没有多大能为，只皆因我好事，才收了几个无知的徒弟，前一次在护国寺，阁下与他们动手，以至于他二人当场落败，还算是少侠客贵手高抬，要不然的话，焉有他二人的命在，以后他们对我言说，叫我与他们报仇，我一想我要是跟少侠客动武，我焉是您的对手，今天既是少侠客勒令要求，焦某不过给少侠客您接招换式而已。"焦二爷所说的这番话，应彷佛自己是无能之辈，不过是用言语相试夏九龄，看看他懂与不懂，真要是夏九龄听明白

了这片话，他就应该趁坡儿就下，就应该说前次我在扩国寺与那两个人动手之时，我实不知道他是焦老师傅您的高徒，真要是我知道他们是焦老师傅您的徒弟，我天胆也不敢与他们动手，今天这不是焦老师傅您来了吗，也就省的我上你老人家的府上去啦，从今以后咱们两下里免的再发生误会，以前都是我的错了。真要是这么一来，夏九龄不就算对了吗，人家焦二爷说了这么一片话，就为的是给夏九龄一个台阶儿，焉想到夏九龄他偏不见台阶儿就下，他竟把焦二爷当作了无能之辈，只顾他这一错不要紧，他险些把童林的性命给搭上。闲言不表，书说当时。夏九龄勒令要跟焦二爷动手，焦雨焦秋华一看也就无法了，这才说道："既然如此，待俺焦雨奉陪。"这句话将然说完，在旁边厢早有铁罗汉吴霸，手打帘笼高声说道："既然如此，焦老师傅请出来吧，以我说你还有用择人，谁把你打躺下不都是一样吗？"焦二爷闻听此言，心中有气，心说："童林这些个徒弟没有一个不狂的，就是这个刘俊，倒还忠厚些。"说着话，焦二爷随同众人来到外面，在院子的当中叉手一站，面目沉着，口中说道："但不知你们那一个少侠客先过来？焦雨挨着位的奉陪。"这句话将然说完，还是夏九龄首先答言说道："既然如此，待我首先领教，我若不是你老人家的敌手，我的师兄师弟再挨着位的奉陪。"说活之间，夏九龄在下垂首一站，口中说道："焦老师傅您进招儿吧。"焦二爷闻听，遂向夏九龄一抱拳说道："还是少侠客先进招儿吧。"夏九龄闻听此言，说道："既然如此，俺夏九龄就得罪了。"遂将左手一晃，右手照定焦二爷面门就是一掌，焦二爷一见掌到，身形向右闪，用左胳膊一搭夏九龄的右臂，往前一上步，右手顺着底下往上一托，只听得嘣的一声，夏九龄

翻身栽倒，自己站起身形，面红过耳。就听焦雨焦秋华口中说道："少侠客，只皆因我一时失手，多有得罪了。"夏九龄闻听此言，红着脸说道："实因我未曾留神，一时大意，故此才甘败下风。"他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旁边儿有人答言说道："焦老师傅果然武术高强，赢了我的师弟，待我试试。"说着话，走到焦二爷的面前，焦二爷一看长的好看，与夏九龄长的一般无二，穿戴打扮俱是一样，但见得身穿蓝绸子裤褂儿，外罩宝蓝绸子的大褂儿，脚底下是大红缎子福字儿履，高腰的白袜子，往脸 上观看，长的是前发齐眉，后发盖颈，面目长的天然的俊俏，头上梳着两个小歪辫儿，焦二爷看了看认得，原来是方才引见的那个司马良。遂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司马少侠客。"司马良说道："不错，小可特此前来领教阁下。"说着话，就见司马良将身形往前一纵，双拳直奔焦爷的太阳穴打去，这一招儿名叫双风灌耳，焦二爷一看双拳来到，赶紧将身形往下一矮，用了个缩颈藏头，仰面往上观看，把这一招儿躲过去，自己将双掌一并，顺着司马良的双手当中，往上一穿，然后把双手一分，用了一招儿拨云现日，将司马良的左右两手分开，复又向前一近步，双掌照着司马良的胸前便打，这一招儿名叫双撞掌，又叫推窗望月，司马良一看焦二爷的双掌已到自己的胸前，有心用凹腹吸胸闪躲人家的双掌，焉想到人家的招术来的太快啦，只听叭咚一声，司马良应掌而倒，司马良赶紧站起身形，含羞带愧往旁边一站。焦二爷将要开言问那位过来，就听旁边儿有一人高声喊喝，声如巨雷，口中说道："咳，焦老师傅，我看着你动手使的这个招数，到很有个意思，倒不如今天我陪着你走两趟。"说话之间，此人已来到近前。焦二爷抬头一看，但见这个人

生得豹头虎眼，粗眉阔目，身穿青绸了裤褂儿，外罩蓝绸子大褂儿，脚底下穿着踢死牛儿的豆包鞋。焦二爷一看认得，也是方才刘俊给引见过的吴霸，焦爷心说此人天然生就的福相，听说他外号儿叫铁罗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焦爷看着还是真爱，这才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一是吴少侠客，既然如此，你就进招儿吧。"吴霸听罢此言，遂说道："好"，自己这才将身形向前一蹿，用他的左掌够奔焦二爷面门便打。书中代言，他这一招儿可是假的，随着将身形一转，双臂一合，用脊背够奔焦二爷便抗，他这一招儿名叫靠山背，就按着熊有拔树之能，靠山之力一般，真要是焦二爷被他抗上，立时就得翻身栽倒。竖臂摘星焦雨一看，他这一招儿实在厉害，焦二爷赶紧往右一上步，伸右手单掌够奔吴霸的胸前便打，这一招儿名叫单撞掌。别看吴霸他的力气大，他可禁不住焦二爷这一招，耳轮中就听叭咚一声，吴霸翻身栽倒，那个声音如同倒了一面墙相仿，把吴霸摔了个糊里糊涂，此时吴霸站起身形，站在一旁发怔。心说哎呦，就凭俺吴霸跟随我那位老道师傅练艺以来，工夫也没少费，算起来也有个八年之久，我师傅传授我这手儿绝艺，名目叫作靠山背，由打出世以来，大有效验，为何如今屡次的落败呢？看起来我这个武艺还是不行，净能打没能耐的，一遇着有能为的的人就得躺下，如今我既然遇见明师，从今以后练艺，我必下工夫，自己想到这里，这才垂头丧气站在了一旁。吴霸落败，跟着就是杨小香，焦二爷并未费吹灰之力，将他打倒。书要简断，杨小香一败，接着杨小翠。杨小翠被人家打倒，就是左臂花刀小火神洪玉耳。洪玉耳落败，跟着就是蛮子孔秀孔春芳。孔秀落败后，在一旁可就把一个穿云白玉虎刘俊给难坏了，自己有

心过去当场动手，明知道自己不是焦秋华的敌手，倘若跟人家动手当场落败，我又是我老师长门立户的徒弟，岂不是与他老人家脸上无光，真有心不过去跟焦秋华动手，眼睁睁自己的师弟哥儿七个俱已落败，我要是不过去，未免叫他们小看我，说我畏刀避剑怕死贪生，连一点儿师兄弟的情场都没有。自己辗转多时，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遂向自己七位师弟说道："你们大家也太以无有知识啦，也不想想咱们归了包堆有多大的能耐，净敢跟人家焦老师傅当场动手，真我要是一拦你们吧，你们又说我作师兄的不好啦，到而今俱已落败，大概你们也都心服口服了，再者人家来到咱们家中，是访咱们老师来啦，既然老师没在家，就该叫人家候一候，倘右是人家没有工夫等不了，咱们就应该跟人家另定日期，再与人家相会，到如今我也没有别的法子，只可你们大家陪着焦教师傅在此等候，我即刻够奔清真寺，把咱们老师请过来，有什么事叫焦教师傅跟他老人家当面言讲。"刘俊把话说完，遂又向焦二爷说道："焦老师傅您在这里候候，我去去就来，有什么事，您跟我师傅再谈。"焦二爷闻听刘俊之言，心说，好厉害的穿云白玉虎刘俊，别看他未曾与我当场动手，他这片话很透着厉害，明着叫他的师弟们陪着我说话，暗含着他们就算把我给看起来了，我要是来个不辞而别，岂不令他们小看我，说我俱怕童林。自己想到这里，这才向刘俊说道："既然少侠客说找你们业师去，我焦雨情愿在此等候，可有一节，少侠客，你可得快去快来。"刘俊站起身形，一直往外就走，众人这才把焦雨又让进了厅房落坐。

刘俊出离了家门，一直够奔清真寺而来，将然走到牛街，就见自己的老师正迎头而来，刘俊这才高声喊叫："恩师！"童

林一问，刘俊这才背诉了一遍。童林闻听此言，不由得双眉紧皱，遂向刘俊问道："这位焦老师傅还在咱们家里吗？"刘俊说道："现在还在咱们家中等着你老人家呢。"童林闻听此言，这才叫刘俊紧走，童林在后面跟随，工夫不大，来到富贵巷。爷儿两个进了大门，来到了厅房，刘俊上前伸手把帘笼挑起，童林迈步来到屋中，用目一看，在迎面儿，上垂首椅子上坐定一人，精神百倍，那个意思正自得意扬扬，童林再一看自己的徒弟们，都在一旁站立，一个个形容惨淡，脸上带着羞愧之容，十分的难看。童林心中明白，准知道这几人都是被这位焦老师傅给战败了，童林正然观看，就见刘俊用手一指上首儿椅子上，坐着的这个人说道："师傅，这就是护国寺教场子的老师傅，竖臂摘星焦秋华，"然后又用手一指童林说道："焦老师傅，这就是我们的老师，你们二位见见吧。"焦二爷闻听，遂用目留神上下打量童林一番，看罢，不由得暗自好笑，心说，名传四海南北皆知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打量是怎么样出色的英雄，今天叫我这么一看，原来是个乡下人哪。书中代言，这也不怨焦雨看不起童林，皆因他这身儿穿戴打扮，也太以的难以为情啦，按理说贝勒府的教师，又有侠客之称，就应该丝绵裹身，那才为合格，谁知童林身穿着土黄布的裤褂儿，白骨头钮子，左大襟，高腰儿的白袜子，两只大洒鞋，外罩蓝布大褂儿，又肥又大，腰中缠着一根杖绳儿，杖绳儿上还掖着一块汤布手巾，往脸上观看，紫巍巍的脸面，剑眉虎目，鼻直口阔，大耳朝怀，人字儿的脖子，太阳穴鼓着腮帮子努着，精神百倍，小辫儿在脖子后头一抗，二目神光炯炯，亚赛过两盏灯。焦秋华一看，他那里还看的起童林呢，他把童林当作了乡间的练笨拳的了。焦雨捍罢，就

见童林带笑抱拳，口中说道："焦老师傅，在下久闻阁下大名，今日得会尊颜，实在三生有幸，适方才听小徒刘俊报告，言说我这几个无知的小徒，得罪了焦老师傅，俺童林这厢与您陪礼。"焦二爷闻听说道："哎呦侠客爷，这是怎么说的，方才也是我一时的无知，我不应当与各位少侠客动手，好在我比他们大几岁；我这一跟他们动手，倒显着我这么大年纪白长了。"两下彼此说了些个客气话，从新让坐，然后童林吩咐把茶水献上来，徒弟们在两旁垂手站立，净看老师怎么个动作。要说童林此时的涵养真比下山一来的时候，沉着的多啦，要是刚下山的那个时节，一听他这些个徒弟俱被人家战败了，他必要给他徒弟报仇，当场动手，而今在南七省跟着贝勒爷绕了个弯儿，净跟侠剑客为伍，他的知识言谈长的可就太多了，这就应了书中那两句话啦，"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故此如今童林跟焦雨谈话，不但不急，反倒用言语附和焦秋华，倒把个焦二爷给难住啦。焦二爷心中一想，就冲着人家童林这一番的附和，我就不应该再跟人家童侠客比武，可有一节，我真要是不跟童林动手，岂不叫他这一群徒弟小看于我吗？他们不说他师傅用言话附和与我，他们必然说我俱怕他们的老师，不敢与童林当场动手，焦二爷为难多时，这才向童林说道："侠客爷，小可久慕你老人家的大名，说你老人家的武术精奇，另兴一家门户，焦雨听着，心中实在技养难挠，早就有意前来拜见侠客爷，见见你老人家的高招儿，无奈一节，皆因我的穷事多忙，总未得暇，故此未能如愿。今日既然与你老人家相逢见面，焦某也没有别的可想，不过求求你老人家赏脸赐招儿，焦雨也好大扩眼福。"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童林答言说道："焦老师傅，想俺童林身无长

艺，不过会几手儿通俗的笨拳，焦老师傅您何足卦齿，再者说焦老师傅的大名鼎鼎，童林耳内早已灌满，真要是我与你老人家两下里插拳过招，童林焉是焦老师傅您的敌手。”焦雨闻听，遂向童霖说道：“侠客爷，这话你可别这么说，想俺焦雨并无有多大的能耐，不过我自幼好武，学会几手儿粗拳笨腿，今日与侠客爷相遇，也是缘在三生，如今在下领教您的武术，焦雨不过给你老人家接招换式而已，再者说你老人家身为侠客，必然精通武术，我求您看看那一招儿不对，还望求侠客爷您多多指教。”童林闻听此言，连连摆手，那个意思是不愿意跟焦雨当面过招儿，无奈一节，焦雨再三的逼迫，非与童林当场动手不可。书中代言，这也是焦雨一时的想不开，只顾他这一想不开不要紧，才招惹了一场杀身的大祸，险些丧命。按说童林既然说了这番好言语，他就不应当与童林动手才是，要说这也不怨焦秋华，既然自己把人家的徒弟全给打啦，要不跟人家的师傅动手，这个情理真也说不下去，他再用言语一个劲儿的相难童爷，童林可也就没法子了，这才说道：“既然焦老师傅您勒令的要求，我就陪着您走两趟吧。可有一样儿，动手可是动手，咱们可是点到而已，指到了就算。”为什么童林说这一番话呢，皆因自己的徒弟全都被焦二爷打倒，个个都未带伤，童林心里很感激焦二爷，总算人家焦雨手下留了情啦，故此童林未与焦二爷动手之时，先把这个点到而已，指到了就算，这句话说在头里。焦二爷一听童林许可与他动手，自己遂站起身形，向童林说道：“侠客爷，既然你老人家肯与焦雨过招儿，这屋中也窄小，到不如你我到院内动手。”这句话还没等他说完，就见孔秀孔春芳唔呀了一声，紧行了几步，伸手把帘笼一挑，口中说道：“唔呀，焦

老师傅，我这里与您已打开了帘笼，你自己到外面看看，那个地方宽阔，回头你就往那个地方躺好了。”蛮子这句话说完，童林遂恶狠狠的瞪了他几眼，心说好孔秀，方才我由打清真寺回来，路遇刘俊，他已然把这一段情由对我说明，其中这一场事，都是由你这小奴才一人从中煽惑，故此才惹下这场风波，我正要责备於你，因为焦老师傅尚未走去，所以未曾得暇，如今他这又在从中戏弄於我，着实的可恶，单等这位焦老师傅走后，我一定严加责备於你。童林正自思想，焦雨已来到院中，在上垂首正当中一站，童林随在下垂首相陪，焦二爷抱拳说道：“侠客爷，你老人家赏个架儿吧。”童林闻听此言，这才将双手一合，身形往下矮，作出凹腹吸胸，空胸紧背，掌不离肋，肘不离胸，龙骧虎坐的架式，将身体站稳，口中说道：“焦老师傅请您进招吧。”焦雨闻听此言，遂着说了一声请，就见他将身形一晃，往前一长腰，用左手一晃童林的面门，右手拳够奔童林的顶梁便打，这一招儿名叫泰山压顶，童林一看焦雨的拳到，自己将身形往右一闪，伸左手一卦焦雨的左拳，跟着往前上步，抡起左掌，直够奔脖项便打，这一抬儿名叫切掌。真要是焦雨躲不开，叫童林这一掌切在脖上上，虽然说不能人头落地，准能够骨断筋折，皆因童林在江西卧虎山练艺之时，学过沙掌的工夫，别说是皮包血肉的人哪，就是石头一掌也能击碎。焦雨一看童林这一掌带着风，够奔脖项而来，自己赶紧把身一闪，童林这一掌将将的由自己头顶擦过，把焦二爷吓了一跳。自己与童林谈话之时，他原本看不起童爷，到而今二人一动手，只见童爷的招术精奇，蹿纵跳跃，身体灵便，两条胳膊亚赛过长虫一般，已心中暗暗的佩服，此时童林也留神观看焦雨的手法，但见

他手眼身步法，招数灵敏，真称得起拳似流星眼似电，腰似蛇形腿似钻。焦秋华净指着缩小棉软巧，挨帮挤靠，蹿高纵矮，陆地飞腾，不离童林的左右，来回的打盘。童林心中暗想，这也就是我，真要是换个人动手，还未必赢的了他，莫怪我这些徒弟不是他的敌手，这位焦雨好后的本领，不提童林暗地赞美焦二爷的武术，两个人动手，来往总有十五六个照面，论手法总有三十多手，焦二爷不由得心中暗想，心说不好，人家姓童的果然受过高人的传授，明人的指教，我与人家要是动手工夫大了，我还赢不了，到不如我用个败中取胜，将童林诱至在我的身前，我再用绝招儿打他。焦二爷想到这里，这才将双手一合，作出来童子拜观音的姿式，双掌并在一处，够奔童林的顶梁往下便劈，他这一招儿可是假的，他打算衣童林伸手接招，他可就得了利啦，只要是童林一接招儿，他必然将身形一扭，左腿一躬，右腿一蹦，他必然用鹞子翻身鸡蹬步的招数，够奔童林的双腿迎面骨便踹，这一招儿要是踹上，别说是童林，无论多高的武术家，也得当时栽倒。他焉想到童林乃是剑客的门徒，颇知各门户拳腿中的绝招，童林一看焦雨的双掌往下劈，直奔自己的顶梁而来，准知道乃是诱敌之法，自己不但不往上接招，连看都没看，遂将身形往右一闪，用左胳膊往焦雨的双掌上一搭，一伸右手掌，直奔焦秋华的胸前便打，口中说了声哼，鼻孔之中醒力。接童林这手武术，是用喊招儿打人，完全是气功，看着不理会，只要是叫他打上，人走的是挤按之力，别说是寻常人，就是浑身的横练儿也闭不开，按练武术说的那句话，就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焦秋华焉能晓得他这一招儿的厉害呢！焦二爷一看他的掌到，打算反身形往左一闪，躲他这一

招儿，不料想童林是手急招快，只听得嗖的一声，童林这一掌可是平着去的，前面三个手指按住焦秋华的华盖穴，手腕儿往下一坐，又听得吧的一声，接连着又是叭咚一声，焦雨翻身栽倒。自己就觉乎着眼前头冒金星，耳朵之中嗡嗡作响，嗓子跟儿里发甜，顺着口角直流鲜血，童林一看，这一掌把焦秋华打出去总有六七尺远，口中不住的流血，童林不由得哎呦了一声，遂说道："这是怎么说的。"我跟焦老师傅动手过招，有言在先，点到为止，不过是逢场作戏，如今我这一掌把人家打的口中流血，他要问我个三言两语，我如何的回答。自己赶紧叫徒弟们把焦二爷挽扶起来，盘膝而坐，摩娑前胸，口中叫道："焦老师傅醒来。"叫了许久的工夫，焦秋华这才喘过这口气为，微然一翻二目，看了看众人，就见童林说道："哎呦焦老师傅，这是怎么说的，这也是我一时失手，偶未留神，伤着您的贵体，总算是童林武术已练煞手未学。"那位说了，何谓煞手呢？练武术的要伸出手来去打人，要是将敌人打着，发招儿的这个人得知道这一招儿有多大的力量，打在敌人身上够多大劲，即见怎么个行动，再者说手要伸出去叫他有多大劲，就得有多大劲，用好了这个劲头儿，就叫作煞手。今天童林跟焦秋华这么一告说，然后又说道："焦老师傅，无论如何，您先请至在我的卧房，回头我派人请高明的医生，来给您医治伤痕，但等您的伤痕痊合，我再将您送回去。"焦雨闻听此言，遂定了定神，微微的声音说道："童侠客，您这一招儿把我打伤，不怨您手下不留情，皆因焦雨的艺业不高，这么办吧，童侠客您费神，派人把我送到护国寺，我就很感激您了。"童林再三的挽留，实有意把焦秋华留在自己的家中养伤，无奈一节，焦雨不允，童林也就不能强

让了。这才叫徒弟们到后头院儿厨房，找了一个晾米的大簸箩来，在簸箩里面铺好了被褥，然后又预备杠子绳子，这才吩咐把焦二爷搭在簸箩以内，童林遂向徒弟们说道："你们谁把焦老师傅送到护国寺去？"言还未了，旁边儿有人答言说道："师傅我去。童林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穿云白玉虎刘俊，童林复又问道："还有谁去？去两个人才好呢。"童林说完了这句话，留神观看，就见众徒弟之中，就见众徒弟之中，就属蛮子孔秀他的心眼儿多，他这个人总讲究偷间躲懒，我何不命他前去呢，遂即叫道："孔秀，你跟你师哥两个人把焦老师傅送到护国寺。"蛮子闻听此言，不由得吓了一跳，心说不好，我的老师怎么派我送这位焦老师傅，他老人家把人家打的这样儿，难道说人家就没有知近之人吗，倘若是人家要把我们送人的留下，要与焦秋华报仇，那便如何是好？有心说不去吧，头一节违背师命，再说我老师话言话语的老说这场事，是我给煽惑起来的，倘若是我一不去，我的教师借着这情由，岂能与我善罢干休，倒不如我跟我师兄把焦秋华送到护国寺，到了那里，再想脱身之策。自己想到这里，赶紧帮助刘俊拿起杠子来，拴好了绳子，跟刘俊两个人抬起焦秋华，往外就走，童林一直送到大门外，这才转身回去。刘俊、孔秀抬着焦二爷出离了富贵巷，一直的够奔定王府大街，来到护国寺，由打头层大殿，一直往后走，来到五层殿的塔院儿，刘俊这才高声问道："这里是焦老师傅的场子吗？"里面有人答言说道："不错你找谁？"就见由打厢房之中出来一个喇嘛，来到了簸箩的旁边仔细留神一看，这位喇嘛不由得哎呦了一声说："这不是师弟焦秋华吗？"焦二爷闻听，微睁二目看了看喇嘛，那个思意是有话说不出来的态度，大喇嘛丑面佛马保善一看，不

由得心中难过，热泪交流。只见焦二爷满脸血迹这才问道："兄弟你因何这般光景，速速对着哥哥我说明，你是受了谁人的欺辱，哥哥我与他誓不两立。"这句话尚未说完，把个蛮子孔春芳吓得转身形撒腿就跑，刘俊一看，心中这个气就大啦，心说这种无用的东西，叫人家看着多泄气，岂不辱漫了老师之名。自己想到这里，遂向喇嘛说道："未领教您贵姓？"喇嘛说道："我姓马双名保善，我就是这护国寺的主持，焦秋华是我的师弟，你们这是由打那儿把他抬来的？"刘俊这才把焦二爷到安定门外富贵巷去访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他老人家名叫童林，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紫昆仑侠，他们老二位当场论武，也是我的老师一时未曾留神，一掌把焦二爷打的口吐鲜血，遂即把前后的情由，对着大喇嘛丑面佛马保善细说了一遍。大喇嘛闻听此言，本有心当时发作，又一想刘俊是个小孩子，再说人也不是他打的，自己只得满面带笑说道："多蒙少侠客把我师弟送到庙里，我这里当面谢谢了。"赶紧命手下的徒弟们把焦二爷搭到卧房，放在床榻之上，然后大喇嘛马保善这才让刘俊到屋里坐，以便待茶，刘俊遂即摆 手说道："谢谢您吧，我得回示了，恐怕工夫大了我师傅不放心，我这就跟你老人家告辞了。"说着话刘俊自己拿起杠子，把簸萝一背，遂出离了护国寺，够奔富贵巷而来。刘俊回到家中见了老师就把见着大刺嘛的情由，背诉了一遍，童林听罢此言，心说打人一拳，防备着人家一脚，自己只可伺 候着吧。童林在家中仍然教给徒弟们练武，二五更的工夫教给他们练，由打自己打了焦雨那一天算起来，是整整的三天。

这一天童林吃完了早饭，正在厅房跟徒弟们谈论武学，就见外面手下的从人进来回话，遂说道："跟教师爷回，外面有

护国寺的差人前来下书，他要面呈。”童爷遂一摆手说道：“叫他进来。”手下人这才转身形出去，工夫不大，带进一个人来，童林举目观看，但只见此人年纪就在三十上下，身穿紫花布的裤褂儿，脚底下穿大掖根搬尖儿洒鞋，腰中细着一条紫花布的大搭包，此人来到童林的面前，口中说道：“您就是童侠客爷吗，我是奉护国寺大喇嘛所差，有书面呈。”说着话，一伸手由打腰间把书信取出来，双手捧着呈递与童林。童林伸手把书信接将过来，打开观看，一看原来是护国寺的喇嘛马保善相约自己於明日够奔护国寺，有事面谈，并且还要讨论讨论武术，童林看罢，遂说道：“原书不敢领授，暂且璧回，见了你家的剌嘛爷，就提我修书不及，我明天准到宝刹，决不食言。”这个下书人伸手把书信接过来，带在身旁，与童林作别，回归护国寺去了不表。单表的是大喇嘛马保善，他因为什么隔了三天方才来这封书信呢?皆因喇嘛有个打算，自己一想，凭我师弟焦雨焦秋华，别号人称竖臂摘星，在北口以外，武学属为第一，跟 姓童的论武，尚且不是他的敌手，何况是我呢，我要打算给我师弟报仇，必须如此如此。自己把主意拿妥，这才来到卧房看了看二爷焦雨，但见他躺在床榻之上，哼声不止，喇嘛看着甚是难过，这才叫了一声二弟，焦二爷微然睁睛看了看喇嘛，那个意思似乎有多少话，说不出来的思意，喇嘛一阵阵心中难过，遂说道：“二弟，你先别动，我先看看你的伤痕怎么样。”说道话，喇嘛吩咐徒弟们帮忙，把焦二爷挽扶起来，解开他的衣服仔细一看，喇嘛暗自念佛，口中说道：“险啊，这一掌正打在华盖穴以下，再往上去挪一寸，若打在气眼之上，当时就得毙命，虽然未打在气眼上，这一掌可也不轻，四周围肿起多高来，当中紫巍巍亚赛个血包，

大喇嘛 看完了，赶紧把自己所配 定疼散拿出来，叫徒弟拿开水把这个药给焦二爷喝下去，不过先止住疼痛，然后再到外面请来高明外科的先生，给焦二爷调治伤痕。这才一面又吩咐手下精明强干得意的徒弟，叫他们带着钱，到外面石厂去卖青条石，要六尺长一尺多宽半尺多厚四块，再把二尺长二尺宽一尺厚的石头卖四块，然后再把八尺长二尺宽二尺厚的石头卖回两块，不怕多花钱，千万卖来为要，徒弟们答应说是，这才带着钱出去卖石头。单表的是大喇嘛马保善，等着徒弟们把外科的先生请了来，马保善一看认得，这位先生在北京城城里是第一的外科，姓胡名德外号人称赛华陀，大喇嘛这才把这位胡先生陪到屋内，看了看焦二爷的伤痕，先生这才说道："喇嘛哥，您只管望安，据我看这个伤痕，只要安神静养，一月痊愈，我暂且给他开一个方儿，抓一付汤药吃下去，散散他五藏内的毒火，再开一个方子卖点儿面子药，调好了把他敷在伤处，我再给他配点儿丸药，寻常一吃，多者一月，少者是十天，准保完全痊愈。"大喇嘛这才看着胡先生把药方子开好，派徒弟前去抓药，然后又派了两个徒弟伺候着焦二爷。胡先生告辞而去，大喇嘛 送至门外，自己这才转回来，稍为的休息的了会儿，工夫不见甚大，就见外面徒弟们把青条石买来，搭至在院内，大喇嘛出来一看，所买的石头样样儿全对，自己心中甚喜，然后吩咐徒弟们互相帮助，把这些块石头完全收拾好了，就把那六尺长的四块石头，两步一挡，对着面儿埋好，每一面儿是两块，六尺长的埋在地下足有四尺，外面也就露着二尺来往，然后又把二尺来长的石头，一边儿放上两块，可是当中拉开了挡儿，再把那八尺长的石头，一边儿架上一块，大喇嘛一看，完全安置停妥了，这

才回到了臣房。书要简断，马保善把应用的东西全都安置好了，一算自己的师弟被打的日子，今天整整的三天，这才命徒弟看过文房四宝，铺好了云笺，自己这才给童林写信，约他明日前来护国寺，一者是谈话，二来是比武，把书信写好，派徒弟够奔安定门里富贵巷童宅下书，徒弟回来跟喇嘛一提，说童侠客明日准到，原书璧回，决不失信，大喇嘛听明白了此话，这才一摆手叫他下去。不表丑面佛马保善。单表童林把下书人打发走了之后，不过是预备明日到护国寺去会大喇嘛去，当日无书，赶到次日天明，童林起来梳洗已毕，吃完了早晨的点心，这才把自己的子母鸡爪鸳鸯钺，包在包袱之内，遂命刘俊在家中好好的看家，为师去到护国寺赴马保善之约，嘱咐明白，自己出离了家门够奔护国寺。工夫不大，已来到定王府大街，又走了不远，抬头一看，路北的山门，上面有一块匾额，写的是敕建护国寺，童林这才迈步上了台阶儿，进了山门，一直往后行走，越过了头层殿，见人一打听焦老师傅的把式场子住那里，有人告诉明白，就在五层殿塔院儿之内，童林这才又往里走，工夫不大来到五屋塔院儿，童林抬头一看，果然就在末棚柱子上头钉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武学两个字。童林看完了，将然要迈步往里走，就在这么个工夫，就见由里面出来一个年迈苍苍的老道，生就大身材，身穿蓝绸子道服，腰细水火丝条，脚底下穿高腰袜子，厚底儿云鞋，老道虽然白发苍苍，一双大三角儿眼格外的放光，手中的拂尘不住的左右摆晃，两只眼睛不住暗暗窥观童林，上上下下看了又看，看罢多时，这才转身形往外行走，童林一看，心中颇为生疑，暗想道，据我看这个老道定非善类，常言说的好，眸子不能掩其恶，就凭老道这两个贼眼光华灼灼，

他焉是正悟参修的道人，我若不是与护国寺的大喇嘛有个定约，今天我非看他个水落石出不可。童林想到这里，只得迈步进了角门儿，来到里面，口中说道："这是焦二爷的场子吗？"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有人答言说道："不错，此处正是焦二爷的场子，您找谁呀？"童林说道："在下姓童名林，家住在安定门里富遗巷，我特此前来拜见你们护国寺的马喇嘛，那人闻听，遂说道："原来是童侠客，您候一候吧，我给我师傅送个信儿去，叫他老人家出来迎接您老人家。"这人转身形够奔厢房前去回话，童林在角门儿里面等候，工夫不大，就听里面有人哈哈大笑，声如巨钟，口中说道："童侠客现在那里，您果然是一位言而有信的英雄。"此时童林抬头观看，就见由打里面出来一人，乃是大身材，身上穿着黄纱的单袍儿，腰中细着杏黄色腰带，当中双如意的带扣，脚底下青缎子三道脸儿的官靴，往脸上观看，黑真真长方脸膛儿，两道浓眉，一双阔目，大狮子鼻子，方阔海口，连鬓络腮的胡须，光头没戴着帽子。童林看罢，这才说道："阁下莫非就是护国寺住持马喇嘛吗？昨接尊札，约我至此，但不知喇嘛爷有何见教？"大喇嘛 闻听此言，遂即说道："童侠客，在下久慕侠客爷的大名，恨无缘相见，如今既然蒙侠客爷屈驾前来，敝寺蓬荜生辉，此处非是谈话之所，你随我到这厢来。"说话之间，大喇嘛 指手相让，往前行走，来到天棚之下，童林在后面跟随，就见马保善用手向地下一指说道："你看这些个徒弟们够多么懒惰，我告诉他们今天童侠客前来，将院落收拾干净，谁想他们不听话，院中这些个东西不收拾开了，倘若童侠客不留神，若把他老人家绊倒，到显着不恭敬。"童林闻听马保善之言，留神往前面观看，就见天棚下面，对着面有两溜石头，一面

儿是两块，在后面还有两块长条石，底下有两块石头架着。童林一看心中明白，暗道，这那里是说你的徒弟懒惰，分明是预备青石，要跟我比较力量。童林正处思想，就见马保善说道："别看你们懒惰，我可不懒，你们不收拾我收拾。"大喇嘛马保善一面说着话，往前抢行了两步，将左掌一场，照定石头用力一拍，只听喀叉一声，将石头打落了一段，打出去了多远，随着又一换手，扬右掌对着左边儿那块石头打去，又听喀叉一声，将石头打折，口中说道："童侠客，您可要留神脚底下净是碎石。"童林闻听此言，心说，这那里是你叫我看脚底下的碎石，分明是叫我看看他的击石之法，想这击石之法，不过是操掌的俗艺，何足为奇。童林想到这里，随着也往前紧走了两步，抬起左腿用脚就在石头上一踹，只听克叉的一声，将然把这块青石踢断，童林跟着就是一换步，伸左腿照定左边儿的青石克叉又是一脚，又将这块石头踢折，可巧这两块踹下来的石头，复又碰在一处，只听吧的一声，两块石头俱已粉碎。马保善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怨不得我二弟焦雨被他一掌打的口吐鲜血，今天叫我一看，童林的能耐实在高。心中正然思想，二人已来至前面那两块条石近前，这个条石前文已然表过，是两个短石架好的，就像条凳一样。马保善又向童林说道："童侠客，您请坐吧。"说着话，就见马保善身形往下一蹲，往条石上一坐，只听得嘎嚓一声，将这一块条石坐为两断，童林一看，并不等马保善再让，自己遂往旁边儿那一块条石上也将身形往下一矮，往石头上一坐，就听蹦的一声，将这一块条石，坐折了数段。马保善暗含就一竖大指，心说，人家童林真是比我们强，样样儿都在我们以上，不在我们以下，自己想到这里，随向童林

说道："童侠客，你老人家果然武术高强，能为出众，非我等所能及也。"童林说道："夸奖了。"彼此各自一抱拳，二人这才迈步往里行走，来到北面大殿的月台之上，童林一看，在正当中放着一张八仙桌了，两旁边儿摆着两把椅子，马保善这才抱拳说道："侠客爷请坐。"童林这才将手中的包袱放在桌案以上，然后落坐，马保善下垂首落坐相陪，叫徒弟献茶，茶罢搁盏，童林遂向马保善说道："今约童林至此，但不知您有何要言，请讲当面，童林愿闻阁下教言。"马保善闻听，当时不由得长叹一声说道："童侠客，您要问我也没有别的事，皆因我与焦秋华乃是同堂学艺一师之徒，也是他心高气傲，去到您的府上，跟你老人家论武，又不是您的对手，故尔带伤而归，又蒙您派少侠客将他送回我的庙中，我实在感激不尽了，童侠客请想，既然他是我的师弟，关心者乱，我看他口中吐血，身带重伤，心中实在难过，有心我到侠客爷您的府上，前去找您论武，给我师弟报仇，我一转想我丑面佛马保善，焉能是您的敌手，是我思索多时，这才给您写了一封书信，把侠客爷请到我的庙中，我有一手儿笨力，要与侠客爷比较比较，倘若是侠客爷您这手儿笨力不如我马保善，总算我给我师弟转转场面，与我们哥儿两个脸上也好看，倘若我这手儿笨力，侠客您练的比我强，我见了我师弟焦秋华也有说的，侠客爷我说的这个话您听着怎么样？"童林闻听此言，遂说道："既然如此，童林愿陪。"说着话童林站起起身形，向马保善说道："但不知是什么样儿的笨力，我倒要试试。"马保善说道："侠客爷你老要问，这么办吧，咱们一对三掌，您运动全身的力量，用掌在我的头顶之上击我三掌，我要是纹丝不动，我再打您三掌，谁要是把谁打躺下，那就算是谁输。"

童林闻听此言，说了一声："使得，可不知道谁先打谁？"马保善闻听，一笑说道："侠客爷，论起来您是客我是主，就当应叫你老先打我，可有一节，不是我的武学不如您吗，没别的就得让我先打你。"童林闻听，心说好厉害的丑面佛马保善，他饶绕着弯儿的先打我，他还说这些个客气话。不问可知，大概他对于击掌必有功夫，我要说不让他先打我倒显着我惧怕於他，也就失了我这侠客的身分啦，当真要叫他打，他这一掌下来不知道他有多大的力量？倘若他这一掌要是将我打倒，我岂不把这小小的名望付於流水。自己又一想，嗳，别说他一掌将我打不死，就满打着他把我打死，我总算是死得其所，我能叫他名在人不在，我不能叫他人在名头坏。想到这里，遂向马保善说道："既然如此，马老师傅你就打吧。"说着话，童林站在当中，身形往下一矮，作出骑马蹲挡的姿式，双眼往上一翻，留神往上面观看。此时马保善一看，童林将身形站好，心中大喜，心说童林，你这一跟我比掌，你就算输啦，要讲究说武术，我准赢不了你，要说是论掌 的话，你可不行，别说你这皮包血肉的脑袋，就是铁我这三掌也得打的他放了光。那位说就凭童林还真禁的住他这三掌吗？诸位有所不知，童林在江西卧虎山练艺之时，跟尚道明何道源二位老师练过贯顶操档，这个贯顶跟别的书上不同了，人家别的书，都说这个贯顶是油锤贯顶，拿着碗口大小的一柄油锤，往人的头顶上楞砸，日子要是一长了，油锤砸在头顶之上，用手一扑噜，还往下掉白浮皮。那个话可就算错了，要说真正的油锤贯顶，也不是说用大铁锤，人家是鞦锤贯顶，何为鞦锤贯顶呢？就是用木头的根结，也别管他是那种树木，只要是根结就成，皆因为根结天然不劈，然后在房梁之上，吊着两根绳子，把这

个根结木头拴好了，鞦起来先撞自己的周身，赶到周身练成了，再练贯顶。为什么单拿木头贯顶呢？头一节木性柔软，再得自己鞦能够知道有多大的力量，练长了，这个头顶可就有了工夫啦，不怕是木棍铁尺，打至在顶梁之上，自己再运用着气功，头上是油皮儿不去。闲言少叙，单表的是丑面佛马保善，自己想着心中欢喜，看了看童林在那里骑马蹲式蹲好，自己这才一晃身躯，往前连跑了几步，右手掌往上一扬，照定童林的顶梁便击，耳轮中就听吧的一声响，马保善留神一看童林，纹丝也未动。马保善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心中想道，就凭我马保善自幼跟随恩师练艺，到如今屈指算来，数十年有余，要说别的工夫，我可没有多大的研究，对于掌法，也无论是金沙掌，银沙掌铁沙掌，千斤童子掌，以及各种沙掌的工夫，我可不敢说成，全搁过两天工夫，要说我这一掌下去，运动全身的筋力，叫到在右臂之上，虽说没有千斤，大概也总够劲儿，看童林这个样儿，不过是乡间的笨汉，就凭我这一掌，竟未将他打动，要是比较起来，我的师弟焦雨比我的能为高强，与人家童林当场动手，尚且被童林打的口吐鲜血，落败而归，今天我跟童林这一比较，恐怕也是难以取胜，无奈事已至此，也就无可如何啦！马保善想到这里，随着又往前一近身，右臂膀往上一扬，高声说道："童侠客接掌。"掌随声音到，就听得吧吧一连就是两掌。童林一看马保善将自己的三掌打完，遂即站起身形，口中说道："马老师傅，你这三掌好大的气力呀，可不是我童林说句大话，也就是我，真要是再换个别位，虽然说不至于当场丧命，也得身带重伤。"童林将话说完，一看大喇嘛并不言语，已经骑马蹲档式站好，口中说道："童侠客，某家在此，请阁下急速用掌马保善接招

了。”童林闻听此言，遂说了一声使得，将身形往前一凑，伸右臂把自己的右掌放至在马保善的头顶以上，也不喊招叫力，只用中指按住了马保善脑后的枕骨穴，童林那个意思要用挤按之力，将大喇嘛打伤。书中代言，前文已经表过，童林若用掌法打人，可与别人不一样，皆因童林的武功，专以醒力打人，何为醒力呢？就凭的是五阴的脏力，这就是按武术上所说的内练一口气的工夫，真要是童林这一掌打下去，别说是丑面佛马保善，就连前文表过的八卦山的四庄主铁臂罗汉法禅僧，就是那么健壮的和尚，他都未禁住童林这一掌，何况是大喇嘛马保善呢！闲言少叙，但表的是，马喇嘛只见童林用手放在自己的顶梁之上，并未用力，自己心中甚是欢喜，心说，据我想童林也不过是有名无实，今天叫我这么一看，简直的他是净会挨打，不会打人，看起来大喇嘛的武学，就不如童林啦，他那里晓得童林的厉害。大喇嘛不但不害怕，还紧着催促说道：“童侠客，请你倒是快打呀。童林闻听此言，这才丹田一叫真力，口中说道：“马保善你要留神接掌。”童林这句话尚未说完，猛听得有一人念了一声无量佛，遂说道：“马保善，好你个无知的东西，尔死在目前，尚且不知，这幸亏是为师我赶到，倘若是贫道一步来迟，童海川这一掌往下一落，焉有你的命在。”这几句话说完，遂又向童林说道：“胆大的童林，你这一掌只可以蒙哄马保善，你焉能够瞒得了山人我。”童林闻听此言，只可将掌一收，举目观看，一看说话这个老道，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方才一进来之时，在角门儿所遇见的那个银髯的老道。虽然说童林与他见过这一次面，他可不知老道姓字名谁，到如今一听老道说话含带轻狂，童林心中大不愿意，心说就凭我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虽然

不敢说名传四海，不差什么的侠剑客见了童林，都有一番客气，今天这个老道，未免有点儿貌视於我，再者说我与马喇嘛赌掌，不过是互相游戏的性质，我岂能一掌将他打坏，再进一步说，我与他无冤无仇，我何必下此毒手，我不过是试探试探马保善，叫他认识我的掌法精力而已，何用你这无知的野道多事。童林想到这里，遂厉声向老道说道："汝是何方的野道，竟敢以大言欺人，报通你的名姓，童某愿闻。"老道一闻此言，也是怒气填胸，就见他左手按定剑把，用右手的指尖一指，口中说道："童林你要问，山人我姓杜双名清风，别号人称云霞道士的便是，我跟你仇深似海，有不可两立之势，今日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想不到能在此与你相遇，这也算是天假其便，我岂能将你放过。"童林闻听此言，就是一怔，心说老道跟我誓不两立，但不知我何时得罪於他，今日初逢之下，何竟出此恶言？童林正自思想，又听老道说道："童林你不该在玲珑岛约会你的朋友南北各侠，将我的弟子八卦山的五庄主火眼金睛模贺建章，在战船之上致於死地，如今又将的弟子竖臂摘星焦秋华，被你一掌打的口吐鲜血，你又把我那末科的徒弟铁罗汉吴霸，笼络在你的门下，到如今你真意狠心毒，又要用挤按的掌法，将我的弟了马保善一掌击死，看起来你分明是与我们师徒爷儿几个过不去，貌视我杜清风，来来来，今天贫道倒要看看你这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有何等惊人的本领。"说着话，老道把佛尘往大领上一插，伸手由肋下把宝剑摘将下来，冲着丑面佛马保善一递剑匣，作出了恨蝠来迟，举火烧天的架式，站在当中，冲着童林虎视眈眈，童林一看，老道亮出了宝剑，自己要打算不动手可不行啦，这才伸手由打桌案之上，把自己的包袱拿起来，打开

麻花蝴蝶扣，由打里面取出一对子母鸡爪鸳鸯钺，又把包袱往背后一背，在胸前一细，然后双手擎钺，抖身形由打月台之上，纵到下面，请将双钺往左右一发，口中说道："杜清风，既然你勒令要求，要与童林当场比试，来来来，你就进招儿吧，待我童林奉陪。"将话说完，就见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手擎宝剑对准童林的顶梁便击，童林一看剑到，自己将身形往左一闪，用右手钺前面的鸡爪往剑柄儿上一搭，左手钺够奔老道的左肋下便刺，这一招儿名叫叶底偷桃，老道赶紧身形往后一撤，躲过了童林的双钺，双手捧定剑把，直奔童林的哽嗓咽喉刺来，这一招名叫白蛇吐信，宝剑嗖嗖带风，童林一看剑到，遂将身形往左一闪，躲过了老道的宝剑，自己将双钺一搭，用了个十字抹嗓，够奔老道的脖项而来，老道一看，赶紧撤回宝剑，身形往下一矮，用了个缩劲藏头，将双钺躲过，急忙摆剑进招，二人当场动手好有一比，就亚似正月十五走马灯相彷，来回的盘旋，微闻足下有蹭蹭的声音，这才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材，难分输赢胜负，别看老道偌大年岁，银髯飘摆，精神焕发，面不更色，气不涌出。童林不由得心中暗想，怨不得老道这样的猖狂，今天一看他的剑术，真是非寻常可比，这也就是我童林，真要是换一个别人，恐怕不是老道的敌手，不表童林心中暗想，单说的是老道杜清风，与童林当场动手，不住的腹内思索道，莫怪军师他老人家提说童林的武术，乃是天下的劲敌，今天我与他当场这一动手，果然是名不虚传。这两个人动着手，在先前可慢，赶到后来，一招紧似一招，一手儿快似一手，老道打算一剑把童林刺死，方解他心头之恨，童林动着手留神观看，不由得暗自想道，果然老道的剑术出奇，我何不用我的绝招，我的

师伯庄道爷他老人家传授与我的双钺之八法进步连环，最后的六十四招，到而今我还未曾施展过呢，今天事在紧急，我何不试验试验。童林想到这里，随将自己的门路一改，改换了双钺的绝招，进步连环，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式，钺法舞动如飞，两条臂膀亚似长虫一般，双钺过处，如同雨打梨花护住了周身，这才称得起看招定式，封闭躲闪，云霞道士杜清风一看童林的双钺忽然改变了招数，不由得暗自吃惊。心说，这才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就凭童林这身儿穿章打扮，竟会有这种的长艺，我必须多多的留神，自己又一想，我何不如此如此，老道想罢，随着也把宝剑的招数改变，杜清风这一改招数不要紧，童林看着就是一怔，心说不好，我在江西卧虎山学艺十五年，随同二位恩师昼夜盘桓，讲论各家的武术，我虽然不敢说传闻广识，要说各派的剑术，我也颇知一二，惟独今天杜清风他所施展的招术，我是耳所未闻，目所未见，今日我与他当场动手，工夫要是一大了，恐怕我还不是他的对手，倒不如我就别进招啦，封闭我自己的门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自己想到这里，随着将招数一撤，护住了自己的身体。杜清风一看，心中大喜，心说无量佛，童林他今既不敢进招，我何不乘此时机招数加紧呢，倘若我那屈死的徒儿贺建章，他的阴魂有灵，助我一剑成功，将童林结果了性命，与绿林除一大害，老道心中想到这里，这才把剑术加紧，向着童林逼迫过来。童林一看老道如此的狠毒，自己只可就仰仗着挨帮挤靠，闪展腾挪，缩小绵软，巧妙的工夫，与老道耐战。要到了别的书上编著，先前两个动手是棋逢对手，赶到后来有一位力不能支，只累得气喘吁吁，浑身的热汗直流。要到雍正剑侠图这套书中可就不然啦，就

拿童林比吧，身为侠客，今天与老道当场动上手，自己一看力不能支，赶紧就撤招，遂看招定式封锁门户，不往前进招，只防守自己，要打算赢人家可赢不了啦。！可有一节，要说输一时半时的也输不了，不论战多大的工夫，也不至於浑身是汗，皆因为他沉的住气，所以今天童林动手之际，一看老道改变的招数自己不认得，自己遂将气往下一沉乃是与老道作耐战之计，两个人来往动手，大约足有四十多招，虽然童林能忍能耐，怎奈老道的招数紧急，看看童林势将落败，猛然间就听得隐隐的有人说道："无知的童林，事到如今，尚不抛钺这剑，你等待何时？"这一句话不要紧，童林听着，就如同睛天打了一个霹雳相似，遂把自己的精神可就振作起来了。心说对呀，想当初我的师伯，他老人家赐给我宝剑之时，也曾对我说过，若非事到紧包，与自己的性命悠关，万不可轻露宝剑，恐怕招惹事非，有杀身之祸，自古有云，似乎有理，自己这才将手中的双钺一擎，定睛留神观看，便见老道的宝剑直奔自己面门刺来，赶紧往前一上步，用左手钺往上一架宝剑，右手钺直奔老道的面门抛来，老道一看，赶紧把身形往旁边一闪，只听当啷一声响亮，单钺落地。童林随着将身形一转，垫步拧腰往旁边儿一纵，随着左手钺也冲着老道掷去，又听当啷一场响亮，这只钺也落在地上，说时迟那时快，童林赶紧伸手将蓝布大褂儿往起一撩，由打腰间把自己宝剑，秋风落叶扫取将出来。那位说宝剑为什么在腰里围着呢，前文书中庄道爷赐剑之时，已经叙明，此剑乃是万圣人所造，取纯钢之精，其性最软，这个剑鞘又是一个软皮鞘，剑鞘上面前面有铁钩后面有环儿，围在腰中钩环儿一挂，精妙无比，到如今童林由打腰间把剑取出来，左手攒住软皮鞘，右手擎定

剑把，只听哧的一声，宝剑离匣，童林随着将剑鞘往旁边儿一掷，宝剑一晃，一道寒光，光芒灼灼，冷气侵人，童林将把宝便亮出来。就见老道杜清双手捧着宝剑，够奔自己胸前便刺，童林赶紧将身形一闪，随着用宝剑够奔老道的脖顶便剁。书中代言，按说宝剑的招数，可没有这么一招，宝剑的招数讲究击刺合斜，可没有童林这一招，童林这是一个急劲儿，不过是仰仗自己的宝刃锋利无比，故此将剑横着便剁，你说这一招儿不是没有吗，拦不住人家童林走运，老道杜清一看，童林的宝剑直奔自己的脖顶，也搭着这口宝剑的光华炯炯，杜清风遂一荒神，身形往下一矮，原打算自己要用缩颈藏头，焉想到他这一荒神，不大要紧，稍微的慢了点儿，耳轮中就听克哧一声，吧搭一物随落尘埃，把个老道杜清风吓的魂飞千里，赶紧将剑交於左手，垫步拧腰向外一纵，用右手握住自己头顶，口中念了一声无量佛。童林留神观看，只见老道纵到在圈外，吓的他吁吁带喘。童林看着，不由得暗自好笑，又一看老道的头顶四周围的白发蓬蓬，约在半尺多长，靠着头顶当中鲜血淋漓。童林心中这才明白，原来方才一剑将他的道冠儿斩去，他还得认便宜，倘若童林的手腕儿再往下一垂，杜清风便难保项上的陆阳魁首，童林擎着宝剑，也就无意追赶啦，再一看老道杜清风狼狈不堪，逃出了角门儿以外。童林看罢，这才下腰捡起自己的剑匣，将宝剑插放在剑鞘内，复又围在腰间，然后又把自己那对子母鸡爪鸳鸯钺拾起来，由打身上把包袱解下来包好双钺，遂抬头观看，但见丑面佛马保善，站在月台旁边儿，只吓得呆呆的发怔，童林不由得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自己这才手提着包裹，由打护国寺的塔院儿出来，来到了山门以外，自己不觉长叹了一

声说道："咳，想我童林出世以来，未曾遇见过敌手，今日来到护国寺，遇见了云霞道士杜清风，险些把我这小小的名望，一旦付於了东流，虽然是已过之事，想起来真叫我害怕，自己一面思想，遂溜溜达达顺着定王府大街，够奔安定门里北城根，到了富贵巷，进了巷口。

第四十六回

待镖会众侠聚京城　单闯京燕雷蛮伤人

话说童林来到自己的宅院，看了看手下的从人，站在两旁垂手侍立，童林这才上了台阶儿，一直够奔里面，来到厅房，启帘笼来到屋中一看，徒弟们正谈论闲话呢。刘俊一看老师回来啦，赶紧率领众人站起身形，遂向童林问道："老师你老人家上那里去了？怎么这般时候您才回来？"童林遂将包袱放下，然后这才向刘俊就把护国寺所有经过之事，由打与大喇嘛较力打石比武说起，直说到遇见老道杜清风，怎么与他动上手，自己抛钺亮剑，剑斩老道的道冠，从头至尾，细说一遍。徒弟们闻听此言，各自点头赞叹，童林遂又向刘俊问道："我走之后，家中有事没有？"刘俊答言说道："跟老师回，家中倒是没什么事，方才贝勒府里头来人送信，言说贝勒爷他老人家回来啦，所有杭州镖局子的侠客爷，都率领着门人弟子来京，他们大家全都住在前门外双龙镖局的分号啦。"童林闻听此言，心中欢喜，遂说道："既然他们各位来到镖局子，回头我找他们谈谈去。"自己一想，有心上贝勒府给贝勒爷去请安，又一想贝勒爷将回来，算起来出门也有一年多啦，在北京城大小的文武官员，若知道他老人家回来，谁不前去看望看望，暂时哪 里有功夫与我闲谈呢，再者说就是没有人前来拜会他老人家，贝勒爷也是一路的劳乏啦，我这一上府里去，岂不是又与他老人家添许多的麻烦吗。倒不如我先到镖局子里看望各位老侠客，与他们聚谈聚谈，倒是有

趣之事。自己想到这里，随着向刘俊说道："刘俊你们哥儿几个，速速收拾俐落，随同为师够奔镖局子，看望看望他们大家。"徒弟们闻听此言，各自欢喜，大家这才退出大厅，来到自己的屋中，各自收拾俐落，来到厅房面见童林。童林这才率领众人来至外面，吩咐家中的从人道："如果家中有事，去到前门外的镖局子里面去找我。"从人答应说，是是，童林带着徒弟，由打家中起身，出离了富贵巷，溜溜达达一直奔前门外，走了工夫不大，一看已然来到镖局子的门首。就见过道的两边，条凳上面坐着着十几名镖局子的夥计，童林这才迈步上了台阶儿，就见众人由打条凳上站起来，口中说道："侠客爷您来的真巧了，正赶上各位侠客都到啦，你老人家在此少候，待小子我给您通禀，童林闻听，一摆手说道："那倒不必了。"说着话，带领众弟子往里行走，夥计在头前带路，来到里面厅房院儿，夥计这才紧行了几步，来到厅房的门首，伸手把帘笼打起，口中说道："启禀众位侠客爷得知，童侠客爷来了。"夥计把话说完，童林已经率领众弟子来到屋中，童林举目一看，只见屋子里面的人位真不少，正当中站着的不是别人，正是年迈苍苍的西方侠长臂昆仑飘然叟于成于洞海，童林赶紧向前口中说道："你老人家由打玲珑岛事毕，未曾回家，因何来至北京城？这一向您可曾安好！"说着话，赶紧躬身欲行大礼，于成急忙用手相搀，口中说道："兄弟你可好，大概你的官司完了吧。"童林接着说道："托你老人家的福，多蒙各位老哥哥相助，小弟的事情，已然完全了结。"童林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有人念了一声无量佛，童林一看，不是别位，乃是南侠客昆仑道长司马空，在他老人家的肩下，就是南极昆仑子北侠秋田秋佩雨，北侠的肩下就是赛判儿飞行侠

苗泽苗润雨，第四位就是瓜州的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童林一看，各位老哥哥都在场，赶紧过去挨次行礼，大家正要接谈，就听又有人高声说道："兄弟你好啊！"童林闻听，回头一看，原来是一轮明月照九洲苍首白猿二侠候杰候敬山，自己的拜兄，自己赶紧抢步行礼，口中说道："老哥哥您一向可曾安好？"二爷遂用手相搀，然后又命旁边儿站的徒弟们，过来与你童师叔见礼。说话之间，走过了灯前少影阮和，月下无踪阮璧，紧跟着就是浪里云烟一阵风徐源徐子特，过渡流星赛电光邵甫邵春然，斜睛太岁阎宝，侯俊，侯玉，坏事包张旺，滋毛吼鲍信，一同过来与童林行礼。大家正在行礼之际，猛然间就听有人说道："师哥您好哇！可想死牛儿小子啦！"童林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师弟，叱海金牛于恒于宝元，童林一看牛儿小子真是天真漫烂，说出话来真叫人心中难过，他这一句话，就彷佛与自己有十年八年未曾见面似的，看他那个样儿，还带着委委屈屈的。童林看着，还是真心疼，遂说道："师弟，咱们哥儿两个这半年未曾见面，不但你想我，我还真想你呢！"童林正跟牛儿小子说话，又听旁边儿霹雷似的一声说道："师傅，你老人家好哇，虎儿小子给你老人家行礼了。"童林看着也真正可笑，只可说道："好。"所有在场的众人，都与童林互相见礼已毕，就听有人说道："海川哪，咱们哥儿两个还没见哪！"童林一看，由打众人的身背后，走出一个人来，不是别位，正是清河油房镇的铁掌李源，童林赶紧过去行礼，童林行完了礼，这才点手叫刘俊等过来给各位师伯见礼然后又叫铁罗汉吴霸过来，与众人一一引见，遂又把吴霸拜师的情由，对着众人略略说了一个大概，众人正在谈话之际，就听帘笼吧搭一响，童林抬头一看，由打外面进来

一人，不是别位，正自己的老哥哥神手昆仑镇东侠侯庭侯振远，童林急忙上前行礼，遂说道："老哥哥，小弟在此正自心中纳闷，因何看不见你老人家，您这是上那里去了？"镇东侠闻听遂说道："兄弟别行礼了，我这是将然跟着落地燕子张雄，到外面把所有的事情安置安置，兄弟你请坐吧。"说话之间，大家彼此纷纷落坐，镇东侠这才向童林问道："兄弟你由打回都之后，在北京可有什么新闻奇事没有？"童林遂就把在深沟胡同，巧拿张老夫妇，铁三爸卖牛肉，复又交了铁背熊石永，千里独行冯昆，以及金鱼儿胡同住的王伦。铁三爸从中介绍鼓上飞仙丁瑞龙，以后又巧遇神龙手欧阳钧，清风羽士任元，捉拿白玉人儿林宝。后来清真寺去访丁瑞龙，自己的二位恩师同着宝镜禅师，与老酒海金元互相试艺，洒海丢失铁条。以及掌打焦秋华，护国寺去会大喇嘛丑面佛马保善，以后他老师杜清风到来，我二人言语不和当场动手，堪堪我势不能支，这才抛钺亮剑，剑斩老道道冠。前后的事情，对着众人细说了一遍，众侠客听着，无不鼓掌大笑，在场的众位侠客，这才知道童林有一口宝剑，名叫秋风落叶扫，乃是他师伯所赐。大家谈的正在高兴之际，镇东侠看了看天不早啦，已到了晚饭的饭口，这才命人先掌上灯光，然后这才叫手下人调摆桌椅，这个人位可就太多啦，遂叫小弟兄们把东西厢房隔扇打下去，设摆座位，大家落坐，工夫不大，桌椅安放齐整，摆好杯羹箸碟，上了压桌碟儿，各种的果品，干鲜的酒菜。在厅房里有镇东侠谦逊着让坐，一共摆了三桌，童林在酒席筵前，一问各位老侠客，为何玲珑岛事毕，跟随贝勒爷逛完了杭州没回家呢？北侠客秋田秋佩雨接着说道："童贤弟，你有所不知，本应当我等众人各自回家，怎奈跟随贝勒爷在一处，

他老人家总是恋恋的不舍，要说贝勒爷也真算是有心胸，他看徒弟们天天下场子练艺，贝勒爷可就向我提了，他老人家有意要学我的三十六路天罡剑，我可就向贝勒爷说了，你老人家要是练，我可不敢不教，就怕你老人家受不了每天的辛苦。贝勒爷连连的说成，我可就没有法子了，我这才把我的三十六路天罡剑，慢慢的满都传给了他老人家，你说贝勒爷也是天然生就的一份聪明，一教就会，到后来他老人家又把南侠客五手锤旭剑，镇东侠一百单八招的青龙剑，全叫他老人家给学了去啦。时常的向着我们三个人提，等到闲暇之时，还要跟你学柳叶绵丝磨身掌，看起来他老人家真称得起志向远大。”童林闻听，点头说道：“叫您这么一说，贝勒爷他把三侠剑术完全学去，这个贝勒爷岂不成了剑侠了吗!”秋田说道:“别看贝勒爷学了我们三人的剑术,对於其中的精妙之处，贝勒爷可不知道。”童林闻听北侠言说贝勒爷练剑之时，所受的辛苦，真也算难为他老人家。大家一面吃着酒，不过就是高谈阔论，霎时之间，众人都吃了个酒足饭饱。手下人将残席撤下，伺候着众人擦脸漱口，泡好了茶水，大家落坐吃茶，此时天色已晚，就听老人家于成向童林说道：“海川哪，今天我看天也不早啦，倒不如咱们来个终夜的长谈，但不知兄弟你可否赞成?”童林闻听，只得答言说道：“既然您老人家如此的高兴，我就同您多谈会子。”众人闻听甚为喜悦，这才你言我语，各人谈各人的经过，这就是知己相逢不觉话长，大家正然阔论之际，猛听得外面街事之上梆锣齐鸣，已天交了二鼓，镇东侠这才站起身形，吩咐夥计收拾东西厢房，好叫他们小弟兄们安歇。夥计们答应照办，镇东侠回头又向众位侠客说道：“这时天也不早啦，要依我说，倒不如咱们大家打

坐略为休息休息，有话明天再谈吧！”众人点头应允，夥计赶紧把屋中的陈设，收拾整齐，然后数了数人位，把兀凳儿摆齐，夥计这才撤身形出去，镇东侠看了看诸事安置齐整，这才用手把隔扇一合，又把案上的灯烛剪灯花儿，然后大家各自归坐。还是于爷在正当中盘膝打坐，上垂首是北侠秋佩雨，下垂首就南侠司马空，挨着北侠就是苗泽，张鼎、南侠的肩下就是童林，李源，二侠候杰，挨着张鼎就是镇东侠，众人合睛打坐，都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舌尖顶上腭出入气一匀，各自静气养神，天可就不早啦，外面已然天交三鼓，众人微然睡着。猛听得外面嗖的一声，就彷佛有人蹬房，衣襟带的风声，老侠客于成闻听，就是一怔，遂往两旁看了看众人，但见各位侠客已然都睁开了二目，老侠客心里头可就明白啦，当然是他们众人也都听见了这个声音，于爷口中不言，心中想道，好你个大胆的贼人，夜晚之间你竟敢来到镖局子，前来偷盗窥取，今天你可算是倒了运啦。你也不打听打听，有我等众人在此，岂能随汝之愿。于爷正自思想，就听隔扇门儿吱喽一声响，已然门分左右，于爷留神观看，只见由打外面进来一个老道，身穿大领阔袖的道服，腰中系着一根绒绳儿，在胸前勒着十字绊，背后背着剑匣，双手捧着一口明亮的宝剑，颔下银髯颇长。于成看罢，并不认得这个老道，只见他用目往各处观看，一眼可就看见了童林，就见他双手捧着宝剑，那个意思是要够奔胸前便刺，于爷看着心中着急，猛然想起来了，这个老道大概是杜清风。那位说杜清风因何来至此处呢？皆因白昼之间，他在护国寺与童林动手，被童林一剑斩落他的道冠，自己逃出了角门以外，但等童林走后，他方敢回来，见着徒弟马保善，自己心中颇为难

过，忿恨难当，马保善一看自己的老师这样的狼狈，师徒二人彼此顿足长叹。马保善下腰捡起老师的道冠，陪着杜清风来到屋中，此时焦雨躺在床榻之上，看着自己的老师，心中也甚难过，只气的老道杜清风咬牙切齿，遂向两个弟子说道："为师我自由打出世以来，与人当场动手，未曾落过败，到如今不想小儿童林一剑斩落我的道冠，致受微伤，虽然不至于丧命，无奈一节，为师身在玄门，如今道冠被他削落，想为师偌大的年岁，毛发岂能复生，难道说我还能把这短发完全削落，皈依三宝吗？老道此时是无法可想，马保善也是为难，还是焦雨，虽然他身带重伤，但是已将养了数日，精神也稍为复原，遂说道："老师，别看你老人家道冠已落，我有个法子，能给你老人家收拾好了，暂时您先派个人去打探打探童林到那里去了，打听明白了，我再想个相当的法子给您报仇。"老道一听焦雨说的有理，这才赶紧派人前去打探童林可曾回家，手下人答应一声，转身去了，老道坐定了一想，虽然说童林将我的道冠削落，却不是他的本领高强，皆因我一时的粗心大意，故尔落败。今天我已派人前去打探，打探明白后，到了夜晚之时，我前去行刺，将他结果了性命，以报此仇。老道想罢这才向焦雨说道："秋华你想甚么法收拾收拾我的发髻，为师好出去见人哪。"要说焦雨他也真会出主意，告诉老师叫从人预备点儿水胶，把胶熬得了，给您刷至在头发上，然后再用点儿毛发给您把道冠儿收拾好了，再用胶泥辫儿和水胶给您把道冠粘在头顶当中，再刷上点儿黑，岂不更妙，老道闻听焦雨之言，不由得自己思索了半天，有心说不粘吧，短头发披松着实在难看，你说粘吧，还得费这么大的事，自己无法，只得吩咐手下人照样儿预备，将各样儿东西预备齐毕，

熬得了胶，将短头发刷好，道冠往上一坐，老道拿过镜子来一照，也倒不错。无奈一节，四周围雪白的头发，正当中来了个黑头发的道冠，自己看着不由得也是发笑，就在这般光景，就见那名打探童林的夥计回来说道："跟祖师爷回，童林由打护国寺回家，带领着徒弟们够奔前门外杭州双龙镖局子的分号去了。"老道点了点头，这才急忙吩咐手下人开饭，老道吃喝完毕，坐在一旁休息，待了工夫不大，天可就到了定更已过，老道这才收拾俐落，由打护国寺起身，够奔前门外镖局子，来到镖局子门首，往各处一看，只见镖局门已然关闭，老道又围着镖局子四周围绕了一个弯儿，天可就二更已过啦，老道回头往各处观看，并无人迹，自己这才抖身形跃上墙去，窜房越脊来到厅房院儿，听了听东西厢房，有人睡觉呼声如雷，这才慢慢的由打厢房上抖身形往下一跳，未免的道服带了点儿声音，可就被里面的众位侠客听见了。老道蹑足潜踪，来到了上房，将身形爬伏在台阶下，伸手掣剑，往背后一背，用手慢慢的挑起了帘笼，将身形轻轻往里一转，复又将帘笼放下，双手扶住了隔扇，侧耳细听，屋中微有呼吸之声，老道也是艺高人胆大，他既然看不起童林，焉能把镖局子这一千人放在心上呢，他这才左手背剑，用右手捏住隔扇门的横带，双手轻轻的一推，来到屋中，举目往各处观看，只见童林就在东南一张兀凳儿上面盘膝打坐，闭目合睛养神，自己这才双手捧剑，恶狠狠打算够奔童林的胸前便刺。老道这一来不要紧，可把一位年迈苍苍的于成给吓着啦，老侠客口中不言，心中想道，这幸亏我醒着呢，要不然凶道这一剑下去，焉有海川的命在，到不如我给老道一个厉害。这位镇西方老侠客于成将主意拿妥，一看老道手擎着宝剑，矮着身

形，正要往前纵，于成这才手托银髯，双腿往下一放，向着老道一哈腰，口中说道："道爷才来呀！"这一句话不要紧，把个杜清风吓了一大跳，转身形用手抓住帘笼，往下一扯，纵到院内，老英雄于成说道："可了不的啦！"于爷这句话尚未说完，就由自己的身旁蹭的一声，纵过一人来，打垫步一拧腰顺着门口纵到院中，老侠客眼快，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义弟童林。这一来不要紧，老侠客自己反倒后悔，心说，我若是不嚷老道这一句，这个老道焉能走的了，我嚷这一句不为别的，为的是惊动大家，闹了半天海川以及名位贤弟，全都有了预防，说起来我倒错了。说明迟，那时快，童林纵到院内，紧接着就是南侠北侠，转身形各擎着宝剑，也纵至在院内，接着就是于成，苗泽，张鼎，后面厢紧跟着镇东侠，铁掌李源，二侠候杰。诸位您别看著者说一位一位外纵，那个时候不过就是眨眼之际，各位侠客俱都纵到院中，大家一看，就见童林在前，众人在后，一同追赶老道杜清风，老道手中背着剑，回头观看，但只见后面群侠云集，手中各擎着宝刃，光华闪烁，冷气森森，前边是童林于成，二位俱都徒手未拿着兵刃，却是虎视眈眈，还有南北二侠，一位手中擎着巨阙宝刃，一位擎的是湛卢剑，镇东侠手擎小听风赛剑，光华灿烂，惟独那位赛判儿飞行侠苗泽，左手托着他那一部虬髯，右手擎着宝刀，微睁一双碧目，尤令人害怕，其余众人都以怒目相视。老道心说不好，我今夜前来行刺童林，不想我的时乖运蹇，遇见他们这一夥人，此时我真要是仗剑与他们动手，恐怕难讨公道，倒不如我三十六招，走为上策。老道把主意拿妥，抖身形往前一纵，童林一见，随着用手一指，高声的喊喝："恶道杜清风，我看你往哪里走！"这句话尚未说完，就见老道已

纵到了东北角儿，他那个意思，要打算上东厢房逃跑，没想到他将然一怔神儿，猛然间由打东北夹道内纵出一人，身形其快如飞，离着杜清风很近，大家留神一看，只见这个人是一位出家的道长，身高有五尺开外，生得细腰扎背，身上穿着鹅黄色的道服，腰细丝绦，左肩下悬挂着宝剑，足下穿厚底儿的云鞋，高腰儿的白袜，往脸上观看，面若银盆，眉分八彩，二目神光炯炯，准头丰隆，唇似丹霞，颔下一部银髯飘满在胸膛，根根见肉，一丝不乱，大耳朝怀，别看那么大的年纪，还未曾卸顶，花白的头发在当顶挽着，相衬杨木道冠，竹簪别顶，手中擎一根铁条。后面众位侠客止住了脚步一看，准知道这位仙长是一位世外的高人，皆因他反老还童，他的发际花白，别位看着却不以为然，惟独童林一看，就是一怔，虽然说不认得这位老道，他可认得老道手中的那根铁条，原来是清真寺老洒海丢失之物，故此今天童林一看，随着一怔。就见这位道长用手中的铁条，就在杜清风的肋下一点，别看杜清风他那么大的能耐，到如今被仙长用铁条这么一点，杜清风就好似得了半身不遂相彷，左手背着剑，右手扎撒着胳膊，站在那里纹丝儿也不能动转。不用著者表说，阅者诸君自能会意，这个用的是点穴法，要按点穴法，在前文书上已竟表过，风流侠铁扇仙张鼎，用的是四种点穴法，一共是四九三十六手，如今不必细说啦，不过这位穿黄的道长用的是这个招数，敏而速，捷而快，铁条一点，杜清风不能动转挪移。就见这位仙长用手一指杜清风，口中说道："杜清风，像你这个人，就为丧品失德，知恩不报的小人，童林在护国寺与汝当场论武，童林抛钺亮剑，剑斩你的道冠，尔自己想，他既然能斩落你的道冠，他的手要往下再垂，焉有你

的命在，想你就应当知恩报德，回心改过，才为正道。你不但不改过，你还夜晚之间来到镖局子，前来刺杀童林，你也不想想，天下的侠客在此，岂能遂你这恶人之愿？今天贫道至此，虽然将你制住，所说的这片言语，不过是警劝而已，要按你的所作所为，本应当铁条一落，击碎了你的头颅。皆因你我身在玄门，俱都是三清教的弟子，我只可看在祖师爷的分上，姑且饶恕，尔就逃命去吧！”说道话，就见仙长用手中的铁条，对准了杜清风的后脊背一扑碌，恶道这口气才能够接通，遂念了一声无量佛，纵身上房逃命去了。众人看着，都未敢答言，准知道这位仙长有些个来历，惟独童林闻听仙长这一番责备杜清风的言语，又搭着见他手中拿着老洒海的铁条，明知道他老人家是一位著了名的剑仙，自己这才口中说道：“这位仙长你老人家夤夜至此，帮助我等众人警戒杜清风，我等弟兄承谢了，但不知仙长您上姓高名，那座名山何处宝观修练，求您明白赐知。”仙长闻听此言，不由得一笑，遂向众人说道：“你们不必多问，赶到来年机缘相遇，你等定然知晓。”众人听老道不肯说出真名实姓，有意再问，就听仙长念了一声无量佛，说贫道去也，就见他身形一晃，踪影皆无。众人一看，无不惊疑，大家只得复又回厅房屋中，小弟兄们在东西厢房里睡觉，也有醒了的，不过是跟着闹闹哄哄，镇东侠遂吩咐夥计把帘笼挂好，然后收拾院落，众人这才落坐，所谈的也不过是杜清风的行为，大家彼此一问，有认识这位道长的没有，在场的众人，全都说不认识，童林接着向镇东侠说道：“老哥哥，据我想那位仙长既然手握着老洒海的铁条，不问要知，我的老师他老人家必然知晓，到不如你老人家明天随同小弟，够奔清真寺去一趟，一来是看望诸位老前辈，二

来是跟我老师打听打听，这位穿黄的仙长是谁？”大家彼此都说有理，此时天光东方已然发晓，镇东侠遂命夥计预备净面水，大家洗脸漱口，梳洗已毕，镇东侠叫夥计先关两份儿点心，遂与童林先吃过点心，然后落坐定了定神，童林这才站起身形说道：“老哥哥，天不早啦，咱们哥儿两个走吧，镇东侠说道好，这才向众人告便，哥儿两个出离了镖局子，溜溜达达够奔牛街。赶到了清真寺的门首，童林可就不像前一次了，前次是站在门外叫回事的，这一回，他带着镇东侠，一直的进了清真寺，走过了穿堂门儿，正遇儿鼓上飞仙丁瑞龙，由打里面出来，童林赶紧说道：“丁爸儿，您上那里去呀，丁瑞龙一看，原来是童林，赶紧说道：“兄弟，莫不是看们的老师来了吗？这位老人家是谁呀？”童林说道：“我给您引见引见，这就是我时常跟您提念的我的老哥哥，他老人家住家在山东东昌府巢父林姓候名庭字振远，外号人称神手昆仑镇东侠。”遂又向候爷说道：“这就是我跟您提的那位转盛镖局子的镖主，西竹凡 守备，鼓上飞仙丁瑞龙。”二人闻听，彼此抱拳互相客气，说了几句羡慕话，童林又向丁瑞龙说道：“我的老师他老人家在这里吗？我们哥儿两个要求见他老人家。”丁爸儿说道：“他老人家在里面呢，你们二位随我来吧。”说着话，丁爸儿在头前带路，童林镇东侠在后面跟随，工夫不大，来一北厢房的台阶儿下面，丁瑞龙回头说道：“你们二位在此等候，待我进去通禀一声，”童林说道：“好吧。”丁瑞龙这才勉励奔北厢房，霎时间就听里面说道：“叫他进来。”丁瑞龙随着把帘笼一启，童林在先镇东侠在后，哥儿两个迈步来到屋中，往各处一看，只见迎面的八仙桌儿，两旁是椅子，上首椅子上坐的是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明，下垂首便是太极真

人爱莲居士何道源。尚道明的旁边儿有把椅子，上面盘膝打坐的正是青云长老宝镜禅师，何道源的肩下也有一把椅子，上面坐的正是老洒海金元，在他老人家的身背后，站着的就是铁禄铁木金，武英武金堂，在宝镜禅师的身背，站的是生铁牛瓢鹿。童林与镇东侠这才抢步上前跪倒，与四位老师行礼，尚道爷一见，赶紧欠起身形，向候庭说道："候施主请起，今天怎么这么闲在，莫非有什么事情吗？"那位说就凭这么大的身分的剑客尚道明，还至於跟镇东侠这么客气吗？诸君有所不知，皆因尚道爷感激镇东侠援助自己的徒弟兴一家武术，故此每逢见面，必要客气客气。闲言不表，单表的是镇东侠，闻听尚道明之言，这才不慌不忙，就把昨夜晚杜清风到镖局子行刺未成，我等追到院中，来了一位穿鹅黄色道服的仙长，手中擎着洒海爷失去的那根铁条，将杜清风制注，警告他一番，然后才放了逃去，后来我等请示仙长的名姓，无奈人家不说，是扬长就走。我弟兄二人不明，故此我与海川计议，来到清真寺请教各位老师，可否知道那位仙长他是何人？尚道爷闻听镇东侠之言，这才手拈胡须，微翻二目，思索了一遍，不由得一笑，口中说道："原来如此，那位仙长事关紧要，暂时不能明言，赶到来年亮镖之时，你等必然知晓，此处你们也不可常来，恐怕走漏了我们的风声，如果你们哥儿两个无事，就快快的回去吧。"童林闻听老师之言，自己赶紧向镇东侠说道："既然老师这样的吩咐，咱们哥儿两个就回去吧。"说着话，弟兄二人这才给各位老师行礼告辞。

出离了清真寺，顺着牛街溜溜达达往前行走，猛抬头只见大街一旁，围着一大圈子人，童林一看，遂向镇东侠说道："老哥哥您看，这些个人围着，这是做什么的，咱们哥儿两个

看看去。”说话之间，童林走到人群切近，双手一分众人，口中说道：“借光众位。”看热闹的众人正然看的高兴之际，就听后面有人喊借光，众人回头一看，俱都暗笑，那个意思是看不起童林，本来也不怨人家看不起他，童林这个穿着打扮，简直跟乡下人一样，看热闹的众人焉能看的起他呢，众人不但不让，反加之以白眼。童林也不言语，遂将双手往众人的当中一穿，往两下里一分，口中还是连连的说借光，看热闹的众人，焉能够搁的住童林双掌这一分哪，挨着 众人俱都身形乱晃，闪在旁边儿，镇东侠一看，知道童林力猛，恐怕他从中闯祸，赶紧说道：“兄弟你别忙，我在头里走吧。”说着话，镇东侠紧走了两步，遂说道：“乡亲们，借光借光。”众人一看镇东侠银髯皓首，天然可敬，大家遂纷纷让步，哥儿两个来到人前之中。一看在地下躺着一个人，身上穿着蓝绸子裤褂儿，外罩宝蓝绸子大褂儿，脚底下穿着白袜子，踢死牛儿的豆包儿鞋，腿上打着花里腿，双手抱着头，躺在了地下，在旁边儿放着一个梢马子，露着明亮亮的月牙子，大概里面放的是兵刃，在他的四周围，大约着总有十几个人，手中各拿着家伙，也不过都是随手的扁担，杠子，铁锹，赶面棍，大炒勺，乒乓乱打。在旁边儿还站着一个人，看年纪约在四十上下岁，身穿着白布的裤褂儿，外罩蓝布大褂儿，足下白袜青布皂鞋，四方的脸面，两撇掩口的胡须光头未戴着帽子，漆黑的一条辫子，在那里指手画脚，不住的指挥众人乱打。童林看着不明白，遂向镇东侠说道：“老哥哥，您看这够多么可气，这个人无论多么不好，也不应当叫这么些个人打他呀。”镇东侠闻听此言，遂向童林说道：“兄弟，你先别着急，咱们向那个指手画脚的那个人问问，咱们哥两个不就

知道了吗。”说着话，镇东侠遂走到那人的面前，用手一指说道：“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这个人既然躺在了地下，你就不应当再命你的手下人这样的打他了，倘若是将人打死，岂不是一条人命吗？到那时少不得你还要吃一场人命官司。”那人闻听镇东侠之言，遂上下看了看镇东侠，就见他老人家颔下的银髯，散满胸膛，肋下佩剑，这个人一看，准知道镇东侠有点儿来历，即满面带笑，口中说道：“老人家您不用管，我们打完了他，跟他归官司，有什么话我们大兴县说去。”镇东侠闻听此言，遂说道：“你这个话说的不对，无论何事，当中也得有人调解，难道我们大家就这么看着吗？”镇东侠跟这个人一面说着话，这个人一眼可就看见童林只见他冲着自己虎视眈眈，那人看了看，准知道他跟这位老人家是一事，这人遂向镇东侠说道：“你老人家要给我们从中解纷，就是尔造的贵人，您先别忙，念叨念叨这档事您听听。”说着话，先吩咐夥计们住手，“当中有朋友解劝，暂且先别打。”众人闻听此言，各自擎住了家伙不打啦。这个人这才向镇东侠童林说道：“你们二位要问，咱可不知道此人他姓什么，我们就在这对过儿。”随着用手一指，“开这坐北的三间门面带楼的饭馆儿，这个字号叫兴隆饭馆，这位客人他上我们楼上要酒要菜，叫喝已毕，夥计一给他算帐，连酒带饭一共是纹银二两，小柜儿在内。算完之后，夥计向他要钱，他告诉夥计给他写帐，夥计说我们这儿不记帐。你们二位请想，夥计又不认得他，焉能给他写帐呢，这一句话不要紧，可就把他招恼了，手起掌落，打了我们夥计一个大嘴吧，他这一掌不要紧，把我们夥计的半口牙都打掉啦！再向他说理，他还说了许多的污秽言语，我是柜上的领事的，我们这个买卖有东家，您想他吃完

饭不但不给钱还打了人，要叫我们东家知道了，我交待的下去吗，也是我一时的性急，我才吩咐我们前后跑堂的夥计，以及灶上的大师傅，先暴打他一顿出出气，然后有什么话再说，现在既然有你们一位出头，与我与两造排解，我们是无可无不可，话已说明，竟听你们二位的吩咐啦。”要说这位领事掌柜的主的这番话，总算是很平和，镇东侠闻听此言，这才回头观看，说来也怪，那个被打的人，他还躺在地下未起来，仍然是双手抱头，纹丝儿不动。镇东侠走到那人的身前，口中说道：“朋友，你先站起来，有什么话咱们再说。”镇东侠连叫数声，那个人是丝毫也没动，镇东侠一怔，心说不好，这个人许叫他们给打死了吧，老人家赶紧下腰用手一摸他的头颅，打算用手摸摸他还有气儿没气儿，镇东侠将然这么一伸手，就见此人双手一按地，把头一抬，站起了身形，童林一看此人的五官，长得真是样儿，但见他生就圆方脸，黑中透亮，亚赛过烟熏的太岁，粗眉阔目，大秤铊的鼻子，火盆口，大耳有轮，漆黑的一条发辫，在脖了上缠着。看那个意思对着镇东侠与童林，面带惭愧，两双眼睛直勾勾的看了看镇东侠，又看了看童林，那个思意就像自己有话，口中说不出来似的，镇东侠不由得心中暗想，就按这个人的五官相貌，与梢马里的这对兵刃，不像个俗人，我怎么会不认得他呢。

书中代言，镇东侠那里会认得他呢，此人家住在四川成都府，燕家庄，姓燕名雷字子坡，别号人称野飞龙，他原本是四川剑山蓬莱岛，英王驾下的站殿将军，只皆因英王在山中与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大帅厉胆侠谭天谭桂林，君臣在一处相议大事太师发言说道：“启禀王驾千岁，今有北京城前门外蒲包儿店胡同，西胜镖局子的镖主镇西方鲍古鲍大

机与臣来信，言说叫臣禀明王驾千岁，明年三月初三是他们亮镖的日期，要说明年这个亮镖会，与往年可就大不相同了，往年亮镖会，不过是在场的十二家镖局子，谁的镖局子里收了徒弟，到了三月三那一天，把徒弟们领出来，与在场的众镖主，以及各路的镖师们都引见引见，所为的是日后好在镖局子里头找碗饭吃，大家都认的他是那一个镖局子的徒弟啦，在先前这十二个镖局子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那位说这个镖局子还讲究十二属相吗？阅者诸君有所不知，常在施公案上说的那位神弹子李五，保的就是辰龙镖，后来这位李公，巧遇谢映登，遂把李五爷给度化成啦，此时您若到京西卓平县打听，到如今人家家里还开着西光裕粮店呢，那就是李昆的后人。要说北京的镖局子，不但是这十二个，在以先康熙初年，明末清初有一位老英雄，姓胜名英字子川，外号人称神镖将，他与聋哑仙师诸葛山真，红莲长老弼昆和尚，相约在京西北桃花寺，立过一次群雄会，下贴聘请天下的绿林英雄，并不为别事，不过是当众言明，除去这十二个镖局子以外，还 立一个十三省的总镖局子，遂公推胜英为十三省的总镖头，代保御字镖，就是给国家送送饷银，还得给国家当着御马快，无论皇上家丢了什么物件，都得这位十三省的总镖头管找。胜英无法推辞，这才向众人抱拳说道："诸位既然抬爱胜英，我可有一句话，要当众声明，大家若肯许可，方为有效，如果大家不赞成，就请众位另选他人。"众人闻听，遂说道："胜老明公有话请讲当面，我等愿闻。"胜英说道："也没有什么难事，不过得求大家帮助我一下，无论各山各寨那位寨主，若是见着姓胜的镖旗，望求大家闪个面儿别劫，再者说无论在何方我丢失了镖银，以及御字的镖所保的贵重物

件，在那一方丢的，离你们那一位近，别等着胜英去亲自拜求，你们大家就得替胜某努力维持，在下才敢担此重任。”在场的众人闻听胜英所要求的这一段事，大家遂计议公允，这才设摆筵宴，大家开怀畅饮，酒宴已毕，众人纷纷的告辞。胜英遂与聋哑仙师，弼昆长老，在江宁府西门外，开设了一个松棚英雄会，十三省的总镖局子，接续着一走御字镖，在沿路之上全凭着十三省总镖局胜爷这杆镖旗，无论走到何处，全是平平安安，胜爷全凭的是三双金镖压绿林，甩头一子镇乾坤，一口鱼鳞紫金刀，纵横南七北六十三省。到后来他老人家回到原藉直达郑州古城村，无病而终，这个十三省总镖头的职务，就让给他的大弟子金刀黄三太啦。三太接任不足二年，自己无力支持，遂自行退职，这个十三省的总镖头这一缺，可就无人接替了，直到而今，还是这十二个镖局子，所有国家的兵饷，以及御用之物，都是这十二个镖局轮流值年。西胜镖局子这两位镖主，大镖主叫镇西方鲍古鲍天机，二镖主叫鲍图鲍殿元，别号人称闪电神，他们久走西路镖，惟独四川这一带，他们的买卖最多，别家还作不了，皆因为四川道路不平，各处窝藏匪人，鲍古鲍天机一运动老道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遂与剑山蓬莱岛英王连络，到如今鲍古通知各种的镖局，约定明年三月初三亮镖之时，大家以武术夺取十三省的总镖主。鲍天机遂把圈套定好，给燕云风去了一封书信，叫老道禀明了英王，就於今年在剑山蓬莱岛，挑选武艺超群之人，速速前来北京西胜镖局预备明年三月初三亮镖之时，好夺取十三省的总镖头。倘若是把十三省的总镖头，得到了手中，好在南七北六各省设立分号，招募天下绿林的英雄，明着是招聘镖师，暗中是给英王富昌富宝臣招兵买马，聚

草屯粮，但等英王造反之时，下一道转牌，通知名镖局一齐举事，岂不是与英王大有便宜吗？燕云风自接到鲍古这一封书，遂与大帅厉胆侠谭天谭桂林，将此事奏明英王。英王闻奏，遂向老道燕普说道："你们二人想想，但不知何人能担此重任？"燕普说道："要叫别人去，贫道也放心不下，莫若为臣我亲自下山。"英王闻听，心中大喜，遂说道："既然卿家亲自下山，孤家就是放心，无奈一节，只有卿家一人，未免单丝不线，孤树不林，莫若你再在山中挑选几个人，一同下山，以助卿家一臂之力。"燕云风闻听英王之言，甚为有理，遂即站起身形，向众人说道："如今贫道要够奔北京西胜镖局预备明年三月三亮镖会，以下力夺取十三省的总镖头，但不知你等众人那一位愿随贫道一同前片？"这句话尚未完，就见二十名站殿军之中，有人答言说道："吾等愿往。"燕云一看，一共过来八个人，头一位是赛南极诸葛健诸葛洪图，接着就是圣昆仑欧阳致正，活捉豹飘伦，金头龙赵登，银头龙赵亮，展翅灰鹤左金童、玉面童子白昆、云霞道士杜清风。老道看罢，遂向众人说道："既然各位将军愿随贫道前往，赶到亮镖之时，务请大家格外努力。"众人说道："谨遵军师的命令。"老道又命人去到青龙闸，请守闸的八位寨主，有人答应一声，转身形下去，工夫不大，青龙闸的八位寨主来到，前面走的是天海神龙班豆升，后面跟随碧目金蟾班豆佛、拦江蛇周忠。横江蟹周义、九尾鼠谢文丑、镇江牛谢文志、闹海金甲何清太、海底金暇门清阳，后面还带来了亲叔侄爷儿两个，也是蓬莱岛有名的人物，一个是年迈苍苍的马亮，外号人称一枝苗秃头义士，带着他的侄子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军师燕普燕云风看了看人位算是不少啦，连自己共合是十九位，跟英王

告辞已毕，带好了路费，由打剑山蓬莱岛起身，一直够奔北京城就走下去了。只顾军师带着人这么一走不要紧，在站殿将军之中有一个老道，姓仇名成，处号人称昆仑羽士，暗含着将野飞龙燕雷叫到旁边儿说道："燕贤弟，你看军师带领着群雄这么一起身，到了北京西胜镖局，明年亮镖之时，不问可知，十三省的总镖头一定是咱们军师的，咱们军师既获得了十三省的镖头，一定在各省分设镖局子，不过为的是将来王爷举事之时，各省的镖局子一致协助王驾千岁。可有一节，但等事成之后，人家众人回到剑山蓬莱岛，见着王驾千岁，人家是何等的光彩。方才这个事，我也看出来啦，我本有意跟着众人一同前往，怎奈我的武术平常，等到亮镖的那一天，我也白白的在人前现丑，据我想二爷您的武艺超群，浑身的横练儿，掌中一对日月双轮，真要是您自己够奔北京城，到了亮镖的那一天，凭您的武功与他们各镖行的人动手，据我想也用不着军师他们这一干人相帮，这个总镖头一定是您的。您若是把十三省的总镖头得到手中，咱们王爷一定得另眼看待您。"野飞龙燕雷闻听此言，不由得把双眉一皱，遂说道："仇道爷您有所不知，皆因我这个叔伯哥哥，军师燕普燕云风，他时常说我的性情猛烈，凡有蓬莱岛之事，没有他的差遣，不准我自由行动。道爷您也看见啦，方才他们众人一个个抢赢斗胜，跟我兄长一同前往北京城。我在旁边儿早就看出来啦，有意跟随他们一同前去，无奈没有我哥哥他老人家的话，我可就没敢答言，再者说他们所说的话，我也没有听明白，仇道爷您若是得其底细，请您跟我细细的念叨念叨。"老道昆仑羽士仇成闻听此言，不由得心中暗笑，心说，燕雷啊燕雷，素常你总以你的武艺高强貌视我仇成，今天我若用花言巧语，将

你哄下山去，到了北京城西胜镖局，见着军师燕云风，他岂不责备你私自下山有违山令，要按军法论，焉有你的命在，就是军师燕普念了他们弟兄的情场，可以宽免其罪，等到亮镖的那一天，就凭他性如烈火，准得与各镖行的人当场动手，难道说人家镖行之中，就没有能为出众的人了吗？如果他遇见能人，为与他争十三省的总镖头，两下里当场一过招，人家必要施展绝技，据我想燕雷他也难免有性命之忧，虽然说不至於当场废命，也得身带重伤，到那时节，岂不是给我仇成出了素常他貌视的这口恶气，老道越想越乐。暗说我何不如此如此，自己想到这里，遂向野飞龙燕雷带笑说道："燕二爷，您要问三月三这个亮镖会，我倒是略知一二，您别忙，听我慢慢的对您言讲。这个争十三省总镖头的话，我倒不用跟您细说，大约你也知其大概啦，不过这里面最要紧的情节，我得对您说说，您此番下山，也不必禀明王驾千岁与大帅，虽然说有违山令，及王爷的钧旨，可有一节，您若是把十三省的总镖头得到手中，据我想王爷大帅他们也不至於责怪您。您由此下山够奔北京城西胜镖子，到了镖局子之后，你暗自跟他们打听，在北京城中有两个最著名的人物，亮镖会又是他们出头主持，总镖头的印信，又是他二人掌管，只要是您能够把他二人报服了，您就能把这颗印要过来，那时节您就当十三省的总镖头。咱们军师他们众人，岂不是白去一趟吗？您想我说的这个话对不对，谁叫咱们哥儿两个有交情呢，真要是换个别人的话，我也不向他说。"书中代言，老道仇成这一番话，分明是冤傻小子，真要是稍微有点儿知识的人，也不能够上这个当，再者说这个十三省的总镖头，也没有印信，老道准知道明年亮镖会，值年的镖局是双龙镖局子，既然是双

龙镖局必然是镇东侠出头露面，要是有镇东侠，必须有童林童海川，这也是老道意狼心毒，他时常听山内各寨言讲，外面有一位新出世的英雄，姓童名林字海川，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有镇东侠候庭帮助他兴一家武术，这二人俱都武艺超群，非常人可比。老道仇成打算加祸於人，他跟野飞龙燕雷一提亮镖的这番话，燕雷闻听，心中大喜，赶紧抱拳带笑说道："仇道爷，您说的这两个人，他姓字名谁，我也听说江湖上他们两个人吗？"老道仇成接着说道："燕二爷您问他二人的名姓，一个家住山东东昌府巢父林，候家旺的人氏，姓候名庭字振远，外号人称神手昆仑镇东侠，一位家住京南霸州童家村，姓童名林字海川，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兄弟你只要把这两个人打服，向他二人要十三省镖头的印信，您岂不是十三省的总路镖头吗？到那时您回到山中，见着咱们王爷与军师大帅，您脸上多么大的光辉呀！"野飞龙燕雷闻听老道仇成之言，自己思索了多时，这才向仇成说道："仇道爷，您说的这一番话，真是提醒了我的迷梦，您所为的是成全我的人格，无奈一节，倘若是王爷与军师大帅，他们要是怪下罪来，说我违背王爷的钧旨，及军师大帅的将令，焉有我的命在呀。"昆仑羽士仇成闻听，不由得哈哈的大笑，遂叫道："燕二爷，您这话说错了，我已然将你的前程指示明白，真要是您夺了十三省的总镖头，回得山来，不但无罪，远是大功一件，要依我说，燕二爷您还是犹豫，乘着人不知鬼不觉，您就急速下山，倘若是咱们山中有高明的主儿，走到您的头里，这一件大功岂不是白白被他人夺去。"野飞龙燕雷闻听此言，似乎有理，这才急忙将自己应用物件收拾俐落，将自己一对得意的兵刃日月双轮，放在梢马子这中，这才向老

道仇成说道："仇道爷，我是急不如快，即刻下山，可有一节，您可别走漏我的风声，仇成点头说道："燕二爷您只管望安，我是决不能走言。"燕雷把话全都嘱托明白，这才把梢马子往户头上一背，遂打剑山蓬莱岛的后山暗自下山，就走下去了。著书是有话则长，无事即短。

燕雷自从由打剑山起身，过了成都府，够奔陕西，由陕西奔山西，过了山西，一直奔保定府，一路之上无非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这一日走到卢沟桥，自己觉乎着腹中饥饿，伸手一摸兜裹之中，已经分文无有，英雄不由得就是一怔，心说可了不的啦，我由打剑山私自下得山来，未曾多带路费，随身带的不过七八十两，俗语儿说的却好，家贫富路，出外之人不可一日无钱，到如今腰中分文无有，这便如何是好？又一想莫若找一个热闹的所在，打把式卖艺，挣几个钱也好吃饭，又一转想不成，此地离北京切近，我若是一出头露面，在外面打把式卖艺的倘若是叫姓候的与姓童的看见，未免又叫他们看不起我，再者说我来到北京城，本不想够奔西胜镖局子，但等我的事成之后，再到镖局子去见我的兄长燕云风，省的叫他们那群人小看我，事到如今，我可就不得不够奔镖局子了。虽然自己心中这么想，不由得又一皱眉，心说，到镖局子见着我哥哥倒不要紧，无奈一节，我下山之时，甚是慌疏，我又没问问仇道爷，这个西胜镖局子，在北京那一城？自己一面思想，脚底下还是不住的蹭蹭的信步而行，工夫不大，已来到北京广安门。忽然自己想起一个主意，心说，我何不跟别人打听打听西胜镖局子，准在那一城呢？自己想到这里，遂举目一看，由打对面儿来了一个乡下人，看年纪约在三十上下，手中牵着一匹驴，大概是进城看亲戚去，燕雷遂即高

声喊道："站住。西胜镖局子在那里？"他这一声不要紧，把个乡下人直吓得往后倒退了数步，抬头一看野飞龙燕雷面貌凶恶，又兼着梢马子以内露着明煌煌的兵刃尖子，看着实在令人可怕。乡下人多怎见过这个呀，心里头越害怕，嘴里头越说不出来，看那个样儿，净剩了着急啦，燕雷本是性急之人，他那里看的惯这个呢，一看那个人说不出话来，自己一着急，遂向前用手一推那人的户头，口中说道："你这是怎么啦？"燕雷觉着没使劲，那乡下人却应手而倒，只见他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连连的喊叫爷爷饶命，野飞龙燕雷看着有气，心说，像这北京城乃是天子的脚下，这儿的人怎么生来这样的胆小，我不过是说了一声借问他西胜镖局子在那里，就把他吓的跪在地下磕头，真是可气又可笑，自己有心再问，一看那个人跪在尘埃，只吓得战战兢兢。燕雷遂向那乡下人说道："你起来，我是问路的，你何必如此呢？叫我说你真正是无用的东西，起来走你的吧！"那个乡下人闻听此言，如同得了赦旨一般，遂站起身形，牵着小驴儿，扬长走去。此时野飞龙燕雷，仍是信马由疆的往前行走，走了多时，已来到牛街，抬头看了看天可不早啦，已然午时将过，自己未免的心中觉着有点儿饿，无奈腰中无钱，徒唤奈何，自己心里一面打算，一面低头往前行走，猛然间闻着炒菜的味儿，喷鼻清香，自己抬头往各处一看，但见路北有一座饭馆儿，自己看罢多时，心中想道，我腰中虽然无钱，倒不如我先上得楼去，吃完了再说。想到这里，这才迈步进了饭馆儿，抬头一看迎面儿的楼梯，靠着西面儿的门面柜，在后面坐着一位管帐的先生，看年年纪约有五十来岁，正自低头写帐，野飞龙燕雷来到里面，这位先生一看，赶紧说道："您楼上请吧！"夥计

接着喊道："楼上看坐。"燕雷顺着楼梯蹬上楼，来到楼口上面，向四下观看，只见楼上设摆金漆八仙桌儿，金漆椅子，可有一样儿，就是一位吃饭的都没有，皆因饭口已过，燕雷看罢，就在西面儿的一张桌儿落坐，随着将梢马子放在桌子底下。夥计过来赶紧擦抹桌案，然后摆放杯箸羹碟，复又把压桌菜碟儿端下来摆好。这才问道："爷台，您喝什么酒，只管吩咐，燕雷说道："烧黄白酒，各样两壶。"夥计答应说道："是，爷台您想个酒菜儿，好一同给您做来。"燕雷说道："零菜我也不要，你把应时得吃的菜，给我配个十碟儿八碟儿的，我是随使用。"夥计答言，转身形下去，工夫不大，将酒菜上齐，燕雷坐在当中，自斟自饮，随便吃喝，将酒用毕，吩咐一声快上饭，霎时之间，酒足饭饱，叫夥计把残席撤下去，打过来手巾把，燕雷擦脸漱口，夥计将残席收拾已毕。遂向燕雷说道："二爷，这酒饭在内，一共一两六钱银子。"燕雷说道："不多，连小柜儿一共给你二两。"夥计闻听，带笑说道："谢谢二爷。"燕雷虽然这么说，夥计留神观看，可没见野飞龙往外拿钱，夥计急忙又给斟过一杯茶来，燕雷喝着茶东瞧西看，夥计说道："二爷，您把钱赏下来吧，我们好交柜。"燕雷一笑说道："你要钱哪夥计，跟你们先生说，给我记在帐上吧。"夥计闻听，跟着一摆手说道："不行，我们柜上没帐。"燕雷说道："不要紧哪，你们柜上没帐，你不会到外面买一本吗？"伙计闻听燕雷之言，遂说道："二爷，倒不是我们柜上没帐，皆因我们不认识你老人家，要是认识您的话，别说是二两银子，就是二十两，不用您费话，早就给您写上啦。"野飞龙燕雷闻听此言，遂着急说道："叫你写帐你不写帐，要钱我又没有钱，你说这档子事怎么办呢？"夥计遂将面目一沉，

向燕雷说道："二爷您说这话可不行，我们这个买卖一天若干的挑费，您红口白牙吃完了饭，要说不给钱的话，可有点儿不行。"燕雷闻听着急说道："不行你当怎么着？"夥计冷笑说道："您真要是没钱，今天我就要扒你的衣裳。"说着话，往前就凑和，那个意思要装作敲山震虎，一直够奔燕雷而来。野飞龙燕雷气往上撞，不由得羞恼成怒，身形往前一探，左手一晃，右手一扬，照定夥计就是一个大嘴吧，只听吧的一声，这一下子可坏啦，夥计他本是个平常之人，又不通武术，焉能禁的住燕雷这一掌呢？野飞龙燕雷练成浑身的横练，力大无穷，他自己觉着还未肯用力，不想夥计左面的半口槽牙满掉啦，顺着嘴角鲜血直流，疼痛难妨。自己急忙转身形，那个意思打算下楼，前去报告掌柜的，焉想到自己一忙未曾留神，双足一登空，可就顺着楼梯儿咕噜下去了，到了下面，扎挣着站起身形，以手捂着左腮，一直的跑到柜房，见着掌柜的把所有的情由，细说了一遍，掌柜的闻听，遂说道："这是那里来的野小子，敢到我这里欺侮人，他现在那里？夥计说道："他现在楼上呢，掌柜的闻听，遂即站起身形，一直的来到楼上一看，不错，但见燕雷正在那里坐着呢。掌柜的走上前去，用手一指燕雷说道："你这个人好生无礼，竟敢吃完了饭不给钱，还打了我的夥计，你这是容心前来搅我，你敢下楼吗？"野飞龙燕雷闻听此言，不由得心中想道，按说我也是一条英雄，吃完了饭不但不给人家钱，还打了人家的夥计，未免於情理上有点儿说不下去，如今掌柜的叫我下楼，不问可知，一定是叫他手下的夥计，将我暴打一顿，他好出出这口怨气，真要是他楼下有个十位八位的与我当场动手，他等岂是我的对手，若是我再打伤了三个五个的，那未免太难以情

了，倒不如我随着他们掌柜的下楼，叫他们痛打一顿，只要伤不了我的致命处，就算完事。自己将主意拿定，遂挺着胸脯子向掌柜的说道："就是下楼我也不含糊。"说话之间，一伸手由打桌子底下把自己的梢马拿起来，首先下楼，掌柜的在后面紧紧的跟随，来到楼下，掌柜的吩咐跑堂的堂馆，小灶上的大师傅，打杂儿的人等，各拿随手用的家伙，一直来到饭馆儿的门外，掌柜的在一旁指挥，说了一声打，众人各擎家伙，直奔燕雷而来，燕雷把梢马子往旁边儿一放，身形往尘埃一躺，双手抱头，两条腿一圈，前面护住头，后面护住肛门，胳膊肘护住了软肋，躺在地下紊丝不动，掌柜的吩咐众人七手八脚的往下便打，正在打的得意之际，可巧童林与镇东侠来到，候振远跟饭馆儿掌柜的一接谈，掌拒的这才吩咐众人住手。遂向镇东侠把前后的情由，细说一遍，镇东侠听罢此言，这才过去用手一搀他，燕雷这才站起身形，镇东侠一看，心说，此人真有英雄的气概。遂问道："朋友你家住那里？姓字名谁，来到北京城有何公干，你且慢慢的讲。"野飞龙燕雷闻听此言，抬头一看镇东侠银髯皓首，肋下悬剑，再一看童林，紫面大耳，虎视眈眈，随着脸一红，现出惭愧的颜色，遂说道："咳，老朋友你要问，在下乃是四川人氏，姓燕名雷字子坡，外号人称野飞龙，皆因奉朋友所约，才来到此找两个人，如果要是把这两个人找着，好与他二人当场动手，赢了他们两个人，好向他要十三省总镖头的印，我就能够当十三省的总镖头。"镇东侠闻听一怔，心说，原来此人为亮镖会而来，我倒要问他找那两个人，问明白了他，我好做预防。自己想罢，这才问道："燕老师傅，但不知你找的这两个人，他家住那里姓字名谁，你可以对我说说吗？"燕雷闻

听，遂说道："您要问我找的这两个人，我可未曾见过，听朋友对我言说的，头一位家住山东东昌府巢父林候家庄的人氏，姓候名庭字振远，外号人称神手昆仑镇东侠。童林在旁边儿闻听，不由得暗自好笑，心说老哥哥您问吧，问到你老人家自己的头上啦！这就许不问了吧！自己想到这里，也是一时的高兴，未等镇东侠答言，自己紧走了两步，向燕雷说道："朋友，方才听你说不是两位吗，一位是镇东侠，那一位是谁呀？"野飞龙燕雷闻听此言，遂用目上下看了看童林，遂说道："朋友你要问第二位，此人家住京南霸州童家村，姓童名林字海川，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闻听，不由得也是一怔，身形倒退了一步，不住的上下打量燕雷。镇东侠在一旁看着，左手按剑，右手撕髯，心中好笑，心说，兄弟你问吧，问到你的头上啦，这一来你就不问了吧！我倒要看看你有何言答对。就在这般光景，童林又向燕雷说道："朋友，方才你所提的这二位，你认识吗？"燕雷摇头说道："没见过。"童林闻听，遂说道："既然你没见过，来来来，我给你引见引见。"说着话，用手一指老人家候庭，口中说道，这就是方才你所提的那位家住山东的镇东侠，候庭候振远。"然后又一指自己的鼻梁儿说道："在下就是小小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野飞龙燕雷闻听此言，扎撒臂膀，留神看了看镇东侠，又看了看童林，遂说道："既然如此，我为你们二位，千里跋涉，来至此处，所为的就是十三省的总镖头的印，来来来，你我就此插拳过招，如果要燕某赢不了你们二位，十三省总镖头的印，就算是你们的。"童林闻听此言，这才说道："好，你既然愿意跟我们弟兄二人当场动手，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的印信，你先别忙着动手，有一个地方就怕你不敢去，真

要是你敢去，十三省总镖头的印信可取之不难。”此时老人家镇东侠在一旁闻听童林之言，不由得一怔，心说，兄弟你这是怎么啦？这个野飞龙燕雷，一定是受了旁人的蛊惑，兄弟你怎么还信他这一套言语呢？这个十三省总镖头也没有印信呀，我倒要看看这个十三省总镖头的印，你是怎样的交法？镇东侠正自思想，就听童林向燕雷说道：“燕老师傅，你先把你的梢挝子拾起来，到了动手的时候，省的你忘记了里面的兵刃”。燕雷也真听说，下腰伸手捡起自己的梢挝子，往后背一搭，随着说道：“咱们走啊！”童林说道：“你先别忙，方才你在人家兴隆饭馆之中，共合吃 多少钱，我也替你候了，省的叫家看不起你。”说着话，童林一点手说道：“掌柜的，这位燕老师傅是找我们来的朋友，一共他吃了多少钱，我候啦。”掌柜的闻听，看那个样儿有点儿不好意思的说要钱啦，遂说道：“原来是侠客爷的朋友，恕过我等不知，要是知道是您的朋友，我们天胆也不敢造次，既然您出头露面，二两银子的饭帐我们柜上候了。”要说起来这个掌柜的总算有点儿见识，自己一想，夥计们把人家姓燕的打的这个样儿，再要跟人家要饭钱，未免有点儿说不下理去。没想到童林是个口快心直，秉性诚实的人，闻听掌柜之言，遂由打腰间掏出一块银子来，看了看大概足有二两多，遂说道：“掌柜的给你这块银子，就算是燕老师傅的饭钱。”掌柜的一看童林真把银子掏出来啦，这才叫夥计接过钱来，赶紧过来给燕雷陪礼，然后又谢过童林跟镇东侠，这才带着夥计们进了饭馆儿。野飞龙燕雷一看童林候完了饭帐，并不言谢字，遂说道：“咱们倒是在那儿动手哇？别紧着麻烦了，我等不了啦！”童林说道：“朋友你随我来，说着话，童林在头前带路，镇东侠与燕雷在后面跟随，

工夫不大，已来到双龙镖局子门首。镇东侠一看，心说，原来如此，我以为童贤弟将燕雷带到那里去，原来把他带到镖局子里来，兄弟你若是以多为胜，将燕雷打倒，你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哥哥我未免有点儿不佩服。镇东侠想到这里，就听燕雷说道："姓童的，我跟你在那里动手，你倒是快着点儿呀！"童林闻听，带笑说道："朋友你要是真有能耐，可到我镖局子里面。"燕雷说道："使得，我也不管你们镖局子里面，安排上刀山油锅，就是你们以多为胜，俺燕某也不俱。"说首话，与童林并肩往里行走，来到厅房院内，早有镖局子的夥计，打起帘笼，这才把燕雷让到屋中，此时众位侠客正在屋中闲谈，见帘板儿一起，进来三个人，头前走的是童林镇东侠，后面还跟着一个黑大个儿。众人一看，都不认识，就听童林说道："燕老师傅你先坐下，有什么话咱们慢慢的说。"野飞龙燕雷一看，屋中的人位不少，这才伸手把梢禹子拿下来，放在桌案一旁，然后在上垂首椅子上落坐。童林在下垂首相陪，吩咐镖局子的夥计献茶，燕雷一看，遂着急说道："咱们急速的比试就完啦，何必还喝茶呢！"童林说道："你既然来到我这里，要是不献杯茶水，岂是敬客之理，你先喝完了茶，咱们再动手不晚。"燕雷随着把茶杯端起来，他也不管热不热，拿起来就喝，将这碗茶喝完，遂说道："这还不动手吗？"童林闻听此言，一摆手说道："你先别忙，你看你这身儿衣服，周身上下都被饭馆儿的众人给打破啦，倘若是你跟我动上手，我将你打倒，你这身儿衣服原就是破的，你必然说是我给你撕的，你当真有胆量跟我当场动手，我拿出一身衣服给你换上，然后动手不迟。野飞龙燕雷闻听此言，遂说出："童林，你只要跟 我动手咱们是无一不行，不过我所为的

就是十三省总镖头的印，你若是不敢动手，你就把那颗印给我。”童林说道：“你换好了衣服咱们就动手。”说着话，吩咐刘俊道：“你赶紧给这位燕老师傅，在你们众人之中，找一身儿合适的衣服来。”刘俊答应一声，转身出去，工夫不大，拿过来一身儿蓝绸子裤褂儿，一件蓝绸子大褂儿，交与自己的老师，童林接过来，遂叫镖局子的伙计拿着这套衣服，领着燕雷到浴室，先去沐浴更衣。夥计答应一声，是，伸手把衣服接过来说道：“燕老师傅，您先跟我到浴室洗洗澡，然后有什么话再跟我们侠客说。”说首话，夥计带着燕子坡来到后面浴室，早有手下人将澡盆安放齐毕，把水预备好了，燕雷来到浴室，自己宽衣沐浴，沐浴已毕，把衣服换好，夥计复又将他带回厅房。书中代言，此时众位侠客已向童林问明燕雷的情况，童林又命夥计们摆好一桌酒席，众位侠客也不知童林是何用意，将然要问只见燕雷由外面进来，已将衣服换好，童林说道：“燕老师傅，你的澡洗完了，我这里已将酒摆好，大概方才你在饭馆儿里也未必吃饱，来来，您在我这里再吃一顿吧！您就是不饿，咱们先喝两杯，再动手也不晚。”燕雷闻听，这才落坐说道：“饭我是不吃啦，既然你有这份儿诚意，我就喝两杯吧。”说道话，燕雷在上首儿落坐童林对面儿相陪，童林这才满满的给燕雷满了一杯酒，这才说道：“燕老师傅，您先把这杯酒喝下去，然后您再随便用菜。”燕雷也真听话，随着把酒杯端起来，一饮而尽。童林这才说道：“燕老师傅，这是哪位对您提的，到北京城找我们哥儿两上来？怎么会知道我们哥儿两个手里有十三省总镖头的印呢？”野飞龙燕雷说道：“有人对我说，叫我到此北京城，找西胜镖局子，到了镖局再打你们两个人的名字，只因我来的慌疏，把西胜镖局子

的住址给忘啦，我虽然没找着西胜镖局子，想不到把你们二位给碰见啦，这也是真正凑巧。”童林闻听此言，仍然劝燕雷饮酒，燕子坡满满的饮了三杯，然后站起身形，遂向童森说道：“童老师傅，茶我也喝啦，澡我也洗啦，衣服我也换啦，酒我也喝啦，大概这就没有什么事了吧，咱们两个人该着动手了。”童林闻听此言，哈哈大笑，遂说道：“燕老师傅，你别胡闹了，你这是受了坏人的愚弄啦，我实对你说了吧，这个十三省的总镖头，也没有印信，你找我们哥儿两个要印，我们哥儿两个那里有啊，再者说，就让你跟我们哥儿两个当场动上手，你把我们哥儿两个赢了，这个十三省的总镖头，也不能算你的，你若真打算夺十三省的总镖头，也不在今天，必须等到明年三月三，那一天为亮镖会，天下的镖行云集，在众目之下，当场动手，若是天下各镖行的人，全都赢不了你，这个十三省的总路镖头就是你的，话我已对你说明，你先把精神养的足足的，等天明年三月三那一天再夺取总镖头，我暂且先派人把你送到西胜镖局，要提起西胜镖局的二镖主，虽然我们没见过面，彼此有个耳闻，一位是镇西方鲍古鲍天机，一位是闪电神鲍图鲍殿元，回头派我的弟子将您送到西胜镖局，燕老师傅您看好不好呢？”童林说完了这一番话，燕雷虽然听不出来，在一旁的年迈苍苍的镇东侠，不由暗自点头，心说，童贤弟的能耐长了，就按今天对於燕雷这一手儿，连我都想不到，这件事就是我候庭，也作不出来，这才是“乌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童贤弟自与众位侠客在一处盘桓，至到如今他的涵养及学问，长的可太大啦。书中代言，不但镇东侠暗含着叹服童林，就连大厅以上的所有的众人，没有不竖大旨赞成童林的，果然不愧人称紫面昆仑侠，这场事

对於燕雷慷慨大义，真够侠客的身分，燕雷闻听童林之言，自己一琢磨，似乎尽在情理之中，真要是跟人家当时动手，赢了人家也得不了十三省的总镖头，当真要打算跟人家动手，必须养足了精神，等到明年三月三亮镖之时，再跟他们动手不迟。自己想到这里，遂向童林说道："既然如此，我暂时回归西胜镖局，咱们是明年再见。"童林膀向着徒弟们说道："你们那一个去把燕老师傅送到西胜镖局子，这句话尚未说完，就听旁边儿有人说道："不才弟子愿往。"童林一看，答言者乃是穿云白玉虎刘俊，童林接着问道："还有谁去，两个人才好，"就听旁边儿亚赛打了一个霹雷似的说道："师傅，我跟我师哥送去。"童林一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弟子，霹雳狂风甘虎，童林看罢，遂说道："虎儿，你生来性情粗暴，天真灿漫，口快心实，这个事你如何去得。"甘虎闻听，遂即说道："师傅你老人家说我作事粗鲁，性情暴烈，我在哪里给您惹过祸呀，再者当初九月九的重阳会，这么大的事情，被牛儿小子我们两个人，给他们搅了一个天翻地覆，要说我二人在天下群雄之中，也未尝落他人之后，何况这么一点儿小事，您还不放心我吗？师傅我一定要去。"童林闻听甘虎之言，自己思索多时，心说，甘虎所说之话，果然有理，真要不叫他去吧，未免亏负他这一片好心，童林想够多时，这才向甘虎说道："你既然愿意跟随你师哥够奔西胜镖局，送这位燕老师傅，凡事不可轻动，一切之事都要听你师哥的指挥，如若是不听说，你可别去。"虎儿小子闻听老师之言，遂说道："我听说，我听说。"童林嘱咐甘虎已毕，又回头向刘俊说道："此番去到西胜镖局，见着鲍家的二位镖主，千万别提燕老师傅在外面吃饭的这场事，他们要是问的话，就提这位燕老师傅由打四川

而来，够奔北京城，寻找西胜镖局子，他老找错啦，找到我们双龙镖局子，就说你们哥儿两个，奉为师之命，把这位燕老师傅送到西胜镖局，别的话别说，你们速去速回。说话之间，就见野飞龙燕雷连一句客气话都不会说，伸手把自己的梢捣子拾起来，放在肩头之上，遂向童林与镇东侠说道："既然如此，我就走了，有什么事咱们明年再见，千万把这个十三省的总镖头，给我留着，你可别给别人。童林一笑说道："好吧。"说着话，燕雷这才跟随刘俊甘虎出离了双龙镖局，一直够奔鲜鱼口。不提他等够奔西胜镖局子，单表厅房之中，那位百岁有零的西方侠，长臂昆仑飘然叟，侠客于成，一看燕雷举动，老侠客心中有气，等燕雷走后，于成遂向童林说道："海川，你看这个姓燕的小子够多么可气，这也就是兄弟你呀，要搁在哥哥我的身上，我非管教管教这个小子不可，这个小子真一点儿情理都不懂，你看他临走之时，连个谢字都没有。"童林闻听，一笑说道："老哥哥，像燕雷这样儿的人，他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此时不用你我弟兄管教他，将来他必得撞在钉子上，现时又不是亮镖的时期，说些个激烈的言语，未免显着咱们沉不住气，等到明年三月三亮镖的那一天，在众镖行的面前再与他动手，要是把他赢了，他自然自知羞愧，这一生他也就不敢张狂了，老哥哥您听我说的这话对不对？"容童林将话说完，于爷正在捻着银髯，不由得将银髯一抖，双手竖起大指，口中说道："还是兄弟你，别看年岁小比我强的多，哥哥我今年一百零两岁，别的工夫不说，惟独这气我没练成，看起来兄弟你的涵养性，比我强的多，将来必然不可限量。"童林闻听老人家之言，赶紧抱拳说道："你老人家太以夸奖了。不表众位侠客在厅房谈话，单表的是刘俊甘虎。

刘俊甘虎带着野飞龙燕雷，顺着鲜鱼口大街，一直够奔蒲包儿店胡同，工夫不大，来到蒲包店西胜镖的门首，一看过道的中间是屏门儿，两边儿摆着条凳，在条凳之上坐着五六名镖局的夥计，全是身长面大，年青力壮的，刘俊紧行了几步，上了台阶儿，向众人说道："辛苦众位，我们是双龙镖局童侠客派来的。"遂用手一指燕雷说道："这一位姓燕的老师傅，由四川而来，寻找西胜镖局子的，他老找错啦，找到我们双龙镖局去了，因此我老师叫我们哥两个，把他老人家送到贵镖局这里来。"夥计闻听刘俊之言，遂说道："原来是二位少侠客爷，请您在此少候，我去给您回禀我们镖主。"说着话，只见答话的这个伙计，转身形一直够奔里面去了，工夫不大，就听里面一阵哈哈大笑，遂说道："这个姓燕的英雄在那里，我看看是那位？"说着话，就见由打里面出来两个人，上首这个人身高足有六尺，晃荡荡的身躯，细腰扎背，稍微有点儿马蜂腰，身穿蓝绸子的裤褂，外罩蓝绸子大褂儿，脚底下穿白袜青缎子皂鞋，往脸上看，四方的脸面，淡黄色的面皮，有点儿扎脑门儿，两道花白的眉毛，直插入鬓，深眼窝子，圆眼珠子，高鼻梁儿，两颧高耸，四方海口，颔下一部黄焦焦的花白胡须花白剪子股儿的小辫儿。在下垂着的这个人，看年纪约有五旬开外，比上垂首的那一位稍微矮一点儿，身穿白绵绸的裤褂儿外罩银灰色的大褂儿，脚底下穿翘尖儿大掖根鱼鳞洒鞋，腿上打着花裹腿，往脸上观看，面若生蟹盖，青虚虚青中带煞，两道半截儿的扫帚眉，一双大三角儿眼，大鹰鼻子，三角儿菱角口，颔下半部花白髯，两个薄片子耳朵，也是花白剪子股儿的小辫儿。就见他们二人抬头一看燕雷，口中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燕贤弟，这

是那一阵香风把兄弟你刮了来，快请到里边儿来吧。”然后又向刘俊说道：“二位少侠客一同里面坐吧！”说着话，谦谦让让往里行走，来到厅房门首，夥计把帘笼打起，众人来到屋中，分宾主落坐，手下人献茶完毕，刘俊心中说道，不问可知，这二位就是西胜镖局的镖主，想到这里，刘俊说道：“但不知那一位是大镖主，那一位是二镖主？”就见那个四方黄脸面的说道“在下姓鲍名古字天机。又一指青脸的说道：“这是我二弟鲍图鲍殿元，未领教二位少侠客贵姓高名？”刘俊说道：“大概您不认识我们哥儿两个，要提起我们的老师来，大约您许有个耳闻，弟子不言师名，他老人家姓童名林字海川，江湖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不才姓刘单字名俊，这是我的师弟霹雳狂风甘虎。”鲍古说道：“久仰久仰”。然后鲍古遂向野飞龙燕雷说道：“燕二弟，你怎么不跟令兄一块儿来呢，他们众位已然来到了三四天了，现在住在后面夸院儿，回头我将你陪到里面去，兄弟你此来是有私事啊，还是另有差遣呢，怎么会找到人家双龙镖局子去呢？”未等燕雷答言，刘俊在一旁答言说道：“您要问这位燕老师傅因何找到双龙镖局，皆因他老初次来到此地，不认识路径，所以找错啦，我们老师这才派我们哥儿两个把他老人家送了来。”刘俊将话说完，未等鲍古答言，就听旁边厢的甘虎厉声说道：“不对不对全不对，燕雷这小子他是打四川而来，还没走到北京城，他就把路费全部花完了，他在牛街兴隆楼上吃饭，吃完了饭不给人家钱，叫人家掌柜的牵领着众人，将他暴打了一顿，正赶上我老师同我师太爷遇见啦，替他还完了饭帐，又把他带到我们的镖局子里面，给他换衣裳摆席款待，临行之时，我老师叫我们哥儿两个送他，你们这两个老头儿，千万别信我师哥的话，他

说的完全是一片谎言。”甘虎这一番话将然说完，把一个野飞龙燕雷臊的面红过耳，他本是一张黑脸，如今连羞带气全都紫啦，遂站起身形用手一指甘虎说道，你酒这无知的匹夫，竟敢当着我的朋友奚落於我，再者候饭帐摆酒席款待我，那都是你师傅他愿意，如今你在我的面前还说这些个唠叨话，难道说你也不打听打听俺野飞龙燕雷是好惹的吗？”甘虎闻听，随着站起身形，口中说道，燕雷小子你太以没羞没臊了，吃着我们，喝着我们，你还以为我们怕你呢，我师傅那样的款待於你，是他老人家敬客之理，你这小子临行之时连个谢字都没有，我看着就有气，本有心当面质问於你，皆因有我的老师在场，我未敢多言，故此我这才讨差把你送到西胜镖局，我好发表发表这一片话，出出我胸中的恶气，今天看你这小子这个样儿，你还要动手吗？真要是动手，小子你还不定行不行，就凭小子你还有铁善寺的和尚能耐大吗？就连铁善寺的和尚，都没放在虎儿小子我的心上，何况是小子你呢！”燕雷闻听此言，不由得羞恼成怒，遂厉声说道：“你这小子好生无礼，当着我的朋友分明你是叫我难看哪，诚心羞辱於我，来来来，咱们两人到外面比试。”虎儿小子说道：“什么话也别说，咱们两个人比划着看。”说着话，甘虎迈步出了厅房，燕雷在后面跟随，看那个样儿，两个真有势不两立之势。此时刘俊赶紧说道：“师弟，你这是怎么啦，临来的时候老师怎样的嘱咐你，不叫你自由的行动，你这不是胡来了吗。”甘虎闻听，遂向刘俊说道：“师哥你别管，这个小子不打不行。”刘俊无法拉阻。这可就得怨西胜镖局的二位镖主了，如今燕雷跟甘虎两上人欲要当场动手，他们两个人就应当从中解和才是，常言有句俗语儿，不能把送殡的给埋在坟里，焉想到鲍

氏弟兄置若罔闻。书中代言，皆因鲍古久闻野飞龙燕雷的武术高强，他可没见过，今天他不从中排解，单有他的心思，头一件他要看看燕雷的武术，究竟是怎个好法，再者燕雷若是果然武好，要把甘虎打躺下，这个名目就叫敲山震虎，为的是叫双双镖局子看看，西胜镖局子有的是能人，他只顾存了这么一点儿私心，未曾出头调解不要紧，才招的野飞龙燕雷名丧身伤。不表鲍氏弟兄袖手旁观，单表的是霹雳狂风甘虎。甘虎在院子当中叉手站立，怒目横眉，看看野飞龙燕雷，口中说道："小子你倒是来呀！"燕雷一看甘虎叫阵，自己遂抢步上前，在下垂首相陪，此时把个穿云白玉虎刘俊，只急得连连摆手，口中说道："师弟不可。"心说傻兄弟，只愿你这么一来不要紧，岂不把咱们老师这一片好心给埋没了，兄弟你这不是画蛇添足，反为不美了吗？刘俊正自思想，就听甘虎向燕雷说道："小子你可动手哇！"燕雷闻听，遂说道："好小子你别走接招。"说着话，燕雷向前一纵身，左手一晃虎儿小子的面门，右手一拳奔甘虎的胸前打来，这一招儿名叫黑虎掏心。甘虎一看这一招来的紧急，自己不慌不忙将身形向右一闪，用左臂膀一压燕雷的左胳膊，自己的右腿往前一上步，伸右手够奔燕雷的档中便托，这一招儿名叫进步撩阴，野飞龙燕雷一看，赶紧把右腿往上上踢，随着一骗，用了个张飞大骗马，躲过了甘虎这一招儿，随着用双拳够奔甘虎的太阳 穴便打，虎儿小子赶紧用双手顺着燕雷的胳膊当中，往上一穿，向左右一分，双掌照定燕雷的双肩便砸，这一招儿名叫虎扑子，现在练六大开的，差不多全有这一招儿。别看甘虎这个人长的天真烂漫，其实他的武术可高，乃是他天伦划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风池亲手所传，甘老侠客曾受过两个异

人的传授，一位是松山周寻，外号人称云龙九现，一位是英雄得路路鸣坦，这二位全是明末清初时代的著名剑客。赶到这部书著到后套万龙藏峰岛，他们二位能够露面呢，并非是著书的麻烦，不过是表明虎儿小子的武术，实有根基。今天与野飞龙两个动手，来往约在七八个照面儿，燕雷一看，不由得暗自思想，心说，就凭我野飞龙燕雷，在四川剑山蓬莱岛的二十名站殿将军之中，对於武学儿，那一样儿都未曾落在他人之后，要说平常人与我劝手，三个照面儿他准输，到如今别看虎儿小子长的呆傻，他的武术可不傻，居然与我耐战七八个照面，大约他的武功纯熟，他既然能够与我敌抗，要是他的师傅童林，一定比他更强的多了，到了明年亮镖的那一天，若与童林动手，未免我还得多加仔细。燕雷想到这里，再一看虎儿小子的招数，透着迟、慢，心中大喜，心说，我何不趁此将他打倒，如果工夫大了，岂不叫鲍氏弟兄小看我野飞龙，心中将主意拿定，再一看甘虎的掌，直奔自己的胸前打来，燕雷即忙向右一撤步，将虎儿小子的掌躲开，随着一伸手，将虎儿小子的胳膊捋住，跟着往下一穿，横着一掌，够奔虎儿小子的左肋打去，这一掌有的是十成力，掌带风声，只听嘣的一声，正打在虎儿小子的软肋之上，甘虎觉乎着不好，眼前一发黑，嗓子眼儿一发甜，紧跟着就口吐鲜血，身形性后倒退了四五步，反身栽倒。这一来不要紧，把一个穿云白玉虎刘俊，只急得擦拳磨掌，心中难过，心说，师弟呀师弟，只愿你一时的狂傲，与燕雷当场动手，以致落败，如今我若不过去动手，不与师弟你报仇雪恨，要叫咱们老师知晓，他老人家必说我刘俊俊无有师兄弟的情肠，有心自己过去与燕雷燕子坡动手，与师弟你报仇，你我弟兄的武功，全

都差不了多少，我焉是燕雷的敌手，倘若我也身带重伤，何人把你我弟兄送回双龙镖局呢?倒不如我不过去与燕雷动手，将师弟你背回双龙镖局，见了老师想个相当的法子，再对待燕雷。刘俊正自思想至此，就见燕雷用手一指甘虎说道："我认为你有多大的本领，原来你竟以大言欺人，如今你当场落败，我看你还说大话不说。"将话说完，复又向刘俊点手说道："刘老师傅，你的师弟已当场落败，我再领教领教阁下的武艺如何?"燕雷把话说完，心中想道，要说童林对待我可不错，我不应当这样对待他的弟子，虽然我将甘虎打的口吐鲜血，总算他祸由自招，既已将他打倒，对於他师兄刘俊，可就不能够说这几句横话啦。此时只见刘俊微然一笑说道："燕老师傅，您要叫我跟您动手，那焉得能够，我的老师他老人家待你不薄，给您沐浴换衣，设席款待，皆因他老人家看您是个朋友，有意要跟您亲近亲近，如今也是我的师弟性傲，以言语激怒了您，虽然说他当场被打，也算是祸由自取，我的师弟既然得罪了您，我焉能再得罪您呢。"燕雷他可听不明白这几话，那位西胜镖局的镖主，镇西方鲍古鲍天机，闻听刘俊之言，口中不言，心中暗道，好厉害的刘俊，他不说他不是燕雷的敌手，他反倒说不敢得罪了燕雷，这分明是讽刺燕雷，看起来这个孩子可够厉害的，这才是英雄出在嘴上，良马出在腿上，他既是童林的弟子，真称得起师傅英雄，徒弟好汉，将来实在不可限量。鲍古鲍灭机正自思想，又听刘俊说道："燕老师傅，我师弟甘虎虽然被打，不怨您手下不留情，皆因他不小心，暂时我将我的师弟背回双龙镖局，然后叫我的老师，来给您陪礼。"说着话，刘俊伸手攒住虎儿小子的两双手腕儿，随着往背后一背，站起身形，由打西胜镖局子里出来，就走

下去了。镇西方鲍古看着刘俊走后，不由得暗竖大指，赞不绝口。不表野飞龙燕雷，与西胜镖局的二位镖主，回归厅房吃茶。

单表的是刘俊背着甘虎，出离了蒲包店胡同，一直够奔双龙镖局而来，工夫不大，来到双龙镖局子门首，在过道里面板凳上坐的十数名夥计，一见刘俊背着虎儿小子，顺着嘴角直流鲜血，夥计们赶紧问道："少侠客这是怎么啦？"刘俊说道："别问，现在诸位侠客可曾在厅房里吗？"夥计说道："不错。"说话之间，刘俊仍背着甘虎往里行走，来到厅房，早有夥计启帘笼，刘俊来到屋中一看，自己的老师正跟各位侠客谈话呢，众人闻听帘板儿一响，只见刘俊背着霹雳狂风甘虎，再一看虎儿小子，面无人色，口中流血，大家不由得一怔，童林赶紧问道："刘俊，甘虎这是怎么啦？你先把他放在山墙旁边儿的床榻之上。"刘俊答应一声，遂把虎儿小子放好，然后又用枕头将他倚住，童林遂即问道："到底儿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快快说明，"刘俊闻言，不敢怠慢，这才不慌不忙，就把甘虎在西胜镖局与燕雷两个人如何言语失和，当场动手，至於虎儿小子如何被打，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童林闻听此言，遂把双目一瞪，用手向外一指，高声说道："燕雷小儿，汝好生大胆，俺童林百般的款待於你，你就不应当掌打我的弟子，再者说甘虎是个天生烂漫的少年，无论如何，你也不应当与他当场动手，常言有一句俗语儿，你不得打狗看主人吗，你又知道他是我的弟子，就应当看在我对於你的情分上，原谅他才是，你不但不另眼看待他，反倒一掌打得了身带重伤，我岂能将你饶恕，你这分明是欺侮俺童林，既然你看不起童林，今天我与你是强存弱死，誓不两立。"说着话，站起

了身形，向外就走。就在这般光景，就见神手昆仑镇东侠，一伸二臂，赶紧相拦，口中说道："童贤弟你意欲何往？"童林说道："小弟够奔西胜镖局，与燕雷小儿辩理。"镇东侠说道，贤弟万勿造次，不可前往。"童林闻听，不由得就是一怔，遂向镇东侠说道："老哥哥，事已至此，分明是燕雷小看你我弟兄，咱们哥儿两个在牛街与他相遇，报通名姓后，他就有意与你我弟兄动手，也是我看他义表非俗，颇有英雄的气概，故此我才把他带到镖局之中，又将亮镖情节，对他说明，并且设席款待於他。他临行之时，我派人相送，他连个谢字儿都没有，我心中就有气，本有心质问於他，又恐怕众位老哥哥耻笑我童林，无有容人之量，故此我一言未发。到如今他既然掌打甘虎，分明是蔑视我童林。要说我的弟子之中，他无论打了谁，我皆可原谅，唯独打了甘虎，我心中难过。皆因我在白马河甘家堡，与甘凤池相遇，他老人家才将此子拜在我的门下为徒。由打他老人家的家中起身之时，即再三的嘱咐于我，言说此子的性情暴烈，凡事令我更要加以看待，小弟既受他老人家之托，我就应当对于此子，多加一份儿疼爱，想不到如今我对于此子一技尚且未授，反被燕雷小儿打得如此，生死未卜。倘若虎儿有个好歹，日后我若见着我那老哥哥甘雨，人家要是问个三言两语，兄弟我有何言对答。老哥哥您千万别拦我，待小弟我前去与燕雷论理。"童林这句话将然说完，就听旁边儿的西方侠长臂昆仑飘然叟于成，答言说道："童贤弟言之有理，这也不是野飞龙燕雷看不起你，分明是他看不起我们在场的众人。这件事也用不着贤弟你，别看我于成已一百余岁，虽然我人老，我的手掌却还不老，我也不用你们众位帮助於我，待老朽一人前往西胜镖局去打燕雷，

我非管教管教他不可。老侠客将话说完，手捻银髯，抖擞精神，往外就走，童林赶紧相拦，口中说道："这点儿小事，你老人家何必着急，您偌大的年纪，要往西胜镖局，我等实在放心不下。"于成闻听此言，遂将双拳一攥说道："童贤弟你来看，别看哥哥我的年岁大，我尚且力能伏虎，就像燕雷他那样的能为，还放的到我的眼内吗？"这句话将然说完，就听旁边儿有一人说道："于成侠客先不要生气，童贤弟也不可性躁，我有几句言语说出来，咱们大家公论。"童林一看，答言者非是别人，正是北侠客南极昆仑子秋田秋佩雨。童林抱拳说道："老哥哥有话请讲，童林愿闻。"北侠说道："诸位，据我想此次甘虎被打，他与燕雷所说的那一片话，决不能出於他的本意，大概必有人主使与他，要依我说不如先治内，而后对外，童贤弟你若把这个人问出来，重重的责罚他，倒比兄弟你前去西胜镖局找燕雷动手的那个主意高，不知众位以为何如？"众人一齐答言说道："秋老侠客言之有理。"童林说道："既然如此，待我问问。"说着话，童林用手一指众弟子，说道："你等众人那一个教给甘虎的这一片言语，以致他招出杀身之祸，还不快快的讲来。"将话说完，二目一瞪，神光炯炯，好不怕人。镇东侠善於察颜观色，留神一看众徒弟之中，个个坦坦然然，惟有泥腿僧坏事包张旺，两双眼睛不住往四下观看，二目神光散乱，身躯乱晃，站立不稳，镇东侠一看，就知此事是张旺所为。遂高声叫道："张旺这厢来！"坏事包张旺念了一声弥陀佛，打人群之中走出来，站在镇东侠的面前，口中说道："师伯有何吩咐？"镇东侠遂用手一指说道："好你个胆大的张旺，还不把你如何花言巧语蛊惑甘虎，从实的讲来，汝等待何时？"张旺闻听此言，赶紧双膝跪倒，遂说道师

伯："您所说的这片话，弟子是完全不知，再者甘虎性质憨傻，他焉能听信弟子之言呢！"镇东侠闻听将银髯一飘，伸手擎住了剑把，向外一撤，宝剑离匣约有尺半，只见寒光森冷，光华闪灼，复又向张旺问道："汝还不实说，等待何时，倘若再用言语支吾，我必然手起剑落，结果你的狗命。"坏事包经旺赶紧向上叩头，亚似鸡啄碎米，吓得浑身立抖，体似筛糠，皆因镇东侠的宝刃锋利，他老人家又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惯手，故此把张旺吓的如此模样。赶紧说道："师伯息怒，弟子我说就是了。"镇东侠闻听此言，冷笑说道："张旺，量你所作所为，焉能瞒的过老夫。"说着话，镇东侠把宝剑还匣，遂向张旺说道："你从实的讲来。"张旺这才不慌不忙，备诉了一遍，镇东侠闻听，暗自点了点头。书中代言，皆因张旺一看童林由打外面，把野飞龙燕雷陪进来，燕雷非要跟童林动手不可，童霖不但不动手，反倒给他沐浴更衣，设席款待，无奈燕雷不通情理，他还觉着童侠客怕他似的，吃喝已毕，与童林告辞，连个谢字都没有，张旺一看，心中有气，本有意过去质问燕雷，又一想倘若是言语激烈，必得当场动手，我张旺若不是燕雷的敌手，必然轻者带伤，重者丧命，那时岂不成了反美不美。张旺思索至此，就听童林说道：我再打发徒弟们，把你送到西胜镖局。童林这一句话不要紧，张旺可就有了主意啦，遂到甘虎面前，低声说道："虎儿小子，你看见没有，这样子事够多么气人。"甘虎问道："坏事包小子，你说什么事气人哪？"张旺这才摆手说道："你先别大呼小叫的，听我慢慢的告诉你。就说你师傅吧，把这个姓燕的小子带到咱们镖局子里来，好吃好喝好款待，还给他换衣，这个面子给的他可不小，无奈这小子不通情理，我看着实在有气。我有心

过去跟他动手，这又恐怕不是他的敌手。这话是这么说，他所看不起的，是看不起你的老师。他真要看不起我的老师，别看我的武艺不强，我非得与他动手不可。不过此事我不能管，皆因我恐怕管了闲事落不是。虎儿小子你何不在人前显耀，将燕雷暴打一顿，给我出出气呢！我说的这个话，你想对不对？”虎儿小子闻听，遂将双睛一瞪说道：“好燕雷小子，你竟敢看不起我师傅，你不打听打听虎儿小子是饶人的吗？”张旺闻听，赶紧一扯虎儿小子的衣裳，连连摆手说道：“你先别嚷，要叫你师傅听见，就有许多的不便啦，咱们两个人想个法子，在外面别的地方打他去。他们两个人正然低言悄语的商议，就听童林说道：“你们谁送燕老师傅去？”刘俊遂首先答言，张旺趁这个时候，赶紧用手一指小虎，虎儿小子会意，遂即答言说道：“师傅我也去。”所以这才跟随刘俊送燕雷，够奔西胜镖局。在半路途中，虎儿小子就有心打燕雷，自己一想，此处离着双龙镖局还近，要是叫自己的老师知道了，必然不答应我。故此自己耐着性子，及至到了西胜镖局，甘虎实在忍耐不住啦，这才用言语激怒燕雷，二人才当场动手，以致甘虎受伤。到如今镇东侠一问，张旺不敢隐瞒，这才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镇东侠闻听此言，不由得蚕眉倒竖，虎目圆睁，用手一指张旺说道：“好你个胆大的奴才，皆因你的舌尖口巧，屡次以口齿惹祸，你可曾知晓，两次杭州擂，九月九的重阳会，都由你一人身上所起，到如今堪堪又到明年三月三的亮镖会了，尔又从中挑播，现今甘虎被打，即是你这奴才所害。想我的门户之中，岂能容你这下品之人，与我弟兄终朝相聚，岂不有辱我的门户，本应当手起剑落结果你的性命，姑念你跟随弟兄不下二十余载，不忍下此毒手，事已至此，难以相

容，今天我将你赶出镖局，你是别走他方，任尔自便，汝快快走去吧。”张旺闻听此言，心中难过，双目之中，不由得热泪交流，心中想道，我师伯与我师傅，他们二位老人家手下的门人弟子，也不在少数，谁也不像我张旺，到如今半途而废，自己想到这里，不亚如万把钢刀刺於肺腑，遂向镇东侠哭着说道：“师伯，现在张旺已将事做错，追悔不及，从此以后，我必然改过自新，听从师伯你老人家的教诲，还望求师伯您把我收留下吧！”众位侠客一看，张旺哀求镇东侠，状甚可怜，都替张旺从中讲情，镇东侠一看，众人都替张旺讲情，自己遂向众人说道：“诸位仁兄贤弟，既然你们大家与张旺讲情，我本应当饶恕於他，怎奈他在镖局子之中，专以口齿搬动是非，众徒弟们又都是年青之人，恐怕再生事非，乘此机会将他赶出镖局子以外，以免再生意外之事，并非侯庭言语直强，敢驳各位侠客的颜面，望求诸位仁兄贤弟多要海涵。”将话说完，遂又用手一指张旺说道：“汝还不速速走去，等待何时？”张旺一见众位侠客替自己讲情，师伯不允，自己万般无奈，向上叩头说道：“师伯，既然您勒令非叫弟子走不可，我也不敢在此处留，此次我虽然以口齿惹祸，将来我要凭我的口齿，与国家作一件惊天动地大事，但不知你老人家还可收留我否？”镇东侠闻听此言，手捻银髯哈哈的大笑，口中说道：“张旺，你去之后，若将你这是非之口改过，你只管前来，就是你师傅不收容你，亦有师伯我一面承当。”张旺闻听镇东侠之言，遂向上叩头说道：“多谢师伯。”说着话站起身形，用衣襟擦了擦自己面上的泪痕，然后向众位侠客说道：“诸位老前辈，方才可曾听见我师伯之言，小侄此去，日后若能作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回来见着我的师伯，他老人家若是不肯收

留我，还要求在场的众位侠客，在当中为证。”张旺将话说完，然后来到二侠侯杰的面前说道：“老师，弟子因为多言，致惹得甘虎被打，到如今我师伯才将我赶出镖局，我可不敢不走，您与我师生一场，我给您磕几个头，作为师生临别之礼，倘若日后见着你老人家，还求您在我师伯的面前，多加美言。”张旺一面说着话，一面眼含痛泪，委委屈屈，虽然说张旺素常嘻嘻笑笑那样的顽皮，到如今再看看他面上那份儿凄惨，真是令人酸鼻。此时这位一轮明月照九州苍首白猿，二侠侯杰侯敬田，一看自己的弟子如此的模样，心中甚为难过，遂口中说道：“张旺，此次你受此打击，也是你祸由自取，倘若日后你归入正途，我必当与你师伯说明，收录於你可也就是了。”张旺闻听，遂说道：“谢过老师。”随着转身形来到外面，将自己应用物件，收拾齐毕，打点好了小包袱，二次来到厅房里面，与众人重施一礼告辞，背着小包袱出离了双龙镖局，一直够奔大道，可就走下去了。张旺这一走不要紧，到后来他投到四川成都府，剑山蓬莱岛内，才有年羹尧年大人率领各路的侠客，查办成都事件，调查剑山蓬莱岛，有多少侠客英雄在山内遇难，全是张旺的口齿之能，众位英雄才逃出龙潭虎穴，暂且不表。单表的是童海川，一看镇东侠将张旺赶走，自己胸中的恶气，仍然难消，遂扭项回头向镇东侠说道：“老哥哥，张旺已走，内事已决，待小弟前往西胜镖局，去找燕雷比试，我二人誓不两立。”镇东侠闻听，一摆手说道：“童贤弟，愚兄有几句要言，望贤弟思之，此番前去一定是仰仗贤弟你血气之勇，与燕雷决一胜负，此一去若能赢的了燕雷，一定能与甘虎报复一掌之仇，倘若是赢不了燕雷，岂不把兄弟你的威名一旦丧尽，既然名誉扫地，岂能再给您老师兴一

家武术，兄弟你不可因小忿而乱大谋。据愚兄我想，野飞龙燕雷既然在西胜镖局必是被鲍古所约，到明年三月三亮镖之时，他必然出头夺取十三省的总镖头，那时你我弟兄，以及众位侠客英雄，俱都在场，咱们大家看着，只要是燕雷出头，咱们大家无论那一位，都可以将他制倒。惟独兄弟去不得，并不是说兄弟你的武术不精，不是燕雷的敌手，皆因这里头有这么一层关系，就按愚兄我说吧，若与燕雷比试，愚兄不是他的敌手，并不足为耻，胜负是好武的常事，惟独兄弟你可输不的，你要是输与燕雷，你这一家武术还立不立呢？我说此话，为的是兄弟你，望贤弟三思。”书中代言，镇东侠并不是俱怕燕雷，的确是疼爱童林。还未等童林答言，就听旁边儿坐的老侠客于成说道：“侯大弟，这点儿小事，全用不着你们，有哥哥我一人在此，我算是豁出去啦，待我够奔西胜镖局，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我非给甘虎报复这一掌之仇不可。”大家闻听西方侠于爷之言，遂都暗暗摇头，心说，侯庭费尽千言万语，相劝童林，还未见童林应允，于老侠客又说了这么一片话，岂不是火上浇油吗？此时南侠客昆仑道长司马空，念了一声无量佛，口中说道：“于老侠客，贫道有几句要言，要当诸位侠客的面前讲说，可不知道说得说不得。”众人闻听南侠之言，一同说道：“仙长有话请讲，我等愿闻。”南侠这才说道：“于老侠客与童贤弟，你们二位若够奔西胜镖局去找野飞龙燕雷，亦无不可，不过此刻的时机不对，咱们众人来到北京城，所为的是明年三月三的亮镖会，监视着蓬莱岛所来之人，恐怕他等从中搅乱北京城，倘若你们二位找到西胜镖局，与燕雷论理，要是言语失和，就得当场动手，我想这一动手不要紧，外面认识你们二位的主儿，可太多啦，倘

若他们那边的人越聚越多，那不用说，咱们这边儿，在场的众人也得去呀，这件事不是越闹越大吗？这个空气一传扬出去，与来年的亮镖会，可就有许多的不便啦！再者说，甘虎的伤痕未知轻重，咱们大家尚未检查检查，是否有性命之忧，贫道可不敢说精通医学，总算是研究过几天，咱们先给甘虎医治伤痕要紧，贫道斗胆冒言，不知众位侠客，以为如何？”从人闻听南侠之言，真亚似睡狮猛醒，恍然大悟，童林说道：“还是仙长韬略深远，只顾大家一时着急，把这件事倒忘却啦，倘若是再延迟一时，岂不将甘虎的伤给耽误坏了吗！”说着话，众人来至床前，一看甘虎闭目合睛，面无人色，微有呼吸之声。众人心中颇为难过，心说，就凭这样的一条猛汉，竟会被燕雷一掌打成这样，不问可知燕雷的武学儿一定不弱，不言众人心中思想，就见南侠将虎儿小子的衣服解开，露出了胸膛，只见华盖穴以下，软肋以上，有半个掌痕的印儿，其色青虚虚的发紫，肿起多高来。南侠客看罢，将双眉一皱，念了一声无量佛，遂说道：“你们众位请看，这一掌要打得好生厉害，幸亏没打在正穴眼上，若打在正穴眼上，甘虎这条命就算完啦！这一掌是往下矮三寸，必然打在软肋，虽然说当时死不了，肋骨也得折几条，要是再往上高着半尺，必然打在华盖穴上，那就得当时气绝，看起来这也是老侠客甘雨甘凤池，在外面行侠作义，济困扶危的好处，所以苍天有眼，甘虎才不至於有性命之忧。据贫道我看，虽然伤痕甚重，却可用药调治，众位侠客请放宽心，贫道自有医治之法。”说着话，吩咐手下人赶紧预备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南侠将墨研浓，将笔蘸饱，霎时间将药方开好，叫手下人即速带着钱，前去打药，手下人答应一声，打药去了，众人这才落坐。夥计献上

茶水，众人落坐吃茶谈话，不过是解劝童林，暂且忍耐几月，但等来年三月三亮镖之时，大家自有相当的方法，对待燕雷。童林一看，众人苦苦的相劝，万般无奈，这才长叹了一场说道："即蒙众位老人家如此的解劝於我，不叫我够奔西胜镖局，可有一节，到了明年亮镖的那一天，只要燕雷出头，可不许别位帮助童林，我必须要亲自会他，众人闻听，接着说道："这总算是海川你容让了几个月，赶到明年他要遇见兄弟你，也难免有一场非灾横祸。众人正然谈话，手下人已经把药打来，南侠拿过来看了看，跟方子上不错，这才把自己的面子药取出来，命夥计先去煎药，道爷先把面子药用水和好，找了一把小刷子，把面子药往掌伤之处，轻轻的一刷，然后又找了一张油纸，将伤处盖好，用布带儿一勒，全都收拾俐落，道爷这才把衣服给甘虎掩好，自己洗了洗手，此时夥计已将药煎得，把药晾温了，给虎儿小子灌下去，等了半天的工夫，就听虎儿小子咳声不止，不住的连声哎哟，南侠闻听虎儿小子一哎哟，遂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诸位听见了没有，甘虎这条命算保住了，决不至於再有危险。"大家闻听，都是心中大喜，童林这才放心。遂站起身形，叫道刘俊，你跟你的师弟在此看护甘虎，待我够奔贝勒府，看看贝勒爷。"剂俊答应说道："是。"童林这才转身形往外行走，镇东侠一看，赶紧双手一拦，口中说道："兄弟你先别走，我问问你要上那里去？"童林说道："老哥哥，小弟去到贝勒府，去瞧看贝勒爷。"镇东侠说道："兄弟你可不要借此为由，瞒哄愚兄，够奔西胜镖局呀。"童林闻听此言，哈哈大笑说道："老哥哥你老人家休拿小弟当作出乎反乎之辈，既然一言出口，岂能言与行违，既说是明年会他，我焉能借此为由。"众人闻听此言，各自竖大

指说道："贤弟言而有信，兄等之幸也。"说着话，童林往外行走，众人送出大门，彼此拱手作别，不表众人回归镖局子里面。

第四十七回

贝勒府夜失宝烟壶　公主坟童林战三勇

童林出离了双龙镖局，顺着大街，一直够奔安定门北城根，来到富贵巷的巷口，就见贝勒府的大管家何吉，已然将马备好，双手扶着鞍桥，正要上马，童林遂即问道："何管家，有什么事这么忙，这是上哪儿去呀？"大管家何吉回头一看，遂说道："喝，教师爷您来啦，可不了的啦，我这是备上马要上双龙镖局找您去，您来了这就更好啦，您赶紧到府里看看去吧，里面都要打死人啦！"童林闻听遂说道："打死人与我有什么相干。"何吉着急说道："教师爷您别取笑啦，赶紧跟我到里面看看。"说着话，大管家这才将马匹交给了马号的夥计，遂陪着童林一直往府里紧走，童林遂问道："大管事的，究竟是怎么一段事，你先给我说说。"何吉一面走，一面向童林说道："教师爷您既问，这里头是这么一段事。"童林闻听此言，不由得双眉紧皱。书中代言，自从贝勒爷由打杭州回到了北京城，到了自己的府内，阖北京城的文武官员，俱都拿着手本来给贝勒爷请安，贝勒爷吩咐大管事的传出话去，一律挡驾，惟独单请这位礼部的侍郎年羹尧，在府内面见，皆因这位年大人跟贝勒爷投缘，再者说年大人做官，还是走的贝勒爷的门子。年羹尧来到府里，先给贝勒爷请完了安，然后这才在外书房与贝勒爷吃茶谈话，赶到天色已晚，又留年大人府里用完了饭，爷儿两个又接着闲谈，直谈到二更已过，不到三更，年羹尧这才站起身形，向贝勒爷告辞。贝勒爷也

是一时的高兴，遂说道："老年哪，我送送你吧。"别看贝勒爷那么大的身分，跟年大人还有点儿小诙谐，要说年大人这个做官的，贝勒爷给他的脸总算不小，就连五府六部十三科道，贝子贝勒，要见贝勒爷，他老人家容见才能见呢，要是不容见，连面儿都见不着。按年羹尧不过是个礼部侍郎，贝勒爷一直送到他二门，这个体面可就太大啦，年羹尧赶紧给贝勒爷请安说道："爷您请回吧！"贝勒爷一笑说道："老年，咱们明儿见。"说着话，年羹尧告辞而去。贝勒爷这才转身形仍回外书房，落坐之后留神一看，忽然间不见了自己心爱的烟壶。书中代言，贝勒爷这个烟壶，乃是明窑开了片的贡货，子母绿的翡翠盖儿，烟壶儿约有三四寸长，一时之间竟会不翼而飞，贝勒爷心中着急，赶紧把伺候外书房的人，及管事的都叫了来，命众人寻找，直找到天明，也没找着。贝勒爷这才把府里的人，及前院儿的庄院处，上下的听差的，全都叫上来，足有五六十名，贝勒遂把桌案一拍，口中说道："你们这些大胆的奴才，竟敢监守自盗，将我心爱的烟壶偷去，真正的可恶，你们何人拿去，速速给我献出来，尚且能够饶恕你等，如果不献出来，今天我活活的把你们这群东西打死。"众人闻听，赶紧说道："求爷赏限，奴才二次寻找。"贝勒爷说道："快去寻找，众人直找到午饭已过，贝勒爷用罢早饭，遂问众人说道："如果你们再找不着，我可就要调竿儿啦。"那位说什么叫调竿儿呢？乃是前清之时宫院的常刑，也不管宫娥彩女太监等，只要是犯了宫中规矩，就用这种刑法，乃是六尺长的竹竿儿，将中间的空节通开了，里面灌上水银跟铅，两头儿堵好了，为的是沉重，一共是八根儿，如果有人犯规矩，吩咐一声行刑，乱竿齐下，可没有准数，多怎说停刑才

能不打。贝勒爷乃是康熙圣人的第四太子，所以他府内的规则，也按着皇宫里头那么办，今天把烟壶儿丢啦，连找了数次没找着，故此他老人家甚是着急，这才要调竿儿，非要重责这六十多名手下人不可。正在这个工夫，大管事的何吉带着童林，可就来到外书房的门前啦，何吉一看贝勒爷满面的怒容，自己不敢上前，遂将身形一闪，冲着童林一摆手，童林会意，这才自己迈步来到屋中。贝勒爷正然忿恨，用手点指着众人，猛然见自己的面前站着一个人，贝勒爷一看，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心上人，童林童海川，不由得心中欢喜，满面换出了笑容。遂说道："海川你这是从那儿来呀？"童林赶紧给贝勒爷请安，口中说道："爷您一向可好！"贝勒爷带笑用手相搀，口中说道："海川不必行礼了。"童林遂向贝勒爷说道："爷您这是向何人生气，因为什么事呀？"贝勒爷闻听，遂说道："海川我没有急呀，为什么你说我生气呢"，童林遂用手向外一指说道："爷您既然没生气，为什么外面跪着这么些个人呢？全都吓的战战兢兢的，您说您没生气，我也得信哪！"贝勒爷闻听童林之言，赶紧摆手向外面众人说道："你们这群无用的东西，还不起去，跪在那里作甚么？"众人家闻听，就如同得了一条赦旨一样，一同起去。大管事的何吉一看，心说，由打昨晚贝勒爷丢了烟壶，府里的从人都吓得手足无措，今晨又要责打众人，我跟我二弟何春替他们讲情，贝勒爷不但不允，反倒调竿儿，非把众人打死不可。如今人家童海川来到，并不费三言两语，贝勒爷竟自宽恩饶恕，命人起去，看起来在府里做事的，像人家童林跟贝勒爷，说一不二，言听计从，真得说是少有的。自己想到这里，这才慢慢的溜进了外书房。就听贝勒爷向童林说道："海川你坐下

吧，回头要是用饭之时，咱们两个人在一处吃，你就不用回家吃去啦。”童林说道：“我这里谢谢爷吧，咱们吃饭是小，还是爷您生气的事大，究竟您为什么着这么大的急？您跟我说说。”贝勒爷说道：“海川别提啦，简直是这件事，能把人气死，皆因昨天年大人前来拜候，我留他在府里吃晚饭，吃完了饭，我们两个人直谈到二更多天，年羹尧告辞，我也是一时的高兴，把他送到二门以外，回来之时，可就不见我心爱的烟壶，我遂命他们众人各处寻找，直到现在踪迹皆无，我这才一时恼怒，调竿儿重责他等。可巧你就来啦，你说这件事可气不可气吧！这分明他们监守自盗，简直他们要造反了，我这是将回来，就把烟壶给丢啦，不用说，我这一年多没在家，府里头不定丢了多少东西呢？回头我派何吉何春，拿着帐本儿，将府中所有的东西，全都点查点查，倘若失去一草一木，我把他们这群奴才，完全送到当官治罪。”童林闻听贝勒爷之言，遂说道：“爷您先别着急，待我童林亲自给您找一找。”说道话，就见童林站起身形，在各处留神观看，贝勒爷一个劲儿的相拦，遂说道：“海川你就别找了，他们找了一天一夜都没找着，你这不是白费事吗！”童林也不言语，还是低着头找，就见外书房迎面儿放着一张桌子，乃是紫檀木大理石的桌面儿，擦的铮亮，连一点儿尘土都没有，一看靠着左角儿，印着一个黑色戳记，仔细一看，并不是字，是一个寿星老儿，童林看着，赶紧向贝勒爷说道：“爷您看这个寿星老儿，是原有的吗？”贝勒爷闻听这话，赶紧也凑到桌案的近前，留神看了看，遂叫道：“何吉，你看看这个戳记，是原来有的吗？”大管事的急忙把伺候外书房的人全都叫了来，命他们大家看看，这个戳记是否原有。一大家过一看，遂向贝勒说道：

“爷您要问别的事，我们可不知道，您要问这张桌子，我们大家一天不定擦多少回，就由打昨天晚响您一生气，我们大家才没敢进来，收拾屋子。我们昨天早晨收拾屋子的时候可没有。”童林闻听此言，遂命他们下去，又向贝勒爷说道：“爷您这可把他们给错怪了，要依我想，这里面一定另有别情，按江湖绿林之人，要作完了案临行之时，必然留下一个暗记儿，若是最上等的人物作案，临行之时，留下一个戳记儿，可是硃红的，要是中等的人物作案，临走也留下个戳记，可就不是红的啦，是个黑色的，要是一等人作案，可就不然啦，他并不用黑红二色，他用一种粉漏子，或在桌案之上，或在墙壁之上，所为表示出他是采花的淫贼。据我想，昨夜晚间来盗烟壶的这个人，他并不是为偷盗窃取而来，他若为偷盗窃取，决不能只拿您一个烟壶，皆因这屋里值钱的东西太多，大概不问可知，此人必然是为访童林而来，也搭着我昨天在镖局子住下，未曾回家，他在我的家中没找着我，他必然知道我在爷的府中护院，故此他才来到爷的府内，前来访我，他一看您往外送年大人，他可就得了机会啦，一看书房里没人，遂将您的烟壶拿走，又在桌案之上，留下一个黑色的戳记，您如今硬说府中的众人，监守自盗，岂不冤煞他等吗？”贝勒爷闻听童林之言，口中连连的说道：“是是，不错，海川之言，甚是有理，这一来我倒错怪了他们啦！”说着话，遂叫道：“何吉，你到外面对他们言说，就提本爵我，赏给他们每人纹银四两，就提本爵的烟壶，有了着落啦！”何吉答应一声，转身形出来，一直够奔庄院处，按着人数儿，把银子领下来，然后将众人叫到面前，当时领赏，何吉把贝勒爷之言，与大家说明，众人甚是欢喜，不但没落罪名，反倒得了赏啦，都是

人家童侠客所维持的，不提大家欢欢喜喜，暗自感激童林。单表的是贝勒爷，遂向童林说道："海川咱们吃饭吧。"童林说道："好吧，我还是真饿啦。"贝勒爷遂命手下人开饭，众下人答应一声，赶紧擦抹桌案，安放杯箸，工夫不大，将酒筵摆好，贝勒爷与童林入座，爷儿两个开怀畅饮，贝勒爷一面喝着酒，遂向童林说道："海川，你既说有人夜入咱府，盗走了我心爱的烟壶，大概他还不能算完，咱们必须想个法子，计划计划，好作准备。再说此时我可跟先前，五小侠闹府的时候不同啦，我在杭州镖局子，跟随三位老侠客，习练了三套剑术，海川你知道吗？"童林连连点头说道："我已听我三位兄长跟我提过了，我想今夜晚间，要再有人到爷的府中，前来搅闹，有童林在此，大量无妨，您请放宽心。"贝勒爷说道："好，全仗海川你啦，你如果用什么东西物件，只管叫何吉他们预备。"童林点头称是，说着话，爷儿两个吃喝已毕，擦脸漱口，童林遂向贝勒爷说道："跟爷回，此时我先到家里看看去，天黑了我必回来。"贝勒爷说道："你去吧，我也有点儿乏啦，我休息休息。"童林这才出了外书房，就见大管家的何吉说道："侠客爷，您这是上那里去呀，晚晌您若用什么物件，回头我们好给预备，省的临时误事。"童林闻听，遂说道："赶到天黑了，你就在太湖山石里面，预备一张桌儿，多放些茶叶，给我沏一壶茶，别的东西全不要。大管事的何吉说道："好吧。"童林这才溜溜达达出了贝勒府，一直回到家中，与自己的父母问完了安，复又回到厅房，命家人把茶泡好了，自己闷坐吃茶，思想起野飞龙燕雷，掌打甘虎这事，真是余气难消。将茶用毕，双腿一叠，自己打坐聊为休息，约有一个时辰，自己复又站起身形，在屋中走了个圈儿，天可就不早

啦，已然掌灯以后，自己这才把子母鸡爪鸳鸯钺，用包袱包好，手提着包裹，由打屋中出来，一直够奔贝勒府。来到府里外书房，见着贝勒爷，两个人交谈了会子闲话，童林这才来到前头院儿，到了太湖山石前面一看，摆设有一张桌儿，一把椅子，在桌案之上，放着一壶茶，一个茶碗儿，童林遂坐至在椅子上面，包袱往桌案上一放，伸手摸了摸茶壶滚热，大概是刚沏的，自己满满的斟了一碗，放在桌案上晾着。就在这么个工夫，只见大管事的何吉过来说道："童侠客，您用什么不用，如果用什么的时候，您只管吩咐。"童林闻听，一摆手说道："什么物件我也不用，你就命咱们府里所有男女一切上下从人，不准他们随便出入，你们哥儿两个，在贝勒爷的面前，多加点儿小心，我这儿你们就不用管了。"大管家点头，这才转身形够奔里面外书房去了。童林一看何吉走去，自己遂喝了一碗茶，稍微又沉了沉，忽听外面梆锣齐鸣，已然定更，童林这才站起身形，将桌案上的包袱打开，取出自己的双钺，借月光一照，真是铮光耀亮，手擎双钺，左右一分，抬头观看，只见朦朦的月色，满满的浮云，静悄悄万籁无声，童林不觉长叹了一声，回忆当年，心中甚为难过，由打自己十八岁时，好练弹腿，因为斗纸牌，误伤老父，逃门在外，在江西卧虎山，巧遇二位恩师，学艺一十五载，奉师命下山，兴一家武术，误走双雄镇，掌打铁臂猿雷春，蒙他义助纹银二十两，回到童家村，夜探自己的家宅，父母染病将痊，自己未敢进见，我这才连夜奔北京城，在风天雪地，巧遇贝勒爷，蒙他老人家收录，在府内充当更头，第二年三月，有五小侠闹府，被我打掉他们的单刀拐，地坛会二侠，才结为金兰之好，只为二小盗走翡翠鸳鸯镯，才跟贝勒爷到山东巢父林，得

遇镇东侠，蒙他老人家辅佐於我，才会见了多少侠客，到如今我虽不敢说衣锦身荣，总算是比先前胜强了百倍。想到这里，真是悲喜交加，自己心中一时的高兴，遂走开了行门，把双钺的招数，熟习起来，按定八法神钺，进步连环，一招分八招儿，八八六十四式，舞得如同风卷残云、雨打梨花，练毕，将招数一收，双钺一合，交与左手，自己慢慢走到桌案前面，有意喝茶。猛然间见桌案之上，放着一个烟壶儿，在烟壶的下面，压着一个红纸条儿，童林不由得一怔，心说不好，就说我蒙人抬爱，称为侠客，我在此处练习钺法，人家将烟壶儿放在桌案之上，我也会没看见，看起来偷烟壶的这个主儿，比我童林高的多，要不然我怎么会没看见呢！自己想到这里，伸右手拿起了烟壶看了看，并无伤损，往自己囊中一放，跟着又把红纸条儿拿过来，仔细一看，原来上面写的是，“字奉童侠客，明晨请到公主坟一会。”在下首儿印着个黑寿星老儿。童林看罢，心说，不问可知，这个盗烟壶的，一定是寿星称为外号。虽然昨夜他将烟壶盗走，总算跟贝勒爷无仇，他要是跟贝勒爷有仇，就凭他这么大的能为，若是不利於贝勒爷，焉有他老人家的命在！不但此人与贝勒爷无仇，跟我童林大约也无怨，真要跟我童林有不对的地方，烟壶不送回倒是小事，他必然出头露面，与我当场较量。童林想到这里，遂将纸条儿往兜囊中一放，然后这才手擎双钺，一直够奔后面而来，来到外书房门前，隔着帘笼往屋中一看，只见贝勒爷正跟何吉何春在一处闲谈。童林看罢也没敢进去，随围着书房前后，绕了一个湾儿，然后又来到外书房的院中，看了看四外并没有别的动静，童林这才放心，又围前后走了几个来回，此时天可就不早啦，堪堪就要天明，童林这才来到

书房之中。贝勒爷问道："海川，外面有什么动静吗？"童林说道？"外面并没有什么动静，我把您的烟壶给找着啦！您看是不是？"说着话，一伸手由打囊中把烟壶取出来，递与贝勒爷。贝勒爷伸手接过来一看，说道："不错，正是我的烟壶，你这是在那儿找着的？"童林说道："爷您要问，我就在咱们书房外面，游廊的踏板上找着的。"贝勒爷闻听，不由得一笑，遂说道："海川哪，这个事你别瞒我，究竟这个烟壶是怎么找着的，你只管说，你要说在踏板上找着的，我可不信，皆因我整年的也不到踏板上去站一会儿，就是到那里站一会儿，我也绝不拿着烟壶呀。"看起来贝勒爷所说的这话，真是聪明不过帝王家。如今童林一闻贝勒爷之言，不由得一笑，自己并不隐瞒，遂说道："爷您要问，昨夜有二更多天，不足三更，我正然熟习我的钺法，将招数练完，我到桌案上一看，放着这个烟壶，我赶紧带在兜囊之中，我又恐怕有人前来暗算你老人家，再说这个人的能为，比我又高，我在前面练钺，人家把烟壶放在桌案之上，我竟会没看见，我这才到书房，围着前后院儿，绕了几个湾儿，天光已亮，我才来到屋中，将烟壶交给您。"童林虽然把话全说完了，他可没提烟壶底下那个红纸条见。贝勒爷闻听，遂向童林说道："烟壶已经有啦，虽然送烟壶的这个人，你没见着，且不要急躁，早晚必遇的着他，我是一夜未眠啦，你去休息休息去吧！"童林点头答应，撤身形手擎双钺，出离了书房，来到前面太湖石的头里，先把桌案上的包袱拿起来，把双钺包好，这才够奔东跨院儿，来到北上房，早有手下人过来，把脸水预备好了，又沏了一壶茶，童林擦了擦脸，又喝了两杯茶，遂由打贝勒府出来，行至富贵巷口，自己站住身形，呆呆一阵发怔。心说，送烟壶

的那个人，纸条儿上写的明白，约我到九公主坟一会，但不知这个九分主坟在那里？就在这么个工夫，只见由打马号里出来一个人，童林一看，原来是号头王三，就听王三说道："教师爷今天这么早您站在这里，有什么事吗？"童林说道："王三，你知道这个九公主坟在那里吗？"王三说："就在安定门外，这个坟还不是咱们大清国的，是明朝嘉靖年的九公主坟，您到那里一看就知道啦，坟地外面是砖砌的花墙子，里面树木很多，那个地方大概有四五十亩地大。"童林闻听，点头说道："我知道啦。"自己这才手提包裹，一直出了安定门，往前行走。

童林走够了多时，已来到九公主坟，只见四周围的花墙子，大概总有八尺多高，花墙子的里面树木交杂，被风吹的飒飒乱响，童林遂围着花墙子绕了一个湾儿，一看是坐北向南的硃红的栏栅门儿，可是锁着呢，童林仔细观看，靠着里面花墙子，南面儿是两溜矮房，地上野草满目，童林看罢，心说，大概这就是号头王三所说的那个九公主坟。自己一思想，不住的用目往四下观看，但只见栅栏门儿的两边儿，有两个石头碣子，上面刻着几个字，乃是大明九公主墓。童林看完了石碣，不由得心中想道，此人约我到此，就应当指明白了地点，与我见面才是，如今我来至此处，双门紧锁，有心不进去吧，又恐怕将来遇着了那人，他必说我失约，有心进去吧，未免就得跃墙而过，倘若叫过路人看见，未免有点儿不合乎情理。自己思想多时，万般无奈，这才绕过了栅栏门儿，来到东面儿的墙根儿以下，遂将包袱交与右手，回头向四外观看，幸喜并无来往的行人，自己遂将身形一矮，腰眼儿一叠劲，身形向上一纵，左胳膊跨住了花墙子，用右手的包裹

挡着自己的面门，斜眼往里面观看，但见松柏成行，花墙子以下的蒿草，足够半人多深。看罢，这才把身形一晃，两条腿一撇，跃到了里面。再往各处观看，不过都是杨柳桑槐，各种的树木，童林顺着当中树林，羊肠小道往前行走，绕到了后面一看，就见正西有一座大坟，这个大坟约有一丈多高，在大坟的后面，有两行柏树，枝叶参天。再一看坟的头里，摆设着石人石马石牌坊，石猪石羊石祭器，迎着面一张石头祭桌儿，上面所有的五供蜡阡儿，完全挪到地下。在祭桌上面，坐着一位年迈苍苍的老叟，盘膝打坐，就见他身穿白茧绸的裤褂儿，外罩米色绸子大褂儿，足下大红缎子的厚底云履，高腰儿的白袜子，往脸上观看，面赛南极，前面的扪楼头光润无比，长方的脸面，淡黄的颜色，两道残眉，寿毫多长堪堪遮目，合着眼皮，不见双眸，通关的鼻梁儿，准头丰满，唇似丹霞，四字海口，颔下一部白髯，亚似银线一般，须长过腹，根根见肉，大耳堪可垂肩，大重下颔，前面的头顶已然全卸啦，在当顶上有钱儿大的一条白剪子股儿的小辫儿，编的挺紧，续着红辫绳儿。童林看罢，心说，不问可知，这个老头儿形似南极，貌若寿星，在贝勒府盗取烟壶，一定是此人所为。今天据我想，这位老人家仪表非俗，决不是平常之辈，童林想到这里，将要答话，就见那位老人家微睁双睛，一见童林，赶紧双手抱拳，满面带笑，口中说道："童侠客果然名不虚传，凭老朽只留下一个二寸长的纸条，侠客爷竟不爽约，真不愧有侠客之称，实在叫老朽佩服。"童林闻听此言，遂抱拳说道："童林来的鲁莽，望求老人家海涵。"这位老头儿闻听，遂说道："童侠客不必客气，请坐吧。"说着话二人席地而坐，童林将包袱放在石祭桌之上，老头儿带笑说道：

“童侠客，昨夜晚我到贝勒府，见阁下在太湖石前面舞动双手的军刃我可没看清是什么兵刃，发招收式，真亚似云龙出现，我在暗地看着，不禁技养。在前天我去到贝勒府，所为的是拜访阁下，不料咱二人缘浅，未能会尊颜。临走之时，我才带走了贝勒爷一个烟壶，在桌案上面又留下了戳记，不过是表明我做事正大光明。我一想童侠客既是贝勒府的教师，如若失了烟壶，必然是派您寻找，故此我昨晚复入贝勒府，一者是为瞧看童侠客，二来给贝勒爷他老人家，将烟壶送回，那时间我一看童侠客，正自舞动兵刃，出神之时，我才斗胆放好了纸条，将烟壶压在上面，特约童侠客到此相见，不想童侠客真来了，真叫人佩服之至。”童林闻听此言遂说道：“你老人家既然相约童林，来到九公主坟，但不知有何见教，童林愿闻。”老头儿闻听此言，双手将银髯一托，哈哈的大笑说道：“我约童侠客到此，并无歹意，不过素常听人传言，说童侠客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再造一门儿把式，老朽听着，非常羡慕，闻听人说童侠客的绝艺，是柳叶绵丝磨身掌，我虽然 耳闻，未曾亲自看见，故此我才斗胆夜入贝勒府，留下纸条儿，枉驾至此，所为的是瞻仰瞻仰侠客的手法。”童林闻听，带笑说道：“老人家休过抬爱，想童林身有何能，改称绝艺，不过练过几天乡间的笨拳，既然你老人家肯其赐教，童林情愿奉陪，惟独我不识阁下，敢问你老人家的尊姓大名，仙乡何处，望祈当面赐教。”老头儿闻听，双手撕髯，口中说道：“童侠客若问我的贱名，老朽复姓诸葛名建，字表洪图，别号人称赛南极。”童林闻听此言，不由得二眸子一转心中想道，想当初在江西卧虎山，跟随二位恩师学艺之时，他老人家曾对我提过，在四川有一位隐士，复姓

诸葛名建字洪图，莫非就是此人吗？童林想到这里，遂说道："久闻老人家的大名，如雷贯耳，今日相逢，真乃三生有幸？"诸葛建说："在下久闻阁下武术高强，今天既将您请到，一来请教您的掌法，二来领教阁下兵刃。"童林说道："小可情愿与老人家接招。"诸葛建闻听，遂说道："好，既然如此，我这里有件兵刃，乃是我之敝师所传。将工夫虽然练啦，可惜一样，究竟不一定知道我这条就兵刃唤作何名为对，既然童侠客兴一家武术，为人之师，必然知晓，如蒙不弃，请明以教我。"说着话，就见诸葛建一伸手，把大褂一撩，由打腰中取出一件兵刃，双手送与童林，童林赶紧伸手接过来一看，不由得就是一怔，只见这条兵刃，形似长虫，通体漆黑，是用浑钢绞铁打造，外面罩着一层漆，长有三尺六寸，共合是三十六节，每节儿一寸，头里是个长虫脑袋，张着嘴，口内含着一个子午问心针，长在三分三，专打金钟罩，能破铁布衫，长虫的眼睛是两粒明珠，光华灿烂，耀眼铮光，实乃无价之宝，尾巴也跟长虫一样。童林看罢，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回忆当年在卧虎山学艺之时，若非终朝跟二位恩师在一处盘桓，讲论各种的兵刃，与各路的拳脚，到如今我焉能认识人家这条兵刃呢！不用说跟人家比掌，这条兵刃我若是叫不上名儿来，我就算栽啦。童林看罢，遂将兵刃交与诸葛建说道："诸葛老师傅，您要问您这条兵刃叫作何名，我虽然不知道，想当初我学艺之时，可听我的老师他老人家讲究过，我说说可不定对不对。您这条军刃叫作三十六节蛇骨鞭，蛇头口内，含有子母问心针，专打金钟罩，能破横练儿，可不知童林所说的，是与不是？"赛南极诸葛洪图闻听此言，遂说道："不错，童侠客真称得起博学多闻，果然名不虚传。"说着话，诸

葛建把自己的兵刃，复又围住腰中。童林趁此把自己的包袱打开，取出自己的双钺，遂向诸葛建一递说道："诸葛老英雄，您看看我这对兵刃，自从我的老师将招数传授与我，我下山之时，又甚慌疏，未曾问过他老人家，究竟这对兵刃，唤作何名，诸葛老英雄年高，见闻必广，久走江湖，所有的兵刃，大概你老人家没见过的少，如今童林敢问，望求您明白赐教。"诸葛建闻听，伸手接过了双钺，往左右一分，心中想道，好难惹的童海川，方才我拿出我的三十六节蛇骨鞭，不过试探试探他的见识如何，谁想他是一点儿亏都不吃，跟着就拿过他的兵刃来叫我看，他这分明是还席，这也不怨童林，谁叫我一时不知进退，以兵刃相难他呢。诸葛建想到这里，留神观看，只见这对兵刃不长，前后有两个月牙儿的鹅眉枝子。在正当中是护手，其形好似半个圆圈儿，靠着手的两旁，有两个云字头儿，在云字头儿底下，暗藏着两个鸡爪的钢钩，两只全都一样，诸葛建看罢，心中暗道，想我诸葛建闯荡江湖以来，如今已年过了古稀，十八般兵刃，我虽不敢说样样精通，也全都见过，惟独今天童林这对兵刃我是初次见着，听人传言，他这对兵刃，名叫子母鸡爪鸳鸯钺，想到这里，遂向童林说道："童侠客，您要问您这对兵刃叫作何名，我今天是头一次看见，听人传言，您这对兵刃名叫子母鸡爪鸳鸯钺，可不定是不是。"童林闻听诸葛建之言，遂说道："不错，还是诸葛老英雄的年高识广。"将话说完，二人彼此哈哈大笑，皆因两个人的心中都明白啦，既然各人说出自己兵刃的名目，分明显出各自问难来了，故此全都哈哈大笑。童林又把双钺放在祭桌之上，就见诸葛建转身来到坟前，空地的当中，叉手一站，遂向童林说道："童侠客，来来来，我请教请教您的

手法吧。”童林一看，不敢怠慢，随着也在当中一站，诸葛一看童林站好，赶紧把双手一合，作出了踏掌的形式，用目一看童林，并未亮出架式，双手一叉，就站在那里。诸葛建说道：“童侠客，您赏个架儿吧。”书中代言，这就是人家诸葛建高明的地方，人家想的对，别看童林年轻，准知道童林身有绝艺，若没有惊人的本领，他也得不了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美称，故此他这才叫童林亮架儿。童林闻听诸葛建叫他亮个架，不由得心中说道，由打我下山以来，与别人动手之时，未曾亮过架儿，如今赛南极诸葛洪图他叫我亮个架儿，要按我当初学艺之时，站的那个架，必须要凹腹吸胸，空胸紧背，掌不离肋，肘不离胸，龙骧虎坐之式，我真要是亮出这个架式，又恐怕诸葛建他认的招，与我有不利之处，倒不如我给他亮个半截的架儿，叫他看不出我是那一门儿的武术来，方能设法赢他。童林想到这里，遂丁字步儿一站，两双手一分，左掌在前，右掌在后，口中说道：“诸葛老师傅，我的架式已然站好，请您进招吧。”诸葛建一看，不由得心中暗笑，心说，闻听外人传言，童林武艺超群，据我看，他站的这个架式，还是平常，并不足为奇。想到这里，双手一抱拳说道：“童侠客，您先进招儿吧！”童林闻听，遂说道请，遂左手一晃，右手一掌，一直奔诸葛建的面门打来，诸葛洪图一看童林的掌到，随着向左一闪身形，用左胳膊一搭，右手掌顺着底下往上一穿，作出白鹤亮翅的姿式，右掌直奔童林的胸前便打，童林赶紧将身形一撤，用左胳膊往外一挂诸葛建的右掌，双手够奔诸葛建的华盖穴便打，这一招儿名叫顺水推舟。诸葛建一见童林的双手来的甚快，赶紧垫步拧腰，往回一纵，躲过了童林的双掌，两个人这才抽招换式，各施所

能，蹿高纵矮，陆地飞腾，挨帮挤靠，缩小绵软巧，来回的乱转。童林一看诸葛建，虽然年过花甲，如今动上手，晃动银髯，精神百倍，腰腿捷敏，蹿高真有一丈三四，往下一落，不足四两棉花落地，轻妙无比。童林甚为仔细，自己看定招数，按着进步连环，八八六十四手，掌带着风声，一招紧似一招，一手紧似一手的打来。赛南极诸葛洪图，以先可有点儿小视童林，皆因童林的穿章打扮，不似高人，再者说，未动手之时，童林所亮的架式，又非惊人之式。到现在一看，童林更改了招数，不由得就是一怔。心中想道，罢了，童林果然有绝艺在身，这幸亏是我诸葛建，要是别人遇着他这套掌法，早就输了招儿啦。自己想到这里，遂将左手一晃，蹿出圈外，童林收招儿问道："诸葛老师傅，您的招数不散，步眼不乱，因何跳出圈外。"诸葛建闻听，一笑说道："童侠客，你我并非仇敌，不过是游戏而已，何必恶战呢，阁下的掌法，我业已领教过了，老朽再领教领教童侠客的双钺。"说着话话，就见诸葛建一伸手，由打腰中取出三十六节蛇骨鞭，在手中一托，童林一看诸葛建亮出了兵刃，自己也在祭桌之上，拾起双钺，将身形站稳，兵刃往左右一分，遂说道："诸葛老师傅，要是过兵刃，咱们可是点到为止，童林情愿奉陪，您就进招儿吧。"诸葛建说道："使得。"说着话，将蛇骨鞭一抖，蛇头张着口，够奔童林的肩头便咬，这一下子真要咬上，蛇的口内子母问心针，非常厉害，咬着就不轻，若遇着不认识这条兵刃的，还是一动手就得输招儿，皆因这条兵刃是硬中软，共合三十六节，每节儿一寸，都是用钢环咬住的，若遇知识浅薄之人，与诸葛建一动手，他使用此鞭够奔来人的头顶上便打，只要是来人用兵刃往上一架，他那就算上了当啦，

鞭头上的蛇头，往下一弯，正打在脊背之上，只要被子母问心针刺伤，那种痛苦，就不堪言状了。童林深知此鞭的厉害，遂将身形向左一闪，右手钺的鸡爪儿，够奔蛇头上便掳，诸葛建久经大敌，焉能叫童林将自己的兵刃掳住，赶紧往回一撤三十六节蛇骨鞭，童林跟着将双钺往上分向里便递，左手钺奔诸葛建的咽喉，右手钺够奔小腹刺，诸葛建赶紧双手一绺蛇骨鞭，照定双钺上用力一撞，童林跟着撤双钺，身形往左一纵，诸葛洪图随着单手擎鞭，直奔童林的裆中打去，这一手儿名叫撩阴鞭，童林向后一闪擎双钺接架相还。二人在未动手的时候，虽然说的是点到为止，如今动上手可就不然啦，他们两个人的兵刃，皆奔致命处，童林的双钺，上下翻飞，招招加紧，护住了全身，所发出来的招数，俱都是稳中快，捷而且准。诸葛建一看童林双钺的招数，自己有一大半儿不认识的，心说，怨不得人家童林要兴一家武术，虽然年轻，果然受过高人的传授。两个人动着手，全都暗自互相赞扬，此时天可就不早啦，童林由打贝勒府出来的时候，天还不到辰牌，到了九公主坟，与诸葛建谈话论掌，又过兵刃，此刻的天光已未时，两个人仍正动手，各不相下。就在这般光景，猛听得那东南角儿的大松树之上，有一人念了一声无量佛，声音未毕，纵下一个人来。颌下银髯飘摆，身穿蓝色的道服，背后背着一口宝剑，手中拿着一个拂尘。来至童林的面前，用拂尘一指说道："胆大的童林，今天我看你还往那里走！"童林闻听此言，留神一看，来者非是别人，正是恶道云霞道士杜清风。童林看罢，不由得双眉紧皱，心说不好，如今我与诸葛洪图，胜负未分，杜清风若再加入，双战我童林，大概我今天难以取胜，童林一面动着手，留神偷看杜清风。就

见老道反拂尘插在大领之上，伸手由背后擎住剑把，一按崩簧，只听呛啷啷一声响，宝剑离匣，遂向童林说道："童林别走看剑。"宝剑直奔童林的头顶便击，此时赛南极诸葛洪图一看，杜清风忽然加入战团，心中大大的不满，心说，杜清风你这是何苦呢，我今天约童林到此，不过是我久慕童林之名，特地前来访他，虽然说我二人互相过兵刃，究竟是游戏的性质，你若是跟姓童的有仇，他有家乡住处，你就该前去找他呀，你何必借着我们两个动手之时来呢，别说咱们还赢不了童林，就是赢了人家，咱们也不露脸哪。诸葛建想到这里，自己有心撇兵刃，退出圈外，又一想不行，我跟杜清风一殿称臣，俱是四川蓬莱岛，英王驾下的站殿将军，倘若此时我不与童林动手，三月三亮镖 会事毕，我们回到剑山，他若见着王爷，硬说我吃里爬外，向着童林，背叛英王，到那时我有口难分诉。今天他是借着这个机会，要报复护国寺，那一剑之仇，莫若我如此如此。想到这里，留神一看杜清风招数加紧，自己可就不进招儿了，童林的铖来到，自己就遮拦挡架，封闭躲藏，闪展腾挪，并不还招，童林一面动手，一看诸葛建忽然不进招儿啦，自己心中就是一怔。心说，诸葛建这个人，真乃古怪，要说他跟我没仇吧，他不应当暗将杜清风带了来，要说他跟我有仇吧，为什么一见杜清风过来动手，他面带不悦之色，就不进招儿了呢？自己正自思想，一看老道杜清风忽然将招数更改，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剑剑够奔自己的致命处而刺。童林只要用双铖，遮前挡后，顾左护右，看招定式，也搭着诸葛建不进招，虽然说赢不了老道，一时半时可也不至於输。此时的天光，已有酉牌时候，日光已然西下，童林未免可就吃了亏啦，皆因他一夜未眠，由

打清晨粒粟未食，到如今与自己动手的这两个人，又不是无能之辈，虽然诸葛建不轻易进招，童林可也不敢不留神。正在这个时候，又听得东南角儿的大松树之上，有一人大喊一声，声若铜钟，顺着声音跳下一人。童林偷眼一看，但见此人身穿一身儿青绸子的裤褂儿，面如锾铁，黑中透亮，手中擎着一对日月双轮，来者非是别人，正是野飞龙燕雷燕子坡。童林看罢，不由得就是一怔。心说，可了不的啦，恶道杜清风，跟我是仇敌，此地燕雷再要过来，帮助恶道动手，还有赛南极诸葛建从中帮衬，他们三人战我，今天恐怕我难讨公道，自己又一想，咳，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俱，别说来一个燕雷，就是来个十个八个的，又奈我何！书中代言，童林这样想，不过是给自己开心而已，到此时只可把生死二字，掷於九霄云外了，这就叫一死相拚。童林想到这里，就听燕雷大声说道："姓童的，今天俺野飞龙，来跟你分个强存弱死不可，你休说燕雷知恩不报，皆因你作事不公，遣派你的弟子甘虎，以送我为名，决不该到了西胜镖局同着鲍氏弟兄奚落於我，不问可知，那一定是你的主意，若是没有你的话，也别说甘虎不敢说吧，他也不会说。"童林闻听此言有心要与他分辩，怎奈恶道的剑招甚紧，自己只有招架之工，并没有说话之空啦，就见燕雷手中的双轮，够奔自己的太阳穴砸来，说时迟，那时快，童林赶紧用双钺接架相迎，童林一面动手，不觉心中难过，心说，就凭我童林对待燕雷，准敢说是一片血心，谁知燕雷小儿，知恩不报，真乃令人可气，今天我要与你等一死相拚。想到这里，遂振刷精神，舞动双钺，虽然如此，未免也是吃力，又得顾老道的宝剑，又得接架燕雷的双轮，再一看诸葛建的蛇骨鞭，与自己的便宜更大啦，出招不

奔自己的致命处，反倒看着杜清风的宝剑向自己那儿扎，他的鞭向那儿打，老道的宝剑，又不敢往鞭上撞，恐怕自己的宝剑被鞭缠上，故此诸葛建的三十六节蛇骨鞭，在当中捣乱，使恶道的宝剑不能近童林的身体，不但对於童林无害，反倒有莫大的好处，童林的心中甚为感激诸葛洪图。

书中代言，诸葛建与杜清风燕雷，既都是英王的站殿将军，他为什么向着童林呢？皆因军师燕普在四川蓬莱岛，所带来的人位，一共是十九名，全都住在西胜镖局的后跨院儿，以至刘俊甘虎将燕雷送到西胜镖局，他们众人都没出来，后来燕雷掌打了甘虎，刘俊背着师弟走去，鲍氏弟兄才把燕雷带到后跨院儿，燕普一见燕雷来到，不由得就是一怔，遂问道："二弟，这是何人叫你来到此处？莫非是咱们山里头有什么大事吗？"燕雷说道："哥哥您要问，小弟来到此处，为的是找童林与候庭，当场比武，好夺取十三省的总镖头的印信。"燕云风闻听，双眉紧皱，遂说道："二弟，这个话是何人对你说的？"燕雷说道："哥哥您要问的话，是咱们山中的昆仑羽士仇成，他对我提的，难道说还是假的不成吗？"云台剑客燕普闻听燕雷之言，不由得心中大怒，遂说道："好你个胆大的仇成，我二弟与你有何仇何恨，你不该用花言巧语，将他哄下山来，倘若是我二弟遇着镇东侠，他二人动手还可，皆因镇东侠年纪高迈，大有容人之量，无论我二弟说出何等不顺听的言语，镇东侠必有个担待，绝不跟他计较。如若遇见童林，他二人俱是年青负气之人，我二弟的性情又浊，倘若他二人言语失和，必得当场动手，我想这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分明是仇成借刀杀人，真正可恶。"燕普将话说完，遂又向燕雷说道："二弟，你此番下山，可有王爷的钧旨，及大帅的

将令吗?”燕雷闻听，遂说道：“这两样儿，我是全没有，我这是私自来的。”燕普燕云风闻听此言，不由得一怔，呻吟良久，遂说道：“二弟呀，你可知道私自下山，有违山规，罪名可不小哇!”燕雷说道：“我也曾问过了仇道爷，他说若是见着候童二人，把十三省总镖头的印信，夺到我手，回到剑山蓬莱岛，见着王驾千岁，不但无罪，反倒是大功一个，故此我才私自下山。”燕云风闻听，遂说道：“既然兄弟你误听过耳之言，将事作错，而今也难以挽回啦，可有一节，亮镖会得等到明年，从今日起，没有我的话，可不准你自由行动。”燕雷说道：“谨遵兄长之命。”遂站在一旁。不提燕雷，单表这位年迈苍苍的赛南极诸葛洪图，他原本别有心意，此次跟随军师燕普来京，并不为亮镖而来，特为访童林来的。皆因他听人传言，江湖上又出了一位新出世的英雄，姓童名林字海川，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奉师命下山，要兴一家武术，自出世以来，纵横南北，只因八卦山的二小，盗出翡翠鸳鸯镯，童林才带罪捕盗，现在已在云南地面，拿住二小，押解回京，如今正在爱新觉罗贝勒府充当教师爷，诸葛建遂将此事记在心中。心说，就凭我诸葛建闯荡江湖已数十载，并不敢说兴一家武术，何况他是新出世的青年人呢，有朝一日得暇去到北京城，必然前去会他一会。可巧燕普要带着人够奔北京西胜镖局，预备明年三月三的亮镖会，自己这才答言，愿随军师一同前往。及至来到北京城西胜镖局，住了两三天，杜清风把护国寺与童林动手之事，对诸葛建一提，诸葛建心中佩服童林，果有容人之量，真够侠客的身分，是晚吃完了晚饭，大家散座吃茶，天到二更以后，众人各自安歇，诸葛建容众人睡熟，自己暗含着带好自己的兵刃，轻轻的站起身形，

来到外面。一看镖局子还没关门呢，一看在板凳之上，坐着五六名夥计，从中有一个年纪稍长的，大约有四十余岁，诸葛建遂冲着他一点手，把他叫过来，遂低言说道："夥计你贵姓啊？"就听这个夥计说道："小子我姓张排行在三，皆因我不怕邪祟，他们外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儿，叫张大胆儿，"诸葛建说道："张伙计，你在这个镖局子里几年啦？北京城的地理你熟不熟？"张大胆儿说道："老爷子您要问的话，我就是这北京城本地生人，所有北京城九门八条大街，大小的胡同儿，没有我不知道的。"诸葛建闻听，心中甚喜，遂说道："张夥计，我这儿有点儿事问问你，你可知道？"张大胆儿说道："有什么事情啊？"诸葛建由打腰中取出有五六两一块银子来，遂向张大胆儿说道："张夥计，你带着这一块银子，留着你卖双鞋穿。"张大胆儿闻听，连连的摆手说道："老爷子，我可不敢要您的钱，再者说，无论有什么事情，您只管吩咐，只要小子我办的到的，我便替您去办。"诸葛洪图说道："不怕夥计你过意的话，这几个钱在我身上，很算不了什么，好在咱们都不是外人，我跟你们镖主又很有交情，你就带起来吧。"张大胆儿闻听，遂笑嘻嘻的伸手把银子接过来，带在囊中，遂说道："老爷子，有什么事您说吧。"诸葛建摆 手说道："莫要你高声，"遂低言向张大胆儿说道："你可知道这北京城中，有一个爱新觉罗贝勒府，他住在那一城啊？听说他府中有一个教师爷，名叫童林，此事你可曾知晓？"张大胆说道："您说的这个贝勒府，就在安定门里北城根儿，有一个富贵巷，一进巷口路北头一个门儿是马号，第二个门儿就是贝勒爷的私宅，第三个大门，就是贝爷的府门，现在听说贝勒爷没在府内住着，大概住在西边儿私宅里啦，老爷子您如果有事，我

把您领了去。”诸葛建闻听，遂说道：“你也不用领着我，你只管把路线告诉明白，我自己就可以去。”说着话，张大胆在头前带路，把诸葛建带到镖局子门外，用手向前一指说道：“老爷子您看，由打咱们这个镖局子往前走，您进前门，一直奔安定门北城根儿，往东一看，就看见富贵巷了，如果您听不明白，小子我就送您去。”诸葛建一看，张大胆儿一团的和气，心说，这才是有钱卖的鬼推磨，遂说道：“张夥计你回去吧，够了时候你就关门，不用等我啦，我到那里瞧看朋友去，碰巧了我就许住在那里。”张在胆儿闻听，点头答应，转身进去。诸葛建遂迈开大大步，往前行走，看了看天气已有二更多，四外无来往的行人，自己遂将身形一矮，脚尖一带劲，施展陆地飞腾之法，霎时间来到正阳门，一看城门已然关闭，诸葛建到城根儿底下，回头一看，四外无人，遂面朝外，背靠墙，双手把住城砖脚后根蹬城墙，倒着往上爬，这手儿功夫名叫万丈高楼倒爬碑，就听脚底下微有蹭蹭之声。别看诸葛洪图偌大的年纪，身体非常灵便，真是轻似狸猫捷若狡兔，爬到女儿墙的上面，双手按住垛口，身形往上一翻，就听嗖嗖的一声，来了个面向里，跟着双手一长力，两条腿往里一飘，坐在城墙上，扭项往各处观看，静落落并无人声犬吠，诸葛建遂顺着马道往下一纵，脚落实地并无多大的声音，矮身形复又向前行走。工夫不大，来到北城根儿，往东一看，果然看见了富贵巷，诸葛建进了巷口一看，路北头一个是大栅栏门儿，里面乃是马号，走过了马号，一看第二个门儿，门楼可讲究，磨砖对缝，对门的影壁，两扇黄漆的大门，关闭的甚严。诸葛建看罢，遂将身形一矮，挺身形纵至花墙子上面，探身往里观看，前层院各屋中，微有灯光，自己遂纵至房上，

蹿房越脊，所有贝勒府的各屋院子，全都绕过了，最末来到贝勒爷的外书房。一看这层院子，修造的十分精致，北为上的上房，东西的厢房，在院中摆设着各种花木，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诸葛建留神一看，只见上房屋中，灯火辉煌，窗棂之上，人影摇摇，心说，这一定是贝勒爷的书房，要不然不能这么讲究。诸葛建看罢，随着纵身形，绕到北上房的后窗户，双足挂着阴阳瓦，身形往下一垂，作出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用舌尖湿破窗户纸，眇一目往里观看，只见屋中有二人谈话，两旁站立从人，在上垂首坐的这位，平顶长项，龙眉凤目，天然生就的帝王气相，在下垂首坐着的这位，方面大耳，三绺墨髯，两个人正在谈话之际。诸葛建心中想道，大约上垂首坐着的这位，一定是本府贝勒爷，下垂首坐着的这个人，不知道他是何如人也，此时就见下垂首的那个人说道："爷您回来，可曾见着童教师吗？"上垂首坐的那人说道：因为本爵由打杭州回来，成天的忙碌，我也无暇询问。"诸葛建闻听此言，可就无意再听了，准知道童林不在府中，自己打算要走，就见下垂首坐的那人说道："天不早啦，我跟爷您告假，咱们明天再谈吧。"说着说二人一同站起身形，往外行走，手下从人围随在后，亚似众星捧月相彷，全都走出了客厅。诸葛建一想，我既然来到贝勒府，来访童林，不想他未在府中，本应当我就此回归西胜镖局，皆因我们绿林中有个规矩，俗语就是贼不走空，莫若我趁着屋中无人，我到里面无论何种物件，我拿一样儿走，他们要是查出来，必然质问童林，皆因他是府里的教师，然后我再来访他，必能与他相逢见面。自己想到这里，遂用手摸了摸后窗户上的木削，把削子拔下来，轻轻的把后窗户推开，随着将身形一飘，

身轻似燕，跳到屋中，用目往各处一看，在迎面桌儿上放着一个烟壶，自己伸手拿起来，带在腰中，转身要走，又一想明人不作暗事，何不留下我的戳记，倘若童林查出，也好表明我明人不作暗事。自己想到这里，遂用手在腰中一摸，掏出来自己的戳记，打开盒儿，将戳记取出来，往桌子上面一按，然后把戳记盒儿带好，这才将身形一纵，蹿出了后窗户，单胳膊肘儿跨住了窗户台儿，然后轻轻的把窗户关好，木削子仍然削好，这才拧身形上房，出离了贝勒府。顺着大街往南走，来到城根儿下面，顺着马道上城，来到城墙上面，往下面观看，并无人声，这才将身形一纵，跳到城下。复又矮着身形，往前行走，来到西胜镖局的切近，绕到院墙子下面，拧身纵到里面，蹑足潜踪来至里面的跨院儿，来到屋中一看，众人全都睡的正甜，自己把身上的衣服，整理整理，然后坐在方凳之上，轻轻将双腿一盘，闭目养神。工夫不大，天光已然大亮，镖局子的夥计进来，收拾屋子，众人站起身形，预备脸水，大家梳洗已毕，及至吃过了早饭，诸葛建来到了外面，绕了一个湾儿，自己又偷空儿写了一个纸条儿，赶到晚饭后，大家各自吃茶闲谈，诸葛建略为休息，天不到二更，众人睡熟，自己又暗暗的出来，伸手摸了摸腰中，应用的物件俱在身旁，自己仍然由打跨院儿的后墙跳出来，一直够奔正阳门。书不可重叙，照样儿爬过城去，够奔贝勒府而来，来到府里头，这次是轻车熟路，仍然够奔厅房，将然来到太湖山石，一看前面有一人在太湖石前正自舞动双手的兵刃，上下翻飞，诸葛建心中想道，此人必是童林，自己蔽住了身形，看够多时，猛然间想起昨夜晚带走的烟壶，我何不放在此处的桌上，将字简给他留下，约他到九公主坟会面呢。想到这

里，遂由打腰中连字简和烟壶都取出来。书中代言，这个地方就是诸葛建作事精细之处，昨夜把贝勒爷的烟壶儿盗走，今天上午又到贝勒府前面调查了调查，看看童林回来了没有，打探明白了之后，自己这才出了安定门，打算游逛游逛，溜来溜去，可就来到九公主坟，一看四外的花墙子，里面树木参天，心说，这倒是个好地方，莫若我把童林约到此处，讨论讨论武学，倒是个绝妙的所在，看罢多时，这才溜溜达达的又进了安定门，一直回归西胜镖局。到了镖局子里面，先找了一张红纸，暗含着写了一个纸条儿，盖上自己的戳记，带在囊中。等到夜晚之间，这才来到贝勒府，正适童林舞动双钺，出神之际，诸葛建一看，心中欢喜，这才矮身形，慢慢的走向桌案近前，将字条放在桌案之上，轻轻的用烟壶儿压好，自己这才撤身形，慢慢走去。

诸葛建出离了贝勒府，一面走着，一面想道，我这一走，回头童林必然看见纸条儿，他真要是英雄，明日清晨他必到九公主坟，倘若他不敢去，必然是无能之辈。诸葛建想罢，仍然回归西胜镖局，跳墙进了院子，走到后面跨院上房屋中，看了看众人正在酣睡，诸葛建随着搬过了一个儿凳儿，轻轻放在山墙的旁边儿，将身形坐稳，刚要合睛养神，就见旁边儿走过一人，轻轻的拍了自己的肩头一下，诸葛建一看，原来是云霞道士杜清风。就见恶道低言悄语的问道，诸葛老将军，您两夜连着外出，但不知有何公干，昨夜晚您回来的时候，我未敢动问，今天为何这般时候才回来呀，诸葛建闻听，不敢隐瞒，这才把自己两夜访林之事，跟杜清风说了大概，恶道闻听，遂说道："既然您留下字简，约会童林到九公主坟前去比试，据我想，童林虽然年青，武术高强，您可未曾跟他动

过手，我在护国寺可领略过了，不幸败北，夜晚到他镖局子里行刺未遂，险些丧命，既然诸葛老将军约会童林，贫道情愿随您前往，您与童林当场论武，胜的了他，贫道不管，倘若是落败，贫道愿助诸葛老将军一臂之力。”诸葛建闻听此言，心中不住的辗转，有心不叫杜清风去，又恐怕与童林动手之时，自己不行，有杜清风就是一条膀臂，又一想，我约童林到九公主坟，并非仇战，不过是谈谈而已，老道前去，一定是借此为由，要报他那一剑之仇，倘若童林问我个三言两语，我有何言对答呢？但是又不能不叫杜清风去，惟恐他从中生疑，日后回山之时，与英王面前进些个谗言，与自己不利。诸葛建想够多时，万般无奈，这才说道：“杜道爷，既然您愿意跟随我够奔九公主坟，去会童林，我可并非是与他有仇，不过是素常的爱慕，故此我才设法与他相见一面，如果道爷决要去也行，我们二人动手之时，勿论如何，可不准您出头露面，我不能失信於童林，道爷您若依着我的话您就去，如果不依着我的话，诸葛建也不敢勉强。”杜清风闻听诸葛建之言，遂说道：“我跟随老将军此去，不过是暗地里观看，虽然您年迈，一条三十六节蛇骨鞭，宇宙皆闻，别看童林年青力壮，真要动上手，还未必赢的了老将军，你老人家若是能将他打倒，我在暗地里看着，也是喜欢哪。”诸葛洪图这才说道：“既然如此，等到天明咱们二人一同前往，可不准你再告诉别人。”杜清风点头答应，二人复又各自打坐养神。工夫不大，天光大亮，大家起来梳洗已毕，杜清风随凑至诸葛建的身旁，低言说道：“老将军，不但我一个人跟您去，还有一个人也要跟您去。”诸葛建闻听此言，不由得双眉一皱，遂问道：“但不知还有何人愿去？”老道用手一指说道：“就是他，诸葛建一

看。”非是别人，正是野飞龙燕雷燕子坡。诸葛建看罢，遂向杜清风说道：“杜道爷，非是我拦阻，皆因燕二爷的脾气不好，再者说，他与童林原有比并之意，倘若他二人到在一处，未免就得动手，况且昨夜晚间我也曾对您说明，我这次的约童林，比论掌法，不过是互相游戏，如果燕二爷一去，童林必然以假认真，当场动手，到那时倒显着我诸葛建不对啦。”云霞道士杜清风闻听此言，不由得一笑说道：“老将军，我昨晚已对燕雷把话说明，我二人去不过是在暗地里观看，倘若老将军真不是他的敌手，我们二人再出头露面，帮助老将军。”诸葛建闻听，心中不悦，遂即说道：“既然如此，你二人莫要声张，随我暗自走出镖局，咱们够奔九公主坟吧。”恶道杜清风带着燕雷头前走，诸葛建后面跟随，三个人出了西胜镖局，各人提着自己兵刃包袱，顺着大街，一直够奔安定门。出了安定门，来到九公主坟，三个人回头往四外看了看，并无来往的行人，一同拧身上墙，跳到里面，诸葛建在前，燕雷与恶道在后，三个人转着里面绕了一个湾儿，诸葛建一看，在大坟的前面有一张祭桌，心说，倒不如我在此等候，遂向燕雷杜清风说道：“你们二位在那旁边的大松树上面，隐住了身形，万不可轻举妄动。”说着话，就见燕雷与恶道攀拔而上，在树的枝叶茂盛之处，二人隐住了身形。诸葛建来到祭桌切近，把上面所摆设的石头五供，石头祭品，全都搬运下来，自己遂在石祭桌之上，盘膝打坐，等候童林。工夫不见甚大，童林果然来啦，二人互相通过了名姓，这才过招动手，后来一动兵刃杜清风在树上面一看，心中想道，诸葛老将军一人对敌，已是棋逢对手，不相上下，我何不趁此机会，亮兵刃下去，并力死战，那怕童林，恶道想到这里，这才亮剑跳下了

松树，与诸葛建双战童林。老道这一下去不要紧，燕雷心想道，我在蓬莱岛听仇成说过，说童林的武术平常，今天诸葛老将军与杜道爷两个双战人家，尚且难分胜负，赶到来年的三月三亮镖之时，我一人怎能夺的了这十三省的总镖头，倒不知今天我也不下去，我们三个人战童林，只要将他打倒，要过了十三省总镖局的印信，那不就省的等到明年三月三了。燕雷想到这里，随着在大松树上面，打开了包袱，取出自己的日月双轮，包袱收拾俐落，这才一声喊喝，由松树之上，跳至尘埃，也加在一处跟童林动手。

童林一看他们三个人合并为一，与自己动手，只得抖擞精神，免强接架，在先前还慢一点儿，赶到后来，四个人裹在一处，亚似走马灯一样，来回乱转，就听足下有哧哧的声音，说来也真难为童林，就凭自己掌中双钺，接架他们四件兵刃，杜清风的宝剑，燕雷的双轮，全都够奔自己致命处刺来，童林心中想道，要是照这样工夫一大了，不用说叫我赢他们，就是我再想逃走都难，我何不施展我那六十四手进步连环钺啊！想到这里，将招数一变，双钺上下翻飞，亚似乌龙搅海怪蟒翻身，真有神出鬼入之妙。诸葛建暗中赞服，杜清风与燕雷一使眼色，两个人也将招数加紧，在先前，童林一面接招，还可还招，此时他们二人的招数一加紧，童林可就没有还招儿的工夫了，只可封闭躲闪，仰仗小巧之能，又战了许久，童林堪堪力不能支，虽然说当时不至于倾生丧命，工夫大了也难免带伤。正在这一发千钧之际，猛听得有一人高声喊道："童林，今日事在危急，尔为何不二次抛钺亮剑？"童林闻听此言，就如同空中打了一个霹雷，震开了满天的浮云相彷，心说对呀，今日我堪堪落败，又有人提醒，我何不

二次抛钺亮剑，自己想到这里，此时已然日没西山，天可就黑啦，打算找个破绽亮剑，可有一节，不能那么容易，皆因他们三个人转着自己动手，武学儿又全不弱，要打算撤步抽身跳出圈外，还得费事呢！童林一看杜清风的剑到，说时迟，那时快，赶紧将身往右一闪，用左手钺的鹅眉枝子，往宝剑上一支，右手钺向老道面门掷去，杜清风赶紧撤身往旁边一纵，就听呛啷一声响，单钺落地，童林趁势往外一蹿，未想到燕雷捧双轮在后面追来，童林急忙转身，左手钺直奔野飞龙的面门打来，燕雷一看，说声不好，赶紧将身形往下一矮，鸳鸯钺顺着燕雷的头顶擦过，呛啷一声落於尘埃，这也就是燕雷，换个别人还真未必躲的开，燕雷躲开这一钺，抬头再一看童林，已然亮出了宝剑。将软皮剑鞘往地下一掷，宝剑离匣一道寒光，灿烂耀目，恶道杜清风口念无量佛，二位将军，留神宝刃，此时童林将要摆剑动手，忽然就觉着心里头发烧，一股儿热气往上一蒸，耳朵里吱吱作鸣，童林暗说不好，大约今天我要吐血，自己赶紧由丹田一叫真力，鼻孔中往外一醒，用茹气之法往下一压，只觉得腹内咕噜一响，把腹内蒸沸的热血才压下去。书中代言，童林由打昨晚上一夜未眠，今天一天水米未曾沾唇，来到九公主坟，先与诸葛建动手，继则过兵刃，紧跟着他们三个人战童林，由清晨至到掌灯已后，真要是单打独斗，也不要紧，皆因与他们三个人动手，童林用的是强力，别说武术之中用强力不好，无论何种的运动，有两种气力不可用，一种是努力，一种是强力，什么叫努力呢？就按举砘子说吧，自己全身的力量，只可举一百二十斤，要在众目之下，被别人一激，要举一百六十斤的，虽然才多四十斤，要是猛然举上去，这就叫努力，要是努出

血来，不论长到多大的年岁，吃多少补药，也补不过这个努伤来。今天童林与三个人动手，就谓之强力，云霞道士杜清风掌中的宝剑，论他的能为，与童堪称并肩，再加上野飞龙燕雷，掌中一对日月轮甚是骁勇，虽然说赛南极诸葛建的三十六节蛇骨鞭，不往自己的致命处进招，可是也得防范。论自己的武学，本敌不住他们三个人，皆因年青负气，故用此强力以全身的精力抵抗之，又兼一日未曾用饭，自己的中气可就压不住啦，呼吸之气，抑在了胸间，故此热血往上一撞，自己赶紧用茹气之法往下一压，复又动手一连数次，这次就觉着眼前一黑，身形往后一仰，撒手宝剑，只听当啷一声响亮，宝刃堕地，翻身栽倒。童林躺在地下，自己可不知道有多大的工夫，将这口气才缓过来，猛然睁眼一看，始知自己倒卧在地上，怔够多时，心中暗想，我与他们三个动手，就觉着眼前发黑，如何躺在这里呢？莫非我已不在人世了吗？又一看满天的浮云，隐蔽了星斗，明月忽明忽暗，一阵阵的寒风透骨，自己这才翻身坐起，一看自己的秋风落叶的宝刃，在一旁地上草中，炯炯的放光，双钺左右相视，只见恶道杜清手擎着宝剑，站在那里纹丝不动，燕雷手捧着双轮，瞪着双睛，真好似土地庙内，泥塑的小鬼儿一般，站在一旁不动，赛南极诸葛建，手中提着三十六节蛇骨鞭，站在左边儿，也是不能动转挪移。童林看罢，这三个人之中，除去诸葛建，杜清风与燕雷，都跟我有不共戴天之仇，既然我已栽倒在尘埃，他们为何不将我置之死地呢？童林想到这里，忽听得有人念了一声无量佛，遂叫道："童林。"童林闻听，遂扭项观看，只见在一旁站着一个老道，身穿黄色的道服，颔下一部白髯，手中擎着一根铁条，真是仙风道骨，童林这才想起来，这位穿

黄道服的仙长，不是别位，就是在双龙镖局，杜清风前去行刺之时，就被这位仙长，用点穴法将他点住，那时我也曾问过他老人家的名姓，他老人家未肯明言，这里必有原故。据我想共是两次有人叫我抛钺亮剑，都是这位仙长所为。现在他老人家又来到这九公主坟，将他们这三个人制住，解救我童林的危难，算起来，这位仙长对我童林已有三次活命之恩，待我上前谢过。童林想到这里，遂将宝剑拾起，双手按剑站起了身形，焉想到仍然是恍恍悠悠，站立不稳，自己有心赶上前去，谢谢仙长救命之德，还未等童林动转，就听这位仙长说道："童林，你先别动，贫道有话对你言讲，想你既称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作事就应当三思而后行，如今你并未见着人，就凭人家三寸大的一个纸条儿，约会你到九公主坟，你竟敢冒险前来，你此来，为守你的信用，我却不恼，你就应当多带几个人来，以为预防之计，倘有不测，众人也好助你一膀之力，人家这是来了三个人。倘若他们来个十个二十个的，你岂不早死了多时吗！你死如同草芥毫不足惜，岂不负你老师，命你兴一家武术之心，他二人在江西卧虎山，传授你的艺业，一十五载昼夜不离，苦心用尽，试问容易吗？到如今你竟自单身来到九公主坟，倘若你被他三人所害，岂不亏负了你的老师授艺之恩吗？"童林闻听仙长之言，不由得暗自点头，面上带着十分的惭愧，遂说道："今天童林遵从仙长的教训，从此以后，必当谨言慎行，决不敢心浮气躁了。"仙长闻听此言，哈哈的大笑，遂说道："童林你看来，"说着话，用手一指诸葛建等，接着说道："这三个人已被我制住，你看应当如何的发落吧？"童林闻听，遂说道："他们三个人既被仙长制住，至於如何发落，童林不敢自专，全听仙长的指示。"

道爷闻听此言，左手擎着铁条儿，右手一竖大指，口中说道："孺子真堪教也，我门户之中的后生，俱照汝这样行事，将来不难大显荣耀。"仙长将话说完，回头用手一指杜清风说道："汝既跳出红尘，身归三清，就应当以慈悲为本，善念为门，才合乎出家人的道理，你不但不正悟参修，反投身叛王，搅乱国家，现今你来到北京城，首先在护国寺遇见童林，你与他当场动手，童林抛钺亮剑，一剑斩落你的道冠，那也是童林有好生之德，全你的性命，你就应当知非悔过，远走他乡，找个深山幽谷，隐姓埋名，修真养性，虽然不能成就大罗金仙，也落得一世消闲，延年益寿，才不愧道门二字，谁知汝有恩不报，反倒夜晚之间，够奔双龙镖局前去行刺，恰巧贫道我将你遇着，那时我看你所作所为，实不能容。本有意将你结果了性命，怎奈贫道不忍再开杀戒，一时心生恻隐，将你放过，你既然两次该死未死，你就应当离开北京城，焉想你仍然是怙恶不悛，又调唆燕雷，你二人跟随诸葛建，来到九公主坟寻隙，设非贫道相遇，童林必遭汝等的毒手，像你所作之事，一而再，再而三，今天贫道就当铁条一落，击碎你的头颅，铲除了你这世上的恶人。皆因你我皆为三清教的门人，这次我是看在咱们祖师爷的面上，再饶恕你最末的一次，倘若你再执迷不悟，不改前非，小心你顶上的首级。"说着话，道爷用铁条在杜清风的肋下一击，就听嘣的一声，云霞道士哎呀了一声，这口气才缓过来，口念无量佛，将剑交於左手，急忙转身形连跑带跳，出了九公主坟。仙长见杜清风已然去远，这才来到诸葛建的面前，用手连连的点指说道："诸葛建，像你这大的年纪，白发苍苍，做事不当瞒昧天理，你既然约会童林，前来谈话，你就不应当携带这两个孽障前

来，你等三人倚仗人多势众，群战童林，你作事就算口不应心，按你的行为，贫道就应当结果了你的性命，皆因你这大的年纪，贫道实在不忍，再说动手之时，我在一旁看着，你未肯轻易进招，与童林有莫大的好处，我想你必有悔过之心，今天姑且宽恕於你，望你日后不可再有这样的举动，你如再踏此轨，贫道可不宽容。”仙长将话说完，然后用铁条在诸葛建的脊背之上，轻轻一拍，遂说道：“逃命去吧”，诸葛建将这口气缓过来，看了看童林，好像自己心中有多少衷曲，就是说不出来似的，遂长叹了一声，手擎三十六节蛇骨鞭，跳出了九公主坟。这位仙长见诸葛建去远，这才来到燕雷的面前，将面目一沉，用手一指，口中说道：“胆大的燕雷，谁像你知恩不报，反来为仇，童林看你是个英雄，有心联络於你，你不该在西胜镖局，掌打他的弟子甘虎口吐鲜血，那时节你就当把甘虎送到双龙镖局见着童林，必须将其中的情节对他说明，当面与他陪礼才是，你不但不前去与他陪礼，反倒今天听信恶道杜清风之言，跟随诸葛建来到此处，倚仗你们人多势重，要打算将童林置於死地，既被贫道遇着，焉能趁了尔等的心愿，你别看我将杜清风与诸葛建放走，皆因他二人所作所为，尚有可恕，惟独你这个孽障，作事狠毒，不顾天理，若将你留在世上，为祸不小，来来来，贫道先结果了你的性命，给童林除去后患。”说着话，道爷念了一声无量佛，慈眉紧皱，善眼圆睁，左手拢髯，右手举起铁条，照定燕雷的头顶便击。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童林高声说道：“仙长手下留情，”说话之间，已来至道爷的面前，接着说道，“祈仙长饶恕燕雷的性命”。道长闻听此言，将手撤回，铁条往地下一戳，看了看童林，遂说道：“今天我是给你除去后患，你为

何拦阻?”童林闻听，遂说道：“仙长请想，燕雷虽然与我为仇，我并不与他计较，像他们三个人，一同前来不利於我，被仙长用点穴法把他们点住，你老人家已然发了恻隐之心，恕了杜清风诸葛建，燕雷虽该万死，望你老人家看在弟子的面上，开恩释放了他，倘若他日后恶习不改，再追取他的性命不迟。”童林将话说完，不住的给仙长行礼，道爷闻听，不住的点头，长叹了一声说道：“咳，仁哉童林，义哉童林!”遂向燕雷说道：“尔来看，汝屡次寻仇於童林，按你的行为，别人岂能放过，惟独童林宽洪海量，屈已恕人，不但不加害於你，反倒与你讲情。不是出家人意狠心毒，苦苦的要结果你的性命，皆因你行事不仁，如今我看在童林 面上，将你饶恕，倘若日后你再有如此的行为，贫道遇上，定追汝命。”仙长将话说完，将右手的铁条举起来，照定燕雷的脊背之上，恶狠狠的打了一下，就听吧的一声，燕雷嗳呀一声，才把这口气喘过来，手擎着双轮看了看道爷，又看了看童林，这才将双轮一合，垫步拧腰，往外一纵，跳出九公主坟，就逃走去了。道爷一看燕雷已去，遂说道：“童林，今天这回事，大概你明白了吧，从今以后，作事必要三思而后行，倘若再有如此的轻举，性命岂不可危。”童林闻听此言，连连的称是，遂与仙长行礼，谢过救命之恩，仙长用手搀起童林，遂说道：“方才我看你与他们三个人动手，错用了强力，险些吐血，故此栽倒在地，虽然说你用茹气之法，将这口血压下去，可有一节，你这个腹中的血液，不能归原，将来必然还得吐出来，在最近的时期，可不许吐出来，皆因堪堪已到亮镖会，瘀血要是吐出来，又得费许多日限的休养，岂不耽误大事!”说着话，道爷由腰中一伸手，取出一个小葫芦，长约五寸多，上下的

肚儿配的十分好看，可没有蔓儿，在葫芦嘴儿上塞着一个红绸子塞儿，道爷伸手把红绸子塞儿拔下来，由打里面取出一粒丸药，约有黄豆大小，仍然把塞儿堵好，把葫芦带至腰间，拿着这粒丸药向童林说道："贫道这里有一粒药，你暂且把他嚼碎了吃下去，虽然说不能保全瘀血永远不吐出来，但是你吃下去不动肝气，瘀血一时半时也不至於吐出来。"说着话，将药递与童林，童林赶紧伸手接过来，心中想道，按说这粒药我不能吃，皆因我与老道素不相识，老道既待我有数次活命之恩，决无害我之意，想到这里，遂将这粒丸药放在口中，嚼了嚼往下一咽就觉喉咙之中，一阵异味清香，药到腹中，只听咕噜作响，心中十分痛快，童林这才说道："童林数次多蒙仙长救命，如今又赐仙丹，你老人家待弟子这大恩大德可不知童林何时能报？"道爷闻听此言，哈哈大笑，遂说道："出家人讲究的功德二字不望人报，你急速收拾兵刃，贫道去也。"童林闻听，赶紧说道："仙长留步，童林尚有一言请教。"道爷遂即站住身形，遂说道："有话慢慢 的讲来。"童林说道："敢问仙长在那一座名山修炼，尊姓大名，求你老人家示下。"道爷闻听此言，遂说道："你要问贫道的来源，你且听了，一天星月访贤良，英雄落难一感伤，若问贫道名何名，三月三日必登场。"道爷将话说完，一晃银髯，手中的铁条一戳地，身形往树林中一蹿，三晃两晃踪迹皆无。童林不由得发怔，心说，这位仙长身法如此灵敏，行动如此神速，就是我那二位老师，也未必如此。据我想这位仙长非剑即仙，想罢，这才下腰捡起自己宝剑，插入软皮鞘中，围在腰间，复又捡起双钺，走到祭桌的前面，用包袱把双钺包好，然后把祭桌上的祭品，完全摆好，这才手提着包袱，越出九公主坟的大墙去。

童林抬头一看，满天浮云已散，真可谓碧天如洗，万籁无声，皎皎明月，照如白昼，此时的天光约在二鼓，自己这才溜溜达达往前行走，工夫不大，来到安定门，守关军正要关城门，童林紧行了几步，来到城门切近，守城人一看认的，遂说道："童教师爷，您这是上那儿去啦，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呀！"童林说道："皆因城外有朋友请客，多贪了几杯，故此回来晚啦，你们几位辛苦着吧，咱们改天见。"说着话，童林进了安定门，来到富贵巷的巷口，这才来到自己的家门口，用手拍门，就听里面问道："谁呀？"童林答言说道："是我。"只见大门一响分为左右，童林进了过道，遂问道："家中有什么事没有？"家人说道："没有别的事，众位少侠客都由镖局子里回来啦。"童林点了点头，往里行走，家人将门关好。童林穿宅过院，来至在厅房里面，一看众弟子尚未安眠，正在谈话之际，刘俊一见老师，赶紧率众站起身形，童林这才把包袱放在一旁桌案之上，然后落坐。刘俊献茶，留神一看童林的面孔，不由得一怔，遂问道："老师您这是怎么了，因何你老人家面上的气色，如此的不好看哪！"童林闻听，吓了一跳，赶紧命夏九龄把镜子取过来，自己接过来一照，只见自己的面目腊渣白，亚赛天将亮的时候窗户纸一般。童林照完了，把镜子放在一旁，遂说道："你等若问，为师是这么这么一段事，"就把单人到九公主坟赴诸葛建之约，前后的情由，细说了一遍，直说到仙长赐药，众弟子闻听童林之言，莫不咋舌，众人心说，就凭我的老师，他老人家的名望，可称四海皆闻，在九公主坟尚且遭如此的大险，若非那位仙长解救，焉有他老人家的命在！好险哪好险！众人正自思想，就听童林说道："刘俊，今天为师所说的这片话，你等要牢牢的紧记，从今以后，你

等众人对於武艺，要各自用心，不可大意，论为师我的武学儿，总算比你们强的多了，到如今还险遭不测呢，何况是你们哪！”众弟子闻听，各自点头，童林将话说完，遂吩咐刘俊道：“你命厨师傅给我熬半锅豆米粥来。”刘俊答应一声，转身形出去，来到厨房，吩咐大师傅已毕，回归厅房。工夫不大，大师傅将粥熬得，送到厅房，童林遂喝了两碗，所为的是定定神，皆因自己险些失血，不敢动油腻，先用豆米粥调和调和自己的胃肠，把粥喝完了，这才叫徒弟们都去安歇，然后遂将两条腿一盘，打坐养神。及至天光大亮，徒弟们来到屋中，给老师问过了安，然后要请童林下场子，童林觉着自己的身体，还是有点不合适，遂命刘俊代为指示。刘俊答应一声，把众师弟带到后院儿，前去练武，童林又叫家人去到贝勒府给自己告假，就提我身体不爽，家人答应转身而去。单说刘俊，带着众人来至场子当中，按秩序用功，下场子先踢两趟腿，然后温习拳术掌法，以及各种的兵刃，蹿高纵矮，小巧的技艺，先各自单操已毕，紧跟着两个人一对打对子。众人用功已毕，把场子收拾干净，一同来到前面厅房来到屋中一看，贝勒爷来啦，正跟老师谈话。书中代言，贝勒爷一听童林身体不爽，把他老人家吓了一跳，把童宅的家人打发走了，贝勒爷吃完了点心，这才由打自己的府中出来，够奔童林的住宅，刚一上台阶儿，童宅的管事的可就看见了，赶紧过来给贝勒爷请安，遂说道：“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闲在。”贝勒爷带笑说道：“闻听海川身体不爽，本爵特来看望。”管家说道：“爷您在此稍候，我到里面给您回一声，叫我们教师爷前来迎接你老人家。”贝勒爷连连罢手说道：“不必不必，既然他身体不爽，倘若出来再受了风，岂不是更不好吗？”贝勒

爷一面说着话，一面往里行走，管家头前带路，来到厅房，将帘笼打起，贝勒爷来到屋中一看，童林正躺在床榻之上养神，一看贝勒爷进来，随着反身坐起，口中说道："童林不知贝勒爷驾到，未曾接待，望爷您恕罪。"说着话，由打床榻之上下来，那个意思要给贝勒爷行礼，贝勒爷赶紧相拦，遂说道："海川不可，既然你身体不爽，千万不可劳动，我听家人说你不适，我甚不放心，故此我来看看你，你先坐下，咱们爷儿两个还用客气吗！"说着话，贝勒爷伸手拉壹个兀凳儿来，坐在童林的床前，遂问道："海川，昨天早晨你由打府里出来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因何一日未见，你就会病了呢？"童林闻听，并不隐瞒，把昨天已往之事细说了一遍，将话说完，再一看贝勒爷，直听得二目出神，亚赛痴呆了一般，怔够多时，只见贝勒爷微然叹了一口气说道："海川，听你之言，好不惊险，你我在江南地面，终朝与侠剑客在一处盘桓，也没听过像你所说的这位黄服之仙长，所作之事若神龙见首不见尾，真叫本爵钦佩之至，如果日后你再遇着这位仙长，千万把他老人家陪到府里来，我一定得与这位仙长谈谈。"童林闻听，连连答应，正在这么个工夫，刘俊带领着小弟兄们进来，先给贝勒爷请过了安，然后在一旁站立。此时贝勒爷站起身形，遂向童林说道："海川，你这个病虽然不算什么大病，可是也得静养，千万不可劳动，我明天再来看你，"童林闻听，遂说道："想童林有何德何能，敢劳贝勒爷亲身至此，探视童林，你老人家对待童林的大恩大德，但不知何日能报。"说着话的声中，带着悲悲切切，贝勒爷摇头说道："海川哪，你说的这片言语，咱们爷儿两个可谈不到，按说本爵我阖府的人等，生命财产，皆赖你一人保护，要是一谈这个话，咱们不就还了吗！你还

是好好的将养身体要紧。”说着话，贝勒爷转身往外行走，童林赶紧下了床榻，要亲身相送，贝勒爷伸手相拦，口中说道：“海川，你就别客气啦！”童林一看贝勒爷竭力拦阻，这才说道：“刘俊代为师，送送贝勒爷吧！”刘俊答应一声，这才将贝勒爷送到大门以外，贝勒爷转身说：“刘俊你回去好好的伺候你师傅去吧，千万别叫你老师生气。”刘俊点头说道：“不劳贝勒爷嘱咐，刘俊理当侍奉。”说话之间，只见贝勒爷走进了贝勒府，刘俊这才转身回归厅房。书不可重叙，童林在家中养病，贝勒爷也时常的过来瞧看，童林虽然有病，二五更的工夫总未抛弃，暗含用茹气之法，运动腹内的气功，醒清气，换浊气，出纳的口诀，这茹气之法在练武术之中，就是养气之功。就连僧道两门说吧，要打算修练长生之体，都得用这一手工夫，由打茹气之中，再加喝吸天罡的正气，只要是日久天长，加以善养，就可以延年益寿。童林由打运用茹气之法以来，足有两月有余，自己的病体可就算是复旧如初了，时常也不断的上贝勒府里瞧看贝勒爷去，贝勒爷要是高兴，爷儿两个就谈会子，赶上饭口，就在府里用饭。

第四十八回

新年话旧初识年大人　因材施教年家得明师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已到年终，贝勒府置办新年用品食物，甚是忙碌。童林一看贝勒府都张罗着过年，自己回到家中，也派徒弟们把过年应用的物品置办齐毕。到了新年这一天，童林也没上贝勒府去，就在自己家中大过新年，真是丰丰盛盛。到了晚饭之时，童林在当中一坐，四周围有众弟子相陪，酒肴满案，自己的徒弟，轮流着给自己斟酒，童林非常的高兴，自己一想，虽然说以前受了些个辛苦，到如今父母兄弟团聚，又有许多的弟子围随，真正是无限的快乐！自己越想越高兴，遂开怀畅饮，工夫不大，师徒爷儿几个吃了个酒足饭饱，家人将残席撤去，众人漱口擦脸已毕，然后落坐吃茶，童林跟小弟兄们随便闲谈。直到夜静之时，童林来至后面，一看自己的父母跟兄弟童缓，已然将香上完啦，老少三位正在屋中围坐谈话，童林来至佛前，恭恭敬敬的大拜了四拜，然后又到父母的面前辞了岁。遂坐在一旁又在父母的跟前说了些个笑话，把二位老人家哄的眉开眼笑。童林又跟兄弟童缓说了会儿闲话，这才吩咐从人把徒弟叫进来，给师祖父师祖母磕头，然后童林把小弟兄们又领出来，在前厅又摆上酒席，以作通宵夜饮，直饮到天将发晓。这才命从人把残席撤去，预备净面水，师徒爷儿几个擦脸漱口梳洗已毕，从人将茶泡好，大家吃茶完毕，童林带领众弟子，来到后面给二位老人家拜年，兄弟童缓与徒弟们给自己拜了年，家人

等与主人拜年，童林吩咐帐房领赏。吃过了早饭，有心带着徒弟们去给贝勒爷拜年，又一想贝勒爷一定也是未眠，此时我若带着他们前去，恐怕搅了贝勒爷的歇。想到这里，遂叫徒弟们把每日所学的武术，各人心得的技艺，当此正月初一，新春之首，每人练一手儿助助拳兴，徒们答应一声，各自把长大的衣服脱下来，刘俊为首，挨着秩序的往下练。童林在一旁看着，心中甚喜，虽然诸徒弟们跟随自己在一块儿没有多少日子，到如今的武功，全都跟以前大不相同啦，要说高，可高不到那里去，不过此时都把武术的精义找着啦，童林不由得心中暗想，我本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兴一家武术，真要把我的武学儿，倾囊相授与他等，我的门户何不发达呢！他们众人之中，若有一个成名露脸的，一代一代传流后世，也不愧我那二位老恩师，对待我这一片苦心。自己想到这里，心中一高兴，遂向徒弟说道："今天为师给你们众人练一手儿，这手武术虽不敢说是绝艺，不过是咱们门户之中，武术的根基。"说着话，自己站稳了身形，双手下垂，遂说道："这一手儿功夫你等多多留神，千万不可大意。"徒弟们闻听童林之言，各自留神观看，但见老师童林将身形站好，左掌在前，右掌在后，双掌往下一扣，身形一矮，一步一步的往前行走，左右手来回替换，在先前还慢，越走越快，其行似飞，双足都可离地，围着院中绕湾儿，这就是童林当初在江西卧虎山，绕树六年之功，故此现在才有这种奇艺，这两只手倒换着往前走，要在童林的门户之中，这一招儿名叫探马掌。要到形拳里头可就不然了，按形拳的名目，这一招儿叫撵猴儿。童林一面练着，一面向徒弟们说道："你们看明白了吗，这就是咱们拳脚之中的根基。"说着话，复将双掌一摆，这才按定了凹

腹吸胸，空胸紧背，掌不离肋，肘不离胸，龙骧虎坐，两脚踢膝并行，运动自己的柳叶绵丝磨身掌，进步连环，六十四式，共合一百二十八手，两条臂膀忽伸忽缩，上下盘旋，身形滴溜溜的乱转，小弟兄们只看的目瞪神凝，约有两个多时辰，童林才将这套掌法练完。气不涌出，面不改色，双手一垂，收住了式子，然后由打鼻孔之中往外一醒，有两道白气，这才叫一元复始，然后往旁边一站，用手一指刘俊说道："你是我长门户的弟子，从今以后，你们学艺之时，你必须从中嘱咐他们，这一套拳无论有多少，你们众人要分着记着，脑力好的多记几招儿，脑力微差的少记几招儿，然后你等众人，再往一块儿一凑，有不明白之处，来问为师。果能如此，你们的武学长进就更快了。"众人闻听童林之言，一同说道："弟子等谨遵恩师的吩咐。"童林这才率领众弟子，仍然回大厅休息，用罢了晚饭，童林命众弟子可去安歇，自己打坐养神，一夜无书。

次日天明，童林与众弟子各自梳洗已毕，童林带着众人由打家中出来，一直来到贝勒府，就见回事的由打门房里出来，冲着童海川说道："教师爷我给您拜拜年吧！"童林说道："见面发财吧！贝勒爷起来了没有？"回事的说道："贝勒爷早就起来啦，此时他老人家正会着客呢。"童林闻听遂问道，"是那一位呀？"回事的说道也不是外人，就是年羹尧年大人。"童林闻听此言，心中想道：既然贝勒爷陪着年大人在此谈话，我们爷儿几个要一进去给贝勒爷拜年，倒显着打搅了，莫若我们爷儿几暂且回去，等年羹尧走后，我们再来。童林正自思想，就见由打里面出来一人，口中说道："教师爷，您为什么今天才来呀？"童林一看，原来是大管事的何吉，童林紧走

了几步说道："您过年过的好哇！我给您拜个年吧！"何吉一看，赶紧抢步请安，口中说道："这是怎么说的，我那里敢劳动您给我拜年哪？您阖宅全好哇！"童林说道："承问承问"，童林遂将小弟兄们叫过来，给大管事的拜年，何吉赶紧还礼，童林说道："我带领徒弟们前来与贝勒爷拜年，既赶上年大人在此，我先回去，一会儿我再来。"何吉闻听，连连摆手说道："教师爷，您快进去吧，贝勒爷正想念您呢，方才问下来啦，我回的是您未到，您赶紧带着少侠客等，见见贝勒爷去吧。"童林闻听，这才带领 众弟子一直够奔里面，来到外书房的门首，伸手推开屏风，来至屋中，贝勒爷正跟 年羹尧在一处谈话，就听屏风一响，抬头一看，原来是童林带领众弟子，来到屋中，贝勒爷笑嘻嘻的说道："海川，怎么你还等到今天来呀，昨天你为什么不来呀？"童林闻听，赶紧向前请安说道："跟爷回，童林本打算昨天来，皆因怕你老人家新年劳累，故此未改前来，今天我带领徒弟们，来给您拜年，爷您请上，童林给您拜年。"说着话，一伸手撩起大褂，欲行大礼，贝勒爷急忙欠身，用手相拦，口中说道："海川哪，咱们爷儿两个说到了就算。"童林又命刘俊等过来，给贝勒爷磕头，刘俊率领众人按秩序给贝勒爷磕头，然后都在一旁垂手站立。贝勒爷又说道："海川，这位你认得吗？我给我引见引见。童林闻听，举目观看，只见贝勒爷的下垂首站立一人，中等的身材，身穿纺绸的棉裤袄，外罩蓝宁绸的薄棉袍儿，上身套着青色的马褂儿，足下穿白袜青缎子厚底儿皂鞋，往脸 上看，白素素的一张四方脸面，两道长眉，直插入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通关的鼻梁儿，准头端正，两颧高耸，四方海口，大耳有轮，颔下三绺墨髯，约有半尺多长，根根见肉，一丝儿不乱，光

头未戴着帽子，漆黑的一条发辫。童林看罢，就听贝勒爷说道："海川，这位姓年双名羹尧，官拜礼部侍郎。"然后又用手一指童林，遂向年羹尧说道："老年哪，这位就是我时常对你提念，我府中的教习，姓童名林字海川，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闻听，遂说道："原来是年大人，久闻大名，未能得会尊颜，今天相逢，童林幸甚。"年大人闻听此言，急忙还礼，二人彼此客气一番。别看年羹尧是朝廷的二品大员，他可不敢小看童林，虽说童林是贝勒府看家护院的教师，皆因他有侠客之称，连贝勒爷全都十分的敬重他，何况是别人呢！童林跟年大人见完了礼，然后叫徒弟们过来，也与年大人拜年。童林又向刘俊说道："你暂领你的师弟们回去吧，我在贝勒爷这儿谈会儿话，家中有什么事，前来送信，去吧。"刘俊答应一声，遂向贝勒爷年羹尧请安告辞，带着众师弟回家。贝勒爷遂吩咐手下人摆坐，家人急忙调摆 桌椅，放了杯箸羹碟儿，摆放已毕，然后又把冷荤热素，各种的菜蔬，样样儿摆好，把酒温得，然后贝勒爷让座，三人彼此谦逊一番，还是贝勒爷在当中落坐。贝勒爷亲自执壶把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贝勒爷遂向童林说道："海川，今天咱们在酒席筵前，把你平生所学武术中的奥妙，当面谈一谈，我与老年也好一饱耳福。"童林闻听，连连摆 手说道："爷您这个话可不是这样的说法，要是你老人家一个人，无论问什么事，只要童林知道，我必然说明，今天同着年大人在此，久闻他老人家文武双全，曾受过异人的传授，武术可称绝伦，今有他老人家在此，童林焉敢胡说。"年羹尧闻听此言，赶紧抱拳说道："童侠客不要客气，虽然我自幼习学武术，所学者俱是平常的技艺，今天借着贝勒爷他老人家的兴致，不才愿闻童侠客的

高论。童林闻听，不由得一笑说道："年大人既不怕污耳，我就把我由学艺及出世以来，所经历之事谈一谈。"年羹尧说道请讲，童林说道："我当初在家中因事所迫，逃奔在外，行至江西卧虎山，遇见两位高人，把我带至在玉顶玉皇观，教授我各种的武艺，又谁知童林德薄福浅，所有我那二位老恩师的长技，我一手未得，现今回忆当年练艺，也是我自己未曾留心，故此才落了个一无所长。"年大人闻听，遂说道："童侠客所说的言语，可称得起笑话了，您既说身无长艺，为何江湖之上妇孺皆知，您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呢？您如今所说之话，岂不是前言不答后语了吗！"童林未及答言，就听贝勒爷着急说道："老年哪，只在你跟海川这么一打差，我听着实在腻烦，我想海川你是个痛快人，今天怎么反倒这么文绉绉的呀，你可别跟老年学，他的外号儿叫年糕，一开口就是之乎者也矣焉哉，百般的客气，依我说海川无论说什么，老年你不要打搅，海川你就直爽的谈来。"童林只得把自己在江西卧虎山玉顶玉皇观，跟随二位恩师学艺二十五载，以及武术中的精妙，自己出世以来所经所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贝勒爷听罢，心中非常高兴，这位年羹尧初与童林见面之时，一看童林那身儿穿章打扮，未免就有点儿看不起他，此时一听童林所论武学中的深奥，倒把自己吓了一跳，心说，看起来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才叫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听童林所讲所论，果不愧人称侠客。童林又问年羹尧的武学儿，年羹尧一一的回答，童林一听年大人所谈的武术，也颇津津有味，遂问道："年大人，但不知您的武功，是那一位所传？"年羹尧说道："童侠客您要问，这话可就长了，想当初我学艺之时，是这么一段事…"童林闻听，心说，原来

如此。

书中代言，年羹尧住家在东四牌楼二条胡同，他父名叫年家林，母亲杨氏，家林在朝为官，官拜吏部的郎中因年老辞官，在家中纳享清闲之福，所生两个孩儿，长子年羹尧九岁，次子年熙尧七岁，年家林一想，自己是个官宦的人家，虽然说告了老啦，这两个孩儿我可不能不注意，我得先请一位有名望教读的老师，好好的教导教导他们两个人，将来若是得个一官半职的，我年氏门中，岂不是大显荣光吗！与我的脸上也体面。想到这里，老人家这才派手下人，到外面聘请有名望的教读的先生，年老员外这一吩咐，手下的家人也真能干，就请了一位教书的老师来，姓张双名有才，年纪也就在五十上下，还是一位饱学的秀才，家人把这位张老夫子，陪到了年老员外的书房，年老员外一看这位老夫子，面上带着一团的正气，两撇儿花白发，方面大耳，家人指引说道："老夫子，这位就是我们年大人，"又一指张先生说道："这位就是张老夫子有才。"年员外与张有才彼此作了一个揖，然后让坐，家人献茶，年家林陪着张有才谈话，先谈了谈经典，又谈了谈子史，年老员外一听张先生所谈，准知道这位老夫子是一位饱学，然后又谈了会子闲话儿，这才命家人给张老夫子收拾住室。另外派一名家人伺候先生，又找了一个书童，把后面书房打扫洁净，在当中放好一桌案，供好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又把一切应用的东西，全都预备齐毕，然后禀知老员外，年老员外把历书取过来，交与张老夫子，张有才把历书接过来，择妥了吉日。赶到入学的这一天，书童儿把张老夫子领到后面书房，先生一看，屋子虽然不大，摆设甚是刺齐，在屋子的正当中是架几案，上面供首一个神龛，架

几案的前面是一张八仙桌儿，两旁边儿的太师椅子，在窗户的前面，摆着两张方桌儿，方桌儿的后面放着两把椅子，两旁是兀凳，靠着里边儿放着一个书柜，两扇玻璃门儿，里面放着各种的书籍。张老夫子又看了看八仙桌上，放着黑红的砚海，以及文房四宝，应用之物，无一不备，张先生看罢，这才在上首儿的椅上落坐，书童把茶斟上，自己慢慢的吃茶。工夫不见甚大，年老员外带领着自己的两个孩儿，来到了书房，张先生一见学东来了，赶紧站起身形，一看这两个学生，全都衣冠楚楚，就听老员外说道："老夫子，我把这两个犬子交与先生，求老夫子多多分神，替我教训教训，束修定然从丰，只要他们两个人肯学，我定然不惜资财。"张老夫子闻听此言，连连的摆手说道："员外，束修到不必提在话下，只要是这两个学生肯用功，我必然尽力的教授。"员外闻听，微然一笑，遂命羹尧熙尧过来，给先生作揖，家人取过了拜垫，先生焚香已毕，羹尧熙尧二人先拜圣，后与老师行礼，行礼已毕，员外告辞，张老夫子送至外面。这才回到书房，坐在椅子上面叫两个学生把书拿过来，每人上了三行，初蒙的学生念的，也不过是三字经百家姓，先生一看这两个孩子性质不一，熙尧虽然七岁，倒十分的稳重，羹尧可就不然啦，他虽然九岁，却玩皮异常，先生给他上了三行书，他不但不念，反倒把书本儿一合，坐在那里，呶着小嘴儿，一语不发。自己心中想道，我父亲这么大年纪，够多么糊途，花这么那个银钱，请了这么一个先生来，所教的也不过就是几本儿小书，就是全念完了，也没有什么用处，据我想这个念书还不如学武呢！把式练好了，不但可以报效国家，还可以防身，自己坐在那里左思右想，他可就没念先生给上的那三行书。工夫迟了不小啦，

张先生命他弟兄二人按秩序背书，别看熙尧小，把书放在先生面前，自己作了一个揖，将身形一转，三行书背完，一字不差，张老夫子非常喜悦，又给熙尧上了两行，叫他拿去坐在一旁念去，这才说道："羹尧，过来背书。"年羹尧本来就没把这三行书放在心上，自己只顾胡思乱想啦，此时一听老师叫他背书，他就是一怔，遂说道："老师我这儿还没念熟呢，念熟了再背吧。"张老夫子闻听，遂带气说道："年羹尧你怎么这么笨哪，你跟你兄弟一块儿上的书，他比你年纪小，他都背完了，你怎么会还没念熟呢？今天咱们这么办，你赶紧快念，念熟了跟着就背，如果你仍是背不过来，到了放学吃饭的时候，我可不放你。"年羹尧闻听此言，就应当赶紧把书翻开，快念才是，他不但不念，反倒把书往旁边一扣，将身形往桌案一趴，在那里生气。张先生一看，遂说道："哈哈，你这孩子好大的脾气呀！我叫你念书你不念，反倒趴伏在那里不动，好好，到了放学的时候，我要放你才怪呢！"到了放学的时候，先生果然把年熙尧放走，不放年羹尧。自己叫书童摆坐开饭，张先生不慌忙把饭吃完，漱口擦脸已毕，坐定了吃茶，一看年羹尧还在那里不动，自己看着又是气，又是笑，仍不答理他。此时正是六月的中旬，张先生吃了个酒足饭饱，忽然一阵心血来潮，遂将身形往后一倚，把右胳膊放在架几案上，手托着额际，慢慢的可就睡着了。此时年羹尧爬在桌案之上，听了听先生也不说话啦，慢慢的抬起头来一看，屋中没有别人，就剩下先生在桌案上盹睡，不由得自己有气，先生把饭吃饱了，兄弟也吃饭去啦，书童这个东西他也不管我饿不饿，他就出去啦！先生不放我去吃饭，你一定是因为我背不下这三行书来，想我父亲花许多的钱，把你请

了来，是叫你教给我们哥儿两个真正的能耐，谁知你就教给我这两本小书，就满打我满都念会了，上哪里作官去呀？你吃饱了喝足了会睡，我也走啦，自己想到这里，遂站起身形，慢慢的走出了书房，来到外面，自己出了角门儿，顺着箭道往后走，正然低头行走之间，就听前面有人叫道："大少爷，您还不吃饭去，方才我听书童说，您在书房里面背不下书来，先生不让您用饭，此时您背过来了吗？"年羹尧闻听此言，抬头一看，原来是后花园的花儿把式金三，手里拿着一个瓶子，可不知里面盛的是什么东西，年羹尧遂向金三说道："你这是做什么去？你怎么知道我没背过书来？"金三说道："我听书童说的呢，我准知道这位张先生教不了少爷您，他一来的时候，我就看不起他，他不过是个书架子，焉能教的了您呀，再说您喜的是武，并不喜文，他将真正出奇的文章，教给您点儿，也不枉少爷您用一番功，教给您念几本通俗的小书，他就这么大的脾气吗？"年羹尧闻听金三之言，遂说道："我也是看着他这样儿有气，我有心叫咱们家里的长工，先把他打一顿，给我出出气，你看好不好呢？"金三忙说道："不行，少爷您千万别那么办，这个张先生是咱们老员外花钱请来的，您要是叫长工把他打走了，若被员外知道了，岂能容您呀！"年羹尧说道："要不然我这口气怎么出呢？"金三一笑说道："要说别的事我办不到，要是出个坏主意，我可称第一，咱们要是把他赶走了，老员外知道了一定不容，咱们想个法子把他气走了，就是员外知道了，也不能怨咱们。"年羹尧闻听，心中甚喜，遂问道："金三你有什么好主意呀？"金三用手一指自己手中拿的这个瓶子，口中说道："少爷您看见了没有，这个瓶子里面，虽不算什么要紧的东西，足能把张先生气走。"

年羹尧问道："究竟瓶子里是什么呢？"金三遂把瓶子盖儿拧开，年羹尧一看，原来是半瓶蝎子，都有三寸多长，大约有二十多条。年羹尧看罢，遂向金三说道："这个蝎子有什么用处？"金三说道："您把这半瓶儿蝎子拿走，到书房之中，所有张先生应用的东西之中，一个地方给他搁个三条两条的，到了他拿东西的时候，他是摸哪儿那儿蜇，如果把他蜇不跑，咱们再想第二个法子。"年羹尧说道："这个主意倒是好，无奈一节，这个蝎子是活的，我要是把他放在那里，他要爬着走了，那怎么办呢？"金三说道：不要紧我有个主意，您把喝完的乏茶叶找一把，要有放蝎子的地方，拿乏茶叶把他围好了，蝎子贪着吃乏茶叶，他自然就不动啦。您想我这个法子好不好？"年羹尧闻听，带笑说道："好，你把乏茶叶找了来，回头我赏你两吊钱。"金三笑嘻嘻的说道："少爷您在这儿等一会儿。"说着话，金三就奔后面去了，工夫不大，端了一碗乏茶叶来，递与年羹尧，年羹尧左手接过碗来，右手拿着瓶子，遂向金三说道："这个法子如果不行，回头你再想别的主意。"金三笑着说道："就这么办。"书中代言，金三的蝎子是怎么来的，皆因这两天天热，金三晚上睡不着觉，没事他就打着灯笼找蝎子，拿住了就放在瓶子里头，两天找了二十多个，他正要送到药铺里头卖几百钱，没想到碰见年羹尧啦，他才给出了这么个坏主意。不提金三，单表年羹尧一只手拿着盛蝎子的瓶儿，一只手端着一碗乏茶叶，顺着箭道往后行走。过了角门儿，慢慢的来到书房，启帘笼一看，张先生尚在熟睡，屋中并无别人，自己这才轻轻来到屋内，凑到张先生的桌案前面，把茶叶碗放下，把瓶子盖儿拧开，一伸手由笔筒中轻轻拿出两枝笔来，由打瓶子里头夹出了三个蝎子，放在笔筒

之中，不等蝎子往外爬，就抓上了点乏茶叶，然后又把砚水壶儿里的水倒出来，也放里头两条蝎子，掷里头点儿乏茶叶，又在黑红砚海盛水的槽中，一边儿放上一条，用乏茶叶盖好，完全收拾好了，连笔带蝎子瓶子乏茶叶碗，全都藏在严密的所在，然后仍然坐至在自己坐位，还是双手趴伏在桌案之上，自己饭也不吃啦，暗中留神观看张先生醒了，怎么挨蜇。工夫不大，书童带着自己的兄弟熙尧，已经将饭吃完，前来上学，年熙尧入了自己的书桌，书童在旁边儿一看，大少爷年羹尧仍然趴在桌案之上，不由得心中暗恨张老夫子，心说，这个张先生心真狠，大少爷背不过书来，他就不叫吃饭去，倘若把少爷饿个好歹的，岂不把我们老太太给疼坏了吗？书童正自思想，就见张先生一觉睡醒，书童只得过来给先生打了一个手巾把儿，斟了一碗茶，先生擦完了脸喝茶，看了看年羹尧，仍然在那里趴着，张先生也不理他，自己由打桌案之上拿过一套书来，慢慢的观看。年熙尧在自己桌案之上，研墨写仿，将仿写完，放在先生的桌案上面，先生一看学生把仿交上来啦，赶紧把书合上，一看熙尧虽是初蒙的学生，字写的还是真不错，心说，看起来还是宦门的子弟，真与平常人家的子弟不同。先生看罢，那个意思要打算用硃笔判仿，一看黑红砚海两旁的水漕，全塞着乏茶叶，心说，这个书童真懒，砚海里这些个乏茶叶，他也不弄干净了，自己遂用手一抓乏茶叶，没想到里面有个蝎子，蝎子被茶叶蒙着，正自不能动转，张先生用手一捏，正捏在蝎子的脊背之上，此物又是护背虫，有人这么一捏他，蝎子岂肯相容，遂翻过钩子来一搭，正搭在先生的食指上面。先生一疼，赶紧一抖手，蝎子正掉在桌案之上，先生赶紧伸手，由笔筒去拿镇纸的铜尺，

打算把蝎子捻死，刚一伸手，就觉着笔筒之中，有一物顺着手指头往上爬，自己情知不好，赶紧把手撤回来，一看也是蝎子，急忙用左手往下一把拉，张先生也是疼糊涂啦，用左手这一把拉不要紧，又把这只手蜇了一下，把先生疼的用手一拍桌案，正拍在砚水壶儿上面，把个砚水壶儿也给拍破啦，里边两条蝎子，拍死了一个，还有了一个顺着手背往上爬，爬到胳膊上面，一连就蜇了三四下，把个张先生疼的嗳呦嗳呦直嚷。此时把个年羹尧乐的嘴都并不上了，心说，金三这个主意真不错，这一下子把先生蜇了个不亦乐乎！张先生正自疼的难过，一看年羹尧在一旁发笑，自己心中这才明白，这一定是年羹尧发的坏。张先生遂用手一拍桌案，大声叫道：年羹尧，你快说实话，这个事是谁作的？”年羹尧闻听，遂说道：“不错是我。”先生闻听，不由气往上撞，遂说道：“你好生大胆，我有何得罪你之处，你竟敢下此毒手。”年羹尧闻听此言，别看他才是九岁，说出话来是真有劲，遂说道：“你可不能怨我，我先问问你，我有什么大过失，你不叫我下学吃饭，要是把我饿个好歹的，你担的起吗？再者说我无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不会真罚我吗？”张先生闻听年羹尧之言，别看他是秀才出身，立时无言答对，只气的二目发直，万般无奈，这才叫书童带领自己去见东家年家林，前去辞馆。书童无法，只得带着先生张有才，来到前面的书房，见着员外年家林，张先生上前说道：“学东，您这个学馆我可教不了啦，您这位二少爷倒很用功，惟独您的大公子年羹尧，天生的机灵，我没有这么大的能为教他，您是另请高明。”老员外一看张先生说话迟钝，气的两眼发直，遂问道：“张先生，您说我这个孩儿，倒是怎么啦？您说说我也明白明白呀。”这位张老夫子闻听这

才把年羹尧在书房之中，把所有各种的物件里，全放了许多蝎子，把我蜇了个不亦乐乎！员外如果不信，你来看。”先生把双手一伸，年老员外一看，先生这两只手蜇了好机处，俱都红肿起来。年家林一看，这才赶紧用好言安慰，无奈张先生辞意已决，年家林无法拦阻，这才命家人去替先生收拾一切，把先生的用品全都收拾齐毕，叫书童抗着，仍然来到前面书房，与年老员外告辞而去。年老员外往外相送，一看张先生走远，自己这才回到后面厅房，到了书房一看，不见年羹尧，只见年熙尧坐在屋中念书呢。老员外问道：“熙尧，你哥哥他上那里去了？”熙尧说道：“我哥哥他去到前面吃饭去了。”老员外遂命从人把年羹尧找了来，家人答应一声，转身而去，工夫不大，只见年羹尧跟随家人来到书房，年羹尧一看，自己的天伦满面的怒容，赶紧带笑说道：“爹爹，您把孩儿我找了来，但不知有可教训？”员外用手一指高声说道：“好奴才呀，为父花了许多的银钱，为你请来这位饱 学的名儒，我所为的是将你等教训成名，将来长大作些事业，方不愧为父教养於你，谁知你这奴才不但不听张先生的教训，反倒用计将他气走，你方才九岁就这样的顽劣，将来长大定归下流，常言有句俗语儿，少年不读书，老大徒伤悲，难道说你不晓得吗？这一次我念其你是初犯，倘若以后我再请了先生来，你再有如此的举动，我是绝不宽恕。”老员外将话说完，来到前面的客厅，遂命手下仍然到外面，留心打听那里有年高有德的先生，请一位来好教给二位少爷读书识字，手下人答应一声，各自留心去请。

过了半个多月，大管家由外面陪进一位老先生来，到了客厅，见着老员我家林，遂请安说道：“员外爷，我给您引见

引见，这位老夫子姓刘，双名叫翰文，如今我把他老人家陪了来，跟您谈谈，您看着要合适，就留在咱们府里，教授二位少爷读书。”年老员外一看，这位刘老夫子好相貌，生就大身材，稍微有点儿蚂蜂腰，身穿白绵绸的裤褂儿，外米色绸子的大褂儿，腰系一条杏黄色的绒绳儿，在绒绳上面挂着槟榔荷包，大刀子，眼镜儿盒子，扇子络儿，脚底下高腰儿白袜子，一双厚底的云履，往脸上观看，四方的红脸膛，两道蚕眉，寿毫多长，一双阔目，戴着一付大光儿的眼镜儿，大酒糟的的鼻子，四字方海口，准头中满，颔下一部银髯散满前胸，一双大耳，白剪子股儿的小辫儿，续着红辫绳儿，手中拿着一柄 团扇。家人又一指员外说道：“刘老夫子，这位就是我们年老员外。”刘翰文一听家人给指引，赶紧把眼镜儿摘下来，笑嘻嘻的说道：“方才听贵纪纲言说，贵府要请教学的先生，教授令郎。”年家林说道：“不错，刘老夫子请坐吧。”二人分宾主落坐，彼此接谈，谈够多时，年老员外一听，这位刘老夫子所论的文章，又比那位张先生强多了，真称得起经典满腹，出口成章，吐属典雅，不但说和好，细一谈论，原来这位刘老夫子是位举人公，后来委任为山东临清州的知县，由打到任以来，真称得起爱民如子，两袖清风，在临清地面有个外号儿，人称为赤面包公。刘老先生的为人，就可想而知了，皆因他性情耿直，不会运动上司，因此被参革职。这位刘老夫子遂看破宦途，若再作官，准得受脏官的嫉妒，有心隐姓埋名，找一个清闲的地方一隐，无奈宦囊如洗，又可惜自己腹中的学问，置之无用矣，倒不如立一个书馆教书，倘若是教出几个露脸的学生来，日后在朝为官，也可以替我铲除割这一般 贪官污吏，因此自己才作了设帐的生活。果然教

了几位成名的学生，虽然自己心愿已了，但仍是不以为足，故此今天才同着年胜来到年宅，自己打算把平生学的文章，找个相当的人才，倾囊相授。如今跟年老员外一谈话，年家林闻听，心中甚喜，遂说道："我这两个犬子，如蒙老夫了教诲，他日自不难成名。"彼此又说了几句客气话，遂拿过历书，择好了吉日拜圣入学。年羹尧坐在自己的书桌案一看，心说，我父亲他老人家这是怎么啦？不给我请个好先生教书，又给我们找了一个糟老头子来，他焉能够教的了哇！自己正自思想，就听刘老先生说道："年羹尧，把书拿过来，我给你上两行。"年羹尧一听刘老夫子要给他上书，他遂懒懒怠怠的把书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掷，眼光四顾，那知这位刘老夫子年高学优，早就看出年羹尧玩皮，不俱怕老师的模样来啦。刘翰文遂厉声说道："年羹尧，你用手指着书，我教给你念，年羹尧不但不听，他是连动也没动。刘老夫子一看，不由得气往上撞，遂用手指着年羹尧说道："我由打没上你们这儿来，我就听人家说你非常淘气，别看你把张先生给气走了，我可不怕你，来来来，我先打你三板，看你听说不听说。"说着话，刘先生一伸手，由打座位底把茅竹板拿起来，气恨恨的要打年羹尧。此时可把年熙尧跟 书童儿给吓坏啦，书童赶紧上前说道："先生，您先别生气，您看我的面上，暂且饶恕他这一次吧，如果您这口气不消，小子情愿替大少爷领责。"说着话，书童跪在了地下，年熙尧也跪下，不住的给哥哥求情，这位刘夫子没心打年羹尧，不过是先给他一个下马威，将来好规矩他，如今一看熙尧与书童求情，刘老夫子遂把竹板儿放下，向年羹尧说道："今天我要不看在他二人的分上，我是非打你不可，你且归回你的书桌，回头我再给你上书，你若不听我的教训，

咱们是现打不赊。”年羹尧这才伸手把自己的书拿起来，气哼哼的来到自己的书桌后面，往椅子上一坐，刘先生这才给熙尧上书，叫他自己去念。到了饭口，这才放学吃饭，整整的一天，这位刘先生也没答理年羹尧。到了天晚放学，年羹尧不由得心中恶气难消，这才顺着角门儿够奔后院儿，进了花园儿，一看金三正自浇花，年羹尧说道：“金三你快给我想个主意吧，现在请来的这位教书的刘先生，比张有才还厉害，动不动的他就要打我，你快给我想个法子吧。”金三闻听，眼珠儿一转说道：“少爷，今天已竟晚啦，您暂且回去吃饭，有什么事咱们明天再说。”年羹尧遂出离了花园儿，前去用饭不表，单表金三把花儿浇完了安歇。一夜无书，到了次日，金三起身正在闷坐思想主意，就听有人叫道：“金三哥，给您添点儿麻烦，你这儿绑花儿架子的时候，剩下废木头了没有？”金三一看，原来是本宅的木匠刘师傅，遂说道：“刘师傅要废木头有什么用？”刘师傅说道：“咱们管事的年胜，叫我给他做个橛子，我问他做橛子有什么用处，他说现在请来的这位教书的刘老夫子，乃是两条寒腿，要是出大恭的时候，他蹲不下，给他做个橛子，为的是解大手的时候，他好抱着这根橛子。”金三闻听，遂说道：“有，自己来到里面找了一块废木头，长有四尺来往，遂说道：“刘师傅，你看这块木头成不成？”刘师傅说道：“好好，遂拿着这块木头，走到花园儿的西北角厕所，拿起斧子来把木头砍了一头儿尖，向地里一钉，钉下了半截，用手搬了搬，还是真正有劲，自己收拾好了，这才拿起空伙去了。不表木匠，单表花匠金三，由打刘师傅走后，猛然间想起一个主意来，心说，我何不这么办呢？正然想到这里，就见年羹尧跑来，一面跑着一面问道：“金三，你给我想

了主意了没有?”金三闻听，一笑说道：“少爷您先别着急，我已经将主意打算好啦!”年羹尧问道：什么好主意呀?”金三说道：“您到西北角儿等我去。”说着话，金三出了花园儿，往东一拐，来到后面罩房，自己心中想道，我这少爷的脾气真古怪，放着书不好好的念，非要叫我出主意，把老夫子赶走了不行，此事若被老员外知晓，我这个饭碗就得砸，如果不给出这个主意，又恐怕得罪了年羹尧，自己也是不好受。金三想到这里，这才来到刘师傅的住所，看了看屋中没人，遂找了一把小锯一把斧子，拿着一直够奔花园儿，一看年羹尧正在那里等候，自己已来至厕所，先把锯放下，用斧子顺着橛子的四周围，慢慢的刨，把橛刨出来，这才把锯拿起来，由埋着的那头儿，四周围用锯一锯，虽然没锯折了，连着的可也不多啦，然后又照样儿用土培好。遂说道：“少爷咱们走吧，一会儿您再来看，刘先生这个乐儿就大啦!”年羹尧看了半天也不明白，遂问道：“金三，这倒是怎么一段事呀?”金三遂说道：“回头吃完了早饭，刘先生一解手，双只手一抱这个橛子，只要他一抱，这个橛子就得折，摔他一个屁股墩儿还得弄他一屁股屎，您看这个主意怎么样?”如果气不走他，咱们再想别的法子。”年羹尧笑嘻嘻的拍手说道：“好好，金三将话说完，拿着家伙仍然回奔罩房去了，年羹尧也没上书房，他就在花园儿里一等，净看刘先生解手的时候这个乐儿。不提年羹尧，单表刘老夫子，一看熙尧早已来到书房，就是不见年羹尧到来，刘老先生心中想道，年羹尧这个孩儿的胆子真大，昨天我申斥他两句，今天他就不来上学，据我看这个孩子要照这样的举动，将来必非大器，刘老夫子虽然这么想，可是并不问，到了吃饭的时候放学，书童给摆上座，老夫子用

饭已毕，坐在一旁定了定神，喝了两碗茶，这才带好了手纸，出离了书房，一直够奔后面花园儿。来到东北角儿一看，木橛子已然埋好，自己这才把大衣服一撩，退下了中衣，身形往下一蹲，双手一抱木橛子，就听克叉一声，木橛折为两段，这一折不大要紧，这位刘老夫子整个儿的来了一个屁股墩儿，正坐在屎上他想若大年纪的人，再兼着是两条寒腿，摔躺下可就不容易起来啦，慢慢的凑至墙角儿，双手扶着墙，这才站起身形，只觉臀尻酸楚，不由得心中大怒。口中说道："好你个大胆的年胜，我叫你给我钉个橛子，你为何不给我找块结实的木头啊！"说着话，自己慢慢的走至本橛子的近前，伸手拿起来一看，折的这个地方，四周围有锯锯的印儿，刘先生看罢，点了点头，心中想道，好你奴才年胜，我有何得罪你之处，你不该心怀叵测，施此毒辣手段，有意将我遂出年宅，再说我才来了两日，你就如此的小看於我，倘若日久天长，我又是上年岁之人，言语之中要是把你们得罪了，你们再出诡计算计我，那时倒反美不美了，我不免去到前厅，见了年老员外把话说明，与他当面辞馆。刘老夫子想到这里，遂把中衣儿系好，然后又拿起那半截儿木橛，由花园儿东北的角门儿出来，就听前面有一人叭嗤一笑，刘老夫子抬头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年羹尧。书中代言，方才刘老夫子出恭，年羹尧在暗地观看，一看刘老夫子果然中了金三之计，自己这个乐呀，笑够多时，自己想道，倘若叫老师看见我，倒显着不合适，自己这才撤身形往外行走，走出了角门儿，自己遂回头一看，正赶上刘先生垂头丧气，狼狈不堪的也往外走，年羹尧不由得叭嗤一笑，这才被刘先生给看出来啦。老先生一看，心说，原来是你呀，今天我非把你领到你父亲的面前，我

是决意辞馆。刘先生想到这里，这才用手一指年羹尧，厉声说道："好冤家，你小小的年岁，竟敢做此非理之事，我偌大年纪，焉能禁的住这一蹴，万一我脑袋要碰在墙上，岂不有性命之忧吗？老师我也是你耍笑的么！"这位刘老夫子将话说完。遂察看年羹尧的面色，年羹尧闻听老夫子之言，在一旁说道："不是你摔了一个屁股蹴，弄了一身屎了吗！正是我所为，你要看着不合适，你不会辞馆吗！"这一句话不要紧，把这位刘老夫子只气得须眉皆扎，五内如焚，浑身乱抖，结结吧吧的说道："好孩子，你竟敢背反五伦，说出这样的言语，来来来，你随我去见你的天伦。"说着话，一伸手把年羹尧的手腕儿一拉，一直够奔前面。来到书房，启帘笼来至屋中，一看老员外正自吃茶，刘老夫子走上前去，口中说道："学东，您这位令郎公子，竟敢如此的奚落於我，年老员外，您可也是做官为宦的，请问您这位令郎是怎么教训的？虽然说他才入馆两天，只要是一拜圣，他就是我的徒弟，我们既有师生之情，他就不应当百般 耍笑於我，这个话要是传到外面，岂不叫读书之人耻笑於我。人家不说令郎不知尊卑老幼，他说我刘翰文行事不正，今天这椿事别看是年羹尧做的，我还不怨他，算是老员外您的教子无方，故此他才敢侮辱业师，今天这场官司，我就跟员外你打啦，你不去还是不成。"说着话，松开了年羹尧，上前就拉年家林，年老员外一看，情知不好，急忙说道："老夫子暂且息怒，有话咱们细谈，犬子无论如何不对，都有年家林给您陪罪。"说着话，赶紧过去伏腰行礼，这位刘老夫子一看，遂说道："年老员外，你先不要陪礼，你听我把令郎所做的事情，对你说说。"遂将年羹尧年所为，细说了一遍，年家林赶紧从新施礼说道："老夫了虽然说您才来

到舍下两天，我可没敢拿您当外人，因您不仅满腹经纶，更兼凡事都有经验，可算是两个犬子得其师矣，谁知年羹尧这个畜生无福，他才有这般举动，今天事已至此，您也这么大年纪啦，千万不要着急，倘若您有个一差二错，连我都担架不起，犬子无论多么不对，您都看在我的身上。”说着话年家林抢步向前欲行大礼。这位刘老夫子一看，心有不忍，又一想杀人不过头点地，自己赶紧伸手相搀，口中说道：“老员外，从此以后您对於大少爷要加意的管束，倘若日后他遇见青年负气之人，再若如此的行动，岂不与您招惹是非。”将话说完，刘先生这才换上干净的衣服，年家林命手下人将先生衣服上的屎，全都刮下来，然后用水冲洗冲洗，全都收拾已毕，年家林打算摆一桌酒席，与刘老夫子陪礼，叫刘先生消消气，然后仍然入馆。焉想这位刘老夫子，一看自己的衣服已然收拾洁净，遂笑嘻嘻的向年老员外说道：“学东，方才我言语直掘，未免冒犯学东，没有别的，请您多多的耽待吧。说起来我也不会客气，简直的说您这个学馆，我是不能教啦，我即刻跟您告辞。”年家林闻听，遂竭力用好言安慰，这位刘老夫子是执意不从，年家林这才回头命手下人到上房，取银二十两，送与老夫子作为束修，刘先生一听，遂说道：“慢来，我胸中之志尚未得展，此时我与学东作别，将我肺腑之事，对您说了吧，我这次来到贵府教读，可与先前大不相同，先前教读，为的是束修费糊口，现在我虽不敢说是大富之家，也可称饱食暖衣。这次我所为教几个得意的门生，把我平生所学传授与他，就因为我已老迈年高，不肯将学问埋於地下，要不然你我见时，我并未谈及束修呢，那我就别有用意，别看我此时离馆，你我仍是朋友，日后倘有用我之处，我定然前来帮忙，

这二十两银子，我可不敢领，请您收回，咱们后会有期。”说着话，叫手下人把自己应用的物件，都运到外面，这才与年老员外告辞，年老员外万般无奈，只得随后相送，来至大门以外，二人彼此拱手作别，刘老夫子扬常而去。年家林回到书房，一看年羹尧仍然在那里垂手站立，老员外用手一指年羹尧，大声说道：“好冤家，我给你聘请高明的先生，教授与你，所为的是将来你长大成人，光宗耀祖，不想你如此的可恶，我年氏门中不敢说诗书门第，可称的起官宦人家，由打大清朝立国，你的曾祖父，与你祖父，俱是官居显爵，到了为父这里，在康熙圣主的驾前，身为三品吏部的郎中，尚觉有愧先人，如今你既不好好的念书，将来定入下流，叫我死在九泉，怎对得起年氏的先灵，如今你已九岁，一点儿要强的心都没有，我还要你何用。”说着话，老员外将双手一举，恶狠狠的够奔年羹尧的脸上打来。就在这般光景，管家年胜伸手把年羹尧往一旁一拉，年家林扑了一个空，险些栽倒，不由得心中有气，遂说道：“好奴才年胜，你竟敢袒护这个畜生，险些把我栽倒，真正可恶。”年胜急忙跪倒身形，口中说道：“老员外爷，你老人家暂且息怒，小人我有下情。”老员外用手一指说道：“讲”！年胜说道：“你老人家有所不知，前次张先生辞馆，说大少爷不肯用功，用蝎子蜇了他啦，员外爷您是圣明人，咱们少爷才九岁，他焉能想得出这个主意来呢？此乃花儿把势金三所教，我早就知道，没敢跟你提，恐怕员外爷生气，就是今天这位刘先生的事，也不是少爷所为，一定也是金三办的，奴才说的是句句实言，并非凭空捏造，您若不信，可将金三叫来审问，如无此事，小人情愿领罪。”老员外闻听此言，遂说道：“既然如此，你去到后面把金三叫来。”

家人答应一声，转身而去，工夫不大，只见金三由外面进来，员外一看，不由得气往上撞，遂说道："金三，我来问你，前次你与年羹尧主谋，用蝎子将张先生气走，我并未究问於你，今天你又与他出主意，把这位刘先生治走，你分明是引诱童子，不习正道，着实的可恶，本应当将你赶出我的宅院，我念你家有老迈的双亲，暂且饶恕了你。从今以后，要你改了前非，如若再犯，决不轻轻将你饶恕。"遂叫道年胜，将他给我痛责一顿，年胜答应一声，走上前去，不问青红皂白，举手就打，不过在下部拳头巴掌乱打一顿，手下人一面打着，一面说道："金三你还不向员外求情讨饶，等待何时？"此时金三心中想道，我自己所作之事，实在是该打，年羹尧淘气不上学，我何必从中给他出主意呢，看起来我还是粗鲁，如今才落得皮肉受苦。自己想到这里，这才跪倒身形，口中说道："员外爷您饶恕了我吧，小子我错啦！从此我再也不敢了。"老员外闻听，这才吩咐年胜等住手，叫他仍然回归花园儿工作，金三遂站起身形，够奔后面去了。老员外这才向年羹尧说道："小冤家，你从此以后，也不论是读书，也不论对待咱们家中之人，不许你再有如此的行为，如果旧恶不改，定然砸折你的狗腿，滚出去吧！"年羹尧被天伦申斥了一顿，自己出离了书房，往后面去了。年老员外又向年胜说道："这件事我还是托咐你，打听着如有饱学的先生，就请了来。"年胜答应一声是，书不重叙，不到半年的工夫，年胜领来了三四位，无奈一节，俱都平常的文学儿，年老员外皆未延聘，有名望的老夫子不来，都知道年羹尧陶气，平常的先生也不敢就馆，这一来不要紧，可就把年羹尧给耽误啦！到了转过年来，年羹尧十岁，老员外一看，自己的两个孩子无事可作，终日游手

好闲，又请不了教书的先生来，老员外闷闷不乐。

这一天年员外正在书房吃茶，年胜由打处面进来，口中说道："员外爷，外面来了一个老和尚化缘，坐在咱们门前，手敲木鱼口中不住高声诵经。"老员外说道："他勿论化米化钱，打发走了他不就得了吗，何必还通报我呀。"年胜闻听带笑说道："员外爷有所 活，这位老和尚并不化柴米银钱，他要请员外跟他见上一面，老员外闻听，不由得一怔，心说，我跟僧道并无来往，这个和尚为何要跟我见一面呢？老员外一思想，一面站起身形，遂说道：年胜，你头前带路。"主仆来到大门以外，老员外往对而儿一看，只见影壁头里坐着一位老和尚，年纪可太老啦，站起身来足够六尺开外，肩宽背厚，膀扎腰圆，脯子肉翻着，像有武工的，身上穿灰色的僧衣，大领阔袖，腰中系着一条杏黄色的绒绳，白粗布的袜子，过了磕膝盖，一双黄色白口僧鞋，往脸上看，黑真真的一张脸面，一脸黑油麻子，真称得起上供的麻子论串儿，那一个都有铜钱大小，两道长眉，一双虎目，大鹰鼻子，四字海口，唇似丹霞，新刮的脸儿，青虚虚胡须，大耳堪可垂肩，光着头雪白的鬓角儿，在头顶门之上，净是疤拉，盘膝坐在蒲团之上，面前放着一个木鱼儿，用手敲打，口中不住的诵经。老员外看罢，慢慢的走下了台阶，就见年胜用手一指和尚说道："老当家的，我们员外出来啦。"老和尚闻听，抬头一看年家林，果然慈眉善目，一部银髯洒满胸前，和尚看罢，口念阿弥陀佛，遂说道："阁下莫非就是年老员外吗？"年家林闻听此言，笑嘻嘻的抱拳说道："不错，老朽正是年家林，但不知老当家的将我呼唤出来，有何言赐教？"老和尚说道："老僧听人传言，尊府有二位少爷，要聘请教书的老师，老僧闻听此信，故

此前来，情愿把我个人平生的所学，传授与令郎，可不知老员外您的意下如何？”年老员外闻听，心中想道，由打张刘二位老师走后，并无一人敢来就馆，今天这位老僧人，不吝毛遂之自荐，自己前来情愿就馆，我看他仪表非俗，不问可知，大概一定有点儿能为。年老员外想到这里，遂说道：“既然高僧肯赐教，年家林求之不得，此地并非长谈之所，请高僧里面谈话。”说着话，吩咐年胜把老方丈的东西，全都搬运到里面，老和尚随同着年员外够奔里面，来到书房，分宾主落坐。员外这才说道：高僧既肯就馆，可算两个犬子的福分不浅，但不知每年束修若干？”和尚闻听，不由得大笑说道：“老僧本是红尘以外之人，对於金钱的话，我并不计较，我此来所为教授令郎成名，并不是希图金钱而来。我有一句话，要当面言明，必须员外您应允我三件大事，但等功成之日，我是分文不要，所为的是令郎成名，与老僧的面上，亦大有光荣。”老员外闻听和尚言语直爽，心中甚喜，遂说道：“既然如此，敢问您第一件？”和尚说道：“头一件事，我在尊府教授令郎，以十年为限，在十年之中，勿论有若何的大事，可不准他旷学，十年以后，我准担保他成名立业，这头一件为立身之本。”员外说道：“禅师言之有理，此事本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俗语云不受十年寒窗若，怎能修到人上人，请示您这第二件？”和尚闻听，遂说道：“这第二件，凡有我书房之中所用的器甲，如果尊府没有，我开条子就得给我买去。”年家林一笑说道：“书房之中，岂可缺少了文俱，无论短甚么东西，您只要开条儿，咱们就立刻去买，请问第三件？”和尚说道：“这第三件，必须给另备一处洁净的的房屋，一日三餐，老僧吃素，这就是老僧要求的三件事，但不知员外可否应允。”年家林闻听，

遂说道："老方丈所说的这三件事，我是件件依从。"老员外又命管家年胜给老当家的收拾住房，一面又命书童打扫内书房，工夫不大，全都安置停妥，这才吩咐厨房，给老和尚准备得了素斋，老员外亲自陪着和尚吃饭，吃喝已毕，擦脸漱口，然后落坐吃茶，员外命人把历书拿过来，择选了吉日，老员外带着年羹尧年熙尧，拜圣入学，年家林又给老和尚说了几句客气话，这才告辞退出。此时年羹尧坐在自己的坐位之上，心中想道，我父亲他老人家，真是拿着钱没有地方掷去啦，这个教书的先生，是换一位不如一位，如今又请了一个和尚来，他焉能教的了学呀，今天我倒要看他怎样的教给我念书，年羹尧想到这里，遂暗自留神观看，只见老和尚在椅上盘膝打坐，闭目合睛，一言不发，到了吃饭的时候，只见老和尚把双目睁开，口中说道："你们吃饭去吧。"年羹尧闻听，心说，这倒不错，半天儿的工夫，任什么没教，就叫吃饭去，自己心中欢喜，遂跳跳蹿蹿走出了书房。老和尚这才命书童开饭，饭后，仍然坐在那里打坐，年氏兄弟吃完了饭，一同来到书房，老和尚又没言语，到天晚照样放学。书要简断，如是者一连就是三四天。年羹尧心中甚喜，心说，这个老和尚不但不爱打人，还不教给我们念书，这够多么好啊！不表年羹尧，单表老和尚这天清晨起来，梳洗已毕，提笔开了一个条，叫书童交与年胜，照条儿给买一攒笙来。书童答应一声转身而去。工夫不大，就把笙买了来啦。老和尚接过一看了看，用温水润了润，双手一捧，坐在那里就吹起来啦，和尚吹出来的这种声音，真称得起清韵悠扬，动人心魄。年羹尧只听得目定神凝，不由得心中羡慕，遂慢慢的站起身形，来到老和尚的面前说道："老师呀！，您吹的这个玩艺儿真好，我

实在爱听，我有心跟您学学，可不知您教不教？”和尚闻听，带笑说道：年羹尧，你要真有心学我就教，你学会了这个，往后我还有的是好玩艺儿呢！”说着话，老和尚伸手把笙递与年羹尧，先教给他捧笙的姿式，双手的大指在前面，两个食指在笙的里面，两个小指十字交叉搭住，先不教按字，将笙捧起来，正着鼻子照准儿，再用呼吸之气一吹，这个笙才能发音。老和尚说：“吹响了之后，我再慢慢的教给你工尺字儿。”当天年羹尧先学了个捧笙的架式，第二天老和尚就给他开出了工尺的谱字，慢慢的教给他一吹，年羹尧虽然淘气，他却是天然的聪明，在先前不过是不得明师，倒不是张刘二位夫子不能教，皆因摸不清年羹尧的性情，故此才被气而去。如今年美尧跟老和尚把工尺谱念了几遍，然后拿起笙来就吹，高矮的章韵，还是真合。到了放学的时候，年氏弟兄前去用饭，把饭吃完了，年羹尧连休息也不休息，跟着就跑回了书房，坐在自己的坐位之上，拿起笙来就吹，不到半个月，他就把笙上所有的曲儿牌子，完全学会。和尚又开了一个单儿，叫人去买管，笛、箫各一，把乐器买了来，仍按着以先的法子，教给年羹尧，不足两个月年羹尧就把笙、管、笛、箫，这四种乐器的牌子歌曲，完全学会。这一来可就苦了年熙尧啦，每天到书房，净听和尚跟年羹尧吹各种的音乐，到了吃饭的时候，回去吃饭。不表他们师徒在书房演习乐器，单表的是年老员外。自从和尚一教自己的孩儿，屈指算来不到两个月的工夫，年羹尧居然就不逃学啦，自己想到这里，心中甚喜，就见帘笼一响，年胜由打外面进来，老员外也是一时的高兴，遂向年胜说道：“年胜，看起来人要有能为，真不在乎表面，高人的实学儿，满在腹中。不用说别的，就按咱们宅里这位老

和尚说吧，由打他来到咱们家中，不足两个月，年羹尧这孩子也不淘气啦，每日反倒起早睡晚，你说这不是该着吗！”年胜一听，不由得一笑说道：“不但不念书，简直的书房成了和尚庙啦！每天也不论早晚，这位老尚净教给我们少爷吹各种音乐，咱们少爷将来要是干别的不行，要是当和尚去准不外行，我说的这个话您要不信，您就跟我到后面看看去。”老员外闻听，遂说道：“好好，你头前带路。”说着话，站起身形，穿宅过院，一直够奔后面书房。远远儿的就听见里面，正然吹的高兴之际，老员外慢慢的走至窗户近前，用手指把窗户纸划了一个小孔，眇目往里观看，老员外不看则可，往里一看，不由得气往上撞，就见老和尚坐在方凳之上，手中拿着一只管子，年羹尧双手捧着一攒笙，师徒爷儿两个正吹的音协拍合，高兴之际。老员外倒退了两步，有心闯入屋中，质问老和尚。又一想不可，老和尚来的时候，已对我说明，他教读以十年为限，准保教我的孩子成名，此时才两个来月，也许这位老和尚别有用意，也未可知，莫若我再看他个三五个月，倘若他是无处投奔的野僧，陷在我的家中躲避灾难，故意耽误我的孩子，哪 时节我自有对待他的手段。老员外想到这里，这才转身形仍然回归前面不表，单表老和尚教给年羹尧练习各种的音乐。又过了几天，和尚开了一个条子，叫年胜买来了一个兵刃架子，一面带着十八般兵刃，就摆在书房的院子当中。没有事的时候，和尚伸手拿起一条大枪来，扎了一趟六合大枪，把枪练完了，仍然放在架子上，拿起一口大刀，按定春秋十八手，舞动如飞。书不可重叙，和尚把十八般兵刃，挨着样儿的这么一练，全都练完啦，真是气不涌出，面不改色，然后叉手往旁边儿一站，年羹尧在屋中一看，

赶紧跑到院中间道："师傅您会把式吗？我愿意跟您学学，您教给我吗？"和尚闻听，带笑说道：这个武学儿 工夫你可练不了。"年羹尧闻听，着急说道："老师你怎么说我练不了哇，练武述并不是什么出奇的事，世界之上会的主儿多啦，不过是有好有坏就是了，据我看我的体格儿，也不是有歹疾，比外面年青练武的腰腿，也不是不灵敏，你老人家怎么说我练不了呢？"和尚说道："我并不是说你这个人不行，皆因你孩子的性情近乎顽皮，不受人的约束，故此我才说你练不了，如果你能够听从为师我的教导，昼夜不辞劳苦，成功之日，必能压倒一切江湖上的英雄，就怕不听话。"年羹尧闻听，带笑说道："老师，弟子情愿受你老人家的指教，再不敢顽皮了。"和尚闻听，不由得哈哈大笑，遂命手下人把院中无用的物件收拾收拾，然后将年羹尧带到屋中，和尚亲自将墨研浓，取过一张红低来，提笔写了一个武圣人牌位，然后供在桌案之上，遂说道："年羹尧，我写的这位祖师，你可曾晓得？"年羹尧说道："弟子不知，求你老人家指示。"和尚说道："虽然为师身为空门，皈依三宝，论我的武学儿，乃是无极门中所传，你可知道在春秋时代，到了齐、楚、燕、韩、赵、魏，秦的时候，有一断故事，名曰孙庞斗智，"咱们的祖师爷就是那位无极真人孙膑。你我师徒先拜过祖师爷，既然你愿意学，我也不拦阻，可有一节，练武学儿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工，由打今日你拜师之后，可不准你自由行动。"年羹尧说道："弟子谨遵师训。说着话，只见老和尚冲着祖师爷的牌位，大拜了四拜，站起身形往旁边儿一闪，年羹尧也没等老和尚吩咐，自己赶紧跪倒身形，也大拜了四拜，然后又给老和尚磕完了头。老和尚心中甚喜，遂说道：既然你拜了师啦，我先传授你一

手儿，这手儿功夫虽然没什么，总算是咱们武术之中的根基，和尚将话说完，身形站稳，双足并齐，两手往下一垂，目往前看，身形往下一矮，双腿可纹丝儿不动，双手随着也也往下一伸，腰板儿可不塌，蹲了足够半小时的工夫，这才站起身来。这位说和尚往下这么一蹲，就叫武术吗？阅者诸公有所不知，和尚练的这手儿功夫，名叫无极，此乃无极门中的武术头一手，由无极将双手一穿，就化成了有极，由有极而生太极，太极双手再一分，就变成两仪，由两仪往外推展，转成四象，由四象分五行，由五行而成八卦，这就是无极门中的武术规定的路径。虽然剑侠图这套书这么说，就按童林说吧，别看他也是无极门中的弟子，他也没把这个路径练全了，闲言少叙，单表的是年羹尧，看着老和尚练完了这手儿，自己也照着样儿的练这一手儿，可没老和尚蹲的工夫大，年羹尧学会了，爷儿两个命书童泡茶，一面吃着茶，和尚就给年羹尧讲点儿武术的规则，到了饭口，和尚命年羹尧前去吃饭，说来也怪，年羹尧不但不走，遂即说道："老师我不走啦，我愿意跟您在一块儿吃。"和尚闻听，遂说道："既然如此，咱们爷两个一块儿吃吧。"这才吩咐摆坐开饭，师徒二人吃喝已毕，不必细表，由打拜师之日为始，师徒爷儿两个，也是天然的有缘，食则同桌，寝则同床，和尚每日传习年羹尧练武，不知不觉已有两月有余，年羹尧也是天生聪颖，就把和尚所教的小架儿，全都学会。这一天老和尚同年羹尧说道："羹尧，据我想你终日跟我习武术，日后练成了，不过就是一介武夫，我岂不把你给耽误了吗？再说你的家，乃是诗书的门第，历代为官，到了你这一辈儿，只落个纠纠武夫，岂不可惜！"年羹尧说道："老师，我早就想到这里，此时我先跟你老人家练

武，武术练成之后，我再习文不迟。”和尚闻听，不由得哈哈大笑，说道：“羹尧呀，你可知道青年的光阴，不可轻易错过，俗云，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你武学成就之后再习文，成功之日，你岂不年已不惑，还能有什么作为！我由打与你见面之时，我虽不敢说精通风鉴之术，我也稍明相法。我看你的五官相貌，生得堂堂仪表，将来定非池中之物，如果你愿意习文，为师情愿教授於你，由明天为始，单日学文，双日习武，如果你肯下苦功，为师必然倾囊相授。”年羹尧闻听此言，满心欢喜，赶紧行礼，口中说道：“如蒙老师您肯教诲，弟子感德非浅。”和尚用手相搀，遂说道：“快快起来吧，只要你对於文武两科件件用心，那才不枉为师我教导你这一番。”爷儿两个一同吃完了晚饭，一府晚景无书。到了次日清晨，师徒二人梳洗已毕，用过了早点心，和尚这才吩咐书童，把二位少爷的书包取了来，遂教给年氏弟兄念书。年羹尧可就跟先前不同啦，对於文学儿武学儿，是件件用心，可有一节，单日习文是哥儿两个，又日习武可没有年熙尧的事，并非是老和尚不教，皆因熙尧不爱於武。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匆匆之间，整整的十年，年羹尧，可就与先前迥乎不同了，生得身体高大，相貌魁梧，方面大耳。论他腹中的文学儿，除去和尚所传的经史之外，以及诸子百家，三韬六略，各种用兵之法全懂。论武学儿，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这一天老和尚将年羹尧叫到自己的面前，口中说道：“羹尧，你我师生相聚十年，我已将我平生文武的技艺，倾囊相授，凭你的艺业，若与国家出力报效，足能封妻荫子了。”年羹尧说道：“皆是恩师所赐。”和尚闻听，不由得哈哈大笑，遂又命书童去请年老员外，书童答应一声，转身

出去。工夫不大，只见老员外来到后面书房。书中代言，自从年羹尧一跟和尚将那文武两科的艺业学成，年老员外心中非常的喜悦，心说，凡事都在乎有缘，以前请来的张刘二位老师也都是好文才，皆因他跟我两个孩子没缘，想不到这位老和尚，有如此出奇的手段，竟将我这两个孩子教成。心中正自思想，就见书童来请，老员外这才来到了书房，和尚一见年老员外进来，赶紧站起身形，合掌当胸，口念阿弥陀佛，遂说道："学东请座。"员外带笑抱拳说道："老师不必客气，但不知你老人家把我唤了来，有何事故？"和尚说道："老僧把学东请来，并没有别的事情，不过老僧当年教读之时，曾与员外将话说明，我在此教读以十年为限。最可敬的是员外您对於书房之事，不加约束，反倒命手下人另眼招待於我，故此才得将我平生所学的文武两科技艺，一一传授与令郎，论起来并非老僧之功，实则员外好善之德所致，更兼羹尧的根基纯厚，才得有此成功。"员外闻听和尚之言，遂哈哈大笑说道："老师，将来此子成名，皆是老师所赐。"和尚说道："员外太谦了，今天老僧跟您把话说明，令郎的岁数也不小啦，论说我得等他进场之后再走，皆因老僧尚有要事，今天我要与学东告辞。"年老员外未及答言，年羹尧在一旁就是一怔，遂急忙跪在和尚时面前说道："老师，您把我天伦请来，原来是您要辞馆而去，这十年的光景，您为教授弟子，费尽了心血，虽说是师徒如父子，也是咱们师生感情所致，至今弟子也没敢问你老人家在那座名山修练，以及您老人家上下的名称，您如今走后，日后有人盘问我的武学与何人所学，弟子若言说不知，岂不被他人耻笑，再说您在弟子的家中住了这十年，您也没提过一个走字，为何今日您想走呢？莫非弟子有违背你

老人家的地方，或者是从人慢待了您，如果是他们得罪了您，就叫我父亲把他们辞退，如若是弟子有不周之处，情愿在恩师你的面前请罪。”老和尚闻听，不由得大笑说道：“羹尧，你乃是十分聪明的孩子，怎么今天你说出这样愚钝的话呀，由打为师我来到你家，本宅的上下从人，那一个对待我都是维恭维谨，再者你跟为师学艺以来，十年之工不离左右，颇下苦功，要说富豪人家的子弟练艺，像你这么用功的就很少，如今你的艺业学成，我把你天伦请来告辞，皆因为师为够奔江西去访你的师伯。你既要问为师的名姓，听为师且慢慢的道来。”年羹尧说道：“弟子洗耳敬听，和尚说道：“为师家住四川成都府北，离城六十里顾家庄，姓顾名启字肯棠，出家在本城三关庙，原先师乃是个秀才，只国几经大比，俱已落榜，我看破红尘，自思无应举之福，故此才落发为僧。为师的法名上宝下如，后来我云游天下，曾在江西卧虎山，巧遇二位出家的仙长，一位姓尚双名道明，外号人称谈笑清居无极子，一位姓何双名道源，人称爱莲居士太极真人，我三人一见如故，在一处盘桓了一月有余，所谈的不过是文学儿之精微，道理之渊源，除此以外，便是揪秤对垒，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二位精通各种的武学儿，为师遂苦苦的哀求二位仙长，传授武功，情愿拜他们为师，二位仙长见我心地至诚，未忍收作门人，遂代师取为肩下的师弟，为师才学会全身的武艺，在江湖之上闯荡四十余年，外号人称癞头僧 。我的老师你的师祖，可称天下闻名，他老人家乃是一位玄门的道长，在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出家，他老人家姓张双名鸿钧，别号人称太极八卦术士，要你牢牢的记下。”和尚将话说完，遂命年羹尧站在一旁，年羹尧只得大拜了四拜，站起身形，和尚又向

老员外说道："学东您的福德不浅，据我看令郎将来必然官居显爵。"年老员外抱拳说道："老朽有何德何能，如果犬子成名，皆出自老禅师教诲之力也。"和尚遂吩咐书童收拾自己应用的东西，癞头僧 宝如就要与员外告辞。年羹尧赶紧说道："老师你老人家就是走，也得容弟子备桌素斋，与你老人家好饯行啊！和尚大笑产道："你我师生焉是饮食的宾朋，我走之后，望你对於功课上进，等到大比之年入试场，未必不中，将来成名，与为师的脸上，大有光彩，岂不胜似今天饯行吗？"年羹尧闻听，万般无奈，只得二次上前跪倒身形，又大拜了四拜，遂问道："恩师，您今日走后，但不知何日您我师生才能相见？"和尚说道："为师我这一走，按道门之中说，是有缘到处相会，缘满觌面难逢，你我师生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和尚说完了话，一看书童已将自己应用的东西收拾已毕，自己这才拾起行囊，老员外一看和尚去意已决，遂说道："既然高僧要走，我也不敢强留，只是您教训犬子，费心十年，东修我还未曾奉敬，高僧在此稍坐，待我去取银两，与您作为沿路的盘费。"和尚闻听，连连的摆手说道："且慢，老僧我来到贵府教授令郎，并非为银两，实不怕老员外过意，就是银子码成了山，方外人要他何用，这也是老僧与令郎有缘。"书中代言，这位癞头僧宝如，跟随尚何二位道长练成了一身能为，后来自己又游遍天下，年岁可就不小啦，本有意在江南地面找一座庙宇一住，隐世埋名，但是又不忍将自己平生所学，文武两科的技艺，埋没沙门，莫若我去到各省细细的访访，倘若遇见有缘之人，将文武两科的技艺尽囊相授与他，也好了却自己的心愿。想到这里，宝如禅师这才遍游南七北六十三省，也曾遇见几个可教的徒弟，但是日子长了，老和

尚一细究查他们的人格，不是品行不端的，就是根基不固的，自己无法，只得不辞而别，这才来到北京城。自己沉着喉咙燥渴，来到东单牌楼，一看路南高挑着一个茶幌子，上面挂着各种的茶牌子，和尚看罢，这才迈步进了茶社，一看喝茶人还是真不少，真称的起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和尚这才找了个座位坐下，夥计将茶给他沏上，自己把茶斟上，端起来就喝，一连气喝了两三碗，心中觉着痛快，正在这么个工夫忽听自己身后有人说道："二哥，我告诉您一件新鲜事，就在咱们隔壁住的那位年老员外，为官清正廉洁，如今归林下，更是乐善好施，没有一个人不说人家好的，无奈他老人家有点儿美中不足，就是他那位大公子年羹尧，由打七八岁就非常的淘气，老员外给他请先生念书，他不但不念书，反倒把先生气走，今天请一位，明天换一位，到了现在连一个敢教的都没有，据我看年羹尧这个孩子长大了，也就是你我等辈，落个目不识丁，市井流俗而已，人家都说有共父必有其子，老子英雄儿好汉，怎么年老员外就会生下这么个孩子来呢，实在可叹！"就见又有一年约四十余岁的人说道："老二，年青青的人说话，不要这样口狂，你不是来喝茶吗，咱们提别的吧，"这位这么一搅，那人也就不往下说了。宝如和尚闻听此言，心说，竟有这样淘气的孩子，我倒要去到年家访一访他，倘他与我有缘，也未可知，想到这里，这才把夥计叫过来，付完茶钱，问明年家林的住址，这才够奔年宅而来，来到年宅的门前，放好了蒲团，诵经化缘，老员外将他接入家中，这才教授年氏弟兄整整的十年。今天和尚告辞，老员外说道："既然老禅师不要束修，您够奔江西，一路之上也得用儿盘费，反正不能叫您出门就化缘，您想我说的这话对不对。"和尚闻

听，一笑说道："老学东，您想的太周到了，出家人也不能多带银两，有十两银子足矣！"年老员外一看，和尚言语直爽，谅难再改，这才命家人到前面儿账房取十两银子来，交与和尚，和尚并不客气，伸手接过来，带在腰间，这才合掌当胸，口诵佛号，当面与老员外告辞，和尚刚要走，就见年熙尧跪在面前口中说道："老师既然要走，弟子也不敢留，请上受弟子大礼参拜。"遂大拜了四拜，和尚将熙尧扶起，遂向年氏父子说道：咱们后会有期吧！"说着话，和尚出离了书房，年家父子在后面相送，工夫不大，来到大门外，员外还要远送，和尚执意相拦，员外这才站住身形，宝如禅师伸手由书童手中把包裹接过来，往背后一背，师徒三人洒泪而别，顺着大道出了永定门，一直够奔江西走下去了，年家父子一看老和尚去远，爷儿三个这才转身够奔里面。由打和尚走后，年羹尧对於文武两科的艺业，不敢偷闲，仍然接着旧日和尚在此的时候一样，照旧的练习，书不可重叙。及至大比之年，年羹尧一入场，果然得中了秀才，到了乡试，又得了两榜的进士，又兼年羹尧的官运旺，殿试之后，居然就是翰林院的庶吉士，年羹尧又走的是贝勒爷的门子，又搭着他文武奇才，不数年，就升到了礼部侍郎，又由礼部升到吏部侍郎，如今在朝为官已有二十余载。

贝勒爷素与年羹尧投契，二位在一处真是无话不谈，所以今天在酒席宴前，话是越谈越多，童林一听年羹尧的出身，以及文武两科技艺，虽然自己没领教他，就以他所谈论的武术精华，就知他武学儿不弱，再说他又是我师叔宝如禅师的弟子，我与我师叔虽没见过面，也听我的老师提过。想到这里，遂向年羹尧说道："年大人，如此说来咱们更不是外人了。"

贝勒爷插言说道："你二人乃是叔伯的师兄弟呀！"年羹尧与童林一同说道："不错。"贝勒爷不由得哈哈大笑，遂说道："这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你们一家人都不认的一家人了。"年羹尧与童林闻听贝勒爷之言，彼此都大笑了一阵，童林执壶复又劝酒，贝勒爷摆手说道："酒我可不能喝啦，你们谁爱喝谁喝，我觉乎着饿啦。"年羹尧与童林一听贝勒爷不愿意喝酒啦，遂吩咐一声开饭，手下人答应一声，工夫不大菜饭上齐，三位吃了个酒足饭饱，然后擦脸漱口，从人把残席撤去，沏上茶水，贝勒爷与年羹尧童林吃茶谈话，这时天可就不早了，年羹尧站起身形，把衣服整理了整理，向贝勒贝爷请安说道："天气不早啦，我要跟您告辞，贝勒爷说道："好吧，咱们明天见。"年羹尧与童林，彼此一抱拳说道："明天见，"年羹尧这才出了贝勒府，回家不提。单表童林，每日在府中与贝勒爷讲论武术，不知不觉约已到了十月初十，清晨起来，童林梳洗毕，来到贝勒爷的外书房，启帘笼走入屋中，一看贝勒爷独坐吃茶，童林上前请安说道："爷您起的真早哇！"贝勒爷带笑说道："我早就起来啦，连功夫我都练完啦。"贝勒爷练的，就是南侠司观空教的五手锤尴剑，北侠秋佩雨教的三十六路天罡剑。童林遂在一旁落坐，从人献上茶来，童林一面吃着茶，一面与贝勒爷谈话，就在这么个工夫，只见回事的进来说道："跟爷回，年大人来了。"这句话尚未说道，只见帘笼一起，年羹尧已来到屋中，先给贝勒爷请完了安，然后与童林一拱手，彼此落坐。贝勒爷问道："老年，你由打那天拜完了年走后，直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天没来了，但不知你往那里去了？"年羹尧说道："跟贝勒爷回，皆因我的公事太忙，我又以各王府拜了几天年，故此这几天没给您请安来，爷

您还是别怪我，今天我来，一来是给您请安，二来我打算约您前去逛灯，咱们这儿的风俗，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在灯市大街，是三天的灯会，我到这里跟贝勒爷您商量商量，如要你老人家愿意逛灯，就请您定个日子，在这三天的里头，无论那一天都成。贝勒爷遂向着童林说道："海川哪，你听见了没有，老年请咱们去逛灯你去不去呀？如果你要是去咱们择个日子同去。"童林闻听贝勒爷的这句话，不由的心中暗道，要说正月这个灯节儿，在我们京南巴州的地面，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不过就是些红男绿女，走在街市以上，看看买卖铺户，所挂的灯笼，可也并没有什么热闹，但不知北京城，天子的脚下，大邦之地，有何热闹？自己想到这里，遂向贝勒爷说道："既然年大人有这片意思约逛灯，只要爷您高兴我愿陪您去逛逛。"贝勒爷点头说道："好吧，那么咱们多怎晚去呢？"童林说道："要按我们乡下规矩，十五日是逛灯的正日子，可不知北京城是什么样的规则，那一天是逛灯的正日子不是。"贝勒爷闻听，不由的一笑，遂说道："海川哪，要按着俗语说，是百里不同风，惟有正月这个灯节儿，普天下，全以十五是为正日子，据我想咱们就在十五日那天逛灯，海川你们看好不好啊？"童林年羹尧闻听，说咱就在十五日那天去吧，年羹尧说道："还有一件事，当着贝勒爷他老人家在此，我得要求一节事，赶到十五日那天的晚饭可得在爷您的府里吃，倒不是为省钱，皆因是跟爷您哪，在一块儿凑趣儿饮酒谈心，爷您看怎么样？"贝勒爷闻听点头说："顶好啦，你走，我也就不送你了，十五日的早饭后，在我这里聚齐吧。"年羹尧听罢喝了一碗茶，这才站起身形告辞，出门上轿回家去了不表，单表贝勒爷跟童林。爷儿两个除去早晚两顿饭的工夫，

余着的时候，就练习武术，不觉过了数日可就到正月十四日了，童林和贝勒爷爷儿两个商议，明天逛灯，应把手下人难带着，写了个单儿，好叫他们赶紧的预备，贝勒爷说道："好吧，别人也用不着，咱就叫何吉何春他们哥儿俩去，然后叫他们在府里头挑上八名 嗻 噜。"嗻 噜是满州话，要是译成汉话，就说的是男下人。爷儿俩个这才把人数定好，童林在贝勒爷的外书房里，爷儿俩个吃茶闲谈，天到了三更时候，贝勒爷他老人家，觉乎着有些劳乏，这才说道："海川哪，我可要歇息去了，明天早起，咱们好预备着去逛灯。"童林闻听贝勒爷说要歇息，赶紧站起身形和贝勒爷告辞，转身来到外面，先在府里面，各处绕了一个弯儿，自己这才回到了东跨院，进了北上房，来到屋中落坐，旁边儿单有伺候他的手下人，给他倒茶，童林喝完了茶之后，就打坐歇息，一夜无话。到了次日天明，童林起来梳洗已毕，这才够奔贝勒爷的外书房，来至在里面一看，见贝勒爷早起来了，童林赶紧说道："你老人家早起来啦，昨天晚晌没把您累着哇，"贝勒爷说道：没有累着，你请坐吧"。童林落坐跟贝勒爷闲谈，爷儿俩个直谈到了午饭时，贝勒爷这才吩咐摆座，摆设齐毕，爷儿俩个同桌吃饭，吃了酒足饭饱，然后散坐，漱口擦脸，家人把残席撤下去，把屋子收拾俐落了，把茶水沏上来，爷儿俩个吃茶。就在这个工夫，外面的手下人进来回话，口中说道："跟爷回，年大人来了，贝勒爷闻听此言，就见蔽风一启，年羹尧由打外面走进来，带着他的手下人，年福年禄，都是衣冠整齐，来到里面，先给贝勒爷请安。贝勒笑道："老年哪，你来的还是真不晚，你也不怕人家笑话，那里有大白天逛灯的。"年羹尧闻听也是哈哈大笑，口中说道："我倒不是为的白天逛灯，我

所为到贝勒府吃饭来了，皆因爷您哪府里的菜蔬应时，我吃着适口故此我早早的来了，所为的就是赶这顿饭。”贝勒爷闻听一笑，口中说道：“老年哪，你把算盘打错了，要打算到我这里吃饭来，你何不早来吃我两顿呢？”年羹尧口中说道：“爷你们早饭吃完啦，我还没有吃呢，贝勒爷一听年羹尧说这个话，不由的哈哈大笑，口中说道：“还是你算盘没打错。”年羹尧遂接着说道：“像我们这个样儿的出仕为官，就为的是吃穿。”贝勒爷闻听连连摆手口中说道：“老年，你这个话说的可是不对，为吃为穿，应该吃你自己穿你自己，你怎么会上我这里来呢？”年羹尧一笑，说道：“爷，我在家也是吃爷的饭，不但我吃爷的饭，那一个不吃爷饭。”贝勒爷闻听此言，笑着说道：“老年哪，你是真能说，我还是说不过你。”就在这么工夫，童林在一旁答言，口中说道：“爷您别只管说话了，人家年大人还饿着啦，倒不如先叫人家吃饭，吃完了饭咱们再谈吧。”那位说凭贝勒爷，他本是康熙老佛爷的少爷，论起来他就是天子，像童林跟年羹尧他们和贝勒爷说话，就是这样嬉嬉笑笑的吗？诸位有所不知，要说贝勒爷他天性洒脱，自幼就不拘形迹，并且年羹尧跟童林的文学武学各臻其妙，所以贝勒爷不以俗礼拘之，这就是大英雄多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闲言少叙，单表的是年羹尧在贝勒府把饭用完了，然后吃茶谈话，直谈到了日落。贝勒爷说：“咱们今日的晚饭倒不如提早吃，吃完了咱们是早早的前去逛灯，如果要是晚了，灯市的人可就多啦，咱们可挤不了哇，我说的话你们看对不对呀？”年羹尧在旁边儿接着说道：“爷您这不是为的是晚饭早吃，分明是挤兑我，我知道我早饭吃的晚，您哪，这晚饭才早吃呢，简直还是只叫我吃一顿儿。”这话说完，在一旁的

童林不由的是哈哈大笑，将话说完，遂吩咐手下人调摆桌椅，摆杯著，大家一齐落坐吃饭，工夫不大，将饭吃完，贝勒爷这才吩咐一声说道："何吉你到外面瞧瞧去，他们都预备齐毕了没有，如果诸事停妥，你赶紧进来回我知道，咱们好起身去逛灯去。"何吉答应一声是，转动身形来到外面，晓喻手下人们预备，贝勒爷他老人家马上就去逛灯了，工夫不见甚大，所有一切已预备停妥。何吉这才来到贝爷的外书房，跟贝勒回话，说外面全齐啦，候爷的吩咐，贝勒爷这才向年羹尧童林二人说咱们走吧，说话之间，众人站起身形，从人等在后面围随，出离了贝勒爷的外书房，穿宅过院，一直来至在大门的外面，早有府里的那八名苏噜在门外伺候着呢。头前两个人，手中提着一对气死风灯，那六个人在两边垂手侍立，年大人带着年福年禄有四名手下人，挨着贝爷就是何吉何春，童林尾随在贝爷的身后。前面有手下提着气死风灯的苏噜一看，贝勒爷年羹尧童林，已然由府内出来，这才慢慢在在前面行走，出离富贵巷，一直往南，童林一看街市之上，逛灯的男女可太多啦，别看童林已来到北京城内三四年了，他并没看见过这个热闹，皆因他久在贝勒府练功夫，自己又不好出门，以后韩宝吴智广盗走国家悲翠鸳鸯镯，他又奉旨捕盗，在外面漂流了一年多，虽然说他现在已完了案啦，他可还是总未出门。今天跟勒爷出来逛灯，又赶上是十五的正日子，未免人就比往日多，虽然说人多，勿论男女，俱都是规规矩矩，童林心中甚是佩服，自己正思想，就听贝勒爷叫道："海川，你看见了没有，这还没到灯市口正会道呢，就这么热闹，若到了灯市口你再看，比此处还得加上十倍的热闹。"说着话，可就来到了灯市口啦，贝勒爷用一手指说道："海川你看，前面

就是灯市口，你再看看此处的游人，比别处多不多？”童林举目观看，不但人多，对面儿的买卖铺户各家门首，全悬卦着各色各样的灯笼，童林仔细一看，但见各铺户门前的灯，精工巧致，式样儿新奇，一家赛过一家。也有整出儿戏的，也有各种飞禽走兽的，那才叫千奇百怪，样式各异，不但铺户门前张挂着各种的灯彩，在灯的上面，还有许多的谜语（俗名就叫打灯虎）。虽说童林对於文学儿上不大甚通达，对於字义里面的精妙，他还喜欢研究，跟随着贝勒爷与年羹尧，将才来到一座三间门面的大药房，在药房旁边儿的墙上，一边儿卦着一个四方的木框子，用白纸糊的面儿，里面点着灯，外面贴着一条条一款款的灯虎，也有打古人名儿的，也有打四书一句的，有一个条儿上面写着一个亚字，下现写的是打四字俗语儿一句。童遂走至切近观看，就在这么个工夫，由打人丛之中挤出一个小孩儿来，年岁也就是十三四岁，身上穿着一件蓝布的棉袍儿，带着一项兰缎子暖帽，但见他走至壁灯的前面，用手一指亚字的灯虎说道：“那位先生看着呢？”这句话尚未说完，就见屏风后面转过一人，看年纪也就在四十多岁，长的眉清目秀，文质彬彬，遂向小孩儿说道：“学生，莫非你有意褐一个吗？”就听着小孩子说道：“不错，您那儿出的这个亚字灯虎的我猜他有两个义意，一个是哑叭的哑字，俗语儿就是有口难言四字，第二个是恶字，俗语儿就是安心不善，这两字倒是那个对，求老先生明言。”那位年约四十余岁的老人说道：“对了，这个字正是个恶字，俗语儿就是安心不善，”说着话，伸手揭下这个亚字的条儿来，转身进了药铺，工夫不大，取出一筒太平花来，递给了那个小孩子作为奖品，这位学生接过花来，欢欢喜喜的去了。贝勒爷同年羹尧童林，

正夸这学生的才学，又见前面一堆人围着看一个灯，众人遂走过来一看，只见壁灯的框上挂着一个儿童玩具的鬼脸儿，另外有十吊京钱，用红头绳儿串着，旁边儿有一个纸条儿，写的是打俗语儿一句，如猜中者，即以此钱为赠。贝勒爷童林年羹尧一看，心中不由得也思索起来，正在此时，从人群之中走出一人，年约四十上下，带着大光儿的眼镜儿，看那个情形，还许是近视眼，来至灯前，伸手将钱摘下来，扭头就走。看守灯谜这位先生一笑，将纸条儿揭下来鬼摘进去，都莫明其妙，其中有好事的人说道："先生，请教您，这个灯虎我们琢磨了半天，也没猜着，他过来将钱拿走，这就算猜中了吗？这位看守灯虎的先生说道："猜对了。"这人又问道："究竟是怎一回事，请您宣布出来，我们大家也明白明白，长长学识。"看守灯虎的这人答道："此谜乃猜要钱不要脸，如今他将钱拿走，留下鬼脸儿，这不是他猜中了吗？"大家闻听，哄然大笑，连贝勒爷年羹尧与童林也都笑啦，众人正在大笑之际，猛听得有人高声的喊道："救人哪！救人哪！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在天子的脚下，你们竟敢抢民间的妇女！"童林闻听此言，就是一怔，遂扭项往各处观看，又回头看了看贝勒爷，遂说道："爷您听见了没有，有人高喊救人，不问可知，这一定是趁此元宵佳节，有强梁恶霸，掳抢妇女，爷您跟年大人在此等候，我到前面看看如何？"贝勒爷闻听童林之言，连连点头说道："正合我意，你急速看看去，真要是有不法之人，掳抢民女，无论他是什等样人，必须将他拿获，交本地方的官衙，如果有了是非，都有本爵我一面承当。这还了得，在都城禁地，此辈就敢如此的大胆，可气死我也。"说着话，就见童林答应一声，双手一分从人，口中说道："借光众位，

众人往两旁一闪，童林将腰一伏，顺着声音直奔正面来而来，正自往前行走，只见对面来了一群恶奴，看那个样儿，全不是良善之辈，后面来了一乘小轿，轿子里面有一妇人恸哭，声音悲惨，在众恶奴之中，有一位五十余岁的妇人，双手据着轿杆不叫走，口中说道："你们胆子真不小，青天白日，竟敢抢我的女儿，难道说你们就不怕王法吗？"只见两旁的众恶奴，手中拿着马棒，照着老妇人的后脊背就打，疼的这位老妇人不住的哭喊，内中有一人将众人拦住，遂向老妇人说道："你这个老婆子真不知自爱，像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你把你的姑娘匹配与我们大爷，你岂不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未等那妇人答言，童林可就赶到啦，一见此状，不由得气往上撞，忙赶上前去。

第四十九回

童海川扬名灯市口　武云飞伤人隆福寺

话说童海川见有人明抢妇女，不由大怒。海川心想，真有这事？千人瞧万人看，随便抢人家妇女，不用说贝勒爷有话，没话我也得管哪！海川垫步拧腰，燕子三抄水儿，飞身形过来，来到马前伸身一横："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天子与民同乐，你们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擅抢良家看热闹的妇女"！旁边有人说："这老乡，你逛灯就逛呗，见着这事躲远着点儿，你管这事干吗？"旁边又有人搭茬道："二哥，您甭说，今儿这场事，这老太太家里有德性，碰见这位敢管，换个主儿，真没人敢问。""哟喝！你认得他？""多新鲜哪，我凭什么不认得他呀。不认得他咱们就敢说话了吗？""哎哟喝！那么他是谁呀？""你们听着吧，别人能管吗？这位是北城根儿雍贝勒的教习，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把旁边这位吓了一哆嗦："怎么着？童教师？大名鼎鼎下江南，拿二小请国宝就是他？""对啦！别人谁敢管？""你怎么认得他？""这你就甭打听了。""你们俩人饭馆一块儿吃过饭？""没有。""茶馆一块喝过茶，还是一棵树底下避过雨？""哈哈！你甭废话，反正我知道他。""噢！我知道啦。一定是你媳妇被人家抢了，叫童教习给救回来了。"

海川真把这位阿哥给拦住了。他是九皇子九贝勒爷的儿子，阿哥弘涛。这位阿哥仗着他父亲的势力，仗着是皇孙，在北京城里做尽了坏事，没人敢惹他，今天他带着恶奴们到这

儿来，也是为了寻欢作乐。他手下有四位教师爷，一位教师爷叫土蛛蛛何立，很有本事；一位教师爷叫神拳无双赵有来，一位叫铁头李四；最厉害的叫赛燕青周兰。这赛燕青周兰也是江洋大盗，通过赵有来把他介绍到九贝勒府，在九贝勒府当了教师爷。他是少林弟子，有很好的功夫。

没想到这次童海川要管这闲事，阿哥弘涛勃然大怒，“什么人！乡下人竟敢管闲事！来呀，给我把他打死！”阿哥爷传下命令，土蛛蛛何立可就过来了，大胖子小短脖子小脑瓜儿，晃晃悠悠往前走，一撇嘴儿：“嘿，乡下人，放着灯不逛怎么多管闲事呀？你知道这是谁吗？这是九贝勒爷府的阿哥爷弘涛。别说抢一个大姑娘，抢个十个八个的，那是他们被抢家的造化，你在这儿挡什么横儿呀？”童林这么一听，真是皇子府里的皇孙，哎呀，那我也得管哪！身为侠客不能见义勇为，瞧见这种不平之事不能说一说公理，那算什么英雄？这时，海川一壮英雄胆，说道：“不管你是谁，抢人犯法，把姑娘放下！”“你打听打听，你家教师爷叫土蛛蛛何立，我要你的命！”说完往前这么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向心一掌。海川一叨他的腕子，伸左手一托他的二棒子，左手往起一抬，右手往下一按，嘎叭一声，海川就把这土蛛蛛胳膊给掰折了。弘涛一瞧，“啊！真把我的教师爷胳膊给掰折了！”老百姓可就更乱了。正这个时候，由打阿哥弘涛旁边噌的又蹿过来一位，一晃脑袋说道：“打听打听我铁头李四是什么人物？你敢拦阻我家阿哥爷抢人，我要你的命！”举双拳泰山压顶嗡的一下就下来了。海川一撤右步，伸左手往下一压，一抬右手，说：“你叫铁头李四，我试试你这脑袋有多大劲儿。”说完照着脑门子上“啪”一掌，叭！这口血就喷出来了。“甭说你这脑袋，铁

背罗汉法禅僧那脑袋多棒啊，一巴掌我都让他吐了血！”两位教师都受伤了。神拳无双赵有来垫步拧腰过来用手点指：“你这乡下人真乃大胆！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口边拔毛，认识你家教师爷神拳无双赵有来吗？”往前一抢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一攥拳，单风灌耳，海川上右一滑步，褪头一躲，立右手一叨他的二膀子，就这么一拧他，一伸左手“啪”，拿左胳膊往下一插，一掌把赵有来的右膀子给砸折了！阿哥弘涛可就急了，气呼呼地大喊道：“给我上！”二十几个恶奴就呼啦啦往上冲。三位教师爷全都伤了，他能不急吗？恶奴们各自把檀木斧把抽出来，“你这乡下人是找死，我们二十几个小伙子每人一条檀木斧把，一个人给你一下就二十多下，把你砸死！你敢管这个闲事？你问问北京城谁敢惹我呀？”海川一瞧，窝子狗全上来了。您别看他人多，这些人在海川眼睛里，什么都不是。这都是马勺苍蝇混饭吃的主儿。英雄就使了一手儿金刚八式掌 的“虎抱龙拿”，又猛又狠。“哗”的一下子，恶奴们的斧把抡起来往下盖，海川就这么一矮身，一个旋风脚，啪啪啪！就踢趴下四五个。反崩一拳，叭叭叭，打得这些人鼻肿眼青，王八吃西瓜，连滚带爬，落花流水。正在这个时候，马后头有人高声喝喊：“什么人？竟敢拦阻阿哥爷抢人，你真乃大胆，认识九贝勒府的教习赛燕青周兰吗？”其实周兰和海川是同等的人物，不过，从两人所处的环境，依仗的势力和他本人的为人都大不一样。二者说周兰不是好人，海川是正人君子。周兰不是侠客，海川是鼎鼎大名的童侠客。这怎么能一样呢？海川一瞧周兰，三十多，黄白净脸，穿一身青，腰里煞着青褡包夹裤，外头套着皮套裤，搬尖靴鞋，白袜子。垫步拧腰过来，左手攥拳在先，右手攥拳在后，四平

的架子一站："我叫周兰！"海川说："你是武林的败类！空有一身的武功，你助纣为虐不能用于正途！今天要管教管教你。"周兰一听撇嘴："你也配！乡下人，休走看拳！"左手拳唰一变掌，一个引手上脚踏中宫，右手拳以掌下往前发，直奔海川的胸口。海川用左手掌 的后溪穴就这么一捋，一斜身右手就插到了。周兰往下一矮身，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处。海川一瞧，心说，你的能耐也就这样了。你帮着皇子府内的皇孙胡作非为，擅抢良家妇女，你不能主持正义，这个武艺算白学，你是武林之中的败类。这样我就要把你废喽！赛燕青周兰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问心一掌。海川双手一挽他的腕子，进步曲腿。好么，飞踹在赛燕青周兰的右脚脚趾头上，啪！这脚后跟一蹬，搬尖靴鞋全都开了绽了。"哎呀——！"赛燕青周兰一声惨叫，底下的恶奴就给架跑啦，阿哥弘涛用马鞭子点指："好你个乡下人，伤了我四家教师！家住哪里，姓甚名谁，通上你的名来！""哈哈哈，阿哥弘涛，好大胆量！没有点儿来历，在北京城也不敢管你。问某家，北城根雍亲王府的教师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叫童林！"海川一通名姓，灯市口的老百姓亚如波开浪裂，"哗！"——阿哥弘涛险些把马鞭子扔掉。他知道这是四伯爷府里的教习，皇爷爷都知道他。阿哥弘涛吓得把人家姑娘，老太太放在那儿不敢抢了，呼拉拉分开人群，推马就跑。这老太太哭着喊着过来："哎呀！这位爷爷，我们给您磕头啦！教师爷呀，晚一点儿我们娘儿俩的命就没啦！"海川一瞧姑娘，眼泪汪汪吓坏了。她也就在十七八岁，长得确实好看。海川伸手把老太太搀起来问："你们是母女啊？别害怕、别害怕。""哎呀，这位教师爷、侠客爷，不是您小女子也活不了哇！""不要往心里

去，这不算什么。你们娘儿俩在哪儿住啊！”“我们母女就住在附近第三个门。”“噢！你们的家离这儿很近，驴驹胡同路北，搀起你母亲来，我送你们回家。”母女二人千恩万谢。姑娘搀着母亲，由打这儿一直从人群里头穿过去。

海川把她们母女俩送至驴驹胡同到了第三个门，姑娘说：“您看！恩人哪，这就是我们的家，请您进去吧，我们家里头寒苦。”“姑娘，不要客气。”“那我们母女二人应当怎么样感谢您呢？”“不需要，我时逢恰巧路过这儿赶上这事。不过姑娘，我要劝你母亲和你一句，像这种热闹场所，你母亲这样大的年纪就不应该来，即便来还可以，但不应当带着你这个年轻的姑娘来，因为你得预防坏人哪。人这么多，这么拥挤，你这姑娘家到这个地方来就很不适宜，你说对吗？”“您说得对，我们谢谢您了。以后再有这事我们也不来啦。”看着娘儿俩进了院，把门关好，瞧着四外没人。若有人跟着，那海川就过去问问，怕这是皇孙还派人监视，跟到人姑娘的家，等我童林走了以后，他们还可以抢。这样海川出了驴驹胡同口，找贝勒爷，可是，爷跟年大人都不在了。海川想，也许他们已经分手各自回府了。我也回府吧，这样就奔了北城根。

来到雍贝勒府奔里走，贝勒爷早回来了。海川进来问：“年大人呢？”“他回家啦，到底什么人抢人？”海川一想，这不太好说，“得啦，事情过去啦，我把人家娘儿俩给救下来，这事情就完了。”贝勒爷心里头明镜似的：“海川，你告诉我，不要紧，不管他是谁，你也应当告诉我。”“据说好像是九贝勒府的阿哥弘涛抢人，我把他们的教师爷都给打了。”“海川，因为是我九弟的孩子，我的侄子，你就不敢就吗？”贝勒爷唤何吉：“吉儿，把杨师爷请来！”贝勒爷有个师爷，就是私人

秘书。这人姓杨叫杨有芝，很好的学问，海川在王府里呆着，跟杨师爷学了不少东西。时间不大，杨师爷到了，“唔呀，贝勒爷，有什么事吩咐?”“你写个折子，奏明我的皇额玛九皇子纵子行凶，光天化日之下在灯市口擅抢良家妇女，他手下有教师爷某某，某某人，助纣为虐。把这写清楚了，明天一清早让何吉交到奏事处去。”“好吧!”杨师爷把折本写好了，让贝勒爷看了看，又用了贝勒爷的堂号私印，然后交给何吉，准备送往奏事处。

事情可就过去了。爷儿俩说了会儿闲话，贝勒休息。海川回府，跟徒弟们一块儿练功，到时候大家伙都休息了。一夜无话。第二天清早起来，海川吃点东西正要奔贝勒爷府来，底下人进来了，“侠客爷，外头来了一个人，打算拜望拜望您。”“噢！这人多大岁数?”“有五十多岁，”“噢，有请。”海川跟着往外来，等来到门口一瞧，个儿不高，身上穿着夹裤夹袄，外穿老羊皮的皮套裤，皮坎肩儿，腰里煞着青褡包。脚底下牛皮靴子，头上戴着卷沿儿大毡帽，由于口外的风硬，吹得两个颧骨里黑黑的，黄白净子挺精神，两道浓眉一双虎目闪闪夺神，鼻直口正，一对元宝耳，颔下的胡须有几根白的。侠客爷!”这个人，过来就要行礼。海川伸手相搀：“老英雄，初次见面，我可不敢当，请进来吧。”“好好好！跟您借步坐。”这样，海川把他带到客厅，让底下人献上茶来。这位老英雄坐下了。老英雄把卷沿儿大毡帽摘下来。海川这么一瞧，喝！锃明瓦亮的一个大秃子，一根头发没有。海川问：“老朋友，我跟您素不相识，怎么一旦之间来到寒舍，一定有事吧?”“啊”这老头儿一抱拳：“侠客爷，昨天您在灯市口行侠仗义，不避权贵救了我的姐姐跟我的外甥女儿，我特地前来道谢。”

“哎呀，老英雄，这么点儿小事，何足挂齿。老英雄，我看您到我府门口，两只眼睛往四外寻查，您八成有案吧？”“侠客爷好眼力，我在北京有人命案。”“不要紧，您在我这儿犯不了案。请问老人家贵姓高名？”老人躬身施礼，备叙前情。

这个人姓武，叫武云飞。师父给起的外号叫虱首龙，就因为他脑袋上一根头发没有。家境贫寒，父母都死了，是永定门里的人。永定门里二条胡同住着一家姓张的，就是海川救的这个老太太的父亲，名字叫张善张佬儿，是买豆腐的。这个老头儿就是武云飞的亲娘舅。由于父母都没有了，云飞就跟着舅舅在一块儿，帮着卖豆腐。武云飞跟表姐岁数差一点，表姐生日比云飞稍大。这样一家人饥一顿，饱一顿，起五更睡半夜的，也实非容易。因为家境太穷，有一年武云飞脑袋上长秃疮治不起，就落了这么一个大秃子，所以一家老小都管他叫秃子。武云飞天生好玩，没事了，五冬六夏他就跑到永定门城墙的外边，跟一帮孩子爬城墙。武云飞爬城墙可爬得快着呢，由打外边扒着砖缝儿一会儿爬上去，谁也爬不过他。天都大黑了，人家都被父母喊回家去不爬了，武云飞还爬呢。谁找他呀？他舅舅也没那工夫，见面也不过是骂几句就完。有一次爬城墙玩，都爬到城墙半截儿上了，突然间打上边下来一口粘痰，“啪”，正吐在武云飞的秃脑门上，武云飞一害怕，险些没扒住。如果脑袋瓜朝下一看，掉下去非摔死不成。这孩子气大啦，他翻起眼睛一看，上边垛口堆儿上坐着个人，这粘痰就是他吐的。武云飞紧爬几下上去了。武云飞一瞧，这人也就在四十上下岁，三缕墨髯，赤红脸儿酒糟鼻子。那鼻子特别红，两道浓浓的眉，一双虎目放光，鼻直口阔大耳相衬，剪子股儿的小辫儿垂于脑后，一身蓝，扎

绒绳，福字履鞋白袜子。云飞一瞪眼："嘿！老头儿。""哈哈，小孩儿。""我这脑门子是痰桶吗？""天黑了，眼睛花啦，我拿你这脑门儿当痰桶啦。""有拿人脑袋当痰桶的吗？幸亏我爬贯了城墙，我要一害怕一闪手，掉下去还不得摔死？""你真要往下掉，老头儿也抓得住你，一长腰下来，比你快得多。抓住你，你也死不了。""要这么说，好像是我的不对？""可不是您的不对吗，不过这倒没什么。"云龙拿手抹了抹这口粘痰，往自己的破衣服上蹭，他要走。老头拦住了："我问问你，别的孩子都不爬了，怎么你还爬呀？""人家有爹有娘有人疼，我没爹没娘谁管我呀。""那么你怎么活着？"我跟着二条胡同我舅舅张善张佬儿卖豆腐，饥一顿饱一顿，反正就这么几口人。除出我表姐就是我舅舅、我舅妈算我一家四口人。""噢。你应当学点本事，将来帮着你舅父舅母改换门庭。"云飞翻了翻眼睛道："您看您说的容易，我，我练什么本事？认字？家里请不起先生，也上不起私塾；练武？谁那么缺心眼儿教我这穷人家的孩子？""哈哈，你说的对。你看我这人就缺心眼儿。""怎么回事？"我就惦着教教你。""得了，您教我什么呢？我给您拿不起钱，甭说没钱请您吃饭，连住都没有地方。""住我自己找，饭我自己吃。""那我也不能学，我还得帮我舅父、舅母做买卖呢。""不耽误你帮着做买卖，背着你舅父、舅母学能耐，我非教你不成。"武云飞一听心说，还有这事儿呢，我不学他非要教。"那么您会什么？""你就看这手儿。"就看这老头儿一长腰，唰！蹦起老高，打了个旋风脚，然后脚扎实地。"你瞧这手儿怎么样？""这手倒挺好，我愿意跟您学。""来吧，给我磕个头。""买不起香。""就这儿磕就行了？""行行行。""师父在上，弟子武云飞在下。""孩子，你把我领到

你家后院去，每天晚上没有事了，你们家收工了，我来，人不知鬼不觉，咱们就在后院练。等到你会蹿会蹦能走了，然后你到师父那儿去练。”“师父您在哪儿住啊？”“我在下洼子陶然亭住。”“好吧。”武云飞行完礼以后，同着这位老头来到自己二条胡同家门口，转到后院，一个破栅栏墙外头说：“您瞧，要练就在这儿。”“行了，咱们风雨无阻，我什么时候来，你得什么时候在这儿等着我。”“这个您放心。”老人家蹦进院子里，看了看，然后打发武云飞回家了。打这天起，每天老人来，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都来。真是风雨无阻。给武云飞盘腰窝腿站架子，教给他小巧之艺。拳脚军刃一齐学，一晃就是三年。武云飞也有十四、五岁了，脑子也开化了，他可就奔了陶然亭。每天晚上刻苦学艺，从不间断。这也没有妨碍他帮助舅父干活，而是干得更多了。除去干活，就刻苦练功。

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转眼间就十二年，武云飞都二十好几了，个也高了，秃脑袋更亮了。他使一口单刀，会打十二只铁莲子，上打飞禽下打走兽，夜晚之间打香火，百发百中。这天老师跟他说：“云飞呀。”“师父。”“哈哈，你看咱爷儿俩感情不错，一晃十几年了，我到北京指望逛一逛，没想到发现了你，我瞧你这孩子有点儿出息，把能耐教给你，我给你个外号叫虬首龙武云飞。”虬首龙的意思就是秃脑袋。“行啊，师父您给我起什么我就叫什么。”“好极了，这儿有个小包袱，一口单刀，十二只铁莲子，另外有散碎银两十两，给你做个零花儿，我知道你家里穷。”“对了，不瞒您说，家里不但穷，而且我表组要出门子了，嫁到驴驹胡同西口路北第三个门，表姐夫是个读书人，还可以。表姐很快就要出阁了，

家里去一口人，剩下我们三口儿，舅舅、舅妈一天比一天老。师父，您给孩子我这些东西，您要干什么呢？”老人家一笑，“我要回家。”“哎哟，师父，弟子还不知道您姓什么叫什么呢？”“我现在告诉你，师父我家住在山东泰安州于家坡。我姓于名庭字子玉，人称醉仙翁。”就起根由头说了一遍。

原来于家坡有五老。这五老可只有两头儿是亲兄弟。当中这位姓“于”，但不是一个“于”。五老大爷就是这个老头，因为他一生就好喝酒，所以火烧中宫，鼻都喝成酒糟的了。他的二弟叫“九疑翁”余让。这个“余”是伍余元卜的余。三爷叫“镜湖翁”虞湘，虞万支柯的虞。四爷叫“白云翁”俞谦伯陶，是俞任袁柳的俞。五爷是干勾于，于富于松林。跟大哥于庭是亲哥儿俩。哥五个中能为最好的可数这俞谦伯陶了。这五个人是把兄弟，人称泰安州的五老。功夫可都了不起。这一次，于大爷上北京是来逛逛京城，天子脚下永定门巧遇武云飞。结果把能耐教给武云飞了。

师父把自己的情况跟云飞说明之后，爷俩洒泪分别。于大爷走后，武云飞只能把师父给的银子、刀、铁莲子，用一个镶牛皮的口袋盛着，蔫蔫的带回家去了。等帮着舅父、舅母把表姐的事情办完了，武云飞可就开始认真的练功了。每天都要练。老头张善就纳闷儿，这个孩子一天到晚的他怎么老练呢？我瞧他身子骨儿跟一般人也不一样呀。有一次，武云飞出去了，老两口子一检查武去飞的行李，发现了刀跟铁莲子，还有银子。“哎呀！这个孩子一定不学好，勾结江洋大盗，这是断道劫财得的钱哪！我们二老虽然穷，君子安贫，我们卖豆腐钱来得正道：”老头子直生气，等武云飞回来，张善喊：“跪下！”武云飞吓了一跳，赶忙跪下：“舅舅您怎么啦？”

“怎么了？哼！我打你。”云飞忙追问：“舅舅，孩儿我怎么了？”“我问问你，你这刀哪儿来的？铁疙瘩哪儿来的？你那银子又是哪儿来的？你给我说实话。”“舅舅，……”武云飞没法子就把十二岁上爬城墙巧遇老恩师，后院练艺，最后陶然亭又练艺十二年，练就了一身好功夫。接着又说：“一口单刀、十二只铁莲子，还有钱都是师父给的。师父还给我起个外号叫虬首龙。我有一身的功夫，您不信您瞧着。”说完，一拔腰噌的上房了。、下来！那不成大飞贼了。”“这是师父教的。”“你师父也是飞贼！不管怎么说，学了能耐也要走正道。”其实，老两口子倒是很高兴。舅父说：“你姐姐也出阁了，家里就剩你了，孩子，要好好的支应门户。”去飞应允。

五月节，舅母把云飞叫过去：“你都二十好几了，你看，过节了，怎么着也得让你今个儿歇一天，我这儿有两吊钱你拿着，你自己也有钱，愿意带着就带着，你可以逛逛庙去。愿意逛哪儿就逛哪儿，我不管，你去吧！”云飞一想，舅母既然这么说，好吧，自己带俩钱，穿着长衫，换了一件干净衣服。嘿！光头不戴帽子，晃着秃脑袋。云飞打家里出来，从永定门奔天桥，走前门五牌楼、隆福寺很热闹，做买做卖的很多。云飞东张张西望望，行无定所，这叫瞎逛。头层耽二层殿、到三层殿的院儿里头，前头有这么一个月台，周围都是条石，四五丈见方。当中用小铁锹把这块土地儿完全都翻出来了，十分喧腾。北面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茶壶、茶碗儿和钱盘。周围放着几条“扎脚子”板凳，这板凳上头放着骆驼毛绳儿，搁着几身褡裢，周围站着些人。云飞一瞧这是个跤场儿呀。在板凳上坐着几个大个儿和小个儿。大的膀大腰圆，小的瘦小枯干挺精神。一个大个儿站起来，把衣服脱了，穿上褡裢，系

上骆驼毛绳儿，一个年轻瘦子枯干的也把褡裢换好了，辫子盘起来，也穿上刀螂肚的靴子，两个人可就下了场子了。也甭管是活跤死跤，反正看的人是很多很多。两个人专讲究使绊儿，大绊儿三千六，小绊儿赛牛毛，摔跤、练武虽然不是一个行当，但道理是一个，你要用这个绊儿摔人家，人家就能因势利导借着你这个绊儿用那个绊儿来摔你。相反你也可以利用他的绊儿来摔对方。摔跤讲究蹦、拱、踹、豁，倒、爬、拿、里、刁、勾。有这么句话，长怕拿腰短怕薅，胖子摔跤怕转悠。转悠三圈儿他喘啦，你再摔他那就省劲啦。武云飞瞧着瞧着，大个儿跟小个儿喳上了。几下一转悠，大个儿一伸手把小个儿就给抓住了，唰的一下他惦着把这小个儿给扔出去，没想到小个儿这么一盘，盘上了，大个儿把他扔不出去了。小个儿抡着大个儿转悠，三圈过了，大个儿直喘。这时候，大个儿手一发软，小个儿的往下这么一站地，伸右脚就是一个别子，“啪”，把大个儿摔了一个大跟头。大家伙喊好给钱，武爷不给钱，一晃秃脑袋，他死气白赖喊：“好嘿！小个儿把大个儿给摔了，哈哈哈！大个儿是水梢没梁，饭桶！”本来摔跤这个东西很难说，你说你身大力不亏，不见得能把小个儿摔了。你别看个儿小，不见得摔不过大个儿。大个儿叫小个儿摔了，众目睽睽之下，他心里就有点不痛快，武爷一晃秃脑袋，在旁边这么一嚷嚷，“大个儿饭桶！”这大个儿脸上有点儿不挂了，站起来冲着武爷一指：“朋友，你看我是饭桶啊？”“啊！不错您哪，哈哈哈。您有点儿像饭桶，怎么着您哪？”武爷一梗脖子一晃秃脑袋，不含糊。大个儿一招手：“看来你是行家老师父。”武爷一撇嘴：“不敢当，多少明白点儿。”请上来咱们二人摔一跤。”“行啊您哪，没关系。”武爷

一拔腰上来了，往场子里头一站，“怎么摔您说话吧”。大个儿一指：“那有褡裢，你穿上褡裢，摔倒人白摔。”“好哇，还有这么一说呢。来吧！”武云飞不脱衣服，穿着大褂儿，伸手拿过褡裢也穿上了。您说这叫什么事儿？说坎肩儿不是坎肩，说马褂儿不是马褂儿，这寒碜呀。连看热闹的都嫌，说这位真不怕丢人。武云飞拿骆驼毛绳这么一系，系好了，一晃秃脑袋往这儿一站：“朋友，穿上褡裢摔死白摔，哈哈哈！来吧，咱们二位过过汗儿吧。”这大个儿拿手往嘴上这儿一送，这叫焖焖指甲，别掰了。只见大个儿脚踩黄瓜架，一晃身就过来了：“朋友，好哇！咱们俩来一下子。”这大个儿想什么呢？小子就冲你这相儿，你也不会摔跤。我给你来个脆的，我上步一夺你的偏门子，伸右手一捅你的小肚子！给你来个大背胯倒口袋，摔不出你蛋黄儿来那你不是鸡蛋！大个儿有两下子，他往前一赶步，伸左手一抓武云飞的偏门儿。这摔跤跟武术是两码事。您看，摔跤是不沾上手无法见跤，你非得抓着对方，对方再抓着你，你能使绊儿，他也能使绊儿。那么就看谁的手快，谁的绊儿麻利，谁的绊儿有功夫。这武术可不同了，武术是不让你摸着，摔跤是排摸着不可。武爷一瞧他抓自己来了，上左一滑步，立右手一拨他，顺手牵羊借劲儿。他往前栽身儿要抓武去飞的偏门儿，而这时候武爷一闪身，一揪他的二棒子，一立右手，照着大个儿的脖子“啪”就一切。看得出来，您那不是跤绊儿，您这是武术。如果把式真练好了，摔跤的老师父赢不了练把式的。武云飞这一下，大个儿的乐儿可就大了，噔噔噔，往前赶步，脑瓜往下这么一栽，啪的一下，脑袋正栽在石头帮子上。啪嚓一下，万朵桃花开，脑浆子迸裂，这一下把这大个儿给摔死了！看热闹的人可就乱

了。武爷往这儿一站说："哈哈哈，穿着褡裢，摔死白摔！"可是武爷心里也含糊了，您别看这么说。人家旁边过来好几个人劝说："朋友，你是摔死白摔，不过到底是摔死人了，你先别动，马上把地方找来。"时间不大，地方来了，一瞧，问："这是谁呀？"有人告诉了，说："这是那雷，镶蓝旗的旗人，住在东四五条胡同。他家里有媳妇。立刻派人把那雷的媳妇找来，那雷的媳妇哭三溜，喊三溜，哭天抹泪，恳求官府作主。可人家跤场的这些师父们都是证明人，说得按跤场规定办事。地方细问武云飞："朋友贵姓啊？""我姓武叫云飞。""噢，武爷。您跟那雷摔跤来着？""那没错儿，你看看，还穿着褡裢呢，那雷这死鬼跟我提了，穿着褡裢摔死白摔。哈哈哈，这没关系，还哪位咱们再来来？你是地方，赶紧把死尸挪挪，我们接茬儿再摔。"地方心说，哪儿有这事儿啊，人命关天还摔哪！便说："武爷，不错，摔跤的穿上褡裢摔死白摔，可是有一样，你这是用跤绊儿摔死的吗？""嗨！什么叫跤绊儿不跤绊儿啊，谁倒下谁算输呀。""那可不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官司你得打。""打官司，没关系，反正我穿着褡裢呢。""对，您哪，到了县衙门，经过大老爷问问，也只不过就是罚您个三吊五钱，给死者一出殡。"武爷一想，这个可就容易多了，其实，人家地方蒙他呢："这官司你得打呀。""当然我得打。""好吧。"地方一伸手把脖练儿拿出来了："先得给您使上点儿国法。"哗啦啦，武爷一揪，得锁上啦。地方派了人看着尸场，然后连跤场人，再从人家看热闹的里头找出两个证明人来，还有那雷死鬼的媳妇儿，地方全带着，由隆福寺可就奔大兴县了。

来到交道口南大兴县衙门，一问："众位办差值班？"大

家伙儿一瞧，喝！这带差事来了。就说："啊，今天是张头。"时间不大，班房里的张海张头出来了："哎哟喝！众位辛苦辛苦。""张班头。""什么事？"如此这般，隆福寺跤场出了人命了，摔死的是镶蓝旗的旗人，名字叫那雷。这是他媳妇儿，这是本跤场的负责人，这位是摔死人的凶手。就把武云飞带进来了："你摔死的人啊？""那一点儿不错。""好吧。"把手铐脚镣子拿出来，给武爷三大件儿全带上了。武云飞可不在乎啊，他有硬功夫啊。但是他想官司我得打，犯国法受王章嘛。张海张头儿打这儿后院来，见到堂役就说："您给回大人一声，有一个案子要禀报大人。"堂役来到了书房，跟大人一回禀，大人叫他进来，快壮皂三班人役喝喊堂威，各持鞭排锁棍，老大人升了大堂。"来呀，带地方！"时间不大地方进来了。"地方孙三给大人磕头。""孙三，隆福寺跤场上如何伤了人命，你从实讲来。""禀大人，下役孙三等知道信儿，到了隆福寺跤场，死者已经咽了气了。凶手并没逃走，他身上还穿着褡裢。据他说好像是死者让他穿上褡裢，说摔死人白摔。据目睹者说他是用武术摔死的，而不是用跤绊儿摔死的。再说摔跤他也是外行，哪有穿着大褂儿，上边又穿褡裢的。"大兴县知县姓齐名字叫齐光甲，三顶甲出身，很有才能，你想想在天子脚下一府二县，没两下子是呆不住的。齐光甲险些乐了，穿着大褂儿再穿褡裢，这真是天下少有。地方的话说完了，师爷、誊录生把地方的原词完全都写好了，让地方签了字，这就是原始材料。把材料放在这儿。"来呀，带证人。"把几拨儿证人带到，人家跤场上的一部分证人说，武云飞摔死那雷用的不是跤绊儿，而是武术。旁边的证明也这样说。不人让他们押了供，取了保，然后让这些证人全回，又把那雷死者

的妻子带上来。女人跪倒磕头："小妇人给青天大老爷磕头，青天大老爷作主，我爷们儿无缘无故叫人家给摔死了，我指着什么活呀？请大老爷让他抵偿兑命。"问了问经过，"好吧，下去吧。"安慰一番也让下去了。"来呀，带武云飞。"时间不大，武云飞进来了，一拉脖练儿往堂口一跪，大人一瞧，这人还穿着褡裢呢。"武云飞。""在。""你家住哪 里？""城南马家铺。"他不敢把舅舅那儿说出来。"你到北京城干什么来啦？""启禀大人，我到北京城来逛一逛，到了隆福寺我发现这跤场摔跤，小个儿把大个儿摔了，小民这么一乐，大个儿有点儿破门帘子挂不住了，他往上叫我。不瞒您说，草民也会一点儿，这样我上去了，穿好了褡裢跟他一摔，一时失手，我把他给摔死了。禀大老爷，穿上褡裢，摔死人可白摔。""武云飞，你真乃大胆！""哟！"武爷一晃秃脑袋，心说，要坏！大人说道："虽然说穿上褡裢摔死白摔，但是那也得根据事由。我问问你，你用的是跤绊儿吗？你用的是哪一个绊儿呀？""这个跤嘛，我是外行，我会一点武艺，哈哈哈，反正我一揪他，他往前一栽，拿巴掌一切他脖子。"大人这么一听，这哪是跤绊儿呀，摔跤里有切脖子？只有夹脖才是摔跤里的绊儿啊。知县原来摔过跤。"噢！你所说的都是事实吗？""不敢蒙哄大人。""好，你抬起头来，我来看看你。""有罪人不敢抬头，冲撞大人的虎威。""掌面。""是！"秃武爷一抬头。大人一看武云飞是个正人君子，不像坏人。但是你有人命啊！"来啊！"把三大件的刑具撤去，把他的褡裢脱下来，标好了牌子，马上又把三大件儿砸上，然后把武云飞禁入监牢。

武云飞被押入死囚牢内。进了牢门这么一看，武云飞就含糊了。这里头臭味难闻，囚首垢面，一个个犯人都是三大

件儿上着。这个牢头也就三十多岁，一脸的横丝肉。先搬个凳让他坐下："朋友贵姓啊？""我姓武，叫武云飞。""哈哈哈，你来到兄弟我这儿了，没别的，你放心，绝不能让你受委屈，你这个案子是摔死人了，你还是够朋友。""是，您夸奖了。""你府上什么地方？""马家铺的人。"牢头接着说："噢！我可跟你说，咱们这大牢以内吃的喝的一切，你得听我的。咱们牢前不种黑豆，牢后不种高粱。钱嘛，得由您自己掏啊，您还是提个朋友吧！"武云飞就明白了，噢！这是要在我身上生财呀，我舅舅卖豆腐这么多年还是卖豆腐，就是把那点豆腐本儿全拿来，也不过十两八两银子。我能把舅舅说出来吗？武云飞跟牢头商量着说："朋友，我家里头日月也很不好，你看我的穿装打扮也不像有钱的人。但是我武云飞是交朋友的人，我看牢头哥哥您就是我的朋友。只要姓武的打牢里头滚出来，我有一份儿人心。相反的，哥哥您要打算给我来点儿私刑什么的，那你可就不够朋友了。""哟喝！给我狗掀门帘子——耍嘴儿呀。行啊，看来你这秃爷爷还够意思啊。那好吧，先让你来点小三灾儿。来呀，让他蹲会尿桶！""是！"这牢头把脸蛋子一耷拉，狱卒赶紧拉着武云飞脖练儿，脚踩黄瓜架，趟着镣往前来，走到大牢的犄角儿上。说真的，这蹲尿桶的滋味儿可不好受，这个大尿桶有三尺来高，犯人谁都朝这里撒尿。这尿桶都使了多少年了，滗臊滗臊的。狱卒拿着脖练，拉着武云飞过来了。顺着这个大木梁穿下来，底下有个小铁钩，把脖练儿往铁钩上一钩，武云飞打算不往这尿桶里头探脖子不行，这练短，抬不起头来，武云飞两只脚紧靠着这尿桶边儿一站，骑马蹲裆式，两只手一揪短练儿，脑袋、嘴都在这尿桶上边，正闻尿味。喝！真臊！武爷心说，嘿！长这么大，

我还没闻过这种味儿呢。最要命的是人家犯人还到这儿来撒尿，人家哗哗哗往尿桶里一尿，这尿往起一溅，溅得武云飞一脸一嘴！武云飞心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打死人，出大差脑袋掉了碗在的疤瘌，我姓武的不含糊。你这私刑，姓武的可以不受哇！好在武爷有功夫，自己只当在这儿耗功呢。哎呀！这滋味可真难受。到了晚上，吃饭上。窝头咸菜条，泡点溜锅水儿。牢头问武云飞："朋友，怎么样啊？哈哈哈！"武云飞心里头咬牙，嘴上可说："嘿！哥们儿，这尿桶蹲着可很舒服呀！""嘿，敢情这牢头外号叫小刀子，十分凶恶阴险。"好吧，让你歇会，给他放到鞭床上去。"武云飞心说什么叫鞭床呀！等他叫人拉到这儿一瞧，武爷可就咧嘴了。本来这炕上躺十个人，现在已经躺十八个了，人挤人，挤在一块儿，腿腕 子这儿是一根横木头棍，由这头往下一压，那头儿一锁，把你腿腕子压住了。脖子这儿一根长棍压住了，你想动根本不可能 。武云飞可没有越狱 的心，他只想着自己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或者是斟酌情节我可以不死，熬几年我能出去就完。没想到这私刑实在凶恶！"来来来，给他腾个地方！"这犯人已经挤不下了，这狱卒会一手功夫叫刹车。什么叫刹车？就是用脚一蹬墙拿他的屁股一拱犯人的脑袋，硬拱出一个缝儿来，让武云飞往这儿一躺，等武云飞一躺的时候，他一起来，人一挤，武爷、噔"又出来了，这横木棍拉不下来。武云飞三次都没躺下，这个罪过就实在不好受了，狱卒拿着鞭子啪啪叭叭就是一顿抽打，打得犯人呲牙咧嘴。牢头在旁边站着："给我打！"武云飞秃脑袋一晃，双手一错，嘎啦啦，把手铐子错折了，跟着一猫腰，两手一错镣，三下把镣给揪掉了，连铐带镣用手一攥："你们这私刑武大爷可不受！"犯人

们一愣神，狱卒一瞧，了不得了。这牢头转头要跑，武爷上去“啪!”就拿这铁手铐、脚镣，照他脑袋一下，把牢头就给砸死了，回手又一下，把狱卒也砸死了。武云飞飞身形起来上后看，后窗户都是拿大沙木插的，说真的，太结实了。武爷伸右手“叭”一砸这沙木的窗户棂，由打这后窗户“蹭”的一下就蹿出去了。长腰上狱房，狱里头呛啷啷，犯人一阵大乱。“了不得啦！有人越狱啦!”武云飞一想得啦，一直就往永定门来了。连夜来到自己家门口，越墙而过，舅父、舅母都刚躺下。武云飞在窗户外头一叫：“舅舅、舅妈。”老夫妻两个一直等着，不见云飞回来。这一听叫门，急着问“云飞，你上哪 儿去了?”“您别点灯，把门开开再说。”门打开了，云飞进来趴地下磕头：“我惹祸了。”就把今天的事情由头至尾说了一遍。最后说：“舅舅我可要走了，我不能给你们二老抓把土埋了，养老送终都得看我表组了。但我也不能把祸给你们留在家里，我走了。”老太太没吓死：“孩子，你怎么打死人哪?”“这没法子啦。”行完礼磕 完头老太太拿出二两银子，武云飞一摆 手：“我不要。”来到自己屋中，连军刃带十二只铁莲子完全都带好了，远走高飞！出离家中越城墙，举目无亲。干脆出口外吧。云飞这么一想，跺脚绕走北京城，可就奔了昌平县进关沟，出居庸关就奔口外了。

武云飞半道上做了几号买卖，赚了点儿钱，银两路费足啦，自己换了衣服，干干净净。来到口外，真是景物全非，风土人情全变了。来至在塞北，往前走跟人打听，前边有个大镇甸，叫沙雁岭，因为北边有一片大山，就叫沙雁岭。这个镇甸起码得有五六千户，是个通衢大镇。武云飞溜溜达达进了镇，一看路南有座大店，黑匾金字：“何家老店”。敢情这

店姓何，在宦行台，安窝客商，大小车辆，草料俱全。看得出来，这个店很大。这时打里头出来一个伙计。二十来岁，剃得鋈青的头皮儿，能说会道的。“客人住店吗？咱们何家老店吃喝也便宜，做出菜来也很有味道，您就住这儿吧。”“好吧，我住下。我问问你，有跨院儿单间儿吗？”“有啊您哪，爷台，您跟我来。”武云飞跟着伙计往里走，来到三道院儿往东，东边有个月亮门，进去往北，奔北房，三间，确实很干净。“您瞧这三间房，爷台，好不好？”“很好很好。”武云飞进去，把小包袱放下，军刃也放下。擦脸漱口，沏上茶喝茶。武云飞问伙计：“贵姓啊？”“我姓何，我叫何小三儿。”“噢，你跟 本店的掌柜是本家？”“不错，掌柜的是我本家一个大老。咱们这店是老店，三辈子啦！”“好啊。你们这地方叫沙雁岭？”“啊，我们这儿北面有座山叫沙雁岭，所以这地方也叫沙雁岭。”“噢，是这么回事。”伙计伺候着，武爷到时候喝点儿、吃点儿，想着自己已经不能回关南了，一阵的难过。来到口外举目无亲，我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啊。我看这何家老店店也大，这伙计何小三儿也挺和气，咱就不如在这儿住下来。这样武云飞就不想再走啦。白天出法遛遛，各处逛逛，晚上回来，每天如此，在这儿一住半个月。武云飞不断的拿出几两银子来给何小三。时间一住长。显得闷得慌。这天，何小三对武云飞说：“爷台，您还是外头逛逛去吧。”“哎呀，你们这一带我全都逛到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风景，我早逛腻了。”“爷台，逛腻了您也出去逛逛去。”“你这是什么意思？”“您在店里头呆着不太好。”“为什么呢？”“爷台，您是关南人，您总给小子点儿零钱花，我感谢您。您在店里住下一闷，您瞧西院里的宝局，您极容易走上这个道儿，一上了这赌道儿，恐

怕您带的这点东西很快就得输在这儿。”“哎哟喝！你们这儿有宝局？”“有啊！所以我愿意您外头去遛个弯儿，晚上回来吃完饭一睡觉，明天您出去还遛弯儿去，比什么都强。”“那么你们这儿这宝局？”“噢，我们这宝局一共是四股儿，再加我们掌柜的。掌柜的是胳膊股儿，因为借他的地方。这四股的头一股姓王叫王强、王大爷，人称坐地虎；二一股就是朱三爷，他的外号叫铁算盘朱三，就是我们店里头的写账先生，手笔很好；三一股儿是净街神孙利孙三爷；四一股是我们掌柜的四兄弟，叫铁胳膊何四。他们哥儿四个加上我们掌柜的大爷，一共是五股，我们掌柜的不拿钱。说真的，这些位都是站着能打，躺着能挨，抓土扬烟儿的主。哈哈！您瞧宝局这个行业，好人没人干，赖人干不了哇！说真的，每天可不少进钱哪。”“噢！好吧，你带我到那院去看看。”“您别去，我瞧您是个好人。武爷，您不能走这条道儿。”“唉！我闲着也是闲首嘛！”“您要去那就让您随心随意得啦。”云飞跟着何小三奔里走，进了西跨院。武去飞要跳宝割肉，威震沙雁岭！

第五十回

跳宝局武爷镇塞北　三月三众侠赴镖会

上回书说到武云飞伤人命逃出北京城，来到塞北口外，住在沙雁岭何家老店。伙计何小三说出西院的宝局，那是毁人的炉啊。武云飞一时高兴，叫何小三领着自己，往西里院而来。进了月亮门儿，北过是三合房，搭着大天棚。进院子的北屋，就是宝局。何小三一挑帘栊，武云飞跟着就进来了。喝！里边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哪！有坐着的、站着的、靠墙的、蹲着的。看那表情，舒眉展眼的、双眉紧锁的、长吁短叹的、顿足捶胸的，还有挤眉弄眼龇牙咧嘴的。真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当中长条的宝案子蒙着白布单，正中一个茶盘里放着四四方方的铜宝盒儿，人群后边还有登着大凳往里探头看的，宝案子本家有五个人，一个掌柜的，就是这“净街神”孙利。他们几个人每天轮流倒替。今儿个是孙利。还有四个伙计，您瞧，四个伙计每人把两只手都放到案子上，一共是四个人八只手。唯有这“净街神”孙利只把右手放在案子上，一共是九只手，按人家宝局的意思，就是你来上这儿押宝来，九死都没有一生，看起来宝局这个赌钱场实在亏心。当然这个宝案子应当后面拿布搭起个篷儿来，宝官儿在这里头做宝。宝盒冲着自己胸前这面的是四方，这就是么。冲着右手下垂手的就是二，对门的是三，末门的就是四。里头这宝籽儿成红月牙儿，这个牙冲哪过就是几，这个不能错。这个帮宝的也不见得准是找开盒盖抠这宝籽儿，底下有个机关，拿手指头

一动，这个宝籽儿在里边就得跟着动。这个宝官可不是做明宝。他在宝案后头高凳上一坐，不怕你瞧出红来。什么叫瞧出红来？就是他做的宝他知道是几，您要押得注小，当然他不在乎，比方说，他要做的是4，您压五千块钱的4，他动心不动心哪？他只要一动心，在他浑身上下某一点上就有反映，这就是漏红。有这么一件事，据说有个好宝官，这些好押宝的跟了他好几个，没有发现他漏红在什么地方。最后发现了，他的后脑勺争嘴窝儿当中有颗痣，痣上头有根毛。您要是押的是大注，又押在他做的这个数上头，他这根毛就动，一动就知道他动了心了，正押在他做的数上。那样，这宝官就得赔，这叫漏红，可了不得。

这位宝官是大宝官，口袋里做得了，把宝盒子掏出来往这儿一放，不动了，您随便押。大家伙儿七哩咔嚓，注下得都特别大。您要押十两银子，您就得搁十一两，那一两是头钱，您压二十两，就得多搁二两。1、2、3、4这是四门，随便押。您如果说押孤丁，一个赔三，一般的说都是两门赌，押大拐就是3、4，押小拐就是1、2，押红拐就是1、4，押黑拐就是3、2，押单穿就是1、3，押双穿就是2、4，都是两门儿赌，不见得准得输，没准儿的事。

武爷瞧完了之后，那儿可喊“押、押、押”！大家伙儿下着注，武爷上来了。“众位，我押一注。”“押哪儿，您哪？”武爷对这玩艺儿根本是外行，但是多少他也懂点儿，一伸手掏出五十两银子，再拿五两做头儿，一共是五十五两。“我押大拐！”大拐就是3、4赢，1、2输，人家伙计一喊：“免了啦！”因为上头注大，有五十两银子呢，有过来揭宝的，啪这么一撕宝，铛儿一见响，真那么巧，真“3”啦！武爷可就赢啦。

五十两银子，当时兑过来。武云飞一瞧，头一宝押赢了，自己连本带利往怀里一揣，他想久赌无胜家啊，大家伙儿一瞧武云飞这个押宝可邪兴，头一宝押赢了抹头就走，不押第二宝。

何小三还在院里等着他呢。“怎么样武爷？”“嘿！我这头一宝就押红了，五十两银子，给你二两。”武爷回到东院自己喝茶去了。到第二天这时候又来了，不用何小三带着了。那儿正喊着“押啦、押啦、开宝了——”武爷分人群进去：“众位，我押一注。”五十五两银子往这儿一搁，“我押大拐。”一揭宝，3 啦！武爷又赢了。跟着兑银子，拿起就走。大家伙一瞧这位可好呀，“黑脸赌”！马上人家又接茬儿押了，武云飞回到自己的房中喝茶。到第三天上又来了。由打这天起，是每天到这时候准押一宝。正赶上都是三，您说多新鲜。一个多月武云飞的钱可就赢了不少了，白花化的银子就一千多两啦。把银子搁在自己的房中，到了时候就来，还照样押“大拐”，五十两银子。这铁算盘朱三可就琢磨上了，晚傍晌儿一收柜，本来他们这个宝局每天除刨净剩，也就是五、六十两银子，叫武云飞这一注就给弄走五十两去，他们这四股儿分，甭说还有大爷何光五股儿，一个人就剩儿两银子了，朱三对哥儿个说：“嘿！我说哥儿几个咱们得想点儿办法。这武云飞，武秃子一个多月赢了咱一千多两银子去，进门就押了，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咱们这宝官儿怎么到这时候一定就做‘3’呢？”朱三这么一说，大家伙就商量上了。朱三先说：“哎！要不这么办，咱们月亮门这里，给它安个眼，这秃武一来，您就咳嗽一声，咱们这屋里头赶吧揭宝，该赔的赔，该搂的搂，等到下一宝绝不再做‘3’，咱们改成 2、4、1 都可以。如果

这宝咱们做的根本不是3，那咱们干脆就等着他，外头一咳嗽，他到这儿一押‘3’，这宝他不是就输了，咱们得设法把这笔钱赢回来。”大家伙儿一听铁算盘朱三这手儿还真高，那么谁去呢？这时铁胳膊何四说：“这么办吧，我在外头当个眼线吧。”大家商量好了。

第二天，琢磨着武爷快来了，何老四就在月亮门这儿站上了。果然，吃完早饭没什么事儿了，武爷也喝足了茶，揣着银子来了。到了月亮门儿，何老四就咳嗽一声，这一咳嗽，屋里头这一宝正是3，马上就揭了。注不剂就揭，该赔的赔、该搂的搂，下一宝不做3了。武爷等着下一宝做得了以后，分人群进来，“我押大拐”。五十五两银子往这儿搁，一揭宝不是3，武爷扭头就走。心说，我没押红，押黑了。到了第二天，武云飞又来了，刚一到月亮门，何四咳嗽一声。他这么一咳嗽，武云飞不感觉，自己挑帘儿进来，这宝做的根本不是3。因为人家一听咳嗽就等着了。等武爷的注押上了一揭宝，不是3了，武云飞又押黑了，自己转身形出来了。第三天又来了……日复一日，每天五十两，每天五十两，一个多月，把银子全部输净。银子输净了，武云飞恍然大悟！噢，看来这个毛病是在月亮门里头放上“眼”了，“铁胳膊”何四一咳嗽我再进去，里头就变了。嘿！他们这开宝局的实在是损阴丧德。武爷这么一想，自己二十多岁正年轻，应该教训教训这帮赌徒。可自己没带着单刀，就把匕首刀放在靴子里，吃完早饭喝点儿茶，由打东屋里头正喊呢！“押押押！开宝了！”这何四一瞧武云飞来到，他刚要咳嗽，武云飞一抬腿，把匕首就抽出来了，一伸左手，照着何四的胸口窝上“嘭！”就是一拳，然后一把把他给攥住了，一晃秃脑袋，目露凶光：“你咳

嗽？你咳嗽我就捅了你！”这何四没敢咳出来。“你给我滚到外头去，你要一出声儿我就穿你！”何四蔫蔫的由月亮门里头出去了。武云飞晃着秃脑袋，脸子一耷拉，右手把刀掖在袄袖里头，来至在北屋，挑帘拢进来道：“众位等一等，宝还没揭呢吧？”大家伙儿一瞧，哟喝！秃武爷来了。忙说：“我儿等着您呢，哈哈！没揭呢，没揭呢！掌柜的“净街神”孙利这么一瞧，心说，何四怎么在处头没咳嗽呀？这宝是几可不知道呢，再看人家武云飞进来了，瞧了瞧注都押下了，武云飞站在天门这儿说；“我说孙掌柜的。”“哎武爷，您玩儿来了？”“啊，你们这宝局都赌什么的？”孙利就知道这里有事。忙道：“哎，武爷，金赌银还，押什么赔什么。”“那好了，你等一等啊！”武云飞一抬左腿，反这左腿就蹬在宝案子上了，一撩自己的裤脚儿，在大腿上最厚的这地方，一伸左手啪这么一抓肉，拿匕首刀就旋下一块肉来，“哗——”押宝的人们就知道，这叫“跳宝拉肉”，看起来武云飞今儿个要跳宝！不过人家宝局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可不在乎这个。血哗哗流出来，顺着秃武爷的脑袋滴滴嗒嗒直冒汗，掂了掂这块肉，说道：“我手头没我大准儿，也有四两来肉吧，”啪，带着血往天门上一拽，拿这把刀子“唰——”就剁上了。然后说：“我押三孤丁！”这回可不押“大拐”了。押“三孤丁”，开的就是“三”，就是说，你一个赔我仨。武云飞怎么想的？今天就是押“三”了，看你这宝局敢不敢做“三”，如果这一宝不中，我下一宝接茬儿拉，把我武云飞拉死为止，我也押“三孤丁”不押“大拐”！说真的，押宝的人有点含糊了，但人家“净街神”孙利没含糊。嗨！我开宝局要怕这个，那就甭干了。这做活儿的伙计可晕了，嘴唇儿都发青了：“咱、咱、咱还喊宝吗？”孙

利这么一瞧，“哈哈哈，这算什么？揭宝、喊！”“免一——来三，不要二——，别来四——。”啊？撕宝的过来一看宝，这宝正是“三”。武云飞自己想了，反正押不上“三”我一刀一刀拉，拉下来我就押“三”。没想到这头一宝进门闯三，就闯上了！武云飞大笑：“哈哈哈，哎呀，想不到红啦！叫你们掌柜的来，我拉你们掌柜的三条肉，找戥子去，看看我这块肉多重，差一钱一厘都不行！”大家伙儿面面相觑，都看着“净街神”孙利。孙利心想：叫做活的，该赔的赔，该搂的搂，赔的搂的全完了，就剩武爷这个三，孙利正要派人把掌柜的找来，铁胳膊何四早到柜房把“坐地虎”王强跟“铁算盘”朱三都找来了。他们进门一看，瞧武云飞在攥着攘子，腿上血直流，知道他拉肉跳宝了！王强便强装笑脸地说道：“哈哈哈，众位！没什么。武爷，好兄弟，你知道这宝局是我们的？”武云飞一翻眼睛，上下看了看王强：“你不是坐地虎王强吗？”“不错！嘿嘿，自们认识，熟人。”“好啊，你看见没有？派人把戥了来，称称我大腿上这肉有多少？你们孙利说了，金赌银还，我不要他的肉，他的肉不值钱，要你坐地虎王强的肉！照这样你们大腿上给我拉下三条儿来，差一钱都不行！”“兄弟，你这是怎么了？跟哥哥我怎么闹起小脾气来了？不要紧，有什么事？你先跟我到外头来。”“到哪儿也是一样，不给钱不成。我就住在这儿了，攘子也在这儿放首。”“兄弟，你别这样。来呀，赶紧拿上好的刀伤药去。”时间不大，伙计哆里哆嗦，拿这么一个小笸箩来，里头满满当当的全是细白面儿的药。王强说：“兄弟，您自己先上上药。”武云飞伸手这么一摸，哎哟！武云飞心说好损啊，碱面儿！武云飞伸手接过这碱面儿的笸箩来，笑呵呵的说道：“哈哈哈，这药可是上好

的刀枪药啊。”伸手就抓起一把来，这把碱面照着自己的伤口上就这么一捺一搓，嚓嚓两下，一把碱面儿全搓在伤口上了，杀得这伤口往外冒黄油儿！嘿哟！万把钢刀扎于肺腑，这个疼劲儿没法说。脑袋刷刷的顺秃脑门往下流汗，嘴唇儿发青，直哆嗦，但是武爷不含糊“哈哈哈，好药好药！”跟着伸手又是一把，嚓嚓又是一搓，把管箩往伤口一扣，拿这管箩底双手一压，把那些押宝的看热闹的吓得目瞪口呆。武云飞哈哈大笑。坐地虎王强一瞧，得了！一拍武云飞的肩膀头道：“口外算有你这么一号了，来吧！点到就算有，划道儿当河走，咱们先上你那屋里去吧。”“不行！哪儿去？王强你看，武大太爷我含糊没有？”“武爷，有您这一号了，好样的，没含糊。”“那得了，赔我肉！”“来人哪，赶紧准备净水。”甭说上碱面儿疼，就用这凉水一洗这碱面儿都够呛！武爷这汗哗哗的流着，身上都透了，但是，他没“哎哟”出一声来。这就是好样的。把碱面全部洗净，拿过上好的金枪药来，给武云飞敷上，止疼，拿布条给他捆上包好了，让武爷把大腿裤子撩下来，然后把腿放下。这时王强又问了；“得了您说吧，我们哥儿四个都在这儿，你瞧！打算怎么办吧？”“王强，我姓武的没含糊？”“没含糊。”“哈哈，好了，这不是你说到这儿吗？应我姓武的三条，少一条不成！”“那您说吧。”“好吧！第一条，你得记住了！我武云飞由关南来到塞北，沙雁岭举目无亲谁都不认识，没有别的，宝局！姓武的干两天。”大家伙儿一听，得！要把这四位给赶跑。王强说：“武爷，您，您往下说。”“哈哈哈，如果你们弟兄四个人舍不得，行啊！咱们一条肉赔三条，把你王强的左腿肉拉下三条儿来，对上我的分量，姓武的尘土不沾！你看这好不好哇？如果这两条你们都不能应，

那对不起，凭本领，姓武的把你们这帮小子赶出沙雁岭！”“铁胳膊”何四脸色儿都变了，“姓武的，你有什么能耐？刚才我不理你就是了，你这条件太苛刻，何四爷我要你的命！”他把刀都拿出来了，攥着刀垫步拧腰来到当院。喊：“姓武的你出来！”往外这么一叫，看热闹的都跑到墙根儿了，谁也不敢动。武爷连匕首都不拿，一个箭步就蹿出去了，“何四，你也敢论武吗？”“姓武的我要你的命，还告诉你，哥儿几个没两下子也不敢在这儿开宝局！会个三绞毛儿、四门斗儿的，姓何的不在话下！哪儿走吧你！”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蹦起来就给武云飞一刀。武云飞微然上左一滑步，立右手一叼他的腕子，一托他的胳膊肘儿，“去你的吧！”嘎叭！这一下子把“铁胳膊”何四的胳膊就给撅折了。云飞往前一抢身，这么一拽一抖他，“哎——哟——！”跟杀了猪的一样，当时铁胳膊何四就死过去了。坐地虎王强这么一瞧，“来呀，赶紧把老四搭走！给我到后院儿把打手们叫来。”二十几个打手每人一条檀木斧把，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缠头，过来之后，王强喊道：“给我打！”武云飞一看，喝！真跟我动武的。二十多人往上这么一拥，各自使斧把抡起来就砸，武云飞微然这么一撒欢儿，找得这二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脑眼儿青肿，王八吃西瓜，滚得滚、爬得爬，一阵大乱！

正在这个时候，从正院儿角门过来人高声喊：“别打了！”武云飞抬头这么一看，打手们呼啦啦往外撤，托着腮帮子，架着胳膊的，蹲着、坐着、趴着、跪着、蹶着的，什么样儿都有。云飞瞧这人，大高个儿赤红脸儿，连鬓络腮的花白胡子，花白小辫儿，新剃的头，光头没戴帽子。身上穿着纱袍儿，腰里系着凉带儿，左手托着药碟，右手在药碟上头捻着明目散，

往自己嘴唇儿上头一放，一个劲儿的吸。喝！何家店的大掌柜何光何焕文是谁叫来？正是何小三儿。何小三儿怕武云飞吃亏，赶紧来到前头报告了掌柜的。何光何焕文这才来到这儿一瞧，二十多人打不过人家一个受伤的，一伸手拉住："别打了。"大家伙儿不打了。何光问："王强啊，怎么回事啊？""您要问是这么回事，武云飞拉肉跳了宝！""兄弟，来吧！一切事情朝我何光说，咱们这边儿来。"带着武云飞来至东院，到武云飞的屋中挑帘栊进来，何小三儿把茶准备好，让武云飞坐这儿喝茶。"敷上药了吗？"何光关切地问。武云飞点了点头："敷上了。""噢。这买卖有我一份儿，但是我不拿本钱，我就拿胳膊钱儿，因为他们借我店里的地方开的宝局，咱们不能说这个宝局日进斗金，买卖确实还不错。兄弟你有眼力，跳这块宝还是可以的。你说吧，你说出来哥哥给你作主。"武云飞一想，强龙难压地头蛇，他们都是地头蛇，真把他们打跑了，我武云飞也干不了。何光可是个人物，他既然来满应满许，那我也得就坡下。便说："大哥你也知道我武云飞是关南人，来到塞北举目无亲，我跟谁也不认识，连个立脚之地都没有。我冲着何大哥，这事儿算完了。但是，这个院儿几间房得归我，我好有个住的地方。"何光何焕文点头："这没关系。""再有，我不管您这宝局赔和赚，每天给我送过二十两纹银，就算完了。这二十两银子姓武的不白要。如果有人出来搅闹宝局，从私面儿上来说，姓武的为宝局遮风挡雨，别的条件我没有了。"何光何焕文一想，我给他几间房不算什么，但一样，我们这五股分也就一人分个十几两银子，他再要二十两去，一个人也就落个七八两银子了。若不答应，我何焕文这么大的人物，让人家看不起呀。便道："好吧！兄弟，咱

们一言为定了，你好好养伤吧。何小三儿！”“嗳！”“这个院子里不准让客人来，归你武二爷一个人的，他是我的兄弟，一切你好好照顾。你从现在起，就听他一个人支使，武大爷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通过这场事，何小三儿更佩服武云飞了，姓武的两眼一抹黑，来到塞北，每天要有人给送二十两银子供奉，而且还给这么几间房住着，冬暖夏凉的，没两下子成吗？

何焕文当天晚上在柜房把朱三王强这些人全叫来一商量，何老四的胳膊是折了，但是他让先生给接上骨头敷好药后，也来了。何光把这事儿一提，“我可答应下来了，你们哥儿几个认为不行，这钱我得拿。说真的，我姓何的在口外也算是个人物，我不能说了不算。”朱三说：“这也没法子，这一来，打不成黄鼬闹身臊，偷鸡不成蚀把米，还不如天天让赢点儿，这到底是比那个少点啊。”

大家伙认啦！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每天给送去纹银二十两。一天二十两，十天二百两，一个月就六百两，一年可就一千多两啊！白花花的银子，何小三儿给武云飞腾出东房两间是专门儿放银子的，由何小三儿掌管。何小三儿这人还真不错，武爷说：“我用这么些钱没用，小三儿，我每月给你一百两银子，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去。”“谢谢武大爷。”武云飞吃饱了没事买了个鸟笼子，成天溜湾儿，到时候西院给送过二十两来，何小三给收下。武云飞不但拿钱买通了何小三，成天介武爷长，武爷短，怎么支使怎么成。而且整个店里的伙计连厨房的大师傅，都拿钱买通了，见着这秃爷就是鞠躬作揖，爷长爷短，见面就请安，您怎么说怎么是，说半夜里头四更天厨师傅都睡头觉了，武爷有点饿，打算做点儿夜宵，

一扒拉就起来，给武云飞现炒菜现烫酒。嘿！可把铁算盘朱三这些人给气晕啦："秃老武哎，你可真有出手儿的，你拿我们的钱买通了底下人，你到成爷爷了。"喝！这朱三咬牙，最后，朱三想来想去想出个办法。当天晚上，连何焕文都在内，把自己的想法一提，"您看怎么样？"何光何焕文摇了摇头："老三哪，咱们可都是抓土扬烟儿，外头跑腿儿的，人家姓武的由打关南来到关北举目无亲，混到这份儿上不容易，首先说这是条汉子，何况又为咱们何家店这宝局遮风挡雨呢？你要这么样儿一暗算，暗算成了还好，暗算不成好像对不起朋友，将来谁都不敢沾咱们了。""哥哥哎，一天二十两白花银子全给他啦，不瞒您说，我心疼。成不成咱们也得来一下子。"后来大家伙儿决定了，"既然老三你这么说，干脆你办一下咱们瞧瞧吧。""好吧。"当天晚上，朱三拿着二十两银子来的东院，"武爷，这是今天的二十两银子给您。"！云飞喊："小三儿呀，把银子收起来。"朱三心说，何小三儿，你吃大爷喝大爷的，你跟大爷是本家，到现在你到成了武云飞的人了，嘿！真有点儿意思。"您吃饭了吗？""老三，我吃饭了。"朱三长叹了一口气："唉——您看，我给您这钱哪，说真的，咱这买卖也快干不了啦。""嗯？怎么回事？为什么干不了？""您知道，咱们这镇为什么叫沙雁岭？跟您提过，正北五十里地那片大山就叫沙雁岭，所以咱们这镇名也叫沙雁岭。沙雁岭山上有三家寨主，大寨主姓焦名字叫焦亮，有个外号叫独角鬼。二寨主名字达拉森，掌中一条熟铜棍，棍沉力猛武术高强。三寨主叫孤独也罕，掌中一只八棱紫金倭瓜锤，锤也沉、力也大，确实了不得。他们手下的喽罗兵有四、五百人，就在沙雁岭打家动舍、杀生害命。说真的，这是咱们沙雁岭本地的

一害，任何人也惹不起。武爷，您在这儿每天挂钱儿拿二十两银子，这么长的时间了，人家沙雁岭知道了，今天白天大寨主独角鬼焦亮派三寨主孤独也罕来了，带着几个兵丁到柜房一坐，我们掌柜的何焕文这么一交待，人家也说得好：'关南的人到这儿每天能拿二十两银子挂钱儿，难道我们沙雁岭就不能拿上吗？你们既然有钱给他，就应当有钱给我们沙雁岭。沙雁岭不跟你们多要，每天你们给送三十两银子。愿意，那咱们没得说，关系继续保持。不是这么着，没别的，这宝局给我关张！'掌柜的说了很多的好话，请人家吃了饭送走了，掌柜的发愁啊！武爷您也知道，咱们这买卖一天能进五六十两纹银，刨去给您二十两，我们哥儿几个一人弄几两。如果沙雁岭再分了一份儿去，干脆咱们就弄不着钱了。弄不着钱，我们哥儿几个白受累呀！您说这怎么办呢？我们也得养家呀，上有老下有小，得吃饭呀。掌柜的实在没辙了，才让我找您跟您商量商量，您得给想个办法。"虬首龙武云飞一听，哼！这是你铁算盘朱三的坏！拿这沙雁岭压着我，我要一含糊，我这二十两银子就不能要了，没那事！我能不要吗？听完了一笑："哈哈哈，好！沙雁岭真是找邪荐儿啊。买卖不能关，我记得我武云飞当初跟你们说过一句话，不能白拿你们这二十两纹银，要为你们遮风挡雨。既然沙雁岭出了这事，那得瞧我的。""武爷您打算怎么办？""明天凭着我掌中一口刀，十二只铁莲子赶奔沙雁岭，我把这些寨主全都宰了，给你们地方消去一患，好不好？""武爷那真谢谢您。""还是的。朱三哪，如果我武云飞要是能力不够，叫沙雁岭的寨主把我宰喽，你不也一天省二十两银子吗？"朱三心说，这秃子，一句话他都不吃！只听武云飞又说道："哈哈哈！朱三哪，你一蹶屁股，

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甭跟我武云飞使这个。”“不！武爷，确实是这么回事。明天这么办，我们跟您一块儿去，您看好不好？”朱三鼓着腮帮子，跟真事儿一样。武云飞一摆手：“用不着。”其实，朱三用的是反间计，激将法。“我们大家伙儿给您摇旗呐喊助威，您看好不好？”武云飞摆手：“不用！”

第二天吃完早饭，武云飞收拾利索，把自己的厚背雁翎刀带好了，十二只铁莲子放在皮囊之中，由打店里出来。铁算盘朱三从柜房里蹦出来：“怎么着武爷？您去啊？”“啊，去啦，朱三，听信儿吧。姓武的到了那儿有了好信儿，我就把他们制死，有了歹信儿，从今儿个起，这二十两银子就没人跟你们要了。”“武爷您别说这个，您说这个再去就不大好了。好像我们从中有什么诡计似的，我们确实没有。”“甭管了！”武云飞从镇甸出来一直往北，越走山越多，山岭重重，大片的树林呈现在眼前。又走了一程，来到沙雁岭的山口。当啷啷一阵锣响，出来十名兵丁，卒巾号坎，打裹腿，绢帕缠头。每人掌中一口刀，“呔！干什么的？”武云飞到这儿冲着兵丁一摆手：“你们都是沙雁岭的喽兵吧？我姓武叫武云飞，有个外号叫虬首龙。听说你们沙雁岭有几家寨主为非作歹，胡作乱行。没别的，姓武的今天要宰你们这几家寨主！你给我通禀一声。”“你候着！”兵丁顺着山道往里走。武云飞为什么不提何家店你们要钱，我也要钱的事情？要是那样，人家说我们没有，打不起来了。明明是朱三说瞎话嘛，激我上这儿来的。我要一问那个，我呀，没吃过豆面儿，没长过豆虫儿。我根本不问，我就是宰你们来了！时间不大，山里头锣声响了，呼啦啦往外撞出喽兵不下一百名，雁排翅。为首者一家大寨主，正是独角鬼焦亮。这家伙是个大个儿，一身青绢帕缠头，

脑门子上真有一个大肉包，跟犄角一样，要不他怎么叫独角鬼呢！黑紫黑紫的一张脸，黄眉毛似有如无，一双怪目圆翻，金睛叠抱。大猩子鼻翻鼻孔，鼻须出来都有一个手指头长。大嘴岔儿，一嘴七颠八倒的大板儿牙。薄片子耳朵，青黄胡子茬儿。喝！手里头攥着一口刀，往这儿一站："呔！什么人？竟敢来到我沙雁岭撒野，认识你家大寨主独角鬼焦亮吗？"武云飞一阵大笑："焦亮啊，你在沙雁岭打家劫舍，胡作非为，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姓武的就是穿你！""好小子！"独角鬼焦亮往前这么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举起厚背刀来盖顶就剁！就在这时，只听呛啷啷啷，又是一棒锣响，好嘛，两家寨主，二寨主达拉森攥着熟铜棍，后边一个人举着八棱紫金倭瓜锤，带着兵丁也下来了。武云飞可就一个人啊"这个时候，拉达森攥着熟铜大棍过来了："哥哥，闪过一旁待我来！"武爷跟焦亮这儿正动着手，焦亮一抬头看到二弟来了，便跨步闪身躲了过去。武云飞是山东五老中大爷醉仙翁于庭于子玉的真传，好功夫！要比独角鬼焦亮他们强得多。说着话达拉森过来了，举熟铜棍盖着武云飞的顶梁就砸，独角鬼焦亮刀奔胸前一扎，后头棍又到了。武云飞上左滑步跟右步，拿刀背往前一挂，顺步就截，焦亮往后一撤步，云飞刀走缠头裹脑，斜肩带背，奔达拉森腰眼儿上便砍。达拉森往后一撤身，两个人两调角儿把武云飞围上了。一口刀、一条大棍，棍沉力猛，碰到哪儿都骨断筋折呀。武云飞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力敌两家寨主。武云飞心想，嘿！俩打一个，那可对不起，往前一赶步蹦起来，给独角鬼焦亮一刀，焦亮往后一撤步，武云飞就这么一闪身，刀交左手，拿刀尖子照着达拉森肋窝子上一扎，上右前一斜身，探囊中，就把这铁莲

子捏出俩来。什么叫铁莲子？干脆说就是鸭蛋圆儿的跟枣儿那么大，纯钢打制，上头没有刺儿，圆的钢蛋儿。两粒铁莲子扣在自己食中二指下，上右一斜身，右手刀尖一点达拉森，右手一扣腕子，就奔焦亮的面门了。唰！两点寒星一闪，就到了。独角鬼焦亮打算躲，躲不了啦！“哎呀！”扑！两粒铁莲子正打在焦亮的眼珠子里头，叫金凤夺窝。铁莲子进去了，眼珠儿出来了。嚓楞楞，撒手扔刀，往后咕咚！一躺，武云飞蹦过去举刀就剁，惦着把焦亮给剁死。达拉森一瞧，“哇呀呀——”怪叫如雷，举起熟铜大棍迈着大步蹦过来，照着武云飞的后脑海就砸下来。云飞心说，你这条熟铜棍多大分量啊。就往旁边一闪身，没扎焦亮。但这熟铜棍下来正砸在焦亮的前胸，啪嚓！胸骨完全都给砸折了，七窍蹿血，转眼之间，独角鬼焦亮绝气身死！达拉森这气呀，这棍子这么大劲没砸上武云飞倒把我哥哥砸死了。武云飞抹腰一转身，跟旋风一样，刀就到了，达拉森一看刀奔自己的双腿来了，脚尖儿一点地往起一蹦，武云飞的刀空了。跟着一反身，刀又回来了，耳轮中就听“咔嚓”！把达拉森的两条腿都给砍折了。达拉森往后一仰身躺下了，武云飞捧着刀就扎，扑哧，一刀把达拉森给扎死了，孤独也罕一瞧，“哎呀——，”迈大步往前来，涮起八棱紫金倭瓜锤照着武云飞的脑瓜顶儿就砸。武云飞一调脸，伸左手一搭他的锤杆儿，右手的刀就到了。唰！斜肩带背，云飞想着要把孤独也罕也制死。但云飞又一想，不能！留着他，回去好跟朱三算帐。武云飞抹腰一脚把孤独也罕就踹了一溜滚，飞身形过来，脚下一用劲儿，“你动？”刀尖对准他脖子上一支。“噢！好汉，饶命饶命。”“你叫孤独也罕哪？”“不错。”“我饶了你，你依然在沙雁岭当寨主，要打

算断道劫财，你离开沙雁岭远着点儿，兔子不吃窝边草，你不准在山前杀人断道，行不行？”“我绝对听您的。”“好了，我住在山前的沙雁岭镇，我姓武叫武云飞，我住何家店，你每天派人给我送三十两纹银到何家店来，你这山就干下去，不然的话我宰了你！”钱，咱们沙雁岭有的是，您要多少给多少，您一天要三十两我就给三十两，您别把我杀了。”“好吧。”武云飞一抬腿，孤独也罕起来了，叫人把独角鬼焦亮跟达拉森给埋了。本来他们三人就不合，孤独也罕有个好朋友叫黄蜂鬼燕凯，他总想着把燕凯给介绍到沙雁岭来，就是焦亮跟达拉森不干。现在武云飞把这两个人一宰，孤独也罕当了大寨主，他本身有权了，谁也管不着了。结果就把好朋友黄蜂鬼燕凯叫到沙雁岭当二寨主来了。

武云飞把一切事情办完了，武云飞回来了，牛三他们这些人都在柜房呢。武云飞进来道。“啊，哈哈哈，众位，幸不辱命，我把大寨主二寨主全给宰了。”朱三这才知道，武爷真有能耐。看来不宰我们，还是对我们不错。“我让他们每天给咱们何家店、给我这儿送三十两纹银，你们的二十两纹银也不能取消。哪天他们没送来，你告诉我，我找他去。”“哎哟武爷，这您放心得了。”何焕文一听心说，朱三你出的这是什么主意？不但没把他宰了，相反的他一天双多来三十两。武云飞回到自己的房中，把事情跟何小三儿一说：“没有别的，小三儿，你就给我当先生，别的什么都甭干。你每天给我收这银子，侍候我就得。”何小三儿说：“好吧您哪。”

就这样，过了将近三年。三年以后，武云飞才跟何焕文商量：“我这三年的银子可是不少了，我打算在咱们草地沙雁岭寨北一带闯荡闯荡，三年五年的我不定准儿回来，我委派

何小三儿给我收银子，到了时候你们两下里给钱。”何焕文说：“这您放心武爷，错不了。”武云飞带着单刀铁莲子，就在塞北这么一闯荡。光阴荏苒，日月如流，转眼间就二十多年哪！武云飞大名鼎鼎，威镇塞北！谁都知道虬首龙。武云飞再回到何家店时，何光这些人都成了白胡子老头儿了，何小三岁数都不小了。这银子可了不得啦！东房两间都快盛不下了，还给呢。何小三儿把这帐一交待，武云飞说：“明天你到沙雁岭送信，告诉孤独也罕别给了。”现在孤独也罕收了仨徒弟，金咕都、银咕都、铁咕都、在沙雁岭也发老财啦。“再告诉何焕文、王强他们，这二十两我也不要了。”武云飞让何小三儿往外盘银子，真没少盘，盘出半屋子来，给整个何家店的伙计们分完了。云飞说：“何小三儿，你盘你们家去，买房子置地，该干什么干什么。”这何小三儿可发财了。剩下这屋子银子交给了何焕文，并告诉他，南来的北往的只要是穷苦人困在咱们口外，到店里寻钱，要三十两给五十。咱们办点好事！修桥补路，惜老怜贫，本地的贫苦人如果到了冬天过不去冬，咱们就给衣裳、给吃的。

说真的，多大岁数了？不瞒您说，这里头有一点儿事，也就是当武云飞学出能耐来那年提二十四岁，他师父于子玉回家。回家以后老头儿又养活个闺女，这个闺女现在都二十六了。武云飞在塞北的年头可不少了。关南给转来信了，是由师父那儿来的。让武爷回山东去，是从山东还要上四川去。武云飞不知道为什么，又有些想家，我离开北京城三十多年了，难道还至于旧案重翻吗？把这意思跟何焕文一提，何焕文说：“这不可能了。”云飞点头：“对！看来主要的还是那姓童的，他的朋友在铁善寺杀死了沙雁岭的二寨主燕凯，还有大寨主

孤独也罕和他的三个徒弟。现在沙雁岭没有人了，只是些二头儿们在这儿当大王，这姓童的怎么这么凶啊？我也得访访他。”何焕文说：“这件事沙雁岭给我来信，说这姓童的是王府的教师爷。这王府是皇上儿子的府，势力大极了。”武云飞说：“好吧。不管怎样，我也得访访这姓童的。同时呢，我也确实有事。得了，哥哥你们几个多受累，给我看着这堆银子，回来不回来的，反正由你们来支配了。”“好吧！兄弟，你走你的吧。”给武云飞多准备了路费，把白银又给他兑成了黄金，真没少兑。武云飞带好了钱和单刀、铁连子。在口外快三十年了，口外的风硬啊，把颧骨完全都吹黑了，大蝴蝶似的。

饥餐渴饮，晓行夜宿，打居庸关进了关沟。顺着关沟穿过去奔北京。这可不是一天，算计着日子好像要到年前能赶到北京，没想到赶不到了。到了正月十五的灯节才来到北京。武云飞先奔永定门，打听自己的舅父、舅母，早死多处了。姐姐还在驴驹胡同住，武云飞一边儿逛着灯，一边往东四来到灯市口。武云飞也在这儿逛逛。“哗，”这么一乱，他发现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姑娘被皇孙所抢。他瞧这老太太怎么着也像他的表姐，不过那个时候表姐才二十来岁，现在三十来年不见面儿了，怕认错了，心说，可能这个姑娘是我的外甥女。武云飞这么一瞧，真有心亮刀过去，可无奈一节，北京大兴县，我有两条人命，又越了狱呀。隆福寺月台以上我有一条人命，这样，北京城有三条人命。旧案重翻，我不但救不了姐姐跟外甥女，相反的我得把这条老命搭上。不管？骨肉之情，我就这么一门子亲戚了，难道说我眼睁睁看着姐姐跟外甥女儿叫人给抢走？武爷有点儿为难。正在这个时候，人群内“嗖”的一下蹦出人来，武云飞一看，嗨！一副土打扮。武

云飞心说，我都不敢管，你一个乡下人敢管？老百姓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个说认得，那个说知道，武云飞这才晓得此人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噢！他就是童林。为了燕凯的死，孤独也罕师徒四人的死，我来到北京，还想着访访他呢，没想到童海川不避权贵！”只见童海川过来把恶奴完全都给打跑了，把四位教师爷也给打伤，最后一声喝姓道名，威震灯市口，惊走了可哥弘涛。武云飞心说，姓童的是朋友。敢情人家童海川办事有始有终，把自己的姐姐和外甥女一块儿送到驴驹胡同的家门口。云飞一看，这个门儿还不差，就是姐姐出阁的那地方，直到现在，自己还能仿佛认得出来。那么姐姐家里还有什么人了呢？海川打这儿可就走了。这娘儿俩刚到院里头，母女俩儿正掉泪，门口外头轻轻叫门，可把这母女吓坏了。“娘啊——！”吓得母女直哆嗦。武云飞也知道，她们俩儿受惊了。便轻轻地喊：“姐姐，我是武云飞呀，您还认得我吗？姐姐您开门来吧！我是您兄弟。孩子，我是你舅舅。”老太太一听，“哟，你舅舅来了，你有个秃舅舅，我不是跟你提过吗？多年不见面儿，他打死人命了，你姥爷跟你姥姥不都告诉过你吗？”娘儿两个哆里哆嗦到门口。老太太问：“你是兄弟呀？”“姐姐！”老英雄武云飞把门关好了说：“咱们先到屋子里去。”借着北屋的灯光一看，家里头仍是很穷。云飞趴地下给姐姐磕头，姐弟抱头痛哭。“兄弟，我听娘和爹说，你不是逛庙去打伤人命了，又听说你越了狱了。这一晃都二十好几年三十来年了，只当你街死街埋，路死路埋。老爹老娘临死的时候还念叨你呢。真没想到，你，你怎么到现在又能回来呢。你可要加小心哪！”老太太掉着眼泪，武云飞也落着泪把自己的事情都说了。“因祸得福，遇难呈祥，我

在口外有了立足之地了，这一次来到北京，就为看姐姐跟舅父舅母，这才知道二老早就死了。我惦着到姐姐这儿来，我走到灯市口了，发现这皇孙要抱外甥女儿，没想到你们娘儿俩在这种危险下，人家童教师把你们的命给救了。”“是啊，舅舅，您快坐下吧。”外甥女儿给舅舅预备脸水，擦脸漱口。“姐姐，姐夫呢？”“嗨！打生下你外甥女来，到五岁，他就死了，所以全凭为姐的十指，给人家缝缝连连，洗洗涮涮才把他埋了。他家里又没有三亲六故的，就剩下这么一点儿骨血、爹娘也没有了。我万般无奈，凑合着活了这么些年。”武云飞说：“不要紧姐姐，我带回钱来了，足够你们娘儿俩吃这后半生的，连姑娘出阁都够了。”武云飞把包袱打开，把黄金拿出来摆在这儿，足有几百两。武云飞拿点散碎银两让姑娘到外头买点儿元宵，一家子过团圆节。吃完了饭，娘儿几个说话都说到天亮了，稍微休息，早晨起来，武云飞就出来了。把单刀、铁莲子都放在家，自己加着十二分的小心，来到雍亲王府一打听，海川这才接进去，二位到里头，海川才问他：“您有案吧？在我这儿犯不了案，请您说说吧。”武云飞把自己的卷沿儿大毡帽摘下来，才看出是个大秃子，到现在武云飞把自己威震沙雁岭的事情从头至尾叙说了一遍。最后说道：“童侠客爷。没有别的，您救了我的外甥女，救了我的姐姐，我感恩不浅哪！”“哎哟喝，武老英雄，您太客气了，这么点儿事情算不了什么，适逢恰巧。”“童侠客，在您的身上也可能是个小事，在我武云飞身上看来，您不避权贵颇合侠义之风，不然的话，您不小的年纪怎么会成这么大的名啊！我武云飞给您道谢。我还有个不懂之情。”“您说出来。”“我想跟你拜盟把兄弟，我高攀你这朋友。”“大哥，那我童林求之不

得。”

哥儿俩真就在屋里头拜了把兄弟了。当然武爷岁数大为兄。海川说：“哥哥，既然咱们近了一层了，那么姐姐那方面您告诉我，她们家里头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在北京城这儿还说得起。”“兄弟你放心，我从口外带回不少黄金来，都给她们留下啦。打这儿到趟山东，我可能从山东还要上趟四川，将来咱们弟兄再见面。你给我拿五十两银子的路费。”“行啊。”海川马上就拿了五十两银子路费，交给武云飞。哥儿两个真是洒泪分别、武云飞告辞走了。

海川送走了兄长武云飞之后，这才见贝勒爷。行完礼了，贝勒爷才问：“怎么回事儿啊？”海川把武云飞的事情都说了，“跟我交了朋友，我这哥哥去了山东，由山东奔四川。”贝勒爷失望地说：“哎呀海川，这样的人物你怎不给我介绍介绍？”“贝勒爷，他有旧案，他不敢见您。”贝勒爷点了点头：“噢！海川你再瞧瞧这个，刚从宫门抄回来的底抄，大管家何吉抄回来的。皇上有个御批。”敢情贝勒爷写好了折子，参奏九贝勒爷和他的儿子的事，皇上看了。皇上很恼，御批的大意是：九贝勒爷教子无方，竟敢在上元佳节与民同乐之时，其子弘涛擅抢良家妇女。九贝勒罚俸三年，在府中思过三年。皇孙弘涛本应重责，念其年幼，在御书房管教。所有助纣为虐的教司一律发往云南充军不回。“海川你瞧瞧。”海川看完忙说：“哎呀，万岁爷天资聪睿，洞察秋毫，一点儿也不袒护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真是一位明君哪。”“海川，这你就知道了吧。”爷儿俩这儿说着话准备吃饭，年羹尧来了。三个人说话吃饭。年羹尧说：“您上次跟我说的三月三亮镖会，您可想着到时候给我请帖，我好告假，陪着爷您一块儿去看。”“老年，你不

去我还惦着让你告假去一趟呢。这请帖你放心，我一定让双龙镖局的给你补发一份儿。不瞒你说，你到那儿开开眼去，净我说不成。”“是啊。”说着话，吃完了饭，年羹尧走了。没想到不过半个月，大栅栏儿双龙镖局的请帖来了，这个请帖可发出不少去。王爷、海川这是爷俩，大管家何吉、二管家何春、再往下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孔春芳、铁罗汉吴成，一共十二张请帖，都下到雍贝勒府来。王爷一看这请柬还十分讲究，就是没有年羹尧的。便对海川说：“海川那！你看，这怎么办呢？”海川说：“不要紧，我马上让刘俊到大栅栏儿去一趟，让我哥哥他们赶紧给大人补一份儿来。”“一补就仨，他还带着两个管家呢。”“这我知道。”海川马上叫刘俊赶紧到前门，又要了三份请柬来。

到了三月初二，早早的大家伙儿都归置齐备，等年大人带着年福、年禄到了，吃完了中午饭以后，王爷吩咐外面准备。他们爷儿几个要走啦。徒弟们给海川提溜着子母鸡鸳鸯钹的包袱，海川腰里头围着自己的“落叶秋风扫”。贝勒爷摸了一件便服，大人也穿的是便服。年福、年禄，何吉、何春也都穿的是便服。他们爷儿几个一同打王府起身形，一路之上说说笑笑往南来。出前门到了大栅栏儿的东口，刚一进铁栅栏门儿往里走，由打镖局子里头呼啦啦出来人可不少。紧头里走的就是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跟北侠秋田秋佩雨，再往后西方侠于成他们，大家伙儿可就都来了。海川跟贝勒爷一瞧，大部分都是这次下江南、两次杭州擂、又到八卦山的这些个宾朋。给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刊妙手王十古王老侠去了请帖，但是王老侠直到今三月初二都没来，大家想，可能就不来了。给云南八卦山哥儿五个都写了请帖。李昆、李

太极把自己的四弟、五弟、七弟葬埋以后，自己在家里头闭门思过很难受。派人照顾玲珑岛，自己现在哪儿也不愿意去。这一次请帖来了，李昆一想去了之后，面面相观，多不好哇。但不去人也不大合适。这样，就派自己的二弟胡庭胡元霸带着八弟“袖吞乾坤小武侯”田方田子布，让他们哥儿俩带着几个随从人等，也来到了北京。西方侠于爷还很爱田八爷这人，显着特别的近乎。田八爷对西方侠于成，那也确实是唯恭唯谨，特别的尊敬。

陆陆续续的三月初二以前，人们就全到了。西方侠于爷一抱拳：“贝勒爷，哈哈哈！算计着贵宾今天就该来了，您看看，这些日子山南海北的、咱们江南所遇到的宾朋差不离都到了，就等着贝勒爷您啦。”“哈哈！老侠客爷，这么热闹的事儿我怎么能不来呀？”海川也过来跟大家伙见面。大家伙儿给贝勒爷行礼。贝勒爷招手：“老年，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样贝勒爷便把年大人介绍给西方侠于爷和大家伙了。彼此见礼。于成高兴地说：“哎哟喝！连年大人都来了，这一次真为咱们三月三亮镖会增光助威。”当然，老侠侯振远派二爷侯杰告诉徒弟，晚上可得留点儿神，因为贝勒爷跟年大人都在这儿。等大家伙都进来镖局之后，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黄灿、潘龙这些人也上来见过年大人，见过贝勒爷，见过海川。大家喝茶，贝勒爷知道年大人急于要知道亮镖会的事，这才细问：“秋老侠，于老侠客，您还得跟我们说说，这三月三亮镖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每年一办吗？”北侠抱拳：“贝勒爷，这个三月三亮镖会呀是应该一年一办，不过，人们都懒了；还因为有各种的事儿吧，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就不一定了。因为当初咱们有十三省总镖头，在江

宁府设立松棚会，十三省有十三省的分会。这十三省总镖头是专保国家的粮饷，专做国家的御马快。这个好像是跟您提过了。自从神镖将胜英胜子川这位老前辈死了以后，他的弟子黄三太再有能耐，也顶不起这摊儿来，结果十三省总镖头也就无形解散了。那么同行同业的要办事怎么办哪？这就是每年十二家镖局每一个值一年，十二年一换。为什么说应该年年办一次亮镖会呢？年年办一次，就是同行同业中有什么事情、花了多少钱，到时候报报帐就成了。不见得年年都有徒弟们造得了花名册，在镖棚以内梅花圈上练练功夫、让大家伙儿都知道，将来有个失业什么的，你不要我还要用。后来呢，镖主们越来越懒，就不怎么办了。三年五年的不办一回，这一次不是不办，也不是想办，是非办不可了。因为有同行同业的怂恿，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这个失误就在咱们双龙镖局。按理说他们这是两号，金龙镖局、飞龙镖局，这两号合成一号了。这个改字号就没通知同行同业，人家抓住这一机会，就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局总镖头。这样呢，人家各镖局都得请来人，谁都惦着当这十三省总镖头。其实，谁当谁麻烦，胜三爷胜子川一辈子当十三省总镖头，那也够麻烦的。”贝勒爷大人都点头：“噢”原来是这样。老年，你听见没有？”年大人点了点头：“贝勒爷，老侠们所说的，我都听见了。”“好好好，众位老前辈们谈谈武林轶事，我们听着特别的新鲜。”大家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就这么说起话来。这里头确实谈出不少事儿来，尤其是这一次西胜镖局勾结剑山蓬莱岛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这有关朝廷大事呀。年羹尧说来这么多高来高去的人物，到北京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没有镖行绿林的同业同道，说真的，他们会肆无忌惮的。大人也知

道这事儿很悬。直到第二天一清早起来，伺候贝勒爷跟大人梳洗已毕，四位总管大人也都梳洗完了。于爷说："咱们可该走啦。"外头鞴好了马，镖师、伙计以及随行人等。各把军刃包袱完全都带好了，多少匹马都在大门外。"化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过海乌龙展大旺、神刀红眉叟郑奎郑天雄、铁戟将高林高元甫，左臂神刀炳南公洪利、神行赛罗宣普妙、长眉罗汉铁背禅师普照、望潭庄的二老陶润陶少仙、陶荣陶少华，全来啦！英雄云集北京城。小弟兄们也各自背着包袱，都往外来。甘虎早就好啦，一点儿毛病没有了。他们跟随着傻叔叔于恒，吴成见着，这是最对劲儿的人，又说又笑。大家伙儿陪着贝勒爷。众星捧月到了镖局子门前，海川问张雄："哪匹马是贝勒爷的。"张雄一指，海川过来拿镫比了比腰际，认为贝勒爷骑着合适，才对贝勒爷说："请爷上马吧！"贝勒爷跟于老侠他们都抱拳："僭越僭越啊，我先上马啦！""贝勒爷您请吧。"贝勒爷上马。把大人的马拉过来，比比镫也合适，请年大人上马。再请四位总管家上马。伙计小弟兄都在后面跟随。黄灿、潘龙在后头也上了马。

由大栅栏儿出来往北，顺着东河沿一直往东。"三月三，蟠桃宫"，据说这是王母娘娘的庙，而且后院还有一棵梭罗树。总而三月三，北京城内蟠桃宫十分热闹，卖豌豆黄儿的特别多。哎呀！做买做卖，真是人烟稠密，拥挤不动。一溜一溜的大棚，绿女红男，很多很多人都来逛蟠桃宫。他们爷儿这些人可没心思逛这蟠桃宫，直接赶奔亮镖会。这个亮镖会的镖棚也叫松棚会，坐落在蟠桃宫正门的对过儿，占地有几十亩地。东西南北四个扎起来的大花牌楼，悬灯结彩，彩绸随风飘摆。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布满了松枝。为什么叫松棚会

呀？就跟这松枝儿有关系。四个牌楼周围，都是大条的晃绳，拴马的绳子。还有草笆箩。单有这么一部分人管这个事，马匹到这儿给人家摘了鞍垫嚼环、刷饮喂料，给喂好了。群雄陪着王爷大人完全都下了马，只在本镖局安排的人把马匹拉走。大家伙儿转到西北角上才知道这一共是四个牌楼四个门。这四个门儿可不正，就分东北、西北、西南、东南。东边单棚有一个大厨棚。这个厨棚可就大啦，有回教棚、有汉教棚、还有素菜棚。因为有出家人，人家吃素菜，人家清真就吃清真的茶，这些早都计划出来了。

贝勒爷他们随着西方侠于爷打东北角儿这门往里走，看真了整个大棚。这个大棚搭起来很高。当中有天井，有气眼。北京城三月的风，刮起来也刮不到那儿去，而且这个席棚也非常的厚实，风也进不来，下雨也能挡几指雨，上头完全都插满了松枝。说真的，就松枝儿这笔钱可也不少呢。门口有值年的镖旗，一共是两杆，上垂手一杆蓝缎子旗面儿一丈六、白蜈蚣走穗白头焰儿、白飘带、葫芦金顶、白缨子，上头有字："杭州双龙镖局南号"，底下一个"黄"字。下垂手就是双龙镖局北号，一个"潘"字。大家一瞧，就知道这是值年的标旗。目前是双龙镖局南号值年，实际上合为一号了。大家伙儿可就进来了。贝勒爷进了亮镖会的松棚，抬头一看，四面席棚团团围住了当中的梅花圈，什么叫梅花圈呢？也就是用木板搭起来、木桩子栽下去的这么一个练武的地方，方圆得够十丈，四面有台阶，周围有护心栏杆，护心栏杆上也插满了松枝儿插满了鲜花，显着非常的好看。因为是梅花形，所以叫梅花圈，就跟五个大花瓣攒在当中一样。十丈见圆，正居中有个油灯在这儿悬着，如果白天完不了，晚上也可以点

上灯，接茬儿练。一面儿三家镖棚一共是十二家。每一座镖棚也都不一样。由打东北角西方侠于爷、南北二侠、侯镇东侠陪着贝勒爷、大人、海川往里这么一走，往西一拐，北面一拉溜儿三家。路北紧东头把角儿这家就是黄灿的，这是值年的镖局。谁值年谁在这儿。双龙镖局南号、口面很大。靠东面有个楼梯，楼梯口这儿斜牵着一口镖旗，这杆镖旗是一丈二尺长的杆儿，蓝缎子旗面，白蜈蚣走穗儿，白飘带儿，银枪罩顶白缨子上头有字：杭州双龙镖局南号。圣手昆仑镇东侠侯振远这儿有一把椅子，按理说，老侠侯振远就应该在这椅子上坐着，这是侯振远替徒弟办事。但是侯老侠忙啊，不可能坐在这儿，所以这个椅子空着。这口面很大，前头有道栏杆，再往里是一张一张的金漆八仙桌，摆着干鲜果品、茶壶茶碗，单有茶房侍候着。后头有不少的桌子，再往后还有个屏风，屏风后头还有地方儿，因为爷儿几个没进来，不知道里头是干什么的。西方侠于爷就陪着王爷跟大人，由打双龙镖局南号这儿往西来，挨着双龙镖局的三间口面，也是一道护心栏杆，里头有桌椅板凳有屏风，屏风后头可能坐着人。敢情刨出他们爷儿几个刚来的外，人家都按部就班的早来了。在楼梯口这儿，也有一把椅子，上面坐着一位老镖主，鼓上飞仙丁瑞龙。老头花白剪子股儿的小辫，花白胡子，两道残眉斜飞入天苍，一双虎目闪闪夺神。在这镖棚的正面儿里头桌后头也坐着几位，当中大高个儿，生铁牛瓢鹿。上垂手三爷铁禄铁木金，下垂手神行无影伍金堂，连镖师带伙计喝着茶，谈谈笑笑也是有这么四、五十口子人。其实，屏风后头可有四位高人哪，谈笑清居无极子老剑客尚道明、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青云长老宝镜禅师，还有丢了点穴镢的老

筛海爷金元。人家都有军刃，只有筛海爷空着双手来的。老四位正在这儿坐着，喝着茶谈着话。由屏风挡着，往外瞧可以看得见，外边往里瞧什么也看不见。鼓上飞仙丁瑞龙丁大爸站起来了，挨着排儿的给西方侠于爷、南北侠以及镖东侠所有的群雄都见了礼。说了几句寒暄话，于老侠说："丁镖主，您忙着，我们爷儿几个往那边看看。"海川也过来跟丁瑞龙见了面，跟铁三爷他们大家伙儿都拱拱手。大家看着他们老几位众星捧月陪着贝勒爷跟大人又往西来。这就是北面的三家。尽西头路北的这家，也是三间口面的席棚，在这楼梯口这儿，斜插着一杆镖旗，一丈二，白缎子旗面蓝蜈蚣走穗儿，蓝火焰、蓝飘带、银枪罩顶、蓝缨子上头有字："汉口利盛镖局陆地仙狐上官伦、玉面小灵狐上官瑞。"在栏杆里头桌子后头，椅子上坐着不少的镖师、伙计、以及外请的武林同行同道。大家伙儿嗑着瓜子喝着茶，谈笑风生。这时见于爷领着一班人接踵而至，上官伦，上官瑞赶紧站起来了，给众位老侠客爷见礼，西方侠于爷也寒暄一番。贝勒爷好在认得他们，上官伦、上官瑞过来给贝勒爷也行礼，贝勒爷伸手相搀："哎哟喝，两位镖主，你们都早来了啊，本爵我没有很好地招待，等咱们亮镖会完了，本爵我置点儿酒席要请请你们哥儿几个。"贝勒爷，怎么敢讨拢您呢，这儿招待得挺好，我们一来到北京，所有一切花费我们大家伙摊，每年或者三、五年都有这么一次。""好啊，忙着忙着。"于爷说了几句话，大家伙儿再往前走，可就调头往南了，也就是西面的三家镖棚的紧北头这家。三间口面，栏杆里头桌子后头坐着不少的镖师、伙计以及一些外请的人。楼梯口儿这儿有三把椅子，坐着仨人，为道的这位赤红脸儿，岁数大点儿，花白胡子白的多黑的少了，穿

着一身银灰，扎着绒绳，脚底下福字履鞋没带军刃，这就是单鞭将边老桥。二一位就是二爷金老寿，三一位是三爷侯老佩。这是远东镖局关东三老。海川在后头看得也很清楚，大家伙儿跟三老致意，三老过来连贝勒爷这些人都见了礼。好在这些人都是熟人。说了会儿话之后，大家伙儿可就由打这儿往南来了。走到西面的正当中，西方侠于爷可不走了："贝勒爷，大人，你们注意看看，只有这家镖局最要紧。"五间门面后头有二十四扇屏风，二十四扇屏风后头有什么看不见。前头跟别的镖局棚子也不一样，都有桌椅板凳，这儿完全都是大方桌。大方桌与大方桌挨在一块儿，搭起一个大高台来。这个大高台上头都有棕团，没有椅子，在正居中坐着一位老仙长，站起来身高得在七尺开外，双肩抱拢，猿背蜂腰，身上穿银灰色儿的绸子道袍，掐着杏黄口，系水火丝绦，左搭丝绦扣、双摆灯笼穗，肋下佩着宝剑。银灰色的中衣儿、厚底儿的云鞋，白袜子打护膝过了膝盖。抬头往脸上看，这么大的年纪面如冠玉，又似三月桃花，红中透粉，粉中透润，一脸的宝色，两道修眉雪霜白，寿毫多长，遮住了二目。眼皮儿耷拉着，看不见眼神。鼻如玉柱唇似丹霞，一对元宝耳，连鬓络腮、一部白胡须扇满前胸。顶都卸没了。挽发长冠，金簪别顶，拂尘插在背后，棕团上打坐。他就是驰骋武林、叱咤风云的剑山蓬莱岛的首席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

第五十一回

铁罗汉台上胜十杰　童海川力战野飞龙

上回书说到亮镖会，西方侠于成等群侠陪着贝勒爷、年大人、海川绕场一周，从北面三家镖局转到西面当中，才发现这位老仙长稳坐在标团之上。西方侠于成暗暗地跟贝勒爷说："看见没有？"贝勒爷点了点头："我看见了。""大人跟海川看见没有？""海川点头："我看见了，哥哥。这是谁呀？"哈哈！今天这场闹事儿的总头儿就是他，这就是剑山蓬来岛的首席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峰。"西方侠于爷那个意思呀，也暗含着示意大家伙儿，你别看这么多的镖师伙计，连你我都在内，大家伙儿合在一块儿，也干不过他！这个人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燕普燕云峰这个人喜怒不形于色。他发怒的时候，脸上带不出来；他高兴的时候脸上也带不出来。众人再往两旁看："赛南极诸葛宏图、云霞道士杜清风、野飞龙燕雷燕子坡、圣昆仑欧阳致正、玉面童子白昆、插翅灰鹤左金童、百步神拳石天龙、隔山打虎石天风、秃头义士马亮、红毛秃头狸子马俊、金头龙赵登、铁银龙赵亮，再往下天海神鳖班窦生、闭目金蝉班窦佛、拦江蛇顾忠、横江蟹周义、九尾龟谢文丑，镇江狸谢文治、闹海金甲何清泰、海底金虾何阳泰等。不下六七十位，全在这儿坐着呢。在上垂首楼梯口儿挂着一杆镖旗，红缎子旗面上有字："北京城前门外北孝顺胡同西胜镖局镇西方闪电神"。底下一个"鲍"字。贝勒爷看得挺清楚：上垂首这位花白胡子大个儿是镇西方鲍古鲍天机，

下垂首也是位大个儿，花白胡子说不上，但是有几根儿白的，也十分雄壮，叫闪电神鲍图鲍殿元。等大家伙儿再往前走，过了西胜镖局，路西又是一家镖棚。楼梯口儿一把椅子，一杆镖旗。上头有字："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东光裕镖局金弓小二郎李。"李国良这儿坐着呢。贝勒爷可认得他，当初贝勒府那位教师爷神枪花逢春，就是李国良给介绍的。李国良赶紧过来给贝勒爷磕头请安，后跟西方侠于爷这些人见面。"国良啊，怎么两次杭州擂你没去呀？""老爷子，我不是要去嘛，就是太忙，顾不过来了。""国良，我可要开镖局，跟你争点儿买卖。""老爷子，您这是给我们镖局子里头添彩儿呢。您干这个我们大家伙儿都高兴，您争不着我的买卖，我不往您那边去。"

寒暄一阵以后，可就往东来了，就是南面儿的三家中尽西头路南的第一家。这一家大家伙儿都认得，原来是营口永发镖局，神枪张凯张四爷正坐在椅子上，这时赶紧站起来，跟贝勒爷带西方侠于爷一块儿见礼。年大人心说，贝勒爷这一次下江南可认识不少人，连这人物都认得。大家伙儿说了一会儿话，又往东来，这是南面的当中一家，也是三间口面，可没有西胜镖局那么大，镖师、伙计坐着不少，楼梯口儿一杆，红镖旗，杏黄的灯笼穗儿，杏黄的飘带儿，金枪罩顶，杏黄的缨子上头有字："北京城前门外粮食店镇北镖局。"在里面椅子上坐着个人，这人是个大高个儿，前胸宽臂膀厚虎体熊腰，四方的一张大脸，黑灿灿的脸膛，五官端正。新剃的头皮儿黢青，油亮亮的。肋下佩着一口刀，这人就是塞北宣化府东北里忠勇义士古雷古镇北的师弟，叫镇北天尊罗雷。于爷跟他师哥古镇北有很好的交情。罗雷这个人性情十分爽直，

但是也很古怪，嫉恶如仇，如果他知道你是下五门的贼，那你见到他就跑不了，非逮着你不可。而且逮住你并不拿刀杀你，也不刨个坑把你活埋了，而是左脚一踹胸口，两只手一抠下巴颏儿，非把脑袋给揪下来不成，下五门的贼人发现了镇北天尊，都捂着脑袋跑，怕他把脑袋给揪了去。

于爷跟罗雷说完话，又带着大家伙儿往东走，这就是南面的三家最末一家，浙江绍兴府镇远镖局神镖手黄仙洲。贝勒爷他们都认得。大家再往北来，也就是东面的尽南头这家，三间口面，里头坐着不少的镖师伙计，苏州阊门外镇海镖局巡府夜叉石伦石镖主，在椅子上坐着，他跟大家伙儿都认识，彼此见礼各道寒暄。西方老侠于成对石伦说："石镖主，咱们有时间再说话，我陪着贝勒爷转转。""老侠客爷您转吧，贝勒爷，过了这事儿，我要给您到府上请安去。""说着大家伙儿往北来，正中这一家是苏州胥门里镇南镖局，镖主是长臂仙猿陆永杰。所有的镖师伙计各就各位。陆永杰跟大家伙儿也都是熟人，见贝勒爷、西方侠于爷，南北侠等众人，行完礼之后，大家伙儿再往前，就是最末一家，到了东北上了。东面紧北头这家是双龙镖局北号。蓝缎子旗面白蜈蚣走穗儿，白火焰儿、白飘带，葫芦金顶红缨子，上头有字："双龙镖局北号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秋。"这里是秋老侠的椅子，按理说秋老侠应该坐在北号，但是不行啊，得上南号那边去跟侯振远在一块儿。今天是他们哥俩儿，还有黄灿潘龙四个人的事情，得到那边儿商量。来到双龙镖局的南号，大家伙儿顺着楼梯上去，一看屏风后头有两张软榻，当中还放着一张桌。这时，老侠于成对贝勒爷说："贝勒爷我想年大人和您老二位要来，咱立这亮镖会弄不好就得挂晚了，我怕贝

勒爷跟大人累得慌，告诉黄灿、潘龙给你们老二位预备了两张床榻，累得慌就躺那儿歇会儿。”说着话就进栏杆里头落坐。正居中是贝勒爷坐的，上垂首是年大人，下垂前是海川，挨着年大人的就是西方侠于成。这边儿就是司马空、甘雨、苗泽、张鼎、李源。这边儿的人最多。最后侯振远跟北侠老哥儿俩一商量，侯振远说道：“我看哪，今天能压住，咱们就把它压住。这样吧，让黄灿他们上去，让各镖局把所有新出世的徒弟们的花名册交上来，回头让他们练艺，”小孟尝黄灿这才来到梅花圈上道：“诸位同行同业们，我的老师跟师伯有话，咱们各镖局子把新教出来的弟子们的花名册统统交到双龙镖局南号，交到我黄灿的手里。”说完了黄灿可就回来了。陆陆续续，十几家镖棚所有徒弟的花名册一样一样都交来了，上头都有人家镖局的名字，里头是出师徒弟们的姓名、年龄、外号等。侯老侠看了看对秋老侠说：“哎呀，哥哥。”秋田秋佩雨瞧了瞧侯振远：“怎么着兄弟？”“往年他们这儿可是先练功夫后吃饭，干脆今年咱们给它改改，咱们就先吃饭后练功夫。大家伙儿吃完饭了，说真的，练功有爱看的，有认为与自己无关的，爱看的可能看一会儿，不爱看的，人家就走了。可您要老不吃饭，大家伙儿老在这儿盯着，非盯出事来不可。咱们要先吃饭呢，那不爱看的一走，越走人越少，再出事也就大不了啦。”“兄弟，你还是真有招儿啊，咱们就按你的办，潘龙你去说。”潘龙潘宏鼎来到梅花圈上，作了个罗圈儿揖：“众位，往年咱们三月三亮镖会都是弟子们报了花名，先练功夫，事情完了咱们再吃饭，由于今年的弟子多一些，这样我想改个章程，咱们是先吃饭后练。如有不爱看热闹的，没有他们镖局子什么事的，没有徒弟在这儿练功的，人家想走啦，

那也随便。”大家伙儿都同意，然后潘龙传话，马上准备。底下人立刻调摆桌椅，厨茶两 行一块儿忙。用清真菜的饭单有人家清真的厨房，有清真的师父、伙计；用素茶的单有素茶的厨房，素茶的师父、伙计，用大教饭的单有大教饭的一套设备。冷荤热素往上一端，大家伙儿畅怀痛饮，有吃有说，十分兴致。饭快吃完了，老侠侯振远这才让黄灿、潘龙把所有的花名册拿过来，那个意思可就要派徒弟到梅花圈上练功夫了。老侠侯振远很高兴：“哥哥您瞧见没有？直到吃完了饭，没有一点儿出毛病的地方，这可就念了佛了；但愿得吃完饭，咱们平平安安的。徒弟们练完了之后，咱们一散，明儿一报帐就齐了！”秋田、秋佩雨反驳地说道：“兄弟，哥哥我还这么看。”“哥哥您怎么看呀？”“恐怕这事情得闹起来，是疥子就得出脓。”这个时候贝勒爷可就喊了：“侯老侠客。”“哎，爷爷驾。”“怎么还不打呀？”侯振远心想，这贝勒爷干嘛盼着打起来，打起来就不得了啦。侯振远也大声回贝勒爷：“贝勒爷，但愿得代干戈为玉帛。”“唉”不打可没有劲。”“爷，指着您老人家跟大人在这儿一福压百福呢，您怎么先盼着打起来，这打起来伤人流血，又有什么意思呀。”贝勒爷笑了，“咱们可以不伤人不流血，但是大家必须得正经练点儿功夫，我们好开开眼。”正说着呢，猛然间，南面的尽西头有人喊：“秋老侠客爷，侯老侠客爷！在下有两句话说，不知当讲不当讲？”秋田一听，便对侯振远说：“兄弟，你知道哥哥我拙嘴笨舌，我可说不上话来，要说话可得瞧你的。”老哥儿俩站在北面儿一看，永发镖局神枪张凯。这位张四爷说真的为人很讨厌。侯振远就问：“哎哟”张镖主，您有什么话说？”“徒弟们练功与不练功，不是要紧的，当着咱们所有的同行同道，我有两句

话要问问二位，不知道该讲不该讲？”镇东侠侯振远冲他一笑：“张镖主，你也是咱们同行同道的老前辈了，干了一辈子了，有什么话您只管说，我弟兄洗耳恭听。”“侯老侠客，秋老侠客，当初两次杭州擂，我张凯可都在内，最后，有贝勒爷出头给双方说和了。当着群雄，双龙镖局化干戈为玉帛，本是两号镖局，最后成了一号，也就是双龙镖局南号，双龙镖局北号。按咱们同行同道的关系，自从十三省总镖头没有了以后，咱们是十二家镖局。说你有钱要再开镖局，你得附属一个镖局，而不能出第十三个。同时，您这两号镖局要关了一个，出现一个富余字号，自有别的镖局往上顶。现在这十二家镖局可就剩了十一家了。因为双龙镖局南北两号是一个东，一个西，归黄镖主和潘镖主哥俩办了，这件事情您知道我张凯也知道，但是您可没有通知众同业，这两号就改成一号了。我们大家伙也有心，背地里头研究研究，想找找您。后来一想，侯老侠、秋老侠都年逾八旬，是武林的老前辈，也可能事情多，把这事给耽搁了，您也忘了，那么我们也就不好意思的再找您了。直到现在徒弟们都要练功了，我总认为您应当当众说出这件事来。因为我张凯跟二位有交情，不然的话，我就不管了。现在我给您提出来，也不知道对不对？”

老侠侯振远一听，心说，张凯这人可厉害，明明的将我弟兄一军，到了现在反说跟我们哥儿俩有交情，真跟我们哥儿俩有交情，您就背地里告诉我们就成了，何必当着大家伙儿喊呢？一人作俑，众者相随，万一事情出来闹大了，你就是罪之魁，祸之首。“张镖主，请您慢开尊口。不错，双龙镖局是改了字号没通知众同业，但这是由于我和秋田我们哥儿俩要管我们的弟子黄灿和潘龙的事。我和哥哥虽然年岁已高，

在武林道可谓知名的人物，但徒弟要听师父的，可师父对于这行里 的规矩，并不完全通晓；就犹豫直到现在。要说这事情没通知同行同道，还是我弟兄之过，两个孩子到底得听我们哥儿俩的。我正要当着大家伙儿赔礼道歉，把这事通知众同业。可是张镖主你就发了言，哈哈哈……。张镖主啊，还真是的，幸亏咱们交情，你当面质问侯某。要是没有交情的话，你也许攥着刀，拍着我的门找我去。哈哈哈哈……。谢谢您多言了。”

侯振远可能说呀，回答的话也很厉害。张凯听完了侯振远的话，一看没人响应，这么多的镖局，没有一个帮着他说话的，他感觉到有点发怵，同时，脸臊的跟大红布一样。“老侠客爷，这算晚生张凯我多嘴，哈哈哈……，您多原谅。”

北侠秋田听完了心说，我这兄弟还行，这要是我的话呀，明明没理，硬要说出理来这可太难了。老人家看了看侯振远，冲侯振远笑了笑。侯老侠心说，哥哥，您别笑！您总认为这件事叫我一句话给说出去了，就能压住，我侯振远没那么大能耐。果然，正西方有人搭茬了：“侯老侠、秋老侠，双龙镖局南北两号出现的这点儿错误，我看都因为我们十二家镖局轮流执年所致，如果要有十三省总镖头，双龙镖局改字号，人家总镖头必然要派人前往，马上通知众同业，就避免了这种错误。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恢复恢复当年金镖将胜子川胜三爷的那个制度，咱们还改为十三省总镖头吧。要是认为谁德高望众够这身份，我看我们今天以武会友在梅花圈上比试，为镖局都请了不少的宾朋，哪个镖局最后赢了，十三省总镖头就落在哪个镖局以内。侯老侠秋老侠，您看怎么样啊？”哥俩一看，正是镇西方鲍古鲍天机。

侯振远一听道："您的话，我不能同意啊。不是我侯振远多说话，我们在场众位，年高有德的武林前辈也有，但是，都不具备胜子川胜三爷那么德高望众的威信。他的弟子黄三太都不能维持，何况我们在场众位。万一到了时候一垮到底，不可收拾，还不如轮流值年的为是。"鲍天机听后，毫不让步："老侠客，我看，咱们大家伙儿就那么办吧，同行业们同意不同意凭武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我西胜镖局可派人了。"

话刚落音，只听大家伙儿异口同声地说："同意！"鲍镖主劲头十足地说："好！那就成立十三省总镖会，在江宁府设摆松棚会！我们今天以武会友，最后胜者就是总镖头。""哗……"可了不得了，大家伙儿都惦着夺取十三省总镖头，侯振远再想拦，喊得声嘶力竭，再不管事了。在看西胜镖棚内"嘣"的一下，出来人了。燕子三抄水，飞身行上了梅花圈。这一下，贝勒爷在上边可喊了，"振远老侠，佩雨老侠，你们老哥儿俩别费劲了，上来吧！别管了。"侯振远心说，冲这贝勒爷也好不了，两次杭州擂都是贝勒爷瞎嘀咕给嘀咕起来的。你看，咱们说话拦，贝勒爷乐意打。嗨！打就打吧！是疥子就得出脓。

这个时候，十二家镖棚所有的眼睛都往梅花圈上看，只见上来的这个人，短矬墩儿，细脖挺儿，大核儿嗦，小脑袋，眉毛、眼睛、鼻子、嘴长在一块儿，两个绿豆眼儿滴溜儿乱转，只听他说道："天下英雄听真，十二家镖棚同行同道听真，我在下姓班，名子叫班豆生，有个外号叫"天海神鳖"。我是西胜镖局所约所请。哪位上来咱们会斗三合，笨鸟先飞，我也知道凭我的能耐夺不了十三省总镖头，但是，我也惦记着为十三省总镖头，献一点儿绵薄之力，哪位上来？"

贝勒爷一听，“你们老哥儿俩过来吧，这不是西方老侠于爷也在这儿么，您瞧这多好，干脆打得了，瞧瞧他们西胜镖局有什么出手儿的。老年、海川，我们大家伙儿好好的看看。”年羹尧点头同意。老侠侯振远心想，既然大家伙儿煞费心机准备了一年，都惦着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哪个镖局都请了朋友，看来，只凭三句两句话，要把这事给压服住也不可能。这时，年大人也劝说：“你们老哥儿俩先坐下来，咱们大家伙儿看个究竟吧。”老侠侯振远只好点头。

这个时候，双龙镖局南号镖棚也就是贝勒爷他们这镖内出去人了。海川一瞧就生气了，是自己的傻徒弟，“铁罗汉”吴成。海川用手一指说：“老哥哥，贝勒爷您看看，这个孩子多气人。”西方侠于爷一摆手：“你别管他，这么大的场合儿，说真的，哥哥我像他那么大岁数，在京西北妙峰山爪打石我还闯过‘桃花会’呢。何况现在的年轻人，争强好胜的心都有啊，贝勒爷您说是不是？”“于老侠客爷说得对，还是让孩子们上去，输赢不说，这么经历一番。你说要总不出马，那什么时候都是小驹儿，出示试试，不成叫人打回来也算长了一智。”这样，海川也就不言语了。

“铁罗汉”吴成晃晃悠悠上台阶来到梅花圈上。“小子，你等着我呢？十三省总镖头是我的，哈……！不是你的。”“天海神鳖”班豆生班大爷，可是剑山蓬莱岛青龙门的头一位大寨主啊，功夫很好，尤其是水性很好，而且这个人心眼还好，不是个坏人。就是他这外号不怎么样，“天海神鳖”，鳖就是大王八。班大爷一抱拳：“好啊，你是哪个镖局所约所请的？”“我是双龙镖局南北两号所约所请，‘铁罗汉’不敢当，你也甭磕头。”班大爷这气，谁给你磕头了？“好吧！朋友，你我

都是人家镖局子所约所请，你请进招来吧。”“小子我看你半天了，细脖挺儿，大核儿嗦，小脑袋，你这外号叫天海神鳖，你就是有是有点儿道行的大王八呀。今天，我就要打王八。”班大爷这气：“吴成，你我当场动手，输赢无关紧要，因何讽刺你家大爷？请进招来。”“哎呀，你直管看。”

其实，“铁罗汉”吴成十年练了一手“靠山背”，只有这靠山背最有功夫，你别让他合了招儿，也别让他发了力。只要他合招儿，发了力，你还是非趴下不可。班大爷久经大敌，能瞧得起“铁罗汉”吴成吗？他往前一抢步，左脚在前，左手晃面门，上右步，右手掌问心一下，对准“铁罗汉”吴成胸前便打。吴成只有一招灵啊，琢磨着怎么使这“靠山背”。一瞧班大爷这掌来了，心说，哎！这可合适，左手拳往下这么一立，拿二棒子一拱班豆生的这只胳膊，偏身用这左胳膊往右一挂，但是他挂的时候，身子可就往后转了，右腿往左脚后插，“唰”这么一转，又一拨班大爷的胳膊，可就转过去了。班豆生一瞧人家胳膊挂自己的胳膊了，刚要往回撤步，吴成这一转身，跟班豆生正好是脊背贴脊背。吴成这叫合招了。“铁罗汉”吴成这么一发力，这班豆生可就受不了了，就这一靠给靠出七八尺去，往这木板地上一栽身，“腾”的一下，来了一个大前栽。好在脑袋小、脖子细，还能挺得起来。就这样，鼻子还给抢破，嘴唇流血，门牙松动，气得班豆生直骂：“哎呀呀！你，你这叫什么招儿？”“哗……”四面人都乐了。有那爱管闲事的人：“你下去吧！不成就得了，十三省总镖头不是你的。”班大爷脸儿一红，“我也没想得呀。”自己捂着嘴跳下梅花圈，回转西胜镖局，一声不言语的坐到那儿了。

“铁罗汉”吴成往这儿一站，“诸位，我受双龙镖局南北

两号之托，黄灿潘龙所约所请，我叫‘铁罗汉’吴成。刚才这位大王八叫我给打了，还有哪位上来，我再跟他来来，如果没人上来，这十三省总镖头，就是我们双龙镖局的啦！”吴成一点儿都不傻呀。这时，猛然间，从西胜镖局内垫步拧腰飞身形出来一个人，长腰来到梅花圈上，用手点指：“吴成休出狂言，十三省总镖头是我的。”

吴成一看，这个人也是短矬儿，跟刚才那个人不一样的，就是粗脖挺儿，短脖子，嘬嘴巴，瘪腮帮子，扁太阳穴，一条窄脑门儿，两只肉杠子小眉毛，一对绿眼珠儿滴溜儿乱转。大爬爬鼻子，一对小薄片耳朵贴脑袋两边儿，一身蓝煞着绒绳，搬尖儿筛鞋白袜子，打着倒赶，千层浪的花绷腿，也是绢帕缠头。这人往这儿一站，吴成看了看说：“哎哟喝，小子，你瞧你跟个大蛤蟆似的，你叫什么？”“闭目金蟾我叫班豆佛。刚才你打下的，那是我哥哥。”“噢，你哥哥的外号叫神鳖，你叫金蟾。绿眼珠儿的蛤蟆，你来吧！我再来打打蛤蟆！”

其实就是班豆佛的能耐，也比铁罗汉吴成胜强数倍。真的一对一插招换式的动手，吴成绝对打不过人家。但是今天，他脑门儿发亮，他就要赢。闭目金蟾班豆佛往前这么一赶步儿，双拳打虎式地蹦起来了。只见他照着吴成的脑袋上“嗡”的一下，人还没落地呢，双拳打下来了。铁罗汉吴成只有一手儿“靠山背”呀，别的他不行。这时，他想尽一切办法，要用自己这手能耐。吴成往这儿一站，招头儿一瞧他蹦起来双拳盖下来了，吴成左脚往右面虚滑，这样，身子可就斜过来了。往下一退右步，他跟闭目金蟾班豆佛就成了顺脸儿了。人家班豆佛的双拳往下砸，也是砸吴成的脑瓜顶儿，现在，是从后头砸下来了，你想他左脚插过去一掉脸儿，不就

后背背冲着“闭目金蟾”班豆佛了么。他往下这么一矮身儿，一拱腰儿，还是“靠山背”的功夫，正挤在班豆佛的胸口窝里，班豆佛再想躲都来不及呀。猛英雄一发力“嗨！”双手一抱，往后这么一撞“当”！劲还是真足啊。把班豆佛摔出一条儿去，险一险儿把血吐出来。

老侠于爷这高兴啊：“海川，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哪。你说这个傻孩子，就这么一招儿靠还真灵。像班豆生，班豆佛，这都是久经大敌，绿林中的人物啊，会败在他这‘靠山背’之下，你看看这个孩子不是走着运呢么？”乐得王爷前仰后合：“海川哪，你这徒弟将来非给你光大门户不可呀。”海川说：“贝勒爷，众位老哥哥们，千万千万别紧着夸这孩子，这孩子不经夸，你瞧着吧。”

这个时候班豆佛没起来，由打西胜镖局派上两个人来，把班豆佛搀起来。班豆佛脸色儿焦黄都给撞懵了，转了半天这口气才缓过来。“你赶紧下去啊！众位，这条大蛤蟆班豆佛呀，当然也差点儿，还有哪位跟我吴成来来？”

这刚下去，西胜镖局又来了人了。没有别的镖棚里的人上来的份儿，而且你也不敢上来。人家知道这是从双龙镖局里头出来的，双龙镖局里头的一干侠客都在这儿，认识童林这些人的人太多了，只有西胜镖局的人敢上来。这人燕子三抄水飞身形蹬上梅花圈，用手点指：“猛汉，我来跟你讨都三合。”“我叫什么名字？”“告诉你，我是西胜镖局鲍氏昆仲所约所请，是西胜镖局助拳的，为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而来。我姓周，名叫周忠，有个外号叫拦江蛇。”“哎哟喝，你这外号跟你这人差不离哩！”周忠细高条儿，真跟长虫一样。只见他穿一身蓝，绢帕缠头，搬尖筛鞋白袜子，往这儿一站。吴成

戏耍地说："噢！你是大长虫，行啊，来吧。""拦江蛇"周忠往前这么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窝里发炮，"砰"就一拳。傻小子吴成只能往"靠山背"上找。按理说，这拳来了，应该上头一滑步，右手挂他的腕子，伸手还招。傻子小不会那一套。他想，我怎么使这手"靠山背"呢？我设得法把它给有上。傻小子猛的奔右面插右步，他就斜过身来了。拿这右手的胳膊一砸周忠的右胳膊，周忠往后一撤步；傻小子右脚往当中滑，用这右肩"靠山背"照着"拦江蛇"周忠的胸口窝上边儿一点儿，再这么一斜身，啪就撞上了。

"哗……"人都乐了。就这一手靠山背呀，一连气儿赢仨了。人群中可有人议论开了："我要知道靠山背这么灵啊，我小时候练功就不练别的啦，也练这手靠山背。"废话！你不下这么大功夫，光练这'靠山背'也赢不了人，其实这是招儿。"这时，气得云雾道士杜清风直念佛："无量佛，无量佛，这个东西多可恨哪，十年辛苦我教他这一招'靠山背'，他都跟我的人使上了。但他不敢往外说，说出来寒碜。你们一块儿到这儿来夺取十三省的总镖头，你教出来的徒弟，把你的人给横住了，这像话吗。"

"拦江蛇"周忠晃显悠悠地起来了，气得直哼哼："你这叫什么招儿？"吴成大笑道："告诉你，我这叫'靠山背'，一招灵啊。"拦江蛇周忠缓了缓劲儿，无可奈何地下去了。

周忠刚下来，迎着他就上来人了。傻小子一瞧："又来一个哩！"不过那个是细高挑儿，这个横宽。一身蓝，绢帕缠头，短脖挺儿，窄腮帮儿，大脑壳，大肚囊，罗圈儿腿，小脚巴丫儿。喝！长得这难看就甭提了。吴成嘲笑地说："小子，你怎么跟地排子一样啊？你叫什么名字？""问你家爷台，姓周

我叫周义，有个外号，叫‘横江蟹’。”这位也是青龙闸的八寨主之一。刚才那位周忠是他的哥哥。横江蟹周义往台上一站，吴成这个乐呀：“小子，你过来跟我比比，你都没有我大腿高，你要和我一起走哇？人家非说你是我儿子不成。”“好小子！”横江蟹周义这个骂：“你胡说八道，当场动手各凭己能，你找我的便宜，你家大太爷我要你的命。”横江蟹周义往前一抱身，左手一晃面门，蹦起来‘单风灌耳’对准傻小子太阳穴就打。傻小子一看这小子蹦起来，举拳头奔自己太阳穴来了，就势往下一低头，右步顺着自己的左腿往前一插，他这个人就横过来了，而这周义正落在他的身背后，傻小子还能让他跑了吗？就势双手一抱，“嗨！”拿右肩头照着横江蟹周义的后脊背“啪！”就撞上了。噔噔噔噔……。被顶到边上把拦杆撞折了，脑袋也冲下栽下去了，险一险儿没把横江蟹周义给跌死。

眨眼之间就力胜四杰，青龙闸的四位寨主，一人一下，叫傻小子吴成给打下去了。贝勒爷这儿高兴啊：“老年哪，你到我那儿去，看见过这孩子，可你想到这孩子能耐这么好么？你看看，一连气就赢了四阵。”年羹尧对上梅花圈的人都很注意，因为年大人本身也精于此道。他认为上来的这些人，从招数、从身法，都比吴成强，为什么干不过吴成，主要的一条，就是看不起吴成。如果看得起吴成一点儿，也不致于输给吴成，这是第一。第二，年大人明白，吴成这“靠山背”用得是真熟，是地方，发力也正合适。这样，你不用跟他沾身，沾身你就趴下。看起来不怕你千招儿会，就怕我这一招儿熟啊。年大人可跟贝勒爷说：“看起来吴成这个孩子自己知道用功啊。有这么句话，欲学惊人艺，需下苦功夫。您别看他这一手

'靠山背'，他真是练得十分纯熟啊。”“老年哪，你是个内行，连我也瞧出来了。于老侠，你们老哥儿几个说说呢。”老侠于成也很赞成：“贝勒爷跟大人所议论的都对。这个孩子，不但这手靠山背运用得自如，而且还有心。不见得人家对方进招儿的时候都适合你的'靠山背'，有的时候你这'靠山背'，根本就用不上，而他设法每次都能用上，这就很不简单。”于爷说到点子上了，大家伙儿点头称是，再看铁罗汉吴成，在梅花圈上一站：“诸位记着点儿，我可弄趴下四个了。那么你们要是没人儿上来，这十三省总镖头，就归我们双龙镖局所有。”刚说到这儿，猛然间从西胜镖局里拧腰走上一个人来：“朋友，这哪就到了要镖头的时候了？你不过刚赢了四仗，你即便再赢四仗，也不见得镖头就是你的，不才跟你讨教讨教。”

傻小子吴成一看这个人，忍不住也笑了。这个人跟天海神鳖班豆生长得差不离，肚大腰圆短矬墩儿，短胳膊小短腿儿，细脖挺儿，小脑袋，眉毛、眼睛、鼻子、嘴长得都太集中了。蓝色绢帕缠头，一身蓝衣服，煞绒绳。报名姓叫九尾龟谢文丑。“哈哈……，你叫九个尾巴的大乌龟呀，你跟那姓班的也差不离。来吧，咱们两个人较量较量。”

这吴成骂人，使得是一种战术啊，他刺激你，一骂你就生气，一生气，你这招术就失准。九尾龟谢文丑有两下子。说：“我瞧你的招儿就是一手'靠山背'，我要不让你用上这'靠山背'，你这一辈子也赢不了人。小子瞧我今儿人怎么揍你。”

九尾龟谢文丑往前一赶步，双手一晃面门，“当！”窝里发炮，这双拳对准吴成的胸口“嗡”的一下，挂着劲风就到了。吴成一想，这可不好办，他两只拳头打来，我拿左胳膊管，我也管不过人家两只胳膊呀。右胳膊拱，也拨不出去，这

可麻烦了！嘿，傻小子一着急，浓眉倒立，虎目圆睁，他也把双拳举起来，照着这谢文丑的两只胳膊往下这么一砸。只听“咔”的一声，吴成把九尾龟谢文丑的胳膊给开了。谢文丑一害怕，“啊！”的一声大叫，往后一撤步，一愣神儿，傻小子的这“靠山背”可就来了。傻小子就势往下一矮身，弓右步，用这右肩头，照着谢文丑这胸口就撞来了。“当！”他躲不开了。吴成气哼哼地说：“不让我使‘靠山背’，那哪儿行啊！”只见谢文丑噔噔噔往后退步，呱唧就来了个大仰壳。“哗……”十二家镖局，刨去西胜镖局的人外，大家伙儿全乐了。

九尾龟谢文丑一个劲的骂呀，骂吴成的招数太损。然后飞身形下了梅花圈回去了。镖江泥鳅谢文治一看他哥哥输了招儿，他火了。燕子三抄水，飞身形来到梅花圈上，用手指点：“笨汉吴成，认识你家师父嘛？我叫谢文治，江湖人称镇江泥鳅。”“好小子啊，你是一条大泥鳅，滑不溜秋的，来吧！”

老少群雄也是议论纷纷哪。刘俊带着师弟们在这儿瞧着呢。他说：“师弟们，你们大冢伙儿看见没有，咱们这傻师弟的招数就是熟练。这和他平时刻苦练功分不开呀。咱们全歇了，他还练这手‘靠山背’呢。他来咱们家日子不多，可咱们家房后头那棵大树的树皮都叫他给蹭没了，看起来，他这手‘靠山背’还真灵。我们的功夫将来也要这样，我会一招儿，这一招儿就要磁实，就要用得好，不能贪多。”夏九龄、司马良这些人也点头道：“师哥您说得太对了。”老少群雄也在议论，于爷说：“这孩子，将来不可限量啊。现在不用说，再过几十年就他这一手‘靠山背’，能打遍天下无敌手啊。”何吉何春，年福年禄坐在后头小椅子上，也是瞧得惊心动魄。一

对一的，人跟人都一样，为什么他能赢你就得输，这事可真新鲜。

镇江泥鳅谢文治往前一窜身“唰”的一下，双拳走双风灌耳就来了。猛英雄吴成抬头一看“双风灌耳”来了，这可合适，但是他知道，我就这一招，人家都给我看熟悉了。我要再用它恐怕不成了。傻小子也有心眼，他往下一矮身，就把“双风灌耳”给躲开了，拿这右脚“唰”就一扫堂。镇江泥鳅谢文治脚尖一点台板儿，长腰起来，打吴成的这右腿上蹦过去，正是吴成的身背后。吴成就引他这手儿呢。这扫堂腿呀是假的，“靠山背”才是真的。扫堂腿“哗啦”一扫，他蹦起来了，往吴成的身后一落，傻小子就式一长身，往后一仰，还是“靠山背”。“啪嚓”一下儿就靠上了。谢文治这个骂啊：“嗨，他用这扫堂腿，让我上这‘靠山背’的当呵。”只见谢文治噔噔噔往后一退，呱唧一个前栽，还算好，两只手撑在台板上了，没把前脸栽了。“小子，你还用‘靠山背’？”吴成哈哈大笑，道：“爷们儿，我就拿这手儿赢你。拿别的赢了你啊，那不算英雄好汉。”

海川在下面看着，心里很高兴，吴成这孩子，他还能在嘴上找点便宜。其实非用“靠山背”赢不了多少人，可他说了，我就要用“靠山背”赢你，用别的赢你不算好汉呢。这孩子嘴茬子还行啊。

贝勒爷这个高兴啊，连老哥儿几个都很赞成。这孩子不过刚出世，年纪小小，用这招儿用得这么纯熟，而且知道有假招儿，有实招儿。我用什么招儿是虚，引出你什么招儿来，我再用实招儿赢你，这个可就不简单了。这叫闻一知十啊。谢文治输了招儿后下去了。西胜镖局里垫步打腰又上来一位，自

报名姓，叫闹海金甲何青太，青龙闸的第七位寨主。大家伙儿琢磨着这位可能行，想瞧瞧“铁罗汉”吴成到底怎么着才能输招儿。“闹海金甲”何清太通了名姓，往前这么一赶步，双手一晃面门“唰”的一下，往下一矮身，照着吴成的小肚子，双掌就戳来了。其实吴成不会按套路还这个招数。但是，吴成有吴成高的地方儿。你双掌戳我肚子上，我不管了，我拿这双拳打你鼻梁骨。我够呛。你也够呛。何清太一想怎么还有拼命的？他往后这么一撤双掌，傻小子吴成来劲儿了，双拳往前这么一杵，上右滑步一调儿脸，这回变了，不是上右滑步了，而是向左让你防不胜防。这样，“靠山背”整撞在何清太的胸口上。何清太挨了一下重的，心里还骂哪：“小子，你又变了？”吴成换了招儿了。你不但输了招儿，还给人家取了笑儿。何清太在大家伙儿的笔声中站起来，红着脸飞身形下去了。这时，海底金虾何阳太蹦上来了。此人大高个儿是个弯腰，他外号叫海底金虾。何阳太活像个大虾米，两只眼睛滴溜儿乱转。上台来一报名姓：“我叫‘海底金虾’何阳太，跟你讨教讨教。”“小子，你这弯腰儿大虾米，来吧，我这一招‘靠山背’准能把你这弯腰儿给你治好了。”“好小子，你找我的便宜。”说着，往前一抢步，左手一晃面门，右手拳饿狼扒心“当”就一拳，对准傻小子吴成肚子就来了。傻小子吴成拿这右胳膊一压他，左脚往前一插，往下一压他的胳膊。“刷”这么一转身，吴成真跟旋风一样，拿自己的后脊背正压在何阳太的后脊背上。“我给你治弯腰。”说着拿自己这身子压他，“咔嚓”一下就把何阳太给压在台板上了。“嘿！我说你这弯腰儿治好了吧。”何阳太这骂呀：“治好了，我的命快没了。我说你起来，别压着我。”“哗……”四面儿的人都乐

了，这回连西胜镖局的人都忍不住乐了。

等傻小子起来以后，再瞧何阳太直晃腰。“唉哟，唉哟，险一险儿把我这大弯腰给压直了啊。”说着慢慢儿下去了。

猛英雄在梅花圈上连赢了八位豪杰。猛然间西面有人喊“嗨”！声音透着尖哪：“笨汉，我来跟你讨教讨教。”味道不同，一撇嘴，一百二十个地瞧不起吴成。他垫步拧腰就上来了。年大人对于这个人很注意。

这个人是个锃明瓦亮的秃子，只有在耳朵后头有这么一绺儿红头发。红眉毛似有似无，一双小红眼睛滴溜儿乱转。小鹰鼻子头，三角菱角口，一嘴黄板牙，一对锥把子耳朵，有点黄胡子。看模样岁数不小了。这是西川路的大贼——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他有一个叔叔叫“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马俊和马亮可不是剑山的人，人家两人是西川路的大贼。这是请来的。马亮跟马俊这可是老人物，尤其是马亮那可了不起。甭说赢一个吴成，赢十个吴成也手捏把掐儿。

吴成往这一站：“小子，你是个大秃子，秃驴你叫什么名字？”“红毛秃头狸子，我叫马俊。”马俊为什么上来了？马俊说，像赢你这样的，还用跟你动手进招？我能蒙你，就让你自己把你自己摔趴下。我让你在众目睽睽之下栽个跟头。红毛秃头狸子马俊是为露脸来的。“小子，你叫马俊哪，马秃子过来，动动手吧。”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往前这么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问心一掌。这个吴成一瞧，我使这“靠山背”可太合适了。非使这手儿不能赢你。打败天海神鳖班豆生不就这下吗？我用我这左胳膊往外一支你，上去一滑步，一调儿脸，双手一抱我这“靠山背”不就使上了。猛英雄吴成想到这儿，伸左手拿左胳膊往外这么一搪你，跟着“唰”一调儿

脸。这马俊也挺机灵的，他就式往旁边一闪身，这儿瞧着吴成哪。马俊心说，我给你这招儿，就是让你使“靠山背”的。吴成刚要拿胳膊一撞马俊的胳膊，马俊收胳膊往旁一闪身。如果你这“靠山背”用上了，正是自己摔自己。

马俊久经大乱啊。傻小子双手一抱拢往后一用力，他正要撞。可傻小子突然又一想，还是等等吧，我到他这儿是第九个了。说真的难道人家不懂我这手“靠山背”吗？还能让我用这招吗？他要躲开，我一发力，自己摔自己，我来个跟头，我不给众位取笑吗？傻小子双手这么一抱，往后这么一使劲。他没发力，他用这左眼角儿往自己的肩后一瞧，哪！这秃小子阴损哪，他正站在那儿凡着腰看着我挨摔呢。好小子，嘿！我幸亏没发力。我要发了力，我这寒碜遭大了。

当初铁罗汉吴成叫石永石玉山，冯昆冯永志二个人带到王府来拜见海川。当把他们让进去以后，一个照面，吴成这“靠山背”没使上，不是让海川左右手一抄他小肚子，把他抄到窗台底下，撞碎了砖头，把他给镶进去了吗？傻小子吴成从那时起就爱上这手儿了。拜师以后，没事儿就问：“师父，您赢我这招儿是怎么赢的？您教给我，怎么个发步？怎么个站身？怎么个双手挥动？怎么个发力？海川对于这招儿教吴成就很磁实，吴成用得也很熟练。

傻小子一瞧，嘿！现在要用师父教我的这手儿，不是正合适吗？吴成想到此，双手从胸前往下一垂，一退左步一调脸儿。这马俊正瞧着吴成挨摔呢，没想到吴成这双手从底下抄来了，照着红毛秃头狸子马俊的小肚子上“砰”的一击！嘿，马俊的乐可大了，“咚——”一下托出去足有一丈多远，咔嚓又摔在地板上了。“哎哟，好小子！”他一转身起来了，差一

点没摔死。“我说，你怎不用这‘靠山背’了？”“怎么能老用呀，这几招儿是跟我师父新学的，嘿……给你用上了。”马俊这个骂。

老侠于成乐得前仰后合：“海川哪，你瞧你们家这孩子真有出息，人家是要摔他，他没上当，嘿！双手一抄，把这秃小子给抄下去了。”王爷也乐，年大人也乐。这可瞧出吴成的功夫真是不错，海川说：“你们爷儿几个不知道，当初石、冯二位啊，把这孩子陪到咱们家里头，非要跟我动动手，我结果用这手儿把他托到窗户台儿底下去，镶到砖里了。我还认为把他给打坏了，实际上砖碎了，把他只是给镶在里头了。他这‘靠山背’确实有点功夫；衣裳碎了，他这后脊背一点事儿没有。后来他始终老跟我学这手儿，我教给他很仔细，今天在这儿用上了。”大家伙儿议论纷纷，又说又笑。傻小子吴成一连气赢了九仗。

这时，由打西胜镖局内长腰又出来一位，冲着马俊瞪眼：“你这小子真是饭桶！”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一瞧，是自己的叔叔，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只见他垫步拧腰上来了。马俊说：“叔儿，留点神啊，您也甭说我饭桶，您弄不好，也得吃他的亏。”“没那个事！”马亮八十来岁了，大白胡茬，尖头顶，也是锃光喇亮的秃子，一根头发都没有。双肩抱拢，猿背蜂腰，瘦小枯干；穿着一身蓝绸子的衣裳，腰里煞着绒绳，脚底下五分底儿的缎镶缎的靴子。“小子，老太爷跟你讨教讨教！”“喝！又来一个秃子，你叫什么东西？”“我不是东西！”“啊，我瞧你就不是东西嘛！”“废话！老太爷叫秃头义士马亮。”“噢，你叫马秃小子啊，刚才的那红毛秃子是你们一家吧？”“一点儿不错，那是我侄子。”来吧，你既然敢上梅花圈，咱

二位动动手。”“不！你先进招。”“不，你先进招。”吴成心说我不能先进招啊，我一先进招我就没招儿啦。人家马亮那是大行家呀，我不先动手，你先来。吴成急了喊道：“嘿，你让我先进招！我的招使不上啊！”

大家伙儿都乐了，你怎么把实话都跟人家提了？马亮哈哈一笑道：“小子！你要不先进招，就算你输，你给我下去，我再会会别位。”吴成心想，那我也不能就这么认输了啊。好吧，先进招就先进招。其实铁罗汉吴成还真没招儿，只见他往前这么一赶步，双手一晃面门，一抬右脚，照着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的小肚子上就踹。马亮一瞧，这我还能赢不了你呀？眼看着吴成这脚踹来了，马亮就势往后一撤步，双手一合，兜吴成的脚后跟。马亮心说，你吴成的招数并不那么灵敏哪，你就是这“靠山背”一招好，我只要拿这两只手一抄你的脚后跟，就把你扔个大高吊儿。哈哈！小子，我当初闯荡江湖的时候，还没你这一号呢！我想赢你，那不是拿过来你就趴下吗。只见马亮往后一撤步，双手这么一兜，正把吴成的腿腕子给兜住。吴成一瞧，坏了，人家一扔我，可就把我扔个大跟头。吴成因为练“靠山背”，他的底盘功夫好，就跟那摔跤 的一样，底盘功夫得有劲！他一着急，往回下里使劲儿一收腿，在马亮还没发力的时候猛的一蹬劲儿，这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还不愿意撒手，吴成这劲儿又大了点儿，马亮就随着吴成这一夺腿，他往前一栽身，这秃脑袋正冲着吴成。吴成一想，得了，我揍你一下子吧。一伸右手，照着马亮的秃脑门上“啪”就给了一掌。只见马亮噔噔噔，倒退出七、八步，呱唧一个大屁股蹲儿。他这么大年纪，险一些没给蹲坏了。马亮觉着脑门子火辣辣的疼，屁股也疼，眼前头

直冒金星，好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他一只手胡撸秃头，一只手胡撸屁股，咧着嘴说道："好小子，你这叫什么招儿啊？吴成也说："你那叫什么招儿啊？干嘛单问我什么招儿啊？小子！你输了没有？输了就滚。"

人们这个乐呀，象赢马俊跟马亮的这招儿啊，都不是吴成的赢的，是他们自己把自己给整输了。马亮脸一红，"我长这么大，头一回瞧见这招儿哩！"胡撸着自己的秃脑门儿，顺着梅花圈上跳下去了。

吴成往这儿这么一站，"还有哪位上来？再没上来的，这十三省总镖头，可就是我们双龙镖局的啦！"猛然间，正西方西胜镖局内有人如燕子三抄水，一叠腰飞身形来到梅花圈上，"等等，怎么能说十三省总镖头是你的呢？"这时，所有群雄老少，贝勒爷他们在双龙镖局的镖棚内，拢目神往梅花圈上看是"野飞龙"燕雷燕子坡。这一下双龙镖局的人全都长了精神，因为谁都知道他打过甘虎，同时谁者知道海川对他真不错。

燕子坡大高个儿，浑身的键子肉；穿着蓝绸子长衫，腰里煞着绒绳，白棉绸的裤子汗衫儿，薄底儿的靴子，辫子盘在脖子上，黑灿灿的脸膛儿，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轮。雄赳赳气昂昂，要说燕雷，那可有份儿啊！铁罗汉吴成一看是燕雷，就气打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用手指点："姓燕的，我师徒与你仇深似海，你打得我师哥甘虎吐血，今天我非要你的命！""哈哈……！吴成啊，要我的命你今天拿了去，要不了我的命，你这小命儿就很难保了。"铁罗汉吴成往前这么一抢身，说真的，不是这种情况，他还是不能先动手，因为他没招儿啊。吴成伸左手一晃面门，右手的拳头就到了，恶

狠狠对着燕雷的胸前就是一拳。燕雷往左一闪向前一赶步，双手直奔吴成的两胁，就这一下，正挤到吴成的胸口上。“啪！”就把吴成震出有七八尺去，“叭唧”就摔在地板上了。猛英雄就觉着自己五腹六脏一翻个儿，眼前头一发黑，一咬牙，两只手一按台板儿要想起，就没起来。“扑！”地一口血就喷出来了。当时往后一仰，就躺到那儿了。

野飞龙燕子坡，两只圆眼睛这么一睁，一瞪眼：“甭说你，就是你师父来了，他也不成。”刚说到这儿，梅花圈中落一个人来，身轻似落叶，往这儿一站，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英雄飞身形登了梅花圈，一阵冷 笑：“吴成啊，在你练艺的时候，为师是怎样的嘱咐于你？练艺之时多加小心，要刻苦用功。你今天出头露面来到梅花圈上，领教天下的群雄武术，不过是逢场作戏，点到而止，又谁想你来到梅花圈连赢了几阵。所遇的还都是武林出众的英雄好汉。他们当中有的是有意让你一招儿，而你就任意的猖狂吗？虽然咱们师徒的武术平常，可是咱们爷儿们所学的都是光明磊落之技。要像那种以德报怨，仗势欺人，以多为胜，不伦不类，寡廉鲜耻的人在梅花圈上与你动上手，你就不应当让他，而是发招要准，打上他要狠，不拍失手把他结果了性命。那就算是他恶贯满盈，咎由自取。侠义道本着除恶人即是善念的宗旨也应当把他置于死地。据为师的眼光看，刚才被你打下去的这些人，屈指一算整整的十名。看他们的武术也都不是寻常之辈，可是竟被你不费吹灰之力把他们打下了梅花圈！何况这拉燕老师呢？显然你是让着他啦？你可别跟为师学啊。为师以前看这位燕老师父堂堂仪表非俗，认为他是武林之中的正人君子，也够个朋友。又谁想他的所作所为居心叵测，实在

叫为师失望啊。得了，既然把你打吐了血了，你还不下去吗？”

这时候黄灿、潘龙早派人上来，把傻兄弟搀起来了。铁罗汉吴成心里头一阵子难过啊。师父的话自己哪能听不进去呢？自己输了招儿，师父还要给自己遮盖，不让自己丢了名誉。唉，猛英雄长叹了一口气。那个意思是，师父，我不能给师哥报仇了。我虽然被燕雷打倒了，但我也不能忒让人家看不起了。镖师、伙计们要搀他，黄灿、潘龙说：“师弟啊，来吧。随着哥我走吧。”猛英雄摇了摇头，自己走下梅花圈。下了梅花圈可就走不了了。潘龙一下腰，把师弟就给背起来了，黄灿在后头扶着，镖师伙计们跟在后头，大家一直往北，进了双龙镖局南号镖棚。顺着楼梯上来，进到棚子后头，大家可全站起来了。连贝勒爷，年大人都过来瞧。

南侠司马空过来把衣服撕开一瞧，老仙长就一皱眉啊！燕雷这个东西好狠啊，几乎就要把吴成一掌打死啊。老仙长赶紧拿出药来，先给吴成敷上，然后把内服的花让吴成服下去，止住了疼。又给他漱了漱口，擦了擦嘴，有专人这里照顾着，大家伙才来到前面落了座，众人议论纷纷的谈这码事。再往梅花圈上看，海川可就过来了，一抱拳，“燕老师父，我弟子无礼，你多多地原谅啊。”

您别看海川脸上带着笑容，说话很和气，可海川已经蕴怒于心了。先打了我弟子甘虎，今天当着我的面又打了我的弟子吴成，这叫旧恨新仇。九公主坟你们三人打我一个咱们甭谈。今天没的说了，这么大的仇恨我只踹你一个跟头，扒拉你一个趔趄，你一翻身又站起来了，那叫天下英雄耻笑我童林无能。只要打上你，我就让你不死，也得脱层皮。这么多镖棚的英雄，哪一省的人物都有，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往梅

花圈上看。

燕雷心里头有点儿害臊，人家候了我的饭帐，又请我到镖局子里吃饭、喝茶，沐浴、更衣，还派徒弟把我送到西胜镖局。相反的，我把人家徒弟打吐了血，这一次我又把吴成打吐了血，好像对不起童林似的。不过再一想，我保的是西胜镖局，为的是剑山蓬莱岛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兴贝勒爷的大业，别的我就管不着。想到这儿，燕雷一抱拳："哎哟喝，童师父！"海川也抱拳："燕师父，刚才的事情咱们就一片云雾散了，我记得我跟您初次见面您就说了，由打四川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原为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至于说您赢了我童林。这镖头是不是就归您了，那要看看天下的英雄承认不承认。现在咱把这夺镖头的事情暂时先搁在一边，您不想打算讨教讨教我童林的武艺吗？今天希望您尽其所长。嘿嘿……，您看怎么样？"

老侠于成这个时候带着人可就全都下来了。来到梅花圈且近，关注着海川趋势如何。野飞龙燕雷一抱拳："好吧，童侠客既然如此，燕某讨教。"

说真的，爷儿几个都为海川担心哪！当然海川见过大阵热了，就拿法禅说，那块儿头就欺着童林呢。而今天的燕雷也是这样。人家燕雷往这儿一站就跟半截儿黑塔一样，从里到外都是结实的。海川就晃着单薄多了。只见海川也一躬到地，"老师父，请吧。"燕雷往前一抱身，右手一晃面门，"唰"的一下，问心一掌。别看燕雷普普通通一拳不算什么，内外兼之，里外都好，真打上，海川也照样受不了。海川就势右手往前这么一叉，左手往回下一收，用右手这么一支燕雷的胳膊，猛的上左步，甩脸一弓身。"嚓"左手掌进步穿掌

就到了，直奔燕雷的胃脘穴上就点。燕雷往旁边一闪身，用手一封，上步撩阴就是一锤。海川左脚尖儿一点梅花圈，向左一划步，左手丹阳手对准燕雷的太阳穴就打。燕雷往下一矮身，就势藏头躲，转过身去，一阵风儿似的抱拳封住门户。海川往后一撤步，依然是左掌在前，右掌在后，龙骧虎坐，二人彼此道请，当场又动手，打在了一处。

第五十二回

童海川掌震燕子坡　西方侠巧夺蛇骨鞭

上回书正说到三月三亮镖会，铁罗汉吴成梅花圈上力胜十杰。野飞龙燕雷台上逞凶，打了吴成。旧恨新仇激怒海川，他飞身上了梅花圈。英雄心里在想，我两个弟子被你所伤、无情无义，以怨报德；我让你知道童林的厉害，所以二人当场动手才打在一处。

这西胜镖棚内可坐着高人哪！“云台剑客”燕普这么一瞧，海川用的这是龙门派的招数啊。打人用的是挤擦法，纯属于内家拳，这种五脏之力，后发制人，以气行动的功夫了不得呀。再说童林的功底又好，恐拍我这个傻兄弟燕雷今天要吃亏。不过，这样也好，童海川到时候虽然能赢燕雷，但是，不至于要了燕雷的命。燕雷这个人在剑山蓬莱岛眼空似海，目中无人，我不是不知道。借童林的手，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他，也让他知道知道天外有天。

老哥儿几个一看，海川慢慢地驾轻就熟，轻轻松松地把八卦拳施展开了。脚踩八门，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八六十四式，加上三百八十四套夺命连环掌，招如泉海“唰啦啦……。”把燕雷给围上了。燕雷也不含乎，他善长燕普所传二十年的纯功啊。搂打搪封，踢弹扫挂，运用自如。两人招数加紧各施平生所学，各展自己的绝艺。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人家童川跟燕雷没动手的时候，各镖棚内的不少位自认

为武功不错的主儿都还想上梅花圈显露一番呢，真有一股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劲头儿。直到现在，海川和燕雷一交手，一看人家的能为，“我还惦着上梅花圈呢？我啊，我忍了吧！即上去我也得挨揍啊。”“是啊！人家童侠客的功夫确实有独到之处，真不愧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又一位也说道：“这个野飞龙燕雷也不错啊。”真是议论纷纷。只见两个人招数加紧，穿梭蝴蝶相仿。十几个回合，二十几个回合开出去，海川就咬了牙了。

当然，凭一招一式赢他，也实在是费点儿劲。这个燕雷也不上当，招数甚好，功夫纯熟，身法又快，何况他有浑身的横炼呢。两个人动手在三十个回合的时候，“野飞龙”燕雷上右步一斜身，对面上扶手，奔海川的左右肩膀 上就这么一搭。海川一瞧机会来了，心说，我要不给你点儿便宜，我赢你费劲哪。这回我就给你个便宜。其实燕雷这个掌法来的并不快，便是，它去的这个地方是海川的左右肩井穴，他打这两穴，真要打上，海川的两个膀子就全都得废了。只见海川就势双掌往当中一横，类似童子拜佛。门户一收，燕雷的双掌够着海川了，海川的双手也就够的上他，但是海川猛的燕子分云，用左右手往两边一分。于爷都纳闷，海川哪，劲敌当前，你怎么这么大意。用这种招数，这不是取败之招吗？说真的，人家老侠于成是大行家呀。燕雷是从自己的胸前出手，够你的两肩，你猛地双手往左右一分，人家的手可离着你近了。而且，你的手要想打人家可就远多了。当场动手，呼吸之间见生死呀。燕雷一瞧这个招，便宜呀！童海川的前胸完全都露出来了。燕雷就势随着童林的胳膊左右一分，双手往下一拉，“嘿！”他来得快呀。一甩脸右手对准海川的胸前

“唰”的一下，这掌就到了。

几位老侠客都在台下聚精会神地看着呢，大家心里为海川急呀，因为这架式海川要输招儿，看来，海川再想回手封人家也来不及了。人家燕雷是从前胸出手，来的快，而你童林的两只手在外头呢，等你回来的工夫，人家就打上你了。其实海川赢燕雷的奥秘也就是在这儿。海川并没有双手往回去搭，而是双手往回下一拉，就跟练形意的三元之式一样，双掌又回到自己的面前。这三元是：两个胳膊是一元，虎口张开是一元，前胸是一元。燕雷的手掌都按到海川的蓝布大褂了，才知道这蓝布大褂的里头没有胸口。海川用的这手功夫叫“紧背空胸”，你这手掌就打空了，你发不出力来，打人家大褂管什么呢？这时，燕雷知道上当了，但再想往回逃，那你可就没工夫了。只见海川往右面一偏脸，左手的后溪穴一挂他的右胳膊，上右步，进步穿掌，右手可就到了，迅雷不及掩耳，其快无比“唰”的一下，海川的右手插进来，右步前伸，左腿后绷，一看掌用上了，自己绷住了劲儿，由打肾眼儿把这口真气就提上来了。海川用的是丹田气，也就是所说的“气功打人”。这一掌要是击上燕雷啊，燕雷的五脏六腑在肚子里可就要张牙了。就看海川这么一甩脸，虎目圆睁，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海川当初在九公主坟不就给努住了吗？这回海川又把劲儿用过了。只听海川暗暗的说了一个“嘿！”字，“嘣”一掌出去，把燕雷就给打上了。燕雷随着掌声“轰”的一下就出去了，起码出去有一丈挂零。

燕雷应声“咕咚”可就躺下了，海川就觉着自己丹田这口热气“喔——”地往上一撞。海川心说可坏了，公主坟我就努住了，蒙那位老仙长给我药吃，否则，三月三亮镖 会我

就上不了台。老仙长还告诉我，你的淤血未净，切务沾急沾气。过力，你还要吐血。看来我今天还得吐血。就见海川的脸色一变，英雄一晃彪躯，在梅花圈上就打晃儿了。西方侠于成怕兄弟躺下，那不栽了跟头了吗？你打人家，人家躺下，你也躺下了。老侠于成脚尖一点地，飞身形过来。伸左手避开他的嘴，因为知道童林要吐血。然后一架海川的胳膊："兄弟！"海川随着于老侠一搀，他往前一扑，一张嘴"噗！"这口血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于爷就势一伸手，把童海川夹起来，转身形长腰下了梅花圈。"野飞龙"燕雷随着海川这一掌躺下了，他两只手一按地，"腾"的一下就坐起来了，眉毛、眼睛、鼻子嘴面目痉挛，五官挪位，脸色煞白，黑脸蛋成了白的了。就看这燕雷鼻子翅一发颤，往后又躺下了，跟着往起再一起，这口血才"噗"的全喷出来。"喝！"台板以上两人的两口血，都喷到这里了。燕雷"咕嗵"又躺下昏死过去了。

云台剑客燕普马上命令鲍古、鲍图兄弟二人，急速派人到梅花圈上，把兄弟搀下来。心说就这一巴掌啊，半年好不了啊！时间不大，燕雷被人抬到西胜镖棚的后面。云台剑客燕普拿出药来先让兄弟吃下去，又立刻派人用软兜子把燕雷搭回西胜镖局。

海川也不省人事了。老侠于成抱着海川急速回到双龙镖局南号，然后放到为贝勒爷准备的那张床塌上。只见老侠于成眼泪盈眶，捋着胡子往旁边一站。哭诉道："海川哪海川，哥哥我百零三岁，日幕穷途，行将就木，不是为访兄弟你，哥哥我为什么背井离乡，远到江南。就因为兄弟你交朋友血心热胆，仗义疏财，颇合侠义之风呀，所以我才下交于你，咱

们俩人叫忘年交。真没想到兄弟你今天会努伤吐血。兄弟，哥哥叫你，你怎么不说话呀？”老头儿于成老泪纵横啊！二爷侯杰也晃着秃脑袋掉着泪：“兄弟，兄弟。”二爷侯杰跟海川哥儿俩可是最近，老人家眼泪“哗哗”地往下流。老少群雄“呼啦啦”全过来了，长叹的长叹，掉泪的掉泪。

猛英雄叱海金牛于恒，虽然不懂得哭，但他也知道恨燕雷。傻小子气愤地说：“好小子燕雷！上回你把我们虎儿打坏了，这回又把我哥哥童林气吐了血，我老牛非跟你玩命不成。”停了一下又对海川说：“林哥哎，你别叫他气着，我一定给你报仇！”喝！说出这番话来惨啊！往常傻小子要说这话儿，大家伙都得乐，现在大家伙顾不得乐了，谁听了谁难过。贝勒爷心里头也是着急，但是他知道，这是打人努着了，跟那挨打的不一样。贝勒爷便劝慰几位老侠说：“诸位呀，千万千万别着急呀。海川的血吐的是病呀，你们爷儿几个这么一哭，大家伙儿方寸就乱了，咱们这梅花圈的事情并没有完哪！哎，说你们哥儿几个跟海川近，我跟海川也不远哪。”年美尧也连连作揖说：“众位老弟兄，听贝勒爷的话罢，我想海川是努伤吐血，是打了人自己吐的血。由于在九公主坟力战三勇，他淤血未尽，他吐的是病。当然暂时昏迷不醒，这是由于吐血所致。但是他不是被打的吐血，而是打人用过了力努住了。你们众位都是武林的前辈，比我年某可知道得多，诸位呐，要是挨打的又应该怎么样啊？”

南侠司马空也说：“海川吐的是病，这咱们大家都知道，千万千万不要让他内心再发乱了。二哥，你一人在这看着吧，我们大家伙儿都往前头去。”南侠司马空叫侯爷看着，大家伙各自拭泪来到前面座位上全坐好了，再往梅花圈上看。

敢情这时候上去人了，永发镖局的镖主神枪张凯。按镖局里来说，老镖行张凯可是老人儿。您瞧大部分人都得管他叫四哥。但是张凯的为人并不太好，有很多的人不赞成他，首先说东侠跟北侠老哥儿俩对他印象就不好。那么张凯为什么上来？张凯认为，两次杭州擂，我登了擂台当众输招。现在童海川打这“野飞龙”双双吐血，这可是我张凯露脸的一个好机会呀。这样张凯把自己的枪帽一摘，提拉着蜡杆枪从永发镖局出来，来到梅花圈上，抱拳往梅花圈上这么一站，作了个罗圈揖：“众位，众位！大家伙可都看见了，方才这二位老师父身分都够好的，我们镖局里的镖主、镖师、伙计要跟这二位动上手，都有天渊之别。现在我张凯上来了，在场众位有认得我的，有不认得我的，我在东北营口开了个永发镖局，我叫神枪张凯。我也不想夺镖头，真夺了我也干不了。今天只想以武会友，会的都是我们同行、同道各镖局的镖主。哪位如果不愤，可以上来，跟我神枪张凯走上三合两式。”

他说完后往东西看。因为东面当中这家儿，是苏州胥门镇南镖局“长臂仙猿”陆永杰的镖局。其实陆永杰跟张凯本身也不错，都是朋友。见面也是四哥长，四哥短。但是他们两人心里头有点岔儿，就是上一届三月三亮镖会闹下的矛盾。那次是陆永杰的镖局执年。张凯呢，也把自己本镖局的一些镖师、伙计需要报名的，报号的，连本屋的徒弟的名册儿都写好了，派专人给陆永杰送去了。希望三月三亮镖会上，自己的镖师、伙计、徒弟们也能练趟功夫，标名挂个号，让大家伙都知道。如果今后我这儿不用了，仗着同行同业的义气别的镖局照样收留录用。可是陆永杰的徒弟，大力士周清把神枪张凯他们永发镖局的花名册给弄丢了。等其他镖棚的人

把功夫练完了以后，陆永杰吩咐一声准备酒席吃饭。神枪张凯可不乐意了。心说，陆永杰，这是怎么回事呀？十一家镖棚的镖师伙计、徒弟们都练完了功夫，标了名，挂了号，怎么单把我们永发镖局的这些个镖师，伙计带徒弟给我们免了啊？张四爷一生气，攥着扎枪找陆永杰来了："陆永杰，你出来，四爷要问问你。"陆永杰赶紧出来了："四哥，还没喝呢，您怎么啦？"

"什么怎么啦？十一家的镖师、伙计徒弟们都练完了功，为什么单单我永发镖局的花名册你不念？我这儿的徒弟们怎么不练功夫？不标名，不挂号儿？陆永杰你看不起我张四爷，咱俩就得干干。"陆永杰这才问自己的弟子大力士周清怎么回事？周清吱吱唔唔地说："嗯，我把永发镖局的花名册弄丢了，所以没念四伯父他们的名儿。"陆永杰这个气呀："弄丢了也不要紧，你倒跟我说一声，我给张四爷道个歉去呀。你这样一来，叫我作师父的怎么办呀？"他来到张凯的面前请个安："得了，四哥，这事儿是我错了，叫孩子们给弄丢了。"张凯一瞪眼："不成！"张四爷得理不让人，幸亏后来让同行同道、大家伙儿给劝开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这一晃已经是五六年了，今儿张四爷的意思是，趁这个机会我要露个脸。那意思陆永杰，你来吧。没想到，这正南方当中的粮食店镇北镖局的镖主"镇北天尊"罗雷不愤了。

罗雷这个人性如烈火，十分的刚正，他跟陆永杰是很好的朋友。不但他们俩人交好，他师哥"忠勇义士"古雷也跟陆永杰相好。"古镇北"告诉过罗雷，对你陆永杰、陆大哥要多多地关照。都是同行同业，而且他跟我也不错。罗雷说的好，跟你不错，跟我还有个不错呢。

“镇北天尊”罗雷一按刀把，由打自己的镖棚出来了：“张凯。”张四爷这么一瞧，“唉哟，罗爷。”罗雷飞身上了梅花圈：“上次的事情都过了五年了，你怎么还要找陆永杰的岔儿啊？我告诉你，我罗雷就不服你。”张四爷有点儿脸上挂不住了。但张四爷很怕罗雷。为什么呢？罗雷这个人的人性，大家伙儿佩服；同时罗雷的功夫也好啊。这是“忠勇义士”古镇北的亲师弟啊。张四爷说：“好哇！既然如此你亮家伙吧，我姓张的奉陪。”罗雷按刀把“嚓楞楞”一声响，把四尺二的刀苗子长刀亮将出来。刀鞘子往旁边一放：“张四爷，你进招来吧。”神枪张凯往前这么一赶步，“叭”一颤枪，“唰”的这么一下，枪走一条线，直奔罗雷的胸前。罗雷上左一滑步，拿刀背一挂他，顺水推舟。张凯一崩刀，两个人刀枪并举，当场动手，打上了。

他们两位在镖行里来说，还都是头份人物。张凯这条枪崩、砸、窝，挑，吞吐撤放，上下翻飞，没两下子能叫神枪吗？可是“镇北天尊”罗雷的这几刀也是真好呀，神出鬼没，防不胜防。两个人当场动手，打了十几个回合后，张凯枪奔上盘，往罗雷的哽嗓就扎。罗雷叉右步，伸左手一穿他的枪，回身捉蟒，“嘭”的一下把张凯的枪就给攥住了。跟着，刀往枪杆上一压，“唰”的这么一推，四尺多的刀苗子冷森森的一来，你不撒手，你这拿枪的左手手腕子就完了。胸前你要挨了一刀，你还得死。张凯没法子，脸一红，撒手扔枪，一个箭步，“噌”一下蹿出好远去。张凯这个寒碜哪！我要输给人家双龙镖局南北两号的英雄侠义也可以，我输给西胜镖局西川路的这些人物也可以，可我怎么单输给我们同行同道的呢？他是镖主，我也是镖主，我找脸没找来，到现了眼了。罗雷

这人本来就不好开玩笑，耷拉着脸子，张四爷红着脸说："罗镖主，我输了。""嗯，给你枪吧，甭逞能，您瞧是不是？"张四爷把枪捡起来一声不言语回去了。镖师、伙计都埋怨他说："四爷，咱们这买卖做的也很不错，您三番两次的自己没事儿找事儿，这不是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吗？要说杭州擂还可以，人家李源问您的话对不对？您是咱们镖行的老班大人物了，您干嘛不香两家，而要香一家臭一家呢？到了现在您又自己出去动手，您说，您寒碜不寒碜？"

东光峪镖局金弓小二郎李国良跟张凯有错，也许因为他们都是清真老表，反正这镖局里的事儿也很难说清。李国良这时一按刀把，飞身形上来了。他心说，罗雷，咱俩可都是北京的，是离这么几步儿的街坊，但你走河南镖，我走口外镖，咱俩人是两码事儿，南北两条道。我也不争你的饭，你也不争我的饭。不过，你也不能这么狂啊。你这不是教训人的口吻吗？张四爷再不好，他也是咱们镖行同行同道的老前辈呀，他岁数在这儿哪。

李国良上来了，罗雷也知道李国良不服自己。"哎哟，李镖主。""不错，咱俩人近隔咫尺的街坊，我打算跟你讨教讨教。"说着李国良把刀亮出来了，刀鞘子往背后一别，压刀夜战八方藏刀式。罗雷往下一矮身履背塌腰，也往这儿一站。两个人彼此道请，双刀并举，当场动手打上了。李国良脚踩八门，大褂兜起风来，同蝴蝶相仿。小辫也没盘，来回的乱晃；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足有二十几个回合开出去，李国良刀走迎风劈柳，对准罗雷一劈。罗雷左手一搭腕子，右步奔左上一横身，拿刀往上一找，这手儿功夫叫"麻姑献寿"，又叫"红去捧日"。李国良往下一撤步的时候，人家罗雷云盘

刀走上盘，就这么一转腕子，“唰”就到了李国良的脖子上。李国良这么一矮身，人家罗雷跟身进去一脚正蹬在李国良的大胯上。“嘭！”李国良“噔噔噔”倒退二、三步，晃了晃身没倒。脸一红道：“罗镖主，我输了，回见，回见。”

金弓小二郎李国良回去了。罗雷一看，得了，我见好就收吧。没想到，西边有人说话。“罗镖主，街坊，你这功夫可不错啊！”罗雷仔细一瞧，是镇西方鲍古鲍天机。只见他飞身形上来把自己的长把大泼刀两只手一攥，然后往台中央一站。鲍古的这口刀，可不软哪，跟双手带风似的。双手一合刀“唰楞”这么一转，刀走拦腰斩，仙人解带。“镇北天尊”罗雷脚尖儿一点台板儿，长腰起来，“张飞大片马”棒刀一豁他，就势往前一赶步，犹发猛虎出洞，奔鲍古鲍天机胸膛便扎。鲍古鲍天机闪身形躲过去，两个人当场动手，打上了。

镖行的人注目观瞧。自古同行是冤家呀，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你冲我拔份，我冲你拔份。你在背地里说我两句坏话，我也在背地里说你两句坏话。坏事都在同行同道上。您看，这两个人，一个长把刀，一个短把刀。两个人一动手，一个在前门东，一个在前门西，二位还打了个难解难分。

“镇北天尊”罗雷这口刀不软，十几个回合开出去，罗雷刀一溜，反腕子一走扫堂，鲍古脚尖儿一点台板起来。罗雷又来一脚，来了个“犀牛望月腿，”“嘭”的一下就给鲍古踹出一溜滚去。同行同道都喊上好了：“好……！”“哗……”罗雷一压刀，鼻孔之中一省力：“鲍镖主，承让，承让！“镇西方鲍古鲍天机脸一红爬起来道：“啊！献丑献丑。”说完，转身形下了梅花圈，回镖棚去了。

猛然间有人高声喝喊：“罗镖主，好功夫。”垫步拧腰飞

身形上来，往台上这么一站，好威风。这是营口利盛镖局的二镖主，正面小灵狐上官瑞。小伙儿长得很好看，三下来岁，面似桃花，红中透粉，粉中透润。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轮。一身蓝绸子，松三把儿一条大辫子，怀抱镔铁双镞，真漂亮！罗雷认得他："哎哟喝，老二！你也惦记着跟哥哥动动手吗""哎，罗镖主，罗兄，那没法子。咱们这算窝里反，今天亮镖会，镖主跟镖主干上了，我看这是往年没有的事儿，也搭着我年轻。"说着话，分开双镞往这儿一站。罗雷点手叫："老二，进招来吧。"玉面小灵狐上官捧双镞就点，"镇北天尊"罗雷闪身形躲过去。两个人当场动手交战。

罗雷这口刀真不错呀！而且好快的身法。十几个回合后，上官瑞双镞金龙吐须，罗雷退左步，怀中抱月，右手的刀往回下一找，左手的腕子往下一奔拉，然后左脚尖一点地"嚓"的一下，脚踏中宫走洪门，这一下就插到上官瑞的眼前头了。拿刀这儿"嚓的一抢，四尺二寸长的刀苗子，再加上胳膊就六尺多。你往后蹦，蹦不出去七尺，你躲不开这刀。上官瑞一看躲不开这刀了，就急着喊上啦："我……，罗兄罢了，罢了！"他怕人家罗雷把他的双脚吹了去。罗雷把刀收住，往后一撤步："二弟，承让，承让。"上官瑞脸一红："我输招了。"上官瑞这小孩都要掉眼泪了，自己回身形下梅花圈回到镖棚。

罗雷眨眼之间，会斗了七位英雄，都是他们镖局里头各镖局的镖主，全不成了，罗雷有点放份儿。也就是这时候，西胜镖局燕子三抄水飞身形上来一个人，"朋友，好俊的功夫，我跟您讨教讨教。"罗雷这么一看，这是谁呀？中等的身材，双肩抱拢，长四方一张脸，头发有点金黄色儿，名叫"金头龙"赵登。

罗雷一抱拳，“好，赵师父，请。”人家赵登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刀走缠头裹脑，斜肩带背这刀就来了。别小看了赵登啊，这是剑山蓬莱岛二十名站殿将军之一啊！赵登的刀一来，罗雷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刀走扫堂，人家赵登脚尖儿一点台板儿，鲤鱼跳龙门，过去之后，捧刀一豁。拿这刀纂照着罗雷的面门就是一戳。刀纂也在武术之内。因为它这里头套着招呢。罗雷一看刀纂来了，上左一滑步，闪身一躲；人家一耷拉刀，“嚓！”刀走上盘直奔罗雷的胸口窝，往下一矮身，人家抽刀献掌，在罗雷的胸口窝上“嘭”一掌就打上了。罗雷“噔噔噔噔”退出几步去，刀尖儿一点地没倒。“哈哈哈哈，赵师父，好功夫，我输了。”说完转身下梅花圈回去了。

“金头龙”赵登往这儿一站：“众位，我是西胜镖局所约所请，我叫金头龙赵登。我来夺取十三省镖局总镖头，哪一位可以登梅花圈，咱们较量三合。”猛然间，有人搭话：“哈……弥陀佛！”飞身形上来一个僧人，胁下佩着戎刀往这儿一站，合掌打着问讯：“赵施主，我看你的能为很好，贫僧不才，当场讨教。”“老师父怎么称呼？”“神形赛罗宣，贫僧普妙。”“好，普师父，请进招来吧。”

普妙一按刀把，戎刀亮将出来，刀鞘往后一别。普妙的能耐很不错。他原来叫“神行狸子”宋远智，现在叫神行赛罗宣。他是玉耳的师父。玉耳的左臂刀不是跟爹练的，而是跟师父普妙练的，这是火神爷呀！只见普妙往前一抢身，左手一个引手，刀走迎风劈柳，“金头龙”赵登闪身形躲过去，摆单刀相还。赵登跟普妙一动手，大家伙儿都认为确确实实还是真不错，两个人越打越快，展眼之间就二十几个回合。突

然间普师父虚点一招，长腰往后一亮相，赵登正要问："怎么着？大师父，胜负未分，就……"他以为普妙要走，可再一看，不对呀，这时就觉着胸口窝儿有点儿发热，他一低头"啊？"蓝火苗在衣裳上起来了。"唰！"他赶紧伸手往下这么一胡撸，坏了！立刻就是一片火啊！赵登撒手扔刀就在台上打滚。这时鲍古鲍天机赶紧派上几个人来帮助赵登灭火，好容易才把浑身上下的火完全都给拍打灭了。这时普妙说道："弥陀佛，赵施主，承让，承让。"赵登这气呀："你说你这个人可真差劲嘿！"说完扭头下了梅花圈，回去了。

普师父亮着刀往这儿一站："还有哪位当场劝手？"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普妙把"金头龙"赵登赢了，还有他的兄弟"银头龙"赵亮哪。

赵亮打踮步拧腰，来到梅花圈上。"普师父这个火放得很高啊！神行赛罗宣，你把我兄长给烧了，你烧回我试试。""您怎么称呼啊，施主？""'银头龙'我叫赵亮。"普妙一看，喝！比赵登还漂亮！一身蓝，绢帕缠头，少白头，所以外号才叫"银头龙"。赵亮探臂膀，"嚓楞楞"将银钢刀亮将出来，往左右一分："我来讨教。""唰"的一下，双刀往下就盖。普师父上右一迈步，肥大的僧袍一兜风，拿手一搭自己的腕子，用刀往上一挑，它下去走扫堂。"银头龙"赵亮脚尖儿点台板儿长腰起来，双刀一抢脑后摘筋，对准普妙的后脑勺儿就剁。普师父推刀把上右步一调脸儿，刀走缠头裹脑，一封他的双刀，拦腰斩仙人解带。"银头龙"赵亮长腰出去，两个人当场动手打在一处。其实普妙的指甲身儿里头就有放火的药，跟绿豆粒儿那么大，弹上，一见风儿就着，厉害极了。银头龙赵亮跟普师父一动手二十几个回合，普师父肥大的僧袍的袍

袖一挡“唰”的一下，刀走上盘。银头龙赵亮往下一矮身，双刀走扫堂。普师父脚尖儿一点台板儿，长腰出去，一调脸儿，左手的中指这么一弹，这放火药“啪”的一下就粘在赵亮的后脊背上了。普妙这时调过头来举刀又奔赵亮的后脑勺儿劈来了。赵亮往旁边一闪身，一双刀急架相还。没转三圈，他觉着后脊背一热，心说糟啦，把我也给烧了！他自己摔自己，往后一仰身，“叭”就摔着了，跟着就地一打滚儿，这火着得还真凶。鲍氏弟兄赶紧派人上来给赵亮拍打火势，等把火完全都给打灭了以后，赵亮站起身来，红着脸说：“我怕您烧我，结果您还把我给烧了。”“弥陀佛，承让，承让。”

赵亮刚下去，就由西面“唰”的一下，飞身形又上来一个人。此人是“插翅灰鹤”左金童。他是剑山蓬莱岛的站殿将军，手使双剑，能为也好。但是他这人出场的时次不多。为什么呢？因为火烧段家庄时，叫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老侠给了他一刀，把左胳膊给削去了，再那以后他就销声匿迹了。左金童的功夫确实不错，只听“嚓楞”一声响，左金童报名姓以后，左手剑一晃面门，右手剑抽梁换柱对准普师父胸前便点。普妙往旁边一闪身，左金童一跟步，左手白鹤亮翅宝剑就到了。右手宝剑走一步斗，剑对准普师父的小肚子便点。普师父往旁边一闪身，摆刀急架相还，跟左金童展开一战。两人个当场动手就是七、八个回合，普师父又想使放火药，但还没等用呢，人家左金童的双剑顺风扫落叶就到了。普师父只得往下一矮身，左金童一坐腕子，往下一弓右步，双剑走扫堂。普师父一点台板，长腰起来，人家左金童往前一杵双剑，一调脸儿，来了个“十字摆莲”式，往外一合腿，正扇在普师父的脖子上，“啪”的一下，“神行赛罗宣”普妙踢出

一溜儿滚儿去。普妙就输了。

普师父下来，一声没言语回到看台。“插翅灰鹤”左金童往这儿一站，刚要说话，好嘛！从正北方晃晃悠悠来了个大个儿。“哎，你就这两下子也想夺镖头啊？等一等吧，把镖头给我。”这大个儿是顺着梅花圈的台阶儿走上来了，不会蹿，不会啃。“插翅灰鹤”左金童一瞧：“哎哟，这大个儿哟。”只见他晃荡荡身高在一丈开外，膀大腰圆，腰里系着廷带，脚蹬踢死牛的豆包鞋，身背后斜插手，背着镔铁虎尾三节棍，这棍纯钢打制，鸭卵粗细。大个儿力大无穷，头如麦斗，绢帕缠头，上下一边儿粗。

刚才的几场对打，三爷铁木金、鼓上飞仙丁瑞龙、神行无形伍金堂、生铁牛瓢鹿，他们几位在台下也瞧得清清楚楚。看着看着，铁三爷就“唉！”的长叹了一口气，瓢鹿可就问了：“哎！铁三爷，你为什么叹息啊？”“唉，我想起往事。我铁木金在家里的时候，由于练艺，大家非要跟我分开过。这样一来，哥儿仨九顷六十亩土地分给我三顷二十亩，可我全都给练进去了。这样，我一赌气才来到北京城。多亏遇到了丁大哥，才有我铁禄的今天。我总觉得我花了那么多钱练艺，能为是很不错了。其实不然，今天我到这儿来可真开眼了。敢情我这点儿本事不上论哪，实在是差得太远了。”瓢鹿听到这儿，重复了一句：“你花了多少线？”“三顷二十亩哇。”“好！你瞧我的，我就是一个牛。”其实瓢鹿的钱也没少花。瓢鹿又说：“冲咱们哥们儿花的这些钱，我也要上去来来。”所以，他才晃晃悠悠的奔梅花圈了。

左金童一瞧这位就有点儿发晕哪，“哎哟！”跟半截大塔一样啊，往这一站，五大三粗，那手跟蒲扇儿一样。瓢鹿站

稳了，看左金童，就问："你叫左金童，你想做这镖头啊？一个月人家给你开多少钱哪？依我说，你就算了，把这镖头让给我。"左金童这气，你叫我这名字叫得这嫩。"朋友，你贵姓啊？""我姓瓢、叫瓢鹿，有个名号叫生铁牛，哈哈哈……。你要打算动手，可我不是吹，我一脚能把你踢死。""好吧，我宁可让你踢死，我也不能白白的把十三省总镖头给你，来来来，拳脚军刃都行。"别亮军刃，亮军刃你足下得快，咱们是动拳脚。""好吧！"插翅灰鹤左金童取下了宝剑鞘，双剑入鞘，自己往身后一背，一抱拳道："朋友，请吧。"

大家伙儿都在认真的观瞧着。只见瓢爷双手往下一耷拉，说道："来吧！"插翅灰鹤左金童左手一晃面门，上右步立掌"唰"的一下就到了，直奔瓢鹿的面门。说真的"生铁牛"瓢鹿的功夫十分不错，他让你左金童这一掌打在自己的脸上，他不在乎。这时，瓢鹿一抬左手，"嘭！"把左金童的胳膊就给攥住，微然一用力，再一抬右脚，照着左金童的小肚子上"啪"就一脚，顿时，把左金童踢出一溜滚去。左金童老半天的工夫没有起来，大家伙都愣了："哟！怎么，这是给踢死了？"鲍氏弟兄急忙派人上来把左金童搀起来，遛了半天，才缓上这口气来。"哎哟，他这脚怎么这么大力气啊？"左金童脸色苍白。

回到西盛镖棚以后，老仙长燕普说："无量佛"金童，你的能耐不是不行，而是从你的脑子里根本就没看起他，所以你才输了招。这叫骄敌者必败！不信现在你再上去，你准能赢他，他一个傻小子，没有什么真正的本领，全凭一力降十会。""您说得一点也不假，我觉着我不用赢他，我算计他，都能把他算计趴下。"

“无量佛！”云霞道士杜清风站起来了，他更不服啊，飞身形下了西胜镖局的看台，踮步拧腰来到梅花圈上。“无量佛！杜清风一上来“哗”的一下，大家伙儿都乐了，道冠在脑瓜顶下是白的，黑白两色。杜清风往台上一站，用手点指：“瓢鹿，认识山人？”“我呀，我不认得你呀，你这个老杂毛叫什么东西？”“山人‘云霞道士’杜清风。”“哈哈哈哈，你叫‘风儿’啊，小子！风儿，有风儿你就抽吧。”杜清风这气，我跑这儿抽疯来啦。

大家伙儿没有不乐的，你说这傻小子还真能蒙事。“好！老杂毛，杜清风，你进招来吧！你也照样叭下，我拿你当我家的老槐树。”好嘿！他拿左金童当老槐树，这又拿杜清风当了老槐树了。

杜清风往前一赶步，左手一晃面门，一攥拳头，照着瓢鹿的心口窝儿“当”就一拳。这杜清风多好的能耐啊，别说一个瓢鹿，十个瓢鹿也不是杜清风的对手。连童林都很难赢得了杜清风啊！杜清风实在瞧不起这瓢鹿。他想，我要用真力打你，把你打死我也犯不上，因为我是一个出家人，跟你没仇没恨。但是我要用举力打你，如果不卯足了劲儿，你这生铁铸料，我也打不动。所以杜道爷这拳来得特别的猛，“喔”的一下，连人带拳就从正面窜过来了。“生铁牛”瓢鹿没跟人家动过手，一看老道往前这么一欺身，拳来了。瓢鹿就一退右步一斜身，很顺当的就躲过了这一拳。杜清风的这招使猛了，又没打着，这不是该着的事吗？只见他往前就这么一栽身，瓢鹿一看，心说这到不错，我不把你当我们家的老槐树了，你就当我们家的牛吧。他不是会托牛吗？从小就练过托牛的功夫。当杜清风在他跟前头往前一栽，他一伸右

手，就是杜清风的胸口窝儿，一伸左手，就是杜清风的小肚子，“腾”的一下，他把杜清风给托起来了。杜清风这个骂呀，你怎么把我托起来了？“嘿！你真成我们家小牛了嘿。”他想起小时候来了。杜清风刚要施展鲤鱼打挺儿招术，想站起来，可是不成了，他给扔起来了，扔起一丈多高来。

“哗”四面的人都笑起来了，堂堂的“云霞道士”杜清风，叫人家给扔起来了。杜清风往下这么一落，不是拿他当小牛了么，瓢鹿的两只手“噗”，又给接住了。“无量哎，佛哟！”杜清风刚要蹦腿长腰出去，“日！”又起来了，底下人又乐了。杜清风往下一落，傻小子瓢鹿伸手“噗！”又给接住了。杜清风刚要纵身儿，“日！”又起来了，不让你使上力，一点儿力气你都用不上。

杜清风这乐儿大了，“生铁牛”瓢鹿一下，两下，三下，拿这杜清风扔着玩儿了。他每下都得一丈多，一连气扔了五、六下。西胜镖局的都臊得慌，别的镖棚的人都乐得前仰后合，连贝勒爷都乐了。“哎呀，我说这个傻孩子是谁呀？比咱们这儿的牛跟虎儿都厉害。”老侠侯振远在旁边儿站着呢：“贝勒爷，您不认得他，上次我跟海川到清真寺去，见到过他。他还是海川的一个师弟呢，这是青云长老宝镜禅师的一个高足，在家里头净练踢槐树和托小牛儿就好几年，要不他怎么拿杜道爷当小牛托着玩呢。”“唉！那儿还托呢。”后来杜道爷一赌气想，得了！我也别费这力气了，你随便扔去得了，什么时候你扔累了把我搁下，我就一脚把你踢死，绝不留着你。你这东西让我输了招，还让我遭了寒碜！这样一来他不使劲儿了。

瓢鹿也在纳闷儿呢，这要是拿他当牛犊我得托到什么时

候去？我也不能把他弄到我们家去，搁到槽头儿拴上，好麸子好料成天喂着他呀。算了，再扔最后一次得啦。这最后一次，他杜清风也不用力往外逃了，傻小子瓢鹿也不接了，“日！”快到板儿上了，傻小子一想，别这么便宜他呀，摔他一下子。他左脚扎跟一抬右脚，拿这杜清风当足球踢大门儿了，“当！”这下子可了不得了，这杜道爷也一百多斤呢，正撞梅花圈的栏杆上，把栏杆给撞折了，从梅花圈上掉到地下。

“哗……，”梅花圈周围声音鼎沸，人群动乱。贝勒爷笑得前仰后合：“哈哈！老年哪，这叫什么武术啊？真是开眼啊！怎么踢上了？”年大人连连点头说：“这个傻小子可真新鲜。”

杜清风被踢下梅花圈后，就觉着头疼得真厉害呀。“无量哎，佛喲！”他自己都要哭啊。慢慢爬起来，猫着腰在那儿到处寻找呢。原来，他的道冠给撞掉了，找了半天才把道冠捡起来。杜清风满头的短发都落下来了，往后一披散，真是丢人啊！人群中还有起哄的：“我说，这位是和尚啊，还是老道啊？这可是想当和尚当和尚，想当老道当老道。和尚、老道两掺和儿。”杜清风气得直骂呀：“这怎么能有两掺和儿的呢？小杂种！”自己慢慢的回到西胜镖棚来，“无量佛！”羞臊难堪哪！燕道长过来心疼地劝慰了一番。杜清风对燕普说：“哎！师哥，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自从小儿童林在月台上削了我的道冠儿，我的倒霉事儿就接连不断啊。今天，千人瞧，万人看的场面，那个傻小子还非把我的道冠撞掉不可，让我丢人现眼！他这一脚踢得我也真够呛呀！”燕普这时把脸往下一沉：“你们哪位将军上去？一定要把瓢鹿给我治住。”旁边有人答言：“军师爷，后将不才愿往。”正是玉面童子白昆。

白昆踮步拧腰出来，上了梅花圈：“哎，猛汉！”“哎，小

白脸！你叫什么名字？”“‘玉面童子’我叫白昆。”“来吧，进招来，你是愿意当老槐树呀，还是愿当小牛啊？”白昆这气：“我全不愿意当，我愿意当我。瓢鹿，休要口狂，你进招来。”“好啦！”瓢鹿往前这么一赶步，上步举拳泰山压顶，一砸白昆，白昆没躲，他一上步，把左脚伸过去，勾往这瓢鹿的脚后跟，往下一矮身，双手一攥拳，照着瓢鹿的小肚子上“当”就一拳，这拳就是打上瓢鹿，他也不在乎。只见瓢鹿往回一撤步，哟！坏了，人家白昆这左脚的脚脖子勾着自己的脚后跟呢。白昆“噔”的往起一扬，瓢鹿“咕咚”一声，来了个大屁股墩；就跟倒了半堵墙一样。“生铁牛”瓢鹿起来了：“小白脸儿，你可把我赢了嘿！”“好吧！你请回去吧！我还要会会别位。”玉面童子白昆转脸面向观众一抱拳：“众位，这位叫瓢鹿，他输了让他下去，我是西胜镖局所约所请，要在梅花圈上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哪位打算来跟我讨教讨教，夺这十三省总镖头，我白昆奉陪。”

海川的徒弟们全在双龙镖局子南号，北号的镖棚里。大家伙一瞧瓢鹿赢了杜清风，可就都想到了傻小子于恒。孔秀就对夏九龄说：“唔呀，九龄师哥，你跟咱们傻师叔说说，让他也上去施展一下嘛。”九龄想了想说：“好吧！”九龄就凑到于恒的跟前来了：“傻叔叔。”“唉，什么事儿？”牛儿小子心里明白，九龄是我的亲师侄，我应当疼他，爱他，做事不能让他为难，可这些他就是说不来。九龄这时挑唆着说：“您看人家那个大个儿上去多露脸！”“嗯！是挺露脸的。”“人家回去吃馒头炖肉，因为人家赢了啊。”“对啊！我也想吃。”“您想吃馒头炖肉，您就得上去呀，不上去怎么赢呢？再说，再说，您是我傻叔叔，你赢了馒头炖肉，我也想吃哪。”说着，

九龄马上要哭了。傻小子一看可急了："别哭，别哭呀！你等着，你等着，傻叔叔上台给你赢去。"九龄一听高兴了："哎！你是得上去赢两阵，这样您吃着气势，侄子吃着也气势。""好！我这就去，赶紧把牛肉先赢下来，那就踏实多了。""对，对，对！您上去吧。。""好啦。"傻小子站起来往外走。这时候侯振远要拦也没拦住。

老侠侯振远没拦住。贝勒爷却说："嘿！咱们这大个儿也上去了。"傻小子晃晃悠悠往台上一站："你是什么小子？""'玉面童子'我叫白昆。""你是昆小子，你是牛肉吗？你是馒头吗？你给我留下，你想拿走不成！"白昆一听，这都是哪儿的事啊。"你叫什么名字？""哟！麻烦了，你是从头里问，当不间问还是末了问？""我当然从头问了。""家住在淮安府漂母河于家庄，姓于名恒号叫宝元，师父起的外号叫'叱海金牛'，小名叫牛儿小子。""你、你叫牛小子？""哟，你怎么知道？""那你不是刚才跟我说的吗？""那我，我跟你不错，你可不能告诉别人。""牛儿小子。""哎，你给牛肉吃，""想吃牛肉成啊，不过，你我两个人得当场动手。""那随便打。"傻小子两只手一捂肚子，"来吧。""玉面童子"白昆往前这么一抢身，左手一晃面门，右手的拳头就到了。傻小子嘴里嘟囔："再来点儿，再来点儿。"他知道还招儿早了不成，他让再来点儿，赶紧往回一撤步："你喊什么呢？""让你再来点儿，你混蛋哪，还招早了，师父不给馒头吃。这都是饿出来的。"这时，"玉面童子"白昆往前这么一赶步，"唰"的一下，左手拳又来了。"再来点儿，再来点儿。"白昆的拳刚到，傻小子左手的胳膊往上这么一抬，正打在白昆的胳膊上。这白昆可就受不了啦。啊的大叫一声。这时，傻小子于恒上右步往前

这么一赶步，右手就到了，正是“玉面童子”白昆的卤脑门儿上，“啪”一下就拍上了。牛儿小子的本事可不比瓢鹿差，虽说两人都傻，但于恒的功夫可就磁实多了。这一下就把白昆扇了一个大跟头。“玉面童子”白昆捂着脑袋起来问：“小子，你这叫什么招儿？”“牛肉，牛肉还有大馒头。”傻小子高兴了：“快过来，谁跟我再比比武艺来。我在弄叭下几个，我跟我那侄子，我们爷儿俩就能足足的一块儿吃炖肉了。”敢情他还惦记着夏九龄这份儿呢。

猛然间，上打西胜镖局的镖棚之内，燕子三抄水飞形登上了梅花圈，往这一站。此人中等身材。双肩抱拢。一身蓝白，绢帕缠头，白素素一张脸，长眉朗目，鼻直口正，连鬓落腮的胡子茬儿，斜插柳背着刀，真是一副好样子。报名叫：“百步神拳”石天龙。“小子，你过来吧，咱们俩人干干。”“牛儿小子，你有何德何能？你敢如此的狂妄。石天龙我要你的命。”说着，左手一晃面门，右手“唰”的一下拳就来了，真叫快呀。傻小子于恒知道他这招儿叫：“金刚八式掌”。

这“金刚八式掌”是这样的：降龙罗汉力千斤，举鼎托闸抵万人。伏虎将军神威广，急提猛按莫因循。傻小子见人家拳来了，一着急，招儿就又忘了。他伸这左手“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叭”一封这石天龙胳膊。他应当使这第二下，可他一下子忘了，跑到第三下去了，来了个“立掌斜劈开山斧”，上右步一斜身，立着这右手“咔”给了石天龙一掌，打了石天龙一个跟头。“哎哟！”把脖子都打歪了。傻小子也急了：“您看看，你老着急，我这招用错啦。”老仙长尚道明，何道源隔着屏风往外瞧，这一切看的真而且实。傻徒弟还真急。因为他把招儿用错了，把举鼎托闸忘了，他使的是力掌斜劈。

石天龙起来这骂啊："嘿！好小子，你可把我打着了嘿。"傻小子于恒连赢蓬莱岛的站殿将军两阵，这可是好功夫啊。傻小子在台上转悠："坏小子，我招儿错了，招儿错了，那位上来再给我找补找补。"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隔山打虎"石天凤踮步拧腰从西胜镖局出来，长腰上了梅花圈。这个仗打得时间太长了。一清早吃完了饭开始作战到现在，太阳都往西了，整打一天哪！"隔山打虎"石天凤踮步拧腰上来以后，用手点指："猛汉，我来给你找补。""好小子，要不说你是孝子呢，你叫什么名字？"石天凤这气，他嘴里还找便宜。"隔山打虎我叫石天凤。""好啦，你过来。"石天凤明白，像傻小子这个招数，错了一招儿，他自己先急，要让他先动手，他就没脉了。石天凤一抱拳："我想给你找补，可你得先进招儿来。""那啊儿行啊？师父不让，得见招儿迎招，见势打势眼要准，手要稳，打上人要狠，哪能随便应招儿呢。"他把师父说的都记着呢。"你要是不进招儿，那咱们可找补不上。""那，那怎么行啊。好！我先进招儿。"说完，傻小子于恒上右一划步，一攥右手的拳照着石天凤的顶梁"泰山压顶"就下来了，这可就没根没落了，石天凤上左这么一划步，微然往上一矮身，左手往下一穿他，进步撩阴就是一拳。正打在傻小子于恒的小肚子上。"哟！""噔、噔、噔，叭！"来了一个大屁股墩儿。"猛汉，你输了没有啊？""输了"。"还是的，下去吧。""好了，遵命啦。"傻小子晃晃悠悠下来了。

于恒来到双龙镖局南号的镖棚的内，王爷可问："于恒啊，怎么样啊？""牛肉挣下来了，有我吃的，有九龄吃的。""噢！你上哪挣牛肉去了？""对了，给我记着点儿，我们爷儿俩晚

上没肉了。”“哈……”贝勒爷这笑啊：“放心吧，连你带九龄的全有。”傻小子于恒从坐下来了。

正这时候，“隔山打虎”石天凤在梅花圈上洋洋得意地说：“众位，这位叫叱海金牛于恒，所谓一下准的把式匠，他跟我石天凤比还差点儿。哪位还要夺取十三省的总镖头，我跟你讨教讨教。”刚说到这儿，双龙镖局南号出来人啦，起身形登上梅花圈。此乃八卦连环堡的八庄主“看吞乾坤小武侯”田方田子希。

田子希想，我不能等着二哥上来。我是他兄弟，这一次我大哥混元侠逍遥叟李昆接着请帖，不好意思到北京来，面面相觑见着不好看，所以让我们哥俩来了。既然到这儿了，也要登登梅花圈，动动手。输赢无关，那么也就算我们尽到一番绵薄之力了。我二哥的岁数大了，我得来。这才跟二哥商量好了，等我上去，您可就千万千万别上去了。胡二爷说：“好吧。”八爷田子希稳了稳腰中的链子镢这才上来。隔山打虎”石天凤的脑子里头可有这么个人物，这是云南八卦山九宫连环堡的八庄主。“噢，原来是田八庄主，您也是奉朋友邀请来到梅花圈，夺取十三省总镖头吗？”田方点头：“光看朋友你的功夫不算，我也技痒难挠斗胆讨教一番，至于夺取十三省的总镖头，我也没那个能耐，我也没那个想法。来吧，宫刃拳脚由阁下挑选。”“好，既然如此，我讨教讨教你的军刃。”“隔山打虎”石天凤探臂膀“嚓楞”一声响，把刀亮出来。八爷田子希一背身撩长衫“哗啦”一抖链子镢套住了皮腕手，左右一挑，“哗楞楞”一抖。田八爷好样子啊！中等的身材，细腰窄背，面似三秋古月，三缕短墨髯，一条大辫儿，一身蓝，煞绒绳儿，五分底的福字履鞋。他叫“小武侯”啊，敢比当

年后汉的武乡侯。这个人有很好的学问。这时，只见他一抖自己的链子镢。“隔山打虎”石天凤往前这么一赶步，刀走缠头裹脑，顺风摇旗，“唰”的一下就到了。八爷田子希右手链子镢往起这么一撞，“哗楞”一声响，左手链子镢在面门一转圈儿反腕子一砸。石天凤往后一撤步，田子希的右手链子镢一摇，“唰”的一下，对准石天凤的太阳穴就打，来得很快呀。石天凤往下一矮身，颈藏头式擦着台板儿走扫趟，八爷脚尖儿点台板儿，身轻似燕起来，二个人当场动手打在一处，这可就凭的是本事了。“隔山打虎”石天凤那也是剑山蓬莱岛好样的，确实是好功夫。相反，人家田八爷的身份也在这儿，链子镢抖开，上、中、下走三盘，“哗楞楞”连声响，好是威风。两个人一场鏖战。二十几个回合开出去，石天凤捧刀一扎，八爷向左一划步来了个“浪子踢球”，左手链子镢往上一翻，“哗楞楞”往前这么一撩，右手的链子镢随着自己右腿往上又一翻，这镢柄在下，镢头跑上头来了，再从底下一兜石天凤的刀，只听“嚓”的一声，把刀就给兜上了，“唰”的一下又回来了，正打在石天凤的腿肚子上。其实，田子希还没敢使劲儿，要是使劲儿，石天凤就得受伤。只见石天凤脚步踉跄出去好几步才拿桩站稳。八爷田子希往回一撤身，链子镢一抖：“石师父，承让，承让。”石天凤脸一红：“阁下，好能耐啊，再见，再见。”“隔山打虎石天凤把刀入鞘，自己跳下去，回转西胜镖局。八爷田子希站到这儿刚要说话，猛然间从西胜镖局又出来人了，飞身形来到梅花圈上。田八爷这么一看：“喝！”这人个不高，矮身材瘦小枯干，两腮无肉、穿着蓝绸子长衫，白棉绸子裤子汗衫儿，薄底靴子，腰里系着绒绳儿，鼻直口正，一对元宝耳。空着双手往这儿一站，说出话来是

江南口音。

“唔呀，我也要来会一会田八庄主的链子镢啊。”八爷田子希赶紧把双镢交于左手，“老英雄，你怎么称呼？”“我复姓欧阳，双名志正江湖人称‘胜昆仑’。”“噢。”田八爷听完可就一愣，欧阳志正在云贵川大西南一带可是颇有威名啊。田子希赶紧一躬到地：“我当是谁呀，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欧阳老师父。晚生田方久仰大名，想不到我们在梅花圈上遇见了。小子不才愿意讨教您的功夫，跟您学个三招儿两式。”“唔呀！哈哈……，我说八庄主你太客气了，令兄李昆也是我素日敬仰的人物。好吧，既然如此嘛，我就跟你讨教讨教。”撩长衫，“哗楞”抖出十三节亮银链子鞭。然后说道：“八庄主，你请进招来吧。”“恭敬不如从命，小子斗胆。”田八爷往前这么一赶步，一抖链子镢狮子摇头，盖顶就打。欧阳志正单手一摇鞭，一退左脚，枯树盘根对准田八爷腿就砸下来了。田八爷脚尖儿一点方板，长腰起来一摇链子镢，就奔欧阳志正的胸前便打，欧阳志正闪身形躲过去。两人当场一动手，都是链子家伙，看起来很不容易。两个人十几个回合开出去，互有爱慕之意。欧阳志正的功夫确实是不错。两人越打越快，走形门让过步，猛的田八爷双镢一抖，对准欧阳志正的双腿一砸，欧阳志正单手一挑鞭，“哗楞”一声响，往下一盖。“嚓！”正把田八爷的双镢给搭上了，然后就势往前一赶步，并食中两指在田八爷的肩头上“砰”一点，田子希“噔、噔、噔……”倒退四、五步，“咕嗵”躺下了。八爷田子希脸一红。欧阳志正往前一抱身，垂着鞭，伸左手一扶：“哎哟喝，田八庄主，承让、承让，请起，请起。”把田八爷给搀起来了。

田八爷把链子镢圈好了，脸一红：“老师父，在下不敌了，

您手下留神，容当后报。”说完了，田八爷回去了。

西方侠于爷很喜欢田八爷这个人，等田子希来至在镖棚门口，于爷就站起来了，一抱拳：“老八呀，功夫输给欧阳志正你不寒碜。”田八爷脸一红，挨着行礼：“叫贝勒爷大人见笑，众位老侠客爷见笑。”人家于老侠都捧田子希，这些人也跟着捧：“老弟，可真不错，都说你功夫很好，今天我们大家伙总算开了眼了。欧阳志正是江湖路上的老大人物，甭说你，再比你高个一头半头的也不行。”

这时，欧阳志正站在台口儿上一抱拳：“我复姓欧阳，双名志正，江湖人称‘胜昆仑’！我是西胜镖局所约所请的，哪一位要是愿意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的话，还是要把我赢了为是。当然我的本领也不算太高，方才这位八庄主田子希是让着我呢，哪一个请过来。”

猛然间，眼前头有人说话：“哈哈……，欧阳师父，功夫实在不错，在下讨教讨教。”踮步拧腰就上来了，往这一站。“唔呀！”欧阳志正这么一撤步，上下一打量：老头儿花白的胡子、花白剪子股小辫，没有卸顶。赤红脸，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相称。一身米色绸衫，煞绒绳。“福”字履鞋白袜子。报名字“清河油坊镇展翅金雕铁掌李源。”“噢哟，原来是李老英雄哪！想不到我学的这点本领会招惹得老侠客你登上了梅花圈。来来来。我来跟你讨教讨教。”“可以。”说完李源“啪”一撩长衫，“叭噜”就把藤蛇棒亮将出来了。

大家伙一看，李爷上去了。知道这是西方侠于爷长门弟子，都要捧捧场。“哥哥，您瞧，李源贤弟上去了，哈哈……，他要会会欧阳志正，欧阳志正恐怕还不成呢。”西方侠于爷知道，别的镖棚的人不敢上来，可西胜镖局的人也剩不下两三

个了。因为燕普带来的人基本上都登台一战了。你想啊，“云霞道士”杜清风、“野飞龙”燕雷燕子坡、“赛南极”诸葛宏图，“玉面童子”白昆，“插翅灰鹤”左金童，“金头龙”赵登、“银头龙“赵亮，“百步神拳”石天龙、“隔山打虎”石天凤、马俊，马亮，“闭目金蝉”班豆佛，“拦江蛇”周忠，“横江蟹”周义、“镇江泥鳅”谢文治、“九尾龟”谢文丑、“闹海金甲”何清太，“海底金虾”何阳太已经大部分都输了。现在连欧阳志正还有三位。你赢得了欧阳志正，诸葛宏图会上来。但诸葛宏图上来不准是个儿。那么再往后就是“云台剑客”燕普了。

这个时候，整个的灯光都掌上来了。哎呀！松棚以内，灯光照亮、光华灿烂，照如白昼。尤其是梅花圈上这盏大灯，特别的亮。虽然太阳还没下去，但棚内已经黑下来了。这灯光一照啊，真是太清楚了。眼下，西方侠于爷把下一步棋怎么走，都给算计好了，这时候，再看王爷和年大人，他们的兴致特别的高，看来是越打越高呀。“展翅金雕铁掌李”老侠客爷一伸手，鹿筋藤蛇棒亮出来，单手一攥：“欧阳老师父，请吧。”“唔呀，那么我就不客气了。”单手一摇鞭，“哗楞楞”一声响，一字鞭对准李源的顶梁就打。几个回合之后，激怒了西方侠于洞海，于老侠欲登梅花圈，空手夺鞭，大战燕云风！

第五十三回

众侠客会战燕云风　老仙长亲临梅花圈

上回书说到亮镖会梅花圈上动手，虽说越战人越少，可也越战越精，武林前辈风尘侠隐都在后边。西胜镖棚内也只有连云台剑客燕普在内的两三位了。这时候展翅金雕铁掌李、老侠李源登台会斗胜昆仑欧阳志正，群侠众星捧月都围着西方侠于洞海纷纷议论。这么大的松棚内，灯火通明，照如白昼。李源明白，人家用的是链子鞭、兵刃长，我用藤蛇棒、尺寸短，跟欧阳动手我要总往外跑，那就太吃亏了。我必须想办法让你这链子鞭施展不开，那只有在招术上运用短小精悍，干净快捷的技艺。想到此，李源往里这么一弓身，上右一跟步，鹿筋藤蛇棒“唰”的来了个“仙人解带”，照着欧阳志正的胸前便打。欧阳志正岔右步跟左步，单手一摇鞭，“哗楞楞”一个青龙出水式对准李老侠的胸前便点。老侠李源闪身形躲过去，摆自己的鹿筋藤蛇棒急架相还，三十六手白猿棒，上、中、下走三盘，真是乌龙搅海怪蟒翻身，招法展开，捷似飞鸟。

欧阳志正的变招儿，那也确实是出人头地，“哗楞楞”长鞭响，两个人的长衫兜起风来，如同蝴蝶一个样，所有的人都往梅花圈上看。两位当场动手的十个回合，“展翅金雕铁掌”李源棒走上盘，欧阳志正鞭走底盘，一个底下扫趟。李源脚尖儿点台板儿，长腰起来，转棒盖顶一砸，欧阳志正腿往旁边一岔步，李源移左步跟右步左手一搭鹿筋藤棒的后把。

这等功夫叫“渔公伐舟”。就是渔翁撑船呀，拿着船蒿往船后头一杵，“哧！”船公就往前去了？这样一来，李源鹿筋藤蛇棒的铜疙瘩，正杵在欧阳志正的屁股上。欧阳志正一哆嗦，“噔、噔、噔”往后退出好几步远去，晃了晃身子站稳脚跟说道：“唔呀！老侠客，你的功夫很好！你这鹿筋藤蛇棒杵了我的屁股，我跟你告假了。”“哎！欧阳老师傅，承让，承让。”李源把鹿筋藤蛇棒往怀中一带，看着欧阳志正提鞭下去了。

欧阳志正往下走，刚到西胜镖棚门口，由打里头往外出来一个人，很快来到台下，一拔腰上了梅花圈：“哈哈……李老侠，好功夫，欧阳志正不是敌手，我来讨教讨教。”这时，西侠于爷可就告诉贝勒爷了：“您瞧见没有？上来的这个人，李源绝不是他的对手。”贝勒爷仔细一瞧这人，矮身材、大贲头儿，附子脸跟老寿星一样，雪白的白胡子，白剪子股的小辫儿，一身米色绸，煞绒绳，“福”字履鞋白袜子。贝勒爷一看就很喜欢这个老头。王爷问于老侠：“哎呀，老侠客，这个人是谁呀？”“噢！贝勒爷，我一提您就知道，你府里头烟壶盖被人拿走，约海川公主坟试艺，都是他‘赛南极’诸葛宏图，他就是剑山蓬莱岛的二号人物，他完了就剩一个燕普了。”“哎呀！这个就是‘赛南极’诸葛宏图？看他若大的年纪，精神矍铄，面带忠厚，白发苍苍，倒不象个歹人。”“他本不是歹人。剑山蓬莱岛的客礼把他请进山中，对他不敢小瞧。他是江南的隐士，功夫确实不错啊，阅历大，经验也有，李源打不过他。”“是呀，老侠客，咱们好好地看看他。”赛南极诸葛宏图往这儿一站，说道：“我的朋友欧阳志正输给您了，不枉是一代名人弟子，出了名的英雄侠客。老朽赛南极诸葛宏图不才，我要当场讨教。”“老义士，请你亮军刃吧。”“好。”

诸葛宏图一撩长衫，“哗楞”一抖，三十六节蛇骨鞭往出一亮。贝勒爷吓了一跳，怎么他拿出一条长虫来呀？仔细一瞧，借灯光直冒亮，贝勒爷才知道不是。

于老侠告诉贝勒爷他这条军刃叫三十六节蛇骨鞭，蛇口之内含着子午间心针，专破金钟罩。这是诸葛宏图的拿手功夫。

“展翅金雕”李源横着自己的鹿筋藤蛇棒也往这里一站，赛南极诸葛宏图一抖三十六节蛇骨鞭，说道：“李老侠客，请进招儿来。”李源回道：“好吧！恭敬不如从命。”藤蛇棒盖顶就打，赛南极诸葛宏图闪身形躲过去，摆三十六节蛇骨鞭急架相还。两个人当场一动手，走行门，让过步，叭、叭、叭就是十几个回合。只见李源这条拨风八打，三十六手白猿棒真不错呀。打到二十几个回合都还是棋逢对手，不分胜负，直到人家诸葛宏图展动身法施出绝艺，李源李老侠才渐渐地落了下风。

这个时候诸葛宏图三十六节蛇骨鞭走上盘，李源缩颈藏头一躲带棍走底，一个扫堂棍。人家诸葛宏图就不躲了，一抬左脚“叭”把鹿筋藤蛇棒紧靠着铜疙瘩的这地方给踩住了。但是鞭可悠起来，盖着李源的脑顶上就来了。李源一撒手，往后倒步，出去有五尺。李源红着脸说：“哟喝，诸葛义士，我输招儿了。”人家诸葛宏图把棍给捡起来交给李源说：“嘿！老侠客，我呆会斗别位，您请吧。”李源把自己的棍围上后，由打梅花圈上下去了。

“赛南极”诸葛宏图倒提着鞭，一抱拳：“众位，我是西胜镖局所约所请，江南人士、复姓诸葛，单字名健、表字宏图，闯荡江湖有个小小的美称叫‘赛南极’。还有哪位登梅花

圈，诸葛健奉陪您三合五式。”刚说到这儿，北面的梅花圈下有人乐：“哈哈哈诸葛健哪，奉陪三合五式你这话不大点吗？你奉陪人家三合五式，可你有什么能耐啊？”诸葛健心说，您的话大，还是我的话大呀？这时诸葛健抬头一看，老头儿一拔腰就上来了。原来是“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老侠于成。常言说，打了人家孩子，人家大人出来了。只见人家老侠客往这儿一站，一捋颔下银髯，这份儿太大了。诸葛健一瞧，哎哟，坏了！这是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的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李源的师傅。老人家偌大年纪精神百倍，诸葛键抱拳：“莫非是武林前辈山西太原府于老侠客？”“哈，哈，哈！正是老夫。老朽一百零三岁，要说老侠客嘛，也还有点不配。不过诸葛健哪，我虽然老了，但你这个能耐，若与老夫较量，恐怕还不行吧？”诸葛健心说，这老头子多狂啊！就问：“于老侠客，你到这儿来，大概齐也是被人家所约所请，也为了十三省总镖头吧？”“对了，哈……说为你十三省总镖头也可以，说为和你们那位道长也可以。诸葛健没别的，咱们两位较量两圈儿吧。”“好，老前辈，既然如此，请您亮军刃。”“什么？”“请您亮军刃。”诸位群侠以及王爷，年大人都往台上看，也知道老侠于成的份儿大。但是人家让您亮军刃，这也是礼之常有的啊，怎么跟人家愣愣眼儿啊？“让我亮军刃？诸葛健，哈哈……你还不配。”诸葛健心说，喝！你这老头子怎么这么大的话啊！我还不配？便问：“老侠客，难道您还要空着手对晚生的三十六节蛇骨鞭吗？”说完，诸葛健拿右手这么一晃，蛇骨鞭“哗楞楞”这么一响，诸葛键也放份儿啊！于老侠大笑道：“诸葛健哪，老夫今天空着手会会你的蛇骨鞭，你留点儿神，我要把你的鞭给夺过来。”“老侠客，您还要夺

晚生我的鞭？”“哈……，对！说到哪儿，办到哪儿。”“老侠客，如果您在三十个回合以内，把我的鞭夺出去，我此次回转江南，埋名隐姓，不再出世了。”“多少个回合？三十个！诸葛宏图哪，你把你自己看得太高啦！我只跟你来一个回合。”就这一句话，“哗……”人们都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个照面你就要夺人家诸葛健的鞭，老爷子您有多大能耐？”贝勒爷的心“噔”一下就到嗓子眼儿了，急得直叹气：“唉！”老侠秋田、南侠司马空、侯振远这些人也都这儿瞧着。“怎么这老头子的脾气，越老越犟。”北侠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他就这毛病。一个回合夺人家鞭，是有那能为，但是也不应当放这么大的份儿啊。您岁数到了”。

诸葛健也是久经杀场老谋深算的人物啊！听了于老侠的话，就问：“老侠客，您是跟晚生我开玩笑呢，还是真的？”于老侠十分硬气地说：“大丈夫一言出口，如白染皂啊。岂能玩笑？梅花圈上是玩笑的地方吗？”“那么老侠客，要一个回合，您夺不过去哪？”“一个回合夺不过去，诸葛健，我一百零三岁抱着脑袋滚回山西太原府永不出世。”“既然如此，晚生讨教。”老侠于成一推颌下银髯，左手一捋，右手伸出去，往这儿站：“来吧！”“赛南极”诸葛健单手一摇鞭“哗楞楞”一声响，犹如一道白线，这长虫脑袋直奔老侠的心口。鞭出去了，诸葛健有点儿后悔，他说这个老头子要说大话就得办得到，我这招儿不是给他送去了吗？老侠于成也乐了，心里说：“诸葛健哪，你这叫什么招儿？我说一个回合，你怎么单给我送鞭来。于老侠左手捋着胡子，右手支出去，“唰”的一下鞭来了，眼看都到了长衫儿上了，于老侠左手一长，“砰！”真把诸葛健的鞭给攥住了。但是这鞭是滑溜的，跟长虫一样啊，人家

诸葛健要是一夺啊，您也攥不住啊，因为人家那边套着手腕呢！但是，于爷不给他功夫，左手“砰”攥住这鞭后，弓右腿绷左腿往后一转身儿，就把鞭搭在自己的肩膀儿上了，一直往前拽。诸葛健一看，立刻明白了，他怕我夺这鞭，自己使不上劲儿，就跟我把方向顺成一致的。那可不成，我还得夺这鞭，想到这儿，诸葛健就反身一转，往回一坐腕子“叭！”一拽这三十六节蛇骨鞭，没拽动。其实这一切都是老侠的做派，跟下棋一样。我要夺你的鞭，我让你往我哪儿来，你就往我哪儿来。我要让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也就是说于老侠争取了主动，“赛南极”诸葛健只是随着人家的意愿走。这时于老侠调过脸儿来，弓右步绷左腿好像要使劲的样子，但你在后头往回一拖鞭，老侠于成这左胳膊跟着鞭走，因为于老侠这头儿没挡头。你一夺，我这手就跟着你往后走了，但是身子可就转过来，左手腕子就这么一挑鞭，上右步往诸葛健的胸口窝上一捅，要是一般人可就捅不着了，可于老侠是成了名的“通臂掌”啊，这胳膊由于练功，是比别人长出一截来。这会儿于成要想把诸葛健捅死那是太容易了，不过，老侠客没有这样，当诸葛健抖挽手往后撤步时，于老侠轻掌一击，“赛南极”诸葛宏图就出去一个滚啊。老侠于成提着这条蛇骨鞭，得意地问：“诸葛健，怎么样啊？”“赛南极”诸葛宏图这老头子脸一红，起来了：“老侠客，罢了，晚生服了，我认为，您能赢晚生，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您说一招夺鞭，晚生我真不信。现在真是话应前言，晚生我服您了。”“哈哈哈，诸葛健啊，你说得对，你捧了我，把鞭拿了去吧！”赛南极诸葛宏图接过鞭来围好了，长衫放下来，脸倒是没红，西方侠于成把我给赢了，我红什么脸儿啊？你们来试试啊。我一下

就交给人家了，恐怕你们连一下都办不到啊。说不定一口吐沫能啐你们个跟头。嘿！诸葛健还臭美呢。老侠于成捋着胡子站在这儿脸冲西："道长，您看看，可就剩了您一位了，灯都点上来了，天可大黑了，道长您还耗着什么劲儿啊？哈哈哈……，请上来吧。"这不是点手叫嘛。随着老侠于成的手势和说话，大家伙儿都往西看，果然西胜镖局没人上来了，带来的人全输了。

"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往左右前后一瞧，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了，西方侠于成叫的就是自己了。"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那确实是有两下子，所谓折冲于樽俎之上，却敌于谈笑之间，人家一点儿都不着急，慢慢站起身来，从西胜镖棚到了梅花圈上，单掌打镖稽："无量佛，于老侠客，寿至耄耋、依然如此强健，实令山人钦佩。敢问阁下，也是被人邀请来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的吗？"老侠于成风燕普，两位老人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于老侠抱拳说："我并不是到这来夺取十三省总镖头的，因为我与几位朋友到北京玩来了，十分恰巧赶上这事，甭说我不夺，就算众同行，看我于成不错，公举我为十三省总镖头，我都不干。但是，道爷您想干也办不到，因为你我的年岁都老了。""云台剑客"燕普一听，知道于成这人十分的厉害，看来这个老头盛名之下无虚士啊，"老侠，贫道如要仰仗武力一定要夺呢？""哈哈哈，除非于成三寸气不在啊。""好老侠客，贫道久仰你的碧眼神桴鸡爪链子抓，能为高强，艺业出众，武林之中，成为魁首。好吧，既然如此，你亮军刃。"老侠于成也不客气："恭敬不如从命，于成无礼。"老人家银髯甩在肩头，一撩长衫，哗楞楞楞，把自己的鸡爪链子抓亮将出来。

说真的，这种军刃纯粹得凭气功啊，尽指着这对链子抓不成，得跟自己本身的基础功夫合在一起才起作用。只见老人家左右手一晃鸡爪链子抓，大鹏展翅，为什么叫长臂昆仑？就因为使抓，“云台剑客”燕普虽然说自己身份比于成高，但是，这可是一只猛虎，不能拿老头于成当狸猫啊。燕普按剑所，顶碰簧，嚓楞楞一声响，宝剑亮将出来，剑鞘子往背后一别，一挥宝剑，用剑诀点指：“于老侠，请进招来。”

练武的打来打去，梅花圈上打出这样的人物来了，十几家镖 棚以内再有人想跃跃欲试，他也得量力登场了。这两人你赢谁啊？“赛南极”诸葛宏图这样的本事，跟于老侠只一招，鞭就交出来了，谁也不敢上来了。但是，你活到七十七、八十八，真见过西方侠于成跟燕普这样的人物动手吗？那个实在太少，也许你在武林混了一辈子都没这事啊。老侠于成鸡爪链子抓左右一分，往前这么一赶步，哗楞，左手一抖腕子，这抓就出去了，直奔云台剑客燕普的面门，试探性的攻击。人家燕普知道你这招儿是假的，所以老道连看都不看，挥着宝剑，掐剑诀往这一站，岿然不动。老侠于成心说，今天我算碰上横的了。这燕普确实好功夫啊。于老侠左手链子抓啪这么一丢，“云台剑客”燕普连躲都不躲，于爷一抖腕子，这左手抓就飞起来了。紧接着左手抓也“唰”的一抖，来了个“巧摘天边月”，对准燕普的太阳穴，左右进击。燕普心说，这回可是真的，我要还不躲，被你这抓抓上，我燕普就得输招。只见老仙长一推剑把灯笼穗晃面门，就稍微的这么一斜身，这抓就抓不上了。燕普灯笼穗一挑腕子，直奔西方侠的面门。老侠于成微然一甩脸，灯笼穗回来了，燕普往前一滑右步，用这剑都照着西方侠于成的胁窝子上就点。剑也是武术啊。老

侠于成点手换罗成，哗楞一声响，把抓揪回来，往下砸。你这宝剑不是来了吗？我抓你的手啊。这时，于老侠右手抓唰的一下，长河斩蛟，对准燕普的囱门就抓。老仙长燕普麻姑献寿，宝剑往前这么一支，等老侠于成往后一撤步的时候，红云捧日，剑奔老侠梗嗓咽喉就扎，老侠于成双抓一丢，上步一斜身，一抓你的宝剑，往回一反腕子，哗楞，奔燕普的面门就到了。“云台剑客”燕普纵身形出去了四尺，控宝剑，掐剑诀，老人家往后一撤步，双手一抖链子抓，两个人彼此道请，当场动手，又打在一处。

说西方侠于爷在铁善寺展开真功夫打了济源，那只不过是济源，于老侠的身份、武术、经验、阅历都欺着济源，哪样你也不成。而现在经验、阅历、武术、能为，人家燕普都比自己高得多。贝勒爷聚精会神往台上看啊，这么一瞧，把海川吐血、自己心里烦的事都没了，急着对年大人说：“亮公啊，你看见没有，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啊，我看过于老侠动手，那是在铁善寺掌打济源，而今天于老侠的真功夫才拿出来。就是打了济源，于老侠都没有把这么好的功夫拿出来，你看，太好了。”群侠也都在王爷的身旁瞧着。老人家走行门让过步，大褂兜起风来，亚赛蝴蝶相仿，双抓三盘，哗楞楞动连声响，运用自如，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人家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道袍兜起来，如同乳燕穿云，剑招微然这么一加紧，身法转动，沙沙沙，就把于爷给围起来了。说真的，你的功夫不到，你的眼神不足，这就使你眼花缭乱，也看不出谁是谁来了，当然，群雄们看的还是真而切实。老侠于成并肩跟燕普一对一招的打了四十几个回合。这几十个回合开出去，老侠于成才知道，进招白费，人家的功夫实在比

自己强，如若再贪功就要涉险，这样封闭躲闪，看关定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胜你办不到了，你要想胜我，我的经验阅历在这呢，也很不容易。云台剑客燕普点了点头，心说：无量佛，于成老迈年残，阅历宏富，甭说他还有这么一身绝艺，既便真是他一点能耐没有，他的经验，阅历也是宝贵的啊。老仙长燕普也就跟他耗着了，你不是不让我赢你吗？我也不想赢你，我就圈住了你，到时候你自动的就得退下去。这时候老侠说："众位哥哥们，兄弟们，看见没有，于老哥哥跟他战了四十个回合，可能不成了。哪位上去替替？"旁边有人搭言："众位哥哥，贝勒爷大人，给我瞧着点，我来吧。"原来是赛判儿飞行侠苗润雨。这样的人物，北侠、东侠愿意让他上去，当然赢不了燕普是一方面，相反的，你燕普要想把他宰了，也不容易。侯老侠嘱咐道："贤弟啊，多加小心。"这样，赛判儿飞行侠苗润雨飞身形上了梅花圈。这时，老少群雄陪着贝勒爷，可由打这看棚里头出来，站在梅花圈下。不只这一拨了，各镖局的镖主、镖师，伙计都叫台上动手的能为给吸引住了，也都逼近了梅花圈。从这儿往前瞧，因为这儿看的近。整个的松棚会上鸦雀无声，只闻动手的声音，甚至于帮忙的，侍候人的，厨茶两行，人们把围裙一解，往肩膀上一搭，都站在旁边看热闹了。

苗爷飞身形上梅花圈高声喝喊："燕道长，剑术绝伦，哥哥，双抓精奇啊，二位，暂时先住手。"您看，双龙镖局就有人替换，燕普这边可没人替换，你琢磨琢磨谁替他呀，没人。干着急，干生气也没人替换。老侠于成用右手"唰！"一点"云台剑客"燕普的面门，左手抓哗楞扬起来，往后一倒腰，身体往处一纵，出了梅花圈。"哈哈哈，道爷您看，想跟道爷

见输赢胜负，水落石出，不想到常州府北门里赛判儿飞行侠苗泽苗润雨苗老侠客前来讨教，于某失陪。”老侠说完了以后，信步来到贝勒爷和年大人站着的人堆里。大家伙恭维一番，“老侠客爷您的功夫真好。”“好！大家伙儿还是看润雨的吧。”这时只见苗爷一按刀把顶碰簧，把自己的红毛宝刀亮将出来，把刀鞘子背后一别，苗爷过来道：“老仙长，看我哥哥于成与仙长动手，我本不应当过来献丑，无奈，遇高人不能交臂而去。您的功夫太好了，晚生惦记跟您学几招，不才苗泽当场讨教。”“苗老侠客爷也是武林之中的高手，何必客气，请进招来。”“恭敬不如从命了。”苗泽上右步唰这么一跟身，左手一晃面门，刀走顺风摇旗。人家苗爷使的刀法，就是好啊，燕普冲这一招就得点头，只见刀走上盘唰一点寒光，直奔燕普的脖梗就剁。老仙长燕普燕云风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剑走顺风扫叶，唰的一下，对着苗爷的双腿扫来，苗老侠双腿一点地，长腰躲过宝剑递刀就砍。二位彼此道请，当场动手，又打在一处。

大家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贝勒爷跟大人关心这件事啊，因为这场战斗关系到社稷安危呀！“老侠客爷看看，苗老侠怎么样？”于老侠回道：“爷还记得铁善寺吗？群侠会济慈？不瞒您说，咱这里头没有赢燕普的人。”于爷不能再往下说。因为辅胜镖局屏风后边那几位，也没有能赢燕普的人，但这句话于爷不好意思的说出来，因为这关系到海川的两位老师、一位师叔和清真寺的老洒海爷，他们四位过来也不成，因为身份在那儿了。侠客们都明白，但是一般的武术匠就不明白了，再有点偏向的，像贝勒爷跟年大人呢，想着尚道爷出来就能把燕普宰了，但这不可能。于爷看了看台上就说：“苗贤

弟时间长了不成，我看他的本领只不过在三十个回合”。果然，苗爷的本领在三十个回合，再想往里进招不容易了。苗爷心说这就是耗耗燕普的劲头儿。因为苗爷也知道辅胜镖局里头坐着高人呢，把你燕普的精力耗的不大离了，高人一出来就可能把你宰了。苗爷不往里进招了，天罡刀三十六路，脚踩八门，唰唰唰，冷森森，亚赛雪片飞来，跟燕普就能斗三合。风流侠铁扇仙张鼎一抱拳：“贝勒爷、大人、众位哥哥，看见没有，我哥哥苗泽可不成了，当然，我张鼎上去也不行，但是我先把他替下来，呆会儿，上来人再换我。”这样，老侠张鼎张子美来到梅花圈上：“啊，道爷请住手，苗老哥哥也请罢战。”二位纵身形出去，苗爷把刀交与左手，抬头一看，便说：“燕道长，现有镇江瓜州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前来会战，苗某失陪。”燕普心说，他们还真知道剑山蓬莱岛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西方侠于成，侯振远童林在这不说，就连苗泽，张鼎这样的武林人物，说真的，你套上车，拉着两车黄金请人家，恐怕人家都不来，现在都来了，看来人家是对付我来的呀。这时，就听张子美说：“无量佛，老侠客，今天我是在众侠面前献丑，每位我都要讨教几合。请吧。”苗爷可嘱咐：“兄弟，加小心。”张子美点头答应，然后一伸手把铁扇子抽出来，“哈哈哈，道爷您的功夫太好了，晚生我初入江湖，听我的师辈们就提过仙长您，今天有福，想不到能跟仙长见面，而且还要讨教三合，我张鼎增益不浅啊，老仙长请来进招。”“张老侠，你也是大名鼎鼎的江湖人物，只管请。”老侠张鼎左手剑诀指点面门，唰啦啦，大铁扇子一扇，往前一赶步，对准燕普的前胸穴便点。燕普知道，张子美的扇子也好，左手的剑诀也好，专讲究点穴招儿。所以云台剑客燕普往旁边一闪身，

举宝剑急架相还，跟张子美打在一处。

这会儿，可是三位侠客上来了，但人家燕普的精力一点都显不出耗下去，依然身法展动，矫若游龙，翩若惊鸿啊！使出招来美极了。贝勒爷连看几阵，心里可感觉到，我们海川的老师尚道爷，何道爷以及庄道爷、谷道爷，虽然功夫也是一般人无以比拟的，但跟人家燕普燕云风一比，还是人家技高一筹啊”看来，今天这梅花圈上的事不得了哇！贝勒爷提心吊胆，为国事担心啊！年大人也有这种看法，认为这个老道可了不得，剑山蓬莱岛，英王手下要尽是这样的人物，大清国的江山都有危险啊！不过老少群雄的想法，就是赶紧设法把燕普给对付走了，赢他，杀他都办不到了。这时，人家燕普招术一加紧，把张子美给围上了。三十几个回合就不敌了。司马空可答言了：“无量佛，王爷，大人，从位哥哥兄弟，看见没有，子美可不成了，这么办，大家给贫道看着点，贫道我上去。”北侠看着南侠一乐：“哈哈！兄弟，燕普非寻常之人可比，你可要多加小心哪！”司马空答应着，一按巨阙宝剑，撩道袍长腰登上梅花圈。“无量佛，燕道友，武术高强，世无其匹，贤弟，你暂时住手。“二位纵身形出去，张子美别扇子，捋胡须一抬头道：“噢！燕道长，您看，现有扬州钞观街玉顶九龙观南侠客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前来讨教，张鼎失陪了。”说完，张子美跳下梅花圈，回到人群中，这时，梅花圈周围的人是越聚越多，里三层外三层挤了个水泄不通。双龙镖局除了侯杰那儿照看着海川和吴成外，人们都来到梅花圈下。

南侠客海内寻针昆仑道长司马空打稽首，口诵佛号：“无量佛，燕道长，你我都是出家人，你身份比我司马空高得多

啊，像这种地方不是燕道长你应当来的地方，好吧，大家跟你动手，咱也不必多言，请。”“无量佛，你是司马道友，亮你的宝剑，你我一战。”司马空把巨阙宝剑亮将出来，剑鞘往背后一别，控宝剑，掐剑诀，往这里一站，喝！两个人双剑并举，当场动手，在梅花圈上就打上了。这二位招术展开，南侠客依仗自己的剑法精奇。还算不错，但是打到三十四，五个回合，南侠也不成了。四、五位侠客跟人家动手，人家燕普的精力一点都没退下去。猛然间有人说话了：“哈哈哈，司马大弟，你暂时先后退。燕道长，老朽有两句话说。”二位各自纵身形出去，南侠把宝剑还鞘一看，心里很感动，正是老哥哥秋田来替换自己。我跟哥哥秋田在杭州擂上，我们哥俩翻过脸、睑过眼，没想到现在，还是哥哥来替换我，这才是朋友之间交情。唉！南侠很感叹，便对燕普说：“无量佛，燕道长，看见没有，现在塞北秋林寨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秋佩雨秋老侠客前来求教，司马空失陪了。”南侠下来后，北侠过来道：“燕道长，你是武林的前辈，跟你动手的这些人包括老夫在内，我们都是晚辈之人，按理说你的身份在这里，我们不应当跟你动手，但是，你要非招惹着我们跟你动手，这就不能怪我们了。此地是凡尘之间，梅花圈上是非之地，燕道长你是个出家人，身如野鹤闲云啊，应该说，闭门思过，深山老峪之中一忍，以乐晚年，修他个长生不死，这才算对。没想到，你跑到这争一时之胜负，把您自个的身份都忘了，我未免为你可惜，不能保持晚节，不才秋田，我是双龙镖局的负责之人，您一定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我秋田就有点不愤。哈！我来跟您讨教。”云台剑客燕普也明白，秋田本是一个不善辞令的人，今天逼着哑巴都说了话，看来，

我树敌太多了哇！想到此燕普说："无量佛，秋老侠客，你说的对，不过，我燕普这一次来到北京蟠桃宫亮镖会上到底为的是什么？老侠客，这你也明白，你又何必多费唇舌呢？"秋老侠一笑："哈哈哈，好，既然如此，你亮军刃吧。"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一控宝剑，老侠秋田把自己的辘轳大宝剑亮将出来，一顶碰簧，宝剑离鞘，一条金龙，寒光烁烁，剑鞘子往地下一放，大宝剑举在手中，还真有份儿。秋田往前一赶步，剑诀点面门，紫燕抄水直奔燕普。云台剑客燕普往旁边一闪身，两个人双剑并举，当场动手，打在一起。北侠秋田经验多，阅历宏富，不急不躁，稳稳当当，天罡剑三十六式施展开来，舞成了一座剑山相仿。虽然说个矮膊短，而宝剑长，以长补短。云台剑客燕普也知道秋田是了不起的人物，两个人当场一战。唉呀，这看热闹的太多了，也搭着没人管了，四面口都往里灌人，都说梅花圈这动上武了。那年头，人人都好武好练，外行人进来有多少都不知道数了，把这个地方挤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的人都往梅花圈上瞧。这个时候灯就显得更亮了。秋老侠剑招加紧，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并不示弱，两个人当场动手，三十五个回合开出去后，北侠秋田也不成了。也就在这个时候，猛然间旁边有人说话："秋老前辈，你暂时先住招，燕道长您也暂时罢手，晚生有两句话。"十分谦恭和蔼。二位纵身形出去，北侠秋田一看，正是那位脾气古怪的人物，湖南桃源县三老庄左臂神刀洪利洪炳南。只见他胁下佩着宝刀往这儿一站。燕普不认识他，秋老侠一抱拳，介绍道："这位是湖南三老庄桃源县管辖地界的左臂神刀洪利洪炳南，他来与你讨教。"燕普心说，像秋田、司马空、苗泽、张鼎、西方侠于成，这五位都是大名鼎鼎的人

物，我燕普的脑子里都有数，至于这位洪爷，我没听说过。北侠秋田说完了以后，捡剑鞘放宝剑，自己下来了也往旁边一站，与贝勒爷和大家伙儿合在一起往台上瞧。左臂神刀洪炳南一抱拳："老前辈，晚生洪利末学后进，我没有什么好武术，不过蒙恩师教赐一点功夫，我想在您的面前献丑，请老仙长不吝金玉才是啊。""无量佛，太客气了！请你亮军刃。"洪炳南按宝刀把，嚓楞楞一声响；这是师父给的八宝电光刀啊。刀鞘子往背后一别，两扇刀拉开，往当场一站，燕普可就愣住了，他这口刀是宝刀，而且是左手拿刀，这个还没经历过。也好，试试吧！想到此，燕普往前一抱身，宝剑抢身，宝剑盖顶一斜身，左手刀往这么一扇，唰的一下，左手一反腕子，刀奔腿三里就垛。燕普心说，这可新鲜，这是奔右面来的，燕普脚尖一点地，长腰起来。洪炳南又用了两招，跟着一反腕子再一脚，燕普噌一下就蹿出去了。现在燕普才明白过来，人家洪炳南出来的招儿，全是左架，有些招数燕普还从来没见过，左臂神刀洪利把左臂刀施展开来，砍得燕普手忙脚乱。燕普心说，这可了不得，你本事再大，与他交手使不上啊！这时，燕普虚点一招，纵身形出去，洪炳南也往旁边一站："燕道长，您看晚生的左臂刀如何啊？""无量佛，阁下的左臂刀太好了！""哈哈哈，回见！"西方侠于爷一看洪利要走，可急了，心说，他这是什么毛病？这洪爷可是真有两手的啊，只有你能使燕普手忙脚乱，可你怎么又回来了呢？连洪玉耳在旁边看着都生气："我爸爸这是练的什么功夫，把人都撇下了，怎么能赢人家呢？"其实，这就是洪炳南的个性，他不敢赢人家。左臂神刀洪炳南把刀入鞘，下了梅花圈。燕普望着台下说道："无量佛！方才这位湖南桃源县三老庄的左臂神刀洪老

檀越招术精奇，神鬼莫测，贫道燕普生平不识此招，看来人家洪爷是高人，人家承让于我了。还有哪位上来？”老侠侯振远拔腰上来，拉出自己的龙渊宝剑，通姓名后，过来跟燕普一战，三十几个回合开出去，老侠侯振远也不成了。画地无形隐侠甘雨甘凤池上来把侯振远换下去，二位打上了，也是难解难分。但时间一长，甘大侠也不是敌手了。贝勒爷在下面看着，十分着急：“老年，难道说只一位仙长就夺取总镖头，动摇我大清的国体吗？”年大人手拈黑髯：“贝勒爷不要动急，你细看燕普身法已渐稍慢，若再有前辈出现，定能化险为夷。”贝勒爷点头：“话虽如此，你看群雄们能耐大的，有名望的可全敌不住燕普，这可怎么好呢？”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道：“南无阿弥陀佛。”所有梅花圈下的人，亚如波开浪裂，往两旁边一闪，僧道俗一共进来四位。王爷跟年大人这么一瞧可高兴了，青云长老宝镜禅师持亮银方便铲在前，尚道爷、何道爷和徒手的老晒海爷在后。

原来，鼓上飞仙丁瑞龙把梅花圈上的事情都报告了四位剑客爷，老晒海爷一听就急了：“你们都带着家伙了，可我什么都没有啊，空着双手也得凑和呀。”老四位打镖棚出来分人群往前走，拔腰上来。“南无阿弥陀佛，燕道友，且请住招。”燕普虚点一剑，纵身形出去抬头一看，这气喇的一下就上来了，你们为什么也上这里来啊？西方侠于成这些人一张嘴说跟镖局有关系，因为人家是俗家。我燕普是奉剑山王爷之命来的，可你们众位到这儿来干嘛呢？要凭你们几个的能为，使我燕普不能如愿？哼！要说我跟西方侠于成这些人当场动手，我应当容让一些，那么与你们几位交手，我就不能客气。燕普看上去好像精力不减，实际上在身体里头也耗去不少力量，

这是事实啊，这么长时间，燕普会了八位老侠，而且这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所以燕普也确实有些累了。宝镜禅师迈步往前走，右手合铲，单掌打问讯："弥陀佛！燕道长。认识贫僧昌黎县青云山寺青云长老宝镜吗？""噢！原来是宝镜禅师，贫道我认识。""老僧本依三宝，秉教沙门，我不受任何人指使和请托，贫道这一次来到北京城，就听说燕道长你要在梅花圈上凭自己血气之勇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我想此仍是镖行之事，与你我都风马牛不相及。有道是："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燕道友，你一个出家的道长，举足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你应当自己静悟参修，青灯古佛，你却要凭血气之勇，有意战败天下群雄显一己之能为。燕道友，你失去了出家人的宗旨啊。依老僧良言相劝，十三省总镖头落入谁家与你我都无干，燕道爷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尚可得保余年，使武林同道全都敬仰于你，你一定要黩武穷凶，嘿嘿，贫僧在此，你也不能得逞。"燕普口宣佛号，"无量佛，宝镜师兄，你在山人面前说大话，你尚且不配，赢你还游刃有余，不信，亮军刃你我一战。""好。"宝镜的脾气并不好，自己住后一撤步，左手拈长髯，咔楞楞，把亮银方便铲双手一合，铲攥是个大月牙子，锃明瓦亮，刀刃飞薄，尖利无比。"燕道友请来进招。""噢，和尚还是你先请。"这时，贝勒爷可问了："振远老侠客，这位不是跟海川的两位老师来的那位青云长老吗？"侯老侠忙回答："对！这就是宝镜禅师，刚才踢杜清风的那个'生铁牛'瓢鹿就是他老人家的弟子。"王爷一听可高兴了："亮公唉，今天我们算是开了眼了，想不到这武林的前辈全到了。咱得好好瞧瞧，是不是宝镜禅师能把这燕普给杀了或着给打跑了？"其实，侠客们都明白，宝镜禅师

的能为根本不可能打过燕普，只是耗去他一部分精力就是了。于爷心里明白，在场的众位没有赢得了燕普的。燕普的功夫太好了。

青云长老宝镜禅师一合方便铲往当场一站："燕道友，贫僧无礼了。"说完，往前一赶步，哗楞楞楞，一推亮银方便铲，一转身，僧袍一拧，嘣，犹如一蓬大伞，兜起风来，好威风！这大铲一道光华，对准燕普的脖子就来了。云台剑客燕普往下一矮身，缩颈藏头躲，刚要递宝剑迎招，人家大和尚铲一变手，对准燕普又往回一斩，燕普脚尖一点台板长腰起来，张飞大骗马，迈右腿跟左腿，从铲梁上过来。大和尚搬铲头，一掀铲攥，大月牙子直奔燕普的哽嗓咽喉戳来。喝！大家伙儿一瞧，和尚这三下可真厉害啊。再看云台剑客燕普上右一滑步，捧宝剑一坐腕子，灯笼穗晃面门，进步撩阴就是一剑，大和尚退右步，自己拿大铲往下一盖它，一搬铲头，一横铲，嗡的一下，大铲就立起来了，立劈华山，对准燕普的顶梁就砸。撩阴剑进不去了，燕普往回一撤步，大铲到了，燕普跟着往上一矮身，踏中宫，跟右步，宝剑走扫趟。大和尚飞身形起来，脚尖一点台板，大月牙子头里一攥，往下一盖腕子，来了个"夜叉探海"式。燕普鼻子尖着地一长腰出去，金鹏展翅，往这儿一站，一理颌下银髯，大和尚往后一撤铲，双手一合，怀中抱月，两个人彼此道请，当场动手，又打在一处，这可看出人家宝镜禅师的份来了，同时也看到燕普确实是真高啊，大和尚蹿纵跳跃，身如灵猴，快似狸猫，滴溜溜地打旋，碾得台板见响，僧袍兜起风来，忽忽作响。云台剑客燕普不慌不忙剑招展开，道袍兜起风来如同穿花蝴蝶相仿，真是一场鏖战。和尚铲沉力猛，碰着燕普哪儿，燕普都够呛，燕

普的宝剑跟和尚大铲比起来就吃大亏了，全凭展短小绵软之技，击刺合携。但人家燕普的功夫在那呢，不惧你呀，甭说你使铲，你就使八棱紫金降魔杵，像傻子小于恒那样的，人家也不在乎啊。剑招走开，你来我去，真是八十个，九十个回合往外开呀，这时，燕普确实感到身体有些力乏了，肚子里头也空了，燕普心说，要坏了！宝镜禅师不往里进招，但是也没人过来换，让宝镜把燕普耗了又耗，使燕普筋疲力尽了再换人。这是尚道爷、何道爷晒海爷老哥仨研究的。果然宝镜禅师把燕普耗的可以了，西方侠于爷告诉贝勒爷："贝勒爷，宝镜高僧赢不了燕普，不过您还看不出来，他全凭自己的功，耗着燕普，把燕普的力量耗得筋疲了，海川的老师们再上去，就能把燕普赢了。""噢，这是一种兵法战术。""对了，贝勒爷。"年大人还算是个内行，看出来宝镜和尚不行。何道爷跟老晒海爷商量："老晒海爷，您没有军丸就算了，我跟二哥说好了，我先上去，不成再瞧他的。""何道爷，事到如今，只好如此。"老仙长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垫步拧腰，身轻似燕，落在梅花圈上一点声都没有。"无量佛，师弟，你二人大战百余合不分胜负，你先下去，燕道友，且请住手。"二位各自纵身形出去，宝镜和尚往后一撤步，大铲一戳，一捋颌下大银髯："弥陀佛，现有江西卧虎山玉顶玉皇观二观主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何仙长前来拜会于你，贫僧暂退。"那意思是，三哥，您不成我还来。燕普心说，你们这叫车轮大战啊，太不象话了。宝镜禅师下去了。老洒海爷跟尚二爷老哥俩才把这意思一说，宝镜说太对了，这不是三爷上去了吗，让三爷把他耗的没法再耗了，二哥您再上去就能把他宰了。尚道爷说我也不至于杀了他，总而言之，咱们得把今天

这件事有始有终，不能十三省总镖头落在西胜镖局，目的就算达到了。

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一按剑把，捋颔下银髯打稽首，口宣佛号："无量佛，燕道友，你我都是这个年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是出家人。出家人就不管世间之事，匀林泉绝名绝利，隐岩谷忘辱忘荣，因为咱们是出家的道人，我希望你临悬崖以勒马，值歧路而停车，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山人我磨破了嘴唇恐怕你也不听我的良言相劝，那么事到如今只好凭能为你我彼此一点。"说着话按剑把顶碰簧，何道爷也知道，累他嘛，就要接着茬累，不能只是说话，让你缓过劲来再打。那还成啊！何道源把剑鞘往背后一别，一捧宝剑。云台剑客燕普也明白人家的用心。就说道："无量佛，你是何道友吧，我也知道你们弟兄久在江湖，是武林的前辈。哼！你劝山人又何心多费唇舌呢，你我当场较量，赢得了山人擦肩蹭袖，我认输，山人妈刻就走。赢不了的话，想让山人离开此地，我是决不离开啊。十三省总镖头就是我的，愿望没达到，我绝不罢休。""无量佛，道友接剑。"老仙长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往前一上步，唰的一下，肥大的袖管往起这么一扬，跟一道白光似的，脚尖一点台板，往前纵起了一丈六七，来到燕普面门，唰！一坐腕子，宝剑就到了。剑走麻姑献寿，对准燕普哽嗓咽喉就扎，云台剑客燕普上左一滑步，老虎坐洞把门封，剑诀搭腕子，拿宝剑一贴你的宝剑，往后一撤步，灯笼穗晃面门剑走摘星步月，对准何道爷腿上便点，老仙长何道源往旁边一闪身，摆宝剑急架相还，跟燕普就打上了。这可看出来，何道爷不亚如欢友活虎，蹿纵跳跃，身体灵便，剑招展

开，舞成一座剑山相仿，罩信了燕普。唉呀，贝勒爷高兴了，怨不得海川的功夫这么好，你看他的老师，在擂台以上真似生成活虎一样，招术精奇。贝勒爷忙问："于老侠，何道爷能赢燕普了？"老侠于成一摆手："贝勒爷赢可甭想，只求不输就成了。"

人们把身体劳累忘了，也把吃饭这茬忘了，聚精会神地往台上观瞧。大家伙儿看二位在梅花圈上动手，就好像两个大球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在梅花圈上乱转。何道爷的功夫实在是真好，这是第一次看见何道爷跟敌人动手，六十个回合，七十个回合、八十个回合，九十个回合，何道爷一看燕普，有点嘘嘘作喘，就知道他真累了。燕普心说，像何道源，宝镜这样的人物，再上来几位，我燕普非得累叭下不可，看起来今天的大事难成啊。赛南极诸葛宏图跟西胜镖局一干人也都在台下看着，干着急没人换啊！能让老仙长歇一会儿多好，这又怎么能办到呢？尚道爷跟老晒海爷商量："看起来，贫道该上去了。""对！尚道爷该您的了。如果您不成，那还得瞧我的，咱们真的给他来个车轮大战。"尚道爷心说，人家那帮老侠客爷跟他干了半天了，不然的话，就咱们哥仨，来回的转也得转几圈啊。"好，师弟，给我瞧着点。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正跟燕道长打得难解难分，老仙长尚道明飞身形来到梅花圈上。贝勒爷对年大人说："亮公，你看，这是海川的第一位老师尚道爷。""不错，我认识他呢。"年大人心说，这是我的大师伯，我能不知道吗？果然尚道爷来到切近："无量佛，三弟，你暂时退下。"云台剑客燕普虚点一剑长腰出去，何道源往回一撤步，把宝剑还鞘，一声没言语下来了。"无量佛，燕道友，我的三弟跟你当场动手，我看你们二位是难解

难分，因此我把他叫住了。知道劝你也没有用，你我只有在梅花圈上一战，燕道友你胜了贫道，十三省总镖头当然就是你了，你赢不了贫道，想得十三省总镖头，却也很难。”说着话，一按剑把一顶碰簧，不让燕普喘气，一控宝剑掐剑诀，尚道爷往这里一站，大家伙看着尚老剑客，仙风道骨，风采可爱，云台剑客燕普把他的脸往下这么一沉，一立宝剑道：“尚道爷你进招来。”“好，恭敬不如从命，尚道明无礼。”老仙长往前赶步一抢身，左手剑诀一晃面门，灯笼穗哗啦啦一晃，宝剑往前一推，对准燕普腋下软肋上就点。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撤左步一斜身，宝剑走孔雀剔翎，往前一扮步，白蛇吐信，唰，奔尚道爷哽嗓咽喉就是一剑，老仙长上左滑步，宝剑一点燕普的外皮腕子。燕普坠肘沉肩一拉宝剑，老仙长往前一亍步，灯笼穗唰啦一晃，剑走仙人解带。燕普也真不敢疏神大意，知道尚道明那是了不起的人物，何况自己身体也劳累了。燕普长腰一斜身出去有四尺，控宝剑掐剑诀，尚道爷也提宝剑，右脚扎根，抬左腿，往这一站，两人彼此道请，当场动手就打在一起。

说真的，这个武术练到燕普跟尚道爷这份上，可就不小了。两位在一块作战，两口宝剑唰啦啦啦剑招展开，一招一式肩架姿势没有不好的，不管招法多快，招术出来都咬得十分磁实，没有一招浮萍了草的。两个人的迎招退招都相当好看。看得大家伙目瞪口呆。连西方侠于爷这些个老前辈都赞叹不绝。尚道爷的功夫确实是不错，燕普更为出奇。真的，一辈子练武术能练到这个份上，那可真不容易呀。俗家人练功，今儿个跟媳妇怄气，明儿跟孩子怄气，你这功夫再能练，也不成呀。人家出家人就有优先条件，除了念经、烧香、吃饭

以外，把这脑子完全都搁在武术上了，怎么能说不好呢？老二位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比肩作战不相上下，也就是将近八、九十个回合，燕普一瞧自己不成了，大家伙儿也都看出来了，燕普的动作有些迟缓。可是人家尚道爷不然哪，正在精神倍长节骨眼儿上，那个身法展动开，形似猿猴、快似狸猫，一点儿都不显得拙笨和连累，唰唰唰，剑招加紧把燕普就围上了。燕普一想，这可不好办哪，他尚道明是生力军，我已然力尽筋疲了，时间长了，如果一失招，不但说十三省总镖头得不着，贝勒爷跟大帅的计划竟成了泡影，山人也把一英名付于流水了。车轮大战，人家对付的也就是我燕普，我再有本事也敌不过这么多位武林高手的轮番迎战啊！我呀，来一个走后留招，看尚道明是什么举动，然后，我以奇招败之，再设法把他赢了。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思索至此处，唰！一个“长河斩蛟”，对准老仙长尚道明胸前便点。人家尚道明也是聪明人啊！你燕普没力气了，想急于速战速决，而我是生力军，我的目的是拿我的招数把你缠住，到最后你累得打不动了，自甘失败。你不愿意这么干，这是走后留招，想卷土重来啊！老仙长尚道明往旁边一闪身再看，燕普一提宝剑，脚尖儿一点梅花圈的木板一长腰，噌出去一丈六七。尚道爷心说，你要是不走后留招，我见招迎招见势打势，你长腰出去那我就追你，看看你有什么出奇制胜的招数。老仙长尚道明剑诀一搭，腕子一捧空剑，剑在前头，人在后头，脚尖儿一点地，口颂佛号：“无量佛，燕道友，胜负未分，你因何逃走？”人到声音到，“唰”的一下就来到燕普的身后，宝剑对准燕普的后腰眼儿，平着就扎。云台剑客燕普虚点一招，纵身形长腰出去。他听风辨物，后头尚道明连人带剑来到，燕普就势

上右步一斜，身一反腕子，从打左肩转过来，一搭尚道明的剑也往前推。唰！燕普的剑在上，尚道爷的剑在底下，两口宝剑平着一搭，这回倒更不好办了。尚道爷的剑在底下，剑尖儿入了他的宝剑吞口以内。云台剑客燕普的宝剑在上头，顺着剑身也入了尚道爷宝剑的吞口以内，谁也拉不出来了。嚓！两口宝剑一见响，尚道爷就势把左脚往回一顺，左手剑诀一搭腕子，右手攥着宝剑，弓右步，打丹田一口真气提上来，拿自己的剑硬往前顶，这宝剑不是在剑的吞口以内吗，往哪儿顶？哎，就用这个力量把你的金剑往前顶。“云台剑客”燕普也是一样，左手剑诀一搭腕子，宝剑也往前走，两口宝剑唰的一下就崩起桥弯儿来了。这可就耗的是力量了，如果尚道爷的力量大，燕普的手腕子顶不住了，把这宝剑崩开，尚道爷这剑准把燕普扎死。相反的，尚道爷力量不足，人家燕普把你的宝剑崩开，也是一样。两口宝剑到了这个程度，那么就是必须有一个死才能有一个生。你要撒腿跑不成，扔下宝剑一跑对方宝剑正好把你扎死。所以谁也不能动，就凭自己的火候功夫。看到这儿，大家伙就这么一愣神，哗的一下子，都看呆了。谁能解决这个事呀？尚道爷跟燕普两人的份儿都这么大。

就在这个时候，顺着东南这个门进来个道爷，顺着大棚顶上头施展蝎子倒爬，跟着一崩劲儿，唰——，往梅花圈上落，飞将军从空而至，这么老高的棚，这个人从上头下来，一个云里翻的跟头，脚扎实地，落在台板上连一点声响都没有。口颂佛号：“无量佛”声音洪亮，离他们二位合剑的地方可还远呢，这声佛号念完了，这个人就来到二位的当中，右手擎着个东西。大家都看见了，这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仙长。西

方侠于爷他们都认为，这位矮身材，身上穿鹅黄色道袍，掐杏黄口、系水火丝带，双摆灯笼穗儿，鹅黄色的中衣，厚底儿云鞋，白袜子打护膝过了膝盖，面似三秋鼓月，皱纹堆垒，一脸的宝色，两道修眉斜飞入天苍、寿毫长到了髻边，微抬眼睑，二眸子金光烁烁亚赛两盏金灯，鼻如玉柱、唇如丹霞，大耳垂轮，连鬓络腮，一部银髯苫满前胸，顶都谢没了，杨木道冠儿竹箸别顶，确实是一位仙风道骨、风采可爱的老仙长。只见他肩插拂尘，右手攥着的正是老晒海爷丢失的单只点穴橛。宝镜禅师跟何道源看得挺清楚，“噢，他老人家真来了。”这位老仙长是谁呀，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观主、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在三、童海川的亲师祖父，尚道爷，保道爷的师父，太极八卦术士张鸿钧。他深得太极八卦两门之长，武术通玄，那确实是个了不起的前辈。当初，老人家把尚道明，何道源他们找到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老剑客张鸿钧曾告诉他们，明年三月三亮镖会，恐怕剑山蓬莱岛有不轨行为，才送他们雌雄二剑让他们走的。后来，天师又跟三爷张鸿钧见着了，请三爷必须亲自去一趟，恐怕他们得派能为高强的武林高手前往，这么着三爷张洪钧才打江西赶到北京城。多年不到北京了，天子脚下，帝王之邦，商贾云集，道都大邑呀，南七北六十三省的人都云集于北京，那确实是跟外省别的地方不一样。三爷来到北京城，住在哪儿？就住前门外箭楼儿上，那个地方又没人去，也没人管，在那上头一住，这多美呀。老人家张鸿钧到时候，天不闪亮就下来，找个树林一忍，天亮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吃喝游玩。听说自己的弟子收下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老仙长几次来到童林的家中，暗含着看看自己这徒孙。果然，童林的所作所为，很合乎本门

的门规五戒，老仙长认为这孩子虚怀若谷将来准错不了。这一次童林出来，老仙长暗含着监视他。第一次，李铁拐斜街海川把王伦的手攥住可说大话来着，老仙长很不以为然，老剑客爷心说，你小小所纪住在北京，说人家王子延还禁不住你一个手指头，不管这是不是玩笑话，这让人怎么看你呢？那时老人家就有了管教童林的心。但是就这一点儿事，还不足为怪。二次童林来到前门外，碰风神龙手欧阳君捻槟榔，清风羽士任元捻欧阳君的妙袍，结果在醉月楼吃饭时人家两人从楼窗跳下来，童林也跟着跳下来。刚好老仙长正围着草市儿转呢。老仙长暗自念佛：无量佛，娃娃，你是北京城雍贝勒府的教师爷，堂堂有名的侠客，大庭广众之下招摇自己的本事，这不是哗众取宠吗？再说这种功夫哪能当着人从楼窗上跳下来。他们俩人算干什么的，他们俩完了事离开北京了，你离得开吗？由于老仙长有警戒童林之心，结果跟到了天坛。神龙手欧阳君跟清风羽士任元打起来了，童林在砖垛后头蹲着瞧，老仙长不满意了，他认为作为仗义排难来说，海川应该过去阻拦，给人家二位说合说合，这是身为侠客的天职，而你怎么能在这儿看热闹呢？所以老仙长这才过来施展蛇行术，草上飞的功夫，来到童林身边，暗中用半块城砖拴在童林的衣服底摆上，用辫穗扎好，然后隐蔽在树丛中瞧。神行无影伍金堂在砖后头一喊，一竖大拇哥。老仙长心说，你这是干嘛？剑客爷可就跟上他了。这伍金堂领着童林遛弯儿，在王子延的家中拿林宝。喝！老仙长这气大了，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其实老剑客爷知道，这已经是三次遛弯了。老人家不离童林左右哇，结果第四次上，神行无影伍金堂领着童林遛城墙，遛到西南城角，伍金堂转弯儿过来，海川燕子三抄水，

伍金堂抹头从里边城墙一跑，老仙长一搂伍金堂的脚脖子，他从上头掉下来，才把脸磕了。收吴成，老剑客爷也暗中观瞧了一下，还算满意。收下吴成之后，铁三爷约海川到清真寺，老剑客爷也来到清真寺，没想到在这儿僧道俗来了这么一场，老人家认为很不应当那样做。最使老人家不满意的就是宝镜禅师练定后把拓捻开了一个，你不是成心要让老晒海爷栽跟头吗？这样，仙长等老洒海爷扔这铁条的时候，施展夜叉探海术，把铁条攥住，然后手抄这点穴橛，由打前坡到后檐身法飞快，尚道爷那么快来到中脊上四外瞧，都没瞧见。这样，海川走，老剑客爷也离开了清真寺。海川回到家，掌震“竖背摘星”焦秋华，老人家认为童林的手重了，焦雨焦秋华不是个坏人，他也是个人物，你打他一下可以，不应当打得这么狠。在护国寺，老剑客爷不能不来。老人家心说这个小孩轻身涉险胆大妄为呀。你师父跟我提过，海川你就来过这么一手儿。结果护国寺与杜道爷一场恶战，海川险些失手，这时老人家告诉童林：“冤家，你还不抛钺亮剑！”老人家丹田提一口真气，让自己的气功把字儿吹给童林，不能让杜清风听见了。这是老人家的功夫哇！结果“抛钺亮剑”砍下了杜清风的道冠，老人家可就追杜清风去了，看杜清风怎么办？结果杜清风转一个圈又回来了，派人打听童海川的去处，半晚上镖局子行刺。老人家拿着点穴橛也来了。大家伙追他，往外一跑来到后院。老仙长用点穴橛把他点中后，责备了他一番，又拿这铁条把他给打了个跟头。杜清风走了，老剑客爷也走了。第二天海川、侯振远到了清真寺，打清真寺出来到牛街口遇见燕雷，老剑客爷也在这儿呢，给燕雷说好的约着走，老人家可说这个，“孩儿啊，你要把他带到镖局子以多为

胜赢人家，你可不对。”没想到老人家到大栅栏看，一会儿刘俊带甘虎把燕雷送走，回来甘虎被打，老人家又跟着来了，在树林里瞧着，很不满意童林的行为，害人之心不可有，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诸葛健是什么人，约你你就来。你身为侠客，怎么这么听话呀？你即便来也不要紧，前门外大栅栏镖局有这么多位兄长，你说一声让大家伙儿跟着你来。老仙长认为童林办事太莽撞，结果战三勇，最后告诉童海川二次“抛钺亮剑”！

第五十四回

分双剑惊走燕云风　保钦差查办蓬莱岛

上回书说到三月三亮镖会，四大名剑的三爷张鸿钧来到北京城，二救童海川，九分主坟叫他“抛钺亮剑”。当海川听到老人家的声音，亮出落叶秋风扫，再敌三勇时，不幸用力过大，将内血努了出来。这时，剑客爷展身法，把他三人点住，然后交给童林处置。童林不但不记私仇，反为他们说好话，真是宽仁大义。老仙长这才感觉到，我这本门本户的徒孙确实是不错呀，所以重打了燕雷几下，又赐了海川灵药让其安心养伤，然后老人家飘然而去。今日亮镖会老人家来得很早，在松棚的棚顶上面隐蔽观瞧。直到现在才从这东南角门进来，飞身形来到梅花圈上，一举点穴橛，照着这两口宝剑的当中一击，力量十分的大。燕普、尚道明手上要是没有劲儿，宝剑就得脱手而飞。老剑客爷分开宝剑，二位各自纵身形出来。燕普一看是张鸿钧，抹头跳下梅花圈就走。真可谓：“铁条分双剑，惊走燕云风”。

原来，燕普知道，今天这场激战，如果一开始，张鸿钧就上场动手，燕普不惧，因为两人力量相当呀。可是这会儿燕普瞧见张鸿钧就得跑。群侠会燕普，他已经筋疲力尽了，要是再与太极八卦术士张鸿钧叫横，那准得输。没法子，自己带着人回到西胜镖棚后赶紧走了。可燕普对于这件事耿耿于怀啊！这就引出了后来三爷张鸿钧六战燕普燕云风的事情。

燕普带着人呼啦啦打西胜镖棚一撤，大家伙儿可就全撤

了。这时，尚道爷赶紧把宝剑插上，过来行礼。三爷张鸿钧给搀住了，因为徒弟都这么一大帮了，哪儿能让这么大年纪的弟子磕头哇。宝镜禅师、何道爷也上来行礼，老剑客爷也给拦了。老洒海爷过来道："哈哈哈，张老前辈，我这点穴橛是您拿走了呀！"其实老洒海爷辈儿大，因为他师哥是清真门的门长，跟张三爷是一辈的。听金元这么一叫，老人家张鸿钧不敢当啊。张三爷解释着说："金老剑客，我本不应当说您，您跟道明、道源、宝镜，四位岁数都不小了，桃李满天下、弟男子侄一大帮，怎么能当着晚生下辈比艺呢？万一有一个人练不上来，你想过后果吗？你们几个人无仇无恨，怎么能朋友之间互相找茬呢？"洒海爷忙说："三爷说得对，下次我们再也不干这个了。"张三爷看了宝镜一眼又说道："尤其是宝镜，心术不端，怎么能解扣害人呢？"这时，宝镜羞愧得无地自容啊。张三爷说完后，把点穴橛交给了老洒海爷。

尚道爷这才问："您这些日子在哪儿来着？"老人家才把自己的事情从头至尾一说。最后三爷说道："看来，这十三省总镖头到底没有被西胜镖局夺去，燕普自甘认输跑了。"尚道爷也说："让他们主管的人马上当众宣布，明年该谁值年，还是谁值年。"让各镖棚的镖师、伙计带镖主都退下，黄灿、潘龙当众宣布后。大家伙儿顺着梅花圈下来，贝勒爷也过来了："几位老前辈，本爵有礼。"贝勒爷连连的作揖。尚道爷、何道爷、宝镜禅师、老洒海爷过来，跟贝勒爷见礼。然后张老剑客爷也过去："无量佛，贫道稽首，千岁！""哎哟，老前辈，你的令孙童林在我的府上呆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爷儿俩的感情十分好，他保护本爵我的生命财产。老前辈，您来了，使本爵大慰平生。"

大家彼此见礼。不认识的都给介绍介绍，这个可就麻烦点儿了，一辈儿、一辈儿的都要见礼。北侠这些人都要过来。给尚道爷、何道爷、宝镜见礼，给张鸿钧见礼。一直到叱海金牛于恒、刘俊这些人，大家伙各叙寒暄。老仙长说："这么办，咱往里边来吧。"来到双龙镖局的镖棚以内，大家伙儿坐下，老剑客张鸿钧把自己的事情都说了，这个时候贝勒爷一抱拳："老人家，您看看我们海川，他吐了血了。"张三爷说："贝勒爷请放心。当初他在公主坟，山人就跟他提过，你这个血并没有吐净，还留点儿病根儿在心里，将来遇见急、遇见怒，还要吐血。这回老侠于成、于洞海怕海川栽到梅花圈上，上去扶了他一把，使他这病根儿没吐完，还留下一点儿。将来沾急、沾累、沾气，还要有个三次吐血，不过是不要紧了。"老人家来到屏风后，大家伙儿陪着，看了看海川，号了号脉，说他没有别的病。其实现在童林就有些苏醒了。张三爷拿出三十粒丹药来，刘俊过来给师祖行完礼："您把药赏给孙男吧。"老仙长问了问，才知道这是海川的大徒弟，名叫刘俊。便把药交给他说："一天吃三粒，慢慢将养自己的气息，很快就好。"刘俊刚把药接过来。旁边有人说话："道爷，我们这儿还一个傻孩子呢，他也吐了点儿血，您那药再多给我们留下几粒吧。"原来是傻小子于恒。尚道明赶紧把于恒叫过来："于恒啊，快过来给你的师祖磕头。"尚道爷又对张三爷说道："这是我收的一个小徒弟，帮着他哥哥童林干了很多的事。""啊！无量佛，天真烂漫，很不错。"于恒说："您夸奖了，师祖，我给您磕头。"起来，起来，你说谁有伤啊？""我们那个小侄子吴成，叫人家打吐了血了。"老仙长又拿出三十粒丹药来，告诉刘俊，每天给他吃三粒，很快也就好。刘俊把药接

过去，大家伙儿陪着张三爷又回到屏风前，自己落座。

天已经不早了。年大人这才过来与张三爷见礼，叙述自己的事情。由于是朝廷命官，简单说已就行了。张三爷坐了一会儿便说："道明、道源、宝镜跟老洒海爷，我看你们几位把这事情给完结一下吧，贫道我要跟贝勒爷、大人告辞，先走一步了。"贝勒爷一听忙说："哟！老仙长，您别走哇，本爵惦着这儿的事情完了，把您恭请到我的府下，我跟您一块儿近乎近乎，以增教益。怎么您老人家就急着走哇？""贝勒爷，贫道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而且我还要追赶燕普他们。"这样，贝勒爷不拦了，因为这于朝廷有利。"老人家，我可就不敢拦您了，什么时候您到我舍下去，我置办点儿素席请请您。""贝勒爷，来日方长，贫道告辞了。"大家伙儿往外送，送走了老剑客爷张鸿钧后，尚道爷、何道他、宝镜禅师和老晒海爷带着瓢鹿，把西方侠于成，北侠秋田和侯振远都给叫过来了，尚道爷说："这儿的事，我们不管了，你们几位照料一下吧，我们得回清真寺了。"贝勒爷想留他们几位也是留不住，人家老几位也走了。侯振远和秋田这才吩咐，让人拿软兜子把海川爷儿俩搭起来，徒弟们跟着回北城根贝勒府海川的家。又恭请贝勒爷和年大人也回府，有什么事儿，以后再说，然后大家伙儿回转大栅栏双龙镖局。这个亮镖会就此完结。

老侠客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回杭州了，还剩下一些人，估计三两天后，必要到安定门里北城根海川的府上去看看海川。刘俊这些徒弟们也不荒废学业，到了时候给师父跟师弟吃药，两三天后，海川就恢复多了。刘俊才把这场惊心动魄的事情跟师父都念叨了。师祖露面，铁条分双剑、惊走燕普，海川真后悔，这个事情自己会不知道。无奈！只得慢慢的将养着。

几天后，老侠们来看海川，见他不要紧了，这才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西方侠于爷跟北侠秋田、侯振远、黄灿、潘龙说："我在杭州跟你们提的这件事情，我回去就要办。在太原府我有的是房子，我要成立太原分号，双龙镖局南北两号的太原分号。让黄灿、潘龙把帐目结起来，你们拿多少钱我拿多少钱，咱们是三一三十一。"北侠说："哥哥，这边有我们俩人照料着，山西有您照顾着，将来这买卖都叫咱们做了。他们别镖局子对您背地里能说好话吗？""不管他，我是想让你侄子于秀阅历阅历，将来我一闭眼的时候我好放心。"

就在海川养伤的时间里，太原府的双龙镖局分号可就成立起来了。亮镖的这一天，老人家当众练了一套通臂掌。太原府的知府刘成刘大人亲自来给挂红贺喜。黄灿、潘龙亲自带着一部分人来帮着开了张，跟小莲花于秀见着说："这分号经理就交给你了，将来咱是一本帐清。"于秀也就答应了。好在西方侠于成不在乎钱。把一部分老成持重有经验的镖师伙计都给太原分号这边带过来了。因为这些人很有经验，能帮着于秀干点儿事情。于秀本人对这个还没有什么经验。

群雄散后，海川每日养伤，这天，吃完早饭以后，海川正带着徒弟们在客厅里谈论拳法。大管家何吉来了："童教师，贝勒爷请您过去。"海川回道："好！我这就去。""等等，带着所有的徒弟。""行！让他们八个人马上收拾一下。"吴成的伤也痊愈了。这小伙子身体多棒呀，受点儿伤根本也不在乎。爷儿八个打府里出来，奔西院来到王府大门前往里走，敢情这里头有事啊。

原来，贝勒爷和年大人参加过这次"亮镖会"后，贝勒爷就让师爷杨友之写了一个折本，详详细细把这一次亮镖会

的经过都说了，好让皇上知道。贝勒爷特别提出，幸亏有这些个不吃国家俸禄的英雄侠义参加了这场事，才未能让剑山蓬莱岛得逞。如果让剑山蓬莱岛真得了十三省的总镖头，在十三省立分会，招的一些高来高去的武林高手；那可就增加了剑山蓬莱岛的势力，于朝廷有碍。皇上看见这个东西之后留中了。没想到，就在前两天，康熙天子驾坐养心殿，文武朝臣完全都在。上垂首是军机大臣达拉密，抱皇本的鄸启，下垂手是四司八处的都领事梁九公。大殿内当中一块金匾黑字："正大光明"。皇上升了御座，有两架龙凤扇搭起来，在后面这么一遮。一边一个小太监，拿着金锁、提炉。炉内檀香缕缕、轻烟缭绕。文武朝臣都在外头按品级跪下。军机大臣达拉密把所有折本都呈上康熙皇帝，该批驳的批驳，该批示的批示，该留中的留中。留中就是不发，皇上看完，就搁在他那里了，别人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看来看去，发现了四川巡抚赵家林的专人折本，这是外联官的折本，康熙皇帝要仔细看看。看完以后康熙就一皱眉。一件事，四川全省三年大涝，颗粒不收，老百姓都吃了草根儿树叶，也有饿死的。请朝廷派干员到四川开仓放赈，以解民困。还有一件事，剑山蓬莱岛皇兄富保臣势力浩大、羽翼丰满，整个儿的四川省从巡抚以下已经治不了啦，请皇上定夺。

满清以"孝"治国，我哥哥私离北京到了四川，因为他不满意我做皇帝，而应当他做皇帝。这是当年顺治死的事情，到了现在我怎么说呢？得啦，我充耳不闻，只当听不见。反正哥哥您在那里，小鳅不能翻大浪，您一个人在那儿折腾去吧，折腾到您死算完。没想到这一次赵家林的折本写得剑山十分猖獗，而且自己的皇子四贝勒胤禛也有过折本，提到蟠

桃宫亮镖会，这两年事合起来看，剑山蓬莱岛的势力浩大，已经成了朝廷的心腹之患。皇上把折本往前这么一推，小太监捧起来交给八大朝臣的第一位，就是神力王额尔金。康熙皇上沉着脸说："额尔金，你看看这个折子。""是。"神力王打开折子看完了，举到自己的眉前，小太监跑过去捧上交给皇上。"奴才已经看明了。"康熙皇帝说道："赵家林已经不是一次来折子提到这件事，朕原想我的王兄在四川，就是不算当年皇阿玛冥天之际废长立幼，越次传宗这件事，我做弟弟的也不好说什么。我们满清以'孝'治天下。得啦，就让他任其自为吧。没想到，养痈成患，四贝勒前不久也过了一个折子，我已经给你瞧了，蟠桃宫亮镖会有这么这么一件事，看来反迹已明，他们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欲成大事。""是！皇上明鉴。""额尔金，我想派个干员，一来到四川开仓放赈，以解民困；二来要查办剑山蓬莱岛。查有实据，立即铲除。当然，寡人不能过为己甚，但是这事情已经不能袖手旁观了，你看谁去合适？"神力老王爷是朝廷的重臣，一言九鼎。他说出话来皇上就要采纳，但是从秦朝说，如果皇上让宰相举荐个人，称了职，宰相可能要得些赏，如果荐这人不称职，破坏了朝廷的事，就得杀了这宰相。历史上不是有这么一件事吗，范雎举荐郑安平伐魏国。郑安平是魏国人，跟着范雎一块儿来投奔秦国，郑安平在秦国做了官。范雎做了丞相，要派郑安平打魏国，郑安平故意打败了，又投了魏国。这件事情，就是丞相举荐郑安平，所荐非人。他破坏了朝廷的事儿，就把范雎的宰相大印夺过来了。可见这是一件大事啊。现在，康熙皇上问神力王，谁去合适？神力王要举荐不出人来，还算什么八大朝臣的掌班呢？神力王听了一愣神，认真想了一下，

便道："奴才想，礼部侍郎年羹尧到了四川可能有所作为，望我主明断。"康熙点了点头，琢磨琢磨年羹尧这人，认为还是可以的。"来，依卿所奏，让年羹尧进来。""皇上旨意下，年羹尧随旨进殿！"小太监一喊，礼部侍郎年羹尧手捧朝珠来到殿中，不奉旨意您这三品官根本就进不来。年羹尧匍匐在御座前："奴才年羹尧参见我主万岁。""年卿，朕有意加封你为钦差，到四川开仓放赈，查办剑山，你可愿往？"年羹尧现在只不过是三品官。如果那么样一来，奉旨的钦差可就是头口官了，连升三级呀。但是年羹尧可知道亮镖会的事儿。"奴才将下情禀奏我主。""你有什么话只管说出来。""皇上让奴才到四川去开仓放赈，当然是赈济灾民。但是查办剑山实非容易，因为皇兄富宝臣在剑山势力浩大，剑山的大将们在梅花圈上动手，奴才亲眼 得见，这是一。再说奴才的官卑职小，恐怕到时候质问于他，他也不服，我压不住他。不知我主龙意如何？"皇上点了点头道："年卿，朕给你一百名亲兵小队，全副仪仗，圣旨一封，金牌一块，'代天巡狩如朕亲临'、再赐你尚方宝剑。御赐三宝，三品以上拜本参劾，三品以下先斩后奏，便宜行事。下殿去吧。"说完了一摆手散朝了。年羹尧出离养心殿，坐大轿出东华门回家。年大人回来以后，文武官员有不少的前来道喜。年羹尧吩咐一律挡驾。

三天后，工部颁发下来了金牌。也就是八寸大小的一个鸭蛋圆儿，纯金打制。上头用着御宝两条龙，正当间儿八个黑字"代天巡狩如朕亲临"。

什么叫巡狩啊？相传春秋时候的齐国，宰相管仲与齐恒分论政，提出皇帝每年要出去四次。一叫春蒐，以索不孕之兽，二叫夏苗，以除五谷之灾，三叫秋弥，行杀以顺气，四叫

冬狩，围狩一告成功。所以叫巡狩。这金牌上还有一个黄澄澄的金链儿，可以戴在你的胸前。不久，尚方剑随着圣旨来到三条胡同年宅。年羹尧香案指旨，受剑，把三宝供好，重新见礼。然后，年羹尧把祖先堂打开自己烧香叩谢祖宗的庇护。这样，事情满完了。

年羹尧发愁，他不敢递谢恩的折子，一递谢恩的折子就要整理行装，择吉日上路开拔了。年羹尧在书房时发愁，我到那儿命就没啦，像燕普带的这干人来，谁暗含着给我一刀我也完。说死我不怕，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我死得不值啊，白白的送命。这些事情既不能跟父亲讲，也不敢同皇上诉说，只有心里头难过。年福在旁边侍候着："大人，怎么发愁啊？""年福，你说我怎么能不发愁？""大人，连升三级，身为钦差'代天巡狩如朕亲临'，海外天子，站着的皇上，您有什么发愁的？""你这奴才，还跟我开玩笑，咱们爷们儿到了四川活得了啊？你不是没看见哪，亮镖会的事情你亲眼目睹。剑山只是来了这么十几个人，闹得北京城地覆天翻，惊动了我的师祖师伯，这事情才完。这你没瞧见吗？""大人，奴才看见了。""那你怎么说我为什么发愁呢，我就为这个发愁。""皇上让您去您就得去。""当然，既做忠臣绝不怕死，但是我死的不值，我不愿上那儿送死。"年福笑着说："大人，依奴才愚见，我看，您这是官运亨通，国恩家庆。您不会借朋友吗？您借个人来，跟着您去。""我借谁去？谁愿跟着我一块儿去送死？""您哪，您就去雍亲王府，借您的师弟，教师童海川。三月三亮镖会，童侠客爷一个人招来多少宾朋，把他们家的祖宗三代都招来了，他师父他师爷全来了。您只要借童海川一个人，等于把童侠客的朋友、师父、师祖，也就是

您这一门一户的前辈全借来一样。”“哎哟，一言提醒梦中人哪，年福你这奴才想得还真对，我要把童侠客借出来不是太好了吗？”“还是的，怎么会不成呢。”年大人兴奋地说：“马上备轿。”外头传轿，时间不大，大人换好了便服，带着年福、年禄往外走，拿着水烟袋，来到外边上了大轿。穿大街越小巷一直赶奔北城根，进了阿斯门，往里头一通禀，里头传出话来有请。时间不大，大人带着年福、年禄进来了：“爷，亮功给您请安啦。”“快坐下。”何吉、何春见过年大人，献上茶来，俩人喝过一碗茶后，贝勒爷可说了：“亮功，我给你道喜呀。你这一步登天，连升三级，由礼部侍郎这一变为出京的钦差，海外的天子啦！”“爷，您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我这儿正发愁呢。”“有什么发愁的事？”亮镖会的事您也在场我也在场，只不过来了剑山的一个军师，带着几个人到咱们北京城就闹得地覆天翻，这一次要到了四川，亮功的命就没了。既作忠臣就不怕死，为朝廷死也应当，但是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我这么死比鸿毛都轻。”“你有这些事情怎么不跟皇上说？”“嘿嘿，亮功不敢。”“哪儿的话呀，这也是实情么。”年大人看了贝勒爷一下，就说：“不过，危险不危险全在爷这儿。”贝勒爷不解地问：“喝！你这叫什么话？你升官你发财，怎么危险不危险跑我这儿来了？”“多新鲜呀，我跟您借个人。”“你跟我借谁呀？”“反正爷准办得到，一点头就成。”“你说吧。”“我跟您借我的师弟，您府上的教师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这——啊？借哪去呀？”“我保举他为随行委员办差官，帮着我到四川去一趟。”贝勒爷一想，我可舍不得呀，这等于摘了我的心一样。但是我不能推辞，年羹尧提出的题目大，帮着他查办四川去，这我敢拦吗？拦他给我上份儿折子，皇上

跟我要这人也得给。想到此，贝勒爷就说："亮功啊，这是海川的私事，本爵我不加可否，把他找来，他乐意去，就让他跟你去，他不乐意去，这个我也不管。"年大人心里明白，这是贝勒爷有意推辞呀。年大人便对贝勒爷说："童海川吃着您的饭，拿着您的工钱，是您府上的教师爷，您让他去才能去，您怎么让我问他呢？我问他也好，您把海川找来。""去，把海川带徒弟都请来。"大管家何吉把海川爷儿几个找到了。

海川带着徒弟们一到贝勒府门前，庄园处出来不少的人，"哟！教师爷，您好啦？您身体复原了，我们正想准备一桌酒席给您庆贺庆贺呢。"海川连连作揖："我谢谢众位，真不敢当。托众位的福，我的身体早就好啦。"何吉在旁边就给拦啦，"好吧，你们有这心哪，哪天对了机会，我陪客。""何老爷，您要陪客赏我们大家伙儿脸，好好好。"说了会儿话，小弟兄过来跟众位见了见礼，一块儿往里来。何春把帘子挑起来，爷儿几个往客厅里头走，贝勒爷说："海川，你来啦！"海川带着徒弟们进来给贝勒爷行礼，然后见大人，给大人行礼。大人一看这些小弟兄，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挺精神。看得出来，这些日子功夫大有进步。小弟兄往旁边一站，老弟兄坐下了，何吉、何春献上茶来，也在旁边儿一站。

"海川，你病好啦？""托您的福，好多啦。爷天天上那边去。""是呵，我朝事太忙，没工夫看你去。海川，你知道王爷今天把你请来，是有点事跟你提提。"贝勒爷在旁边搭茬啦："海川哪，是亮功跟你有点儿话说，你好好的听听，作个答复。这件事情，我不能说什么。"海川纳闷儿："大人，您有什么事儿啊？"大人把这件事情由头至尾一说。海川想，自己是个庄稼人，就知道春种秋收，土里求财，靠天吃饭。人家大人

借着贝勒爷的金面拉巴我童林，要是帮着大人查办四川之事完毕，皇上高兴，我就可能得个一官半职的。到那时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这可不错呀！但是海川知道这事自己不能答应，转脸看了看贝勒爷："爷，您说我能去吗？"年大人知道海川乐意啦。贝勒爷心说坏啦，看起来这官儿真能引诱人哪！贝勒爷只能点点头："大主意你拿，你愿意去就去，你不愿意去就拉倒。"贝勒爷那意思，你可别说去。海川听拧了，认为王爷暗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莫误良机。便痛快地说："好！大人，您赏饭吃，我童海川受皇上雨露之恩，必当涌泉答报，谁让我会这几下子武艺呢？贝勒爷愿意我去，我就帮着您查办四川。"贝勒爷脸一沉："对，你答应得太对了。"海川明白了，贝勒爷是不乐意。可覆不难收，海川赶紧找辙："大人，我倒是愿意跟你去，为国家效力嘛。可无奈我这几个徒弟，功夫正在上进之期，我得好好儿的造就造就他们。如果我跟着您去，把他们扔在北京成，说真的，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个大人比我童林明白。"年大人心说，童林哪，你甭跟我来这手儿，我年羹尧是干什么的？你既然说出来了，这叫金打佛口出，说了就得算。"贝勒爷，海川乐意去，我想您不能阻挡，徒弟们耽误不了学业呀，明天这就递本保举他们。海川作为随行委员办差官，刘俊作为副随行委员办差官，剩下的这些小弟兄，给您留下一个，把铁臂罗汉吴成留下，他家里头有钱，不在乎这个。其余的我都保举他们随行委员。将来事成之后回到北京，都要做官，您看这不很好吗？"贝勒爷一想，得，不但把海川给拐到里头了，连这帮徒弟都给拐进去了。这可怎么办？当然贝勒爷绝顶聪明啊，他想得也很多很远，借我府里的教习，教

习不也吃着皇家的饭吗?如果年羹尧一张折子递到皇上那儿，皇上批准，我不也得让去吗？再说海川这不也为了朝廷大事吗？怎么能因私情而废国家大事呢？不如顺水推舟吧。想至此处，贝勒爷就说："我看这么办吧，亮功说得很好，保举你们爷儿几个为差官随行委员，大小是朝廷的命官，皇上批准的，好好的干，咱们就这样吧。把吴成留下，给我解解闷儿，陪着我练练功，好在我会这几趟剑术，几趟拳脚。亮功，你也不必多说啦，今天晚上回去修折子，明天奏明皇上就可以啦。"

年羹尧知道贝勒爷说的是真心话。海川也明白贝勒爷的心思了。"大人，您，您多提拔吧。不过我先要把家里事情安置安置，王府我也得安置安置。我走了就没人保护贝勒爷啦。让大家伙儿多辛苦辛苦。让他们几个弟兄先走，我随后赶。大人您看怎么样?"年羹尧点了点头："贝勒爷，您还得借我个人如。""亮功啊，我这儿还有谁呀?"贝勒爷心里不乐意啦，你怎么全给我借走呵?"我把您这儿的师爷杨友之给借走，杨师爷手笔很好，而且心路也快。"年羹尧想得很细，童海川跟杨师爷都是王爷的近人，借海川，通过海川借更多的人，海川会武艺。杨师爷紧随在左右，一举一动贝勒爷都能知道，就是请贝勒爷放心。这点儿贝勒爷没想到。"好吧，把杨师爷请出来。"时间不大杨友之来了，跟大家伙儿一见面，把事情一提，杨师爷也是义不容辞："即然是大人赏饭吃，贝勒爷，那么我就为大人辛苦一趟。不过我五十多岁了，长途拨涉是累一点，好在还有别人伺候嘛，可以的。"一切事情都说好了，年大人告辞，走的时候，让小弟兄明天一清早把简单的行李带着，雇辆车，赶奔东单三条胡同，到他的府里报到。

爷儿三个吃饭，千叮咛万嘱咐。小弟兄们高兴了。京师中哥儿七个做了官啦，这怎么能不高兴哪。回府以后，在家里安置安置。当天晚上师祖爷、师祖母给准备了一顿饭，为小哥儿几个饯行。第二天一清早，小哥儿几个各自带着行李，放到车上，来到东单三条胡同。到了年羹尧的府门前，不多时，打里头出来管家年福。“总管，我们哥儿七个来了。”“请进来。”吩咐底下人把东西都搬到东院儿，车钱开付了，带着小弟兄们一直奔上房。年大人昨晚上就修好了折本，一清早儿起来，梳洗已毕，在上房这儿坐着。小哥儿几个来到上房，跪倒行礼，大人一瞧，一个个容光焕发。“好，你们几个全来啦。”“禀大人，我们全来了。”“今后跟我一出北京城，就是公事啦，希望你们更规矩一些。”“大人，我弟兄明白。”“好吧。年福呵，你带他们到帐房，一个领四十两银子，让他们置办些东西。三年二年的不定准回得来，让他们有家的给家里头送些钱去。然后带他们到马号，让号头给他们一人挑一匹马。杨师爷到了吗？”“还没哪。”正说着杨友之来了，大人往外迎接，到堂阶前，把杨师爷请进来。年福带着小哥儿几个走啦，领了银子可都成“老爷”啦，这孔秀哪受过这个，“唔呀，我是孔大老姨夫了。”哥几个钱领到手，掖起来了，年福带着他们到马号去了。

“王兴啊！”号头王兴眨眼之间来到切近，单腿打千，“给总管大人请安。您有什么事？”“这是七位老爷，随行委员。要帮着咱家大人查办四川，他们七位老爷都很有本领，大人每人赏了一匹马，你帮着他们挑去。”说完年福走了。年大人自己有一匹马，当年中举之后，家里的马匹不少，但是无论哪匹拉来之后，年羹尧用手顺着马的前三叉脊梁骨往后一捋，到

后三叉这一使劲，一摁马的腰板儿，这马“哗哗哗”的撒尿，年羹尧很有点儿生气。有一天，他在东单三条胡同东口带着年福、年禄，这儿站着，往大街上看，突然马路上过来一辆盐车。过去北京城的盐包都是席包，老秤五百斤一包，等于现在的二百五十公斤，既不好装，又不好卸，既不好搬，又不好扛。这辆车满载大盐，那年头路又不好走，可只套了一匹黑马，喷着白沫子，在路上走得十分快。大人一眼瞧见，传话让这马站住。大人来到跟前，问赶车的：“你拉盐哪？”赶车的一看这是官儿呵，便道：“我拉盐。”“车是谁的？”“车是我自己的。”“马呢？”“马也是我自己的，我这马倒是真能干活儿。”“好，把车支上。”拿支车棍儿把车支好了。“把马卸下来。”赶车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让卸就卸吧。把马站住了，鞍子取下来，这马四蹄淌汗。年大人就用手顺着马的脊梁骨一捋，到马的后腰这儿“啪”一使劲，这马前蹄一绷后蹄一躬，竹签儿的耳朵一立，鬃尾乱乍，“咴儿咴儿”的叫，一声嘶鸣，马得其主。大人摁了三下儿这马也没撒尿。

“把式你姓……”“我姓张。”“噢，你家里拴着几辆车啊？”“就这一辆，一家六口人，指这一个车吃饭。”“噢。你这马卖给我。”“呦！我这儿拉着半截车，怎么能卖给您哪。”“不要紧，你上我的马号里挑去，都能干活儿。我给你两匹马，这好不好？余外再给你纹银二百两。”“哎哟，我这马才四十两银子买的。您给我这牲口的口儿要好一点儿。”“这你放心，你自个儿挑去，什么口儿的都有。”“那好啦。”让年福派人带着他挑马去。不但挑了马，而且把套都带来了，就势拴到车上，让帐房给拿二百银子。把这匹马拉回来，交给号头王兴。把这马刷洗干净，一连三天，细麸子细料，让王兴亲自照料，这

马立刻改样儿了。等禀报了大人，年大人到这儿一瞧，备好了鞍子，上去一骑才知道，这马脚程真快，走起来跟一阵风一样。年大人给这马起了个名字叫："立地滚风骓，卷毛狮子黑。"按说带"骓"字的马，都是黑白花，这匹马是黢墨乌黑。

现在，王兴给几位老爷请安，"啊，起来吧王兴，你领着我们挑马去吧。""几位老爷都怎么称呼？贵姓啊？"刘俊他们各报名姓，王兴带着他们来到马号，夏九龄机灵，一眼就看见一匹十分神俊的黑马，头对尾长丈二，蹄至背高八尺。"老兄，你把这马给我拉出来。"取了一份鞍辔，马上备好了。杨小香挑了一匹枣红马，杨小翠挑了匹青马，司马良挑了匹黄骠马，穿云白虎刘俊挑了匹银鬃马，洪玉耳挑了匹黑白花的马，大家伙儿都高兴，都要在背上试试脚步，那边王兴跟孔秀打起来了。

"孔老爷，您挑的这马不成。""唔呀，你这是什么话，孔老姨已经看上这匹马了，这马就归了我了，大人都赏我马嘛，你是个使唤小子，你就不同意？""嗨，您怎么说这个话呀，您挑的是大人的马，大人给您了，我有什么舍不得？可有一节，这个马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不行我也要骑它！"刘俊他们都过来了："王兴，你怎么瞧不起我们孔老爷？"不是您哪，您看孔老爷挑的这匹马。"大家伙儿这么一瞧，说真的，这匹马可真个相儿，菊花青，头至尾长丈二，蹄至背高八尺，紧毛梢儿冒亮儿，细七寸大蹄碗儿。"王兴，这马不很好吗？""这个马呀，把大人都给蒙了。大人带着几个人到骡马市挑马去了，一瞧这马真够意思，把马带回来。没想到让马把式一压，坏了，没走儿，净颠，人骑上受不了。孔老爷非要骑，这不能骑呀！""唔呀，你不要管的嘛，颠的我也喜吹。骑上还解

闷嘛！”“那好吧，您喜欢我就给您备上。”大家都说，他自己喜欢就好。

小哥儿七个每人一条打马的马棒，马号大门开开，各个搬鞍认镫上坐骑，马上加鞭，喝！马走一团风，真有意思，顺东口一直奔东四牌楼就下来了。哥儿六个的马走起来跟一阵风一样，唯有孔秀这马只会颠，“唔呦——！把我墩含乎了，怨不得人家王兴说这马不成。”等哥儿几个回来以后进了马号，王兴带着人过来了，“孔老爷怎么样？”“王兴呵你说得太好了，这马没有走，它净颠，反我的屁股都给墩破了。”“您瞧我跟您说什么来着，人家行家给这马起了个名儿——墩蛋青。”“唔呦！打你个混帐东西！”大家伙儿这乐呀。把马都拉到槽头喂上，回来给大人道谢。杨师爷已经来了，大人正与杨师爷说话，一见他们进来，就说：“好吧，你们小弟兄玩玩儿去吧，两三天后圣旨下来就走。”

第二天皇上的旨意下来啦，所有奏折上保奏的一切人完全都批准了。择了黄道吉日准备登程。起程这天，场面宏大。一百名亲兵列队排好。三座皇亭子摆下，年大人又把小哥儿几个叫来参见行了君父大礼，然后参拜三宝，让刘俊、司马良、夏九龄三个孩子捧着三宝，安放在黄亭以内，圣旨、金牌、尚方剑各一个黄亭子。年大人，杨师爷等众人来到外面，大轿早已备好，小兄弟的马匹也准备好了。行李车在后头，一百名亲兵前呼后拥。“肃敬，回避”的大红牌在前，全份热事。大人上了大轿。“呛啷”十三棒金锣同响，人抬轿起，金锣天道，四面清旗迎风招展。刘俊骑着雪霜白的银鬃马打着顶马，洪玉耳为跟马，两侧有亲兵紧随保护。孔秀在后头压着行李骑着“墩蛋青”，穿大街越小巷，出彰仪门。敢情文武各官奉

圣旨都在天宁寺这儿准备给大人饯行。大人的轿来到天宁寺，下了轿，大家伙儿下了马，文武各官说了几句吉祥话，把酒献上来。大人立饮三杯，一摆手这才分手，文武百官回城。大人传下话去，撤大轿，换行轿，人马杂踏，顺着官站可就下来了。满清制度七十里地一大站，三十里地一小站。该什么地方打公馆，在什么地方打公馆，该什么地方打茶间，在什么地方打茶间。

年大人按照官站，饥餐渴饮，晓行夜宿，小弟兄哥儿七个小心翼翼地保着驾，越走离京城越远。不日，来到了保定府管辖下的清源县境，离北京城三百里路。

清源县正堂，两榜进士出身，爱民如子，明镜高悬，姓丁叫丁开甲，带着手本，还有合城的文武举监生员，在道边跪接。大人把手本留下，问道："公馆打在何处？"丁开甲禀报："东门里一个大店房。""既然如此，头前带路。"文武官员合城举监生员陪轿一直到东门里。大街上拥挤非常，热闹至极。东门里路北四层大殿，悬灯结彩，十分富丽堂皇。门口上垂首贴着金报，当中的大红纸："查办四川钦差大人年公馆。"鞭炮齐鸣，大炮轰响，大人的大轿落平，三座黄亭子搭到正院，也落平了。亲兵小队里外接岗。小弟兄陪着大人往里走，一直来到上房。刘俊、司马良、夏九龄三个人把三宝请到上房供好，点燃檀香。大人先行罢三跪九叩君臣大礼，往旁边儿一站，小弟兄过来行礼。年福、年禄、杨师爷都有人照顾，小书童福儿在上房伺候大人。

大人传谕，所有清源县合城文武官员、本地士绅、举监生员，一律挡驾。单命清源县正堂丁开甲进厅回话。时间不大，丁开甲挑帘栊进来。"丁开甲见驾。"随之赶紧往后一撤

步，正冠甩下互行袖子，往前一抢身，匍匐在地，肘膝前进，行三跪九叩君臣大礼。“清源县正堂卑职丁开甲，参见大人。”“贵县免礼平身。来，看座位。”早有差人搬过了座位。“有大人在此焉有卑职的座位。”“坐下好讲话。”丁开甲偏身坐下。年大人上下打量，看过他的履历，这是两榜进士出身。丁开甲在五十岁上下，黄白净子，微留短髯，头上戴着红缨帽，腰里系着凉带，外罩马褂，四方的补服。上头是文补七品鸿敕鸟补子，五分底儿的靴子，真有个像儿。“贵县，本钦命这次奉旨出朝，到四川开仓放赈，蒙圣恩赐我圣旨、金牌、尚方剑，代天巡狩如朕亲临。三品以上的官员拜本参劾，三品以下的官员先斩后奏。准本钦命便宜行事，要代理民讼。如果你本地有不奉公不守法的贼匪顽民，热力攸关你惹不起的，跟本钦命谈一谈，本钦命给你做主。你懂吗？”“是，谢过大人。自从学生到任以来，仗着圣天子的洪福。年大人的虎威，咱们保定府清源县境界还没出什么大的案情，确实是安静如常。”“噢。那很好！贵县忠于职守，本钦命定要保举。看茶！”年大人的意思是“送客”。丁开甲站起来道：“卑职谢大人栽培。大人匍匐风尘，一路劳乏，您早些休息，卑职告退。”“好，贵县，回衙理事去吧。明日清晨，伺候本钦命登程。”丁开甲往外退，退到门口儿了，挑帘栊转身出去。

丁开甲回到县衙，晓谕武将兵勇，严加防范。年大人换好了便服，把师爷请来，一块儿擦脸、漱口、喝茶，预备吃饭。吃完饭说会儿闲话，办些例行公事。师爷他们告辞走了。这个时候，一挑帘儿进来仨人，司马良、夏九龄、洪玉耳。小哥儿仨进来给大人请完安，往旁边儿一站，十分规矩。”“喝！你们哥儿仨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奉我师哥之命恐怕大人您

闷得慌，我们小哥儿仨来陪伴大人。”“噢？好哇！”大人问玉耳是什么地方人，答言：“我是湖南桃源县人。”“噢，你们那地方风景很好哇，世外桃源嘛。陶渊明老先生作的‘桃花源记’，说的就是你们那地方。”“大人您知道的真多，不错”就是我们那儿。”天已经到了定更，年大人对他们说：“好吧，你们三个在外边，那儿有茶，我呢，到里间屋休息。”这样，伺候大人到里间屋。

小哥儿仨来到外间屋，把隔扇门对好，吹了灯。司马良在上垂手，夏九龄、洪玉耳在下垂首，在桌上盘膝打坐，闭目吸气养神。天交二鼓，突然间夜襟带风的声音，以西房上就下来了。仨人全把眼睛睁开了，彼此看了一下。再听院中“嚓嚓”有响动，直奔上房来了，有人亮匕首向隔扇门的插管。隔扇门并没插，慢慢的开了，这人在门槛这儿蹲着。仔细瞧这人，青绸子绢帕缠头，一身三串通口夜行衣，寸排骨头纽儿，兜档裤，绒绳勒住狮子绊，斜插柳背着纯钢三楞峨眉刺，脚下薄底靴子。这个蹬着门槛儿往里瞧，探臂膀拨下三楞峨眉刺，刚要往里走，玉耳低声说话：“大胆贼人，竟敢来到公馆行刺钦命大人，尔往哪里逃！”有这么句话，“强贼怕弱主。”这人才发现这儿有仨人，垫步拧腰奔当院，玉耳一伸手“喳楞楞”把刀就亮出来了，也跟着飞身形出去。司马良、夏九龄也蹿出去了。玉耳一亮刀，往前一扑身，这左手刀就到了。这个贼人上步一闪往下一矮身，递刺就扎，玉耳拿左手刀背一挂他，反刀一劈，贼人往下一低头，玉耳卧腰一脚把这贼人就踹出一条儿去。贼人好快的身法，就地十八滚，咕辘辘出去，鲤鱼打挺起来就跑。司马良“哗啦啦”一抖链子锤，高声喝喊：“你往哪里走！”溜锤就砸。夏九龄链子撅也拽出来

了，“哗啷啷”一抖，三个人三吊角就围上了。“呛啷啷”报警的锣声响啦，官人呼啦啦往里走，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把大人这院里就挤满啦。

正这个时候，刘俊飞身形打夹道儿过来了，后头带着小哥儿仨，各自亮家伙，孔秀一撼摇山动在自己袄袖上背背，“唔呀——大胆的贼寇嘛，竟敢来到公馆行刺，孔大老姨父要你的命哪！”嘣过来用摇山动奔贼人就扎。贼人闪身躲过去急架相还，小香、小翠各自亮刀，刘俊亮出链子槊，小哥儿七个把这贼人给围上啦。要说这贼人可不软，虽然刚才动手吃了亏，但他明白过来后，闪展腾挪，把这峨嵋刺就施展开了，真是瞻前顾后，闪左防右，指东打西，神出鬼没。

大人已经睡沉了，突然听见玉耳在外头喊，知道是来贼了，便穿好衣服，摸黑把剑摘下来，拨剑出鞘，也出来了。年大个借灯火之光一看，哎呀，小哥儿七个如同正月十五走马灯一样，刀光剑影、步履沙沙。这个贼人好厉害呀！大人瞧着瞧着，觉得这个贼眼熟。“噢！想起来了，三月三亮镖会，铁罗汉吴成力胜十杰，他就是第九个——红毛秃头猩子马俊。

原来，亮镖会上燕雷被打，回到西胜镖局，燕普给他治伤，叫诸 葛健先带人回山，自己照看燕雷，由于伤势不轻，一晃就是半年哪。燕雷的伤好了以后已回四川去了，燕普也准备过几天回山。这时，鲍古得到消息。说童林师徒八人保年大人四川放赈，立即案报燕普。

燕普一想，他们师徒八人前往四川开仓放赈不过是一般的救济一下灾民，而主要的是，三月三亮镖会上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没成功，我们叫朝廷给注意了，这对我剑山蓬莱岛十分不利。想到此，燕普把鲍古和鲍图叫过来说：“我走后你们

俩从可要多加注意，你们邀请剑山的人来夺镖头，唯恐顺天府找你们的麻烦。”鲍古说：“不要紧，这您放心，我们有的是钱。不过，老军师，有一点儿事情直到现在晚生不明白。”“什么事情啊？”“现在燕二将军已经痊愈回山，您老人家的心也静下来了。晚生请问您，这亮镖会上您老人家一个人力敌群雄临危不惧。可后来来了一个道爷，您就带着我们跑回来了，他是什么出类拔萃的人物呢？”燕普叹了一口气说：“鲍古呀，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是江西信州龙虎山玄天观的观主，太极八卦术士张鸿钧。弟兄四人他排行在三，他们是大清国护国的四大名剑。要说山人怕他，我并非怕他。可在当时，我已经跟众群雄动手多时，精疲力尽了，如果当时我不走，张鸿钧必要与我动手，那么，山人我是甘败下风。为此，激流勇退我才回来。”“噢，原来是这样。”

燕普身边没什么人了，只好把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和一棵苗儿秃头义士马亮叫过来道：“年羹尧出都奔四川与我剑山大为不利，给你们爷俩一个密令，请你们协助办理。一路之上瞅机会最好把年羹尧刺死。”马俊、马亮答应下来：“老军师，你只管放心吧。”燕普这才回山。

这马家叔侄是燕普请的，他们不是剑山的人。燕普他们走得快，回山以后，当天晚上就在九兽鹤天亭内君臣密议，马上把这件事情禀明英王。云台剑客又派了四拨儿人下山。一拨儿是风中芙蓉南宫利、谢瓣莲花魏九成，云中风韩猛，直入陕西，设法沿途行刺年羹尧；第二拨儿，阴阳判官斐文带着花面判官斐武、矬脚兔子童威，在半路上打截，不让年羹尧进四川；批三拨，仙人手丁寿，玲珑手陆英、追魂太岁贺汝龙。这三拨走了，燕普还不放心，又跟自己的大师兄说：

“哥哥，我派这三拨儿人，再加上马俊、马亮一共是十一个人。但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保护年羹尧，要置赃官于死地，恐怕也是力量不够呀。小弟打算请您亲自去一趟，如果您去陕西，年羹尧绝无生路。”无形剑客万俟羽修点头：“无量佛，愚兄情愿前往。”第二天，万俟羽修把量天尺包袱往身后一背，一系麻花蝴蝶扣戴好银两路费，老仙长从剑山蓬莱岛也下来啦。这一来，钦差大人年羹尧就万分危险了。

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和一棵苗儿秃头义士马亮一商量：“现在老军师已经回山啦，交给我们爷儿俩的事怎么办？”马亮说：“孩儿呵，我不能跟你在一块儿，咱爷儿俩各行其事，就看咱们爷儿俩谁能成功。”“好吧。”爷儿俩从北京城也出来了。红毛秃头狸子马俊手黑心狠，到了彰仪门外找个地方藏起来，等着年羹尧离开北京，果然没出几天大人离开北京啦。天宁寺饯行以后，饥餐渴饮，晓行夜宿，非止一日。马俊总没得机会下手。今天到了清源县，马俊提前来到县城。

县城里很热闹，路北的公馆里悬灯结彩，戒备森严。路南斜对过儿，有个饭馆儿，马俊可就进来啦。伙计问：“爷台您吃饭哪？您上楼吧。楼上看座！”来到楼上靠着窗户，打开楼窗十分凉快，正能瞧见公馆门前的一切。马俊吃着喝着，时间不大鞭炮齐鸣，年大人到了，文武官员潮水一样迎接大人进了城。大人下轿，小弟兄保着往里走，马俊看得真。吃完饭，天已经黑下来了，马俊出了饭馆儿，围着公馆绕了一个圈儿，然后出城了，找了个大树林儿，盘膝打坐，闭目吸气养神。一觉醒来，初鼓已过。换的夜行衣，把三楞峨眉刺别上、匕手插进靴筒，奔城门来了。塌身形，走矮式，鹿伏鹤行，一直来到护城河，燕子三抄水飞身形过来，施展功夫上

了城墙。顺城墙里边儿往下看，万家灯火已熄，百姓都入了梦乡。长街上三三两两巡更走夜，加班加岗，戒备很严。马俊飘身下来，隐蔽身形转到公馆后边，越墙而入来至西房上，扒中脊往下看，顺横眉子一瞧，年羹尧跟小弟兄三人正在说话。说完话大人奔里间屋，时间不大灯全灭了，三孩子他不在乎。来到西房后坡等了一会儿，轻簌簌、静落落。这才长腰下房、衣襟带风被三小听见了。当场动手，洪玉耳把他踹了一个跟头。他心说，哎哟，这小东西能耐不小哇。到现在七个人围住马俊，那力量可就大了。但这七个人都惦记着自己，就忘记配合了。马俊一看，就要趁虚而逃。他瞧孔秀的功底不如人家几位，准备从这儿突破，只见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往下一坐腰，拿这刺溜一下，贴着地皮就是一个金龙搅尾。

大家纵身形出去，马俊猛一长身恶狠狠地奔孔秀扎来了"唔呀！这个混帐东西奔我来了。"孔秀把摇山动往外一支，跨步闪身一躲，马俊就势一脚把孔秀踹了个跟头，拨腰上了西房。刘俊、司马良、洪玉耳也跟着蹭蹭上了房，再瞧红毛秃头狸子马俊，越脊后坡，眨眼之间蹿纵跳跃跑了。

刘俊他们没敢追。因为他们往前一追，马俊要返回来呢，就于年大人十分不利了。刘俊哥几个从房上下来，把军刃收拾好了，又问了问孔秀怎样，孔秀说："没事儿，他只不过踹了我一个跟头。"

大人转身回了上房，把宝剑还鞘。这时有兵丁进来禀报："禀报大人，清苑县正堂丁开甲在门外待罪，候谕求见。"大人把脸往下一沉："来啊！传他进来。"时间不大，丁开甲进来了，脸色苍白，大辫子在后头一垂，伸手把帽子摘下来。这帽子是官级，一摘帽子就等于乌纱帽丢失，这官就没了。丁

开甲哆哩哆嗦跪在门坎里头："清苑县下官丁开甲在大人面前请罪。"大人把脸往下一沉："丁开甲，本钦命昨日来时，也曾问过于你，你道本地面都是奉公守法之人，百姓安堵如常，那么，这个贼人是从何处而来？"丁开甲心说，您不来的时候，我们本地面没这事儿。他要刺我，我早死了。看来这是您带来的贼，您官大一品，您说什么是什么。"今给你半月限期，设法拿住行刺的贼人，将功补过，将来本钦命还是保举于你。如果逾限不能拿获贼人，分明尸位素餐，贵县你听参吧。""是，下官遵命。"年羹尧一摆手，丁开甲下去了。

丁开甲立刻来到自己的县衙内，吩咐一声连夜升堂。呛啷啷梆点一响，三班皂吏分立两厢。丁开甲秉公一坐，抓过扦来，唤过红名班头，啪一下这扦就扔下来了："今有大胆贼人，公馆行刺，给你们五天期限，必须要设法把贼人拿住。"说完一摆手，散堂。三班衙役抓瞎了。转身下去，也别管是官衣、便衣，就在清苑县城里城外、庵观寺院、大小旅店、客商热闹场所明查密访，严厉查寻。

这时候，小哥七个都站在大人面前，觉得脸上无光。年大人看了看他们，就问："你们七个人看出这贼人是谁了吗？"禀大人，我们看他十分眼熟。"年大人点点头："对了！在梅花圈上你师弟吴成力胜十杰，那第九个红毛秃头狸子马俊不就是他吗？"刘俊心说，这大人眼力可真好，记性也真好，没想到隔了这么长时间，他还记着哪。看来大人在梅花圈动手的时候，每一个人他都注意观察啊。刘俊忙道："大人明鉴，确实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大人接着说："像马俊这个能耐，你师弟一个人胜了他们十个，可相反，今天晚上你们七个人就拿不住一个。看来，你们七个人都是酒囊饭袋。"刘俊的脸

蛋臊得跟大红布一样，大人连连摆手："你们几个人下去吧。"给轰出来了。

小哥儿几个都觉得没脸见人了，回到差馆房。刘俊心说，我父母都没了，身无立锥之地。白马河甘家堡真假童林相会，我跟了师父才有今天，实指望这次随大人到四川，三年五载立点功劳回来，安家立业，没想到刚到清苑县就出这么大漏子。这往后离四川越来越近，贼匪猖獗，可怎么得了啊。师父在这儿我管不着，师父不在这我得管哪，我是随行要员办差官哪。

刘俊心里难过，夏九龄也难过，心说自己无父无母，跟着师大爷司马空练艺十二年，现在跟着师父，指望将来寒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我夏九龄查办四川回到北京，大小熬个官，光宗耀祖。看来前途蹭蹬，十分暗淡哪！

第二天早上起来，梳洗已毕，夏九龄跟刘俊商量："师哥呀，大人看来走不了啦，咱们得拿那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别看大人让本地面的官人去拿，那是样子货，根本拿不着。我想咱们七个人分成七条道，咱们从正东来的，这条道就算了。我夏九龄奔西北找一找。""唔呀，我奔正西找一找。"杨小香认承了西南，杨小翠认承了正南，洪玉耳认承了东南，刘俊认承了东北，大家伙分开了，各管一面。

单说夏九龄出了西关，带了点银两。他心说，看来昨天晚上的事老百姓都知道了。老百姓认不出来我我不寒碜，马俊能认不出来我吗？贼人不好访啊。九龄各地查看。一个上午离开清苑县城往西北走出近二十里路去。天交中午，走得又渴又饿。小英雄抬头看，前头出现了一个村镇。来到村东口，瞧见村口有一个石碑，石碑上有三个大字。"金官屯"。进

了金官屯，路南有个两层楼的小饭馆，字号叫“蓬莱春”。夏九龄无精打彩，挑帘进去。伙计上来问：“少爷，您吃饭哪？您到楼上吧。”楼上南北楼窗开着，十分凉快。农村的小饭馆，有七、八个座可以了。夏九龄捡北边坐下：“伙计，你给我配几个菜，来半斤酒。”您吃什么呀，爷台？”“烙四张家常饼就齐了。”时间不大全给端上来了。

九龄满满斟上一杯酒，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想起自己前途蹭蹬，心里很烦。刚做官没两天，就出了这么大的漏子，将来师父来了，大人一句话，还不把我们都打发回家呀。如果没有这件事，我还愿意在北京练功；有了这件事，再把我们送回北京，在王爷面前都不好交待。多丢脸哪。刚当了两天官，叫人家给休回来了。没能耐！给师父也丢脸哪。他把这酒杯往下一墩。“啪”的一声响，“唉！”长长地叹了口气。这时候，旁边也有一位“啪”的一墩酒杯，“唉！”长叹一口气。夏九龄可就不乐意了，心说，我在这小酒馆里，心烦，唉声叹气，你干嘛学我？你这是讽刺我啊。九龄这么一瞧，那边也坐着一个小孩，十八九岁，梳着冲天杵的小辫，前发齐眉，后发披肩盖梗，圆乎脸，尖下颏，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虎虎实实，看着就那么俏皮。身上穿着蓝绸子长衫，腰里煞着绒绳。白棉布裤子汗衫，薄底“福”字履鞋。看起来在家里养得很娇。

这个小孩摔了酒杯，叹气完了，他感觉到不大合适。人家在那摔酒杯叹息，我为什么摔酒杯叹息哪。一抬头看见夏九龄正瞧他呢。也是前发齐眉，后发披肩盖梗，梳着冲天杵的小辫，一身宝兰，长得也很俊。自古惺惺相惜，这小孩脸一红，九龄一抱拳：“朋友，我摔酒杯叹息，因为我有心腹事，

你干什么也摔酒杯，也叹息啊？又不是人家这饭馆有这种规矩，不叹息不算吃饭的。你这不是对负讽刺吗？”“兄台，您千万千万别这么想，摔了酒杯，我很后悔，因为兄台您有心腹事，不瞒您说我也有难言之隐啊，所以我摔酒杯，不由衷的叹息。这都是时逢恰巧，我对不起您。”“好，你有心事，我也有心事，咱俩为什么不上一块喝来？”“那好极了。伙计，把我这份端他桌上去。”

连酒带菜全端过去了，小哥俩坐到一块儿了。夏九龄问“没请教你贵姓哪？”“我是本地人，在这儿往正北八里地，有个小村叫邓家堡。我们老家不是这儿的人，听我父亲说我们老家是山东平阴县人。”小孩通名姓，小英雄夏九龄大闹风云庄，捉拿马俊！

第五十五回

清苑县马俊单行刺　风云庄义结邓九公

上回书说到清苑县马俊行刺，夏九龄访案，在小饭馆吃饭遇见一个小孩儿。他说离此地不远有个邓家堡，他就是那儿人氏。他的祖先是山东平阴县人。父亲姓邓名龙字九公，人称宝刀手。老英雄有一个滚珠宝刀，在武林中颇有大名。小孩叫柳影邓玉，因为自己腿快。邓玉一提，九龄一抱拳："您原来是邓少侠客，失敬失敬。"邓玉也赶忙答礼："不敢当，不敢当，提起来为我父亲丢脸。"九龄细问："邓贤兄，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为什么要摔酒杯长叹呢？"

"唉！别提了。因为我父亲最好手谈、好下围棋。离我们这儿不远有座大庙叫菩提寺，寺内有两位方丈。一位叫降龙罗汉宝阔，另一位叫伏虎罗汉宝月，还有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他们都是好下棋的主儿。我父亲今天又到庙里下棋去了。我父亲养着一匹好马，叫'千里雪内一盏灯'，这匹马是白马，雪霜白，唯有在它脑门儿门鬃的下面有茶碗口大的一声黄月光。这马上谱，够八骏图之一，有千里的脚程。我乘父亲不在家，把这马拉出来骑一骑。"其实邓玉没有别的意思，就是骑着玩一玩，兜兜风。他把马备好，扳鞍认镫上了生骑，一加鞭。这马不但跑得快，还稳当。一溜烟出去就十几里地，眼前出现一片大树林。马刚把步放开了，正有劲呢，走到这大树林边上，没想到从大树林里抛出来一件长衫，扑的一下把马头给蒙住了。"千里雪内一盏灯"正走着呢，突然一个黑东

西把脑袋给蒙上了，这马一声嘶鸣，前蹄一立，邓玉猝不及防从马上就掉下来了。邓玉爬起来一瞧，打树林里出来有二十多人。过来一人把这长衫拉下来，有人就把马拉到树林里去了。这个人把长衫穿起来，绒绳一系站在邓玉面前乐了："哈哈哈哈，兄弟你好啊。"邓玉一看，是熟人。西南有个村子叫风云庄，庄主姓雷，在这一带很了不起。大爷叫"千里飞来"雷烟，那足够一位侠客的身份。挥金如土，仗义疏财，交朋友血心热胆，跟邓玉的父亲邓九公是把兄弟。老头为人公正。他有个亲兄弟，一母所生，可就不成了，叫紫面豹子雷普，专门结交贼人，而且背着他哥哥有些坐地分赃的举动。贼人作了案都得给他送些钱来。这些雷大爷确实不知道。雷普有个儿子，就是这个人叫铁爪貉子雷宝。二十多岁，大高个宽肩膀，一身青，大肚囊，黑脸蛋，青胡茬儿，浓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相衬，还确实有个像儿。

这铁爪貉子雷宝干什么来了？由于从小家教不好，他大爷没儿没女，对他十分娇惯。这样他经常背着他大爷在外头断道劫财，但谁也不认为他会干这种事儿，因为他们家是大财主，他大爷雷烟在这一带颇有名望。可是雷宝早喜欢上这"千里雪内一盏灯"了，今 儿赶上邓玉骑这马，他把绒绳解开，长衫脱下来，一蒙这马脑袋，把邓玉摔下来，底下人把马牵走了。

现在邓玉一瞧："哟喝！雷宝哥哥。"过来就行礼。"起来吧。哈哈，兄弟，干什么去？""我父亲不在家，我把马备上，惦着骑上遛个湾儿，没想到碰上哥哥您了。""噢，这马是你的？""可不是我的吗。""不对，这马是前几天我丢的，没想到你骑着呢。到现在我把马得回来了，才瞧见是你。嗨，你

怎么偷我马呀？”雷宝把脸就沉下来了。邓玉一听这是哪儿的事啊。便急忙解释道：“雷宝哥，我父亲跟你大爷都是好朋友，咱们都是好弟兄，成天见面，马是我家的。我们家有这匹马的时候还没有你呢。”雷宝听了一耍横：“这马脑门上哪写着是你们家的？我看着好，就是我的。”“那你不讲理。”“我可不是不讲理吗，不过不讲理不是一天半天啦，早就不讲理。你要干什么？”“干什么？马是我的，你给抢去不马。”“不成怎么着，还要动动手吗？”说着话把辫子盘起来了，把长衫往绒绳上一掖：“邓玉，来吧。”邓玉往上一赶步，右手一晃面门，“扑”就一拳。铁爪貉子雷宝一揪邓玉的腕子，一抖把邓玉就扔了个跟头：“哼！你不要动手，别说你，连你老子都不成。告诉你吧，这马归我啦。走！”柳影邓玉一想这可糟了，我背着父亲把马骑出来，要叫我爹知道准不行。相反的这马叫雷宝拉去，这是敲竹杠啊。有心找盟叔雷烟去，可是雷烟跟我爸爸在一块儿呢。这样，自己把土掸了掸，奔金官屯来了。

邓玉把事说完了，九龄问他：“咱们哥儿俩一见如故，兄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呢？”邓玉想了一下，说：“我想，我打他大爷雷烟是不行，因为他大爷跟我父亲在一块儿，叫我父亲知道我非挨骂不成。不如今天晚上我到雷宝他们家，把马从偷出来得了。”“他们家离这多远？”“不算远，从这儿往西北，几里地就到，叫风云庄。”“他们家你认得呀？”“认得！我净去呀。”“这雷家全结交什么人哪？”“我这盟叔雷烟，他是一位老英雄，七十多岁，循规蹈矩。可是他二弟，就是雷宝他爸爸胡作非为。他们本身就打家劫舍，坐地分赃。凡是贼人，背着雷大爷全上他们家去。当然雷大爷在家那是一正压三邪。可是雷大爷不在，他们可什么人都交。”“兄弟，咱们

哥儿俩一见如故，我帮着你偷马怎么样？”“那我谢谢，我还没领教兄台您……”“我跟你说，你知道城里头钦差大人驻马了？”“听说了，奉旨的钦差年大人奔四川，开仓放赈。”“我叫多臂童子夏九龄。我跟我的师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还有我的几个师兄弟，我们爷们都是随行委员办差官，保钦差奔四川，昨天晚上有大胆的贼人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到公馆行刺。我访案来到这儿。你说说雷家能不能容留这马俊？”柳影邓玉点了点头说：“当然有可能。对了，马俊是不是还有个叔叔叫“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夏九龄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他跟雷家有交情，这马亮当年还上我们家去过呢？”“噢！兄弟，这是真的吗？”“那没错。好吧！您帮着我把马偷出来，我帮着爷捕盗拿贼。”“好哇，兄弟。”

吃完了饭，夏九龄付了饭帐，哥儿俩从“蓬莱春”出来了。在街上邓玉买点东西，买了几根麻绳，一斤多棉花。夏九龄也不知他干什么。走出村子往北，有个大树林，这时太阳已经往西转了。两个人到树林以内，越聊越近。邓玉挺高兴：“夏哥哥，你是官人，我不应当高攀，但我想跟你拜盟把兄弟，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九龄说：“兄弟你要瞧得起我，我愿意跟你结为金兰之好。”两人一叙年龄，九龄大点。邓玉跟九龄撮土为香，冲北磕头，结为兄弟。夏九龄把杭州擂、下江南这些事跟邓玉一提，邓玉都听直眼了：“哥哥，将来对了机会，您得帮着我跟您那位师爷、童侠客见个面，我也好立点功呀。”“好吧兄弟，对了机会我一定给你介绍。”

哥儿俩靠着大树稍微一迷登，天交初鼓，收拾一下东西。从树林里出来了。柳影邓玉只听夏九龄说，不知夏九龄的能为到底如何。但他知道自己脚程比较快，就说：“哥哥，咱们

得快点走啦。”九龄一想，这把兄弟嘿，他还惦记着考考我。就说：“好啊。”邓玉画了一个道儿，哥儿俩站齐了，喊“一二三”就开腿。两个人一长身，嘿！蹿出去都有一丈七八。脚底攒劲，沙沙沙沙。没走出多远去，九龄一铆劲，就把邓玉给拉下了。邓玉越使劲，拉的距离越远。邓玉喊了：“哥哥，您站住吧。”“怎么啦？兄弟，刚跑上劲来，您怎么不跑啦？”“罢了！真不愧为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爷的弟子。小弟邓玉我总认为我腿快，没想到跟您比一比，哥哥，您比我强得多，叫小弟望尘莫及。”“兄弟，只要下功夫，什么都练得到。愚兄这个能耐也算不了什么。”夏九龄很赞成邓玉这人，说什么是什么。

二人来到风云庄。东村口外有两条道，一条打金官屯来，是从东南上来的。还有一条道从东北方向来，也就是从邓家堡来的。这会儿，村里人差不多都睡觉了。路北是马号大门，好玉不走了：“哥哥，您瞧见没有，再往西路北大门，就是雷宝的家。”门缝里透出灯亮来，他们家的家人还没睡呢。夏九龄一瞧，门前，一边有四棵门槐。邓玉告诉九龄：“这是他们家的走马门。我要在这儿进去，找找我那‘千里雪内一盏灯’。哥哥您往西，上房的时候您留神。我找着马，偷不偷都不要紧。我必到前厅去看看您。”九龄点头：“好了，兄弟。你多加注意吧。”

两个人分了手，各自上房。邓玉一打手势，奔了马房。夏九龄蹿纵跳跃，奔雷家来了。越过了几层跨院，来到了正院的北房，搭上中脊往二道院看，东西厢房各三间，有跨院、有箭道和角门。北院前出一步廊，抄手的游廊，朱红油漆的抱柱，这才是大客厅。廊檐下站着三四个家人。往下瞧，屋里

灯光明亮，照如白昼。迎面是架几案，八仙桌两边有椅子。墙上有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八仙桌上首坐着一个人，大个儿，花白胡子，花白剪子股小辫，紫脸膛，紫中透暗。花绞的眉毛，金睛叠抱，狮鼻阔口，大耳相衬。一身蓝，煞绒绳，搬尖洒鞋白袜子。下首坐着个人，夏九龄一看正是行刺钦差的要儿子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在这老边坐着一个人，大高个儿，宽肩膀，黑脸膛，撇唇咧嘴。就听这老头儿说话："雷宝啊，这不你马大哥也在这里，你这孩子办的这个事可不怎么样。你要好马，不会到邓家庄找你大爷邓龙，直接给他磕头：'大爷，我喜欢您这马，您给我得了。'你大爷就能把这马送给你。因为咱们跟你大爷邓九公有交情。说真的，你抢邓玉这孩子的马就不对。人家的马，你抢算怎么回事啊？前几天你大爷还跟我提过，说你这孩子背着我在外头劫道，干犯国法，这哪儿成啊。你比不了你马大哥，你马大哥有本事，敢在保定府清苍县行刺年钦差。不过，他也是奉命而干的。你马大哥今晚在咱这儿落脚，明天就走。你呀，别给我惹事，明天把马送回去。"

夏九龄一捉，噢！马俊在这儿呆一夜，明天就跑。我一定要想办法捉住他。再一看，就铁爪貉子雷宝跟紫面豹子雷普谈话，雷大爷雷烟不在家。这时候底下人进来禀报："二爷，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马老义士爷前来拜望您哪。""有请。"院里头有人乐："哈哈哈，二弟，咱们大爷在家没在家啊？""没在家。""那我就放心多了。"夏九龄一看不错，"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来了。马俊在清苍县行刺这件事轰动了城里城外，马亮早就得消息了。他这通骂呀："这混蛋，打草惊蛇。这不要了我的命吗？你宰不了年羹尧，反而让他有了防备，再下

手可就不容易了。这小子，什么都不懂啊。”这样他来到风云庄，他准知道马俊在这儿呢。他又怕雷烟雷大爷在家，那多麻烦。等他来到门口，门洞里有七、八个家人，都在这说话哪。有一位就说：“你们听说了吗？咱们家少爷抢了人家邓老侠客少爷的马，这不是招事吗？宝刀手邓九公邓老侠客爷跟咱们大爷是朋友，人家哥儿俩没的说，没想到他的侄子会抢了人家儿子的马。这还不如到邓家庄跟人要马去呢。咱们大爷没在家，他抢人家马这是漏子。您瞧见没有，这秃小子马俊来了，咱们大爷在家就许把他轰喽。听说他上保定府清苑县行刺去了。他行刺跑咱们家来，明儿官人来了一逮他，咱们家可就打窝主的官司。你说，咱们安分守已的家，招谁惹谁了。”“嘿，大哥，您说的还真不假。马俊这秃小子一来，那老秃小子就许跟来呢。”马亮在外头一听：嘿！骂我哪。“这马俊不是玩意儿，那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更不是玩意儿。明儿他们爷儿俩老上咱们家来，咱们家就快倒霉了。”“一点都不假。”

啪啪啪！“谁呀？”“我是马亮啊。是你们众位骂的那位。”“哎哟喝！马老义士爷。我们这儿背地里说闲话哩，老义士爷您可别往心里去。我们骂那老兔崽子不是您哪。”“嘿！背着骂我还可以，怎么当面还骂我呀？”“不是，我们骂走了嘴了，老义士爷，您多原谅。”“大爷在吗？”“大爷不在，下棋去了。”“告诉二爷，我来了。”这才请马亮往里去。

马亮过了二道院来到院中：“二爷哎，哈哈，哥哥我给你添麻烦来了。”雷普、雷宝、马俊都出来见完礼了。“兄长，请请请。”来到大厅内，马亮一屁股就坐在雷普那儿了，雷普在旁边陪着，马俊和雷宝在侧座一坐。“来呀，给老义士爷沏茶。”

家人们都不乐意侍候。

“马俊，我就知道你在你二叔这里住着，给你二叔添麻烦。你上保定府清苑县行刺去，咱们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可是你就没想到吗？要行刺就得猛鸡夺嗉，一战成功。你怎么打草惊蛇呀？你这一来不要紧，咱们爷儿俩行刺都费劲了。你这孩子一点经验阅历没有。”马俊低头辩解着说：“我打听到童海川不在公馆里，就他这几个徒弟算什么呀？没想到还真扎手。我险一些被擒住。我哪儿知道他们这么厉害。”马亮一撇嘴：“厉害什么？你要等着我呢？不就是童林那几个徒弟吗？啊个真有能耐？都是饭桶，马勺的苍蝇混饭吃。你不应该怕他们。这事儿，咱们爷俩得一块办，你给我巡风，我来下手才对啊。”马俊听完忙说：“叔叔您说得对！还是您智多会算，我听您的了。”马俊一捧马亮，马亮有点犯晕。一犯晕说出话来就没谱了：“他小儿童林算什么，他见着咱们也不敢跟咱们论辈儿啊。谁不知我‘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跟他师父尚道明、何道源是朋友啊。哈哈哈，他童林是晚生下辈啊。”

夏九龄在旁边听着就有点儿生气，心说，你说我两句没关系，你侮辱我的恩师，什么我师爷跟你平起平坐。九龄气往上撞，哗楞一抖链子槊，从丹田一声喝喊：“呔！钦犯马俊、马亮，你二人背地里朗言大话，胡说八道，少侠客爷多臂童子夏九龄在此。”“啊！”屋里灯“扑”的一下就吹灭了，呼啦一下全出来了，嚓楞楞军刃作响。

夏九龄飘身下来，马俊一瞧：“好小子，公馆行刺围截我的就有他。一伸手将自己的纯钢峨嵋刺亮将出来，飞身一跃，捧刺就扎。九龄上右一滑步，左手链子槊哗楞一缠，右手链槊唰奔马俊的太阳穴就砸。马俊往下一矮身，九龄就势卧下

腰去一个搬尖脚，正踢在马俊的下颏上。“哎哟！”险一些把这小子的下颏给踢掉了。其实，九龄的功夫很好，比马俊强多了。在公馆七个人拿不住马俊，是因为人多盖塌了房，大家只想自己立功，没考虑到配合捉贼。

现在马俊一输招儿，紫面豹子雷普把脸沉下来了：“哼！娃娃大胆，来到我的家中，竟敢伤我的宾朋。”九龄高声喝喊：“你窝藏要犯马俊、马亮该当何罪？哪里走，你敢拒捕吗？”涮起链子槊，哗楞——，奔雷普的脑瓜顶就砸了下来。雷普上右步一闪身，左手一叼他的两条链，右手掌在夏九龄的肩头一拍，“啪”的一下，一掌把夏九龄打了个跟头。飞身形过来，脚尖一点夏九龄的腰眼儿：“捆！”雷宝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四马倒撺蹄，把夏九龄给捆了，然后把链子槊往他身上一围：“爹爹，如何处置？”

“来呀，把他搭到跨院。”马亮过来了：“哈哈哈，兄弟，这夏九龄能往跨院搭吗？”“哥哥，怎么了？”“这是官人哪。官人和咱们冰炭不同炉，不是咱们杀他，就是他杀咱们。逮住就得宰。”这雷普是个没有见解的人。要是杀了夏九龄，将来人家官人找了来，马俊、马亮拨腿都跑了，哪儿找他们去？你呢，躺着的地，站着的房子，住家有门，开铺子有板，你是这村人，跑得了吗？所以雷普糊涂就糊涂在这个地方。雷普一听：“宰他倒是可以，不过，大哥不在呀，要在我们家里宰人，我哥哥同意吗？”马亮着急地说：“二弟，大哥要回来就坏了，还能让咱们把他杀了吗？咱们弟兄是英雄，在这个小小的官人面前还栽了跟头不成？再说，等大爷回来了，把他给放回去，他带着官兵到风云庄来一抄咱们，那还不吃官司吗？这叫放虎归山，终久成祸啊。兄弟，你说，我讲的对不

对啊?”雷普点头：“嗯，倒也不错。”

雷家的家人，大部分受大爷雷烟的熏陶，跟雷二爷可就不是一个心。他们也琢磨，人家这孩子是个官人，是上咱们家来了。马亮他说宰，您就让宰呀？二爷您多糊涂啊！可是底下人谁敢提呢？这是二庄主爷。咱们说好了到没事儿，说不好，挨一顿骂不说，叫咱们卷铺盖，咱们就得走哇。家人只能唯命是从，不敢多言。

这时，雷普又有些犹豫。马亮可催上了：“你听哥哥我的，没错。我什么时候给过你瞎马骑啊?”雷普一听，下决心了：“哥说得对。来人啊!”那几个家人走过来：“侍候二庄主爷。”“搭走！把他剁喽!”家人中胆大的可就说了：“二庄主，大爷不在家，您让我们杀人，我们不敢。”“什么不敢，让你们宰，你们就宰嘛。”马亮在一旁煽风：“兄弟，看看，你家这些下人，奴欺主哇。你让他们杀人，他们都不听，明天叫他们卷铺盖滚。”底下人心时这个骂呀，马亮这老兔崽子，到这儿兴风作浪来了。他非要把咱们家闹得家败人亡不成。这时，雷普把眼睛一瞪：“宰!”“二爷，您散了我们，我们也不敢宰。得！刀给您，您要宰您宰。”“好吧！雷普气哼哼的接过刀来，一脚把说话的家人踹了个大跟头。他来到九龄面前刚一举刀，箭道过来人啦，高声喝喊：“二弟，大胆!”

夏九龄视死如归，心说，我办案来叫贼人逮住了，宰了我，师父准会给我来报仇的。九龄低头不语，忽听有人大喊，九龄抬头一看，一个白胡子老头，年近古稀，双肩抱拢，中等身材。身穿米色长衫煞绒绳，河南绸 裤子汗衫，挽着袖口。“福”字履鞋白袜子；赤红脸，白剪子股小辫，皱纹堆垒，精神百倍。正是大庄主“千里飞来”雷烟。

雷大爷在菩提寺，哥四个一块下棋。今天晚上怎么回来晚了？因为宝阔、宝月两位师父受人家的请贴，最近就要到山西去。这样，棋友们不知道两位师父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多杀了几盘。下到半截上，邓九公心想：不成，我必须回家了。我离开家两天，邓玉那孩子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回去看看吧。宝刀手邓九公站起来说："雷贤弟，你接着我这半盘跟二位高僧杀杀吧，我得回趟家。"说完走了。雷大爷没下几着棋也琢磨，哥哥回家去是怕儿子若事儿，可我们那一家子净是惹事的人，二弟和雷宝也好作事。想至此外，雷大爷就说："二位高僧，我也不能奉陪了。"雷大爷也告辞回家了。

来到自己家门口，家人们在门洞的懒凳上坐着呢，都是愁眉苦脸的样子。雷大爷刚要叫门，就听一位家人说道："我说咱们家招谁惹谁了，咱们大爷怎么还不回来啊？哪儿有这么大年纪还是总往外头跑，要是大奶奶在，能成吗？家里都要出人命了，老爷子还不回来，杀官情同造反哪！"听到这儿，雷大爷赶紧叫门："开开！""哎哟，来啦！"雷大爷往里一走，底下人嘟啦啦都围过来了："大爷，我们给您磕头，您快到里边瞧瞧去吧。""怎么啦？""'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跟他侄子'红秃头狸子'马俊，到清苑县行刺钦差年大人，现在都跑咱们家里头来了。听说他们把官人拿住了，要杀官人。"大爷一听，真是气炸肝肺。

老英雄赶紧往里走，顺着前厅的箭道过去，正赶上雷普举刀。雷普一瞧："哎哟！"马亮也吓晕了，赶紧过来行礼："哥哥，您好啊！"又忙对马俊说："马俊，你还不过来给大爷行礼。"雷大爷连理都不理，用手点指："老二啊，你家里头有什么仗恃，竟敢杀官人哪？小小的风云庄雷家怎敢跟朝廷

对抗啊？既然知道是官人为什么要杀？是谁给你出的这主意啊？这主意，是为你将来日益昌盛，还是要你全家刨坟锯树，灭门九族哇？”马亮听了忙解释：“哥哥，不是这么回事，我这儿正跟老二商量呢，我说咱们绿林人跟官人冰炭不同炉，咱们要捉住他就得宰他。我不敢给出主意，老二乐意宰就宰，不乐意宰就别宰。”“来人哪！把这差官先押到东房去，捆在椅子上，回头再说。”家人把九龄带走了。雷烟看了看马俊说：“我听说马贤侄，你是条汉子。你在清苑县行刺钦差年大人。你有胆子刺杀钦差，我佩服！但我们哥俩没胆子把你们叔侄二人留在我家。请走吧。”

马亮忙说：“大哥，您多原谅！我们爷俩上命差遣，概不由己。今日打您这儿路过，到您府上来看看你们二老。哥哥，兄弟，我们明天就走，绝不耽搁打搅。”雷烟听罢也就适可而止了：“好吧！既然只住宿，那么就请休息去吧。”雷烟又对雷宝说：“带你哥哥马俊睡去吧。”又转身对雷二爷说：“老二，你在客厅等我，我安排马贤弟也去就寝，回头咱哥俩有话说。”

这样，雷大爷同着马亮顺大墙往西来，从角门出去往后走，进了一个月亮门，来到一处花园式的客厅。大厅内灯火通明，格扇门开着。等进来到里间屋一瞧，雷大爷也乐了，这马亮直咧嘴。本来现在是盛夏，要说伙计们真向着马亮，怕他晚上着了凉，在这床上给他铺了三层羊毛毡，还有狗皮褥子，羊皮褥子，最上头是棉布褥子，人往上一躺，就得把他埋起来，旁边还搁了五床大被子。雷大爷说：“兄弟，你瞧，这底下人多照顾你呀。马亮也说：“哥哥，要老这么照顾我，我真受了不。”马亮心说，损了嘿，干嘛弄这么老厚哇？这要把我捂死呀？“兄弟，你躺下吧。我给你盖上。我么大岁数，

晚上着了凉也是麻烦事。”马亮说：“好啦。”马亮一件一件把衣服都脱了，放到木凳上。马亮躺下后，大爷一伸手把被子拿过来了，给盖得很严实，嘴还说呢：“还记得有一年，你在我家儿住着，着了凉很长时间不好。”马亮心说，那是什么月份，现在是什么月份。马亮催促着说：“大爷，您走吧，冻不着我。”雷大爷笑着说：“哈哈，我给你吹了灯，你呢，就好好地歇着吧。”“好了。”大爷说着话，把灯吹了往外走，隔扇门倒挂着。

屋里头一片漆黑，捂得马亮直出汗，真是遍体生津。马亮心说，姓雷的你待朋友就这个滋味啊？好嘞！有你好看的。他唯恐雷烟在外头没走。便假装打开呼噜了，他一边打呼噜，一边揭开被子把衣服穿好了。然后奔几个箱子来了。一伸手打开一个箱子的盖，往里这么一摸，只有两吊钱，他掖起来了。跟着把第二个箱子打开了，第三个，第四个。几个箱子里头都有压箱底的两吊钱。马亮把这些钱都装在身上，然后轻轻推门，来到院中。马亮心说，姓雷的，你待我就这样，我非叫你家败人亡了不可。我赶奔东跨院，把这多臂童子夏九龄给宰了！他是随行委员，钦差的官员。这样一来，我看你姓雷的有什么出手的？你非得刨坟锯树，灭门九族不可。一棵苗秃头马亮拨腰上房，蹿纵跳跃，施展矫捷的身手，来到东跨院的东房。九龄这会儿让人家拿绳子把他的胳膊腿绑到椅子上，动弹不了，现在屋里头一片漆黑。九龄一阵子难过，凭我夏九龄的能耐跟人家庄主动手，一回合我就输了。看来我夏九龄还差得远呢？我死不要紧，我给师父丢人啊！我是奔西北这条道来的，若指望师兄弟救自己这是不可能啊，得了，听之任之吧！九龄一搭拉脑袋，慢慢睡着了。猛然间一

阵凉风“唰”地把九龄给吹醒了。小英雄睁开眼睛一瞧：哟！“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从外头进来了，这个老家伙在梅花圈上和师弟吴成动过手，他跟“红毛秃头狸子”马俊爷俩是手狠心黑呀！刚才他就劝雷普宰我，幸亏雷烟来了，人家不让宰。看来这个小子要嫁祸于人。再瞧马亮三角眼滴溜这么一转，迈步往前来，一脸的杀气。“哼……哈哈……哎呀姓夏的，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姓马的要杀你！你别看他‘千里飞来’雷烟武艺高强，他救不了你，得了，你在老太爷的面前就认倒霉，闭眼吧！”他说着话一抬手，“嗖”把靴筒里头的匕首就亮将出来了，往前一赶步，唰！这匕首可就奔九龄的胸前来了。眼看就扎上九龄了，就在这个时候，马亮觉得有人把自己的脖子给掐住了。出不来气。“哟！”他没哟出来，跟鸟笼子似的让人家给提拎起来了，“当啷啷”一声响，马亮把这匕首扔了，这位在后头提拎着马亮出了门，往北这么一拐，来到东墙下边，啪！往地下一摔，这“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就是一个大前栽，险一些把他前脸给他挫平了。“这是哪位呀？”马亮回过头一看，哎，是他！吓得马亮六魂无主哇！原以为是“千里飞来”雷烟呢。一看这人，中等身材，双肩抱拢，土黄布的裤子汗褡，左大襟。粗蓝布大褂又肥又大，紫微微的脸膛，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轮，小辫整扛着，大阳努着，眼睛鼓着，浑身气焰十足。原来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您是童爷爷！”他趴在地上鸡叨米一个样，磕头犹如捣蒜，摆尾无非乞怜呀。

那么，海川怎么来得这么巧哇？无巧不成书嘛？海川把家务事安置安置，把事情禀明了父母，这一次贝勒王爷把我借给钦差大人年羹尧相办四川，八个徒弟我带走了七个，请

父母放心，三年二载的我不定回得来。又托付了兄弟、弟妹："你们两个伺俸二老一定要尽心。"童缓两口子说："哥哥，您只管放心，家里事情您就交给我们夫妻了。"把吴成叫过来跟吴成说："孩子，你的学业我可顾不了，我得出门。""师父您放心吧，原来的功夫我还练，跟师父学的那个我也绝不耽误。再说还有贝勒爷。""对，你没事的时候陪着贝勒爷去练功。"海川嘱咐好，安置停妥，又来到贝勒府内，拜见了贝勒爷。贝勒爷也说："海川哪，我不能只顾咱们爷俩的私情，当然我不愿意你离开我，可是有一样，剑山的贝勒爷造反，事关重大。要消除这个心腹之患，你放心的去吧，家里的一切事情，本爵我会好好安排的。"海川感动得说："我就拜托贝勒爷了。"大管家何吉、二管家何春这些人准备了一桌酒席给海川饯行。海川次日成行。腰里围好秋风落叶扫宝剑，手里头提拎着子母鸳鸯钺的包袱，绒绳上搁着一块汤布手巾。英雄打北京城出来，可就顺着官站赶下来了。今天天快黑了，才赶到清苑县，跟一位老乡一打听，知道公馆设在了东门里。大人没走，海川就知道有事儿，海川进了城门，不远的路北边悬灯结彩热闹非凡，有兵丁在这把门。海川断定，这是大人的公馆。海川提拎着包袱往里走，人家本地的官军到这给拦住了："站住！""啊！"海川心说这是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随便往里溜达，这是大人的公馆你知道不知道？"海川一想，大人的公馆？王府我也随便走哇。海川不能跟人家官人着急呀。就说："啊，我找个人。"这个官兵好闹着玩，姓王叫王三。王三一瞧海川这样，心说，噢，他可能找他媳妇。他媳妇在大人那当老妈子。"噢，你找你们家里的？上北京城公馆找去。大人现在是行宫，根本不带女眷，走吧，走吧。"海川这气：

“你这叫什么话?”海川一生气刚要发作，刘俊从里头出来了。原来，上午大家分头出去，都没找到马俊，哥七个现在回来六个了，唯有师弟夏九龄还没回来。天已将明，大人催问了几次，大家伙也很着急。刘俊往外来是看看兄弟夏九龄回来没回来。哪想到师父来了，这一来刘俊可高兴了：“师父。”过来趴地上就磕头。官人这还横呢，一看随行委员伴着官老爷过来管这人叫师父，心说，坏了！这位可能是童侠客爷吧?要是那样可糟了。不过海川并不计较这些，伸手把刘俊搀起来问：“怎么大人没走哇?”“您往里来吧。”没人敢拦了。海川来到差官房，六弟兄都过来见过师爷，把这事情一提，昨天晚上“红毛秃头”马俊只身行刺，大闹清苑县，结果让贼人跑了，大人十分震怒，今天我们哥七个分七面，我师弟夏九龄奔的西北，我们都回来了，师弟没回来。海川这么一听：“嗨，你们这叫什么事呀?一个人怎么能去访案呢?一个人是死的，两个人是活的。刘俊，你连执行公事的这个道理都不懂?”海川说完，把军刃包袱往桌上一搁：“如果大人问起我来，你就告诉说我回来了啊。我找你师弟去。”说完，扭头往外走，刘俊心说：师父，您一个人去，是公事还是私访呢?真为师父担心哪。刘俊一直把海川送到大门外。海川出西门，越过关厢，直奔西北方向，可就找下来了。

天已经大黑了。眼前头有片树林，海川老远地一看，打树林里头出来两个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这里有弟子夏九龄。两个人一比脚程，那个人还没有徒弟快，海川就在后头跟上了。其实二小来到风云庄，两人分开了，一个去盗马，九龄下院子，海川也跟着进院了。夏九龄藏起来瞧，海川也看见“红毛秃头”马俊、“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在这里。胡说八道海

川并不生气，人家背地里骂我，那有什么生气的？谁让我听着呢？可是瞧徒弟有些受不了这气了，夏九龄亮家伙，抖丹田一声喊下去，当场动手叫人家给拿了。心说：马亮出主意要宰，海川不着急，小子，动我徒弟一根汗毛，我让你们家立旗杆，伤我孩子一点儿油皮，我刨你们家祖坟！宰？我看着呢，你们谁动？果然这雷普让底下人宰，人家底下人不下手。雷普接过刀来要下手，海川正要过去，雷烟来了，责备了兄弟，把夏九龄押到了东院。海种暗暗地跟到东院看情况，他知道马亮被雷大爷撅了，不会善罢甘休的。果然，一会儿马亮来了，直奔东房推门进去亮匕首，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啪一举刀，海川过来一伸手鹰拿燕雀，砰，中指一使劲，掐住他的气嗓他说晕了。到现在往地下一掷道“看我是谁？”“哎哟，童爷……童祖宗，您饶命吧，我这给您磕头了，小孙孙马亮给您磕头了。”海川这人心软，你要在海川面前发横他不怕，你说软话，海川就没辙了。马亮见海川软下来了，两手一撑地，他猛的往东墙上一长腰“蹭”的一下就出去了。海川有心追他，又怕自己的徒弟再有意外，也就没去追他。

再说马亮越墙下来往正东，脚底下攒劲，急急似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他怕海川追上来。马亮没走多一会儿，眼前出现了一大片树林。他低着头往树林里跑。树林里站着一个人，大高个，黑脸膛，腆着大肚子，一身青。绢帕缠头，左右手拿着一对短把追风荷叶铲，敞着怀，这肚子往前顶着劲。马亮低着头正撞在这个人的肚子上。马亮“噔啷”往后一仰，“叭叽”来了个大仰壳。他以为是童林，没敢抬头，“扑嗵”跪在这磕头：“爷爷，您饶命吧，小孙子马亮给您磕头了。”这位乐了：“哈哈……，师父您怎么管我叫爷爷？”马

亮一抬头："小子，我怎么管你叫爷爷？"嘣起来抡圆了给这大个儿一嘴巴。大个皮糙肉厚，也不在乎。挨了一个大嘴巴到乐了。他把双铲往地上一插，跪倒了磕头："师父哎，您要生气您再打两下，您叫我一声爷爷，您就给我一个嘴巴。哈哈……我给您磕头。""起来！混蛋，你怎么在这呢？"这个人姓郭，叫郭福，有个外号叫黑脸阎罗。他是马亮的徒弟，专做黑道买卖，晚傍 响 出来半道劫财的。没想到今天在这蹲着碰见马亮了。他怕官人，他把马亮当官人了。郭福把双铲捡起来："师父，您干嘛呢？这么急啊。""别提了，到树林里头说吧。"他往后瞧，他怕童林追他。来到树林深处，马亮就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全对郭福提了。最后又说："姓雷的待我不仁，我就对他不义，我想嫁祸于他，把这夏九龄宰了。我让他们老雷家刨坟锯树，灭门九族，没想嘿，这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把我给逮住了。摔了我一下。我不叫爷爷？不叫爷爷我就跑不了啦。""师父，您哪真是混蛋。""你混蛋！你怎么骂师父？""不是我骂您哪，您放着有治死他的办法您不治，还管他叫爷爷，吓得撒腿就跑，这赖谁呀？"马亮一听："什么？我有治死他的办法？小子，你可不知道，剑山蓬莱岛的站殿将军，野飞龙燕雷燕子坡多大本事？老军师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传奇的绝艺，结果都险些被童林给打死，养半年还没好呢。我惹得起他吗？""师爷，您身上带的那东西。""什么呢？""你看，您能忘了。紧背低头毒药钉，您为什么不拿这打他呀？这个您最拿手的，上打飞禽，下打走虎，您这功夫太高了，您打死他算什么呢？""哟，孩子，我把这茬忘了。小童林不来便罢，若来必用这紧背低头毒药钉擒他。"刚说到这作，树林的道上走着个老头，正听见这句，打这树林边就过来了："马

亮啊，不准你使‘紧背低头毒药钉’。十年前你跟我说得什么？”“啊？怎这么巧哇？”黑脸阎罗郭福也傻眼了。马亮也傻眼了，进来个白胡子老头，肋下佩着刀，一身蓝，白剪子股的小辫，一部银髯，形神潇洒，文绉绉亚赛教书的老先生一个样。这个人就是柳影邓玉的父亲，宝刀手邓龙邓九公，此人好能耐。

原来马亮在十年前跟雷普喝酒，喝着喝着，老贼马亮就喝多了。他对雷普说：“兄弟呀，这一带要说功夫好，数你们弟兄了。”雷普一摆手：“哥哥，我这能耐跟人家怎么比呀？要说咱们大爷还凑合。要比起这位来，”一竖大拇指：“也不行啊！”“谁呀？”唉，邓家庄的邓龙邓九公啊。使一口滚珠宝刀，威震南七北六十三省，那可是了不起的老班大人物啊。”马亮一听就说：“兄弟，你先给我热着酒，我去把他宰了。”他站起来就走，直奔邓家庄来了。来到邓家庄跟人家一打听，邓九公在西口路北住，他上前去啪啪一叫门，时间不大，出来一位老管家：“找谁呀？这个老头六十来岁，银白的胡须。“喂，这是邓龙的家吗？”“啊，不错，是呀。”“哈哈……你告他话，老太爷跟他借俩钱花。”“噢，您怎么称呼呀？”“姓马，名字叫马亮，有个外号叫一棵苗秃头义士！”“您要借多少钱呢？”“十万两。”“您候着啊。”老管家转身形往里走，一直来到三道院客厅挑帘进来了。老侠邓九公正在屋里坐着呢，老管家把这事一说，邓九公就琢磨开了，这马亮会使“紧背低头毒药钉”，打上人，见血封喉。这是四川路的大贼呀。一辈子做案多了，害死的人不计其数。此人心毒手狠啊！今天怎么拍门上我家来了？跟我借银子，哈哈！这是何人唆使的呢？想至此外，邓九公说：“你出去，这么这么……告诉他。”老人家答应：“好吧！”老管家出来了，到了门口满脸堆欢，连

连的作揖："马老义士爷，我把您这名字跟我家员外爷一提呀，吓得我家员外爷抖衣而战，直哆嗦，说您甭说借十万两，借一百万两，只要有就借给您。他让我有请您呢。"马亮有些犹疑：我的名儿有这么大吗？不管怎样，我进去瞧瞧。进了大门，老总管"咣啷"一声响把大门关上了，这马亮有点儿照影子："你关大门干什么？""您想，您到我家来了，把我家员外爷吓得够呛，这要叫街坊、邻居知道，我们还怎么在这住哇？所以把大门关上，就怕人家进来看见。没人的时候，我家爷给您磕头都行。""嗯，这还差不离，走、走、走！"一进二门，咣啷一声响把二门关上了。"嘿，我说你关二门干什么？"不是磁实点儿吗？家人们进来也不大好哇！您说对吗？""嗯……对，对，对！"来到当院了，老管家对邓大爷说："老爷子，我把马亮这老兔崽子叫进来了。""哟！怎么到这儿变了？你？你敢骂我？"北屋里有人说话："哈哈……马亮，今日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来到老夫的家中。""唰"一挑帘子，老人家捋着银髯，迈步出来了。按着刀把往马亮的眼前一站。马亮一瞧傻眼了："啊！你是邓龙？""没错。""你不是吓坏了吗？""谁说的？""你家总管不是说，我这名……一报……你吓得……动不了劲了吗？借多少钱给多少钱，怎么你……您没有？""噢，你这名儿一报，我当时给吓坏了，后来我一琢磨不就是'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这个臭贼吗？我干吗这么害怕呀？我一下又好了。""嘿！不请大夫你就好啦？""马亮，少废话！你到底见老夫干什么来了？""真的，走到您这缺两钱花。""缺多少钱花呀？""什么……什么有个一万、二万的就成。""一万、二万的够花吗？""够，够了。我说要没富裕一千、两千也凑合。""哈哈，一千、两千的？""呵，一千、两千的拿不

出来呢，三、五百两也凑合了。百八十两也成，实在没有了，咱也就算完了，我扭头就走，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哈哈，想走？不容易吧？要想走也成嘛，把两只脚留在这。”“别，你这什么意思？留脚我走得了吗？“要不愿意留脚也成，把脑袋留到这里。”马亮一听生气了：“你打听打听，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马老太爷也不是好惹的。”“好啦，既然如此，你我当场一战吧。”老人家一按滚珠宝刀，刀把“喳啷啷啷”金磕金的声音，龙吟虎啸，老侠的宝刀一离鞘，一道寒光，马亮的脖子后面冒凉风啊！马亮伸手把双镢亮出来左右一分，上前一赶步，右手镢晃面门，左手镢唰就一点，邓九公拿刀一扇他，反腕子一扫膛，马亮脚尖一点地，往起一蹦。邓九公窝腰一脚，“砰！”把马亮就踹出一溜滚去，想起来，焉得能够？邓九公来到且近，用脚尖一点马亮的腰眼，“唰”这一下刀就来了，正挨着脖子。“哎哟！邓老爷爷，您饶了孙子我吧！我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上拔毛，我对不起您，老爷爷您饶命吧！”“马亮，无缘无故的到我家中搅闹，类似你这种臭贼，我不找你，你自己都得认便宜。你还上我这儿来？咱们是话应前言，你惦记留腿？你是惦记留脑袋？你要是想留腿，我就切脑袋，你要想要脑袋我就切腿，哪样好？”“您全给我留下，爷爷呀，我给您磕头了。我说我错了，我下回绝不敢来了。我哪知道您老人家这么好的能耐，您饶了我的命吧！”“你还借钱？”“我不借了，您白给我钱我都不敢要了。我有钱我应当孝敬您。”嗯，他说好话，老侠就下不去手了。“马亮你让我饶你，也不是不可以。你这么大的年纪了，我劝你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武林道上你也算老半大的人物了，你要不打算让我宰你，成！你的‘紧背低头毒药

钉’从今以后不准使，你起个誓。”马亮心说起誓不是白玩吗？我起个誓。“起吧！”一抬腿，马亮起来了，往地下一跪：“过往神灵在上，信士弟子马亮今应老侠邓九公之约，我永远不使‘紧背低头毒药钉’。今后不管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我要施展了‘紧背低头毒药钉’，我叫人把我活埋了。”“把门开开，让他滚吧！”马亮如同大赦一样：“我谢谢您啦，老爷子。”爬起来，趴地上磕头，抱头鼠窜，他跑了。

这件事情屈指一算，已经十年了。今天晚上，老侠邓九公从这里路过，回风云庄，正碰上郭福跟马亮说这件事情。准备施展“紧背低头毒药钉”。老头进来了，马亮一瞧邓九公：“哎哟，老爷子，您好。”“马亮，十年前你在我家里起过誓，不论在何时何地，不准再使用‘紧背低头毒药钉’。今个背着老夫，你又要使用，你琢磨琢磨成吗？“老爷子，十年沧海变桑田，时过境迁，这不是十年前啦，也不是您的府上，这是大树林里，依我说老爷子，马亮不使‘紧背低头毒药钉’不成了，这关过不去了。爷们，您高抬贵手吧！”“哈哈……那你得跟我说说怎么回事？”“您要问如此这么这么回事，现在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跟我作对，他马上就追我来了，我徒弟郭福说了，不使‘紧背低头毒药钉’我过不去这关哪！爷们，您多原谅吧。”“那你可起过誓，你还记着你这誓言吗？”“老爷子，我早记了。”老侠把脸一沉：“说！”“我要再使‘紧背低头毒药钉’我叫人把我活埋了。”“那好，现在你要使，我就得活埋你。”说着话一按刀把“喳啷啷”一声响，滚珠宝刀亮将出来。“您说活埋我，请问您，您拿刀宰我，这行吗？哈哈……您不能拿刀宰我，说的是活埋呀。”“那我活埋你！”“您不能拿刀刨坑吧。”老头一想，到哪儿找把铁锹去呀？这

黑脸阎罗郭福在旁边搭茬了："师父，哎……我这有哇。"马亮这气呀，怎么赶这时候你搭茬，抡圆了给郭福一大嘴巴："小子，我抽你！你怎么到这时候搭茬呀？""您瞧，这不是有铲吗？"郭福拿着短把追风荷叶铲。"这能刨坑也能埋您呀？""小子，您怎么想得这么周到哇？我说这没有刨坑的家伙就完了，你怎么搭这茬呀？"这马亮要哭。老头邓九公也笑了："哈哈……哎呀，郭福拿着铲倒不错呀，行了，刨了坑吧。"好嘞。"马亮说："哎，你怎么真刨坑呀？""您当初不是说叫我将来抓把土把您埋了吗？"

原来这马亮教郭福能耐。一天，郭福请师父喝酒去，路上瞎嘀咕："师父哎，您教我这黑道买卖，将来弄俩钱我好好地孝敬您。""小子，我也这么大的年纪了，有了今个，没了明个，只要我一闭眼的时候，你能抓把土把师父埋了，你就算孝敬。"郭福记住这话了。马亮气得直哆嗦："我是说，我死了以后埋我，我现在还欢蹦乱跳呢，你就惦记埋我，你怎么这么孝顺？""活着埋，更为劲，哈哈……来吧。"嚓嚓嚓，黑脸阎罗郭福的短把追风铲很快，他又有力气，三下五除二刨了个坑，郭福叫他："师父，您看这坑刨的合适吗？"马亮这气："你准知道我要躺里呀？"老侠客邓九公这乐呀："呵哈哈……，马亮哇，你徒弟太孝顺你了。""好小子！"马亮把双镢亮出来左右一分："姓邓的，我要把你赢了，我重新刨坑。""行啊，可我要赢了你，咱们这坑可就合适了。"马亮往前一赶步，左手镢晃面门，右手一镢，"唰"地一下，奔邓九公的小腹就戳来了，老侠邓九公跨左步跟右步，一闪身，刀背往外一挂，转腰一脚，正踹在马亮的心口窝上。还真巧，马亮一咕噜，就掉到坑里去了。黑脸阎罗郭福立刻是铲土就埋。老

侠邓九公宝刀还鞘，捋着银髯站这瞧着。正在这个时候树林的南头有人乐："哈哈哈！"老侠客邓九公飞身形打树林里出来了，等到了树林南边，抬头往四外看，微风摇动树叶，不见人影。老侠邓九公纳闷："这人哪儿去了？自己可从树林外头又进来了。就这么一会工夫，到了坑前一瞧，马亮的双镢没有了，"一棵苗秃头义士"马亮叫他徒弟郭福给救出来，爷儿俩逃跑了。

第五十六回

夏九龄荒寺遭毒手　病太岁酒馆遇淫贼

话说邓九公来到树林里面，一看踪影全无，不由得就是一怔，自己慢慢走出树林，宝刀还匣，再一看郭福和马亮两个人全都是踪影皆无，英雄他这才由打树林往前行走，一直够奔风云庄，老人家这个心里头是不放心，恐怕的是紫面豹子雷普招灾，连累了自己的老哥哥雷烟，一面想着一面往前走，工夫不大来到风云庄，将然到雷爷的门首，就见由打马号，有一个人由里面牵出一匹马来，那个样儿溜里溜瞅，恐怕有人看出来的意思，老人家留神看，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孩儿邓玉。邓玉由打跟夏九龄分手之后，他可就慢慢的跳到马号里面，留神观看，马号里面清静异常，并无一人，这才各处里细看，就见大槽头上拴着好几匹马，那千里雪内一盏灯，也在其中，在一块儿吃草。人家别的马一看来了一匹生马，那叫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众马齐声的嘶叫连踢带蹬，那个意思是不让千里雪内一盏灯在一块儿吃草。那知千里雪内一盏灯，他的性比谁还都大，他饶吃着人家的东的，他还是真横，把那些匹马全都踢咬开了。这匹马正然在槽头发威，邓玉可就赶到了，看了看四下里无人，慢慢的用手先摩挲摩挲脖子上的毛皮。马一看主人到了，不住的打鼻响叫，那个意思是有话不能说，就彷佛是告诉主人受他们的欺辱，看见主人来了，叫主人给他出气。邓玉慢慢的扒挲扒挲，扒挲到腿上，由打腰间把棉花掏出来，用带子给他裹在蹄子上面。书

要简断，四个蹄子全缠好，慢慢的解下缰绳，拉着往外就走，一直到了外面的栅栏门。要说小孩儿也真细心，马蹄子用棉花把他缠好，走道果不闻响声。他这才伸手把栅栏门开开，拉着马将然来在外面，就遇见他父亲邓龙。邓龙遂叫了一声："邓玉，你这个奴才夜晚之间到此作甚？"邓玉不敢隐瞒，这才实话实说，老头子闻听哼了一声，叫他带马赶紧回家。

不表邓玉拉马走去，单说老英雄邓九公上阶台扣打门环，问了一声里面有人吗？就听里面有人答言说道："外面那一位？邓爷遂说道："我。"忽然间门分左右，老人家邓龙迈步进了大门，手下人赶紧说道："邓员外您赶紧到里面看看去吧。我们大员外二员外都在里面厅房里面哪。"邓爷点头迈步往里走，来在里面看了看雷烟，正然在那里埋怨自己的二弟雷普。雷二爷听着哥哥申斥是敢怒而不敢言。到如今把跟随钦差年羹尧手下的随行委员擒获，你说往那跟交代。大爷说到这里，邓爷启帘栊来在里面，先冲着大爷雷烟抱拳拱手，乐嘻嘻说道："大哥，你老人家受惊受惊！"雷爷一看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拜弟邓儿公，遂说道："兄弟你这是由打那里来？"邓龙就把由打铁佛寺下棋，自己心悬两地，恐怕孩儿邓玉年幼无知，在家中闯祸，故此连着夜回家。"有谁知走在半路途中，树林里面有人谈话，细一听原来是马亮。他跟他的徒弟郭福两个人计议，要用紧背低头毒药钉。事被我赶上了，我用言语相拦。有谁知马亮不服，以至我们二人当场动手，并且谁要输了谁就把谁活埋了。你说可笑不可笑。就正在这般光景时，猛然间就听树林里面有人噗哧一笑。他这一笑可是真把我给吓着了。我围着树林转了两个圈儿，也没看见这个笑的人，因此我不放心，来到风云庄"庄看看哥哥您哪？"邓爷把

话对看雷烟说完了，然后扭项回头用手一指雷普，说了一声："老二，你的年岁也不小啦，做出事来不准叫大哥着急，大哥所说的话，全都是金石良言，你是不可不听，如果你要不听，任意的胡为，将来必得闯下杀身的大祸。"二爷雷普这么一听，羞恼变成怒，本来他们大爷数说他这么些个话，他心中正火着呢，到了这个时候，邓爷又这么一说他，他可就更火儿了，把两只眼睛一瞪，用手一指口中说道："邓龙，你是甚等之人，敢来在风云庄妄自尊大，再者说，我的兄长，素常跟我没有这个举动。我这才明白，原来是你从中暗进谗言，离间我们手足。今天你就算是我的对头冤家，我看你往那里逃走。"回头叫了一声雷宝，给我预备军刃，雷宝答应一声，随着取来了一条虎尾三节棍，交与了雷普。他擎着三节棍来到小院的当中，向着屋中一点手，口中说道："邓龙，你离间我们手足，还不出来受死，等待何时！"他这一嗓子不要紧，由打厅房内邓龙和雷烟，雷宝，就连马俊全都来在院子的当中。雷普看了看邓爷出来了，赶紧把虎尾三节棍一摆，搂头便砸。邓爷一看，赶紧把身形往旁边一闪，口中说道："雷二弟，为兄我所说的话全都是金石良言，为什么你忠言逆耳，不肯听受。"这句话未说完，雷普把手中的三节棍一抖，玉带围腰打来。邓龙赶紧把身形往后一撤，还未等发言，花楞的一声，虎尾三节棍枯树盘根够奔双腿便砸。邓爷一看赶紧脚尖一点地，旱地拔葱将身形纵起，躲开了三节棍。雷普用手把军刃一擎，二目瞪圆，口中说道："邓成，你家雷二爷跟你当场动手，为何你不还招，你惧怕二爷不成。"邓龙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说道："雷二弟，我跟你的兄长雷烟八拜之交，我看在兄长面上，我让你三招，你再要是无礼进招，我可要得罪了。"说着话左

手擎着刀鞘子，右手握住刀把，呛啷啷一声响，滚珠宝刀离匣，往怀中一抱，光华灼灼。老人家真不愧人称宝刀手，往那儿一站，精神抖擞，一飘颌下银髯。邓爷这一亮军刃，在旁边雷烟心中难过，有心走上前去拦住邓爷，又恐怕盟弟心中难过。又一想，自己的胞弟雷普，他仍是一个混人，言语激烈弟兄就得反目，手足之情那就算一旦丧尽。老英雄正在心中为难之际，猛然间就听有人高声断喝："好你胆大的雷普，像你这样的无知之人，有如此好的兄长，你真仍不配。你的哥哥好还都不用说，就连你哥哥的朋友都是正人君子。人家看在情面上，不能跟你动手。今天待我出头，替你兄长教训你这不义之人。"说着话就见由打西北角上那个角门子，哧的一声纵过一个人来。大家留神观看，但只见这个人长的好看，中等身材细腰扎臂，猿臂峰腰，身上看黄布的裤褂，白骨头钮子，左大襟，高腰儿的袜子，两只大洒鞋，外罩蓝布大褂又肥又大，腰间系着一根绳，掖着一块大汤布。往脸上观看，紫巍巍的脸面，剑眉虎目，鼻直口阔，大耳朝怀，人字脖子，眼睛努着，太阳鼓着，浑身气都是足的，二目光华灼灼，亚赛过两盏灯。大家观看，不认得。来者非是别人，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海川。

童林他自从在东跨院把夏九龄救出来，叫夏九龄在砖垛后面活动活动腰腿，自己这才往西一直追下马亮去了。别看马亮他是先跑，要讲究脚程他可是差的多，童林在后面追赶，工夫不大，可就追到树林的切近。猛然间就听里面有人，对面接谈，说什么要用紧背低头毒药钉打，童林自己不由得就是一怔，这才隐住身形进了树林留神观看，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马亮，还有一个黑面的大个儿。童林心说：好你马亮，我

要是不手下留情焉有你的命在，我念你偌大的年仡，不肯结果你的性命，不承想你恶念不改，要用紧背低头毒药钉，暗算于我，这可是你自找其死。想到这里，将然要过去动手捉拿马亮，猛然间就听有人叫："马亮你看我是谁。"童林在树林里面暗中观看，一看来了一位银髯皓首的老者，童林可就未敢答言，只得在树林里面隐住身形看着。工夫不大，就听人家两下里各报名姓，原来老者非是别人，正是邓龙邓九公，两下里当场言语激烈，当面动手。说起来也算好笑，两个人动手还预先刨了一个坑，谁要是输招就当时活埋。两个人这一动手不要紧，没有几个回合，咚的一腿，把马亮正踢到坑的里面。最可笑的就是那个黑大个儿，手中擎着一对短把追魂铲，跟着用土就埋。童林看着不禁得笑了哼了一声。邓龙这才进树林里面观看。童林可没敢动，就隐在大树的后面，单等邓龙走后，童林这才慢慢的出离了树林，一直够奔风云庄。先够奔东跨院，到了那里一看，夏九龄还在那里活动着呢。童林这才走在近前，叫了一声："夏九龄，你身体活动过来了没有？"这才叫他把周身的物件收拾好了，爷儿两个由打角门绕过来，将然来到厅房院，正赶上邓爷掣刀。童林这才走上前去抖丹田一声呐喊。他这一嗓子可了不的了，把个马俊给吓跑了，打垫步拧腰上房，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往前顺着大道一直够奔西北走下去。不表马俊，单说的是童林站在院子当中叉手站立，雷普一看，不由得冷笑："我打量是怎么一位英雄，原来是一个乡下人。报通你的名姓。"童林听到这里，用手一指，说道："某家家往京南霸州童家村，姓童名林字海川，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雷普一听不由得一怔，心中暗想原来是一位侠客，有心要不动手，又怕人

家笑话，再者说也对不起邓九公，自己想到这里羞恼变成怒，口中说道："无知的野人，深夜之间来到风云庄搅闹，我看你往那厢逃走。接棍！"童林一看，虎尾三节棍花楞一响够奔自己顶梁砸来，赶紧把身形向右一闪，一伸手，那个意思要打算掳他的三节棍。将然一伸手，就听花楞一声，雷普把三节棍撤回来，一抖手，三节棍擦着地皮够奔双腿砸来。童林赶紧旱地拔葱一纵，把棍躲过去。童林将要进招，花楞一声三节棍又到。要说雷普还真不含糊，童林一看他的棍又到了，随着把身形一转把棍躲开，童林可就到了雷普的后面，说时迟那时快，童林蹿起来一腿照着雷普的后胯上一蹬，只听花楞一声响，三节棍抛在了埃尘，雷普反身栽倒。童林一看，赶紧往前一抢步，用手点指，口中说道："雷普像你这样之人，留在世界之上何用，到不如我手起掌落，打发你早早回去吧。"说着话伸左臂恶狠照着雷普的面门上便打。就在这般光景，就见来了一个人，顺着童林的胳膊底下一蹿，口中说道："童侠客，二弟无知招惹的侠客爷动怒，雷烟情愿替弟领责。"童林将然手要往下落，一看这个情形随着把身形一转，将手撤回来，留神观看，一看是千里飞来雷烟。只见雷烟抱拳说道："侠客爷您高抬贵手，他本是我的胞弟，招惹侠客爷您动怒，雷烟陪礼了。"说着话又高高的拱手，深深的作揖。童林一看雷烟这个举动，遂说道："你看看，你的兄长这个行为，真乃是大仁大义，实在是令人佩服，有谁知你狂傲无知，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我本应当手起掌落，将你结果性命，无奈一节，看在你的年迈苍苍的兄长的分上，暂且恕你一次，从此改过前非，如果不改，不怕还在千里，我也能取你的首级。"雷普双手一按地，站起身形，羞愧难当，站在了一旁，早有手下

人把一条虎尾三节棍拾了起来。在旁边邓龙走将过来，向着童林说："侠客爷您不必生这么大的气，请您到里面坐吧。"这才众人陪着童林，就连夏九龄全都来在里面，重整灯烛，大家分宾主落坐，先叫从人把茶水献上来，此时天光可就不早了，堪堪要亮。雷烟这才吩咐手下人到橱房里看看有什么现成的酒菜，赶紧的预备，童林再三的拦阻，焉能够拦的了。霎时间调摆桌椅，摆放杯著筷碟，工夫不大，冷荤热菜摆满桌案，雷烟这才让坐。童林一看人家已然摆好啦，就不能推辞了，大家谦让童林在正当中落坐，左右相陪的可就是雷烟邓龙。在旁边另设一桌，可就是雷普，夏九龄，雷宝几个人。雷烟给童林斟酒布菜，两个人这才细细的这么一谈。童林遂不慌不忙，就把自己由打公馆出来，寻找夏九龄后的事情一说，直说顶到来在风云庄，巧遇马亮马俊。因为自己一时失神，净顾救自己的徒弟夏九龄，这才逃脱了马亮马俊。在旁边厢邓龙答言，说道："侠客爷，虽然他等此时逃走，天网恢恢将来也得被获遭擒。"在酒席筵前，众人是无话不谈，喝来喝去一直到了日上三竿。大家酒足饭饱，童林这才站起身形要告辞。大家也不肯相拦，皆因童林有公事在身。只可大家向着童林说道："侠客爷这一场事，您回到公馆，千万您得多给美言几句。"童林一听慨然应允。这才叫英雄爱好汉，气味总相投。

童林这才带领着自己的徒弟辞出了风云庄，一直够奔公馆而去。来到公馆门首看了看，门前站着亲兵小队子手下的差役，童林问了问里面有事吗？众人说道："也没什么事。就是今天早晨，钦差大人，把随行委员各位老爷唤在里面，有什么话，我可不知道。"童林听到这里，点一点头，一直够奔差官房，到差官房的里面留神观看，就见刘俊，司马良，杨

小香，杨小翠，洪玉卫，孔秀他们全都在那里呢。众人一看师傅回来啦，赶紧问道："老师您回来了，您在那里碰见我师弟夏九龄了吗？"童林就把风云庄，前后事从头至尾，对着他们小弟兄们细说了一遍，众人这才明白。童林这才问道："大人可曾在后面？"刘俊说道："不错，方才还问您来着。"童林点了点头，站起身形，遂说道："你头前带路，跟我到后面见见大人去。"说话之间大家一齐站起，众人在前童林在后，一直够奔后面上房。来到上房的廊帘下，童林微然痰嗽了一声。里面问道谁，童林答道我，帘栊一启童林率领着众人到了里面，先给大人请了安，然后往旁一站，大人一看童林来了，赶紧问道："海川你这是多怎来的？我昨天问他们，说你昨天就到了，为何你不见我的面，你又到那里去了？"童林遂又把风云庄的事，慢慢的对着大人细说了一遍，直说至在风云庄将雷普制倒，马俊逃走，前后的话，说了一遍。大人一听不由得一皱眉说："海川哪，别的事都不足为论，这刺客马亮逃走，将来必不死心，你有何法办理？"童林又向大人说道："大胆贼人马俊前来搅闹公馆，虽未能捉获，吾想不必因此耽搁，老人家是奉旨钦差，查办四川成都稽查放赈，倘若再多延了日期，这四川成都府数万饥民，盼老大人如旱苗望雨，如果老大人日久不到，最可惜的是这些个饥民，他们岂不得坐面待毙吗！我有个拙见，说出来请大要斟酌，可行则行，不行的话另作商议。"钦差大人听到这里，遂点了点头。童林又说："对于马亮之事，大人可以批下两件文书，叫他们小弟兄们精明强干的，每人担任一份，叫他们在外面明察暗访，如果访着贼人马俊踪迹，皆同本地面官人，一体捉拿，如果贼人声势浩大，再沿站打听，够奔公馆报信不迟。"大人听了听童林

所说的有理，这才叫杨有芝杨师爷赶紧预备文书，文书预备停妥，钦差亲自盖上手章，交给童林。童林遂问道："你们谁去？必须要随机应变，见机而做。你们走后大人起马，如果调查出来下落，沿站追赶够奔大人的公馆报信可也。"这句话没说完，在旁边过来两个人，遂说道："老师，您看我们两个人可当此重任吗？"童林看了看非是别人，原来是司马良夏九龄，童林只可说道："你们两个领了文书在各处访查，有事千万不可自专，如果访得下落，即速沿站打听公馆报信。"司马良夏九龄哥儿两个点头，每人领了文书一件，收拾好了包袱，在公馆领了盘川，他们哥儿两个动身走后，童林帮助他们大家将所有的东西收拾俐落。钦差大人传话，吩咐清苑县的正堂，叫他赶紧预备，明天钦差大人起马。

公馆的事咱们暂且不表，单说的是夏九龄、马良哥两个，每人都把文书带好，夏九龄这才向着司马良说道："师哥，这一趟差使可不能一同走，你也带着文书，咱们哥儿两个是各奔西东，有什么话咱们是公馆再见。哥哥您先走着，咱们这就要分手了。"夏九龄把话说完了，顺着西北的大道一直往前就走下去了。小孩子性急，打保府的清苑县动身，自己往前行走，哪时饿了，在道上买点儿吃食，走着吃。他把主意拿妥，要打算访查贼人的下落，得找繁华的所在，或者是庵观寺院。再者说夏九龄本来心细，自己思索马俊、马亮他们是亲叔侄，三月三亮镖，他们可也全都在场，这一次马俊逃跑他必然够奔剑山蓬莱岛，要不然他怎么够奔西北追赶呢！在道路之上还是真下辛苦，他也不懂得住店，沿站赶着走，赶上了村庄他就住店，如果要是赶不上村庄镇店，他也许宿至在树林之中。他虽下辛苦，可有一样儿，夏九龄他失于算计

了，白昼之间天气炎热，口中乾渴，他不应该在道路上看见水坑子，双手就捧起来喝，这个水差不多都是下雨积下的雨水，每日被红日蒸晒，未免水中就有些毒质，夏九龄他喝这个水倒不是为的省钱，他所为的是便宜，如果真要是找茶馆茶社去喝，还得费点儿周折。也是活该的事，他一喝这个水不要紧，猛然间往前行走觉乎着腹内疼痛，紧皱双眉，那个意思恨不得找个地方休息休息。你说也怪，这个地方正是旷野荒郊，四外无人。万般无奈，下腰往前紧走，紧走好半天，不想天色将黑，自己心中焦急，各处观看还是没有住户人家，猛然间看见前面黑暗暗雾沉沉，好似一片树林，自己赶紧往前走，来到切近一看，果然是一带深林，越过这道森林，心说大概就有了村庄镇店了。赶到过了树林，一看，不远有一道红墙，原来是一座庙宇。

夏九龄来至在山门前面，留神观看，当中间有一块匾，借着星斗光看的明白，上写敕建灵佑三皇观，自己慢慢的来到角门，轻轻的扣打门环。工夫不大，忽然间听得哗啷一声，门分左右，由打里面出来一个小道童，看年纪有个十五六岁，高挽发髻，身穿蓝布的道袍，青布的大领，腰中系一条绒绳，脚底下青布云鞋，高腰白裤子，往脸上观看，到是眉清目秀，唇红齿白，走出角门外和颜悦色，问了一声施主，天到这般时候你找谁？夏九龄这才说道："劳你驾，少师傅，我这是贪赶路程，错过了镇店，又搭我肚腹作痛，求少师傅你方便方便，我在此打搅一宵，明日早行，我多给香资。"小老道一听夏九龄所说的这片话，不由得上下打量了一回，说道："施主你在此少候，我给你回一声。我还未领教施主你贵姓高名？"夏九龄遂说道："我姓夏，我叫夏九龄，请你到里面跟老方丈面前

多美言吧。”道童说了声不客气，转身形往里走去。夏九龄在外面等候。等了工夫许久，见小道童由打里面出来，向夏九龄说道：夏施主你随我到里面吧。”夏九龄听到这话，迈步往里走，小道童关好庙门，顺着当中的小甬路跟随小道童往里走，越过中殿是一层大殿，东西配殿，靠东西一边还有一个角门子，里面是个跨院。小老道在头前走，夏九龄在后面跟随，一直来到东配殿，小道童伸手启帘栊把夏九龄让在里面。到了里面观看，一看这个配殿一拉溜是三间，两明一暗当中打一道断间，落地的隔扇，茶青色的门帘，青绸子走水，青绸子飘带，在明间屋迎面的架几案当中的八仙桌，两旁边相衬着太师椅子，架几案的上面，摆放有各种的经卷，山墙上面挂着名人字画，条幅对联。靠着北面山墙放着一张床，床上面放着被褥靠枕，时逢夏令、靠炉、香烟缭绕。小道童用手一指，口中说道：“夏施主您请落坐。”夏九龄随着坐在上垂首椅子上。道童遂问道：“夏施主，你在外面打过尖了吗？”夏九龄连连的摇头，遂说道：“不但我未曾打尖，我腹内一阵阵的疼痛难忍。少师傅你费心吧，最好给我找一大碗姜糖水来，我吃不吃倒不要紧。”小道童答应转身出去。工夫不大，端进一大碗糖水来，在浮皮还漂着几片姜，夏九龄一看，心中欢喜，遂说道：“我要把这一碗糖水喝下去，大概肚子就不疼了，明天早晨我一总再谢你。”小道童遂说了一声：“夏施主你别客气，我后面还忙着呢，回头再看你来。”小老道把话说完，撤身形出去，夏九龄伸手把碗端起来，就着热一口一口的全都喝了下去，不但把这小碗糖水都全喝下去，就连那些个姜片也吃了。要说起来，在外面喝点冷水，用姜糖水一治那不就算好了吗，自己心中还很喜欢。猛然间，就觉乎着

头晕天转地转，眼前头发黑，自己暗说不好，翻身栽倒。就听外面小道童哈哈大笑，口中说道："果然不出我的老师所料。"说着话来在里面，看了看夏九龄倒卧在桌子下面，赶紧把他拉出来，先把他身上的东西搜了一搜，搜出一个包裹来，包裹里面是文书，还有一对练子槊，有袖箭的桶子，三十多两散碎银子，先把这些东西都拿起来，包在包裹的里面，然后把夏九龄扶起来放在椅子上面，用绳子把他倒剪了二臂捆好，提着包裹一直够奔东跨院禀报他的老师。

你道这灵佑三皇观的住持是谁?原来是马俊的叔伯爷爷，姓马双名叫宗绪，外号人称浮云仙长。他在三皇观住持多年。因为马俊由打风云庄失败，小子可就逃出来了，自己心中暗想，我的老爷子，可了不得啦，我够奔公馆行刺，要说这群孩子们也不是我说句大话，我还是真无所惧，有谁知童林他出头露面了，真要是他在后面追赶于我，那我就算难脱性命，到不如我找一个安身的地点。忽然想起安家屯灵佑三皇观，里面当家的又是我的本家远门爷爷，他老人家武术高强，到不如我上那里，前去躲避，到也妥当。这一日来在三皇观，到了里面，见了马宗绪跪倒磕头，口中连连的叫爷爷救命。马宗绪一看是马俊，遂问道："你到此何干？马俊这才把自己所作之事，跟马宗绪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马宗绪一听，点了点头说道："你的二叔马亮到那里去了?"马俊遂说道："我的二叔逃走无踪，我是没有立足之地，才投到爷爷这里来躲灾避祸，望求祖父多多的庇护才好。"马宗绪一听，口中念了一声无量佛，遂说道："马俊你只管望安，慢说没有官人到此搜巡，就让童林他到此也难讨公道。"马俊这才说了一声谢谢祖爷，慢慢站起身形。一看，在旁边还坐着一位出家的道长，看

年纪有个三十多岁不足四十，微有三绺黑髯，身穿蓝绸子道服，青缎子大领，白袜云鞋。马俊看罢，遂问道："祖爷这位道长他是何人？马宗绪说道："他是我本门户中的徒孙，姓陈叫道常。"二人彼此各施一礼，马俊遂住在庙中。

这日方吃完了晚饭，将然收拾已毕，就听外面有人叫门，马俊心虚吓了一跳，遂说道祖父您看将到此处，外面就有人来，大概不是童林就是夏九龄，他们追下来啦，祖父您得替我想个主意。"马宗绪一听，微然一笑，叫了一声："马俊，你是叫他们把胆子吓破了，据我想童林他们又不会掐，又不会算，怎么能够知道你逃在我的三皇观。"马宗绪叫小道童出去，无论是谁务必先问问他名姓，小道童答言出去。工夫不大，回来禀报马宗绪："跟祖师爷回，外面来人借宿，他说他姓夏叫夏九龄。"马俊一听颜色更变，口中说道："道爷您看来了没有，我说他们能算您还不信！"马宗绪遂说道："不要紧，童儿赶紧到外面，把他请进来让到东西配殿，可得把他安住了，然后问他打了尖没有，如果说是没打尖，无论是酒里菜里多多下点儿蒙汗药，将他蒙倒，然后杀刮存留任凭于你，难道说你还不放心吗？"把话说完了，这才叫小老道出去，把夏九龄让到东配殿。恰巧夏九龄肚子疼，要一碗姜糖水，马宗绪他在里面可下了蒙汗药，药在糖水里头不易看出来，所以把夏九龄蒙了过去。这小道童来到上房里面说道："师傅，果然不出老人家所料。夏九龄已经被蒙汗药酒蒙倒，这是我由打他身上搜出来的东西，老人家观看。"说着话把包裹往桌案上面一放，马宗绪打开一看，仍是捉拿马俊的文书。马宗绪看罢遂念了一声："无量佛！马俊你来看这是促拿你的文书，幸亏夏九龄被获遭擒，要不然有这一角的文书，你插翅难逃。"

马宗绪把话说完了，赶紧站起身形，连陈道常马俊一同来到东配殿里面。一看不由得一怔，遂问道童儿，你说把夏九龄蒙倒，为何不见？这一句话不要紧，连小道童，陈道常，马俊等大吃一惊，夏九龄踪影皆无。大家彼此都呆了，抬头观看，就见后窗户已然支开，马宗绪看罢暗说："不好，一定是有人由打后窗户把他救走，事不宜迟咱们赶紧到东跨院看看，恐怕军刃暗器有失，再者说还有那一角的文书。"这一句话不要紧，把众人提醒，群贼出离了东配殿，一直的顺着角门够奔东跨院，来到上房里观看，再找军刃银两包袱，连文书也踪影不见。马宗绪着急把胡须一抖，念了一声佛号，说道："气死我也。"此时就听外面有人断喝："马俊这场官司你不打，等待何时。好你胆大的马宗绪，这才是人叫人死，天不肯，天叫人死有何难，你家少侠客爷一时之间失于检点，方中了你的蒙汗药，又谁知有高人前来搭救于我。今天我特来拿你等归案。"说到这里花啷一声，抖开他一对亮银练子槊，站在院子当中耀武扬威。这个话尚未说完，就听有人喊道："陈道常，镇江府十八条命案，小子这场官司你打了吧。"这句话将然说完，马宗绪一伸手把帘拢掳下来，往院中吧搭一扔，跟着由屋中打垫步拧腰，纵到了院中，马俊陈道常一同来在外面。三个人留神观看，上垂首站着一个梳冲天杵小辫儿是夏九龄。在下垂首站着一个身高不足四尺，骨瘦如柴，身上穿蓝绸子裤褂，脚底下酒鞋白袜，蓝绸子系腰，往脸上观看，两腮无肉凸太阳，前边有贲勒头，后面有一个大梆子，脑袋瓜子亚赛蚕豆相彷，当中间还有一道沟，在里面长出来一个冲天杵的小辫儿，足有一札多长，在小辫的上面系着红头绳，靠着辫稍拴着两个铜钱，跟两个破铃，走起路来叮当乱响，两道半

截的短眉毛，深眼窝子，黄眼珠子，小鹰鼻子，三角菱角口，鼻涕都过了河啦，两只小元宝耳朵，往前兜兜着，手中擎着一条军刃，三尺多长有鸭卵粗细，镔铁加钢造打，外面亮一层银，铮光喇亮，头里露着虚尖儿。用手点指，口中说道："陈道常这场官司你不打还等什么。"陈道常一听，不由得吓的魂不附体。在场的众人还全都不认得他。就是马宗绪认得他。

书中代言。别看这个孩儿长的难看，要提起来大大的有名。非是别人，他的天伦名叫张鼎，号叫子美，外号人称风流侠，家住在镇江府瓜州地面。这个孩儿八岁之时，长的骨瘦如柴，形若病夫，老人家张鼎看着，不由得叹气："咳，我张鼎在外面行侠作义多年，并无有半点亏德的地方，因为什么我生的这个孩儿，八分不像人，七分到像鬼，岂不被同道之人谈论，可见得我的良心不好。"就因为这个孩子，时常跟自己的夫人尚氏太太不断的辩嘴。这一天老公母两个，吃完了饭在上房屋中吃茶闲谈，可巧这个孩子来了，老人家一看有气。他的小名叫方儿。这方儿一进来口中说道："老爷子，小子给您行礼了。"张爷一看就有气，说道："小冤家你离我远着点儿，你看你这个样儿，够多么难看，日后怎么能够见人。我看见你这个奴才我就有气，你给我滚出去。"张方一看老爹爹这般光景，心中也是难过，说道："老爷子，我也知道我的模样长的不好，招惹得老爷子有气，慢说您看着不好看，是人看着都不好。可是这么说，这可叫我有什么法呢？连我自己看着都不顺眼，但是怨我吗？"张爷一听这个话不由得有气，用手点指："好奴才，满口里胡说，我把你活活的打死。"张方一看害怕，口中说道："老娘您看看，我爸爸他又火儿啦，

要打我。”这尚氏老太太倒是非常的疼爱，要说尚氏老太太娘家，住在山西太原府城东尚家屯，银钩太保尚义，那是张方的亲娘舅，是老太太的亲兄弟。尚氏只产了张方一个人，长的虽不好年，还是最疼他不过。今天一看老员外要打孩子，老太太可就火儿了，一伸手把张方拉到了怀中，口口声声的说道：“老该杀的，我就是这么一个孩儿，你时时刻刻的看不上，你是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你别看长的不好，将来你我百年之后，还得他抓把土把咱们埋了，这就说有子不算贫，你要是把他打坏了，日后可怎么办，这个孩作是我亲生自养的，你先把我打死然后孩儿才落到你手里呢。”张鼎一看老太太这个样儿，也闭口无言，张爷一着急，抖手由打上房走将出来，够奔外面书房闷闷不乐，心中思想也许他有病，要是把他的病治好了，他混身一发育就改变了，也不一定。又一想平常医生还未必治的了，到不如我跟夫人商量商量，把儿子带到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峰岛祥慈观，里面有一位住持，出家中的高人，复姓殴阳单字名修，是当时最著名的一位剑客，老剑客爷文武奇才，自幼熟读岐黄，针灸推拿内外两功，无一不能。我把这个孩子送到广东，一者就医二者学艺，如果老人家肯教，将来日后何难成名。张爷把主意拿妥，二次来至在后面，与自己夫人尚氏，把自己心中所想的意思细说了一遍，尚氏太太一听张爷所说的这一片话辗转多时，心中暗自点头，一想自己当家的所想的法子倒在情理之中。这个孩子由打从小之时直到而今，就是面黄肌瘦，我料着他也是有病，如果送在广东，不但把病治好了，学一身好武术这到不算什么，到是离开他父亲的眼皮，省着因他殴气。尚氏点头，这才把张方叫了来，问问他愿意去广东学艺去不，这孩子一想，

别看他是八岁的孩子，心性聪明，与众不同，这个孩子要是不聪明到日后在年羹尧手下怎么能压倒了群雄呢！后话暂且不表。

却说当时张方一听老爹爹叫他学艺，心中想道好，省得在家中招惹的他们老夫妇生气，遂说道："老爹爹，我愿意上广东学艺去，等我把能耐学成了，我再在父母的跟前尽孝。"把事都商量好了，张爷收拾应用的物件，带好了盘费由瓜州地面动身，爷儿两个连一个从人也不带，中途路上也就是晓行夜住，饥餐渴饮，非止一日，到广东龙门县，走出东城够奔清源山，来到清源山顺着盘施小道上山。张爷带着孩儿越过独木桥，来到祥慈观庙门外，将然要往里走，由打里面出来一个小道童，年纪也就在十五六岁，看了看张爷，赶紧打稽手。遂说道："张老侠，您怎么这么闲在，这是那一阵香风把您刮在此地？"张爷看了看，赶紧说道："少师傅，老观主可曾在观中？"小道童遂用手往里面一指说道："张老侠您往里面请吧，现在他老人家正在鹤轩。"张爷带领着孩儿张方，顺着甬路一直往里东跨院走，来到鹤轩进到屋里，一看老剑客爷殴阳修，正然在云床上面盘膝打坐，闭目养神，猛然间就见老道一翻二目，念了一声无量佛！张爷赶紧往前抢步行礼，说道："老剑客爷在上，张鼎给您行礼。"剑客爷一看张爷来了，忽然一笑遂说道："张老侠客，许久未会，今天是怎么这样的闲在？"张爷说道："只皆因犬子张方自幼多病，医药无效，万般无奈。今日把小儿带在清源山，求剑客爷分神给看看。"老剑客一听这个话，说道："令郎现在何处？"张爷这才一点手叫张方过来，给剑客爷行礼。张方这才过来磕头。剑客爷低头观看，一看这孩儿长的太已难看，他老人家还差

点儿没失声笑了。遂说道："这就是令郎少爷，既然是前来就医，叫他过来我先给他诊诊脉。"张方站起身形往旁边一站，老剑客慢慢的由打云床上面下来，走在桌案旁边椅子上落坐，叫张爷也落了坐，然后伸手给张方诊脉。道爷一诊寸关尺，不由得一怔，遂说道："张老侠，令郎少爷，不但说他没有病，他的先天充足，后天饱满，据我观看，他的五官相貌属于木形，别看瘦，将来比张老侠你还得大阔几倍。"张爷听到这里，赶紧乐嘻嘻的抱拳说道："仙长不要夸奖，他既然无病，到不如把他留在宝观，朝幕跟随着剑客爷盘桓，如果您要是高兴，把武术教给他三拳两势，将来也好落一个健壮的身子股儿。"剑客爷一听张爷要把孩儿留在这里，遂说道："既然如此，把令郎留在祥慈观，我也没什么可教的，单凭的是他造化，如果他的造化好，他就许把我身上所会的完全都得了去，如果他的造化要是平常，那个就算无法。"张爷听到这里点头致谢。张子美他老人家也在祥慈观住了个五六天，然后告辞。临走之时，嘱咐张方几句："我儿跟随剑客爷练艺，早晚可得听师傅教训，不要淘气。"张方点头答庆，张爷回家不表。

单说的是殴阳修由打张爷走后，自己心中为难，你说人家张爷千里而来，由打镇江把孩儿带到了广东，所为的是跟我练艺，你说我要不教给他几招，又对不过张子美，你说我要是真教，这个孩子没长了那个材料来，我还是真没法教。老道无法，他也不向张方说什么，反正庙里头，一天有两顿饭，叫他先吃，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张方到了祥慈观，已然三个多月一百多天。老剑客本没意教给张方练艺、后来一看这个孩子，时时刻刻对于自己百般的用心，清晨早起叠炕预备脸水沏茶，都是张方一手经理。老人家常了

可就离不开他了。因为什么呢？皆因这个孩子扶侍的周到，老人家看着，不由得不暗暗的喜欢，心说别看这个孩子像貌不好看，就是这份殷勤、实在是难得。这一天老人家高兴，遂叫道："张方，你把物件收拾利落了，你在我这里，我教给你蹲个小架儿。"张方听着心中欢喜。别看他人小心多，心中早已把主意拿妥，别看老师您不教，我用这份殷勤把您的心感动了，赶早赶晚也得教给我。张方一听老师要教给他蹲一个架，随着站在老师的面前。老剑客爷叫他下面两只脚横着站了一步宽，上面两肩头多么宽，下面这一步就站多么宽。十个脚趾扣地，两条胳膊伸平，胳膊肘往前拧，手腕往下一塌，十个手指往上翻，提顶吊当气往下沉，有多大的劲力耗多大的工夫，这就是三十六个小架子的头一个。张方就按着老剑客爷所说的话，就在他老人家面前一站，殴阳修留神观看，这个孩子天然生来的心灵性巧，往当中一站连胳膊带手，是一点儿也不错，老人家看着喜欢。由打这一来，老人家慢慢指点张方是慢慢的习学。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张方来在祥慈观整整的四年。这四年的工夫老剑客爷传给他蹿高纵矮，陆地飞腾，缩小绵软巧各种的工夫，白昼之间爷儿两个没事在鹤轩里所谈的不过是江湖绿林的出身，夜晚之间传给他各种的绝艺，张方的心眼真灵，可不敢说一教就会，不过是稍为一指点，再要是不成，老人家给他作一式样，张方便能学会。

然后老人家问他军刃，十八般大刃，枪刀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镋链棍拐槊棒，各种军刃你爱那样？这个孩子全不爱。老剑客问道张方，难道说这些种军刃，连一种趁手的都没有吗？"张方说道："老师我总想用一条像鸭卵粗细，头里还得有个尖儿，比如说当场跟人家动手，够多么便宜，你说

拿他当短棍使也合适，如果拿他当短棒使也便宜，头里有个尖儿，要是跟人家动手扎上，准得扎个透心凉。”老人家一听张方要学这个军刃，不由得就是一怔。你说，这个军刃还是真没有，有心要传给他一对亮银双镢，这个孩子他又不要两个他要一个。老剑客一想谁叫我收人家孩子作徒弟呢，索性我就费费神吧。老人家派两个小道童至外面龙门县城里有了名的军刃铺，给他画好了图样，打这么一条三尺六长，鸭卵粗细，头里这个尖儿三楞洼面，把军刃给他打好，小道童给他取了来，交给老剑客爷。殴阳修看了看式样很好，这才叫了一声：“张方，你看这条军刃你用着称手不称。”张方一看心里头可喜欢极了，口中说道：“老师您真会猜到我的心里去了。”老剑客爷一笑遂说道：“这条军刃类乎平常技艺还别说他没开过眼，就是看见，他也不懂的。你我是师徒，再者说你每日伺侯我非常的周到，故此我费碎了心机，教给你这条三楞一面的透风的吕祖锥，其中的招数，是翻天三十六手，只要你用心习练，我是顷裹相授，决不留招。”张方答应。由打这一日为始，老剑客爷传给他吕祖锥。张方慢慢的习学，不知不觉又是四年，张方把三十六手吕祖锥，能拆七十二招，样样学会件件精通。

这一天张方可就向着剑客爷说了：“老师，弟子由打八岁来到清源山的祥慈观，多蒙恩师慈悲，整整的八年，蹿高纵矮的武术，又传授一条吕祖锥，可有一样儿，我就是不会打暗器，您还得教给教给我打暗器。”老剑客爷一听这个孩子要打算学暗器，不由得就是一怔。按理说身为剑侠，教给人武术就不能以暗昧赢人，这个暗器要发出去，必然是给对面的敌人来个防而不备，趁势乘间一抖手发出去，发则必中，好

可是好，对于剑侠的身分有些个不合乎情理，所称为侠剑客所做所为都应当光明正大。又一想张方叫我教给他暗器，这个孩子长的骨瘦如柴，就凭他手中的一条吕祖锥，也难以压倒一切。这才叫了一声："张方，我要教给你暗器，可有一件事，你可得记清楚了，发招之时必要喊着，如果要是不喊，我可不教。张方连连的说道是是。剑客爷这才问："你打算学何种的暗器，你只管明言，或者是镖或是补袖箭，或是没习飞黄石，或是紧背低头弩，你愿意学那一样？"张方一听叫了一声："老师！我打算习学镖。镖可是镖，我想这个镖是一头儿尖，倘若是打出去，走偏了，一点儿用也没有，我恨不能来个两头儿尖的镖，要把他打出去这头不着那头着。"老剑客爷一听念了一声无量佛，心说这个孩子真正的是古怪，他出的这个主意都要十拿九准。老剑客爷告诉他："你出的主意本来没有。你既想有这么学，我可不能不那么教。"遂又叫小道童给他打了六只两头儿尖的镖，老人家给他起的名字叫作枣核镖，小道童把镖打造得了，老剑客爷又慢慢的教给张方暗器。书不可重叙，张方跟着剑客爷学习暗器白天打箭挡，夜晚打香头，张方用心苦学又是四年的工夫，这个孩子把艺业学成，六只枣核镖，一条吕祖锥，这就算把艺业学成。由打八岁来的直到而今，屈指算来，今年整整的十二年，已经二十岁了。五官像貌纹丝未改，不过身量略高了一点儿。

这一天清晨，爷儿两个梳洗已毕，在鹤轩以内落坐闲谈，剑客爷叫了一声："张方，你来到这我里一共是几年了？"张方说道："整整的十二年。"剑客爷一笑遂说道："既然是十二年之久，你可想你家中的父母？"张方一听遂说道："老师，人生天地之间，谁能无情，父母养育之恩如何能忘。再者说老

师教育之德，也是时刻不忘，有心回家，又想老师。”老剑客爷说道：“张方你已然离家十二载，家中的父母终日忧思，他们也是放心不下，你还是回家省亲为是。”张方闻听赶紧走在老剑客爷近前，口中说道：“老师，既然是您这样的吩咐，我可不敢违背，我这就算是奉师命下山返里省亲。”老人家一听，又是气又是恨又是爱。气的是这个孩子年岁不小了，二十岁的人啦，说话一嘴的乱七八糟，赶多怎能把这个孩子脾气退了，恨的是这个小子有话不正经说，故意插圈挽套，他这就算绕对我，老头子爱是爱他这一肚子坏，他要是出世只要是向正道上走，他就算是绿林中的报应。老剑客想到这里，这才一转身拿出来一个包袱，把包袱打开，里面就是他自己当穿的衣裳，应用的物件，还有一包散碎的银子，这才叫了一声：“张方，你在我这里十二年，我这庙中清苦，你是知道的。你如今下山省亲，给你路费银，是我旧日所存，整碎一共是二十两，带在腰间作为你的盘川，如今师徒离别，我也无物可赠，你近前来我送你一个美称。”张方一听赶紧走在剑客爷的面前，双膝点地，跪在埃尘，口中说道：“既蒙老师见爱，弟子我这里先谢谢。”老人家一笑，遂说道：“你这一出世就是江湖绿林的报应，我送你这个外号，只皆因你的面容消瘦心地过狠，送你叫病太岁张方。”张方赶紧磕头谢谢恩师赐号之德，然后站起身形。老人家叫道：“张方，据我想你手中一条吕祖锥，六只枣核镖，虽然说能打遍了天下无敌，类乎普通之人可赢不了你。可有一件，要是真正遇见有能耐的，你可不成。我庙中有一件镇观之宝，由打上代一辈传一辈传到如今，落到我的手中，我有意在门户之中找一个得意的徒弟，把此宝相赠好往下传。无奈一节，门户虽大，徒弟虽多，只

是不得其人。今见你是侠客的后人，跟随我十二年行为颇正，可趁佩带镇观之宝，张方你随我到这里来。”张方在后跟随，出离了鹤轩一直够奔大殿。到了大殿里面观看，迎着面的佛龛，佛爷里面供奉着三清祖师，头里是神厨，神厨上面安放着五供蜡阡。老人家一伸手拿过棕团，放在神厨前面跪倒行礼，大拜了四拜，然后站起身形，来到神龛前面，一伸手启黄帘，由打里面拿出一个硬木匣儿来。打开硬木匣由打里面拿出一件东西，又跪倒神前，口中说道过往神灵听真，信士弟子殴阳修，今以镇观之宝，三枝迈门弩相赠弟子张方，倘若他日后错用此物，殴阳修必遭天诛。老剑客爷把话说完，站起身形用手点指，叫了一声：“张方，你来看，这是为师镇观之宝，由打你的师祖传授於我，到而今我又传授於你。这宗物件名目叫作迈门弩，一共是三枝，专打金钟罩能破铁布衫，浑身是横练都蔽不住，今天以此宝相赠。如果有咱们门户之中的徒弟，将道路走错，或是贪淫好色，或是发卖熏香，亮出迈门弩，万别放松。”把话说完，把迈门弩一递。张方伸手接过来一看，有六寸多长一个竹桶，大概年限不少了，竹子桶通红，当中有一个绷弓，里面是一盘的盘簧，靠着竹桶口上有一个小小古铜钉，那可是机关，要打算打迈门弩，大拇指一按古铜钉，绷簧一动百发百中，上打飞禽下打走兽，张方看完了这才说道：“老师，论说起来，我的福泽浅，不能领受老师镇观之宝，老师既然重视，弟子不敢违背。”说着话他也拿着迈门弩来在神厨前双膝跪倒，口中说道：“过往神灵听真，信士弟子张方，今蒙老师相传镇观之宝，叫我整理门户，如果有我们本门户之中，也无论是长辈或平辈，倘若错了门户的规则，一定以三枝迈门弩将他结果性命。如果任意胡行，

不听老师的教训，错用此宝，神鬼不佑，雷极殛火焚。”把话说完了站起身形，接过迈门弩围在了腰间。六只枣核镖，一条吕祖锥全把他拾掇好了。仙长这才说道：“张方，既然收拾停妥你就下山去吧。回家见着你的父母，替我多多的问候。”张方是恋恋不舍，算起来师生在一处相聚十二年，一旦离开，面上带着十分的悲惨。老道看了看暗含着点头，这个孩子，别看模样长的不好，良心不坏，想到这里遂说道：“你也不能总跟在我的身边，只要把我对你的教导，牢牢紧记，半点不错，你就是我的好徒弟，你不要悲惨。”张方答应说了一声是。这才听老人家说道：“我门门户之中所传的技术，所最恶的就是淫乱。在外面可不准你贪淫好色，如果是见美色起淫心，奸女子欺妇人，那就算犯了我们户中的规则，无论何时何地，我都能前去，一掌声碎了你的头颅，结果你的性命，休怨为师意狠心毒。还有一样儿，倘忘取人家的财物，我也是决不轻饶。”仙长把话说完了，张方连连的称是，这才把自己应用的东西收捡齐楚，与老师告辞。出离了祥慈观，下了清源山，顺着大道往前行走，在中途路上也就是晓行夜住，饥餐渴饮，行船过渡，非止一日，来到镇江瓜州的地面。别看路途遥远，张方走了这么些个日子，在中途之上一文未花。因为什么呢？这个张方生来的淘气，住店还得住大店，吃喝还要讲究，赶到天色将亮，把东西收拾利落了，由打屋内出来，一声不言语拧身上房，顶到天亮啦，店家再找人没了。在道路之上所住的店，他都是这么个办法，他生来就是这么个秉性，故此才一文未花。

这套书著到这里是中套，以至顶到后套一共是六小，他是头位，由打这里说起。是一位挨着一位的相继出世。却说

当时张方到了瓜州，来到自己的家门首，迈步就往里走，将然上台阶，由打里面出来一个手下人，用手点指，口中说道："咳！干什么的？你看你这个长像，够多么难看，还要往里走。就是找人你也说一声啊！真正是岂有此理。"张方一听不由得一怔，看了看拦他的这个人，年纪有个三十多岁，身穿半截蓝布褂，脚底下白袜青鞋，往脸上观看面带纯厚的气像。张方看罢，用手一指："小子，我说说我这十来多年没在家，我的天伦可就是我这么一个儿，好容易我才回到家，你不让我进去，有心把我挤兑走了，你好擎受我们这一份家产，你说对不对，好小子后边老太太要是问下来你可顶着，我走了。"把话说完张方一转身就走，就在这么个工夫，听着有人叫："少爷回来！少爷回来，这是怎么啦。老三你这是怎么啦。这就是我时常跟你说的咱们的那位出门的少爷，由打八岁他老人家走的，到而今整整的是十二年。今天他老人家才回来，你怎么会把他得罪了。"这才低言在夥计老三耳边说了几句："你怎么会惹他，别说今年二十多啦，由打他七八岁在家里的时候，手下人上上下下那一个敢惹他，有一年他在家之时，在外面惹祸我觉着我跟老侠客多年，又是本宅的一个总管，我说了他两句，彼时他也没言语。赶到夜晚我睡觉之时，睡到三更，我起来小便，把夜起拿过来小便完了，把夜起往外一提觉着非常的轻，可了不的了，连褥子带被全都湿透啦，赶紧点着了灯一看，我才知道夜起上有一个眼儿。我细细揣度没有别人，就知道是少爷张方办的，连我他都欺侮，何况是你。"老总管张福跟老三把话说完了，来在张方的面前，口中说道："少爷您一向可好哇？老奴我这里给您行礼了。"张方看了看，是总管张福，遂说道："总管哥哥，你看看他们够多

么欺侮人，我这才几年没回来，他们要图谋我的家产。”张福一笑说道：“少爷您别多心，他们不认得，这是咱们新雇的生夥计，他们怎么会认得呢。您这一出门就是十二年，老太太时常想念您，您快到后面看看去吧。”张方又问道：“总管，我的爹爹在家里没有？我的老娘身体可好？”张福遂说道：“老太太身体安康，老侠客爷将然由打北京三月三亮镖回来日子不多。”张方听了这句话，这才往里走，问总管道：“老爷子在书房了吧？”总管赶紧一摆手说道：“少爷您可先别去，老爷子正然生着气呢。”张方一听遂问道：“老爷子因为什么生气？我去怎么啦？”张福说道：“老爷子素常就不喜欢您，这时候又生气，您去了那不是火上浇油吗。”张方着急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你赶紧跟我说说。“总管这才不慌忙，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张方一听一皱眉，说原来如此。

书中代言，风流侠张子美，他老人家有两个徒弟，一个叫神拳张开，一个叫铁腿李豹，两个人把能耐学成了，跟着老侠客告辞，临走之时张爷嘱咐他们，千万别在公门当差，我这能耐不是为公门当差教的。张开李豹哥儿两个答应，辞别老师走去。焉想将一出艺，有大家朋友相约，就在镇江府保他们哥儿两个为三班的总役。他们不肯做，恐怕老师知道不愿意。无奈一节，镇江府商民人等，大家递公禀竭力的保举。再者说镇江府的知府李大人李连甲，还给了个好看，下了份请贴请他们哥儿两个入公门当差。皆因什么呢？就因他们两个是侠客的门徒，在本地面无论是官私两面都有点名望。真要是他们两个在府里为三班人役，红名的总头儿，要是有点儿什么事，他们两个人办，不是易如反掌！张开李豹两个被逼不过，万般无已所奈，这才点头应允。说起来还算不错，自

从他们哥儿两个在镇江府当差，办事认真，又搭着李连甲李大人爱民子，两袖清风，真就把个镇江府治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光阴似箭，日月消息，转眼就是好几年。这一年也是活该有事，就在镇江府本地面一连气命案就是十八条，全是妇女，也有允奸而亡的，也有不允而杀的。这么一来，还别说是张开李豹，就是镇江府李大人他都吃罪不起，身为四品皇堂知府，本地一连出了十八条命案，只急得李大人紧皱双眉，升坐大堂，把张开李豹唤上来，当堂赏限十土，捉拿采花的淫贼。一面吩咐瓜州的知州叫他带领科房的先生，以及忤作人等叫他到各被害的家里前去勘验。不表他们验尸，单表张开李豹，他们俩人领了堂批，来在班房把夥计们精明强干的挑了十名，把随身家伙满都收拾齐了，由打班房动身，各处里明查暗访，大小庵观寺院，村庄镇店，用心调查，由打头一天为始，一连就是十天，没访查出来踪迹。回衙交差面见李大人。镇江知府李大人，一听十天没访查出来踪迹，面目往下一沉遂说道："张开李豹你们两个想当初任差，本是大家弟兄保荐的，还有我的名贴相请，你们当差就得认真，本地面出了十八条性命的奸杀案，你们大家替我想想，我担的了担不了，既然说是我担不了，你们大家拿着我当儿戏，当堂赏限十天，并未调查着踪迹，分明你们是不用心啊，我要是当场用刑比限，也对不起当初下贴请你们哥儿俩。这个话咱们是这么说，我再续限五天，如果五天限满，再要是访查不着踪迹，那你们可就别埋怨我，我要按公事办。"这两个人一听吓得颜色更变。夥计们一听，个个点头。二次又出去跟着头儿私访。你说也怪，大小的繁华所在，以及幽僻之处，没

有没找到的，无奈一节全都是踪迹皆无，一连就是五天，万般无奈又回到府衙前去交差。这一次见了人家李大人，李连甲伸手缕着三绺墨髯，手拍惊堂木用手点指，说道："张开李豹，这可不怨我，一连这是半月的限，你们连个贼人的影儿都没查着，分明办事不认真，拿着我嘻笑，每人重责二十大板，然后将你们的家口押在监牢，以作代质，如果将贼人捕获再放你们的家口。"张开李豹两个人一听大人这样的吩咐，只吓的颜色更变，赶紧双膝跪倒，口尊："大人在上，小的我们有下情，要说大人连着赏限两次，不能将采花淫贼捕获，可有一节这个采花贼我们也不知道是一个人，两个人，姓字名谁，家乡住处。他既然在镇江府连着作十八条命案，我可不敢自夸其德，人家的武术一定是比我们高，慢说是见不着人家，就是见着也难以伸手捉拿。话说到这里啦，您就是把下役两条腿打废了，何人给大人办事呢。要是细想起来我倒有个主意，我的老师人称侠客，外号人称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他老人家名头高震，四海皆闻，南七北六，十三省没有不认得他老人家的，再者说他老人家眼皮宽，认识的人多，就是不知道十八条命案是谁作的，也可以打听打听。"镇江府李大人手理着墨髯，点了点头暗想张开李豹他们二人把他的老师举荐出来，要是说起来张老侠客要是肯其出头插手办理这回事，那可就算是易如反掌。想到这里，这才叫了一声张开李豹，你们二人拿着我的名片带着四色的礼物，够奔张老侠客府上请他帮忙，务请张老侠为力。"张开李豹哥儿两个把老大人的名片拿出来，礼物预备齐毕，押着礼物一直奔张老侠的住宅。来到了门首先叫手下人把礼物抬进去，遂问道："总管，我师傅呢？"张福说道："在书房呢。"这才把夥计都打发回去，

哥儿两个慢慢的够奔书房。来到书房一看老人家正然坐在书房吃茶，哥儿两个赶紧走上前去口中说道："老师在上，张开李豹给老师行礼。"哥儿两个行完了礼，站起身形，往旁边侍立。张子美手理着胡须，看了看两个徒弟微微的一笑，口中说道："张开李豹，你们两个人不在府衙任差来此何干？"张开李豹说道："今奉大人堂谕，现有他老人家名片在此，特此前来问候您。"说着话一伸手把这张名片拿出来，双手递给张老侠。张爷接过来看了看往桌案旁边一放。张开李豹遂向老侠问道，老师您这是多怎回来的，皆因我们衙门里头事也太忙，也没得过来给师傅您请安。"张爷一摆手说道："你那是官差不由自主，自己爷儿们不必客气。"张开李豹两个人遂说道："还有一段为难的事，我们哥儿两个奉大人的堂谕，特此前来求您来了。"张爷闻咱，说道："有话快说，何心这样的吞吐。"张开李豹两个人，这才把镇江府十八条人命案前后之事说了一遍，直说顶到两次限期未能捕获，老大人震怒要责打我们弟兄，还要把家口收监代质，是我们哥儿两个万般无奈，这才把你老人家说出来。大人这才叫我们二人带着名片备上四色礼物，叫我们请您出头。"张老侠闻听不由得有气说道："想当初将艺练成，临走之时，我怎样嘱咐，不叫你们在公门当差。苦苦不听，非在公门当差不可，到而今本地面出了无头案件，你们不能访查，把我说出来。我偌大的年纪，漂落江湖年逾花甲，微有名誉，倘若我这一次出头露面，捉不着采花淫贼，我这个侠客之名岂不付于东流。"张开李豹两个人一齐跪倒埃尘。他们把主意拿妥，任凭老师怎样的着急，跪到钉糟木烂，老师不应，绝不起去。不论张爷怎么说，哥儿两个只是求师傅救命。张爷正在着急之时，总管把话说明，张

方由打外面走进书房，到了张爷面前向前行大礼，说道："老爷子您好哇？"张爷正然余怒未息，一看张方进来，这个气更大啦。他已然出门十二年，一点儿出息也没长，还是从前那个样儿。还未等张爷答言，张方一回头看见张开李豹遂说道："二位师哥您好？张方给您行礼了。"张开李豹一看是师弟张方，赶紧说道："兄弟好，没别的你给讲讲情吧。"张开李豹就把这十八条命案前后之事说了一遍，直说到请老人家出头帮忙，老有家不管，叫他美言几句。张方一听扭项回头，说了一声："老爷子，您看我师哥这么给您磕头，您就应当出头露面，替他们哥儿两个分分神。再说您有侠客之名，武术又高，别说拿一个采花淫贼，就是捉个十个八个的都不费事，老爷子您就出头吧。"张鼎一听，对着张方呸，就是一口，说道："好胆大的奴才，竟敢多说少道，你晓得什么。"张方一听："哟！老爷子，您真不管？好啦，好啦。二位师哥起来别跪着。既然是他不管就别给他磕头了。这还是您的徒弟，有点儿事求您都不成，何况要是别人呢，真是叫我看着有点儿下不去。二位师哥不是就为的是拿这个十八条命案的采花淫贼吗！起来吧，不用着急，有多大的事我帮忙。我要说这个话你们还不信，你们还不用犹豫，我先告诉告诉你们我的历史，你们听听。我由打八岁的时候上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峰岛祥慈观，跟随老剑客爷殴阳修练艺十二年，练好一条三楞洼面透风吕祖锥，外有六只枣核镖，三枝迈门弩。我可不敢说打遍了天下无敌，类乎成了名的侠客，他们也不准赢的了我。我就是侠客的儿子，剑客的徒弟，少剑客。下山之时我老师送给我一个外号，病太岁张方。我说这个话你还不放心吗？"这两个人一听张方所说的这片话，腹内辘转：你说真请我的老

师，他老人家又不肯出头，你说真要依着师弟这个话，净听他说有能耐，可又没有看见过。又一想，虽然说没看见，可知道他上清源山祥慈观学艺，十二年练一身好能耐，可也未可知，到不如咱们死马当活马治。想到这里遂说道："师弟既然你应了，咱们是怎么个办法呢？或者你跟我们见见大人去。"张方说道："不要紧，你们哥儿两个先在门房里等我。我到后面看看老太太去，然后咱们是一块走，见见你们这位镇江府的知府大人。"把话说完张开李豹两个站起身形，跟着张方小哥儿三个出离了书房。把一位张老侠客一个人木在了屋中。张老侠一看，心中这气可大啦：你说这个混帐东西，我都不应，他就敢往怀里叫，你别看官面上拿帖请，那是一个浮面儿，顶到出了头，那就叫官差不由自主了。这个孩子真正叫不知时务。

不表张爷生气，单说的是病太岁张方，一直够奔后面，来到上房的外间屋，上房里间老太太尚氏夫人，心中正然难过盼子归，叨叨念念说道："张方有谁像你生得模样丑陋，使你的天伦不喜欢，由打你八岁，你的爹爹把你赶出门外，送至广东学艺，到如今整整的十二年。我也不知道我的儿你的身体如何，早晚你的吃食怎样。如果你有个一差二错，我是千顷地就是这么一颗苗，到了那个时节，你可就算要了为娘我的命。"老太太是时常叨念，看起来是母子连心。老太太正然思索之时，猛然间听见外面嚷："娘啊！娘啊！孩儿我人在外面心在家时头，我时时刻刻想念老娘。可不知道我娘您的身体如何？现今奉老师之命，下山省亲，看望你老人家来了。"说着话启软帘迈步进了里间。老太太一看儿子回来，不由得是悲喜交加，张方跪倒平地，先给老太太磕头，然后由打腰

间把包袱解下来，解开包袱，把里面二十两散碎的银两拿出来，遂说道："娘啊！这是我老师给我的路费，我一道也没花，这个钱留着给老太太您买花戴，买点粉擦。"老太太心说：你看这个孩子，我都小六十子啦，他还叫我买粉擦。这个孩子不家来我想他，来到家里他说话，又教我生气。张方又叫道："娘啊！您先歇会儿吧，我的两个师哥还在外面等着我呢，我还有点要紧的事，我到外面办办就来。"老太太赶紧说道："孩儿你将回来就要走，有什么要紧的事？"张方说道："你不用管。"说着话由打上房屋里出来，够奔前面，到了门房一看，张开李豹还是真没走。张方这才说道："二位师哥，走，咱们上镇江府的府衙，有什么话咱们是到了那里再说，见着你们的大人，你就说老侠客爷没工夫，少侠客来了，这位少侠客在广东龙门县，清源山祥慈观跟剑客爷练艺多年，侠客的儿子又是剑客的门徒。"张开李豹两个答应。这才由打张宅出来，一直够奔镇江府府衙。进了角门，来到班房，伸手启帘栊来到里面。伙计们一看，二位头儿回来了。大家全都站起身来，遂说道："头儿，今天出去这么半天，大概对于案子事有点成效吧？"二位头儿一听，遂说道："别忙，虽然没有成效，我可把少侠客请了来啦，我这师弟比他老人家还高的多呢。"大家一听，心中喜悦，一齐说道："那么他老人家多怎来呢？如若来的时候，咱们大家也得摆桌席，给少侠客接接风啊。"张开李豹一听，说道："你们大家这是诚心啊，这不是我师弟跟来了，你们明知道才故意的说这片话。"大家一听遂说道："这是怎么啦头儿！即然是您的师弟少侠客，我们巴结还巴结不上呢，您这话这是怎么说的。"张开李豹遂用手一指说道："这不是我的师弟吗。"大家观看病太岁，都吓了一跳。就在

张开的身旁站着一个人，身高不足四尺，身上穿着蓝绸子裤褂，脚底下小洒鞋白袜。往脸上观看，两道半截眼眉，深眼窝子黄眼珠子，小鹰鼻子三角菱角口，往下还直流鼻涕。梳着个冲天杵，前面一个大梆子，后边一个大贲楼头。大家看着这个样儿，看不起，简直就像紧七慢八十个月到家的劳病鬼，就彷佛是个带气的死人，这还是张鼎的儿子！病太岁张方一看大家那个样儿，有点儿看不起他，心说小子，我要不叫你们认的我，你们也不知道少侠客是谁。想到这里，就听张开说道："师弟，你在这里陪着咱们兄弟，我到里面言语一声，回头好叫大人请至在里面谈话。"把话说完冲着李豹递了个眼色，那分明是叫李豹看着张方，别回头我到里面把话回完了请的时候他再走了。李豹这才点头叫师哥到里面去回话，自己只得陪着师弟张方在前面候着。张开顺着角门子一直够奔二门，在二门旁边立着一块云牌，张开走上前去当当连打了两声，由打里面走出一位差役来，问道什么事。张开说道："劳您驾给回一声吧。我弟兄二人奉大人谕，聘请我的老师张子美出头，他老人家没在家，我把我师弟少侠客请了来啦。劳您驾给回一声吧。"这名长随说道："张督头候一候吧。"说罢转身形够奔里面。张开在外面等候。工夫不大那个人出来说道："张头，大人有谕，叫你把那个人陪在后面书房说话。"张开这才由打后面往前走，正然走在前面，就见师弟李豹来了，张开一看一怔遂说道："师弟不是叫你陪着咱们兄弟吗，怎么你也出来了呢！倘若他走了，大人请见，那可怎么交代？"哥儿俩个说着话，一直够奔班房。到了班房伸手启帘栊再一观看，再找张方已是踪影皆无。张开一怔，回头问道："李豹兄弟，你看见了没有，我叫你在前面陪着他说话你不听。你看

看，他走了没有。他这个脾气你不知道，一定是嗔怪你我弟兄不照应他，这才走的。已然把话回明白了，你说这怎么办吧？”李豹着急，遂向伙计们问道：“我是刚出去，我就这么一转身，我师弟上那里去了，你们不知道吗？”伙计们说道：“您将然出去，您的那位贵师弟就跟着出去了，怎么还问我们呢！”张开李豹哥儿两个无法，这才由打班房出来，到了外面急的转磨磨，就是找不着病太岁张方。正在着急之时，猛然间就听后面 有人嘻嘻的乐。张开李豹哥儿两个赶紧转身形观看，一看正是张方。张开说道：“师弟，你这可好，我们的话已然回进去了，大人请师弟书房谈话。你躲出去啦？”张方遂说道：“二位师哥不知道，我是到外面绕了个湾儿。”张开说道：“好师弟，你这个湾儿绕的，把我们哥儿两个可吓着了。”说着话，哥儿俩谦谦让让，陪着张方顺着箭道一直往里走。到了二门，早有当差的把他们哥儿三个往里陪。陪到书房院。要说人家镇江府的知府李连甲大人，还真算给张开李豹面子不小。大人亲自带领着师爷，这位师爷是浙江绍兴府的人姓曹叫曹子松。叫白了，人都管他叫糟子糕，跟大人站在台阶上面。大人一看张开李豹往里走，遂抱拳说道：“张开李豹你的令师弟少侠客现在那里？”张开一看大人赏这么大的脸，赶紧用手一指躬身说道：“跟大人回，这就是我老师之子少侠客。他在广东清源山练艺多年，乃是剑客的门徒。今天还错非是老大人您的面子，别人请他都请不到。”李大人一听这一片话，又是一位少剑客，不问可知这个人的局面不小了。自己想到这里留神观看。就见张开用手指的这个人，就冲着这个长像，李大人差点儿没乐出来。看那个样儿面黄肌瘦，两腮无肉凹太阳，看那个态度就彷佛大病方好，还未复原的样儿。李大

人看完了还不敢慢客，因为什么呢？这就叫看父敬子。知道他父亲是一位侠客，儿子绝不能是无能之辈，不可以像貌取人。李大人说道："既然少侠客到了，请到屋里头说话吧。"脸上现出一种和颜悦色的样子。在旁边厢这位曹师爷，他那种看不起的样子已然就露出来了，满口不住的说道："唔呀！可了不的了，吓了我一跳。很晴的天，又没下雨，又没有阴天，怎么会雷公爷下来了。"说出这种话，带着那一份猖狂。张方一看，就见这位曹师爷身量不高，约在五尺，还有点马蜂腰，身上穿一件黄纱袍，脚底下青缎子的云鞋，高腰儿的白袜，腰中系着一根蓝绒绳。往脸上观看，扎脑门儿，尖下颏，两道半截子的黄眉毛，一双绿豆眼，小鹰鼻子，三角菱角嘴，微有几根断梁的黄髯，两个兜风耳朵小辫顶。病太岁看了看心中暗想道：好小子，你竟敢口出狂言看不起我，还不用说你，就连老大人他也得算着。我是一不吃饷，二不拿俸，文官不管，武官不辖，奉法的良民。你敢小看我。我要不叫你认得认得我，我枉叫病太岁。张方把主意拿妥，他这才跟老大人说道："老大人张方有何德能，蒙老大人迎接，我这里谢谢吧。"说着话谦谦让让往里面走，早有手下人挑起帘栊把张方让在里面，上垂首落坐，大人在下垂首相陪。在旁边拉了一个兀凳曹师爷也落坐。张开李豹哥儿两个，在大人的身背后一站。手下人过来献上茶水，大人让茶。张方一面喝着茶，一面往各处观看，看了看书房屋中陈设样样的整齐。李大人说话态度不凡，举止大方。病太岁张方正然看着，就听镇江府的李大人，向着张方问道："少侠客，我听张开李豹他们两个人跟我谈，提说少侠客由打八岁够奔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峰岛，祥慈观练艺多年，贵老师又是一位剑客，大概少侠客的武学

不错吧。”张方一听微然一笑说道：“像张方乃是微末的技艺，老大人何必挂齿呢。我由打八岁上山，到而今整是十二年，练就了一条大锥，六只枣核镖，外有三枝迈门弩，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出奇。方才听我二位师哥谈，他们哥儿两个提说镇江府连着出了十八条人命案，做案的是个不知道姓名的采花贼。他们哥儿两打算请我的天伦出头，我这也不是替我父亲说句大话，他老人家而今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幼年之时闯荡江湖成名，人称铁扇仙风流侠，到如今他老人家老了，恐怕遇见贼人不能取胜，实于他老人家的名誉有关，他老人家派我前来，替大人效力，捉拿采花的淫贼。”别看品貌难看，老大人一听张力谈话，倒是通情达理。就应了这两句俗语了，人不可貌像，海水不可斗量。知府正然想到这里，就听曹师爷说道：“老大人，我这句话不算小看张方，他说他的天伦老了，到处闻名，南七北六，十三省到处皆知。他说他有能耐，剑客的门徒，咱们没看见。虽然咱们是文人墨客，对于武术不明白，可有一样儿，别看不会，可会看。没长了能耐来，长了两只好眼睛。唔呀！我说这个话，老大人说对不对？”说着话冲着李大人把眼睛连着挤鼓了好几次。李大人心中明白，知道这是曹师爷不放心，不知道这位少侠客，有多大能耐，打算用言语挑播，叫张方试艺大家看看。李大人微然一翻二眸子，手理着三绺墨髯说道：“少侠客，我有一句话要跟您说说，既然您是剑客的门徒，必然是武术高强，我有心请您练两手，我们也开开眼。”张方听李大人说的这话，心中明白，因自己品貌不好，叫人家看不起。能耐可是在身上了，外表带不出来，自己有心说不练，那不是更叫他们看不起了吗，倒不如练个三招两势也叫他们开开眼，省的糟糕那个小子他看不起

人。张方把主意拿妥遂说道："老大人您既然这么吩咐，我可不能不练，屋中地面窄小，请老大人外面观看。"说着话众人站起身形，来在外面。老大人就在书房的外廊子当中一站，上面站着曹师爷，下面就是张开，李豹，还有六七个当差的。大家都要看看这位少侠客的武术。张方留神一看众人站好，四四方方的一个大院子，北为上的书房，东西的厢房，靠着南面穿堂四周围的游廊，张方看罢在院子当中一站，口中说道："老大人，你老人家留神，张方我要现丑了。"说着话冲着老大人双手抱拳，作了一个揖，然后来在院子当中，双手扑地把身子往上一翻，拿了一个大顶。曹师爷看了这般光景，不由得暗自好笑，遂向大人说道："我说，老大人您看，我说他没有多大能耐，您还不信，您看看这是武术吗，这是人人都会练的蝎子爬。"张开李豹这么一听，曹师爷这般谈论，心说咳，这是何必呢，要知道师弟这么没有能耐，何必到大人的面前来现这份丑呢，招惹的众人这样的笑，这还叫武术，六七岁的孩子都能够练。大家正然观看，纷纷的议论，再一看，张方在地下一步一步的蹈着，够奔东厢房上台阶，来到外廊子的里面，双手抱柱子作出来狸猫捕鼠倒爬树，两只脚在上头，两只手在下面，抱着柱子哧溜溜往上爬，轻赛猿猴恰似狸猫，工夫不大，爬在外廊子的上面，双脚尖登着一根房椽，两个手指头掐着一根房椽，由南头爬到北头，由北头爬到南头，其快如猫，只听得哧哧的声音。知府看着高兴，不由得双手鼓掌。不但知府看着好，就连张开李豹，都现出一种高兴的气色。手下人齐喝采说道："好！"在先前可慢，后来越爬越快，工夫不大，唰的一声再找张方踪迹皆无，大家彼此俱都是一怔，各处里观看找不着张方。就在这般时候。这位

镇江府的正堂李大人，就觉得后面有人哼嗤的声音。李大人回头观看，乃是曹子松四马倒攒蹄捆着，口中塞物。大人不由得一怔，遂说道："曹师爷，这是怎么啦？"赶紧吩咐手下人把他的绳扣解开。曹师爷赶紧一伸手打嘴里头掏出一大卷草纸，好半天这口气才喘上来，说道："哎哟！可了不得了吓死我了。"大人这才问道怎么样了？曹师爷说道："我正然观看之际，张少侠由后面一伸手，掐着我的脖子解开我腰间的绳儿，把我四马倒攒蹄捆起来了。将然我要说话，他由打腰间拿出一卷草纸把我的口给堵上了，我这才知道他的厉害，这是由打他一进门我说了两句刻薄话，谁知道他这样不吃亏。"众人一面观看，曹师爷一面再找张方，还是没找着。大人正然怔着，就听北上房上面有人答言说道："众位别惊，我在这里。"大家看了看，他在北上房上面站着，精神抖擞。大人赶紧双手抱拳，说道："少侠客请下来吧，我知道少侠的技术高强，胜过他人。"他这才抖身形踪到下面，众人谦谦让让，这才把张方让到屋中，二次叫从人把茶水献上来，大家百般的恭敬，李大人这才说道："少侠客武术果然出奇，不枉是侠客的少爷，剑客的门徒。"张方抱拳说道："府台夸奖了。"李大人说道："少侠客这么办吧，镇江府连着出了十八条命案，慢说我叫张开李豹，到府上请侠客出头，就是不请少侠客，你们父子在镇江地面，身为侠客，专讲究行侠作义，剪恶安良，不为己身事，专为他人忙，喜忠正，恼奸狡，急公好益。地面既出了这样万恶贼人，也应当为力。我给少侠客一角公文，也不限期，请少侠客认真捉贼。倘若是淫贼捕获，不但本府感念，就连本地面十八家被害者，他们皆都感念少侠客的大德。"张方听了李大人这片言语，赶紧站起身形，连连摆手说

道："老大人何必夸赞，这些事本是我辈分内应为，何况大人对待我等这样的宽厚，我是感情不尽。"李大人一面吩咐手下人叫外面科房先生，赶紧备公文一套，额外预备纹银百两，彩缎尺头各四色，预备齐楚面交张方，说道："少侠客，请回到府上安置齐毕认真访查，但等案圆之后，我一并再谢。"张方闻听此言，赶紧抱拳作揖，说道："张方有何德能，敢受大人这样的厚爱，赏许多的纹银礼物，要是论说起来，我可不当领受。我要不收，又恐怕辜负老大人一片好心。既然如此，我谢谢吧。"把话说完，然后用一个包袱将纹银彩缎尺头文书，包在包袱里面，随着向老大人说道："老大人我可就要跟您告辞了，我回到家中安置安置，我就要伸手办案了。"李大人赶紧带着笑抱拳说道："少侠客您就多多分神吧。"大人说了一声不送。张方由打书房出来，张开李豹陪着一同来到班房。到了里面，众人站起身形，一齐说道："少侠客，今天可露了脸啦。"张方彼此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站起身形提着包袱回家。到了自己的门首，上台阶往里走。老总管一看赶紧说道："少爷您回来了，您赶紧到后面看看去吧，老爷子跟老太太正抬着杠呢，就是为您。您不回家就不回家，将然回到家中，也不问青红皂白，跟着您的二位师哥就走，年青的人知道什么叫作公事。"病太岁张方一听老太太生气了，赶紧提着包袱噔噔噔一直的往里走，来在后面上房，将到了廊檐下，就听里面说道："老乞婆你就把我气死了，你养活的好儿子，小小的年纪他晓得什么叫公事。张开李豹两个奴才，来到家中苦苦哀求叫我出头，我都不肯，他竟敢慨然应允。他又不知道，他应当打听打听，跟我商量商量。再者说他是小孩子家，到了府衙，那叫：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把事办理完毕，不过

落一个候文听赏。如果有半点错误，还得要受他们哈呼，那就叫官情如纸薄。他知道什么！我要说不应，他还要告诉张开李豹两个奴才，不用听我的，听他的。”张爷这片话将然说完，就听老太太说道：“老天杀的，我那孩子他虽然说，多说少道，那是师兄弟的义气。再说张开李豹两个孩儿跪在地下苦苦哀求你，你不肯出头，你还是人家的师傅，我的孩子出头露面，你倒说我的孩子不对。你说你这个老天杀的可恨不可恨。”正然老夫妇辩嘴，张方来在里面，说道：“老爷子呀！娘呀！您别着急，打开包袱您看看。这是我见了镇江府的官，给我的银子彩缎尺头，还给一角文书，叫我拿采花淫贼。”说着话连银两带尺头交给尚氏夫人。老太太心中欢喜，遂说道：“要是露脸，还是我的孩子，赏给尺头银两还说了许多好话。张开嘴我的孩子不好，闭上嘴我的孩子不好，你看看我的孩子给你露了脸了。”张子美一听这片话还有心跟他说几句，心中一想：别呀，妇女之辈，那知道孩子领了人家公文，要是给人家拿不着采花淫贼，把名誉付于东流这还是小事，恼一恼就许办出个别的来。自己想到这里无法，站起身形够奔书房。老太太把东西全收起来，张方把文书带在腰间，收拾吃饭。吃完了饭，你应当出去给人家捉拿采花淫贼不就算对了吗。吃饱了躺在炕上就睡，这一觉直睡到日色平西，堪堪掌灯，反身爬起来擦把脸跟着吃晚饭，吃完了晚饭喝了点水，倒头还是睡，一觉睡顶到天光大亮。应当你起来出去，绕个湾儿不就对了吗。不，吃完了午饭还是睡，睡起来吃晚饭，晚饭吃毕又睡。睡到天明起来吃饭，吃完了饭还是睡，一连就睡了三天。张开李豹在班房一连等了三天，也不知道兄弟是出去了没有，心中不放心。这才由打班房走将出来，一直到

了张宅的门首叫总管。老人家出来问道："少爷有事吗？"张开李豹说道："总管哥哥，我兄弟也出去了吗？总管一听乐了，说道："我不叫二位指着我们少爷，你们偏指着，这就叫拿武大郎当神仙。"张开李豹一听，说道："总管哥哥，这个话你可别这么说，我师弟在府衙，大人面前当场献艺，老大人看着喜悦，赏给少爷尺头银两，你怎么说我师弟不行呢。"总管闻听不由得一笑，说道："不错，我们少爷由打府衙领来赏，我们知道。可有一节，由打那一天回到家中，吃饱了倒头就睡，直到而今也没离开老太太上房。你说他还给人家办案，别叫案办他吧，怎么你们都听他呢？"张开李豹一听，不由的一怔，说道："总管哥哥这个话是真的吗？"老人家又说道："不是真的，难道说我还哄弄你们哥儿两个吗！不信你们就到老太太上房看看去，还在那里睡呢。"两个人一听这个话迈步往里走，来到后面上房，先叫了一声师娘，连着叫了两声。尚氏老太太在里面问道，谁呀。张开李豹两个人在外面答言说道是我。两个人来到里面，见了尚氏，给老太太行礼，说道："师娘，我师弟他怎么会三天没出门呢。他跟人家镇江府李大人当面说的明白，领了一角公文，捉拿镇江府十八条命案采花的淫贼，他净在家中睡觉，不出去给人家访案，那得赶多怎才能够交差？"老太太闻听："你们哥儿两个快把他叫起来，跟他商量商量，这个孩子他不懂得公事，你们哥儿两个是他的师哥，你们得关照他点儿。"张开李豹赶紧凑至张方的近前，用手拍他的肩头，说道："师弟醒醒吧。"其实，张方也没睡，顾意的用被蒙头侧耳细听，是二位师哥叫他，这才一翻身爬起来说道："二位师哥你们不在府衙当差，来到我的家中何干，难道说镇江府又出了十八条人命吗？"张开李豹一听张方说这

句话不由得一乐，说道："就是这十八条命案就险些没要了我们哥儿两个的命，这幸亏是有兄弟你帮忙，要是再出十八条命案，我们哥儿两个还活的了哇，兄弟你既然拿着人家公文，不给人家办案等什么，怎么还在家里睡觉呢？要是办不了，别应。应了人家，净睡觉可当不了什么。"张方说道："二位师哥，你们哥儿两个怨不得不成，原来你们不明白这个，要是大办案家把公文拿下来，都得先在家里睡三天觉，到了四天头上才出去访案呢，也不用三访两访只是一访，就把他访着了，要不然算有能耐吗。"张开李豹说道："师弟你赶紧着吧，这可是公事。可别犯你那个小孩子脾气，想怎么着就怎么着，那可办不到。"张方说道："二位师哥你们不知道，我明天出去就把这一案访着了，要不然我也不敢上镇江府府衙，见了李大人那么样的往身上叫。这就应了那句俗语了，没有荷叶我也不敢揽粽子。"张方把话说完了，张开李豹他们俩个人才与张方告辞。不表张开李豹回转府衙，单说的是病太岁张方，在家中一夜晚景无事。到了次日早晨，带好了他的三楞洼面吕祖锥，六只枣核镖，三枝迈门弩，额外又带了点儿散碎的银子，没在家中吃饭，自己要到外面游逛游逛。把主意拿妥，由打家中出来，遛遛达达，往前行走。心中想：我到那里去游逛好呢？游逛倒是小事，我真要是访不着十八条人命案的采花贼，我就算栽了。我栽了倒是小事，头一位我的天伦他老人家面上不好看，再要细说起来，就是我的老师他老人家面上也不好看，采花贼虽然说在镇江作了案件，可不知道他还在此地不在。今天我先探访金山江宁寺，十几年的光景没回家，也不知道现在这个庙里，还是那么热闹不是，今天趁着这办案的机会，莫若逛逛。把主意拿妥，遛遛达达，一直

够奔江沿。到了江沿观看，来来往往的游舟压满了江中。自己看了看，随着点手高叫道："小船你渡着我在江里面游游。"张方这么一喊，跟着就来了一只小船。张方观看，但只见这只船非常讲究。船只虽然说不大，可以装载十几个人。在船的上面两名水手，一人摇橹，一人在后面掌舵。在船的四周围搭着栏杆。张方看罢说道："船家我打算雇你这只船游游金山要多少钱？"伙计看了看他，虽说这个人其貌不扬，身上穿的还是满身丝锦。遂道："少爷，你打算到金山，你就看着给吧，我们也不能多要钱。"张方听了一笑，说道好吧。这才搭好了跳板，张方上船。来在上面，张方跟着嚷道："伙计，你这个船漏不漏哇？"伙计一听赶紧说道："少爷，您别玩笑。我们这个船上最忌讳这个漏字。"张方一听说道："漏到不要紧，我恐怕船走到江心，他再翻了个儿。"伙计都乐了，说道："少爷您好玩笑。我们怕说什么您说什么。"说着话大家都笑了。张方到了船上，船往前行，荡荡悠悠。镇江大江之中来往的游船很多，每逢夏令镇江府也不管是举监生员，仕农工商全都要坐着船游游江景。船的上面也有骚人韵士，饮酒题诗。也有纨裤子弟挟妓浪游，弹唱歌舞，一片管弦箫鼓之声充满了江中。小船正然往前行走，工夫不大，前面就是一带的碧山坡，小船靠着山根拢岸，水手下了锚锁，搭好了跳板。这才向张方说道："少爷，您要打算登山由此上岸。"张方看了看真正是青山叠翠怪石横生，张方看罢说道："你们哥儿几个多辛苦。"说着话伸手打兜囊内摸出一块银子来，大概有个五六两重，向水手说道："伙计这块银子你带着吧。"水手见了银子不由得喜笑言开说道："少爷您怎么赏这么多银？"张方笑了笑说道："伙计，皆因我要上山去游玩游玩，你们船只

就在这里等候，千万可别动。”伙计说道：“这到容易。”张方把话说完，弃舟上岸，顺着金山的小道曲曲弯弯往前行走，观看山上的景致，还是不减当年的风光。别看张方人年青，幼年跟随着张子美常来，往前走着，一路之上，观花看水不必细表。工夫不大，来到了江宁寺的山门外，看了看，当中山门，两旁边角门子，当中悬着一块匾黑地金字，上面写着金山江宁寺。要到别的书上说，叫作金山寺。他那是叫别了。您要不信翻开书本去查去，没有金山寺。就是青蛇白蛇斗法，的那座金山寺，法海和尚跟青白二蛇斗法，水漫金山寺，水长庙也长，那就是这个金山江宁寺。张方来到江宁寺，顺着当中甬路往里走，走至在头层殿，在头层殿的院里头，全都是做买做卖的，头层殿里面正当中供着大肚弥勒佛，看了看神圣殿宇彩画崭新，好大的工程。越过头层殿，来到二层殿。二层殿里面供奉的是魔家的四将，在后面是护法的伽蓝。二层院中都是各种生意人，算卦相面的，打把式卖艺卖膏药的，唱大鼓书的等等不一。张方看了看，不过就是旧年间所有的买卖。自己看着不愿意看，这才越过二层殿够奔三层殿。三层殿供奉的是五百尊罗汉。这些个罗汉全都是金身的罗汉，到如今其中还有一段古迹呢。凡是游过金山江宁寺的，这五百尊罗汉无论打那一尊上数，数到自己的岁数上，您就留神看吧，骨格相貌跟自己本人彷佛，随哭随笑，本人要哭，那个罗汉也是愁眉不展，本人要是笑，那一个罗汉也随着笑。张方看罢了罗汉堂，越过了三层殿，来到四层殿。四层殿就是大雄宝殿，高耸耸的月台，院中的大树枝叶参天，两旁边的配殿皆有游廊。大雄宝殿里面，正当中供的是如来佛，两旁边文殊普贤两位菩萨。后面是神龛，前面是神橱，五供蜡阡

摆设的齐楚。别看张方岁数年青，他心中这片思想跟别人不同。他总想，要是与人共事，不论到什么地位，只是俱一份洁白的良心，天地鬼神自能相佑，譬如说遇庙烧香，见庙磕头，他要与人共事把良心二字忘了，那就叫隐恶扬善，所以张方并不拈香叩头。张方看罢了大雄殿，顺着角门奔后院，越过了四层殿到了后头院，一看净是卖吃食的。张方觉着咽喉燥渴，留神一看，就见大雄殿的后面西北角上，用青竹子扎出来的竹栅栏，在栅栏里面摆着长条桌子，对面的板凳，里面坐着喝茶的人位不少。张方迈步往里走，伙计一看赶紧说道："爷台随我来吧，前面的坐位已竟满了，我给您后面找个坐吧。"张方一听伙计这样的说话，遂问道："后堂热不热？"伙计说道："不热。四面的窗户。"说着话伙计在头前带路，张方在后面跟随，越过了天棚院，走过了中堂，这才来到后堂。到了后堂观看，也是对面的长条桌子，两旁边的大长板凳，那个坐儿也够五成坐。伙计这才把张方带在紧里面西南角，有一张桌，伙计擦完了桌案问道："少爷您喝什么茶？"张方说道："来壶龙井吧，多来点儿茶叶，回头我多给钱。"伙计答应笑着出去，工夫不大，给他泡得了一壶龙井茶，把茶碗放在张方的面前，张方把壶拿起来斟了一碗茶，放在哪儿凉着，自己爬伏在桌案之上，心中左思右想：我既然应了人家镇江府捉拿十八条命案的采花淫贼，看起来我总算是年青，既然概然应允，这乃是无头案件，叫我哪里去访。自己想到这里，不由得闷闷不乐。猛然听了一声无量佛。张方可没敢抬头，慢慢用两只胳膊爬在桌子的上面，拿手指挡着自己的二目，别人可看不见他，他由手指缝里往外看，看的很真。就见由打外面走进一个老道来，约在五尺多高不足六尺，身上穿着一

件蓝绸子的道袍青护领，腰中系着一根杏黄的绒绳，在左胁下系着一口宝剑，脚底下青缎子云鞋高腰儿的白裤。往脸上观看，白素素的脸膛，两道长眉一双三角眼，二目无神，小鹰鼻子，三角菱角口，两个小薄片耳朵，黑真真的头发高挽发髻，杨木道冠，金簪别顶，手中拿着一个拂尘，大摇大摆往里走，一面走着一面不住的留神往茶桌上观看。看那个意思贼眉鼠眼，他往里走可看不见张方，张方隔着手指缝早就把道爷看完了。张方心中暗想：看这个老道的情形不是好小子，我何不如此如此呢。就冲着他这二目发贼，这十八条命案就许应在他的身上。病太岁正然想着，老道迈步往里走，已然来到张方这张桌儿的前面，就听张方把左手往桌上一放，用右手一点指说道："道爷您好哇？十八条哇！"张方这个心思，用的是诈语，说了这么一声十八条，他要看看老道的动作，老道如果要是好人，与镇江府这十八条命案没有关系，他就毫不介意，如果要是与十八条命案有关系，这一嗓子，小子必然得露出形迹来。看起来张方人年青，这就叫足智多谋。他这一声不要紧，留神一看，就见老道听着十八条三个字，吓的他转身往外就跑。张方一看，心中说道：哈哈，镇江府十八条命案是你也是你，不是你也是你了，为什么你跑呢？张方把军刃收拾齐备，一直的往外面追赶，大声喊道："道爷，我看你往哪里走。"老道在前面飞也相似跑出了茶馆，一直往前面跑，张方在后面紧紧追赶。老道一面跑着，一面回头看，看了看张方这种品貌，自己不由得心中暗想，且住，你怎么这么糊涂，真要是后面是惊天动地的英雄追赶，我倒可以飞也相似的逃命，后面原来是个剥了皮的黄鼠狼晒干了的雷公崽子，他追上应当把我怎么样，真正的岂有此理。想到这里

把身形站住。张方在后面正然追赶，一看老道站住，不往前跑。病太岁计上心来，把手中三楞洼面吕祖锥，往左手一背，双手抱拳说道："道爷您好！在茶馆见面我刚说了个十八年没见面。我只说了十八两个字，您就走了。可是您发了财啦？绸缎绕身您就不认得老朋友了。在十八年前我也不是这个长像，要说咱们在一块儿各处里玩乐，我要是这个样儿还有人爱我吗，只皆因我在这三年前，得了一场大病，六个月的伤寒，半年多的疟子，疟子好了又来了个疟后痢，一个多月五色的粪，我都拉全了，好容易好了，现在又是黄病缠身，你看着我这成了什么样子了。"老道一听原来是老朋友，遂问道："原来你是我的老朋友。虽然说你百病缠身，我怎么会想不起来，你的姓名？"张方一听哈哈大笑，说道："道爷您是贵人多忘事，连我都不认得了。"老道一听，说："不错，认得倒是认得，我想不起你的姓名来了。"张方一听遂说道："我姓张，名叫张方，有个外号叫病太岁，再者说十数年前你我咱们一同采花作案，你采花就是我给你巡风，我采花就是你给我巡风。"老道一听两道长眉一皱，心中一想也许十数年在外面连络朋友太多，一时间我那里想得起来呀，遂说道："原来是你啊，你要不说，我还是真把你忘了。"张方说道："你不是把我忘了吗，我还把你忘了呢，我是叫病给拿糊涂了，我把您也忘了，你姓字名谁呢？"老道一听，哈哈大笑，说道："朋友怎么着，你这个记性也这么好呢，把我也忘啦，这真是你叫病拿的，告诉你吧，我姓陈，我叫陈道常，有个外号，叫采花的羽士。"张方一听哈哈大笑说道："不错不错，你是那个采花羽士陈道常，最近这两天还有一段事跟你打听，就在这两天咱们镇江地面有十八条命案先奸后杀，是你办的吗，要是

你办的可不对，不允奸杀了还可以，你不应当允了奸也杀了，为什么你不论允奸不允奸一概全杀呢，看起来你比我狠的多。”采花羽士陈道常一听，说道：“张贤弟，你有所不知，大凡做此美事，非得赶尽杀绝不可，如果要是心慈面软，倘若走漏了风声，与自己大有不利，这是向兄弟你说，提起来咱们是幼年的交情，要比别的我还不成，要说采花的这一门，兄弟你可差点儿，做事不心狠意毒可不成，在此地我连着就做了十八条命案，要是别人还敢在这里吗，我这事连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张方一听用手点指，哈哈一阵狂笑说道：“采花羽士陈道常，这可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少爷我腰带海捕公文，正然无处查访，这就算是神差鬼使，叫我与你遇着，这场官司你不打等待何时。”把话说完，一摆手中的三楞洼面吕祖锥，够奔陈道常胸膛上便扎。陈道常观看一怔，赶紧把手中拂尘往大领上一插，把身形一闪，由打肋下掣剑往里进招。老道越想越后悔，心说可惜我这个人精明强干，我竟会叫傻子把我给哄弄了。摆宝剑恨不能一剑将张方刺死，恶狠狠够奔张方胸前就刺。有谁知张方乍一出艺，把一条吕祖锥舞动亚赛一条怪蟒相彷，吕祖锥绕住了这一口宝剑，带定风声嗖嗖山响，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旋风般的刺来。老道一看不好，虚砍一剑转身就走，矮着身形急急似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病太岁在后面紧紧的追赶，老道的脚程还真不慢。张方一面追着，一面心中暗想：且住，我别紧着追赶哪，我是越追他是越跑，也不是我说句大话，要讲究在江宁寺附近，金山左右要说道路纯熟，你可比不了我张方。他这才止住脚步不走，让陈道常脱逃。他自己这才绕出了江宁寺，顺着着肠小道一直往西走，工夫不大绕在金山的小鹅头

峰，顺着鹅头峰往下行走，来在山根留神观看。就见镇江之中来往的船只不少，也有货船也有游船等等不一。张方赶紧高声喊道："船家船家。"连喊了几声，就听远远的有人说道："少爷别喊了，少爷别喊了，告诉您在原地方等着，您上那里去喊哪里有呢！"说话之间小船荡荡悠悠的来到切近，张方一看原来是方才自己坐来的那只小船，这才说道："刚才净顾往前行走，我也忘了问问你们叫什么啦？"水手一听，赶紧用手一指，说道："少爷您要问，我们这是亲哥儿两个，我的名字叫赵清江，他叫赵清海，后面掌舵的那是我们老叔，他的名字叫赵庆，少爷您有什么事吗？"张方一听跟着说道："论起来咱们都是街坊，我住家在瓜州的地面，我姓张我叫张方，我的老爹爹人称铁扇仙风流侠，这一次我是被我二位师哥张开李豹所约，腰间带着海捕公文，捉拿十八条命案采花淫贼，这个淫贼我可看见了，他姓陈叫陈道常，外号叫采花羽士，我方才在江宁寺里面把他追出来了，回头他必然雇船，你们爷儿两个赶紧给我吩咐一声，所有镇江的船远远支开，单独留你们这一只小船，回头我隐身在船舱里面专专等候。这只船别死靠在一处，你们爷儿三个多辛苦点儿，绕绕弯儿只要看见有老道，只管把他揽上船来，我自有妙法捉拿。"赵氏叔侄一听，说道："原来是少侠客爷，我们可不知，既然如此，您就不用管了。"赵庆这才带领两个侄儿，清江清海赶紧吩咐镇江水面上所有的船只，全都叫他们远远支开。这才把张方请在船舱里面，锁口板子扣好了。水手赵庆率领两个侄儿把船支开，荡荡悠悠的往各处里观看，好在陈道常好认，他是个出家的老道，看够多时也不见老道的踪迹。清江清海哥儿两个着急，遂说道："叔父您看见了没有，这个张少侠一说老道

逃生，难道说他不往后面雇船吗，再者说金山三面是水，后面一面小石山，你说这个陈道常他要是不在山根下面雇船，绕到后山逃走，那可就算是太远了。”正然他们叔侄在此计议之际，猛然间就听有人口念无量佛，清海一看心中喜悦遂说道：“叔父您看，来了！”就见影影绰绰来了一个老道，飞也相似往前紧走，工夫不大来到了山根。老道着急摆动拂麈打算找船，找够了多时才看见了赵家这只船。要说赵庆这个人五十多岁真是精明强干。他一看老道来他倒不忙啦，老道遍找舟船相离甚远，一抬头这才看见赵庆这只船，遂点手说道：“船家这厢来，但不知你这小船渡人不渡？”赵庆回头一看，故意的说道：“渡人倒是渡，不知道渡几位。”老道随着用手一指自己说道：“就是渡我自己。”赵庆说了一声好吧。这才慢慢的把小船摆岸，下好了锚锁，搭得了跳板，老道陈道常摆定了扶手慢慢的上船。赵庆一看老道上船，启锚锁撤跳板，槁点山根，小船荡荡悠悠的往前行走。工夫不大，船行在江心，清江清海哥儿两个止住了橹桨。老道一看，遂问道：“船家因何不走？”赵庆说道：“船家不打过河钱，道爷您把船钱赏下来吧。”老道一听赶紧一伸手由打兜囊摸出了足有二百多钱，赵庆伸手接过来，遂问道：“道爷您给的这是河钱哪？”老道说道：“不错。”就见赵庆花愣一声抛在大江之中，老道一看就是一怔，赶紧回道：“船家你这是何意？”赵庆一听笑着问道：“道爷你这是初次到镇江来吧？这个地方过河就是河钱贵一点儿。”要论说您给二百钱可不算少，无奈我的挑费大，就是这小小的一只舟船，那一天也得几百银子的花费，您想您给二百钱那能办的到呢。”老道有心要跟他发作发作，又恐怕张方在后面追赶，如若不然我定然跟他有个分说，想到这里

无法，二次伸手由打兜囊摸出一块银子来，大概总有三两多，向着赵庆说道："船家既然你们这么大的花费，这里有块银子你拿了去吧。"赵庆伸手把银子接过来，谢字不言，然后向清江清海哥儿两个说道："你们看见了没有，这是道爷给的河钱。"清江清海哥儿两个一看，赶紧走上前来说道："道爷，要说您是出家人真是慷慨大义，给我叔叔三两多的河钱，这么办吧，我们哥儿两个找您讨一份吧。"老道一听不由得有气，把拂尘连摆了几摆，念了一声："无量佛，你们怎么这样的讹索，真正的叫可恶。"清江清海二人一齐说道："老道你不用瞪眼，要是素常我们这个渡船，也不敢这样的讹索，今天有一位在此等候多时，我们这是不得不如此，道爷别走。"说着话一下腰把船上的锁口板子揭开了两块，说道："少爷您看看老道在此。"张方往外一探头说道："老道你往那里走！"陈道常一看不好，赶紧由打船上一纵身噗咚纵入了江心。张方一看用手点指说道："赵庆，你看见了没有，我这是费了三毛七孔之力，好容易把老道诱在了舟船的上面，你们只顾勒索银两，把老道给我放走了，你们这分明是卖放的行为，他是镇江府十八条命案采花淫贼。这场官司走了他可走不了你们，没别的你们可得跟我到趟衙门。"赵庆叔侄赶紧跪在船板上面惊惶说道："少侠客您得高高手，这算是我们粗心。"张方一听，遂问道："赵庆既然说到这里，你们是愿意认打愿意认罚？"赵庆赶紧问道："但不知认打怎么说，认罚怎么讲？"张方一听遂说道："要是认打我把你们叔侄爷儿三个用锁练子一锁送到镇江府府衙，打卖放的这场官司。要是认罚呢，这个话可就好说了。把老道给你的船钱，就连我方才给你的那块银子你一并把他拿出来交给我，咱们就是万事皆休，如若不然你们

就打这场官司。”赵庆一听，赶紧向清江清海哥儿两个说道：“既然少侠客爷说到这里，咱们就认了命吧。”说着话赵庆把三两多银子拿出来就连清江清海腰间的银两一齐取出交给了张方。遂说道：“少侠客爷，我们这叫作，命中无财别强求，由打您逛金山赏给我们几两银子，我们叔侄爷儿三个正然心中欢喜，打算把这两个钱拿到家去，时逢夏令给孩子大人添几件单衣裳，不感念少侠客爷您的好处吗。看起来我们这算没福，得了，少侠客爷您算高手了。”把银子交给张方。看那个意思脸上带着一种不好看的样子。张方看看不由得一笑，说道：“赵庆，别看我这么说，我这不过是惩戒惩戒你们。以后无论遇见什么事，都得要留神小心，今日我不过借此警戒，焉能要你们这几两银子呢，给你们拿了去吧。”赵庆叔侄一看，别看他说的话这样厉害，到了这个时候一看，真不愧侠客之子。这才爷儿三个跪在船板上面千恩万谢。张方说道：“船只急速往前行走。”工夫不大船只已然靠在金山对面的岸旁，下了锚锁搭好了跳板，张方这才慢慢的顺着跳板弃舟登岸。自己心中暗想好不懊悔，我不应该这样的鲁莽，既然把采花淫贼引在舟船之中，我就应当别露出形迹，伸手捉拿。不当高声断喝，惊走了淫贼。再说我又不会水，交臂相失，你看可惜不可惜。如果要在船上的上面将他捕获押到镇江府衙，见着李大人我脸上是怎样的荣耀。这一来把淫贼惊走，就好比是打草惊蛇，那里知道逃向何处，叫我上那里去找。一面想着，辞别了赵家叔侄，顺着江边遛遛达达往前行走，行走之间不住的咳声叹气。

书不重叙，由打清晨出的门要游金山江宁寺，直到了而今时候可不早了，已然是午错，自己腹中还有点儿饥饿，正

然往前走着猛然之间，看见一片树林，靠着江边就听里面有念佛的声音："无量佛！"留神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陈道常，赤条条浑身连一根布丝都没有，打开了发髻正然晾发。书中代言，陈道常由打小船纵下了镇江，由打水中脱逃走，够多时，这才顺着江沿踩着水观看，但只见前方靠着江边一带的树林，趁着来往并无行人，由水中出来登岸，走入树林隐住身形留神观看，看了看并无来往的行人，解开绒绳放下了宝剑，脱下长大的道服，里面短道服中衣白袜云鞋，全都撤将下去，全搭在树林里面，把水拧干。他打算把衣裳晒干了再为行走，撤去杨木道冠，拔下了金簪，打开头发晒发，心中难过，念了一声无量佛。正赶上张方走在树林切近。留神观看，一看非是别人，正是陈道常。遂说道："道爷。"他这一嗓子不要紧，把个陈常道吓得亡魂皆冒，把身形一抖，仍跳入江中。张方一看老道走了，赶紧把他的衣裳连他的宝剑佛麈全把他卷起来抱着回家。到了自己门首迈步上台阶，正然往里面走，抬头观看，就见老总管由打里面走将出来，抬头看张方，遂说道："少爷赶紧到里面看看去吧，老爷子又跟老太太辩咀了，就因为您。"张方一听赶紧问道："老爷子在那里呢，是在上房了吗？"总管说道，不错。张方迈步往里走，抱着老道的全套的衣服，来到上房伸手启帘笼到了屋中。看了看，张鼎正在生气之时。张方上前去口中说道："老爷子，您好！给您行礼了。老太太您好！给您行礼了。"张鼎一看这个孩子回来了，用手点指说道："张方你把我气坏了，你这个孩子不懂得公事，你愣敢领了人家的海捕公文，慢说叫你拿镇江府十八条命案采花淫贼，你连个影子也看不见。"张方一听乐着说道："老爷子，您是不知道，这一回是小子我把算盘打错了，我如果

不是把算盘打错了，今天就把采花贼扛回来了。”张爷听到这里不由得一怔，遂用手捻着花白髯说道：“张方，你把今天的经过说一说。”张方并不慌不忙，把自己所有的经过，对着他父这么一说。张鼎一听，皱着眉心中暗想：这个孩子要是照着这样，将来比我强的多。我闯荡江湖多半辈子，人称铁扇仙风流侠，我也不如他。要这么看起来，真不枉是侠客的后代，就由打这么一手张鼎并不轻视病太岁。想到这里说道：“既然如此，你就别在家里了，赶紧够奔镇江府衙找你二位师哥，叫他把话给你回明了，带好了海捕公文领来官盘川，你就到各处寻踪踏迹加意捉拿。叫我想，这个采花淫贼如同惊弓之鸟，他绝不在镇江，你到各处里明查暗访，真要是将陈道常当场捕获押回了镇江，不但你好看，连我的脸上都好看。”张方听到这里点头，赶紧把这一卷衣服打开了，遂说道：“娘您看看，这是老道的大袄，这是老道小袄，这是老道的裤子，这是老道的全份的东西。娘您把他拾掇拾掇，看看当改的改改，当做的做做，给我毁改一身衣裳穿穿吧。”老太太一听也乐了。遂吩咐一声摆坐，一家三口团团围座，吃喝不必细表。一夜晚景无书。赶到次日天明，张方在家里跟老爷子商量好了，这才够奔镇江府府衙，到了班房启帘笼来在里面。张开李豹哥儿两个早就在班房，一听帘板响，抬头观看，一看非是别人，正是自己师弟病太岁张方。赶紧问道：“师弟有事吗？”张方遂就把游金山江宁寺巧遇陈道常如何的事，对着二位师哥细细的一说。张开李豹哥儿俩个一听，说道：“罢了！还是兄弟你能事。”把话说完了，张方这才叫回明了大人，背着公文领了官盘川，他打镇江府衙回来，又到了家中把应用之物，收拾好了一个小包袱，暗中带好了一条三楞洼面吕祖锥，六

只枣核镖，三枝迈门弩，带好了公文辞别了父母，由打家中动身。张方是一半游玩一半访查，打算在外面阅历阅历。

在中途路上也就是几句话，晓行夜住，饥餐渴饮。这天正然往前行走，天可就不早了，看见远远一带红色的庙墙。张方正然往前走，就见前面过来一个孩子，梳着衙天杵的小辫儿，借着星月之光看的明白，前鬓剃眉后鬓盖头。张方看着这个孩儿喜欢，心说这是谁家的孩儿长的这么好看，天到这时候还不回家，要是叫狗咬着呢。这可是心里的话，没说出来。就见这个孩儿够奔山门，张方在后同渺渺的观看，也借着星月之光观看，就见山门上面有一块匾，写的是灵佑三皇观。张方正然想着，就看人家扣打门环，就见由打里面出来一个道童。但只见这个孩儿对着人家自报名姓，他姓夏名叫夏九龄。张方听见夏九龄三个字，似乎有点儿耳熟，彷佛在那里听人家说过似的，自己寻思了半天，猛然间想起来了。老爷子常说：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有个徒弟叫夏九龄，外号叫多臂童子。人家这个孩儿杭州擂台登过擂，九月九重阳会也登过场，三月三亮镖也出过头，人家这才叫多学多练多经多见，实在是比我张方高的多，今天也来到灵佑三皇观是作什么呢。这灵佑三皇观的住持，浮云道马宗绪，要是论起来他还是张方的远门的师叔。只皆因这个马宗绪发买薰香蒙汗药，时常的够奔祥慈观，看望老人家欧阳修，剑客爷不断的嘱咐马宗绪，出家人不可做伤天害理之事，就因为这个，弟兄们不睦。今天一看，这个夏九龄够奔三皇观，病太岁张方看着有点害怕，恐怕受了马宗绪的暗算。自己想到这里，扭项回头观看，所好的一节，来往并无行人，自己这才垫步拧腰往上一纵，单胳膊跨住角门子的门楼，越身纵到了里面，一

直够奔西配殿，来到后坡将身形隐住，回过脸来往东配殿观看，就见里面灯光四射。待不大的工夫，就见小道童端了一大盆汤来够奔东配殿。又待了好半天，就见小道童进了东配殿，到了里面哈哈的大笑，跟着由打里面提出一个包裹来，口中还不住的叨叨念念，说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果然不出我祖师爷的所料，把这盆糖水喝下去果然晕迷过去。"说着话一直够奔东跨院。张方一听明白，准知道把夏九龄用蒙汗药蒙过去了。留神观看院中无人，由打房上纵到院中，轻轻的来到东配殿启帘笼来到屋中，看了看就见夏九龄低头坐在椅子上面，晕迷不醒，倒剪着二臂。张方看了看，赶紧一伸手把绒绳解开，松开了二臂，一看桌案上放着一壶茶，用手摸了摸不大甚热，咀对咀喝了一口，对准了夏九龄面门上噗的一声用力一喷，夏九龄机伶伶打了一个寒战，不由得就是一怔，看了看面前站着一个人，不由得吓一跳。看这个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到像鬼，自己将然要问，就听张方说道："少侠客不必多疑，我姓张单字名方，别号人称病太岁，提我大概你不认得，要提起我的老爹爹，大概您许知道。子不该言父名，他老人家姓张，单字名鼎，号叫子美，别号人称铁扇仙风流侠的便是。"夏九龄一听原来是师大爷的少爷，方要答话。就见张方一摆手，说道："师哥这个地方也不是谈话的所在，赶紧跟我出去，方才我见小道童提出一个包里够奔东跨院不问可知，一定是你的随身物件，咱们东跨院看一看。"说着话两个人拧身上房，纵房越脊够奔东跨院儿，来到东跨院的厢房。往上房观看夏九龄一看心中欢喜，在上房迎面站着一个银髯的老道不认得，下首还有一个老道也不认得，就认得在旁边站着的正是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张方一看也乐啦，赶

情那一名三十多岁的老道非是别人，正是采花羽士陈道常。他由打镇江水中脱逃直浮顶到天交二鼓，老道找了个无人的所在，慢慢的弃水登岸，隐住了身体，身上赤条条一缕皆无，自己看了看那才叫狼狈不堪，候至三鼓时候才够奔街市的里面，找了一家铺户，拧身跳在里面，偷了点儿银两随便拿了两件衣裳，换好了。赶到次日天明，有了钱可就好办了，到了市内购买长短的道服，白袜云履，扎腰的绒绳，又到军刃铺买了一口宝剑。自己这才任意前行，不敢在镇江逗遛，他是误走灵佑三皇观。到了里面见着马宗绪，论起来是他本门的师祖。他到了里面给马宗绪磕头，不想又叫张方遇见了。张方夏九龄哥儿两上，正然在房上计议之时，就看老道伸手把包裹打开，看看里面的东西，看见了公文打开一看，不由得念佛，原来正是捉拿马俊的那一角公文，看罢仍然包在包裹里。老道站起身形率领众人，出了东跨院够奔东配殿里去观看，张方夏九龄就乘着这个工夫，抖身纵到下面，进入上房，张方先叫夏九龄把包袱拿起来，所有的物件都围在腰间。然后哥儿两个这才转身出来，到了外面，仍然抖身纵上房，隐住了身形。老道在东配殿找不着夏九龄，赶紧回东跨院上房，到了里面一找包裹已是踪影皆无，老道未免心中一怔。这哥两才由打上面纵了下来，张方遂说道："道爷，这场官司你打了吧。"马宗绪闻听就是一怔，他这才率领着陈道常马俊，他们来在外面。马宗绪一看，认得。遂用手一指病太岁张方，说道："张方你不在祥慈观，侍奉你的老师，你来在我的灵佑三皇观有何公干？"张方一听遂说道："你老人家不知，只皆因镇江府新近出了十八条命案，采花淫贼可非是别人，就是采花羽士陈道常，到如今我追他来到灵佑三皇观。没有别的师

叔您帮个忙，把他给我捆上吧。”马宗绪闻听微然一笑，说道：“张方你不知道这个陈道常，算起来他还是你的师侄，也是咱们本门户中的人。”张方一听遂说道：“好，要是别人还到可恕，咱们本门户之中，有个采花淫贼，我是绝不轻容，还别说是他，就是师叔您犯了，我也绝不轻容，如果不信，您看。”说着话，张方一伸手由打兜囊中摸出来镇观之宝，三枝迈门弩，“这是我的老师交给我的，遇有本门中人犯了规则，就拿迈门弩整理门户。”马宗绪一看见三枝迈门弩不由得一怔，暗想道：师哥您也太已的宠着徒弟了，张方这个孩子您看出他甚么来了，如果是拿着镇观之宝，他要是错用了岂不亏负了你，想当初祖师爷一代传一代。又一想可也不怨人家孩子要整理门户，陈道常做事也太已的不对，既然身为出家人，就不应当采花作案，不但说有犯法事，对于戒律上也说不下去。想到这里这才向着张方说道：“张方你说的不错，果然是有理，可有一件，既然陈道常逃在我的灵佑三皇观，你就应当念其本门户的义气，在这里可不能捉拿他。你要拿也行，在我灵佑三皇观方圆四里地之外，我就不管了。”病太岁张方一听哈哈一阵狂笑，遂问道：“怎么在四十里地以内就不准动手呢？”马宗绪接着说道：“不是我是你的师叔吗。”病太岁张方一笑说道：“慢说是师叔，我下山之时老师赐迈门弩时，他老人家跟我说，就是我的师傅犯戒都准我拿迈门弩打他。”马宗绪一听无法，遂说道：“张方，既然如此，我这里还有两句话跟你说，咱们爷儿两个比比口才，你要能用言语将我质问倒了，你就在我的灵佑三皇观捉拿陈道常。如果是我要用言语将你问倒，你就别在我的灵佑三皇观办案，你赞成不赞成？”张方一听哈哈大笑说道：“师叔您的话不是说到这里了吗，咱们爷儿

两个就这么办，我要把您问倒可得叫我伸手捉拿。”马宗绪一听，心说：别看你这个孩子素常机伶，今天你就算是上了当啦，别管你多么机伶，总得说是年青，我用话一挤兑就把你问倒了。马宗绪想到这里问道：“张方，既然你当面应允，但不知还是你先问我，或是我先问你？”张方一听说道：“论起来就得说叫您先问我，可有一节，谁叫您是我的师叔呢？那我就得先问您了。”马宗绪一听说道：“好，那么你就问吧。”张方一听用手一指说道：“师叔我也不用问您多少话，我就问您一句，因为什么您上祥慈观去，见了我的师傅，我师傅不给咱们爷儿俩个引见？只要是您说出原因来，我就算输。”马宗绪一听双眉紧皱，把手中拂一连摆了数摆，念了一声无量佛。张方他由打八岁就长在祥慈观，马宗绪不断的常去，一直过了六七年张方净看马老道来，老师总没给引见过。这一天马宗绪走后张方问着剑客爷：“老师，时常前来这个马道长，因为什么不给我们指引指引？”欧阳修点了点头说道：“张方，你有所不知，要是论起来那个马道长，外号叫浮云仙长，他跟咱们是本门，是你的师叔，本应当我给你们指引指引。可有一件，马宗绪行为不正，在外面发卖薰香蒙汗药。我要是给你一指引，你拿着他一当师叔，两个人必得亲近一会，倘若是你跟他盘桓身染下流，我对的过你天伦吗！此时你的年纪正在幼稚之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故此我不给你引见直到如今。”张方这头一句，把个马宗绪问的是闭口无言。张方说道：“我问您这句话您说谁输啦？要是我输了，我就抖手一走，不拿陈道常。要是我说的有理，请您帮忙伸手捉拿，整理咱们的门户。”马宗绪一听，用手一指说道：“畜生，满口胡说，强辞夺理。既然如此我说不服你，随我到这里来。”马

宗绪头前带路，后面跟着陈道常马俊，张方夏九龄。他们出离了灵佑三皇观，小道童在头里给他们打着一对折子灯，往前走不多远，就是一个大家的坟墓，四周围各种的树木枝叶参天。满天星斗，一轮明月，时值夜静，凉风嗖嗖，枝叶凋零。马宗绪来在墓地之内，往当中一站，手摆着拂尘，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张方，今天要依我良言相劝，你是远走他乡，有你的命在，倘若不听，此地便是你的葬身之处。"张方一听哈哈一笑，说道："马宗绪，我念其咱们本门户的关系，叫你一声师叔，如若不然的话，按你的行为我早已结果你的性命。"马宗绪听着这个话更有气，把拂尘往大领上一插，回手掣剑，呛啷的一声响宝刃离匣，左手掐定剑诀，右手擎定宝剑叫一声："张方，小冤家，我看你往那庙走。"怒目横眉气昂昂，奔张方而来。张方一看并不慌忙，遂把自己手中的三楞洼面吕祖锥一擎说道："马宗绪你偌大的年岁，身在玄门不务正道，发卖薰香蒙汗药，又要勾串采花淫贼，今天你可休怨小太爷没义气，这是你祸由自取，别走接军刃。"说着话一摆手中的吕祖锥，对准了马宗绪的门面便刺，马宗绪赶紧把身形往左一闪，摆手中宝剑，对着张方的右手腕子上便截，张方撤吕祖锥，一反臂搂头便砸。老道转身形躲开吕祖锥，宝剑往里进招。马宗绪他以为张方武术平常，跟他动手毫不介意。后来两个人动手，各自把招数施展开啦，马宗绪一看张方这一条吕祖锥真是神出鬼没，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这幸亏是我，换一位真赢不了他，莫怪陈道常在他手中败北，今天我才知道这个孩子武术高强。马宗绪这里想着，在旁边的夏九龄留神一看张方这一条吕祖锥，玄妙之极，自己心说病太岁张方乃是铁扇仙张老侠客的少爷，人家在祥慈观

练艺多年，故此有惊人的本领，像我夏九龄也是两位侠客的门徒，练艺十数年，到而今我的武术连个眉目远没有呢。自己想到此处，暗自叫着自己的名字，夏九龄，夏九龄，你再要不用心习练，眼见得你就成了废人。猛然间一想，腰里头带着海捕公文，不是叫我捉拿红毛秃头狸子马俊吗！今天看见他因何远不动手？想到这里，将然要过去捉拿马俊，腹内辗转且住，马俊的武术高强，手中一条纯钢鹅眉刺，我一人难以抵抗，别说我一个人，在公馆我们弟兄七人，尚且不能将他捕获，须要慎重，再说还有陈道常，协力相帮，到那时我就算画虎不成反类其犬。倒不如我在此观看动作，如果张方赢的了马宗绪，我再跟他两个人各自伸手捉拿，到了那个时节我们两个人全都能够成功，所以夏九龄未曾上前与马俊动手。不表夏九龄自己暗中思索，单表的是马宗绪一看自己掌中这口剑，虽然说不致输给张方，工夫要是大了也难保必赢，再者说有年纪的人了，如若我手迟眼慢，他的吕祖锥打在我的身上，焉能有我命在，倒不如我施展我这手绝技，先将小冤家拿获，有什么话回头再说。自己把主义拿妥，施展绝技。因为他能用双脚扬土迷人眼，要不怎么叫浮云仙长呢，皆因他有一手绝艺名目叫足能划尘，跟对面敌人两下里当场动手时，宝剑往下一击，趁势把身形一转，脚尖用力一碾，带起一个土疙疸，唰一的抬腿够奔敌人的面门便打，就是为打的尘土四起，迷人的二目。自己可不怕，把土打出去将身形一转，用袍一遮自己的面门。要不然，动手他不在庙里头，来到茔地里面，他为的是借着就地沙土。闲文不表，单说马宗绪念了一声佛，叫道："张方你可休怨师叔意狠心毒，这可算是你祸由自取。"一面说着话一面用宝剑对准张方的面上便

刺。张方一看，赶紧把身形一闪，用手中吕祖锥往外一磕。老道把身形一撤，腿往上一抬，吧的一声，用脚带起来一个大泥饼，照着张方面门上打来。张方动手也未加防术，只听吧的一声，这个泥饼正打在张方的天灵盖上，尘土四起。张方赶紧用手一摩娑眼皮，恐怕把眼迷了，自己不由得一怔，一晃冲天杆的小辫，说道："老道喂你真正的是意狠心毒，这算是算计我。"老道并不回言，把手中的宝剑连三并四的向张方砍来，并且左脚站住右脚甩，右脚站住左脚甩，闹的张方手忙脚乱往后撤身，连着紧躲。工夫不大，把个张方累的浑身是汗，遍体的尘垢，亚赛活土地爷相仿。张方两只眼睛也迷了，左闪右躲晃动了身形，四肢无力。

第五十七回

三皇观群雄混战　石家镇张方做媒

正在危急之际，猛然影影绰绰听见有人念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声佛号。夏九龄借着星斗之光留神观看，由打东南顺着大道往前行走，来了两名僧人。头前这位身高约在六尺多，身上穿着灰色的僧服大领关袖，往脸上观看，白素素的脸膛白中透煞，在面门上有三道红煞直冲天庭，两道长眉插入鬓角，一双虎目圆翻，皂白分明，大狮子鼻子，四字方阔海口，通红的咀唇，新刮的胡须碴青虚虚，一双大耳朝怀。后面跟着这位，大身材，肩宽背厚，膀扎腰圆，身穿青色的僧服，脚底下胖袜僧鞋，往脸上观看，面如镔铁漆黑透亮，两道环儿绞的眉毛，斜入天仓，二目亚赛钢铃，大秤铊的鼻子，火盆口连须络腮的胡须碴，大耳堪垂肩，青虚虚的头皮，在身背勒着一个大长条的包伏，手拿拂尘迈步往前行走，走路亚赛过砸夯，念了一声佛号声如巨钟。夏九龄看罢不认得。

书中代言，这两个和尚非是别人，正是清苑系附近铁佛寺的二位高僧。一位是降龙长老宝阔，一位是伏虎罗汉宝月。他们哥儿两个在铁佛寺，接着山西太原府七星山二位寨主，大寨主反手托天金顶狻猊段国基，二寨主霹雳烈火火眼狻猊段国柱，二位寨主来了一份请贴，请宝阔宝月哥儿两个到七星山设立英雄会。这哥儿两个接着这封信不能不去，这才在庙中收拾俐落，叫小和尚看守山门，哥儿两个带好了军刃，这才由打清苑县动身，赶奔七星山。时逢夏令天气炎热，白昼

之间他们哥儿两个，怕热不顾意走。夜晚凉爽，便宜行路，并且他们哥两个倒在无人之时，施展夜行术，陆地飞腾，如此在中途路上行走，非止一日。这一日正然往前走着，猛然间就听见呛啷军刃的声音，降龙伏虎哥儿两个观看，只听得在树林子里面远远的发出来的声音，宝阔宝月越过了树林，再一看原来是个大家坟茔，借着星月之光，看的明白，两个人在当中动手，一个银髯的道长，手中宝剑往前紧追一个雷公崽子式的人。降龙仙长说道："师弟你来看，这个老道不问可知，就冲着他用的这手足划尘，就能知道，他是灵佑三皇观的浮云仙长马宗绪，这个老道性极残忍，专以足划尘欺压天下的英雄，再者说他发卖熏香蒙汗药，我在铁佛寺听人传言，我就有意够奔灵佑三皇观，铲除恶道，无奈一节我公务在身无暇及此，今天可算是该着，在此狭路相逢。"和尚说到这里，遂念了一声佛。哥儿两个，这才高声嘶喝："那一位年迈苍苍的道长可是马宗绪？你偌大年纪，银髯多长了，你和一个小小的顽童动手，用此绝招，真是出家之人一点儿恻隐之心也没有，依我相劝，双方各自罢招。"张方正然吁吁带喘力不能支，一听和尚说出这翻言语，明知道和尚是个好人。张方遂说道："老方丈是您不知，我姓张名叫张方，住家在镇江府瓜州地面，我的天伦铁扇风流侠名唤张鼎，我的业师广东清源山寒峰岛祥慈观道长，复姓欧阳单字名修，我跟他老人家学艺多年，我这一次前来，替我二位师哥办案拿贼，您看在旁边站着的那个老道，他斗陈道常外号采花羽士，在镇江府采花杀命十八条。我腰中带着海捕公文，我要伸手办案，没想到这个老道马宗绪袒护恶人，拒捕殴差，这场事叫您赶上了，没别的，老方丈您给为为力分分神吧。"和尚一听张方所说的

这片言语是在情在理。又一想我既然知道就不能不管了。和尚想到这里，念了一声佛，遂向马宗绪说道："马道友你就应辅助他办案，才合乎咱们行侠的天职，不但你不辅佐张方，你还要袒护恶人，未免太失你的身分，今天依我之见，倒不如马道长你先请回你的观中，任凭张方伸手捉拿陈道常。按着公事上说，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办案的，一个是凶犯，绝不与咱们出家人相干，再者说出家人本应当修真养性，不干涉红尘。我说这句话，念你我都是出家人，虽然有僧道之别，可是都为佛门的弟子，如果要是忠言逆耳，任性不听，事到临头后悔不及，马道友要你再思再想。"马宗绪听罢念了一声佛，说道："二位高僧深夜之间放着道不走，在此多管闲事，如果说你们非管不可，贫道可就要无理了。"宝阙宝月二人哈哈一笑，说道："马宗绪，你说的这片话我明白了，你仰仗你的能为要压倒我弟兄。今天叫你观看，也叫你知道禅师爷我的历害。"说着话伏虎罗汉宝月禅师赶步向前立着一掌，照定马宗绪面门上劈来。马宗绪一看，赶紧把身一转，用手中的宝剑对准和尚的顶梁击来。和尚一闪身，马宗绪脚尖一碾，腿一抬一个泥饼够奔和尚面门打来。和尚一闪身，就见他一伏腰右手五个手指往地上一戳，往上一抓，一个大土疙疸照着老道的面门便打。老道把身一闪，念了一声无量佛，不由得一怔。自己心中暗想，自幼受我的业师所传，足能划尘，这一手的功夫天下无双。今天观看和尚这手功夫又比我高的多了。我不论多好，脚不如手，他这两只手都能入地抓土。话说宝月这手功夫，名目叫作土镖，可比马宗绪高的多。老道非得软土不能沾起来，要是干土他是一点儿能为皆无。和尚无论是乾石山道，只要一下腰就能够抓的起来。皆因他手上有鹰

爪力重手法，别说是战地就是三分厚的木板一戳就透，何况是地呢。此时僧道两个人动手不以军刃。张方他一看出家僧人，夏九龄一看病太岁张方跟羽士陈道常动了手啦，自己赶紧由打腰间取出亮银链子撅，噗噜一抖，够奔红毛秃狸子马俊搂头便打，马俊摆纯钢眉刺，进手相还，六个人打成三对，一招紧似一招，亚寨正月十五走马灯相仿。在旁边宝阙禅师神观看，六个人正然打在难解难分之时，猛然间就听树林外一声佛号，南无阿弥陀佛。留神观看，就见由打林子外面来了一位僧人，年纪可不小了，身上穿着茶青色的僧袍，青布的护领，腰中扎着一根绒绳，真有核桃粗细，灯笼走穗，脚底下宽袜僧鞋。往脸上观看，面皮苍老，二目炯炯，通鼻梁，四方海口，连髯络腮的白胡子碴，前面满解了顶啦，在当中明露着三个香燃的疤痕，微然露着两个白鬓角，大领上插拂尘，手中擎着九耳八环杖迈步往前紧走。浮云仙长正然跟宝月禅师两个用土打的是难解难分，堪堪马宗绪力不能支，忽然间听了这么一声佛号，把马宗绪可给吓着了，一面动着手一面偷眼观看，一看由打树林外面来的这个和尚，自己心中喜悦，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老友。他乃是少林寺的方丈，名叫元修，外号人称叫赛达摩。因为什么他来在此处呢？只皆因九月九的重阳会事毕，贝勒从中排解武术化一，当着众人把话说明，叫紫面伽蓝佛济慈，铁面伽蓝佛济源，他们哥儿两个，够奔少林寺学礼三年，完成之后，再回到铁善寺住持禅林，济慈在庙中等候济源吐血痊愈后，哥儿两个这才动身，来到了少林寺，见方丈把自己所有的事，对着众人宣布了一番。大家一听无不赞叹，全知道济慈济源他们师兄弟来到了少林寺，明着算是前来学礼，分明是忏悔。二位僧人住在客

堂，济慈济源自己回忆昔日铁善寺自己把事作错，甚至于被赶来到少林寺，这还算是天下的侠客和贝勒，宽宏大度，如若不然他等跟我弟兄焉能善罢干休，和尚想到这里，自己明知道来在少林寺这就叫避难。他这才联络僧人，庙中的僧人有职司的没职司的，没有不跟济慈济源要好的。再者说济慈济源哥儿两个武术高强，腹中的文墨很深，识经说法谈文论武，样样精通，故此大家都喜欢他们哥儿两个。后来一联络，也搭着少林寺的住持赛达摩元修，为人耿直，作事专权，因此大家大起了公愤。群起攻击。赛达摩元修一气把少林寺庙中一切的事务，都交给了紫面伽蓝佛，大家力保济慈为庙中的方丈，济源可就算庙中的监寺。赛达摩元修他由打少林寺动身，他自思索我上那里去可以安身，自己一想倒不如够奔灵佑三皇观找我的马贤弟，终朝相聚也是一件乐事。把主意拿妥，连着夜的动身。这一天正然往前行走天交一鼓过，来到了灵佑三皇观，看了看当中的山门紧闭，再一看旁边的角门子倒是大敞，有心要叫，准知道开着门里面未睡。和尚这才迈步进了角门往里走，将然到了大殿前就见由打里面出来一个小道童，看了看认得，知道赛达摩元修是少林寺的方丈，赶紧口中念佛，遂说道："老方丈您怎么这么闲暇。天到这般时候您才到？"和尚说道："我闲暇无事特来找你们观主盘桓盘桓。"小道童一听说道："老方丈您要找我们观主，正在树林与众人动手，我这里正在放心不下，您去看看去吧，我也不用陪着您，就在一出咱们庙门前面有个大家坟茔树林以内。"元修闻听，就向着小道童所指方向观看，前面果然有片树林。来在树林切近，就听里面花楞花楞的军刃响亮，元修不由得就是一怔。越过树林念了一声佛，留神再看，六个人

打作三对，正在难解难分。摆手中军刃将然要往前走，就听一声："无量佛！师兄赶紧亮军刃协力相帮，抵抗凶僧。"元修点头答应，将要往里走，加入动手，在旁边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宝阔禅师早已把包伏打开，由打里面取出一条九耳八环杖，赶上前去跟达摩元修打在一处。这段书的目录叫作降龙伏虎会达摩，他们八个人杀在一处各施所能，马宗绪仰仗足能划尘，宝月禅师手发土镖，两个人是扬尘飞土。张方摆动手中一条三楞洼面吕祖锥，跟陈道常杀在一处难解难分。夏九龄跟马俊动手堪堪自己是力不能支。宝阔元修两条九耳八环杖，十六个钢环花楞楞的响，不亚如两条出水的怪蟒相似。八个人正在动手之际，猛然间又听见一声南元阿弥 佛，这一声佛号不要紧，马俊一听可了不的了，他们又来了帮手，此时已然我们这里就落了下风，再要来了帮手是一个也活不了。三十六招走为上策，把主意拿妥，摆动手中纯钢鹅眉刺，对准了夏九龄面门一刺，夏九龄赶紧把身形一闪，马俊乘势虚晃军刃，往外一纵，越出了树林，矮身形往前就走下去了。夏九龄不舍，在后面紧紧的跟随，由打灵佑三皇观的庙旁，直追顶到天光大亮，马俊回头一看夏九龄不舍，倒不如我绕道前往，叫他看不见，大概他就追不着了，把主意拿妥，这才由西北大道偏着正西往前绕，这个主意还算真出着啦，就一伏腰这一气儿直跑到午错，只走得嗓子燥渴，腹内饥饿，一日一夜未曾合眼，身体劳乏，这才各处观看。就见前面靠着大道边上有个茶案，茶案上面有个大瓦茶壶，有一罗碗，案子底下有个大柳条筐，马俊看见茶案心中欢喜，倒不如来一碗大碗茶解解渴。将身形坐在板凳上说道："掌柜的给我来一碗茶，我可不要热的。"掌柜的答应，将然要给他倒茶，就见

案子底下大柳条筐忽噜往外一倒，由打里面哧的一声出一个人来，用手点指，口中说道："马俊，我看你往那里逃走，你可认得少爷夏九龄？"书中代言，夏九龄这是由打那里来，他不是见着马俊绕道逃走，他可就不追了，站住身形暗自思索，想够多时，到不如我不追赶，我们两个绕道前走，他走的是弓背，我走的是弓弦。才顺着一直的大道往前行走，走来走去一直走到午错，他也来至茶摊嗓子燥渴，将身形坐在大板凳上斟了一碗茶，将然把这碗茶喝下去，远远的就看见马俊向这厢来，自己跟掌柜的商量明白了，看了看案子底下有个大柳条筐，赶紧把柳条筐拉出来将身形越在里面，叫掌柜的把柳条筐仍然往里一推。工夫不大马俊来在茶案前坐下，这一说夏九龄年青欠于谋划，他本应当等着马俊坐稳，由打筐内轻轻的伸手，掳他的两条腿，你想他还能够走的了吗，他不等马俊坐稳，就先由筐里出来嚷道："马俊我看你往那里逃走？"马俊一看，不好，转身往前跑下去了。夏九在后面紧紧追赶，直追顶到掌灯后，马俊往前走着抬头观看，看前面大道旁一片树林，在树林的旁边有个一层殿的小土地庙，马俊心中暗想，我要是住店小冤家夏九龄他就许跟我碰在一处，我要是住这一间小土地庙，夏九龄就是神人，他也不得而知，他主意拿定，迈步走到庙里，四处观看。就见这土地庙孤苦伶仃一层殿，神龛里面神像剥落，五供蜡阡各种祭品一班皆无。马俊一看心中欢喜，就乘这个黑暗之际，倒不如我躺在神案上面，安安然然睡一觉，要不然就把我给困死了，双手一按神案来到了上面一躺，自己叹着气说道："想不到我马俊到如今直落得这般光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这句话还未说完，就见由打神案后面唰啦纵出一个人来，双手在神案上面一按，说

道："小子我看你往那里走。"双手照着神案上面一按，这一来可把马俊给吓着了，赶紧用了个鲤鱼打挺，站起来往外就走。夏九龄在后面紧紧的追赶。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夏九龄他也是往前走着看见前面有一个土地庙，看了看心中欢喜，迈步来到庙内，看了看神案上面一对破蜡扦，一个破香炉，夏九龄都把他搬下来，他打算要躺在那里睡一觉。他方要躺下，一想不成，倘若我在此睡熟，马俊这个小子由打这里过，我岂不被他打的苦，倒不如我在神案底下吧，他这才往下躺，躺在神案底下，二目一闭就要睡着。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有脚步的声音，自己隐住身形侧耳细听，可巧这个马俊他也不走运，你爬在神案上面睡你的不就完了吗，他口中那么一叨念，叫着自己的名字长息短叹。少爷一听心中暗喜，这可算是天假其便，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找，三回两次你遇在我的手中，这是应当死在我的手下，倒不如我出去用饿虎扑食往神案上面一按。正想到马俊来了个鲤鱼打挺，跳至在神案下面转身就走，他这一走，出离了土地祠，急急似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直跑项到天光大亮，又是一宵未合眼。把小子累的一溜歪斜，往前走着困的他都忘记了饿啦，他心想小冤家夏九龄追的甚紧，如果真要是叫他追上，真是多有不便，我就是一个困没有两个困，倒不如我紧着往前走，有什么话但等天晚也凉快了，我再找个地方休息不迟。

这一走直走顶到日落黄昏掌灯的时分，直走得两腿酸疼，周身劳累，站住往各处观看，打算找个村庄镇店庙观寺院，安安静静的睡一宵觉，连今天就算是三天三夜未曾合眼，两天两夜未曾吃东西，实在饿的了不得。看了看不但没有村庄镇

店，连个庵观寺院也没有，无法，这才一直向西北走，看有个大家坟茔，年久失修，四周围的花墙子已然倒塌，里面几株长短不齐的树木，高耸耸的坟头，前面有个祭桌，马俊看了看四外并无行人，心中欢喜，这才把身形坐于埃尘，两只胳膊往祭桌上面一爬，打算双手抱头爬在那里就睡，将然一毛腰觉着硌的哼，伸手往腰里一摸，是自己的包袱，里面尚有一百多两银子，连零碎物件全在包袱里面。他把包袱放在石案上，鹅眉刺往腰间一别，双手抱头爬在那里就睡，也算是困极了，这一睡着亚赛死人一般，直睡顶到三更多不到四更。把两只胳膊也压麻啦，赶紧一欠身双手一摸挲脸，往上一长身，伸一伸腰，往祭桌上面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自己那一个包袱踪影皆无。您道他这个包袱还不是叫有名的人物拿了去。他正在熟睡之时，原来这个坟茔里面，是江湖绿林人的窝子，里面有七八个人，在这里专做黑道儿的买卖，夜聚明散，他们也就是撅包头放响箭，呐喊一声留他人褥套，他们这几个人一到天黑，不到定更，大家全到了，计议计议谁占那一方。今天他们一来，看见有人在石案上睡觉，这个人未免吓了一跳，他们恐怕是官人在此蹲他们窝子。从中就有大胆的说道："不要紧，我慢慢的凑到他身旁，如果有什么变动，你们大家再设法子救我。"把主意拿妥，他这才慢慢往前凑，待到凑在祭桌的切近，留神一看，不但不是官人，在祭桌上面还放着一个大包裹，这个小子姓刘，排行在五，手底下最快，偷个鸡拿个烟袋敏捷极啦，故此人送他的外号叫作神偷。他一看见这个包裹慢慢的凑过来，把包裹拿到手中觉乎着分量沉重，赶紧提在旁边打开观看，里面是雪花白银，看着不由得欢喜。神偷刘五说道："你们大家看见了没有，这不

是人，这是狐仙。狐仙看咱们这些个日子买卖不大顺序，才给咱们送银子来，论起来我就应当独吞，只皆因素常你们待我不错，我可不能吃独的，咱们是公摊匀散，再者说咱们大家还不定是谁有福气催来的呢。”他们大家欢欢喜喜，把这一百多纹银大家均分，分完之后各自场长走了。马俊睁眼一看不见银子，不由得顿足捶胸，心说：我倒是不在乎这两个钱，皆因这个时候不好，我正然是三天三夜未合眼，两天两宵未吃东西，回头我要是饿了上那里吃饭去呢。就算我能做买卖，这也不是做买卖的时候。想够多时天光大亮，自己万般无奈，出离茔地到了外面，一看天也不早了，已然是日上三竿，垂头丧气往前行走，走了工夫不大，前面是三岔路口，就在靠着正西大道的旁边，有这么三间草房，挂着草廉子，在门前高挑着酒幌子。马俊自己打算到酒馆里面喝点儿酒，吃点儿什么，又想腰内是分文皆无。到了这个地方就着了急，这就应了俗语啦，大丈夫不可一日无钱，一文钱憋倒了英雄汉。马俊想到这里，自己万般无奈，倒不如到酒馆吃饱了喝足了，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他才来到里面，但见明着两间，打着一个暗间，暗间挂着一个斑竹帘。迎面放着一张八仙桌，两旁边的板凳，靠着旁边对面长条的桌子，对面的板凳。靠着隔扇放着一张方桌，桌上摆放着各样的酒菜，桌子旁边放着二十多把酒壶。马俊看罢就听有人让坐。马俊看了看让他坐的这个人有个六十多岁，身上穿着半截蓝布褂，腰里扎着个围裙，黄焦焦的胡须，白剪子股的小辫，他用手指着迎面的那张八仙桌，让马俊坐下。老头儿走到面前摆好杯筷遂问道，您喝什么酒。马俊说道：“你给我烫上两壶好白干，酒菜有什么得吃的？”老头儿一笑说道：“酒菜也没有别的，有老淹儿咸白

果，有五香的花五仁，有糖麻花有豆腐干。”马俊说还有别的没有？老头说道：“别的咱们这个地方不大好销，甚好的酒菜咱们这里没预备。”马俊说了一声：“好吧，就把你们那四样给我拿来。”老头儿用托盘把四样酒菜端过来摆好。马俊一看这一盘糖麻花色都变啦，马俊不好意思吃，再一看这一盘五香的花生仁，用筷子一夹往外滚蛆，马俊一皱眉不原再吃花生，再看豆腐干拿起来往桌上面一放，当当的山响，晒了个挺干还不定是多少年的啦，再一看这个老淹儿的咸白果，已经都裂了缝啦，闻了闻臭气薰人。马俊看了看说道：“掌柜的，你这几样酒菜我是一样也吃不了哇，你拿了下去吧，我全不用。”老头儿一笑说客爷：“您全不用我也照样算钱，实不相瞒，我就是这四样酒菜，跟着我有半年多，净说钱我就赚远了去啦。您说这盘花生有蛆不吃，他说这豆腐干太硬，都不吃也得给钱。您说这个咸白果不好，由打有缝那一天，到现在足够三个多月，别看他这个样儿不好，里面准保是臭的，你不吃那可就没法了。”马俊一听这个话也乐啦，净喝了两壶酒，遂叫了一声掌柜的你算算吧，该着多少钱。”掌柜的一算：“酒是四十钱一壶，两壶八十钱，菜是二十钱一盘，四样也合八十钱，一共是一百六十钱，小柜给不给那就在乎您了。”马俊一听遂说道一百六十钱不多，可有一节，我这一次出来的慌疏，没带着零钱，掌柜的你给我记一笔帐吧。”老头儿一摆手说道：“那可不行，买卖小，没帐。”马俊一看人家不赊，没法赶紧一伸手由打腰间取出自己那条军刃纯钢鹅眉刺，说道：“掌柜的既然我没带着零钱，把这把家伙押给你吧，回头有钱再取。”老头儿闻听一摆手说道：“那可不行，咱们这是买卖，也不能留您的东西，还有一句话，您出门行路腰里有钱没钱，

您还不知道吗。”马俊一看就为喝这一百六十钱的酒，叫他说这么些个便宜话，真正叫犯不上，自己脑门子上的青筋多高，你说腰里真是一文钱没有，又一想倒不如把大褂脱给他吧，遂说道：“我也知道你不意要我的家伙，恐怕担着危险，其实不要紧。既然你不要，我这里有件大褂，你拿了去吧。”老头一摆手遂说：“不行不行我既然不留您的家伙，我更不能扒您的衣裳了，就为喝这么点儿酒，把您的衣裳给人了，未免于情理有点儿下不去，没别的还是请爷您把一百六十钱赏下来吧。”马俊一看着急，要钱没有，给人家东西人家不要。就在这般光景，就听草帘子吧的一响，由外面进来一个人，身上穿着蓝色道服，腰系绒绳胁下悬剑，手拿拂尘，往里面迈步紧走。马俊一看心中喜悦，来者非是别人，正是陈道常。他因为什么也来到这里呢?只皆因他正然跟着张方两个人动手，正在难解难分之时，他也听见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陈道常一想不好，人家要来帮手，我就得被获遭擒，想到这里，猛然间一看马俊，已然摆兵刃脱逃，他这才把自己手中宝剑，对准病太岁张方哽嗓咽喉一刺，撤步抽身也转身就走，病太岁张方在后面也紧紧的追赶，他这一跑连着也是两天两夜未能合眼。好容易跑到这里一看，这里高挑着酒幌子，他看了看后面无人追赶，这才伸手启草帘子进到里面，手中拂尘一摆，口中念了一声无量佛。马俊看见老道，遂说道：“道兄这边坐吧。”陈道常一看是马俊，非常欢喜，两个人坐在一处低言悄语，问道：“马爷你怎么来到这里呢?”马俊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马俊这才问道：“你怎么会也来到这?”陈道常遂也把他自己的经过对着马俊说了一遍。他们二人彼此悲喜交集。马俊告诉陈道常也不用吃酒菜了，喝两壶酒回头可是你给钱，陈

道常点头。老头儿把酒拿过来，老道喝完由打腰中取出钱来，连马俊那一百六十钱都是陈道常一个人给的。陈道常会完酒钱这才问道："马爷咱们虽然逃出虎口，应当上那里去安身呢？"马俊听到这里一皱眉说道："道兄我这算是行踪无定。"正在两个人计划之时，猛然间就听草帘子吧的又一响，由打外面走进一个人来，抬头观看，但只见这个人身高约在五尺多，身上穿蓝绸子裤褂，外罩青绸子大褂，脚底下青缎子踢死牛的豆包鞋。往脸上观看，面若生铁，黑中透亮，络腮的胡须碴，光着头没帽，黑真真的一个小辫。到了酒馆的里面，对掌柜说："掌柜的还不给家里送酒去等什么，家里的酒不够喝的了。"陈道常看了看不认得，马俊一看心中喜悦，心说：我们两个人正然无有立足之地，他来了可就好办啦。赶紧站起身形用手一指，带笑说道："兄弟你一向可好哇，我总没见你。"那个人一听哈哈大笑说道："大哥这是那一阵风把您给吹了来啦，此地也不是讲话之所。掌柜的，酒钱给了没有？有什么话咱们家里说吧。这位道爷你也不便引见，有什么话咱们一总到家里再说，走吧，走吧。"他们三个人把话说完站起身形，所有零碎物件，满都带在腰间，出离了酒馆一直够奔西北，酒馆的掌柜的看了看心说：这个买卖真正是不好做，这够多么玄，这个姓马的吃喝完了没有钱，这个候了他一笔酒帐，真要是老道也没有，等着这个小子来了，也是得写一笔帐，老头儿叨叨念念把桌案擦抹干净。将然收拾俐落，由打外面进来两个人，说道："掌柜的把你那好酒给我们来两壶，前面这个人面貌长得极其难看，后面跟着一个孩儿梳着冲天杵，掌柜的看了不由得就是一怔，心中暗道：我这个买卖是怎么啦，大清晨起来方才走了那么两个，这又来了这么两个，

真正是倒运。来者这两个人非是别人，正是病太岁张方，多臂童子夏九龄，这两人由打那里来？皆因夏九龄追赶马俊，两天三夜未合眼，肚内无食，四肢无力，身体劳乏，累的实在是了不得。走到一个树林子里面找了一棵大树，坐在树根底下把身形一倚，将然坐在那里，就呼声震地了。正然沉睡之际，张方也顺着这条道往前行走，他一听人打呼声，吓了一跳，暗自思想，这个打呼之人不是马俊就是陈道常。想到这里，慢慢的顺着声音进了树林。一看，原来是少侠夏九龄，心说：你的胆子真不小，无论多么累也不能在这里随便一睡，这幸亏是遇见了我，如果要是陈道常马俊，焉有你的命在。想到这里遂用手照着夏九龄的肩头一拍，把他惊醒，站起身形，一看是张方，遂说道："原来是你呀，真吓着了我啦，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哥儿俩说着话，一同往前行走。他们也走到这个酒馆的门首，张方用手一指说道："师哥您看见了没有，这有酒幌高挑，不问可知，是一家酒馆，我们到里面喝两壶一来解解乏，二来吃点儿什么。"他们二人来到里面，里面连一个喝酒的酒座也没有。将然要落坐就听掌柜的说了那么两句："方才走了那么两个，这又来了这么两个真正是倒运。"张方一听赶紧问道："掌柜的，方才是怎么两个，我们两个怎么啦？"老头心说：不是人家倒运，是我倒运，遂答道："这是心里的话，口中说出了。实不相瞒，我对你们二位说吧。方才来了一位酒座，坐在那里吃酒，喝了两壶酒，吃了四盘菜，吃饱了喝足了找他要钱，通共是一百六十钱，他是分文皆无。后来我找他要钱，他要把手中那条家伙给我，我可不认得，我听人常谈，在宋朝年间五鼠之中有个姓蒋的，叫翻江鼠蒋平，他使那么一条家伙。他要把家伙给我，我一想不能要，虽然

吃了一百六十钱，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如果说他要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官人拿他呢？他要脱件衣裳抵帐，破衣裳能值几个钱。他身上的衣裳，我也没要，正在无法可想之际，由打外面进来一个老道，原来他们认识，姓陈他说是他的朋友，他们两个人又一同喝了两壶酒，喝完了老道给的钱，正在说话的时候，猛然间又来了一个。"张方一听用眼看夏九龄说道："师哥你听见了没有，咱们问问后来他们落到何方，不就省得咱们去访了吗。"夏九龄又问道："掌柜的后来他们上那里去了？"老头儿说："您别忙，他们两人正在计划之时，又来了一个人离我这个酒馆不远，在正西，地名儿叫大魔庄。大魔庄里面有二位庄主，大庄主叫花面魔王袁金彪，二庄主叫铁面魔王袁金豹，方才来的那个就是二庄主的儿子，他叫袁玉外号小丧门。在先前，人人都说他是老镖行，后来露出马脚，才知道他是坐地分赃的大案贼。您想既然跟他在一块儿交好，那里有善良之辈。"张方一听用眼看了夏九龄一眼，夏九龄点了点头，张方遂问道："掌柜的，这个大魔离着这里多远？"掌柜的说道，出门往西不足三里地。"张方说道："既然如此，我们不在这里喝了，我们上庄子里头喝去。跟您告辞了。"掌柜的一看张方他们走了，这才说道："他们原来便一葫芦药，看他们长像就全都不是好人。"

不表掌柜的，单说的是张方夏九龄，小哥儿两个由打酒馆出来心中欢喜，这是无心之中打听出来的贼人的消息。张方向着夏九龄说道："师哥不用忙，掌柜的不是说不足三里地吗，我们到那里采采道，把道采好了我们也不用下馆儿，捎点儿东西找个清净的地方一吃，等到天晚我们去探大魔庄。"哥儿两个计划已毕。这才顺着道路往前行走。走了工夫不大，

果然前面厢黑暗暗雾沉沉一带的庄村。两个人慢慢来到庄子的里面，一看庄 虽然说不大，也有一千多户人家，跟做买卖的打听打听袁金彪的住宅，知道在大魔庄东村口，往北进了西面箭道，路北的大门。哥儿两个往前走越过了东街口，往北走进了西边的箭道。留神观看路北的大门，门口有四棵槐树，对着面影壁，影壁上面都是能工巧匠修造的花活。两个人围着袁金彪的住宅，绕了一个湾儿，前后左右满都绕完了，仍够奔街口出离了大魔庄。看看天色日已西落，张方这才跟着夏九龄哥儿两也不肯住店一直往前走。前面一片小树林，隐隐的露着花墙子，张方用手一指说道："师哥我们也不用下饭馆住店，就在这个大家坟茔之中，找个僻静的所在，等到晚二更多天我们再探大魔庄拿贼就是了。"夏九龄闻听此言点头说道："师弟这个话可虽然是这么说啦，我肚子里头有点儿饥饿怎么办？"张方说道："不要紧，我们先到花墙子里面找个地方，回头我再上街上去买吃的。"两个人把话说完，扭项回头看了四外并无来往行人，迈步进了树林，脚尖点地腰间一用力，纵上了花墙，胳膊肘挎住墙头，两条腿一顺跳在里面，蹑足潜从往里面走。看了看迎面高耸耸的坟茔，头里是石头的祭桌，祭桌上面五供蜡扦石头的香炉，两个人把香炉五供都搬下来，张方说道师哥您先在这个石桌上面坐着，我回头到外面看看，就着天色将黑，我好买点儿什么。"夏九龄点头，张方都在里头看完了，他够奔花墙子，拧身一越够奔外面，奔大魔庄来到街口里面。留神观看，但只见做买做卖的十分热闹，张方一想带点儿吃的东西，你说带什么省事呢？看见街道有家熟肉铺，卖牛羊肉，张方看罢一伸手由打兜囊之中摸出一块银子来，重约在一两多，说道："掌柜的给我来五斤烧

羊肉。”掌柜的伸手把银子接过来看了看成色，然后拿秤给张方秤肉，肉秤得了，遂用纸包好，找了钱。张方拿着肉看了看，在对过有一个烧饼铺，张方来在近前说道：“掌柜的这个火烧多少钱一个，掌柜的答道一个钱一个。张方说道：“来四十个，劳您驾给我找根绳穿上点儿吧，掌柜的一听也乐拉，把他这四十个钱接过来，数了四十个火烧由打当中穿了一个眼儿，用绳子系好。张方接过来就套在脖子上面，迈步往前行走，自己那个心思还打算要打点儿酒，可惜一节，没带着酒壶，猛然抬头一看，前面有一个磁器店，张方手里头提着羊肉，脖子上套着火烧，迈步进了磁器店说道：“掌柜的，把夜壶给我来两把。”掌柜的看了看张方这个样儿不觉吓了一跳，真叫三分不象人七分倒象鬼。细一看脖子上还套着一串火烧，掌柜的一看也笑啦，遂说道：“您买夜壶随便挑吧，这都是新的，三个钱一个漏了管换。”张方一听，毛腰挑了两把干净的给人家六个钱，提着壶出来见人打听：“劳您驾，烧锅在那里？”人家看了他一眼，用手一指说道：西边。张方点头说一声劳您驾。又跟人家打听打听水铺，也告诉他啦。他这才提着两把夜壶，脖子上还套着火烧，胳膊上挎着烧羊肉，到了水铺里面说道：“掌柜的我也用不着茶叶了。”掌柜的一看他把夜壶拿上来了，遂说道：“赶紧拿开，你这不算诚心搅我吗。”张方一听哈哈大笑说道：“掌柜的我这壶是新的，你给我淘不要紧。”掌柜的没法才给他淘了一夜壶，张方给了两个钱。这才由打茶铺出来，够奔烧锅。来到烧锅把夜壶往柜上一搁说：“掌柜的打一壶。”掌柜的一看说道：“你别把壶拿错了吧！快拿下去。”张方一听说道：“不要紧，我刚在水铺里冲干净的，再者说打满了是我们喝，也不让你喝，你干什么这么大气呢。”

掌柜的说道："伙计，别放在柜台上啦，净卖给他回头还怎么卖给别人呢。"伙计慢慢的把夜壶拿来到了后柜上，轻轻的打满。张方会了钱，然后拿了一根绳儿把两把夜壶一拴，往肩头一搭，后面的是酒，前头是开水，用手抱着，要是不抱他怕烫了他的肚子。顺着大道一直够奔墓地。到了墓地，用手抱着夜壶，打垫步拧腰，往上一纵，纵到花墙上面往下一越，到了里面，来到祭桌前。夏九龄一看，吓了一跳。见张方前面一个大夜壶，后边一个大夜壶，脖子上套着一串火烧，胳膊上挎着一个大包儿，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夏九龄一看也乐啦，遂问道："师弟你这都是买的什么，还费这么大事，依我说买点干的吃了就得了吗。"张方说道："师哥您擎好吧。"说着话把两个大夜壶放下，脖子上面的火烧摘下来，放在祭桌上面，打开包里的羊肉真是清香扑鼻，哥儿两上对面坐下。夏九龄看着不由得好笑，哥儿两个对坐一吃一喝真有意思，抱着大夜壶嘴对嘴喝口酒就点羊肉，吃口火烧喝点白开水，哥儿两个这一吃真正叫乐不可言。工夫不大两个人酒足饭饱，看了看四十个火烧没吃完，可把五斤羊肉都吃了，一夜壶酒还剩多半下，这一夜壶开水也还有多半壶，哥儿两个吃完了饭，把东西都放在旁边，席地而坐，闭目养神，两上人可就睡着了。他们这一觉直睡顶到下到二鼓。隐隐的更鼓齐鸣，两个人赶紧用手一摸挲脸，张方说："师哥，天可不早了，咱们该拾掇拾掇了。"两个人站起身来，然后绒绳解开，勒好了十字绊，把一条三楞洼面吕祖锥，背在背后，腰里头三枝迈门弩，六只枣核镖，夏九龄把一对亮银练子槊围在腰间，左右袖桶六支袖箭，全都拾掇紧衬利落，这时候天可就二鼓过了。张方说道："师哥，这个火烧咱们就不用要了，这半壶水也不用

管他，唯独这半壶酒，我可舍不得，你不带着，我带着。”说着话张方把这半夜壶酒用绳串在了腰间，哥儿两个看了看并没有别的物件，这才够奔花墙子将身一拧，单胳膊肘挎住花墙将身一顺，越到了外面。张方在前，夏九龄在后，一直够奔大魔庄袁金彪的门首。扭项回头各处看了看，一看四下里无人，这才绕在后面大墙，脚尖一点地往地上一纵，纵到上面各处观看，头道院清清静静，当中这道厅房一连九间，里面的烛光照的如同白昼一般，这道院是北为上的大厅，南面的过厅，东西的厢房，院子颇为宽大。张方跟夏九龄一打手势，叫他们哥儿两个分开，一个爬在东厢房，一个爬在西厢房，在东厢房的后坡可是夏九龄，夏九龄扭项往上房观看，就见里面迎着面一张八仙桌，两旁边的椅子，椅子上面坐着一个人，大身材细腰扎背，双肩抱拢，身上穿一件灰绸子大褂，腰里系着一根绒绳，脚底下青缎子云鞋，高腰儿白袜，往脸上观看，黄焦焦四方的脸面，一脸的白钱癣，两道长眉直插入鬓，一双三角眼，大鼻子高颧骨，菱角口颔下一部花白髯，花白的剪子股儿小辫。在他下垂首椅子上，也坐着一个人，这一位站起来，也是个大身材，足有六尺多高，肩宽背厚，膀大腰圆，脯子翻翻着，身穿青绸子大褂，腰系绒绳，脚底下大掖根搬尖洒鞋，白袜子，打着花裹腿，往脸上观看，面如镔铁，黑中透亮，两道凶眉斜入天仓，二目亚赛钢铃，皂白分明，颔下一部连鬓络腮的花白髯，花白剪子股的小辫儿。在旁边有两个板凳，上面坐的正是陈道常，马俊。在旁边靠着隔扇还坐着一个年青的，可看不见脸面，浑身上下穿青挂皂，脚底下白袜洒鞋。夏九龄看罢，心中暗自思索，不问可知上面坐着的一定是袁金彪袁金豹，靠着隔扇的这个穿青的孩儿

一定是小丧门袁玉，夏九龄看罢并不慌忙，随着站起身形由打腰间取出自己的练子槊，由打房上跳到了院中，高声断喝："呔！好你胆大的马俊行刺钦差年大人，今天我看你往哪里逃走？"这句话未说完就见上房的灯烛，噗噗完全熄灭。屋中的人全都是精明强干。大庄主袁金彪，二庄主袁金豹，你们两个人全都是坐地分脏的大案贼。一看外面有了响动，屋中灯光赶紧熄灭。二庄主一伸手掳住帘栊，吧的一声，把帘栊丢在外面，跟着一飘身由打屋中纵出来，怀中抱着一对鱼尾双锋钩，来到院中观看。在后面就是袁金彪，马俊，陈道常，小丧门袁玉皆都纵出来了。书中代言，他们三个人由打小酒馆中，来到家中，把马俊，陈道常让在里面入座，小丧门袁玉这才说道："马大哥，别的话先不用说，您先给我引见引见，这位道长是谁？"马俊说道："这乃是我的好友姓陈双名道常，别号人称采花羽士，是镇江人氏。"小丧门袁玉一听哈哈大笑："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陈大哥。陈大哥一向可好？"陈道常说道："小弟我在镇江惹了一点儿祸，后面有人追赶，我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既然贤弟跟马大哥有交情望乞收留。"袁玉一听遂说道："陈大哥咱们是自己弟兄，千万别这么说，回头我把您领到后面，见见我的伯父跟我的老爹爹，可有一样儿，您别提在镇江做案，就说是帮助我马大哥行刺年羹尧，我的老爹爹他老人家，必然能够保护。"说着话三个人站起身形，出离书房一直够奔后面，到了后面见着二魔，就把他们计议的言语，对着二魔一说，果然二位庄主慨然应允竭力保护，留他吃喝。到了夜晚众人正在高谈阔论之际，外面夏九龄高声断喝，二位庄主这才捧鱼尾双锋钩来到外面，贼众遂一字儿排开。二位庄主留神观看，就见院当中站着一个孩儿，长得

好看，冲天杵的小辫，手中擎着练子槊，站在那，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二魔抱着一对鱼尾双锋钩，将然往前一凑身，夏九龄把手中一对亮银练子槊，搂头盖顶够奔二魔的头顶梁便砸。铁面魔王袁金豹一看练子槊到，往左一闪身，跟着用自己右手鱼尾双锋钩往练子上一搭，他这个鱼尾双锋钩，专门拿人家的家伙，形式跟护手钩一样。护手钩是月牙鹅眉刺，前面有一个钩，当中的剑柄。他这个鱼尾双锋钩，头里是两个钩，后面跟护手钩一样。要说当场动手，也无论单刀铁尺，带练子的军刃拿上就走不了。故此今天他跟夏九龄动手，他把身一闪，用钩一搭他的练子，夏九龄赶紧退手撤军刃。这个孩儿别看人年青，一两位侠客的亲传，人家孩子在扬州钞关街，玉顶九龙观跟南侠道长司马空自幼练艺，后来又拜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为师，在北京用心习练，而今的武术比从前可就大不相同了。把练子槊撤回来一抖，够奔二魔左右太阳穴便打。袁金豹赶紧缩颈往下一矮身，把手中这一对鱼尾双锋钩，用后面的月牙鹅眉刺够奔夏九龄胸前便刺。少爷赶紧垫步拧腰往后一纵躲开了双钩，把手中练子槊抡起来便打。二魔王一看身形一闪，用左手一搭练子，右手钩够奔夏九龄手腕便切，夏九龄一看赶紧退挽手。袁金豹蹦起来一腿正踢在夏九龄胸膛，噗咚反身栽倒，在旁边过来手下人，按住了夏九龄，解他的绒绳，不费吹灰之力四马倒攒蹄把夏九龄捆好，提在廊檐下，把军刃拾起来往旁边一扔。旁边马俊一看夏九龄被擒，喜不自胜。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房上有人断喝："小子！好你们两个魔鬼头儿。"二魔抬头观看，由打房上跳下一个人来。长的太难看了，身量矮小，梆子头的脑袋，扎着一个冲天杵的小辫儿，手中擎着一条三楞洼面吕

祖锥，往下流着鼻涕，说话带着一种诙谐的样子。袁金豹一看，就听背后有人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二庄主您可要留神，这个小子是风流侠张子美的小子，名叫张方外号病太岁，此人足智多谋艺术高强，二庄主多多的留神。"袁金豹一听哈哈一阵狂笑，说道："陈道友，休长他人的威风，灭我的锐气，据我观看张方不过黄口乳子，就满打会武学，能有多大的能为。"把话说完，就见张方双手捧着吕祖锥，照定二魔面门上就刺，口中说道："小子，我扎你。"袁金豹一看吕祖锥到了，赶紧把身形往旁一闪，用鱼尾双钩往上一搭，只听呛啷一声。二魔以为是把他的吕祖锥给掳住了，有谁知张方这条吕祖锥溜光溜滑，往回一撤，把吕祖锥夺回去了。张方一看不好，他不知魔鬼头的厉害，这才格外留神，把手中吕祖锥按定翻天三十六手，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在先前袁金豹他没把张方放在心上，轮到张方动上手，铁面魔王袁金豹留神观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才应了这句俗语，人不可以貌相，海不可以斗量，以前还幸亏是陈道常他嘱咐我，叫我对于这个孩儿多加小心，今天我这么一看，这条吕祖锥的招数，果然是高。二魔赶紧加意留神把手中这一对鱼尾双锋钩，一共十二趟真有神出鬼入之能。张方武学虽高，但总是年青未经过大敌。今天遇见袁金豹钩法高强，他偶一失神，自己的吕祖锥将一挨袁金豹的肩头，就见人家凹腹吸胸往回一撤，用手中的钩照着自己吕祖锥上一搭，当啷一声，往怀里一掳，跟着人家右手钩照定张方脖颈上就搂，张方一看不好，赶紧撒手扔锥，就听呛啷啷一声响，吕祖锥打落埃尘。张方打垫步拧腰纵上了南房。张方未曾走，心中难过，心想：小子小子，有的，不承想夏九龄被获遭擒，我有心要把我的师

哥救出来，有谁知魔鬼头的武术高强，打掉了吕祖锥。我有心说不逃，我们两个都被擒，那就无法了，倒不如三十六招走为上策，到了外面再想相当的法子，搭救我的师哥。他虽然是这么想着，将然跳上了南房，有谁知铁面魔王袁金豹不舍，抬头往上观看，张方站在南房的房檐，不由得手捧鱼尾双锋钩哈哈的大笑，说道："冤家我看你往哪里逃走，脚尖点他，旱地拔葱，往上一纵。张方扭项回头一看不好，就见人家手中摆动一对双钩，身形已然纵起，要够奔南房而来。张方手无寸铁，不由得着急，双手一拍小肚说了一声咳。说时迟行时快，自己正在为难之际，袁金豹已然追上来了。有谁知急中生智，腰间带着一个大夜壶，里面还装着半壶酒。他是上房的时候撞了他的小肚子一下，这才急中生巧，用手把绳揪断，双手捧定夜壶回头观看。袁金豹正然身形悬起够奔南房，张方双手捧着夜壶，照着二魔王头顶便砸。只听吧的一声响，这个夜壶正砸在二魔头顶上面，跟着翻身栽倒。张方一看嘻嘻一乐，跟着蹿房越脊逃出了大魔庄。顺着大道往前行走，仍然来到方才的那座坟茔地。看了看四外无人，一纵身越过了花墙，来到里面仍然够奔祭桌，双手一按坐在上面，自己抬头观看，满天星斗片片的浮云，自己心中思索，仰天长叹说道："我张方时运不至，我在广东清源山学艺多年，好容易奉师命下山省亲，家中父母年迈苍苍，我在二老膝前尽孝，也不枉爹娘生育我一场。有谁知将然到家，就赶上张开李豹有事相烦。我领了堂批捉拿镇江府十八条命案采花淫贼陈道常。我以为不费吹灰之力，巧遇老道，这总算是天假其便，将他拿获。不想贼人脱逃，一路追赶来到大魔庄，我打算跟随夏九龄，夜晚之间到大魔庄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伸

手将贼人拿获。有谁知这两个魔鬼头果然武术高强，打掉了我的吕祖锥，险些被获遭擒。想到这里病太岁心中难过，不由得放声恸哭。这就是年青性傲所致．别看他是侠客的少爷，剑客的徒弟，总是小孩子没有经验，自己一时化解不开，以至于放声恸哭。猛然间双手一拍胸膛，自己哈哈大笑，说道："张方啊！张方。你不算是树林子放风筝绕住了吗，别看两个魔鬼头武术高强，又搭上马俊也算不了什么，我的吕祖锥没了，可还有六只枣核镖，三枝迈门弩，大罗神仙都难以脱逃，为何发愁呢，我这一次再入大魔庄，捉拿陈道常，解救夏九龄，回头叫我父亲托情跟董海川说说，我跟着钦差年大人当个随行委员，但等查办四川事件完毕，回到北京城，我岂不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他这么一美，坐在石祭桌上面把两条腿一甩，那个意思作出骑马的形式来。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就觉乎着有人一掳他的腿腕子，一按他的腿腋子。张方这个乐儿可大啦，来了个嘴啃地，爬伏在埃尘。就在一怔之时，就听有人高声断喝："张方大胆。"张方赶紧双手扶地，站起身来观看。但只见就在身旁边站着一个人，身高约在五尺开外，细腰扎臂双肩抱拢，身上穿着一件蓝绸子大褂，腰里系着一根绒绳，脚底下青缎子的福字履，高腰儿白袜，往脸上观看，四方脸面，净白面皮，两道长眉直插入鬓，二目圆翻，鼻直口阔，颌下三绺墨髯，大耳朝怀，身背后背着一个长包袱。张方一看认得，正是自己的亲娘舅。他老人家，家住山西太原府，尚家屯的人氏，他老人家姓尚，单字名义，外号人称银钩太保。尚二爷因为什么夤夜来此？

书中代言，这三个庄子挨着，正当中就是大魔庄，在大魔庄的西北，三里多地，就是尚家屯，东南三四里地，那里

有个地名叫石家镇。石家镇上住着一个老英雄，此人姓石，双名叫宝奎，外号人称神掌地行仙，自幼练艺到而今，八旬有零尚且是整世的童男，专门研究硬工夫，手上有鹰爪力，重手法等武术。他有一宗专门的工夫，会七十二趟地躺枪，一百单八招地躺拳，故此人送美称叫作神掌地行仙。他有一个亲侄女，因他兄弟及弟妇皆已故去，就留下姑娘名叫石素兰，跟老英雄练了一身好武术，会打一把弹弓，老英雄给他取了个美称叫做胜手嫦娥女，老英雄爱如掌上明珠，直到而今二十二岁，尚未许配人家。姑娘跟随老英雄不过练了几套小拳，谁想到石素兰虽然说是个女子，他的秉性刚强，总恨不能要学武术的绝技，老英雄教给他几套小拳他练着不高兴。这一天午饭后，老英雄到后面，素兰一看大爷来了，说道："伯父，我有两句话要跟您商量商量。您教给我的两套小拳，不过是运动身体，要说跟人家两下里动手，我所练的拳脚是不管事，老人家您身上的绝艺不传给我，又不收个徒弟，说个丧气话，您要百年之后，难道说还带到棺材里头去吗？"老头儿一听笑道："姑娘倒不是我不教，我这里面有两样思想。头一样，我身上所有绝艺七十二趟地形枪，一百单八招地躺拳，我教给你无益，你是个姑娘，慢说练不好，就是练好了，这么大的姑娘，躺在地下练地形枪也没有什么意思，还别说你练不了。第二样儿，你已然不小了，我得给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把你的终身安置安置。再者说我已是年过古稀之人，有今天没明天的。如果我请一位高明的武术教习，教给你练武术，武术又不是一天半天的工夫，好容易练成了，还得许配人家。如果要是许配一个做官为宦，绅商财主，人家不要，要是给你说一个仕农工商之中平常的人家，把你娶过去人家家里不习

武事，你这场工夫不就算白用了吗。因为我有两个思想，对于你身上的武术我才毫不介意。你想你要是个男孩儿我还会不教你吗？”姑娘一听笑着说道：“伯父此言不对，我现在不想婚姻之事。我虽是姑娘，好在不是外人，单等你老人家黄金入柜，我才能够匹配人家呢。这还是说匹配，如果人家要找不着相当的，我还许不出阁呢。就是不出阁我也得练，我把话跟您说明白了吧。”老英雄一听姑娘倒不以婚姻为重，执意的要练武学，老英雄万般无奈，你说姑娘的武学跟着谁练呢？猛然间想起尚家屯的二弟，银钩太保尚义，那乃是我的八拜之交的二弟，把他请了来叫他教给姑娘一对亮 银护手钩，姑娘要是把双钩学成也倒不错。老英雄遂奔尚家屯请二弟尚义，把银钩太保尚义请在家中，当着姑娘面彼此一提，尚义慨然应允。老人家这才说道：“白天您也不用教，每逢到晚饭后，得暇之时二弟你就分分神，教给姑娘两套。”尚义说道：“老哥哥您也不必客气，咱们是由打明天为起，我一到晚饭后必来，只要姑娘愿意练，我把我这十八趟亮银护手钩，我是倾囊相授，一招不留。”哥儿两个把话说完了，尚义告辞。真正由打次日晚饭后，银钩太保尚义，必然到石家镇。书要简断，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就是半年多。姑娘真把亮银护手钩学会了六趟。

这一天二爷尚义，晚饭后由打家中背好了一对护手亮银钩，由打尚家屯出来，打算够奔石家镇，正走在半路途中，天也就在二鼓将过，猛然间见前面大道上来了一条黑影。尚义不由得就是一怔，心中暗道：就凭这条黑影胆子不小，还不用说当中的大魔庄，就说尚家屯石家镇，有我跟我的老哥哥，我们哥儿两个在此居住多年，慢说江湖绿林的无名小辈，就

让江洋大盗知道我们弟兄在此，他也不敢来。这不问可知，一定是大魔庄的党羽，夜晚之间出去做买卖也未可知。倒不如我追下他去看个水落石出。尚义想到这里，遂在后面紧紧的跟随。工夫不大，就见前面的黑影，已经越过了树林，到了茔地花墙切近，尚义细一看非是别人，原来正是自己的外甥张方。尚义自己心中暗想：这个孩儿够奔广东清源山学艺，怎么他会到这里呢？虽然说十二年没见着他，骨骼像貌跟昔年相差无几，不过是略微的高了一点。尚义心内想：他既然来到此处，必然有事，我看他干什么。老英雄把主意拿妥，就见张方一跃身跳进了花墙。尚义看他跳进了坟茔，便自己也慢慢的跟随来到里面，找了一个隐避的所在隐住身形，留神观看。就见张方一直够奔石祭桌来，到切近双手一按，将身形坐在当中，尚义也慢慢的绕在张方的身背后蹲在祭桌的底下，身形隐住，单看张方的动作。只见他坐在祭桌上面行哭就笑，老英雄随着一伸手掳住了他的脚面，一按他的腿腕子往前一推，张方来了一个翻劲斗。老英雄站在旁边，就见张方站起身形，看了看正是自己的舅父。他把二眸子一转计上心来，心说我何不如此如此。他把主意拿妥，这才走上前去说道："舅舅，舅舅哇，老人家一向可好？小子给您磕头了。"过去毛腰行礼，尚义用手一扶叫道："张方，我听你母亲对我常谈，你不是上广东清源山学艺，如今你来到此处有什么事？"张方说道："老人家是您不知，由打我八岁之时，我的天伦把我送在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峰岛祥慈观，到如今整整练艺十二年，我的老师教给我一条三楞洼面吕祖锥，六枝枣核镖，三枝迈门弩，把艺业学成，奉师命下山省亲，在家中见到了紫面昆仑侠童林。他保着奉旨的钦差年羹尧查办四川成都府，他

打算请一位高人相帮，可巧我正在家，这童侠客跟我父亲当面把我请出去，跟钦差年大人查办四川。我这才跟着童侠客来到清苑县，到了公馆面见钦差年大人，大人一看心中喜悦，保举我为随行的委员，不承想夜晚之间，竟有胆大的贼人围困，在先前不过是几个贼人，到后来是越杀越多，总有五百多名，将我团团围住，我抖擞精神越杀越勇。”老英雄听到这里手理长髯暗自点头，不由得一笑，暗想到这个孩儿才叫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也不枉他是侠客的儿子，剑客的徒弟，又一想他一个人抵敌五百多人，三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你怎么会能够赢五百多人呢？张方说到这里，恐怕他舅舅不信，遂说道：“我下山之时，我的老师给我镇观之宝，三枝迈门弩，我赶紧把他取将出来把他托在手中，众贼人一看他们各自打垫步拧腰，蹿房越脊，滚脊爬坡四散奔逃。我有心要追又恐怕贼人去而复返，妨碍着大人多有不便，这才大家加意的保护。直到天明钦差老大人恼怒，把我等从人完全叫上去，赏限十天捉不着搅闹公馆刺客为首的马俊，他老人家是绝不起马。如果十天限期已迫，仍旧拿不着刺客，叫我等随行的委员一体听参。我等众人万般无奈，只得跟童侠客划策，我带着我的师哥夏九龄，领了一张公文，在外面明查暗访，你说也事逢恰巧，一站一站的往下走，可巧就追上了马俊，这个小子就落在大魔庄。白昼之间我跟我师哥踩好了道，夜晚之间我们哥儿两个是暗探大魔庄，不承想我师哥露出马脚，被里面的魔鬼头将他当场捉拿。我一看不好，由房上跳下来当场跟他们动手。先前是一个魔鬼头跟我动手，到后来两魔鬼头并力战我一个人，我跟他们两下里动手，足杀了三百多个回合，也分不出输赢胜负，两个魔鬼头堪堪要败，

他们手下点着了火把往上扔，我一出神被二魔打掉了我的吕祖锥。我一看不好，打垫步拧腰往房上一踪，二魔在后追赶，我用法宝将他打下去，故此才能够逃脱到此，遇见舅舅您啦。老爷子没别的，亲娘舅您就受点儿累，帮助我一来救夏九龄，二来里面有行刺的贼人马俊。没别的，老人家您就多为力吧。”张方这一片假言假语说完，尚义听着真正是心里头为难，有心说不管，实在是对不起外甥。就拿夏九龄说，虽然没见过人家的老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要谈起来彼此都有交情。真要是管，前去找二魔，也不是灭我的威风，长人家的锐气，人家手中每人一对鱼尾双钩，比我这对亮银钩不在以下。这一次倘若言语激烈，势将用武，未免就得当场动手，倘若赢不了人家当场落败，一世的英名付于了东流。老人家又一思索，张方这个孩子说话还不准，由打七八岁的时候，就是鬼魔颠倒，满口里胡云，今天他说的这片话还不定实不实。想到这里遂叫了一声：“张方，听你之言，你是叫为舅出头够奔大魔庄，找二位魔王要你师哥夏九龄。可有一节，我去了我也未必赢的了，别看我是你的亲娘舅，你还是另请高明。”张方一听不由得一怔，遂用手点指说道：“舅舅，我说了半天您还是不管，我这是跟您遇见了，就是我不遇见您我也得上尚家屯找人您去，要是真不管的话，我还有个主意，惟有寻死，我要是寻死也没别的法，我上吊。”尚义知道他这叫鬼溺，随着一摆手，叫了一声：“张方，慢说你挽套上吊，你就是投河觅井，我也管不着。”张方一听，说了一声：“得，我也不叫您管，我也就是有死而已。”说着话自己双膝点地，跪倒埃尘说道：“爹娘在上，孩儿张方不能孝敬您啦，再说是人家养儿防备老，爹娘养儿落场空，谁叫我遇见一个狠心的舅舅，他看

着我上吊寻死不救呢，我要死了之后，娘啊您要想孩儿，您就骂我的舅舅。老娘啊，我那狠心的舅舅哇。”张方哭完了，磕完了头，尚义在旁边连看都不看，佯作不知。张方一看自己舅舅真狠哪，然后站起身形，看了看尚义纹丝不动，自己一伸手先把腰带解下来，说道：“舅舅我可要死啦。”说话的光景迈步往前走，来在尚义的近前，遂说：“上吊我上哪里去上呢？我就在您的脖子上拴个套儿，咱们爷儿两个来个搭拉吊。”说着话拿腰带就往脖子上套。尚义一看，张方真急啦，大概他所说的话不是假话。尚义想到这里，遂叫了一声：“张方，既然如此，待为舅我够奔大魔庄找两个魔王前去论理也就是了，我要去你还死不死呢？”张方一听这个话有音，遂说道：“舅舅，您要去，我就先不死。”尚义闻听说道：“好，既然如此你就在此坟茔内等候，待我够奔大魔庄，前去找二魔论理。”说着话老英雄向前行走，张方一看心中欢喜。

不表张方，单表是银钩太保尚义，出离了坟茔奔大魔庄，来在大魔庄袁金彪的门首，走上台阶，叭叭的一叫门，里面有人问道：“外面哪位？”嗡噜一声门分左右，手下人一看是尚义，赶紧走上前去说道：“二爷，天到这般时候，您前来找谁？”尚义说道：“你们二庄主可曾在家，如果在家劳驾你往里禀一声，就提尚义拜访。”手下人答应一声说道：“您在此稍候。”说话之间，手下人转身往里走，来到厅房里面。在厅房中的花面魔王袁金彪，铁面魔王袁金豹，老哥儿两个正跟马俊，陈道常，他们互相计议。袁金豹叫了一声：“大哥，你看小冤家张方可恨不可恨，动手之间被我打掉了吕祖锥，纵身脱逃，是我贪功的心胜，在后面给我来了一个夜壶，正打在我的顶梁上面，这幸亏是我，浑身的横练有贯顶的功夫，要

不然的话我非得带重伤不可，想起来令人可恨，打这里说，见不着张方还则罢了，见着小冤家张方，我跟他势不两立。”这句话未说完，就听大魔说道：“老二，张方逃脱那到是小事，不怕他是回到赃官年羹尧的公馆，调官兵前来围困我的大魔庄，你我就凭手中的军刃倒也不惧，可有一样，夏九龄现在被获遭擒，你就如何发落？”二魔一听哈哈大笑说道：“大哥这还用商量吗，把小冤家搭在院当中，乱刃分尸，可也就结了。”大魔一听说道：“老二，你可不明白，我要不是为这个，我还不跟兄弟你商量呢！杀了他故然不费事，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可有一件，要是把他结果性命，他是国家的随行委员，杀官如同造反，祸及九族，你想想这个事由不可莽撞，咱们得细细的商量商量。二魔听到这里点点头说道：“大哥要依您应该怎么办呢？”袁金彪说道：“要依我的拙见，倒不如把小冤家暂且押赴东跨院，等候三天如果外面没有什么动静，那时进行处置不晚，如有人来救可再作计议。”二魔一听有理：“就依兄长，吩咐一声，把夏九龄搭赴东跨院，连他的军刃，全都给他放在一处。”手下人答应照样去办，将然办完，外面手下人进来回话，：“启禀二位庄主得知，外面有尚家屯的尚义拜访。”大魔一听，把花白髯一抖，心中大大不悦，暗想：尚义不过是我们附近的街邻，住在尚家屯，离此不过三里多地，这些年来并没会过面，这一次前来，天至深夜，不问可知定然是小冤家张方把他找来的。听人传言尚义他是张子美的内弟，这个张方他是张子美的之子，不问可知张方够奔尚家屯，他把他舅舅尚义找了来，我对待他定然有个相当的办法。哥儿两个计议已毕，这样说了一声：“好。既然如此咱们先把他接待进来。”二位魔王站起身出离了厅房，一直往外走，

来到外面。尚义抬头观看，大魔庄的二位庄主接出，赶紧抱拳带笑说道："二位庄主，尚义拜访来迟，望乞庄主海涵。"袁金豹把颌下白髯一抖哈哈大笑，说道："尚二爷人家拜客都是时至四鼓，这才三更怎么会说晚了呢，我们哥儿两个早就有意前去尚家屯拜访，皆因本庄之事实在是忙乱无暇。今天尚二庄主反倒驾临敝舍，真乃篷车生辉，里面请吧。"说话之间，谦谦让让到了里面，早有手下人高挑帘栊，让到厅房里面，分宾主落坐，从人把茶水献上来。袁金彪抱拳问道："尚二庄主夤夜至此，但不知有何公干，望求当面明言。"尚义说道："我这一次来，我也不敢隐瞒，只皆因张方那人是我的甥男，得罪了二位庄主，我这才前来，一则是拜访，二来是道歉。还有一件大事相商，只皆因张方的师兄，夏九龄，他们哥儿两个全都在钦差年大人手下当差，为随行的委员，查办四川成都事件，夏九龄因为捉拿行刺年大人的刺客马俊，来到贵庄，以致被获遭擒。我这一次前来请您高抬贵手，饶恕夏九龄，将马俊当面交出，不但二孩儿感激，就连我尚义也是感戴无涯."这一句话未说完，在旁边袁金豹一阵冷笑，说道："尚二爷听您之言原来是替张方前来作说客，就凭你三言两语，打算救出夏九龄，献出马俊！势比登天还难，我明白这个意思，你这分明是前来藉此找我兄弟论武比钩，尚义你如果不带军刃至此，慢说叫我们放出夏九龄，捆献马俊，就是叫我们哥儿两个出头露面，任凭有多大的事，叫我们协力相帮，我们是万死不辞，还别说是二爷亲自前来，就是见您二指大一个纸条，我们都应如是。可有一件，你今天既背着军刃来啦，咱们得比比，倒看看是你的亮银护手钩高，还是我们的鱼尾双锋钩强。今天你的亮银钩要是赢的了双锋钩，我们把夏九龄

一放，献出来马俊。如果要赢不了的话，那可没别的说的，请二爷贵手高抬，饶恕马俊的性命，看在我们弟兄的薄面，皆因他与犬子袁玉有一面之交。”尚义一听连连摆手，说道：“袁二爷说的这个话是万万的使不得，要说两下里过招动手，军刃无眼，倘有失神之处，难免损伤，还有一说，咱们本是连庄的街坊，乡里乡亲，当面一动手，未免不好看，并且我已将工夫扔下十数年了，今天要说比武我焉能比的了。”袁金豹一听狂笑如雷，说道：“尚二爷你这个话有些不实，透着客气，你说你十数年未曾用工夫，你背后背着长条的包袱，难道说那不是军刃吗？”尚义说道：“二庄主您有所不知，背后正是我的军刃，皆因石家镇有我一个徒弟，我是每日前去交给他二招两势，要不然我夤夜之间为什么背着军刃呢，我说的这都是实话，请二庄主千万不可多疑，还是恳求二位庄主贵手高抬，饶恕了夏九龄，我就感激不尽了。”袁金豹一听，说道：“今天我不怕你过意，我实话对你实说，今天要说不对钩，慢说叫我放出夏九龄，就是银钩太保尚义，插翅也难飞出大魔庄。”尚义一听，二目圆翻，一阵冷笑，心说：我为小冤家张方，来到大魔庄受二魔的言语欺辱，若不是为我的甥男何至如此，袁氏弟兄这样的无礼对待，执意要求动手，那也无法，只可武力解决。想到这里说道：“尚义可不敢跟二位庄主论武比钩，今天既然二庄主你勒令要求，我就奉陪两趟。”把话说完用手解胸前的麻花蝴蝶扣，打由背后撤出包裹，取出一对护手钩，钩交左手，右手撕定黑髯，微然含笑说道：“二庄主既然如此，你我就请吧。”这一句话设说完，早有手下人把帘栊一打，遂说道：“各位爷们外面请吧。”尚义把包裹往腰间一围，由打厅房走将出来，在院子当中一站，跟着

后面大魔王，马俊，陈道常，袁玉，大家来到院中插手观看，袁金豹吩咐一声预备，在旁边早有手下人捧过他的一对鱼尾双锋钩。袁金豹往左手一抱。尚义用手一指说道："二庄主你就请进招。"说着话把一对亮银钩往左右一分，尚义这对钩是地形十八趟，要说这对钩本是清真教所传留的，一共是六样军刃，先留的是钩镰镗带，后续的剑戟。这对钩就是大明朝武殿章，跟开梅马招商店梅士祖，他们哥儿两个留下的。形钩十二趟，前面的钩可是四趟，后面的月可是八趟，钩走浪形。后来尚义加意的研究，又续上了六趟，这才名闻南北。今天分开双钩，往正当中一站，作出来猿猴登山的形式，双月在前，双钩在后搭着肩头。袁金豹也把手中的鱼尾双锋钩往左右一分，抖擞精神说了一声："请。"就见袁金豹摆手中的双钩，用后面的月牙鹅眉枝够奔尚义二目便刺。尚义一看钩到，赶紧把身形一闪，用双钩往月牙鹅眉枝上一搭。袁金豹赶紧双手撤军刃。尚义一摆护手双钩，左手钩的月牙鹅眉枝够奔袁金豹的嗓子，右手的钩够奔胸前。袁金豹赶紧的一转身躲开双钩，自己右手钩够奔尚义里脑缠头，风摆荷叶，右手钩一过左手钩跟着就到，是流星赶月。尚义一看赶紧缩颈藏头往下一矮身，不由得自己心中就是一怔，我的别号人称银钩太保，要讲究别的军刃我还外行，要是说钩我可不敢说高，天下使钩的那一位也强不过我银钩太保，今天我观看人家的钩果然是招数绝伦，不枉人家弟兄在大魔庄居住多年，眼空四海压倒了一切。尚义一想才抖擞精神不敢怠慢，他就把自己的绝招十八趟形钩，当场施展出来。袁金豹留神观看，就见银钩太保尚义这一对护手钩的招数，精奇绝伦神鬼莫测，心说这也就是我，换一位早就甘败下风，两个人动手一招紧似

一招，真正称得起棋逢对手。尚义一面动手，不由得心中一怔，暗说不好，为什么袁金豹他怎么知道十八趟形钩的招数呢？只皆因袁金豹也收徒弟，徒弟还不只是一个，总有好几十名。尚义的徒弟也不少，足有百十多名。徒弟跟徒弟们到了一块未免就谈论，他说他的好，他说他的高，这个就说形意好，那个就说八卦好，这个说太极好，那个说自视强，总为这个互相的争论，甚至于动手。袁金豹的徒弟跟尚义的徒弟到了一块不服！他就说他的鱼尾双锋钩好，他就说他的亮银护手钩好。一日两下因此争执起来，遂当场比试，护手双钩实比鱼尾双锋钩高，徒弟们赢不了人家护手钩，回去可就报告给他师傅。他师傅一听，就凭咱们鱼尾双锋钩赢不了人家尚家屯的亮银护手钩，这可完了。哥儿俩个一计议，这怎么办呢，早早晚晚也得跟他对面，当然赢不了他，咱们还不想个法子吗。从中就有一个精明强干的徒弟说道："老师我倒有一个主意。"二魔一听说道："好，你就讲来。"这人说道："老师我可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咱们这一对鱼尾双锋钩，真赢不了人家那一对亮银护手钩，我要出个主意，打算赢他是易如反掌，可有一样儿，老师您可得花两个钱。"袁金豹一听哈哈大笑，说道："只要把气争过来，何在乎多花少花。"这人说："现在尚家屯戳杆教场收徒弟，您在我们几个人之中，挑一个精明强干之人，前往尚家屯拜尚义为师。您年供柴月供米，三节两寿备上一份礼，寻常的日子您破费两个钱供济着他。再者说人心都是肉长的，难道说，尚义他就不掏点儿真的吗，如果日久天长，过个三年五载的，把他十八趟形钩的招数完全都得过来。那岂不是准赢他吗。"袁金豹一听，此言似乎近于情理。这才在徒弟之中看了看，惟

有一个名叫张玉的精明强干，再者说跟自己已竟练了二年多，把张玉叫来，遂把这一片心腹言语对着他细说一遍，张玉一听心中欢喜，心说人家拿出一笔私财叫我前去学能耐，这不是万年不遇的巧机会吗，故此张玉满口应承。二魔说道："张玉去可是去，你若是把能耐学成了，要是远走高飞，那我们这一份心血可就算白费了。"张玉闻听连连摇头说道："老师如果不能相信，我在老人家面前对天明誓。"说着话就见张玉双膝跪倒埃尘，面冲着外说道："过往神灵听真，今有信士弟子张玉，承蒙我的老师厚爱，叫我够奔尚家屯学艺，如果技艺学成，我老师要是问我必完全说出，如果有一招不说，我必遭神鬼之殛。"把话说完站起身形，二魔给他备办银两，写好一张门生帖，又置办了几色礼物，张玉带着礼物够奔尚家屯。到了尚义的场子，把帖投进去，看了看像貌倒也忠厚，遂拿过来历书择好吉日拜师，随着众徒弟们一块下场子练艺.要说张玉真正叫精明强干，可是在大魔庄跟着二魔练了二年多，如今到场子里头作出没练过的样子，隔个三天两日就买点礼物送给老师，再不然就给老师做套衣裳。尚义一看徒弟中，虽然一百多名，那一个也不如张玉这样的孝顺，遂感动了自己的心意，把十八趟护手钩由打头一招慢慢的可就传给他了。书不可重叙，一年多不到二年、张玉可就把尚义的护手钩完全学会，这一说就是火耗的关系了。张玉从前已练了二年多双锋钩，复又练护手钩招数，可就省了许多的力量，把钩招学成，回到大魔庄，见了自己的二位老师，就把学艺经过从头至尾这么一说。二位魔王心中欢喜，这才当着面的演钩。张玉把所学的护手钩由头至尾施展了一番，袁金豹拿着自己的双锋钩跟张玉对钩走了也不过十个回合，果然赢不了。被张

玉将双锋钩打落埃尘，二魔一看满面通红。心说：玄哪，这幸亏是我的弟子张玉，倘若是跟人家尚义当面对钩，被人家护手钩打掉了我的双锋钩，闯荡江湖数十年的英名，就算是付于东流。由打张玉回来这一天为始，二个魔王带着徒弟们终朝研究，双锋钩要对护手钩，这才叫铁打房梁磨绣针，工夫到了自然成。从前双锋钩是十二趟，护手钩是十八趟形钩，由打张玉学来了护手钩，二魔又把双锋钩慢慢的又续出了十二趟，一共是前后二十四趟。今天动着手尚义看着纳闷，心说不好，自己可就有点儿胆怯，手中的钩招数未免就透着有点儿慢。袁金彪心中暗想：据我观看尚义他的招数已绝，我兄弟的双锋钩还比他多着六趟呢，赢他那不是易如反掌吗。袁金彪想到这里，猛然间就见尚义他把双钩摆动，左手钩的月牙鹅眉枝对准二魔的面门一晃，右手钩的鹅眉枝顺着底下一穿，够奔二魔的胸膛刺来。二魔一看尚义用的这一招的名目叫摘星换斗，准知道鹅眉枝是假的，要用钩搭自己的肩头，他把二目瞪圆看着招到，他故意的用左手钩往尚义钩的鹅眉枝上一搭，尚义一掉把鹅眉枝往回一撤，用钩头往二魔肩头上一搭，二魔一看正中心怀，把身形一闪，用右手钩照着护手钩柄上一搭，只听呛啷一声，把尚义的护手钩单钩打落在埃尘。尚义脸这么一红啊了一声，用手撕三绺墨髯，心中难过。就见二魔把一对双锋钩往左手一交，冲着尚义发威哼哼哼！然后就听袁金彪用手一拍二魔的肩头说道："二弟屋里头坐，屋里头坐，人家谦谦让让二魔带着马俊陈道常，一同往前走，够奔厅房。尚义一看人家耀武扬威全都走了，把自己就算是干蹴儿蹴在院内，万般无奈下腰拾起这一只护手钩，由打腰间把钩套解下来，把钩收在里面，往背后一背，无精打采的出

了袁宅，离了大魔庄，一直够奔坟茔。一面走着不住的长息短叹，正然往前走着，就听有人说话："舅舅你老人家回来了，孩儿我这里正不放心呢。"书中代言，要说灵，谁也灵不过张方。他舅舅一奔大魔庄前去对钩，自己心中暗想：我先别去，我就在花墙外面等着。他看看他舅舅的动作，他舅舅要是到了大魔庄赢了，回来的时候必然腆胸叠肚，耀武扬威。如果要是输了，回来的时候，必然是垂头丧气。张方自己站在花墙外面思索，猛然间就看见尚义咳声叹气远远来了。张方一看这个样儿就知道完了。张方一想，我何不如此如此呢。他这才远远的一抱拳说道："舅舅你老人家回来了，你老人家这个样儿大概是不费吹灰之力，把两个魔王都赢了吧？"尚义闻听此言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张方，是你那里知道，就凭我手中一对护手钩十八趟形钩，由打我出世那一天，未曾败过下风。今天到了大魔庄，被人家把我的护手钩打落埃尘。"老人家把话说完双眉紧皱。张方一看实指望舅舅去到大魔庄对钩，救回来我的师哥夏九龄，捉拿马俊与陈道常。又谁知他老人家，到了大魔庄，被人家将钩打落埃尘。自己心中说道：既然您赢不了二魔，我师哥也救不出来，难道说咱们爷儿两个，就看着我师哥死吗？他遂说道："老人家既然赢不了他们要不然我回到镇江地面，把我的天伦找来，凭他老人家手中的功夫，四九三十六手点穴法，把这大魔庄两个魔鬼头儿战败，要出我的师兄夏九龄。现在我就是这个主意。尚义说道："甥儿这话，我也不是长二魔的威风。灭你天伦的志气，就让你爹爹来在大魔庄，也未必赢得了二魔"张方一听把头点了几点，说道："老爷子要按您这么一说，这个大魔庄的二魔他们两个人，天下没有敌手的了吗？尚义听张方这么一问，不

由得长叹了这么一口气："咳！"说了一声："冤家，要打算赢他也别说没人，还有一位老英雄，他老人家要肯出头露面，擒二魔易如反掌。"张方闻听心中欢喜，问道："老爷子你说那一位英雄能制倒二魔，救我的师哥？"尚义说道："是我又错了，这是怎么说的，无缘无故我又把他老人家提出来，这是何苦呢。"张方一听这个话有因，逐问道："老爷子，您说把谁提起来了？"老英雄一听无法，说道："咳！事到如今我也不能不说了。要说，提起来他老人家你也认得。跟我是拜兄弟，跟你爹爹也有交情，家住在离大魔庄也就三里多地，地名石家镇，老人家姓石，又名宝奎，别号人称神掌地形仙。他老人家整世童男，浑身的横练，外有铁砂掌的功夫，能够双手开碑，击石如粉。他要到二魔庄赢二魔不费吹灰之力。可就是有一样儿，他老人家性情古怪，就这么跟老人家一说，恐怕他不肯出头。如果要是他老人家出头，那可就好办了。"张方说道："要不是您提，我还忘了，您说这位石宝奎，就是我那一位石大爷吧，我要是见着他老人家，把话这么一说，他老人家也说不准肯管。舅舅您就不用管了，我自己够奔石家，前去找老人家，您看怎么样？"尚义说道："事已至此你就前往，倘若能够把老人家请出，那就是你的福气。我在此等候，你赶紧前去。"说着话的光景，天色已然是东方发晓，堪堪就要天明。张方这才出离了茔地，够奔石家镇，一面走着一面心里头拿主意，暗想道：我舅舅说这个石老头子性情古怪，我在他老人家面前夸下海口，非把石老英雄请出来不可。工夫不大，来到石家镇了，这个石家镇是东西的街道，南北的铺户，石爷住在西街口，张方幼小的时候，跟着他父亲常来，故此他的道路纯熟，由打东街口进来，一直往西走，将然走到

街的当中，就听两旁对面铺户里面的同人齐声说道："老爷子您来啦，今天早哇！"张方一听，众人闹闹哄哄，留神观看，就见由打西面来了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英雄，年纪太大啦，鬓发皆白，中等的身材，细腰扎臂，偌大的年纪腰板不塌，身上穿白绵绸子裤褂，外罩蓝绸子大褂，脚底下穿着一双大红缎子高底的云履，高腰的白袜，往脸上观看，长方脸，两道寿眉多长，堪可遮目，二眸子光华灿灿，大狮子鼻子，方阔海口，领下一部银髯，大耳朝怀，白剪子股的小辫，别看这么大的年纪，脸上连个皱纹都没有，头发连顶也没解。张方在暗地观看，一看认得。非是别人，正是老英雄神掌地形仙石宝奎。这位老人家因为什么起这么早？只皆因昨夜吃完了晚饭，老人家同着姑娘石素兰，爷儿两个天到黄昏，把院中收拾干净了，在八仙桌上沏上一壶茶，爷儿两个等着尚义，每天如是，一到定更，尚义就到啦，姑娘跟尚义练这么一对护手钩十八趟形钩。这一天姑娘直等到天交二鼓尚义也未来，无法只得自己练两趟小拳，活动活动腰腿，叫老人家看着，直练到了三更多天，不到四更天。姑娘说道："老爷子，您睡着去吧，大概我二叔不来了。"老英雄一听说道："姑娘你可不知道，你二叔要是家里头有事不来，必打发人前来给我送信。家里头要是没事，他必然前来，我们哥儿两个盘桓这么些个年，他的秉性我深知。"爷儿两个谈着话，直谈到天光发晓，姑娘一看不由得着急，说道："老爷子您看看白蹲了一宵，不来不是。"姑娘说着话，睹气回房休息。石宝奎不由得心中疑惑，暗道：尚二弟不来必有缘故。老头子一面想着一面慢慢走到过道，天已然是亮了，街门已然开放，家人正拿着一把高把的笤帚打扫街道呢。老人家打算够奔尚家屯探询探询，走

到街当中，两旁边做卖做买的人，都齐声相让。正然往前走着，抬头观看有一家牛肉馆才挑幌子，字号是三合牛肉馆，将然走到牛肉馆的门前，就听里面伙计说道："老爷子您才来呀，今天您比往日早的多，您请上楼去吧。"因为石宝奎他是每天如是，二五更的功夫。用完了功夫之后，在家里喝点儿茶，然后必然够奔三合牛肉馆，吃顿包子当点心。今天他老人家，打算往尚家屯去，这牛肉馆的伙计一让，自己心说，倒不如吃饱了再去。这才迈步进了牛肉馆，上楼落坐。皆因天色尚早，上面连一个饭坐也没有，厨房的火，将着上来，伙计过来擦抹桌案摆好筷碟儿，又把刚出屉的牛肉包端上两碟来，霎时间老英雄吃完了，打过手巾把来擦了擦脸，漱漱口，然后这才说道："伙计咱们还是记账上吧。"伙计一听一摆手说道："今天可不能给写帐，因为什么呢，今天有人把您这顿饭账给候啦。"老英雄一听，随着用手一指伙计，叫了一声："老三，你这是怎么啦，我不是跟你说的明白吗，只要在你们三合馆里吃饭，所有我的亲友无论是谁，这笔饭账都算我候吗。"伙计王老三一听，不由得一笑说道："今天这笔饭账您可让不出去，皆因候您饭账的主儿，跟您有交情，不但有交情，还是通家之好老世交，说您是他的老大爷，他是您的侄儿，您想想既然是您侄儿候了饭账，您还不扰吗。"老英雄听到这里，说道："你把他叫过来我看看，我要是认的他我就扰，我要是不认得，那可不成。"伙计一听乐嘻嘻的说道："老爷子您怎么会不认得，您看这不是这位，在这里了吗。"说着话一回头用手往东南角上那张桌见一指，老头子留神观看，就见东南角上一张桌，桌上摆着各样的菜碟儿，在椅子上面并无人坐着，不用说老英雄就连伙计都吓了一跳，说道："哟！"再找

桌子后面坐的那个人踪影不见，老英雄一看有气，说道："老三你这可不对，分明是戏耍我。"伙计闻听说道："老爷子咱们爷儿两个还过这个，实在跟您有交情，我才敢叫他候您饭账呢，如果说要不是好人，打我这里说，我也不能叫您受这份的牵连。"老英雄听罢这句话，逐说道："老三你说的虽然是对，候我饭账这个人他现在那里呢？"急的王老三直跺脚说道："老爷子您没看见方才人家还坐在这里吃饭呢，坐了半天啦，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我只顾跟您这么一说话，把候饭账的这个主儿走了，这够多么叫我着急。"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石爷身前后噗嗤，彷佛乐的声音，石宝奎赶紧转身形观看，但只见身背后站着一个人，身高就在三尺多不足四尺，在脸上观看，长的非常丑陋，前后面的梆子，当中间一遛沟，沟里头长了一个小辫，看着这个孩儿长的极其难看。老头一看，彷佛在那里见过，一时之间想不起来，猛然间这才想起，莫不是镇江瓜州，风流侠张子美的少爷，名叫张方，在他七八岁的时候，他天伦常带领他，到这里来，看望他的舅舅尚义来，必在我家里住两天，这个话一说已竟是十数年了，也许是他，年岁已长，皮毛未变，是与否是待我叫他一声。石爷想到这里，随着叫了一声："张方，你到此作甚？"张方一听老人家叫他，随着乐嘻嘻的叫："老大爷您好哇？小子张方这里行礼了。"说着话转过身来，要给老头子磕头，石爷赶紧相拦。这段书的名目叫作神童戏老叟。彭公案上也有一段神童戏老叟。未免那部书，说的前后自相矛盾，要说小神童胜官保这么大能耐，偷这位赛报应金眼雕邱成的东西，如探囊取物，老人家竟会茫无所觉，到后来也没听说这个胜官保，作出什么惊天动地大事，样样宗宗也不过都是平常而已，看起

来前面所说的那个话，与胜官保后来所作所为，比邱老爷子可差的太远了，只顾说书的一说，著书的一著，把一个邱成，说成如若无用之人了。闲言不表。话说石宝奎跟伙计，两个向四外一看，并无踪影，忽然他在老人家背后，老头子这就透着栽，就凭神掌地形仙身为老侠，身背后站着一个孩儿，老人家竟会不知道，石宝奎面上带惭愧的颜色，也暗暗佩服，这么看起来，这才叫父是英雄儿好汉，日后他也不难成名。老头子正然想到这里，就见张方把二眸子一转，心想我舅舅说这个老头秉性耿直，我要是实话实说，请他出头露面，到大魔庄找两个魔鬼头前去拚命，他未必去，何不用巧言相激，逐说道："老大爷，您不知道我由打八岁之时，我就出了门啦，老没在家，要不这些年我也总没来给大爷请安呢！您可别怪罪我。我的天伦把我送到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峰岛祥慈观，跟我的恩师欧阳剑客练艺十二年，后来奉师命回家省亲，在家里头未住半年，可就赶上事了。正赶上北京城有一位年大人，官印羹尧奉旨查办四川事件，跟着随行的委员，姓童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带着几位徒弟要保着年钦差查办四川事件。童侠客可就把话跟年钦差说啦："要说叫我一个人保着大人查办四川，也不是自灭我的威风，我一个人是孤掌难鸣，大人要打算到四种地面平安无事，非得请一位能人不可。"年大人一听问道："既然童侠客你这么说，但不知请那一位能人呢？"童侠客可就说了："这个人乃是张子美的少爷，广东龙门系清源山寒峰岛祥慈观，欧阳修老剑客爷的徒弟，此人武术极精还有谋略，如果有他出头露面，保大人前往四川，一路平安高枕无忧。年大人遂听从童侠客之言，带领众人够奔镇江瓜州地面，亲自拜访，我有心不出头，

又一想既然年大人给咱们这么大的面儿，侄男可就不能不去了。随着我就跟年大人一同起身，先到了北京城请训，然后起马，按着驿站往前行走，头一站就是保府清苑县，竟有贼人马俊牵领党羽五百多名，夜入公馆行刺，可不是咱们爷们说句大话，就亏了我在那里，当时跟贼众交手，我奋勇追杀，众贼受伤的三十多名，贼人一看不好，呼哨一声一哄逃走。彼时我有心追赶，我又怕画虎不成反类其犬，再者说又恐贼人故意用调虎离山计，於大人不利，故此才未敢追赶。钦差大人震怒，叫了一声童林，你等众人跟着我不加小心，以致贼人行刺，不承想你们众人各不奋勇当先，以致贼人脱逃，若非有张少侠客在此，本钦差我就有性命之忧。大人吩咐一声，如果拿不着马俊，是决不起程，遂办了两角公文。谁知童侠客这些徒弟都是些胆小之人，从中有一个姓夏名九龄，外号人称多臂童子，这个孩儿胆量不小，当堂领了公文，捉拿马俊。我就势也领了一角公文，我们哥儿两个一块下来，带好了路费在各处踩访。说起来也是天假其便，访至在大魔庄才知道贼人的下落，落在花面魔王袁金彪，铁面魔王袁金豹的家中。我跟夏九龄两个人白天踩好了道，夜晚我们两个人暗入宅院前去窥探。一看不错，马俊正在里面，不但是他，还有镇江府十八条命案先奸后杀采花淫贼陈道常，也在里面。夏九龄遂跳下房去，亮出一对亮银练子槊，跟他们动手，两个魔鬼头儿每人一对鱼尾双锋钩跟夏九龄动手，工夫一延长夏九龄偶未留神，军刃被他们用钩掳住，当场落败，被获遭擒。我一看不好，随着跳下去亮出我三楞洼面吕祖锥，这两个魔鬼头儿一看我下来了，人人皆知我是剑客的徒弟，一看他们两个人不是我的敌手，又调来了三百多长箭手把我一围。我

一看不好，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何况他们都是个个长箭硬弩，乱箭齐发我只得亮吕祖锥拨打雕翎，后来我偶一失神，我的军刃被二魔鬼头儿用钩搂住，哨啷一声打落了埃尘。我一看不好，这才蹿房越脊逃出了大魔庄。我自己心中一想，上那里去好呢，我有心远走高飞，无奈有一样儿，我师哥夏九龄何人搭救？再者说我手中也没有趁手的军刃，正在为难之际，猛然间我想起尚家屯我的舅舅来，遂够奔尚家屯到了我娘舅家中，求他老人家出头。有谁知我去的时候，这个天可就不早了，有二更多天不到三更天，我舅舅跟我舅母，他们两个人在屋中睡了觉啦。我这才高声喧嚷：舅舅喂您快出来救孩儿吧！我舅舅他老人家才出来，把所有的事，从头至尾问一遍。您猜怎样？不但不管，反倒说好胆大的张方，时在三更半夜，我正在熟睡之际，您竟敢前来扰我的清梦。我舅舅他一说这个话，不由得我心里头难受，可就哭了，我说道：舅舅，舅舅，您要不伸手管这段事，可就无法解决了。他老人家一看我央求的恳切，动了心啦，开开门，把我叫进去，又从头至尾问了我一番。我不敢隐瞒，把大魔庄的事又说了一遍。我舅舅听到这里，允可跟我同去。勒好了绒绳，背好了军刃要走，有谁知我的舅母不愿意，遂问道：上那去？我答道：随我上大魔庄。我舅母一听用手一指，把两只眼睛一瞪，说道：好么好么，你放着觉不好好的睡，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我舅舅也真听说，就直挺挺的跪在地下，不但跪在地下，我舅母一伸手就把油灯拿起来，放在我舅舅的脑袋上了。我不气别的，我就可惜我舅舅一世的英名，怎么这么大年纪还顶灯，我在旁边看着难过。我舅舅说的也好：孩儿你可别笑话，这是我的家法，我本有意跟你一同够奔大魔庄，无奈

一节，回头你的舅母要恼了谁担着。叫我快快走了出去。我一想无法，只得出离了尚家屯。我出来的时候，天可就不早了，你说叫我找谁去。我正在为难之际，忽然间就把老人家您想起来了，要打算解决这段事非得老爷子您不行。我刚来到石家镇，就遇上你老人家了，没别的还得求老爷子多多的为力，给帮这个忙吧，张方他把自己这套假言假语照样诉说一遍，石宝奎一听，把银髯一抖说道："尚弟你是人人皆知，天下闻名，都知道你叫银钩太保，要照着你这样的怕老婆，将来怎么闯荡江湖，你教我女儿的武艺，原来你主不了你们太太的事，我非得要找着问问你不可。"石宝奎把话说完了，说道："张方，既然如此。今天这个饭账我就扰了你啦。你我就此够奔尚家屯，找你这不义的舅舅。"张方一看有门儿。心说：我的舅舅他跟我说的明白。都说这个老头性情各别，为人古怪，今天叫我这么一路花言巧语，他竟信以为实，这不算巧极了吗。说着话爷儿两个，由酒楼上下来，出了三合牛肉馆，一直往东，出了东街口往前走，工夫不大，堪堪可就走到了那座茔地，来到树林的切近，就见里面有一个人往外探头，原来正是银钩太保。由打张方够奔石家镇请石爷，自己心中不放心，知道这个孩子说话好诙谐，老人家性情耿直，如果是他们爷儿两个说话倘若言语之间差错，未免就不合适，那便如何是好！想到这里，由打树林里面往外探头观看。就见由打前面来了两个人，头前走的张方，后方跟着石宝奎。尚义一看心中欢喜，暗想道：这个孩子有点儿来头，连我跟他老人家说话都得加着一份小心，不知道那一句说错了，招惹的他老人家生气。今天你看这个孩子真把他老人家请来，看起来我的外甥张方，将来比他父亲本事不在以下。正然想着就

见爷儿两个走在树林里面。就听老人家石宝奎，用手一指叫了一声“尚贤弟，真苦了兄弟你了，到而今你们两个人，全都是半百有零，怎么还得顶灯，叫我听着心里头实在是有气。”尚义一听不由得就是一怔，暗想道：老人家说的话我不懂，我跟谁呀都是一般大的年纪，这还不要紧，说我顶灯，给谁顶啊！不问可知，一定是张方小冤家胡言乱语，把老人家架弄来啦。尚二爷想到这里，说道：“老哥哥您说的这一片话，我一句也没听懂，但不知这是怎么一段事，您慢慢的说，我听听。”石宝奎用手一指张方，说道：“这不他么，你怎么这么大的年纪还怕老婆，还叫我怎么说。”尚爷闻听不由得卟嗤一笑，说道：“老哥哥怎么会听他这个！”尚义把话说完，一掉脸儿看了看张方，用手一指说道：“冤家你这不是满口的胡言吗，这幸亏是跟我的老哥哥，是自己人，这个话你要是跟别人说，我尚义还怎能在外交友，真乃气死我也。”老头子石宝奎一看，尚义还是真急啦，这才说道：“兄弟你先别忙，因何你在此处，尚义闻听石爷问他，遂将前情述说一遍，石爷一听心里头这才明白，说道：“胆大的两个魔鬼头儿，这些年你堵在我的眼皮底下做买卖，我就没管你，论说我有侠客之称，秉着侠义道的天职，应当扫荡恶人，我没管你，这就是看在街邻分上，我不忍下此绝情。我没找你，你倒敢如此无理，分明是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口上拔须，张方头前带路，同你赶奔大魔庄。”张方一听心中欢喜，又想别看老头子去的劲头大，到了大魔庄见了两个魔鬼头儿，他们都是街粼街坊有个见面之情，到了那个时节，老人家要是不管了，那够多么耽误事呢。倒不如此时用言语将他扣住，省得到了大魔庄临时反悔。张方说道：“老大爷你老人家打算上那里去？”石老英雄说道：

“我要到大魔庄找魔王。”张方故意的一笑说道：“老大爷要去我也不拦。可有一样，你老人家可不是当年啦！当年少壮之时，双掌开碑，单掌场石，到如今可算是老啦！岂不闻，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英雄出在少年，你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八旬已过，白发苍苍，到了大魔庄，岂是二魔的敌手，二魔手中每人一对鱼尾双锋钩，英勇无敌，我恐怕老人家不是他的敌手，我还是劝你老人家，既然是为我们爷儿两个，一时之间仗血气之勇，找到了大魔庄，倘若赢不了二魔，岂不连累了你老人家。”神掌地行仙听完张方这一片话，老头子猜不透他的用意，只气得蚕眉倒竖，虎目圆翻，伸手一抖长髯，说道：“张方，真正是气死我也，战国的廉颇，年过半百日食斗米双羊，后汉三国的黄忠，能开两石之弓，我虽不敢比古人，要说打两个魔鬼头，我豁着卖卖这个老。我就算跟他们拚哩。”张方在旁边一看，暗中欢喜。心说：行啦行啦，我这两句话给激动了。说着话就见老头子换起袖子，顺着大道要够奔大魔庄，神掌地行仙叫道：“尚二弟，你和张方在此等候，待老夫一人到大魔庄，见二魔把话说明，叫他当面交出马俊与陈道常，放出夏九龄，万事皆休，如若不然就凭我的两个巴掌定能降伏两个魔鬼头，你们爷儿两个若是一同前去，人多招眼，倒有许多不便。”尚义闻听有理，只得同张方在树林里面等候不表。

单提石宝奎把气往下一沉，来到大魔庄进了庄口，够奔袁宅，来到袁金彪的门首，老头子上阶台高声叫道：“里面有人吗？里面有人吗？你说也怪，白昼之间他也关着大门？”书中代言，里面厢二位魔王，正在计议呢。花面魔王袁金彪叫了一声：“二弟，你说昨夜晚夏九龄被获遭擒，应当怎么办，

你说要是把他杀了，可是关系重大，倘若走漏风声那便如何是好，你说要是把他放了，放虎归山定要伤人，这件事打昨夜晚至到如今，我连个准主意也没拿妥。”袁金豹说道：“咳！大哥这有什么难处，将小冤家夏九龄捆绑到外面结果性命，剪草除根不就完了吗。”大魔一听连连摆手，叫声：“二弟照你那么说，可有一件要叫这个主儿知道了，恐怕不得了。”说着一竖大拇手指头，二爷一看哈哈大笑，说道：“大哥您这是怎么啦，慢说他离着这么远，他还不知道。就叫他知道，他来到大魔庄，他还把咱们弟兄办的了怎么样，别说是他，就连银钩太保尚义，被我不费吹灰之力，打掉了他的亮银护手钩。”正然哥儿两个计议之际，猛听得外面有人拍门的声音，遂吩咐手下人赶紧到外面开门看看。手下人答应，转身来在外面，伸手开街门一看，非是别人，正是石家镇的石宝奎，赶紧问道：“老爷子好哇？”石宝奎问了一声两个魔鬼头儿可曾在里面？下人遂说道：“您问我们两位庄主？现在厅房里面。”石宝奎说了一声头前带路，一直够奔后面厅房。到了厅房门首，下人伸手起廉拢到了里面，见着二魔说：“报，外面有石家镇的老英雄神掌地行仙到此。”二魔王一听，哥儿两个各自把大拇指一挑说道：“来了，来了哇！”书中代言，方才大魔跟二魔谈话，有心要杀夏九龄，大魔说所怕的就是石爷。你说这个事也怪，越怕越来。两个魔王正在出神之际，就听外面有人嚷：“我是夜猫进宅，无事不来，二位庄主在里面吗？我来啦。”这句话没说完，二位庄主由打里面迎接出来，双手抱拳，故意的大笑说道：“不知道老哥哥到此，未曾到外面迎接，望求老哥哥海涵。”老头子一听，说道：“好说好说，我也不多坐，我是办事来的。”大家至里面，老头用目观看，就见里面

迎面的搁几案，当中八仙桌，两旁边的椅子。老人家在上垂首椅子上落坐，二魔王在下垂首相陪。身背后就是三小，就是那小丧门袁玉，红毛秃头狸子马俊，采花羽士陈道常，其实老人家不认得他们，看了看老道那个长像，就连马俊的那个模样石爷心里一度乎，大概就是他们这几个人。石宝奎在观看之际，旁边手下人献上茶水，二位魔王问道："老人家至此有何见教？"石宝奎说道："二位贤弟，我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我也是受别人所托。到了贵庄也没有别的事，二位庄主你就顺着我的手看，此处现有行刺钦差年大人的刺客马俊，镇江府十八条命案的陈道常，今天没有别的，二位贤弟交交我这个老朋友吧，把他们两个人交将出来，押赴到有司衙门前去问罪。这不是给兄弟你本身除祸吗，再者说镇江府十八家被害之人，那一家不感激兄弟你的好处。"石宝奎这一句话尚未说完，就见二魔用手一指石宝奎说道："老英雄这个话咱们是这么说，就凭你老人家一个人来到此处，三言两语就把我的两个好友要出去，送在当官，未免对於情理太已不合。他们哥儿两个既然投奔我们弟兄二人，就为的是叫我们护庇。今天你老人家来到这里，我们把他要是交出，不但没有护庇，反倒害了他们。天下的英雄各处的绿林，还看的起我们弟兄吗！今天这不是你老人家来了吗，这么办。要打算要他们哥儿两个也行，可不是我们哥儿两个敢说跟你动手，我们要请请招。"石宝奎听罢此言，不由得把领下长髯一抖说道："你们两个人胆子真不小。今天我石宝奎索性把话说明白了吧。就凭你们哥儿两个在我的附近居住了二十余年，我准知道你们哥儿两个是江湖绿林人，时常打听你们的行为不错，要不然我就早把你们打发走了。你也不打听打听，我神掌地行

仙容过谁。今天好端端跟我谈到动手，你别看我人老，我的巴掌不老，咱们就试试吧。”把话说完一摆身跳至在厅房的外面，在院子当中一站。二魔手握鱼尾双锋钩，带领着陈道常，马俊，袁玉，一同蹿在院中。石宝奎说了一声：“你们那一个前来？还是你们一拥齐上。”就在这么个光景，忽然间由打外面跑进一个人来，嚷道：“好大胆子的石宝奎，来到大魔庄竟敢逞强，老太爷到此特来会你。”这一句话未说完，石宝奎抬头观看，外面进来的这个人，身量有三尺开外，身上穿着绸子裤褂，脚底下小洒鞋白袜，往脸上观看，长方脸尖头顶，两道半截黄眼眉，鼠目圆翻，小鹰鼻子，三角菱角口，微有几根髭须，七根朝上，八根朝下，当中间断梁，一双元宝耳朵，往前头兜兜着，看罢不认得，遂问道：“好小子你的脸子不小，竟敢在老太爷的面前撒野，报通你的名姓。”矮子闻听哈哈一阵狂笑，用手一指说道：“石宝奎你要问，老太爷姓龙单字名龙，有个小小的外号，人称三尺鬼的便是。”书中代言，这个尤单龙非是别人，正是魔王袁金豹的内弟，今天他是上这里来看他姐姐来了。他来了一看这个样儿，就是一怔。只皆因手下人全都是交头接耳，他问道：“总管，你们家里今天难道说有什么事吗？”手下人说道：“舅老爷有所不知，皆因石家镇的老英雄石宝奎，来在咱们大魔庄瞪着两只眼睛，跟我们二位庄主不依不饶，舅老爷还算赶上啦，您快到里面看看去吧。”三尺鬼赶紧往里面跑，到了里面观看，果然正赶上石爷站在那里发威，他抖丹田一声呐喊，石宝奎容通报过名姓，说道：“尤龙你要不怕死，你就近前来，我早早打发你回去。”这小子也该当倒运，就是瞽目之人，也应当拿耳朵闻讯闻讯老人家是谁，三尺鬼一听石宝奎这话，反倒哈哈一阵狂笑，用

手一指叫道："石宝奎，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为。"把话说完，一晃身往前抢步，打垫步拧腰往上一纵，立着一掌，够奔石爷面门打来。石宝奎一看，把身体矮下。招法还是真快，一晃身他的招就到了面门了。石爷赶紧把身一闪，尤龙招走空了，脚尖将然落地，就见石宝奎往前一抢步，把手轻轻的举起来，放在三尺鬼头顶上，丹田一较力喊道啊。这个练武术就是练的两个字，哼啊二气。也有哼的，也有啊的。老头子这一啊！鼻孔之中往外一醒气，三尺鬼尤龙他那里知道这一招的历害。他看掌按在他的头顶之上，他便蹲裆骑马势站稳，由丹田往起较劲。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咯吧一声，可了不的啦，把个三尺鬼左脖筋给按折，立刻脑袋瓜往下一沉，歪在肩膀上面，疼的小子热汗滚滚，唔呀鬼叫。这一下子不大要紧，把个马俊与陈道常俩人吓得魂飞千里，魄散九霄。头一个马俊是个滑头，慢慢的往回一撤，一直够奔两山墙夹洞的角门子，顺着角门子够奔箭道，矮着身形往后紧走，后面紧跟着陈道常，二寇跳出大墙，到了外面不敢走大街，绕奔旷野荒郊，矮下身躯急急似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纲之鱼，慌忙往前紧走。这两个人往前这一跑，绕走的是西南大道，这一阵紧跑不要紧，跑出去总有六七里地，马俊回头观看，所喜的是一样儿，后面并无人追赶。这两个人才止住了脚步，慢慢的往前行走。陈道常念了一声无量佛，叫了一声："马大哥，您看见了没有，好容易咱们找到大魔庄有个立足的地方，不承想老匹夫石宝奎他到啦，掌震三尺鬼。据我看别看他没用力打，这手功夫我明白，这个功夫的名目叫挤按之力，真要是打在穴眼当时就得亡命。石宝奎这一掌，尤龙虽不至於亡命，也得落残。"马俊，陈道常两个人一面说着，一面往前行

走，他们两个人在路上走，可是马俊在前，陈道当在后。马俊说道："师弟到如今据我想，咱们哥儿两个我是行刺年羹尧的刺客，师弟你是十八条命案的正凶，要是叫官人捉住，这官司都不好打。"一回头看陈道常，落在自己背后三四丈远。不住的心中暗想："马俊哪马俊，虽然说你是公馆行刺，总算是在剑山篷莱岛保着王驾，总得说是各为其主，惟独陈道常他是个采花淫贼，我跟他在一块儿走，真得说是不配，趁着此时我还不离开他。马俊把主意想好，他把身形往下一矮，顺着大道他就走下去了。

不表马俊单说的是陈道常，要不然说他不好呢。将然逃出虎口，邪念馥萌，他正然跟马俊往前走，猛然间见前面一段高墙，贴着墙的楼房，楼窗开敞。在楼窗里爬着一个姑娘，披撒青丝，青水脸不擦脂粉，天然俊俏，上身穿着一件桃红的汗衫，看不见中衣，露出来两只胳膊，白素光润无比，十指纤纤亚赛过春荀，风流箫洒令人可受，陈道常一见，他就把方才的事全都忘了，越看越好，越看越爱，馋涎欲滴。这才是酒不醉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陈道常正在出神之际，姑娘猛然间往下一看，吓了一跳，就见下面一个老道两眼直勾，姑娘一看害怕，赶紧撤回，回手把两扇楼窗关好。陈道常自己把脚一跺，念了一声无量佛，再找马俊踪影不见，老道不由得心中欢喜，心说看起来马俊够个朋友，他一见我看上这个绝色的女子，他竟会不管，扬长自去，这才算对呢，要照着这么看起来，交朋友还是交人家姓马的。陈道常看不见姑娘，只得顺着大道往前走，一边走着一边还不住的回头呢，走了好半天树木遮影，看不见楼窗，他才死心。心中一想马俊既然走啦，我到那里去呢，倒不如找个地方吃点儿什么，赶

到天光下晚，定更多天我再到那座高楼之家前去，找这位姑娘追欢取乐。老道把主意拿妥，信步往前行走，工夫不大，前面路南有东西大街，非常热闹。老道看到这里，倒不如找个酒馆喝两壶酒，有什么话回头再说。他遛遛达达，进了西街口，一看在道南里有一家饭馆，三间门面，后面带着后堂。老道将然站在门口，就听里面有伙计说道："里面请吧，道爷！别看我们这里是二荤馆子，道爷要吃素，单给你做，咱们使的一概都是高香油啊，里面请吧。"老道看人家买卖做的和气，再者说里面桌椅都收拾得汗净，迈步往里走，伙计往里面相让。到里面一看真是满座，看了看在西南角儿上有一张桌儿，老道坐下，伙计过来擦抹桌案，摆放杯盘，然后问道："道爷吃点什么？"老道说道："你给我配上四样儿应时得吃的酒菜，烫上两壶白干。"伙计答应一声，工夫不大，菜已炒得，端了来，放在桌子上面，又把酒也拿了来。老道自己斟上一杯酒，一面喝着一面想道：真我要是吃饱了喝足了，天光到了下晚，找到那个姑娘乡楼，当面求欢，也算是良缘天赐。老道想到这里，非常高兴，伸手摸了摸这一杯酒，尚且未寒，自己把酒端起来，你可到往嘴里头喝呀，手举的高啦，把一杯酒都倒在眼上啦。酒把眼辣的疼痛难忍，自己一着急，赶紧叫伙计打过一个手巾把来，擦了擦脸。就冲着这一杯酒斟到眼里头，今天就不顺序，赶紧叫伙计抄下去，算算一共是多少钱。伙计一看也怔啦，这位出家的老道，就彷佛像有点儿什么事似的，要酒要菜全都要齐了，弄了一杯酒都倒在眼里头，这就叫算账。伙计看了看这个样儿心中好笑，说道："道爷您不用了，饭账一共该着三吊六百钱。"老道一伸手由打兜囊之中，摸出一块银子来，大概有二两多重，说道："伙计这一块银子

你拿了去吧。”伙计一看乐嘻嘻接过去，心说这个老道一杯酒也没喝，一口菜也没吃，花了二两多。老道心中迷迷糊糊，把钱给完了，出离了酒馆，顺着道往前紧走，有意此时奔往那一家大户人家前去采花，未免早一点，走着前面一片树林。他一想不如到树林之中，打一个盹然后再去不迟。到了林中，双手一搂道服，坐於埃尘，两条腿一盘，往后面树上一倚，闭目合睛，工夫不大，老道可就睡着了。老道这一觉直睡顶到日色平西，堪堪天可就要黑了，猛然之间由打梦中把老道惊醒，念了一声无量佛，双手摩挲摩挲眼皮，站起来把身上尘土打扑了打扑，出离了树林，顺着大道来在那家宅院大墙外面，自己有心跳在院内，又一想天气尚早，单胳膊肘跨住墙头，探身往里面看，院里是清清静静，跳在里面脚尖落地，慢慢的顺着箭道往里面绕，绕在里面小角门子，往里面观看，迎着面绿竹子做出来的花墙的隔断，在隔断里面两旁边摆设着荷花缸金鱼盆，及各种花木，夜晚时喷鼻清香，细一看迎着面的楼房，明三暗五微有灯光，迎着面的楼梯。陈道常慢慢在楼梯下往里面观看，看了看四外无人。贼人把胆子放大，纵至在扶手上面，脚尖一登哧哧的往上行走，亚赛狸猫洽似猿猴。来在楼外的廊子上面，留神观看，但只见这五间楼房，当中明间微有灯光，上垂首两暗间倒是灯烛辉煌，人影摇摇，下垂首两间并无灯光。老道慢慢来到黑暗间窗户下，由打兜囊之中掏出树棕把窗纸捻个窟窿，爬伏在窗户台上，闭吸用目往里观看。但只见靠着山墙安放着一架梳庄台，两旁边两个兀登，靠房山摆设着阁几案，头里是八仙桌，挨着窗户的头里是一张床，就见在床檐上面半倚半坐坐着一位姑娘。就见这位姑娘身上穿着桃红的汗衫，葱绿的中衣，两只窄窄的金

莲，大红缎子弓鞋，手托着香腮，两道峨眉弯弯似月，一双秋波杏眼含情，鼻如玉柱，口赛珠涂，头上未戴簪环，黑真真的头发，挽了一个髻。别看是素庄，在灯光下越发好看，老道在外面暗看，越看越入神，正在出神之际。猛然间就听姑娘叫了一声："春桃，你赶紧给我预备点儿茶，我今天许是吃的口重了嗓子燥渴。"丫环答言说道："姑娘今天正赶上我妹妹不舒服，不曾给您预备茶，给您预备白水了。"就听姑娘恶狠狠的说道："你这小蹄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叫你给我沏壶茶来，你竟敢驳，好丫头你也太大胆啦，我也不计较你，再者说姑娘我也不是折胳膊少腿，你不给我沏茶，我也会。"姑娘把话说完，由暗间出来够奔明间，陈道常着这般光景，倒不如我进到里面，先将小丫环捆绑起来，老道将然想到这里，猛然间就听房顶上的瓦咯吱乱响，陈道常就知道不好，赶紧掉脸往上面观看，就见在房的前檐上面站着一个人，手中拿着插把弹弓，对准自己面门。吧的一声弹子够奔自己面门上打来。老道一看不好，赶紧缩颈藏头把身形一矮，他这一矮不要紧，这弹子正打在天零盖的上面，立时之间，天零盖的上面，就起了一个大疙疸。老道疼的着急，打算一矮身奔往楼口逃脱性命。你可小心着楼梯呀，心中着急怕人家追上，忘了下楼梯了，整个儿的由打上面咕噜到埃尘，双手一按地站起来，还未曾站稳，就听上面叭嗤的一笑。叫一声恶道："你的胆子不小，居然敢来到姑娘这里找便宜，今天我叫你知道我的厉害。"跟着又一抬手，又是一个弹子奔老道的面门打来。陈道常他也算是倒运，你要采花任凭上那里采去都可，你就不应当上这里来。别看这是一位姑娘，要谈到武术上，还别说是陈道常，就是比他再高两成能耐的，也赢不了这位姑娘。

这位姑娘非是别人，就是石家镇的石宝奎的侄女石素兰石大姑娘，别号人称胜手嫦娥女。白昼之间，姑娘觉着炎热，自己洗了洗头，把头洗完了披松开了坐在楼窗那里晾头。正然在晾头之际，就听旁边小丫环春桃，向着姑娘说道："哟，我说姑娘您快往下看看吧，楼下站着一个老道，目不转睛直看您。"姑娘一听故意的作出害怕的样子，偷睛一看，果然在外面大道旁边站着一个老道。姑娘一看他那个样儿，心说：这个小子非是一个善类，接着看他这个光景一定是个采花的恶道。一撤身离了楼窗，丫环春桃把楼窗关好。姑娘回在自己的绣房，可就把丫环春桃叫过来了。叫道："春桃方才你看了没有？这个老道目不转睛，往楼上观看，他必然不是好人。夜晚之间，他必得前来，来的时候丫环你可得邦我个忙。我恐怕贼人来的多，我一时看不到受他们暗算。我倒不是叫你邦我动手，不过是用你给我看着点，怕咱人少力薄。春桃点头说道："姑娘只管望安吧，咱们娘儿两个要防不到，赶紧到前面送信，报告老爷子请他老人家来到后面，那不就省了事了吗。"姑娘听了这句话，一摆手说道："那可不行。真要把老人家请了来，他老人家偌大的年纪，虽然武术高，年纪太大啦，腰腿不大什么方便，万一他老人家有个一差二错别的事还小，岂不把闯荡江湖数十年的英名，付於东流。还有一样儿，真要是咱们报告老人家说，夜晚之间要闹匪人，他老人家要是知道了，必要追情问理，咱们娘儿们怎么知道要闹匪人呢？你想，到了那个时节得费许多的唇舌，必然得招老爷子不愿意。这个事咱们这么办，也别让别人知道，你把我趁手的军刃，插把弹弓，你给我放在手底下，晚饭早吃，夜晚之间多加点儿小心，可也就是了。"娘儿两个计议已定，白昼

之间无事。天到黄昏把晚饭吃毕，姑娘故意的把明间屋的灯光，弄了个半明不暗，下垂手的暗间不要灯光，娘儿两个作好了暗记，在上房屋里一等。姑娘把话说明，贼人不来便罢，贼人来时以沏茶为名。贼人可就到了，娘儿两个计议已毕，姑娘在暗间，叫春桃在明间里面。要说别的丫环可没有这么大的胆子，皆因春桃跟姑娘练过武术，甚高的能耐没有，不过是打过几趟拳，踢过几趟腿，要不然没有这么大胆子。人家预备齐毕。天到二更，果然陈道常夤夜到此，慢慢的上楼，蹑足潜踪凑到东暗间窗下偷看。姑娘里面早就看见了，故意的叫春桃沏茶，春桃不动，姑娘着急，自己来到明间屋，伸手摘下插把弹弓，带好了弹囊，往起一跃身，推开了明间屋的后窗，纵身形蹿到外面，反身上房来到前坡，采的屋瓦咯吱山声。陈道常一看，姑娘吧就是一弹子，陈道常由打楼梯咕噜下去，将然站起身，姑娘又是一弹。老道将然躲过，就听有人嚷："好小子，我看你往那里走？"姑娘一看不好，由打荷花缸后面转出一个人来。借着星月之光，留神一看这个人长的好难看，身高不足四尺，身上穿着个蓝绸子裤褂，脚底下小洒鞋白袜，往脸上观看，前闷搂后梆子，当中间一道沟，顶心梳了一个冲天杵的小辫，小辫儿上系着一个破铃铛，一个康熙青铜钱，两道半截眉毛，一双圆眼，深眼窝黄眼珠，三角菱角口，往下直流鼻涕，一双小元宝耳朵，手中惊着一条军刃，三楞洼面吕祖锥，高声断喝："好小子，这场官司你打了吧。"姑娘一看不好，他这个模样长像不问可知，他一定是贼人的余党，随着把手中插把弹弓一合，叫了一声："丑鬼别走，接军刃吧。"吧吧联珠弹，一放就是三个。头一个够奔面门，二一个硬咽，三一个打胸膛，在旁边厢陈道常看的明白，

一看吓了一跳，心说：可了不的啦，这个丫头就是我的劲敌硬对，别说再加上我的对头。”

张方由那里来呢？自从石宝奎掌震三尺鬼，吓走了二魔，两个贼人马俊与陈道常逃走无踪，老头子一看说道：“尤龙，我本应当手起掌落要了你的命，可有一样儿，他们这么些个人全都脱逃，惟独你我要不放，叫人看俺神掌地行仙岂不成了鼠肚之辈，今天不论如何，我也饶你狗命，滚去吧。”三尺鬼抱头鼠窜，逃出大魔庄。老人家留神观看，就见大魔庄手下的从人，是令俐主儿，早已远走他方，痴呆憨傻之辈，他们还在此等候。老人家将然要吩咐，就在这么个光景，就见由打箭道，在头前走的尚义，后面跟着张方，最末尾还跟着一位梳着冲天杵，手中拿着一对亮银练子槊，老头子一看不问可知，后面那个孩儿一定是叫夏九龄。石宝奎问道，尚二弟你们爷儿几个来的正好。书中代言，这个事，真要依着尚二爷他还真不来。他要等着老人家到二魔庄，把二魔治倒救出夏九龄，他才能够来。就皆因两下里对钩，护手钩赢不了双锋钩，脸上觉着无光，故此他不愿意到大魔庄，他要在茔地等候。病太岁张方一看，看出来尚义的意思，他便说道：“咱们别在这里傻等着，神掌地行仙石宝奎，单人独自奔往大魔庄，找两个魔鬼头算账，我总想石爷虽然说他老人家功夫，有单掌开石的能力，可有一样年岁老啦，如果人家人多，老爷子岂不势孤吗，万一老人家有个一差二错，倒显着咱们爷们不对。叫我说不必在树林里面等候，老爷子您看怎么样？”尚义一听这话有理，爷儿两个计议停妥，由打树林起身一直够奔大魔庄。工夫不大，已然来在二魔的门前。张方他可不敢公然由打大门入院，他顺着大墙往后绕，绕在东面的大墙

北头，他看了看并没有来往的行人，打垫步拧腰往上一纵，挎住墙头，跳在里面。后面的尚义，他也一跃身纵到里面。爷儿两个各处观看，原来里面是个东跨院，东上房一拉遛五间，靠着南北两旁边的厢房，在西面有一个八角的月亮门。猛然间就听有人咳声叹气，叫一声："袁金彪袁金豹两个匹夫，小太爷不想在此被获遭擒。"张方一听是夏九龄说话，赶紧叫尚爷在外面给他寻风放哨，自己顺声音寻至厢房。到了屋中一看，里面有一把椅子，椅子上面倒剪二臂，正是夏九龄。迎面放着桌子，桌子上面卑鄙着包袱，在旁边还放着一条三楞——面吕祖锥。张方一看心中欢喜，赶紧走上前去先把自己的军刃掖在腰间。夏九龄看见张方进来，不由得心中欢喜，赶紧说道，师弟你先把我解开，咱们然后有什么话再说。要说夏九龄真走运，由打昨夜晚捆绑在这里椅子的上面，单有两个人看着。这两个人是精明强干，他们两个人在跨院里听人说，神掌地行仙到啦。这两个人听见这个信，不由得心中一动，说道不好，兄弟你听见了没有，石家镇的石老爷子来了，据我想不得了，倘若是石爷跟咱们二位庄主把话说僵了，未免就得两下里动手，要谈到武术上，咱们二位庄主焉能抵抗的了石爷，这里还押着钦差年大人随行委员，要是报告当官，我们还能好的了吗。依我说莫若我们三十六招走为上策，带点金银细软，趁着他们正乱的时候，我们远走他乡。"两个人商议多时，然后蹑手蹑脚奔到后面，偷盗了些个金银，两个人相偕逃走，这也算是知机之士。因此病太岁张方把夏九龄救出，夏九龄把包袱连同自己的军刃。围在了腰间，收拾俐落爷儿三个出离了东跨院。往前走一直够奔厅房，到了厅房，再一看清清冷冷。老人家石宝奎一叫张方，张方遂问前情，石

老英雄备诉，他掌震三尺鬼，吓跑群贼，前后的事。张方跟尚义一听，心中这才明白，老爷子随着叫了一声："夏九龄，你腰里有着海捕的公文，你上太原府府衙前去报案，你就说行刺钦差的刺客马俊，镇江府十八条命案采花贼陈道常，结连匪人大魔庄的两个庄主，袁金彪袁金豹，我等前去缉捕众贼，乘间逃走，请太原府没收他的家产。"夏九龄答应，他这才带着公文奔往太原府前去报案。石宝奎找来乡甲地保，叫他看守二魔的住宅。诸事完毕方要带着尚义，张方，够奔石家镇，张方赶紧一摆手，说道："二位老爷子，你们先回石家镇，我得追追我这个师哥夏九龄。头一样他初次来到太原府，二一样道路不熟，并且於公事上还不大明白，倒不如我帮着点夏九龄，二位老人家您看怎么样？"石宝奎一听张方所说的言语有理，说道："张方你就快去，两个人把公事办理完毕，我在石家镇等候与你就是了。"张方答应一声迈开大步往前紧走，追上夏九龄。到在太原府班房里，跟值日的班头把话说明，然后把公文拿出来，给他看了看，值日头儿一看这是上差，不敢怠慢，赶紧照应到里面回话。这位太原府正堂，他老人家姓刘单字名诚，人称刘天青。由打到任以来，两袖清风爱民如子，一应外面差役回上这片话来，赶紧传话升堂。外面三班人役预术齐毕，吩咐一声把钦差大人公馆的上差请上堂来。工夫不大，夏九龄来到上面见刘大人，献上公文呈给知府大人过目。看完了公文，乐嘻嘻说道："多蒙上差关照。贼人逃走，我就派他们三班人役，到各处严密访查，回头我就派人没收袁氏的家产。大人把公事办理完毕，夏九龄下来，刘大人还说了好些个客气话。夏九龄出离了太原府衙，来到外面见着张方，哥儿两个一同够奔石家镇。尚义早就到了，两

个人来到厅房落坐，预备吃喝，赶到天色下晚，尚义跟着石宝奎哥儿两个吃喝完毕，就在厅房休息，叫这两个孩子在西房里面安歇。天到定更时候，张方跟夏九龄这两个都觉着劳乏，张方说道："师哥，天不早啦，咱们早些安歇，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夏九龄点头，哥儿两个盘膝打坐，闭目养神，两小英雄一路上劳乏，又加昨夜一宵未睡，将然一闭眼，就沉睡如雷。这一觉直睡顶到二鼓多天，张方猛然间由梦中惊醒，原来是叫憋的。自己赶紧站起身来，出了厅房顺着箭道直往后走，他打算找个厕所小便小便。一直走到后头院一看，面前绿阴阴的竹子花障，在里面奇花异草扑面清香。张方一看说道，要找厕所没找着，找了个小花园，这个地方够多么凉快呀，自己想的可好，将然来到竹障的里面，就见唰的一道黑影。张方一看不由得一怔，心说这个小子好大胆子，夜晚之间来到石宅，难道说你也不打听打听，今天我叫你来之有路，去之无门。想罢将身隐在荷花缸的后面，留神一看不由得心中欢喜，我打量是谁，原来是陈道常，自己心中欢喜。就见老道轻轻来到楼口将身纵上了楼梯，轻似狸猫亚赛猿猴，飞也相似跑到楼上。张方一看打算自己追随在贼人的身背后。将然想到这里，猛然间就听房上"吧！"打下一个弹子来，正打在陈道常的面门上。他这才由打荷花缸后面，转身形出来。"好小子！"他这一声不要紧，跟着姑娘给他来了一个连珠弹，吧吧吧一连就是三下。张方紧躲还算躲的敏捷，一弹子把冲天杵小辫上系的那个铃当打落埃尘之上。姑娘他拿着张方当了贼人的羽党了，这一来不要紧，陈道常乘此机会，打垫步拧腰纵出了大墙，急急似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纲之鱼，老道脱逃。张方看见老道走了，心中着急，说道姑娘啊千万别动

手，是我。姑娘将然一怔神，就听外面有人道："何人大胆，敢扰闹姑娘的闺阁绣户？"张方一看非是别人，在头前走的正是石宝奎，在后面跟着尚义。皆因是老哥儿两个，正然在厅房屋中盘膝打坐，看天光快到三更了，猛然间听见后面有人嚷，老人家未免就是一怔啊，何人大胆，竟敢夤夜之间，来到我的宅院喧哗，这还了得。石宝奎欠身往外走，紧跟着后面就是尚义，手中擎着一对亮银护手钩，老哥两个由打厅房院一直往后绕，将然绕到姑娘的院中，说道："姑娘不要闹，这不是外人，他是张大叔张子美的少爷，他的名字叫张方外号病太岁，又对张方说此乃我的侄女名素兰，也有个小小的美称，叫作圣手嫦娥女。"张方一听说道："我以为是那一个，原来这是您的姑娘啊，你可别怪我说，你这院里可闹采花贼，我是捉拿采花贼来啦！"老头儿一听这个话，照着张方呸的一声，就啐了一口："同着姑娘还要说什么，岂有此理。"说着话遂同尚义，张方，夏九龄大众一同到前面，到了厅房众人落坐，石宝奎向着张方说道："若非孩儿你够奔后面解手，今天姑娘就许出点差错，亏了孩子你。"张方一听说道："老爷子您别市，这个话要是说起，也真算玄。可有一件，姑娘是不认得我，倘若是姑娘认的我，我们两个人协力相帮，采花贼陈道常还真是难以脱逃，就皆因姑娘不认得我，故而陈道常才得逃走，应当他多活两天。"爷儿几个把话说完了，看了看也就是四更多天。

石宝奎向着众人说："天已四鼓，倒不如咱们大家别睡啦，随意谈谈，咱们喝点酒倒是个乐事。"大家吃喝谈话，一直到了天光大亮，遂吩咐手下从人取净面水沏茶，大家喝完了茶又摆了点心，石宝奎端起茶杯来，手拈银髯目不转睛直看夏

九龄，不由得心中思索："这个孩子长的品貌不俗，又是两位侠客的门徒，现在跟着年大人当差呢，将来非得露脸不可，我们姑娘素兰，已然二十二岁了，高低不就，把姑娘的婚姻直耽误到而今，要许配夏九龄倒是门当户对，但不知夏九龄他定过亲没有。"老人家正在思想之际，张方在旁边看着老人家这个情形，他心中就明白了，准知道老人家看着夏九龄不错，有意把姑娘许配於他。张方向着老人家叫了一声："老大爷，我有两句话跟您说说。"石爷一听，把茶杯放下，说道："有何言语当面讲来。"张方说："法不傅六耳，外边说吧。"石宝奎知道他滑稽，遂起身跟他来在厅房的外面，石宝奎叫了一声："张方，你把我叫出来，有什么话说？"张方说道："老大爷我这一说可不一定对不对，您方才目不转睛看夏九龄，你这个意思打算把您姑娘的终身，许配我的师哥对不对？"石宝奎一听连连的点头说道："不错，我正是这个心思，可有一件，但不知夏九龄他定了亲没定，如未定亲我有心叫你舅舅从中作伐。"张方一听说道："老大爷要说夏九龄的底细，我倒知道，他也没定亲，这个喜酒我喝吧。"老人家一听遂说道："好，既然如此孩儿你就分神，多多的维力吧。"爷儿俩把话说完，来在屋中归坐。张方进到里面冲着夏九龄一递眼色，迈步向外就走，夏九龄一看站起来，一抱拳说道："我跟二位老人家告告便。"夏九龄慢慢出来，见张方说："有什么事，你把我调出来？"张方心想要是直说他一定不应，何不如此如此，想罢说道："师哥你来到石家镇，又吃又喝你认得人家吗？"夏九龄闻听此言一怔说道：我不认的，不是跟你有交情吗？"张方一摆手，"跟我有交情与你何关"？夏九龄听见张方这么一说，不由得脸一红，心中暗道：张方你这可不对，你要说是

跟他们没有交情，我也不来呀，事到如今那也没别的说的。遂说道："跟我没交情，跟你有交情，反正我也不能久待，我这就要告辞了。"张方一听一摆手说道："师哥你走也不行啊，你是个官人，身带公事，夜入人家的民宅，难道说你就不知道犯了款了吗？你的老师人称侠客，作事怎么会连一点情理都不懂呢？"夏九龄一听心说：他不定又使什么坏。说道："要照着师弟你这么一说，我应当怎么办呢？"张方一听说道："你是认打认罚吧。你要是认打，人家到有司衙门报案，要是认罚那可就好办了。"夏九龄一听问道："认罚怎么讲呢？"张方正颜厉色的说道："你要是认罚，石老爷子有一位姑娘，名叫素兰，外号叫圣手嫦娥女，昨夜晚间你也看见了，就是后面绣楼那位姑娘，石老爷子有意把他终身大事许配于你，如果你要是点头应允，你什么这里吃喝，比我还得近着多了。"夏九龄一听把眼珠一转，心说张方你这套言语不用跟我来，你拿着我夏九龄当作甚等之人，你这分明是用言语绕我，打算要论婚，真是岂有此理，夏九龄想到这里问道："贤弟，这个话还是你说的，还是石爷说的，要是石老爷子说了，我得对面的质问他。"张方一听心说要坏，我这一片话没把他虎下去。遂一笑说道："师哥你别过意。石老爷子没这么说，皆因老人家看着你不错，存意跟你联姻，师哥你看怎么样？"夏九龄一听，一皱眉说道："这个事倒是不错，可有一件，得禀明我的老师，要不然临阵招妻的罪名，我可担不了。"张方说道："不要紧，你只管答应，这门亲事，见着你的老师，全凭我三寸不烂之舌，准保无事，真要是我不行，我必然转托我的老爹爹，跟童侠客一说就完了。"夏九龄听着这个话脸红着无言可答。张方说道："不要害臊跟我进屋子里去吧，到了里面给

老人家见个礼，别的话你也不用说，好在屋子里面也没有外人，你只说一句岳父老人家在上，小婿给你老人家磕头了。这么大个子，连这么一句话还不会说吗，这个事是人家不要我，要我我早去了。”夏九龄被张方逼得无法，说道：“暂时就算我应了，我的老师要是问下来的时候，没别的，师弟你可给我应着。”张方点头进了厅房。老人家一看张方，夏九龄，满面笑容，就猜有八成是妥了。张方进来说道：“师哥上面坐的这位老爷子，是我的伯父，是你的岳父，你过去给他老人家行礼吧。”夏九龄无法，红着脸往前抢步，说：“岳父老大人在上，小婿夏九龄给你老人家磕头。”把一个石老爷子乐得喜笑颜开，赶紧说道：“贤婿请起。”旁边尚义，张方，都过来给石爷道喜。手下人也得着这个信了，全都上来给老人家磕喜头。石老爷子真是欢喜非常，吩咐一声摆酒筵。老头儿这才向着张方说道：“既然这门亲事算妥啦。可得叫我们姑老爷留点儿信物，要不然我们这位贵客跟着钦差老大人查办四川，还不知道几时回来。如果去个三年五载，我这么大年纪，有今年无明年，倘若是我死之后，这门亲事连一件信物都没有，将来何以为凭”张方问道：“师哥你听见了没有，你身上带着何种贵重物品，可以留下一件，作为定礼。”夏九龄闻听说道：“师弟我身上素常就不爱带零星物件，你说这可怎么好。”张方说道：“这也不要紧，取过文房四宝，把姑娘跟你的生辰八字各写一张，然后一换。”大家一听张方所说的话颇近情理，遂叫手下人预备文房四宝，男女的生辰八家各写了一张，然后一换。夏九龄把姑娘这张庚贴带在自己的腰间，然后吃吃喝喝，大家总算是欢欢喜喜，工夫不大酒饭用毕，手下人打过手巾把来，擦了擦脸。沏茶，大家喝茶，就在此时夏九龄

站起身来，冲着石宝奎一抱拳说道："论说我可得在你老人家府上打搅，多住两天，无奈一节，我有公事在身，不敢耽延，我要跟您当面告辞。"石宝奎一听要走，一想他公事在身。这才吩咐手下人到后面取来白银二百两，十两的马蹄金四个，老头子说道："这不是当着少侠客吗，你们哥儿两个带在身旁作为路费。"夏九龄闻听此言，连连摆手，口中说道："岳父不必如此，我们腰里都带着路费了。"石宝奎说道："我不管你们带着不带着，你们要是不留，分明那是嫌少。"还未等夏九龄答言，张方乐嘻嘻的说道："师哥你这是怎么啦，难道说老爷子的钱，咱们还花不的吗，你要是不带着我带着，这二百两白银带着有点儿沉哪，我们带这四十两马蹄金吧。"说着话一伸手由打茶盘里把马蹄金拿起来，往兜兜里头一放，向着夏九龄说道："师哥走哇走哇，咱们别跟老爷子麻烦了。"说话之间两个孩儿跟石宝奎，尚义告辞，这老哥儿两个直送在大门以外，这两个孩儿顺着大道扬长就走下去了。

第五十八回

年钦差圣赐金牌被盗　封山宴王环杀敌报仇

不表石宝奎尚义，单表的是这两个孩儿由打石家镇动身，顺着大道一直往西。走在中途路上，跟人家打听年钦差的公馆，现在何处。一连着两天，晓行夜住，途中慢慢的访查两贼下落。这一天正然往前行走，忽然间看前面靠着东有一带树林，在树林的对过高纵着的山头，碧沉沉的山坡，青山叠翠古树成行，风景颇幽。在山中里搭着一个小堋儿，棚的里面一张桌儿，桌子后面一把椅子，椅子上面端坐着一个人。大身材肩宽背厚，身穿青绸子裤褂，脚底下大掖根洒鞋白袜子，往脸上观看，青虚虚的脸膛，四方的脸面，两道环儿绞的眉毛，直插入鬓，一双怪目亚赛金铃，黄澄澄的放光，沾点儿塌山根翻鼻孔，吊角口，红嘴唇，领下连鬓络腮的钢髯，光头未戴帽，小辫挽了一个椎髻儿。在他身旁边桌子的横头儿放着个兀凳儿，兀凳上面坐着一个大个儿，身上穿蓝绸子裤褂，脚底下矮腰抓地虎快靴，往脸上观看黑湛湛的脸面，一双怪目秤锤鼻子，火盆口，新刮的胡子碴，大耳朝怀，小辫在当顶挽了个髻儿。在身背搭着一根杆，杆上有两条军刃，一条虎尾三节棍，一条水磨的竹节钢鞭。再看，在树林子里面，还隐藏着许多人，坐马嘶嘶的乱叫。他们两个看不出来这是干什么的。夏九龄叫了一声师弟："你看见没有，那边是我的老师。"张方一听顺着夏九龄的手观看，就见在树林子旁边站着几个人。正当中站就这个人，中等身材，细腰扎臂，双肩

抱拢，猿臂蜂腰，身上穿土黄布的衣裳，白骨头钮子左大襟，高腰袜子两双大洒鞋，飓罩一件蓝布大衫，腰里盘着一根绒绳，掖着一块大汤布，往脸上观看，紫巍巍的脸面，剑眉虎目，鼻直口阔，大耳朝怀，人直啊勃子，太阳鼓着肋帮努着，二目神光炯炯，光华灿烂，亚赛过两盏灯。在上垂首站着一个年青的，白净面皮，漆黑一条辫。在下垂首站着一个孩儿，梳着两个歪辫儿。夏九龄用手一指说道："师弟，上首站着的那是我们大师哥，他叫穿云玉白虎刘俊，那一个梳两个歪辫的，他叫司马良。张方说道："那个穿白的是谁？"夏九龄说道："我不认的。"小哥儿两个往前走，来在他们爷儿四个的面前。夏九龄抢上前说道，老师在上弟子夏九龄给老师行礼。"然后用手一指张方说道："我给您见见，这是我师大爷张子美的少爷，他叫张方外号叫病太岁。"张方一听夏九龄给引见，赶紧向上行礼，说："师叔在上，小侄张方磕头了。"童林赶紧伸手相扶，一看这个孩儿长的十分的丑陋，童林叫道贤侄："你跟夏九龄在那里遇到一处？"张方把上项之事述说一遍，童林一听张方所作的这些事，暗想道："就凭张方这个年青孩儿，竟有如此的智谋，将来在江湖之上，定能露脸。这时夏九龄问道："老师你老人家不在公馆保护钦差，难道说有什么公干吗？"童林把因何来到此处的话，细说了一遍，两个孩儿一听吓了一跳。

书中代言，自从钦差老大人在保府清苑县，夏九龄司马良哥儿两个，每人带着一张公文，到外面访查刺客马俊，天到下晚夏九龄未回来，司马良回来了。大人由打清苑县动身，按站往前行走，一站一站的一直走到太原府。山西太原府的知府刘诚刘大人，接待钦差大人入了公馆，太原府文武的职

官，送来的手本一概挡驾免见，单传太原府的正堂进见问话。工夫不大，刘大人走在里面上房，看见迎面供奉圣旨金牌，赶紧跪倒行礼，然后给钦差大人请安，钦差大人不过问了问本地面情形，有无不法之人。太原府的正堂，抱拳带笑说道："跟大人回，本地面俱都是奉公守法安善良民，并无不法之徒。又说了几句客气话，年大人吩咐一声贵府回衙理事，刘大人撤身退下来，钦差老大人退归上房。休息一天，又把童林叫进来，当面传话叫他晓谕太原府，预备明日起程。到次日黎明，钦差大人起来梳洗已毕，换好了官服，问了问外面所有执事人等，可曾齐毕，众人回禀一声俱已备齐。大人来到旨意案的头里，打算请旨意入亭子，将然来到案子近前，不见了金牌，吓了一跳，赶紧叫童林。童林来在近前，大人说了一声："童林，旨意的案上为何不见了金牌？"童林一听心说：夜晚之间意有胆大贼人，入公馆盗走金牌，与自己脸上无光。来在旨意案近前观看，果然是金牌踪影皆无，在旨意案上面，压着一个红字柬，把字柬拿起来，呈递于钦差大人，说道："金牌不见，留有字柬，请大人观看。"钦差老大人用手接过来字柬观看，但只见上面平平常常这么四句话：夜至三更天，来到府太原盗牌回山去，庆寿上西天。钦差看完了面带恼怒，遂向童林说道："竟有大胆的贼人夜至公馆，盗走了我的金牌，真视我如无物也。"童林闻听年钦差说的这片话，自己暗自惭愧，钦差看童林这般景况，说了一声传太原府，工夫不大，外边这位四品的知府，只吓得浑身立抖，体似筛糠，摘下来大帽来到了里面给大人请安，行道受惊，然后请罪。钦差老大人叫了三声贵府"我前曾问你，你这地面可曾安静？你说俱都是奉公守法的众民。不想今夜晚间胆大贼人，夜至公馆盗

去金牌，临去之时留下字来，说盗回金牌去，庆寿上西天，真是大胆。”又叫师爷杨有之照着这张字柬腾写了几张，当面吩咐叫声”贵府，你赶紧回府遣派你的三班人役，到外面访查，赏限十五天，如果将盗牌贼人拿获，我必保你，倘若限期已满，不能将盗牌贼人拿获，贵府听参。”刘大人听罢此言，急忙向上行礼，又把这个字柬拿了两张，然后辞别钦差，回归太原府。到了府衙，吩咐一声升堂，把手下的三班人役传唤齐毕，叫两个三班总役的大头儿，陈龙贺虎上得堂来，知府说道：“今夜晚间有大胆的贼人，入公馆盗走金牌，还留下字柬，钦差大人赏限十五日，叫我把盗牌的贼人拿获，如果不能捕获，我就得听参。你们在我的衙署当差，公事认真。这一场事我赏给你们五天限期，如果到日将贼人拿获，我是另加升赏，倘若是捉不着的话，我定要重办。”把话说完，把那张腾写字柬，交给陈龙贺虎，哥儿两个伸手把字柬接过来。知府吩咐科房，给他们两个人办好了公文，哥儿两个领了公文退下来，大人退堂回归后面书房休息不表。单表的是陈龙贺虎，来到班房，伙计们一看二位头儿进来了，问道：“头儿，大人是怎么个吩咐?”陈龙贺虎把领来公文，赏限五日捉拿盗牌贼人事一说。伙计们一听一怔，大家无法，将精明强干的伙计挑了八名，由打班房带出来，到外面各处里访查，不过是庵观寺院，村庄镇店所有繁华的所在，用心的房查，无奈踪景皆无，一连就是五天。五天限满陈龙贺虎回到府衙，大人升堂，两个人上去交差，知府大人问道：“陈龙贺虎你弟兄二人领限五天，访查金牌可有下落。”陈龙贺虎说道：“跟大人回，下役等用心各处访查，并无下落，求大人宽限。”刘大人闻听，把惊堂木一拍用手向下面一指：“陈龙贺虎，分明你

们两个人不用心，在外面偷闲撒懒，限满之时来到大堂，跟我打揽，这个事我跟你们说明白，钦差大人他就好比出了都的二号皇上，他赏给我十五天限期，访查金牌下落，倘若限期已满，访查不出，你想我担得起吗？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今再赏限五天，再要访查不出来贼人的踪迹，要你们两个人的狗命。”把话说完大人一摆手退堂，陈龙贺虎两个人站起身形，咳声叹气，心中难受。这就叫为人别当差，当差不自在。想到这里够奔班房，打了两瓶酒，卖了点儿酒菜，两个人在班房里面一吃一喝，这就叫闷酒，两个人把酒喝完了，醉薰薰四肢无力，倒在那里就睡，这一觉直睡顶到日色黄昏，堪堪就到了掌灯时候，两个人翻身爬起来，出了班房，一个伙计也不带，也不带铁尺家伙，两个人出来是任意闲游，丧荡游魂，东撞一头，西扎一头，直撞了一宵，天光大亮日色三竿，两个人连一个准宗旨也没有，贺虎长叹一口气，叫了一声：“陈大哥，咱们哥儿两个也不用访，该着河里死，井里头淹不死。我知道了，这个盗金牌的主儿，也不是跟我们有仇，由打这位刘大人到任以来，那真正说是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把这个太原府治的真得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到而今竟会有贼人把金牌盗了去啦，这一定是年钦差他得罪了仇人啦，这个盗牌的贼人，分明是他们带来的，叫咱们上那里找去，还有一样，跟随钦差随行的委员，都是侠客，有个姓童的，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那乃是有名的侠客，你我这个能为，到哪里去找？不如你我弟兄寻个自尽，倒冥目甘休。”陈龙一听贺虎这个话，长叹了一口气，说道：“兄弟，这才叫生有处，死有地。实在是无法，只可如此。两个人一行走着，一行计议，工夫不大，来到一座树林。两个人看了

看，找了一棵树，他二人由腰里解下绳来，把扣拴好了，扔在这棵树上，用手拉了拉很结实。陈龙拉着一个套儿，贺虎拉着一个套儿，两个人一对面，未免心中难过，一阵阵的心酸。陈龙现在，家有白发苍苍的父母，一大群孩子们，心中实在是难过，随着叫了一声："爹娘啊！不想孩儿落得这般光景，从此就不能伺候您了。"每人手中拉着绳套儿，将然要往里面伸脖子。猛然间，陈龙就觉着有人拍了自己肩头一下。

陈龙回头一看，但只见在身旁站着一个人，中等的身材，细腰扎臂，身上穿白布的裤褂，青缎子托鞋白袜子，扎着红腿带子，腰里紧着红腰带子，头上盘着一根绳子，肩头上背着一个捎袢子，手里还拿着半截香。自己看罢不由得一怔，就听那个年青的人说道："朋友，你们两个人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来寻此短见，你们对我说说，无论有多大的事，就是我管不了，跟我的老师说明白了，他老人家也能办的到。"陈龙贺虎两个人听了这一片话，不由得上看一眼，下打一眼，遂先把手中的套儿松开，说道："您要问我们哥儿两个真叫丢人。我姓陈，我叫龙，他姓贺他叫贺虎。我们两人是山西太原府的三班总役。"遂把前前后后的事，说了一遍。就见那个人一笑说道："我打量是多大要紧的事，原来是这么一点儿小事，你们两个人至于牺牲这条命吗！"陈龙问道："您既这么说，领教您贵姓？"那人闻听，一摆手，说道："提我，你不认得，要是提我的老师，大概你也有个耳闻。不但我的老师，就是我的老爹爹大概你也知道。我的住家就在城东，地名叫作小王家坨。子不言父讳，他老人家在日之时，在山西太原府，太谷县当三班的总役，姓王单字名能，外号人称快手。只皆因办案，在七星山的附近被贼人所害，到而今十数余年，生不

见人，死不见尸，思想起来真正令人可惨。”话将然说到这里，陈龙贺虎两个人一听不由得放声动哭。那人一见问道：“你们两个人因何这样的哭泣？”陈龙说道：“贤侄，这可不是外人，我跟你的父亲是八拜之交，他老人家居长，我排行在二，我们贺爷据行在三，你这不是老贤侄吗！想当初我哥哥命丧七星山附近，我们哥儿两个得着这个凶信本有意前去报仇，无奈不知被何人所杀，彼时你尚且年幼，我弟兄二人也无可如何。可不知道贤侄你今天怎么会来至此处，你把你的经过也对着我们说说。”书中代言，此人名叫王环，家住王家坨的东村口。彼时王环年方五岁，家中得的凶信，说是大爷在七星山附近办案被贼人所害。大奶奶一听这个话闭过气去了，好容易自己缓醒过来，放声恸哭。自己一想这个日子可过不了啦，孩儿王环才五岁，多怎才能把他扶养长大。大奶奶越想越没活路，又无三亲六故，就是这孤儿寡母，这个日子实在没法过。自己万般出在无奈，自己找了一个针，用白线绳把周身的衣服全都密缝在一块儿，把王环叫过来看了看，心中如同刀剜肺腑一般。将孩儿抱起来，回手将门倒带，出离了家门一直往东，够奔小王家坨的东庄口。在东庄口的外面有一个大坑，王氏大奶奶那就算把主意拿定。到了坨边，先找个地方在院边席地而坐，看了看孩儿王环，不由得长叹一口气：“看我的孩子五官清秀，不像个妨爹的模样，怎么你的爹爹，就会死了呢！”王氏一边看着孩子，一边心中难过，哭的亚赛过泪人一般，呼天叫地，自己哭罢把心一横，把孩子抱过来，他那个意思打算把孩子抱着母子双双一死。将然站起身形，用手挟着孩子要往坑里头跳，就听背后有人高声叫道：“大姑娘那是怎么啦？无论自己有多大的为难之事，也可以说

说讲讲，也不至于投坑啊！”王氏一听有人叫，回头观看，但只见由打西面来了一个人，中等的身材，身上穿白绵绸裤褂，外罩米色绸子大褂，寸底坛履高腰白袜，腰里盘着一根绒绳，勒下悬着一口刀，这一口刀绿鳞鱼皮鞘，真金什件，真金吞口，衬着一个二蓝的挽手，往脸上观看，面若银盆，眉分八彩，准头丰满，四字海口，大耳朝怀，白剪股儿的小辫，偌大的年纪，精神百倍。那才叫发似三冬雪，髯赛九秋霜。王氏看罢认得。他老人家在山西太原府，著了名的一们侠客，姓石单字名铎，号叫金声，有个外号人称银面仙猿铁背昆仑。他老人家在这个小王家坨居住，是首户的财主，他老人家年近古稀，武术高强专管路见不平，杀贼官斩恶霸，救孝子贤孙，义仆节妇有难，不怕还在千里，自备资斧，要身压其境，援手而救。老人家清晨起来，在家中喝完了茶，这是要到各处绕绕湾儿。今天也巧，他老人家正然走到坑边这里，看见王能之妻王氏，不知为了什么，抱着个孩要寻短见。老头子喊道：’大姑娘，别这么着，是受了谁的委屈啦，要寻短见？”王氏一看，说道：“老侠客你老人家不知，只因此子的天伦，在太谷县任差，因为访案，在七星山被贼害死，我一想实无活路，打算抱着孩儿投坑而死。”老头听罢此言，不由得一笑，说道：“这是不要紧的点儿小事，你何必要寻此短见呢。据我想，既然王能已死，你就应当给他看守孩儿，等他将来长大成人，娶妻生子接绩王氏门中香烟，到了那个时节，你才算是有功之人。你不是忧虑的就是吃喝吗？我给你出个条道。”王氏一听说道：“老爷子有何高明主意，你给我谋划谋划吧。”老爷子这才说道：“不要紧，你暂且回去，由打明日，要你闭门教子，但等你这个孩儿长到了八岁，你把他送到我的家中，

我教给他练能耐。我把他的能耐教成，我领着他给他天伦报仇雪恨。”王氏听了这片话，一言未答跪倒埃尘，恭恭敬敬给老人家磕了一个头，说道：’老爷子，如此我母子就回家度日去了。”把话说完领着孩儿扬长就走，这一位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石铎，一见王氏走了，不由得顿足说道：“叹呀！我错了！我只顾相助王氏，说了些个仗义的话，我这就算惹了祸了。我每月供他的银钱米面倒是小事，我不应该许给他的孩儿长到八岁，我教给他武学。我今年将近八旬，这个孩子我要教给他练武术，还有一节，他练的了练不了，我活的到活不到？我打有生以来，跟人家接谈办事，我并未打过诳语，这一次我说出话来，要是言不应口，我连个妇人也对不过，自己越想越懊悔。老头子无法，只可遛遛达达来到自己的门前，到了里面的厅房，把总管张福叫了来，跟他把话说明白了。叫他预备一两车，把家里的米面柴炭，所有随手应用的东西，全给他装载在车上。另外由账房支取纹银十两，送到快手王能的家中，交给王氏大娘子。张福答应一声，把所有的东西收拾齐毕，领了纹银送到了王宅。要说人家王氏把东西完全都收拾俐落了，真就应了老爷子那句话了，闭门教子，安分度日。有时把孩儿唤到跟前，把他父亲当初怎么在七星山办案，怎样被贼人乱刃分尸之事，述说述说。日月如流，不知不觉，就是三年，王环已竟长到八岁。王氏话应前言，带着孩儿够奔石铎石老侠客的住宅，总管张福出来一看是王氏，说道：“呦大姑奶奶莫非您有什么事吗？”王氏说道：“总管哥哥劳驾给回禀一声，你就提王能之妻带子王环，求见老侠客爷。”总管张福进去，不多时张福出来说道：“你把孩儿留下，叫你回家好好度日去吧。王氏娘子走后，张福把王环领在厅房，张

福说道：’老爷子这就是王氏大娘子的孩子名叫王环。”石铎留神观看，这个孩子别看他八岁，身高约有三尺多，穿着一身蓝布的裤褂，脚底下穿着白袜青布皂鞋，往脸上观看，白净面皮，四方脸膛，两道长眉，通关鼻梁，四方海口，大耳朝怀，梳着个冲天杵小辫儿，见着老爷子恭恭敬敬跪倒磕头，说道：“老爷子在上，孩儿王环给老爷子磕头，这些个年多蒙老爷子大恩大德，救全我母子性命，我也没有别的报答，我也就是多给老爷子磕几个头。”石铎闻听此言，把颔下长髯一抖，越看越爱，心中暗想这个孩子年方八岁，说出这样话来，王能可谓有子矣，不枉为国殒躯，将来定要门户增光。老爷子想到这里，一摆手说道：“你起来。”王环恭恭敬敬往旁边厢一站，老头子向道：“你几岁了？”王环答道：“我八岁了。”又问道：’你到此作甚？”王环说道：’我奉母命，前来跟你老人家学艺，学成好替父报仇。”石铎听到这里，连连点头遂说道：“好，这也是缘份。”老头子看见他就爱，从此王环不离石铎左右，一连就是个月有余，老人家要考查考查他的秉性。别看王环在石铎这里才一月有余，终朝每口不离开老侠客左右。八岁的孩子亲自给老人家铺床叠被，给老人家伺候吃喝，把老头子伺候的非常的舒服。这一天也是高兴，叫声：“王环，今天咱们的晚饭早吃，吃完了你要早早的上我这里来，我有话说。”王环答应，伺候老人家吃完了晚饭，自己也吃完了，收拾利落，来在老侠客的面前，垂手侍立。石铎站起身来说道，你随我到这里来，石铎在前王环在后，爷儿两个出离了厅房，一直往东，够奔月亮门儿。出了月亮门顺着箭道一直往北，越过三层房，在后面露着四四方方的一个大院子。院子里面靠着山墙摆设各种的兵刃架子，靠着西面一个穿堂门

儿，在穿堂门迎着面摆设着一个祖师牌位。老人家把王环领到祖师爷的神厨前，叫王环先拜祖师牌位，磕完了头这才拜师，然后老人家教授武功。书要简断，王环每天练二五更的工夫，所有长拳短打，刀抢棍棒陆地飞腾，跃高纵矮，各种的拳术，按次练习。白昼之间得暇之时，老人家还要教给他几句书，认几个字。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孩儿长到十九岁，练了十一年。这十一年的功夫，就把老侠客最妙的八卦万胜金刀，六十四趟，完全学会。此外还有六只亮银镖，百发百中。石铎一看他把功夫练成，不由得心中暗自思想：想当初我遇见王环他们母子欲投水自尽时，已年纪不小，不承想这十几年的光阴，反倒特别的壮实，看起来这是王环的福气，真想不到到如今这样全始全终。老人家想到这里，把王环叫到了近前，口中说道："王环，由打你八岁，来到我的宅院，到如今是整整的十一年，你已竟是十九岁。按我所教给你的武术，虽说是微末之艺，你要是出世闯荡江湖，不敢说打遍天下无敌手，除去成了名的剑侠之外，普通的人绝难胜你。想当初我跟你母亲也曾把话说过，教给你武术也不是为让你闯荡江湖。就所为的给你天伦报杀身之仇。今天我有句话问你，来到我这里十一年，你可思想家中的老娘不思想？"王环一听这句话，不由眼花一转，眼圈发红泪如雨下，说道："老师，孩儿我由打五岁，我的天伦命丧，我母亲将我扶养到八岁，才送到恩师的宅院，到而今屈指可算十数余年，昼夜没有一时不思想我的老娘。他老人家在家中，痛夫盼子，这十数年还不定到了什么天地呢？"王环把这几句话说完了，不由得泣不成声。在旁边年迈苍苍的石铎石老英雄，一看王环这般光景，不由得心中难过，说道："王环看你这般光景真乃

至孝之人。你我师生一场，我送给你个美称，你就叫小白猿。”王环跪倒磕头谢谢恩师赐号之德，石铎用手相扶。吩咐王环叫他将他自己随身物件，以及刀镖等物全都收拾落俐，说道：“你回到家中好好温习你的武术，等我慢慢调查你的天伦的仇人究竟是谁，然后我再给你付信，辅助你给你天伦报仇，可也就是了。”王环有心还要说话，老人家连连的摆手。王环跪倒行礼，站起身来，收拾自己物件跟老人家告辞。王环由打石宅出来，一直奔回自己家门。来到门前，看了看街门紧闭。走上前去伸手拍门，叫了一声：“娘啊！孩儿王环回来了。”一连着叫了两三声，这才听见有脚步的声音。大门开放，由打里面出来一个半老的妇人，形容憔悴，面貌萎凉。王环一看正是自己的老娘，赶紧跪倒磕头。王老太太一看面前跪着一人，不住的管着自己叫娘，不由得吓了一跳，说道：“你是谁呀？”王环说道：“娘啊！连您的孩儿王环都不认得啦！”王氏听罢留神看了看，这才认得。十数年未能见面，今天一看居然成了一个彪形的大汉，看了看不由得悲喜交集，叫了一声：“王环哪！由打你八岁的时候，我把你送到石老侠客宅院，如今可想煞为娘了。”王环说道：“老娘啊，我与恩师将武艺学成，奉师命回到家中侍奉老娘。”王氏一听心中喜悦，叫孩儿站起来，跟着进了自己的宅院，回手关好了街门。王环来在上房屋，把小包袱解下来放在桌上。老太太问道：“但不知你这十一年的工夫，跟着石老侠客练的怎样？跟我说说，我听着也喜欢。”王环说道：“我跟随我的恩师练就了一口单刀，名八卦万胜金刀，共六十四招，六只亮银镖。”老太太，听了听也是心中喜欢，给孩儿收拾饭，娘儿两个同桌吃饭。”后此王环在家侍奉老娘，倒也快乐。一日老太太，叫了一声王环：

“我当初曾许一愿，如今你已长大成人，又练了一身的武术，此愿必还，就是在咱们王家坨西北，吕祖庙许下的。今天休息一宵，到明天你替母还愿，够奔吕祖庙。”王环点头答应，当日无事。次日天明，清晨起来，王环梳洗已毕，换好了白裤褂，青鞋白袜，红绳紫腰，红带子紫腿，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六只亮银镖的镖囊背在身上，一口单刀悬放胁下，全都收拾好了。老太太一看问道：“孩儿你不是还愿去吗，因何身带利器？”王环说道：“娘啊，我恩师他老人家跟我提了，练武术的人把艺业学成，所有自己随身兵刃，时刻不要离。如果说要是遇上事，用的时候也凑手。”老太太故此也没深问。王环把香点着了，由打家中出来，嘱咐老太太关门。王环一步一个头，奔往吕祖庙替母还愿，由打家中动身，往前走着，目不斜视，耳不旁听。走了好半天，就见前面有一片树林。将然由打树前经过，就听里面咳声叹气，王环不由得一怔，走进树林暗自观看，原来是两个人，对着脸上吊。王环一听，不由得一怔，心中暗想：“这两个人有多大为难之事，竟要牺牲两条性命。想到这里走上前去一问，陈龙贺虎把丢金牌之事说了一遍。王环听罢说道：“不要紧，虽然说，事是一件大事，可有一样儿，我替你帮忙，访查金牌的下落，捉拿盗牌之人，我要是办不到，拜托我的老师，他老人家身为侠客，要是办这么点小事，那不就算是易如反掌吗。”陈龙贺虎听了这个言语，心中欢喜，问道：“少爷您贵姓，王环通报自己的名姓，陈龙贺虎一听，他的天伦原来是太原府太谷县三班的总役王能，不由得悲悲切切恸哭不已，两个人泪如寸下，把王环吓了一跳，问道：“因何你们二位听我报通名姓，恸哭不止呢？”陈龙向着王环说道：“你要不提你的天伦，我不敢这么论，可

要说你是快手王能之子，那可就不是外人，我跟王能本是八拜之交，他乃是我的盟兄，思想他够奔七星山办案，被贼人暗算，乱刃分尸，故此我恸哭我的哥哥。”王环一听勾起自己的伤感，随着也是呜呜的作声，彼此各自相劝，然后王环说道：“既然是二位盟叔把话说明，倒不如暂请回术休息，然后带领伙计明查暗房。我奉母命够奔吕祖庙替母还愿，既然遇见你们老哥儿两个了，我这个愿暂且不还，但等诸事全都办理完毕，这个愿心再还也不为迟。”陈龙贺虎一听王环大包小揽，把所有的话也说明白服，打发陈龙贺虎他们两个人走了。

王环一想既然不去拜香还愿，头上这个裀子也不必顶着，把绳解开，裀子撤下来，把裀子在香上点着了，把腰里的红腿带解下来，往地下一扔，自己心中暗想：二位盟叔一走，我替他们为力，捉拿盗牌的贼人，访查金牌的下落，如果是我的泰运初交，访查着金牌的下落，将贼人拿获，押解到公馆面见钦差年大人，不用说庆功得赏，就是在我的老师面前都好看，自己想到这里，不由得心中欢喜。复又一想，不由得双眉紧皱，暗想盗金牌的贼人定然武术高强，不然公馆这些随行委员，俱都是成了名的侠客，在公馆昼夜防范，何能丢了金牌，看起来我还是年青，只顾满口应承，叫我那里去访查，自己越想越后悔。有心回家把话跟老娘说明，各处再去访查，又一想如果我要跟他老人家一说这回事，老人家断然不放我出门。到那时二位盟叔在衙署之中，等候我的回音，等不着岂不叫他们心中难过，再者说脸面上也实在是难看。我有心由打这里不回家，便巡往各处查访，我又怕我的老娘不放心，辗转思维无法。只得把心一横，倒不如我不回家，先到各处访访，有了头绪然后再说，如无头绪我请恩师帮忙就

是了，主意拿妥，出了树林，各处里访查，也就是东扎一头，西撞一头，找不着相当的地点，天可不早啦，他看了看天大概就要掌灯了，自己抬头观看，见前面黑暗暗雾沉沉树林，紧往前走，走在切近一看，原来是一带的村庄，东西大街南北的铺户。他由打东街口进来，一直往前走，打算找个店房打打尖休息休息。恰巧前面挨着就是两家店房，头一家字号是双合，二家是魁升全都是大店。看了看双合倒不错，遂迈步往里走，将然走到过道前，就听伙计在里让，往里请吧！再往下走就错过村庄镇店了。王环往里面走着说道："你们这里面可有上房吧，如果没有上房跨院也可。"伙计说道有的是上房，把王环让至里面东北角两间上房，伙计给他预备茶水脸水，擦完了脸伙计问道："客馆您在外面打过尖了没有？"王环说道："我未打尖，你给我预备一壶酒两碟菜两碗饭。"伙计答应一声转身下去，照样预备。工夫不大，把所有的酒菜全都准备齐全，多点上两盏灯。王环一个人坐在屋中吃喝，工夫不大酒足饭饱，叫伙计把残席撤下去，擦抹了桌案，王环喝了两杯茶，听了听外面二鼓，王环心中闷闷不乐，那个意思要早些安歇。将然想到这里，就听外面有人叫店里的掌贵的，喊了多声。王环他哪里经过这个，他还以为是查店的呢，遂由打屋中走出来，站在廊檐下，留神观看但只见由打店门外面来了两个人，头前走的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裤褂，脚底下踢死牛的豆包鞋，往脸上观看，两道半截眉，深眼窝子，黄眼珠子，大鹰鼻子，一张蛤蟆口，年纪约在三十来岁，颌下无须，光着头没戴帽，可是有一件，一根头发也没有，溜光溜光的一个大秃子。后面跟着一个人：身上穿着半截蓝布衫，脚底下洒鞋白袜，打着花布里腿，往脸上观看，两道扫帚眉，

直插入鬓，一双阔目圆翻，皂白分明，大狮子鼻子，四字方阔海口，微然沾点儿重下巴，大耳于朝怀，光头未戴帽，他也是溜光溜光的一个大秃子。王环站在廊檐下正然观看，就见店里的伙计向这两个人说道："二位少爷有事吗？"就听那两个人说道："我不问你别的，我问问你们这里头住着的这些个人，可曾有我们人吗，如果要是有我们人，你把话跟他说明白了，该多少钱给多少钱，叫他们回山，省得叫我们老师不放心。"伙计乐嘻嘻说道："少爷我方才已然都问过了，所有本店住的客人，俱都不是你们的人，要是有你们的人，我早就把话给您传过去了。"那两个人一听这片话，说道："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回去了，咱们是明天见。"说着话那两个人走出了店门。王环站在廊檐下看了半天，看不明白。将然在一怔之际，猛然回头就见院子北廊底下站着一个人：中等身材身穿蓝布大衫，丈绳素腰，腰里掖着一块汤布，往脸上观看，紫巍巍的脸膛，二目神光灿烂。王环看着不由得就是一乐，暗想道：要说这个人穿着打扮，与乡下人相彷，看这两只眼睛的光华准得有几十年的好功夫，要不然不能这样灼灼的放光。看罢转身来到自己的屋中，随着把店里伙计叫过来，叫了一声伙计："方才院里站的那个穿蓝布大衫的客人，我看他眼熟，一时之间我想不起来他姓什么来了，劳驾派人到那屋打听打听。"伙计答应撤身形出来，到了外面，一直够奔穿蓝布大衫的乐嘻的问道："客爷，方才您在院里站着，有人看您眼熟。他把您性名忘了，叫我过来跟您打听打听，您姓字名谁，家住那里。"穿蓝布大衫的人一听，说道："伙计你要问哪，我家住京南霸州童家屯，姓童名林号叫海川，这是两个小徒弟，一个叫刘俊，一个叫司马良。"书中代言，童林这

是打那里来？只皆因公馆丢失金牌，钦差大人震怒，太原府遣派三班人役到各处访查，杳无音信。自己在差官房坐着，闷闷不乐，不由得暗自思索：在太原府公馆之内丢失了金牌，这是我童林的责任，倒不如我自己亲到外面访查。遂向徒弟们问道，回头你们谁跟我到外面访查该查？刘俊，司马良说道："我等愿往。童林点头，叫他们两个人收拾，公馆里头的事，嘱咐杨小香，杨小翠，洪玉耳，叫他们在公馆用心伺候大人。凡有一切的事，多加小心。然后童林带着两个徒弟到后面禀明钦差，带着他们两个人，由打公馆出来，顺着大道一直够奔西北。凡有村庄镇店，庵观寺院，繁华所在，用心访查。正然往前走着，看前面一带的村庄，走在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个大镇店，天可不早了，约在掌灯的时候，倒不如找个店房暂时住下，明日接着再访，公馆以内有几个孩子围护着钦差，也不至于出了什么差错。自己进了东街口一直往西，走不多远就看在路北有一家客店，字号是双合。迈步往前行走到了店门首，伙计往里让，让在里面北上房，点上灯烛预备脸水茶水，爷儿三个擦擦脸吃茶，然后叫伙计们准备酒菜。工夫不大，吃了个酒足饭饱，叫伙计把残席撤下去，然后又沏了一壶茶。爷儿三个正然喝茶。听外面有人喊，童林站起身来到外面一看，原来是两个没有头发的人，站在那里耀武扬威，看了半天看不明白。那两个人走后，童林来到自己的屋中，将要把伙计叫过来问问两个人这是干什么的。就在这么个工夫，伙计进来了，打听童林的名姓，自己这才把名姓告诉他。伙计全都听明白了，复又来到王环的屋中，把童林所说的话，跟王环一提，原来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侠客，怨不得长了这么两只好眼睛呢！王环说道："伙计你到那边言语一声，就提

我姓王，我要拜会他老人家。”伙计答应跟着王环，一同出离了屋中，够奔童林住房，来在阶台下。王环在外面等候，先叫伙计进去回话。伙计进内见着童林说道：“童客爷隔壁屋里有个姓王的前来拜会您，现在外面。”童林一听有人拜会，说了一声请。伙计把帘栊打起，把王环让到了里面。王环见着童林赶紧抢步向前行礼，说道：“侠客爷在上，小子王环给您行礼了。”童林一看赶紧过来用手相扶，说道：“小英雄不必行此大礼，咱们是弟兄相称，有话请坐下好说。”说话之间落了坐，叫徒弟们把茶献上来，童林问道：“未领教您住在那里，因何认识小可童林。”王环闻听连连抱拳说道：“侠客爷我住家就在这小王家坨，提我您不认得，要提起敝恩师来大概您有个耳闻，他老人家姓石名铎字金声，有个外号叫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童林一听不错，想当年在江西练艺之时，听老师谈论过，山西太原府有一位老侠客石铎石金声。又问道：“在这里有何公干？”王环就把奉师命回家看望老娘，令我前去烧香还愿，在中途路巧遇陈龙贺虎在树林内要上吊自杀，互相说明情况，王环答应帮他们查访盗走金牌的坏人的经过一说，童林甚是欢喜，说道：“方才在院中站着的那两个人，你可认识他们吗。”王环一摆手说道不知。童林把伙计叫过来问道：“方才院里来的那两个没有头发的是干什么的？”伙计说道：“客爷您要问方才那两个人哪，他就在咱们这个镇店往西二十多里地有一座山，山名叫彩风山祥云岛，里面有一位老寨主姓宏名勋，外号人称叫金头寿星。”童林一听不由得就是一怔，心说：这可活该，我正然各处访查金牌下落找不着，要听这个宏动的外号，似乎跟这个金牌有点关系。怎么说呢？贼人盗牌走后留下一个字柬，上面有四句言语写的明白“夜至三

更天，来到府太原，盗牌回山去，庆寿上西天。”他这个寨主的外号叫金头寿星，与金牌有点儿关系也未可知。想到这里，赶紧接着往下问，伙计又说道：“这位宏老寨主他有两个徒弟，就是方才那两个没有头发的。那两个人，一个姓孙叫孙亮，外号叫海底灯。一个姓何叫何瑞，外号人称闪电流光。今天是十四明天就是十五。十五这一天，是他们本山老寨主作封刀大会，打发两个徒弟到各处催人，所有来人给他们封刀上礼的，全把他们催请到山上去住。为的是头一天到，好跟寨主盘桓盘桓，故此他们挨着班的催请。童林听完一摆手叫他退出去，低言悄语向着徒弟们与王环说道：“你们大家听见了没有，方才伙计这片话我明白了，这个金头寿星宏勋倒不是作封刀大会，必然是他把金牌得了去，他撒贴聘请群寇，他做金牌大会，为的是显显他的威风。今天天色已晚，咱们大家暂且休息，有什么事明天清晨赶奔彩风山，看个明白。”说话之间，童林吩咐王环，也不用到他自己屋里安歇睡觉，老少爷儿四个就在一个屋各自盘膝打坐，闭目养神。等到天光大亮众人欠起身形，叫伙计预备脸水，擦了擦脸，大家用过了早点，童林取出银两，算还店饭账，连王环的都算在一处，由打双合店出来，够奔彩风山。也搭着一团的高兴，二十来里地，天不到已时就到了。只见黑暗暗碧沉沉，一带的山岭，真正称得青山叠翠，怪石横生，云笼雾锁，瘴气弥漫。看了看这座山的北山口，在山口的对面有一片树林，在树林里面马匹无数，还隐住人位不少，童林一看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再一看那山口寨栏门，在里面迎面搭了一个席棚，席棚里面放着一张八仙桌，后面放着椅子，两旁边有兀凳。在正当中站着一个人，亚赛烟熏的太岁一般，手中拿着一条军

刃，十八节水磨竹节钢鞭，站在那里虎视眈眈。在旁边有一位五十来岁的，颌下一部钢髯，手中拿着虎尾三节棍，跟一个大个儿，手中使的是四楞方头冲，两个人正然战的难解难分。童林看着不明白，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事，因何聚了这么些个人。

书中代言，这座彩风山为首的老寨主，可就是金头寿星宏勋，占据彩风山多年，手下哨聚喽座一百多名。从打老人家占山为王，他可不在三岔路口断路劫财，打劫客商，不在太原府境内做买卖。不定到那一省打听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恶狠狠做一号买卖，带回山来。寨主喽罗兵大家安安分分的过日子，别看是占山为王，简直的就是行侠作义，偷富济贫。就是这二十多年的光景，他老人家手底下是一点儿积蓄皆无。自己思想起来不由得后怕：我今年已然六十开外，倘若是日后要是挣不着一个官材本，上无三兄下无四弟，我的妻儿老小凭谁照扶。要是到了那时我再出去做卖卖，未免透着脸上无光。辗转多时他老人家想出一个主意。倒不如我撒贴打纲，收点份礼，落几个钱撇弃江湖，以度晚年，那倒是个乐境。宏勋把主意拿定，把两个徒弟叫过来。何瑞孙亮，跟他们两个人一商量，作一个封刀大会。老头子有一口宝刀，名叫虎头墨鳞刀，这口刀纯钢打造，精炼九折，虽然说不能够斩金锉玉，也能够削铜剁铁。老头子闯荡江湖数十余年，全凭的是此刀。这口刀可没有刀尖，前面是一个圆头，老虎的脑袋张着嘴一身的墨鳞，上面峥光曜亮。宏爷打算把宾朋全请来，同着众宾朋面前，金盆洗手，弃却江湖。把这口刀一封。跟徒弟们商量好了，定的是十五的日子，先把贴打过了一个草稿，类乎跟自己真有交往，玩枪的舞棒的，保镖的护院的，戳杆

教场子的，凡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有名望的人，老头子就给他一付贴，这一次还不论真有交情没有，只要是认的他，就给他一付贴，所为的就是弄几个钱，徒弟们一商量他们也愿意。把贴刷得了，打发山上踩盘子的伙计，分头下贴，然后定酒席搭彩棚。所有这封刀的这一切的事，完全是孙亮何瑞，他们哥儿两个一手经办。这个话一传，就传到彩风山山后有个吴家堡，吴家堡住着一位庄主姓吴名均，外号人称叫醉尉迟。他跟老头子宏勋是盟兄弟。一听老头子要封刀打纲，二爷不愿意。吴均家里头净说稻田地就有好几十顷，种蓄金银数十万。他一想你这是何必呢，就是撒贴打纲，可能落下多少钱，您真要是为难用钱的话，我给你拨个一万两万的，你过这个后半世，也就够了，你这是何必呢！吴二爷由打家里出来，够奔彩风山的聚议厅，到里面见了宏勋说道："大哥，您怎么老啦老啦净办这宗玄虚事呢！你老人家撒贴打纲，聘请天下的英雄，不用问是弄两个钱啊。可有一样儿，您撒的贴越多人也来的多，人要是来多了良莠不齐，他们在酒席筵前，有个言差语错，未免当场动手，到了那个时候，不是给您惹祸吗！还有一样儿，您给他一份贴，他要接着了，观着老面不得不来。有钱的主儿，接着贴必来。没钱的主儿，不来怕得罪您，来是真没钱，他们必然要在路上作案。一个人没钱作一案，两个人没钱作两案，人要是一多了，那还不是给地面上添祸吗？依我说这场封刀大会倒不如别作。"吴均的意思要打算说您要用钱打我这里拿，还没等他说这句话呢，在旁边老头子宏勋说道："兄弟，这个话你可别这么说，你要说是怕他们来到这里惹祸，我既然有法请他们，我就有法压制他们。你要说我请的人有占山的，为王的，恐怕他们前来在路上做案，我告

诉兄弟你，是跟我擦户的靠背的，全都是奉法的良民，要不是好人，我也犯不着请地，兄弟你就不用管了。”吴均一听心中不愿意，遂起身跟宏勋告辞回家，到了家中把自己孩儿吴禄叫过来，就把见着宏勋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我要给他两个钱，你大爷不要，非要封刀不可，你说这个事怎么办吧？吴禄不由得哈哈大笑，说道：“老爹爹，我大爷要是不听你老人家的话，非办封刀大会不可，我到有个主意，管保叫老大爷干着急，不落钱，到了那个时节还得叫他跟你老人家说。咱们爷儿们再给他凑个一万两万的，好叫他过这个后半世。”吴均一听说道：“但不知你有什么主意，赶快讲来？”吴绿说道：“你老人家到我大爷封刀的前一天，在山口里面搭一个小棚，咱们爷儿两个在那里一等，所有来上礼的人，一概当住不叫他进山。他打算要进山也成，得胜过你我父子手中的军刃。如果请来的人位，他们全不能赢咱们爷儿们，他们大家全都不能够进山。到了那个时节，大爷所预备下的菜蔬完全都得坏了，搭的棚不得给人家棚钱吧，所有这几天的日用也得费点银子，到了那个时候。他老人家打算由封刀打纲弄几个钱，不但他这几个钱没弄到手，反倒赔啦。那时咱再给我大爷送些个银两，叫他老人家以度晚年。事到其间所有的众雄知道的主儿，谈论起来还得说你们老哥儿两个有交情。”吴均一听孩儿所说的话近乎情理。遂吩咐手下人但等十三的这一天，在山口的里面搭一个小棚，手下人答应，到时候果然把棚搭好了，十三的这一天吴均并未动身。十四清晨，吴均带领着吴禄绕走采风山的前面山口，来到小棚里面，把军刃放在旁边。吴均观看里面有一张桌，一把椅子两个方凳，爷儿两个坐稳，只可等着吧。所有来了封刀上礼之人，不让他

进去。由打清晨直到天黑，连一个人也没来。吴均不由得就是一怔，叫了一声："吴禄，你看怎么会今天没上人呢？"吴禄说道："不要紧，咱们先回去，有什么话明天再说。"爷儿两个带着军刃回家，一夜晚景无书。次日天明，爷儿两个仍然来到小棚一坐。早晨等到午饭时，还是不见来人。吴均正然心急，忽然间就听有马蹄的声音，来在山口，反身下马来了两个人，后面有手下人接过马匹。头前走的这位有个五十多岁，燕尾的胡须，后面跟着这个有三十来岁，白净的面皮，吴均看罢不认得。书中代言，非是别人，这就是湖北汉阳府孝感县，利胜镖局子二位镖主，陆地仙狐上官伦，玉面小伶狐上官瑞。哥儿两个接着宏勋的这封信，赶奔前来给他上礼，进了山口要往里走。吴均擎着虎尾三节棍，花啷一抖，口中说道："来人少往前进，你是做什么的？"上官伦一看有人擎棍挡住去路，赶紧答道："我们是利胜镖局子的，我叫上官伦，带着我兄弟上官瑞，来到你们彩风山给你们本山老寨主上礼封刀，因何挡住我的去路？"吴均闻听不由得哈哈一笑，说道："要打算上礼封刀也成，赢得了我手中的虎尾三节棍，放你进山上礼。要赢不了我手中的军刃，休要进山。"上官伦一听心说啊，宏勋你这就算不对，既然是给我们贴叫我们上礼，我们来了，为何派人挡住，不叫我们进去！你这分明就是欺辱人。倒不如掣出军刃，跟他们比拼三合，看他倒有多大的能为。上官伦将然要开言，旁边上官瑞走过挡住，说道大哥，您先别着急，待我问问他。上官瑞用手一指吴均说道："朋友我们前去上礼，你挡住去路，不叫进去，还是所有上礼之人来了，你全都不让去？"吴均说道："无论是谁打算过去，得赢了我虎尾三节棍。"上官瑞一听说道好好，这才把上官伦叫在

树林子切近，上官瑞向着上官伦说道："大哥你看他手中拿着虎尾三节棍拦路，其中必有原故，等着他人来到，咱看他如何，再作主张。"计议已毕，就在树林等候。工夫不大，又听得马踏銮铃声响，留神观看，又来了二位。一位是振海镖局子巡海夜叉石伦，一位是振远镖局子神镖手黄仙洲。上官伦上官瑞叫到了一处，把里面的情由，对着他们二位说了一遍，二位镖主也跟上官伦上官瑞，在一处等候。工夫不大，又听得有马蹄声响，留神观看，马上来的非是别人，正是永发镖局子镖主神枪张凯。后面跟着就是关东的三老，边老乔金老寿，侯老佩。他们众人也都叫在一处，把所有的情由，对着他们众人一说，大家也只可在树林前面等候。这个人，左来一拨，右来一拨，所求的人不过是两次杭州擂，九月九重阳会所约的各镖行玩枪舞棒天下的众雄，一位不短，俱已聚齐。大家互相计议，有说跟这个人动手的，有说不必动手的。大众着急埋怨金头寿星宏勋不对，既然下贴请我等前来给你封刀上礼，你这山口里面派这么一个人，这算什么呢！大家正在计议之际，猛锋间就见前面来了两个人，大家一看不由各自一笑说道："这就好了，他们二位来了就成了。"书中代言，来的这二位非是别人，正是云南澜沧江千鱼洞二位洞主，一个叫挟山都督车里山，一个叫野人熊车里达。这两个人，每人手中拿着一条四楞方头冲。就见玉面小伶狐上官瑞，走上前来，双手抱拳说道："二位洞主才来呀。"车里山弟兄二人一看认得，彼此行礼，车里山问道："你们大家既然来到此处，为什么不进山给老人家上礼？"上官瑞一听说道："你们二位有所不知，只皆因山口里面有个人，手中拿着虎尾三节棍，挡住所有上礼的众人，不叫进山。我们大家正在为难。你们二

位到了，没别的，你们二位给充充这个光棍吧。”车里山车里达听罢，不由得着急，每人拉着一条四楞方头冲，一直够奔山口的里面。将然往里走，吴钧吴禄爷儿两个，正然在山口里面等着封刀上礼之人。猛然间见来了两个大个儿，赶紧站起身形，吴禄拿着单鞭，吴均拿着三节棍，两个人把路一横，高声断喝对面来的人：“你是做什么的?如果是封刀上礼也行，要打算进山，得赢的了我们父子手中的军刃。如若不然，想要过去势比登天还难。”车里山一听这个话，不由得心中有气，说道：“你是满口乱道。”手拿四楞方头冲，搂头盖顶往下便砸，吴均一看人家冲到，赶紧把自己的虎尾三节棍，往上一架当啷一声，声音震耳。吴禄一看这般光景，一摆手中的单鞭，有意协助他的老爹爹动手，车里达用手中军刃抵抗单鞭，他们四个人打作两对。真也好看，就彷佛走马灯相似，四个人的军刃相触，一概都是硬接硬架，叮当山响，火星乱暴，他们打的难解难分不表。

单说是采风山里面的老寨主宏勋，今天正是封刀的正日子，把聚议厅里面收拾得齐备，外面高搭席棚，悬灯结彩，老寨主穿了一件鲜美的衣服，带着两个徒弟何瑞孙亮，爷儿三个在厅房里面静等候上礼之人。虽然说是封刀打纲，这个本也不在少处。爷儿三个正然等着呢，猛然间喽罗兵走在近前回禀老寨主得知，外面小王家坨，石老侠客到。老人家带领着两个徒弟迎接，到寨门的外面，双手抱拳说道：“老哥这些小事何敢劳动老人家亲身前来，里面请吧。”说着话爷见三个陪着老人家石铎往里面走。书中代言，石铎可不是打前山口来的，要是打前面山口来，有吴家父子挡住去路，他也进不来。老人家是由打后山来的。把老爷子石铎陪到聚议厅的里

面，石铎问了一声："兄弟，账房在那里先把我一份礼收上。"宏勋摆手说道："老哥哥那到不必了。今天这点儿小事，我把您惊动来，所为的就是借老人家的威风，镇压众雄，您还上礼干什么！"石铎一笑说道："宏大弟你不晓得，人人都知道你我交称莫逆。今天你封刀我要是不上礼，有人翻开账本看看，岂不是叫人小看我吗？"说着话宏勋叫人领着到了账房来，石铎一伸手由打腰间取出四封纹银，一共是二百两。说道："劳你驾，先生劳劳笔吧，请你写上石铎礼金二百两。"管账先生拿起笔来上账。在旁边宏勋，行礼谢了谢，复把石铎陪到了厅房，入座献茶。哥儿两个谈着话，直谈到已时将过，还是不见来人。石铎问道："兄弟你一共出了多少份贴呢？因为什么天到这般时候还不见上人呢？"宏勋心中也是纳闷，遂打发自己的徒弟孙亮："你到外面看看去，也许众雄他们集齐了同来，也未可知。"说话之间孙亮转身形出来，一直够奔山口。将然来在山口留神一看，就见吴家父子和车里山车里达打了个难解难分。再一看，在树林子里头众雄聚集，孙亮一看不由得一怔，明知道这是吴均带着他的儿子把所有封刀上礼之人，一概挡住。自己也没敢声张，转身奔聚议厅禀报。宏动一听把颔下的掺白髯一抖说道："哎呦！好兄弟，别人搅我场还到不要紧，你不当把我相约的众雄你全都给我挡住。我豁着我这条老命跟你拚了吧。"老人家将然站起身形，在旁边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石铎，站起身形把双手一横，挡住了宏勋，说道："兄弟你别着急，好在你比他年纪大的多，你要一着急，到了前面山口，你们弟兄们见了面如果是言语激烈，末免就得动手，数十年的交情岂不一旦丧尽。倒不如愚兄前往问个明白，有什么话再说也不晚。"宏勋一听也对。银面仙猿来到

山口，留神观看，果然吴家父子，正然跟车里山车里达正打的难解难分。石铎把银髯一摆，飞也相似，往外面紧跑，高声喝道："吴二弟住招，车氏弟兄撤手，石铎来也。"老头子连喊了数声，他们听着直若耳旁风老头子一时情急，留神一看，在旁边立着一个石碣，上面有字写的彩风山祥云岛，老头子看罢说道："那一家要是不住手，以此石碣为例。"说着话，一抖手，就听"吧"的一声，把石碣打碎。然后把银髯一抖站在那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这一来不要紧，众雄看着都是一怔。吴氏父子一看，赶紧把军刃一撤，跳到了圈外。老人家抢步向前问道："吴二弟，今天是你大哥宏勋封刀的喜期，你不给他帮忙，还在山口里搅闹，岂不叫人家外人笑话吗，人人皆知你们弟兄交情莫逆，义似桃园，无论心里有多么不愿意的事，都可以当着面明言。"吴均听罢说道："老哥哥，我把我的肺腑说给您听听，如果我不对，您是作老哥哥的，就是置我于死地，我也甘心。只皆因我哥哥出贴作封刀大会，我相劝再三，我恐怕众雄到此事出意外，与我们弟兄脸上无光。我想着他老人家出贴打纲，不是所为的就是几个金钱吗！我可不敢说我富，周济别人我可周济不起，我哥哥要是用钱花，帮个一万两万的，那总算是花的着。我不叫他老人家撤贴打纲，他老人家苦苦不听。再者说这个打纲的事，有交情的那就不用说了，要是没有什么交情的，就来到了，也惹人家背地里谈论，咱们弟兄何苦落这个呢！再说要是接着贴不来，又未免显着咱们弟兄脸上难看，老哥哥您想我说的这话对不对？故此，我筹划半天，没有相当的主意，才想出了这么个主意，不让众雄上山，待到我哥哥没了法儿，我再拿出钱来，给我哥哥作养老之资，叫人家看着还是我们哥儿

俩，这就是我的拙主意，老哥哥您看怎么样？”石铎听完这话，心说：别看这个人性质粗鲁，交朋友还是真实诚，说道：“既然是你哥哥把众雄全都惊动到了，难道说这个封刀会还能做为罢论吗？倘若依着你的主意这可不成，又显着你不够朋友了。暂且你先回家，但等封刀的事完毕，我陪着你哥哥到你的家中，必然叫兄弟你过的去就是了。无论如何兄弟你得给我这个面儿，我既然出头啦，你要不给我这个面子，显着我脸上不好看。吴均一听石铎所说的这话，遂说道：“好吧，这场事总算兄弟我的不对，但等封刀事毕，我再到山上给我哥哥请安陪礼吧。”说着话吴均带着吴禄回家去了。石铎冲着从雄一抱拳，说道：“大家里面请吧。”大家纷纷往里走。就在这么个工夫，就听有人叫老师老师，一连叫了两三声。石铎回头观看，一看非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徒弟王环。石铎止住脚步，说道：“我不是叫你回家看望你的老娘，因何你来在此处？”王环并不隐瞒，把以往之事，对着石铎细说了一遍，然后用手一指说道：“师傅您不认得，我给您见见吧。这一位家住京南霸州童家屯姓童名林号叫海川，外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石铎一听，留神观看童林。见他二目如电，不枉人称侠客。王环又用手一指石铎说道：“师叔，这是我的老师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童林一听赶紧走上前来，说道：“童林有礼。”彼此二位各自客气了一回，把司马良，夏九龄，张方等，互相全介绍了。童林也把自己的来历，对着石铎说了一遍，直说到：“钦差大人公馆之内，夜晚丢失了金牌，留下了辞句，写的明白：夜至三更天，来到府太原，盗牌回山去，庆寿上西天。我因为这里本山的寨主金头寿星这几个字，我以为是金牌被他人所盗，故此前来侦察。你老人家看有什么法子，从

那里入手，你老人家久居山西太原府，乃成了名的老侠，大概丢失金牌你老人家许有个耳闻吧。”石铎说道：“童贤弟今天趁着彩风山封刀，聘请的众雄俱已聚齐，进到里面调查金牌的下落，看我的眼色行事。”说话之间石铎在头里走，童林在后面率领着四个小弟兄，在后面跟随。进到山口，一直奔往里面聚议厅。来在聚议厅的大院一看，高搭席棚，悬灯结彩，里面设摆金漆八仙，金漆桌椅，全挂着大红缎子的南绣屏，金围桌椅靠。所来的众雄大家纷纷够奔账房上礼，上完了礼，众人归座。童林在东北角一张桌儿上正当中入座，在两旁边四个孩儿相陪，留神往里面观看。但只见聚议厅把前槽的隔扇俱已打开，在正当中迎着面供奉着燃灯古佛。神龙的前面是神橱，上面摆设着各种的祭品，五供蜡扦香炉等等。在神座前上面摆放着一个刀架子，架子上面搁着老头子的一口虎头墨鳞刀，在刀的上面点着许多的黄钱。童林正然观看，就见在旁边走过一位年过花甲，精神百倍的老叟，走在聚议厅廊檐下，细腰扎臂，双肩抱拢，里面穿着白绸子裤褂，外罩灰色绸子大褂，腰里声着一根绒绳，脚底下青缎子云鞋白袜子，往脸上观看，黄淡淡四方的脸面，两道残眉寿毫多长，金睛叠暴，灼灼放光，大狮子鼻子两颧高纵，四方海口，颔下一部花白髯黄须子稍，大耳朝怀，花白剪子股的小辫，别看这么大的年纪，还没有歇顶，就见他双手一拱，说道：“老朽今天一时的斗胆，下贴把众位请至敝寨，又蒙诸位解囊资助，我宏勋感德非浅。从今以后我是金盆洗手，退归林下，以度晚年。此后，身所享受者，皆是诸君所赐。今天当着诸位英雄，我要焚香封刀。”大家齐声说道：“给老人家道喜，我等众人要是跟宏老侠比，那可就比不了啦，谁能够像老人家

这么大年纪，全始全终。”老人家吩咐一声预备，在旁边孙亮端过一盆脸水，一条新手巾。老头子洗了洗手，这就叫金盆洗手，不过是说的好听而已。老人家净完了手，把香拿过来点着了，双手往上一举，说道：“过往神零听真，信士弟子宏勋，由打闯荡江湖，自造墨鳞刀，行侠作义剪恶安良，并没有半点错用了宝刃。今天当着神明之前，发下大愿，退归林下，永不复用墨鳞刀，如果说言不应口，口不应心，神鬼不佑。”把话说完，将香插在灯内，跪倒身形大拜了四拜，然后站起来退在廊檐下。众人给他道喜。这才吩咐一声摆坐。工夫不大，早有身穿长大衣服的喽卒，摆放杯著筷碟，冷劳熟羹，干鲜的果碟压满了桌案。然后自己亲自挨着桌子把盏，众人这就算是开怀畅饮。

就在这么个工夫，猛然间就见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石铎站起，说道：“宏大弟，我有一句话今天借着你封刀的喜期，天下英雄俱已在此。我教了一个小徒弟名叫王环。我把他叫过来挨着桌子我都给他指引指引，俟后走到一处彼此大家都有个关照。还有一样儿，叫他在诸位的面前把我所教给他的武学，当着面叫他演习一番。头一节给诸位英雄助助酒兴，再者就是他那一招不对，望求各位指教他。”这句话未说完，在旁边宏勋叫道：“石大哥，今日并非鸿门樊哙，如果是叫孩儿这么一练，把大家的兴致引起，大家要是一练，恐怕人多口杂，从中出点儿是非，多有不便，要叫我看还是不练为是。”石铎一笑，说道：“大弟，你有所不知，也不是愚兄我说句大话，有我在此，准保无虞。”把话说完了，一点手叫了一声：“王环，你上这厢来。”小白猿正然跟童林在一张桌上坐着吃酒，张方爷儿几个正乐呢，童林问道：“你乐什么？”张方说

道："咱们这叫贼吃贼吃的更肥，今天所来的众人，给他封刀全得上礼，独有咱们爷儿们分文未费。还坐在上座吃着喝着，喊五叫六您看这够多么可笑。"正然爷儿几个谈着，就听石铎那里叫王环，小白猿一听赶紧往前紧走，来到近前说道："老师叫弟子有何吩咐？"老人家说道："你随我到这里来。"这才带着孩儿把所有的这些桌儿，挨着位的给他这么一指引，指引来指引去，指引到了东南角这一张方桌上面，一共坐着是五位。正当中坐着这位年纪大概有个三十多岁，不到四十，白净的面皮，新刮的胡须碴，穿着蓝绸子大褂，看不见中衣。在左右两边，相陪着二位，穿着打扮，跟当中这一位差不多，不过年岁稍长。在末坐这二位：上乘首这个身上穿蓝绸子裤褂，脚底下洒鞋白袜，往脸上观看，瘦小枯干两太阳凹着，尖头顶紧辫根，两道半截眉毛，深眼窝子黄眼珠子，小鹰鼻子大嘴岔，微有几根胡子，两个小元宝耳朵，胁下悬着一口刀。在他末一坐坐着这个，身上穿着灰绸子大褂，脚底下是豆包鞋白袜子，往脸上观看，长了一张白净的面皮，两道长眉直插入鬓，二目无神，通关鼻梁，小厚咀唇，一双片耳朵，漆黑的一个发辫。石铎遂用手指在当中这一位说道："王环你来看，这就是七星山的少寨主，他排行在三，名叫段士宝。这是他的大哥，叫段士铃。这是他的二哥段士贤。他们哥儿三个的美称，是红纷蝶白粉蝶墨粉蝶。这就是巡山的二位寨主，他叫迎风牡丹杨山，望月牡丹董玉，这全是七星山紧要的人物，要你谨记了。"王环一听他师傅说的这一段话，不由得双眉紧皱，二目圆翻，自己腹内辗转道："大概这几个人与我亡去的天伦有关，莫非今日是我报仇的日子到了，也未可知。"石铎上见完了说道："王环你把我所传授的那趟刀法，当着众雄面

前演来。”王环一听师傅吩咐，说了一声：“谨遵师命。”遂站在院子当中，王环早就明白，分明老师指点于我，今天我就照着他们几个人下手。书中代言，石金声由打王环八岁，跟老人家学艺。老人家是夜晚都给他武术，白昼之间，到各处打探。打听太谷县的总役快手王能，是被何人所害。后来老人家访查着了，王能被七星山的二寨主段国柱，带领两个巡山的寨主，杨山董玉，二十来名喽罗兵，在七星山的山根下，将王能乱刃分尸。石铎自知此消息，存在心中，也不跟王环说，竭力叫他练本领，俟有机会再为指破。谁知今天彩风山封刀，他会来了。石金声这才把话跟他这么一说，王环天然的聪明，他竟会意了。石爷叫他练刀，并不延迟，院子当中一站，然后双手抱拳说道：“诸位英雄各路豪杰听真，在下王环别号人称小白狼，今天借着宏老侠客封刀的喜期，天下的英雄全都在此，我要在众位的面前现丑，这也是奉师命练刀。”说着话冲着四周围作了一个罗圈揖，然后一伸手探臂膀，由打背后掣刀。身形向下一矮，作出来夜战八方藏刀式，别看他年青，刀法可不年青。一亮刀他就把老人家所传的八卦万胜金刀施展出来，前面这六十四招慢慢的练起，在先前可慢，后来是越练越快，这口刀上下翻飞，护住了自己的身体，不亚如刀山相彷，洽似雨打梨花白光飞舞，众雄无不喝采。大家正在兴高采烈之际，猛然间就见王环一直够奔东南角。来在杨山董玉这张桌，把钢牙紧咬，虎目圆翻，擎着这口刀够奔杨山的顶梁，恶狠狠往下就剁，耳轮中就听吱的一声，众人观看，就见王环这口刀剁在方桌的上面，足有二寸多深。石金声一看心说好冤家，今天仇人相逢，报仇雪恨就在此时，为何大意被贼人将刀躲过，这不是打草惊蛇。不表石金声，话

说杨山正然看的入神之际，猛然间就见王环一跃身来到切近，够奔自己的顶梁剁来，杨山一看不好，赶紧一闪，王环这口刀正然剁在桌上，杨山站起身形，用手一指说道："王环，杨寨主跟你有何仇何恨，你暗中行刺？"王环未及答言，石金声走上前来，双手抱拳冲着杨山深深的作揖，说道："杨寨主叫你受惊了。今天这个孩子见人多晕场，未免心里发慌，一时失手，险些不曾剁在寨主的身上。这幸亏是杨寨主身体零便，要是换一位旁人，他岂能够躲闪的开。没别的杨寨主，你今天吃万分委屈，望你看在老夫的面上，饶恕小冤家。"杨山一听这话，不由得心中暗想道：这个小冤家王环，他跟我有何仇何恨，一时之间他要打算要我的命，其中定有一个缘故。有心不罢休，又一想他既然是银面仙狐铁背昆仑的徒弟，在场的众人都跟他们有交情，如果两下里当场动手，我们人单势孤。今天趁着石金声给我陪情，莫若我见好就收，若不然白饶不值，想到这里，说道："石老侠客这些须小事，何改劳动老人家您到我的面前。既然老侠客您这么说，咱们是作为罢论，请坐下吃酒吧。石爷一伸手掳住了王环的腕子，对准了王环的脸上，就是一口唾沫，说道："你这个武术是怎么练的，我由当初教给你武术，我要知道如此，我也不教给你，既然杨寨主不见怪于你，还不过去谢谢。王环一看这是老师给自己一个台阶。赶紧过去把刀起下来交于左手，向着杨山一抱拳，说道："杨寨主您恕过我吧，皆因我年轻学艺不精，您多多的原谅了。"把话说完，石爷拦着王环一直够奔聚议厅的里围屏后面，看了看里面没有什么人，遂低声说道："王环，你怎么那末不小心，方才我已竟对你说明，杨山董玉，七星山的少寨主这就是你父亲的对头仇人，此时不能报仇，日后可

就难了。”王环说：“一不作二不休，索性我出去说明了，与他一拚，您看如保。”石爷说：“也只可是如此，但是你的刀不行，将我的金背折铁刀交付于你，我再设词叫你二次练艺，你可不要心慌意乱，看仔细了下手。”爷儿两个计议已毕，石铎王环由打聚议厅出来到了台阶下，爷儿两个冲着四周围作了一个罗圈揖，说道：“诸位，方才我叫王环练了一趟刀，此刀的招数一共是一百二十八招，外有回光返照尽命三刀，王环所练的不过是十分之一，因他失神险些出了差错。今天我要憨憨脸，在各位台前再叫这个孩儿出头练两招，无论如何请大家加以指教，别驳我这老面。王环哪，你就在他们各位的面前二次献丑吧。此次可要仔细。”旁边宏勋连连摆手，说道：“石大哥千万别练啦，这是我请哥哥你来封刀，你倒给我往外钩事，我受的了吗。”石铎心说：宏大弟你晓得什么？今天就算咱们弟兄变了脸面，我也应当办这场事。叫了一声：“宏贤弟，我叫王环练几趟刀，你为什么执意的相拦。再者说我们爷儿们，来到彩风山给你封刀上礼，也不是搅你来啦。练两趟刀有什么不可。”众人一看老哥儿两个言事崛强，恐怕他们激起意外，聚发镖局子的掌贵神枪张凯，站起身形，冲着宏石二位老侠客一抑拳，说道：“二位千万不要这么样，石老侠客所说的叫少侠王环二次练刀，不过是为给大家助助酒兴，宏老英雄也不必相拦别看头一次失手，这一次断乎不能了。我说少侠客，依我说这一次你再练，多加一点小心吧。伤人倒是小事，对于你自己的名声不好看。你就再练几招，给我们大家看看吧。”神枪张凯张四爷是外场面的朋友，阅历老练，说了几句话，给他们老哥儿两个解劝解劝。王环藉着这个话，遂着来到院子当中一站，说道：“谨遵老人家之命。把话说完，

把手中的刀一顺，二次又练将起来，这一次练可就比前次大不相同了。就见王环双眉紧皱，虎目圆翻，把刀慢慢的一招一招的演来，在场的众人各自观看，宏勋还要相拦，一看他已竟把刀练开了，也就不能拦了。王环拿着这口刀未免还觉着有点重，这口刀光闪闪冷嗖嗖，舞动如飞，由院子当中一直的够奔东南，来在东南角离着杨山他们这张桌切近，杨山递了一个眼色，董玉点头会意，准知王环这一次准不是练刀，一定是寻仇，杨山轻轻的由打背后把刀掣出来。见王环冷森森的金背折铁刀盖下来，他只能是一反腕子，起身用刀对准了王环的刀往上一迎，就听呛啷一声，叭哧一声，刀削为两断，死尸翻身栽倒。王环今天他这么一杀人不要紧，可就把胆子振作起来了，一换身刀交左手，顺着衣裳底下一摸，把手探入了镖囊，把亮银镖取出一只来，对准了董玉的硬嗓咽喉，说了一声着，段士宝应声而倒。原来在杨山被王环砍死的时候，董玉及段氏弟兄俱都一怔之际，猛然间，一只镖够奔董玉的咽喉打来，赶紧往下一藏头，董玉可把镖躲过去了，这一镖正把段士宝的气嗓打断，立时绝命。大家一看，并堂的大乱，王环刀劈杨山，镖打段士宝，自己心中稍为的平了一平。就在这么个工夫，就见有人纵在桌子的上面，脚踏的桌面哐哧的乱响，高声的喊道：'好么好么，你们这是成群结伙，定非良善，石铎你助徒行凶，刀伤人命，王环你乃案中的要犯，我看你往那里走？”宏勋他早就急啦，没等病丈岁往下再说，他就一纵身够奔聚议厅的里面，刀架子上面把他的虎尾墨鳞刀取将出来，往腰间一卦呛啷一声宝刃离匣，向着石铎用手一指说道：“大哥，咱们哥儿两个好弟兄，您这才叫对？左三右四叫你的徒弟练艺，我看这里头就有毛病。他刀劈杨

山，镖打段士宝，他们都是七星山的重要的寨主，这场祸这不是给我惹上了吗。没别的话，我跟石大哥你是誓不两立。”把话说完手中拿宝墨鳞刀，那个意思要闯上前来，跟石铎动手。张方一看由打桌子上面跳下来用手一指，说道：“宏勋，你就是罪之魁祸之首，你摆封刀大会，出了人命，你还要抄军刃动手，看起来你就是不法之人。”过来用手一点，叫夏好龄先拿绳子把他捆上，宏勋就是一怔，就凭一个孩子他就如此口轻，老头子是久临大敌，焉把张方放在心上。可有一件，在旁边站着一位紫面大汉，众人全都是低言悄语，从中有三月三亮镖会在场的各位镖主，他们都认得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故此宏勋也没敢发作。此时夏九龄一伸手，由打腰间取出那一纸公文，说道：“我是奉钦差大人的堂谕，巧扮行装来到彩风山，所为的就是办你们，没别的说的，暂请委屈一点吧。”说罢伸手把老人家宏勋的手一背，轻轻的一绑。宏勋暗想他是钦差公馆的官人，一动手我就叫拒捕殴差，就不够侠客的资格了，不如到公馆有什么事再说，夏九龄将宏勋绑好，张方用手一指，把这个姓石的老头子也捆上，他是纵徒行凶案中的要犯。他们要捆石铎，石铎低头不语，夏九龄上前把老人家捆好，又把王环捆起来。一共是老少三个人，仍然把军刃悬在他们的腰间。童林在旁边看着，张方他真敢这么办。这二老也真听说，但是叫我有些对不起朋友。又一想张方是诡计多端，也许他把他们爷儿三个捆起来是敲山震虎，倒不如暂时不管，倒看他把这爷儿三个往那里交代。童林正然想着，就听张方说道：“走走走，别的话不用说，到了公馆听大人公断，这个原告也得跟着。七星山的董玉，段士贤，段士铃，早已踪遗迹不见。再一看所有封刀上礼的众雄，有机伶

的趁着这个乱劲，早已走开，不精明的他们还跟着闹闹哄哄，张方不管，由打彩风山押着他们三个人，一直回全来在里面，张方这才说道："哎呦，二位老人家叫您跟着受惊，小子张方跟您论个左右，您跟我的天伦真有交情，您就得恕过我。"说罢亲解其绑。绑绳解开，张方跪倒给石宏二位老侠磕头，又给王环作了一个揖。他这一个连童林都摸不着头绪啦，张方说道："童师叔您还楞着呢，还不把丢失金牌的事情，跟他们念叨念叨。我在彩风山恐怕走漏风声，又怕七星山贼人动手。其中有向灯的，有向火的，将事闹大倒不好办了。"童林一听这才明白，从头至尾就把丢失金牌的情由，跟着宏勋一说，说完了一伸手，由打腰间又把贼人那四句词句拿出来给宏爷看。金头寿星看完了，不由得点了点头说道："好胆大的贼人，竟敢夜入公馆盗去金牌。要说山西地面，也不是说句大话，就得属我跟我石大哥，但是金牌的下落，我可不知道。要说是封刀聚众，王环拿刀杀人这场事，童侠客请回明了大人，应当何罪我甘心领受。"童林一听这个话连连的摆手，说道："二位老侠客，要说彩风山封刀，令徒王环刀劈杨山，镖打段士宝，我已然明白了。他们原是七星山的寨主，慢说是死两个，就是死二十个，都有本公馆里一面承当。还是找寻金牌的为要。虽然说二位老侠不知道金牌的下落，你们哥儿两个总算是人杰地灵，比我们强的多，请二位设法访查为妙。我到里面禀明了钦差，然后有什么话再说。"这才叫小弟兄等陪着他们爷儿三个。

童林来在里面，先给大人请安，把彩风山的事前后跟钦差细说了一遍，并把宏石二位老侠请到，请示大人您见不见？钦差一听本地面的二位侠客焉能够不见呢，遂说道请。有人

够奔前面差官房，把所有的老少众雄，全都请到了后面厅房。宏石二位老侠带领王环来在后面上房，赶紧双膝跪倒，说道："钦差大人在上，犯人石铎带领弟子王环给大人磕头。"宏勋也跪倒磕头报名，钦差大人一看，把身形一欠，说道："二位老侠请起请起，何罪之有，方才我听海川报告，老人家在彩风山产除恶人段士宝，杨山，那乃是给本地面除害，不但本钦命感情，就连本地方文武职官，他们都致情不小，彩风山事小，还是金牌事大，二位老侠请坐。"宏石二人落坐，钦差还是谈金牌的下落。年大人说道："你们二位在此多年，那里有不法之徒，一定有个耳闻，倘若有了下落，咱们慢慢的设法追寻，可也就是了。再说石老侠客年近古稀，在太原府居住多年，大概对于外面占山的总得多认识几个。"石爷说道："石铎在山西生长，所有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不法之人，我倒有个耳闻。到如今我在家闭门不出，已然是二十年有余，所有这玩枪舞棒好武之人，早已断绝了关系。您要是打听三十年前的事，我倒知道些，现时之事我兄弟宏勋他倒有个耳闻。"钦差听罢石铎这片话，手拈着胡须微然点了点头，说道："宏老侠客与石老侠客，全是当今的人物，大概本地面上有不法之处，您必完全知晓，只要打听出下落，到那时金牌就容易寻找了。"宏爷一听钦差大人这个话，微然一笑，说道："钦差大人您要打听金牌的下落，我在彩风山身为绿林，我向不打劫客商，督率喽卒种地自养，您要叫我打听金牌的下落，我那里知道。别看我不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老道，主持九转还阳观，姓染名妙兴，外号人称叫九转还阳道。别看他是一位出家人，他专门跟江湖人来往，差不多江湖绿林人作买卖，得了贵重的物品，必要拿到他的厅中，先搁放三天，

如果是无人查找，他们再一分，欲要访查金牌的下落，须奔九转还阳观。也不是我说句大话，金牌如要在那里，我必能拿回。钦差大人一听心中欢喜，说道："既然如此，老侠客你就辛苦一趟。"老头子说道，童侠客可不是我怕事，不敢自己前往，尚若是事出意外，人单势孤，多有不便，把您的令高徒请两位前去帮忙何如？"童林遂回头问身后站着的徒弟们："你们谁去跟着老侠客够奔还阳观？"旁边有人答应，我们哥儿两个跟着吧，童林观看答言者非是别人，正是杨小香杨小翠，童林看看说道："既然你们两个人愿意跟随老侠前去，所有一切的事情，要听宏老侠的吩咐万不可自由行动。"两个防儿答应。宏爷站起身形，跟钦差大人告辞，带领着两个孩儿，奔前面差官房去了。大人心内辗转暗思：如果金牌搜寻不着，我不能起身，四万饥民嗷嗷待哺，我在此耽延时日，岂不亏负圣恩。正在思索之际，猛然听有人说道："大人在上，小子给您行礼了。"大人突然之间，听见有人说了这么一句，吓了一跳，留神观看，面前站着一个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这么一个怪形人，不由得问道："海川这是什么人，给我行礼？"童林赶紧说道："大人您不认得他吗！他的老爹爹家住镇江府瓜州，姓张名鼎字子美，别号人称铁扇仙风流侠，这就是他的少爷名叫张方，别号人称病太岁。在广东龙门县清源山寒峰岛祥慈观跟随欧阳剑客爷练艺，奉师命回家省亲。"就把回家遇见他的二位师兄替他二位兄出力，镇江府领堂批捉拿十八条命案采花淫贼的话对着年大人说了一遍，年羹尧听罢点了点头，暗想道：风流侠张子美偌大年岁，生得丰采可爱，不料想生了这么一个孩儿，年大人问道："张方既然腰里掖着公文捉拿陈道常，可管将他拿获？"张方一听就把自己所经过的

事情，对着年大人这么一提，然后又向年大人跪倒磕头，说道："老大人我有一段大事，求老大人把我这张公文缴回去，我情愿意跟随老大人当差，求大人恩典保荐我也来一个随行的委员吧。"钦差大人一听，这个人真是精明强干，说道："好吧，既然愿意跟我当差，我把你的公文，给你代激回镇江府，我保举你为随行委员，办事可要认真。"张方走上前谢大人的栽培，年大人一摆手，所有的众人退出厅房，来到前面差官房。老英雄宏勋，早已收拾俐落，带小香小翠，跟童林告辞。爷儿三个由打公馆动身顺着大道一直往前行走，奔往九转还阳观，天堪堪掌灯，爷儿三个已来到了九转还阳观，看了看当中的山门，两旁边的角门，在山门上面横悬，一块匾，上面写着敕建九转还阳观，漆匾金字，坐西的山门紧闭，南面的角门虚掩。宏勋来到阶台上面手打角门，叫了一声里面有人么，连叫了两三声。就听里面有人答应："那位？"由打里面出来一位道童，看了看认得，说道：'我打量是何人，原来是宏老爷子，天到这个时候你才来，莫非有什么事吗？"宏勋一笑说道："有点儿闲事，与你们当家的谈谈。观主可曾在厅内？"小道童说道，现在后面鹤轩，里面请吧。"又把小香小翠让进，回手关角门，来在里面，伸手起廉栊，把宏爷让进屋内，一看这三间房，明着两间在西边是一个暗间。屋里头并没有多少陈设，靠着山墙有一张床，在床的上面放着一张小炕桌儿，下面放着脚搭等物。迎面一张八仙桌，两旁边放着座位，桌子上面放着——灯，爷儿三落坐。小道童说道："宏老英雄在此等候，我禀我们观主得知。小道童转身出去工夫不大，听外面念一声无量佛，廉子一起，由打外面进来一个老道。小香小翠留神观看，但只见老道是个大身材，细腰

扎背，身上穿着青绸子道服，青缎子大领，腰扎杏黄绒绳，右胁下悬卦宝剑，脚底下青缎子云鞋，高腰白袜过磕膝盖，往脸上观看，四方的脸面白中带煞，微然沾点儿扎脑门，两道长眉直入天仓，一双大三角眼，通关鼻梁，大鼻子头，大咀岔薄咀唇，一咀七颠八倒的大板牙，两耳扇风，三绺墨髯，黑真真的头发，高挽发髻，手中拿着一个拂尘。看罢就听让道："宏大哥，怎么天到这般时候才来，你的封刀，吉期，因为我的庙中穷事多忙，我也没去给你忙和忙和，怪对不住你的。"宏爷抱拳说道："贤弟你我乃是知已之交，不过客气，兄弟送我的许多厚礼，我这里还没谢谢呢。"把话说完老爷子用手一指小香小翠，这是我新收的两个小徒弟，他们姓杨，过去见见梁道爷。"这两个孩儿过去见礼已毕，撤身形在旁边兀凳上一坐，梁妙兴说道："大哥天已不早，大概你们爷儿三个还不曾用饭吧。"说着话吩咐小道童，把桌椅搭开，擦抹桌案摆放杯著羹碟，霎时间酒肴满案，老道让坐把宏勋让正当中，两个孩儿左右相陪，梁妙兴拉了一个兀凳坐在末坐，亲自给老人家斟酒。宏爷说道："我这一次来叫夜猫进宅，无事不来。我有一事奉求贤弟，没别的兄弟你得多分神。"老道一听说道：'大哥咱们是知已的交情，有话请讲，只要小弟我办的到，我是万死不辞。"宏爷说道，只皆因有一位奉旨的钦差，他老人家姓年官印叫作羹尧，四川放粮路走太原府，不想夜晚之间，在公馆以内有高来高去绿林盗去了钦差的金牌，临行留下字柬，年大人恼怒，把我跟石大哥叫在公馆，再三追问，我们哥儿两个还提了点儿嫌疑。要依着年大人吩咐一声要把我们两个人押在监牢，多亏随行的委员童海川，与我等道义相投，在大人台前百般的若劝，大人这才应允我们两人带罪寻

牌。我无可奈何，就想到兄弟你这里了。要说在山西太原府，无论是那一个只要作了案也瞒不了兄弟你，不知兄弟你知道金牌的下落不知，如知道那可没别的，你得替哥哥我为为难。”老道一听金头寿星这一片话，不由得手拈须髯哈哈大笑说道：“哥哥我早就算到这里了，我就断着哥哥您必来，打听别的我还不知道，要打听金牌，我先说给您听听对不对。这个金黄澄澄赤金打造，上面有八个大字：代天巡狩如朕亲临。不但是这个，他盗走金牌临行还留下字柬，字柬上面几句话我还知道是：夜至三更天，来到太原府，盗牌同山去，庆寿上西山。老哥哥你听对不对？金头寿星郑听，说道：“要没有庆寿上西天这五个字还牵连不了愚兄了。如今贤弟既知底细，就请你把金牌拿出来，我赏鉴赏鉴。”老道闻听一摆手说道：“大哥你别忙，既然我把话都说出来了，金牌就在我这里放着呢，你还着什么急。说着话梁妙兴端起酒来让酒，金头寿星也端起来，老哥儿两个碰杯，香翠俩也忙把杯擎起来，杯到酒乾。一连就是酒足三巡，菜过五味。金头寿星那个意思是将然有话要说，打算要问问金牌的下落，还未容金头寿星说话，自己就觉乎着眼前发黑，天旋地转。登时之间，翻身栽倒。工夫不大，一桌上四个人互相倒卧在埃尘，就听外面小道童念了一声无量佛，伸手启廉子来在了屋内，手中托着一大碗凉水，含了一口，照着老道梁妙兴喷了一口，登时之间老道极伶伶打了一个寒战，反身站起。就听小道童说道：“果然不出祖师爷所料，今天他们就算是被获遭擒。”书中代言，这是怎么一段缘故呢？老道正然在鹤轩里面间坐，小道童到鹤轩里面禀报梁妙与。老道一听金头寿星带着两个徒弟来，准知道为金牌而来。遂吩咐一声：“小道童，回头我上前面去，

我陪着老头子在前面说话。我要是叫你们准备酒，你把酒里面多下点蒙汗药，连我带他们众人一齐蒙倒，听着屋里有了动作，你赶紧到里面用凉水先把为师我解救过来。然后我再把他们三个人捆绑起来。”所以金头寿星才上了他的当。老道把金头寿星，小香小翠爷儿三个扶起来，倒剪二臂，全都捆在椅子上面。梁妙兴一伸手先把金头寿星胁下悬的虎头墨鳞宝刃摘下，然后含了一口凉水，把金头寿星小香小翠喷醒过来。老道念了一声无量佛，金头寿星双睛观看，不由得就是一怔。挣了挣，才知道二臂被绑，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事怨我失於计算。”遂垂头丧气，两个孩儿苏醒过来，看已竟被绑，并不作声，不过是等死而已。老道看了看宏爷未免含笑，再看了看桌子上面的蜡灯，已然堪堪的着完，这才叫小道童赶紧到后面去了以取蜡。老道一掣虎头墨鳞刀寒光灼灼，冷气侵人，手中把刀一掣，刀鞘子放在旁边，用手一指宏爷说道：“宏勋哪宏勋，你也有今天，这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你认为着，你家祖师爷跟你有交情，你不想我是何等的英雄，岂能连累於你。今天你既出头，我就不能容你生还了。你死在九泉休怨祖师爷意狠心毒，这也算今生的冤家，来世的对头。”把话说完，手中擎着刀，照着宏爷恶狠狠往下就剁。宏爷说道：“恶道，休要多言你赶紧给老太爷个快刑。”老道手持刀，奔宏爷的脖项就剁，宏爷一看刀来啦，把心一横，合睛而待。将然一闭双睛，猛然间就听叭咚一声把宏爷吓了一跳，赶紧睁眼观看，一看恶道倒卧埃尘，被一个人脚踏着他的后脊背。留神细看这个人非是旁人，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老人家把头一低，脸上现出来惭愧的样子。

第五十九回

寻金牌相约破机关　私探山王环落翻板

书中代言，童林由宏勋带着两个徒弟走后，他们就调摆桌椅，安放杯著羹碟，入座饮酒，将入了座，就听张方冲着童林一笑，嘻嘻说道："这叫搬别人的牙，他不疼啊？"童林一听这个话，未免有点儿疑心，遂问道："张方，你说这个话我有点儿不明白？"张方说道："您可别过意，我是不放心我两个师哥，杨小香杨小翠。他跟着宏老侠客奔往九转还阳观，这九转还阳道，既是分赃大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如果宏老英雄要是在九转还阳观事出意外，又该如何？"童林一听心中暗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叫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童林问道："张方要依着你说，这个事应当怎么办呢？"张方接着说道："要依着我说，跟石老侠客打听打听，九转还阳观的道路，前往接应那才算个正理。"童林听罢说道："事不宜迟。"酒也不喝啦，跟石爷问明白了九转还阳观的道路，童林这才起身。比及来到九转还阳观，这个天可就掌上灯了。仔细观看当中的山门，两旁边的角门俱已紧闭，幸喜夜深人静，道路上并无来往的行人，脚尖一点地纵上了山门的上面，由打上面抖身形纵到了厅中，蹑足潜踪留神观看。就见南边的配殿灯光四射，童林慢慢的凑在台阶的切近，隔着帘子往里面观看。不看则可，这一看把童林给吓了一跳，就见老人家倒剪着二臂，捆绑在椅子的上面，两个孩儿一边一个。童林心说：真未出张方所料，这

幸亏是我来啦，我要是不来，焉有他们爷儿三个的命在。再一看，老道恶狠狠举起墨鳞刀，照着老人家宏勋往下就剁。童林一看不好，赶紧进到里面，一伸手顺着老道的右胳膊底下，一托他的胳膊肘，左手掐着脖子大筋下面给他一腿，九转还阳道反身栽倒。童林由打手中先把老头子的虎头墨鳞刀夺过来，解他的绒绳把老道捆好。两个孩儿一看老师来啦，心中欢喜的了不得。童林一伸手先把老英雄宏勋的绑绳解开，两个孩儿也挨次解开，把虎头墨鳞刀又递给老英雄宏勋。宏爷把刀接在手，抱拳带笑说道："咳！我宏勋失於计算，不想坠了梁妙兴的计中，若非童侠客至此，焉有我们老少的命在。"童林赶紧还礼，吩咐两个孩儿把恶道扛起来，随同老人家宏勋，大家一齐够奔公馆。来在公馆天将四更，先把老道放在差官房。童林跟着宏爷一直够奔后面，来到上房钦差老大人办理公事还未曾安歇，童林在外面痰嗽一声，年大人将他叫进去，把九转还阳观的话跟大人回明。钦差大人点了点头，说道："即然将恶道擒来，我亲自审问。童林吩咐徒弟把恶道梁妙兴足下绑绳解开，众人随着推推拥拥一直推到后面上房院。再一看上房的帘子高掀，迎面放着一张桌，太原府的三班人役，在两旁边雁排翅站立，老大人早已升入公位。三班人役喊喝堂威，钦差在上面手拍桌案，吩咐一声把恶道带上来。在旁边早有人把梁妙兴推在上房屋的台阶下，有人把他两臂膀的绑绳解开。梁妙兴俯伏在地，说道："大人在上，小道梁妙兴给大人磕头。"大人在上面叫了一声："梁妙兴抬起头来。"九转还阳道在下面磕头说道："小道有罪不敢抬头，求大人恩典。"说话之间，就见老道梁妙兴抬头向上看了看。好不威严，在大人身背后站着童林牵领着他这一众徒弟，桌子前面一边

一位，上垂首就是年迈苍苍的石铎石金声，下垂首可就是金头寿星宏勋。老哥儿两个胁下悬刀，天然的威风。在旁边放着一个茶几，后面一张兀登。兀凳上面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师爷，两撇燕尾髭须，手中持着笔净等着供。在台阶两旁边就是马步快三班，台阶下面放着各种刑俱，好不怕人。梁妙兴正然看的出神之际，猛然间就听上面吧的一声，手拍桌案，叫了一声："梁妙兴你是个出家人。你的庙中窝藏匪人，夜晚之间来到我的公馆，盗去了我的金牌，金牌放於何处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梁妙兴向上叩头，口中说道："跟大人回，小的乃是身入三清，皈依佛祖。早晨起来不过就洒扫庙宇，烧香拜祖，除此之外并没有胡作非为的地方，大人不信请您详查。"钦差大人不由得一阵冷笑，叫了一声："梁妙兴，听你之言分明放刁，如果不说真情实话，难免你皮肉受苦，我抄手问事，谅你也不肯实招。来，将恶道重打四十大板，看他招也不招。"说话之间，就见两旁的人役，把老道按翻在地，扯下中衣按住就打，四十大板打完，请大人验刑。年钦差一看这四十大板把老道打的皮开肉绽，鲜血崩流。梁妙兴哼咳不止，口念无量佛求大人的恩典。大人问道："梁妙兴，你可曾愿招？"恶道向上磕头，有声："跟大人回，小的没有什么可招的。我是个出家的老道，我就懂的念经看守佛殿，余事不知。大人你叫我招什么呢？"大人听罢他这一片话不由得一皱眉，心说：恶道如此刁钻。想到这里，叫了一声："梁妙兴你可不招，我可要用大刑拷问於你，休怨本钦命用刑过奇。来，看夹棍伺候。"工夫不大，早有差人把五刑之祖，三根夹棍往地下一摔令人心惊。大人手拍桌案叫了一声："梁妙兴，你把我的金牌放于何处，何人所盗还不从实招来，等侍何时？"老

道看了有夹棍心中也是害怕，咬定牙关向上磕头："跟大人回，小的没有什么可招的。"大人闻听此言哼了一声，吩咐一声："来用刑。"早有差人走上前来，先脱去他的鞋袜。先用麻绳把他的脚心勒上，然后用麻辫子勒上头，三根无情木往上一套。两个差人把皮套套好，扭项回头观看大人。这就是用大刑的规则，眼得看着大人，大人要是伸出三个手指，就是三成刑，要伸四指就是四成，无论多么结实的人，也受不了十成刑。差人往上一看，就见老大人伸出手指是四成刑。你别看说书唱戏，全都说是看大刑伺候，要打算用大刑，就得看犯人的体质。如果说是犯人身体软弱，将然一用刑就晕死过去，这就得赶紧停刑。就是停刑这里面也得行家，不能骤然就停了，得慢慢的缓着撤，要不然一松，人也得晕过去。今天年大人把二目瞪圆，伸出四个手指来，叫他们用四成刑。将然这么一吩咐，两边皮套一绷，就见老道梁妙兴，顺着鼻凹鬓角热汗直流，瞬时之间晕绝过去。吩咐一声薰，脸上喷水用草纸薰，把他薰过来。大人手拍桌案，向下问道："梁妙兴你可曾有招？"老道连连叩头口中说道："跟大人回，没什么招的。"大人着急吩咐收，随着又一伸手五成刑，这五成刑不要紧，两边一背绳，就听咯吧一声，三根夹棍把当中那一根绷折。大人吓了一跳，双眉紧皱，手拈墨髯，想不出来相当的法子审问老道。此时天可就不早了，已然东方发亮，堪堪就是红日东升。就在这个工夫，猛然间就听有人哼嗤似乐非乐，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张方。大人面目往下一沉，叫道："张方，我这里正然办理公事，你笑者何来？"张方一听说道："老大人您别生气，您别看我笑我有笑的情理。要说这个问案，您问不出来老道的口供。我倒有个主意，准叫他说出真情实

话，大人您看怎么样。”钦差老大人说道：“你要有法审出他的真情实供，不但无罪，反倒有功。”张方一听向上行礼说道：“大人您在此稍候，我把我的刑俱收拾收拾。”大人说道：“快办。”张方转身形出去，好半天，就见他由打外面拿了一个蓝布包来，走在大人公案旁边，把包儿往公案上一放，说道：“我把刑俱取来了，可得我问方能有供。”大人一听你有高明主意，帮助我办事你就审问。”张方说道：“大人叫我审问，可得请大人赐个坐儿。”众人看着没有一个不生气的。连童林都哼了一声，心说：“这个孩子，要照着这样的胡闹，日后怎么能跟着大人当差？大人叫在公案的旁边放了一个兀凳。张方落坐。就听他手拍桌案叫了一声：“梁妙兴，你这个老道真正可气，你招的老大人动怒，你就把真情实话这么一说，不是免得你皮肉受苦吗？你可别觉着你是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以为你自己能够抗刑。我可告诉你，你搪的了官刑，你可搪不了你家委员张大老爷的私刑。”老道一听换了官啦。他抬头偷睛观看，不看则可，一看在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前边一个贲楼头，后面一个梆子，当中间一道沟，梳着一扎多长的一个小辫儿，鼻涕往下直流，两个小黄眼睛一瞪。老道也只可向上磕头，口称：“张大老爷小的没什么招的。没别的求您在钦差老大人面前多给小的美言美言。”张方一听不由得一笑说道：“好小子全凭你的伶牙俐齿，你哄的了年大人，你可哄不了我。今天你说真情实话还在罢了，如若不然，我得叫你认得认得我。”老道仍是不招，张方说你不招我先拾掇拾掇你。我这个刑罚别人他也不会用，说着话就见他一伸手由打桌案上把包裹打开了麻花蝴蝶扣，由打里面取出一宗物件，拿身影着，也不叫人看见是什么，来

在老道的身边，说道："你可不招，我可要用刑了。"说着话就在老道方才拿板子打的烂肉上，他把这宗东西拿出来大家一看，不是别的，就是马号里刷马的大马刷子。大家一看，就见他拿刷子在老道烂肉上就是几刷子，只疼的老道热汗直流，浑身打战，口中说道："张大老爷，我有招了，我有招了。"大家一看全都一怔，心说这小子真是叫人想不到的法子，这才叫非刑。赶情大马刷子刷到烂肉上扎心那么疼。老道他这才说道："大人您要问金牌的下落，您先别急。我把我的所作所为。以及金牌的下落我全说出。我在九转还阳观虽然说是出家，那个庙里乃是坐地分脏。我在山西太原府，无论他是那一路的绿林，他要得了一千两，有我三百两。这还不算，我在庙中发卖薰香蒙汗药。那一天来了我们一个同道的朋友，姓马名亮别号人称一颗苗秃头义士。他说他在钦差大人公馆，天到三更多不到四更，乘着众人不备，他窃取金牌一面，有心扬长一走，恐怕有失江湖绿林道的义气，他到了还阳观给我一个信。我一想既然钦差老大人公馆，打在山西太原府，丢失金牌，必然要找本地面为首的两位侠客，就是石爷与与宏爷。我一想倒不如把马亮连金牌扣在还阳观，如果宏石二位老侠客知晓，必到我那里去搜寻。谁知方才马亮在我庙里住了两天，就被七星山采盘子的小伙计，姓刘名华外号叫鸡遛子，他奉七星山二位寨主段国基段国柱之命，在外面访查那里有大买卖好回山报信，二位塞主一听，大塞主还倒小可，惟独二寨主他性如烈火，跟他三个儿子，段士贤，段士铃，段士宝，女儿叫段银娘，他一听刘华所报，马亮得去金牌，现在九转还阳观，他不由得心中喜悦。他素常结交四川刘山篷莱岛。他一想要把金牌得回来，送往篷莱岛。有言官御史，先

把年羹尧一参，使他丢官罢职，不能往四川刘山前去调查，王爷再等机会设法推倒大清国。他这才亲自写了一封书信，派刘华到还阳观前去见我。我没法只得连马亮带金牌陪到了七星山。您要问金牌的下落，现在就在七星山。这是一往的真情实话，要问别的我是一概不知。求大人恩典笔下超生。”钦差大人听他说完了这片话，遂点了一点头，随行师爷杨有芝老师爷，抄下草供，当堂书供。遂吩咐一声叫太原府三班人役，取来了刑具，手捧子，脚镣子，当堂上好了刑具，叫杨师爷备好了一套公事，送交山西太原府看押。又派差人够奔九转还阳观，知会本地面封闭他的庙门，连里面的老道道童一并拿获交太原府看押。

钦差大人把诸事全办理完毕，童林说道：“既然金牌现在七星山，就请宏石二位老侠帮忙办才好。童林路径不熟，你们老二位人杰地灵。”宏爷说：“童贤弟，事情已然到了这般光景，别着急。虽然说梁妙兴亲口招出金牌落在七星山，此言是真假无据，焉能凭信，倒不如你我弟兄三个人奔往七星山，以拜山为名，到那里采听虚实。”老大人在旁边点头说道：“好，宏老侠客言之最善，既然如此，我就仰仗了。”把话说完了，各位英雄一齐回到差官房，到了差官房童林先吩咐手下人给他们老三位预备点儿吃喝，把吃喝预备齐毕，老哥儿三个吃喝完毕，童林遂叫道：“张方刘俊，我跟随二位老人家奔往七星山，前去打听金牌的下落，此一去可不一定多怎回来。公馆之事保护大人，可由你们两个人负责，所有的众人那一个要是不听你们指挥，回头我要是来了定当重责。”两人答应，童林这才跟随宏石二位老侠奔后面上房，禀明了钦着，这才出离公馆，顺着大道一直的奔往七星山。这座山离着公

馆七十多里。童海川是赤手空拳，没带着自己双钺。石铎遂向童林宏勋哥儿两个说道："二位贤弟，这里离着七星山七十多里地，要照着这么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赶到多怎才能到的了，别说还要赶回来，依我说咱们哥儿三个脚下用点儿力早到七星山。"童林与宏爷二人一听，说道："咱就那么办。"说罢三人遂放开脚步，由打辰刻从公馆出发，至天交午刻，就来到七星山了。童林观看，就见这座山：座西的山口，红铺铺类似过火焰山，四周围寸草不生，但见怪石嶙峋。山口里面悬挂着刁斗，扯着一面旗，黑旗帜白火焰边，上面写着七星山狮子岛狻猊寨，后面有斗大的一个段字。观看之际猛然间就听里面当啷啷一棒锣声，由打山口里面撞出四十多名喽卒兵，身上穿着都是一身蓝，蓝布手巾罩头，鬓边打着麻花蝴蝶扣。每人身上都是外罩青布砍肩，沿着红边，前面一个月光，后面一个月光，前面写的是七星山，后面写着个兵字。每人手中抱着一口双手带的拦马刀。在头前站着的那一位是个头儿，年纪有五十来岁，燕尾的髭须，手中拿着个打马的滕棒。一看他们三侠往里走，四十多个人一字见排，用手中滕棒一指，说道："吹！你们三位别往里面走了，告诉你们不听，再往里走吩咐长箭手放箭了。"别看三侠这么好的武术可不跟喽卒横。石爷抢步，双手抱拳，口中说道："辛苦诸位，在下姓石名铎号叫金声，别号人称银面仙猿铁背昆仑。这一们姓宏名勋，别号人称金头寿星。这一位家住京南霸州童家屯，姓童名林号叫海川，别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今天我们三个人来在贵山，特来拜访你们贵山的寨主，劳你驾要你通禀一声。"这个喽卒兵头儿姓赵，排行在五，外号叫作水蝎子，他一听原来是三侠拜山。赶紧乐嘻嘻说道："三位侠客

爷在此少候，我到里面通知我们寨主，叫他们出来摆队迎接，可也就是了。”赵五把话说完，用手中滕棒一指喽卒道：“你们在此陪着三位谈话，我到里面去去就来。”把话说完了转身形往里面走，越过了头道寨门，二道寨门三道塞门，来到里面回禀二位寨主得知，外面有三侠拜山。段国基段国柱，一听各自抖髯说道：“但不知是那三侠？”赵五一提石爷宏爷童爷的名字，大寨主未曾发言，二寨主不由得一阵狂笑：“大哥你可曾听见，我把金牌留在七星山所为的就是香饵钓金鱼之法，不用我们弟兄找他寻仇，他们自己就会前来寻死。喽卒兵摆队相迎。”又在喽卒兵头目耳边吩咐，要你们这等这样预备了。把话说完就听锣声响亮，呛啷啷锣音焦脆。喽卒兵成双行，来在山口的外面，一字排开。就见喽卒兵头目赵五，用手一指三位侠客说：“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本山的二位寨主。”复说：“寨主爷，这是拜山的三位侠客爷。”童林留神观看二位寨主，像貌好威风。上垂首站着的这位身高六尺多，穿白绵绸裤褂，外罩灰色绸子大褂，脚底下青缎子踢死牛的豆包鞋白袜子，长方脸在天零盖上一把掌大的一块黄瓣，两道白眉直插入鬓，虎目圆翻亚赛铜铃，大鼻梁厚咀唇，两个虎牙支出唇外，领下一部花白髯胡子，顶上花白前子股儿的小辫。下垂首站着一位，比那一位稍为的矮点儿，身穿白绵绸裤褂，外罩蓝绸子大褂，脚底下洒鞋白袜，打着花裹腿，往脸上观看，四方的脸面，青中透煞，两道粗眉一双黄睛，塌山根翻鼻孔，两颧高纵，领下一部苍白髯，大耳堪可垂肩，黄焦焦的头发梳了一个小辫儿。童林将然看罢，就听人家哥儿两个哈哈大笑，双手抱拳说道：“不知三位侠客到此，恕过我弟兄接待来迟。今天三侠前来拜山，草寨生辉。”他这句话还

未说完，旁边就听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石爷乐嘻嘻说道："我弟兄有何德能敢劳二位寨主亲身迎接，再者说我弟兄来得卤莽，望求你们弟兄们海涵。"二寨主霹雳烈火眼狻猊段国柱，往前一抢身伸手，那个意思是来要搀童林似的。童林一看明白，那里是要搀，分明是要较较力。童林赶紧往前一舒手，两个人可就手腕搭住手腕子了，手搭着手各自一用力。段国柱他那个心思到打算掳住童林的腕子提起来，把童林摔一个跟斗。将然用力就觉乎童林的手指如钢，膀臂似铁，不用说摔一个跟斗连摸也没摸动。二爷心里赶紧撒手，乐嘻嘻手托苍白髯，向着童林说道："童侠客名不虚传，里面请吧。"这一句话可是他们两个人知道，别人全都没看出来。说话之间往山口里面让，二位寨主在头前带路，三位侠客在后面相随，进了头道寨棚栏门，童林一看就是一怔，就见两旁一边二十多名，两边五十多刀斧手，每人手中捧着双手带拦马刀，刀尖对刀尖，刀头对刀头在两旁搭住。头前二位寨主钻了过去，童林一看不由得一笑，这个刀头对着刀头，还能把我们弟兄们吓住了吗，童林可不敢叫二位老人家头前走，自己往前一抢步，一低头顺着他们两旁边搭起来的刀头下面往里就钻。看起来童林胆量过人，那位说童林在刀头低下就玄吗，诸位有所不知，还慢说这点儿刀斧手，就让有武学的童林也不懂，只要是他们的刀往下一落，一伸手抓起一个人来，也能够抵挡所以并未放在童林心上。童林由刀下钻过也不过钻了十来封刀，就听前面二位寨主说道："童侠客，果然是名不虚传。"一摆手两旁边刀斧手撤下。进了头道寨子棚栏门往里走，工夫不大，就是二道寨子棚栏门。来到二道寨子棚阶门一看，两旁边是长枪手，也有五十多名，枪头对着枪头，也搭起架来。书不

可重叙，到了长枪手这里，也是这个样童林钻过了十几对，人家一摆手，长枪手撤去。进了二道寨栅子栏门来到三道寨子栅栏门。到了三道寨子栅栏门观看，两旁边也不是长枪，也不是大刀，一边五十多名，两边足有一百多名，每人手中托着弓箭，那真称得起弓关似月前把如托泰山，后把如抱婴儿，后把对前拳净等着梆子声，倘若是梆子一响，乱箭齐发。童林一看这个样儿毫不介意，由打正面穿堂而入，就连后面银面仙猿石爷，金头寿星宏爷都暗竖大指，赞成童海川。他们越过三道寨子栅栏门将然往里走，就见由打对面走过来一个喽卒兵，手中托着一个盘子，单腿打千说道："侠客爷我奉我们寨主之命，恐怕您来的早，道路之上未曾打尖，这里给您预备一盘子牛肉，一壶美酒，给您充饥。"童林一看就见那托盘内，四四方方一大块牛肉，一壶酒也没有杯也没有筷，童林也就明白，这不过是试探试探我。我要是不敢用，岂不让他们小看，想到这里遂说道："好，多承你们寨主美意。"就见那一名喽卒兵，把托盘放在了埃尘，由打腰间取出一把明煌煌牛耳小刀，照着那一块肉，唏的一声割下了一块，用刀尖一扎，双手捧着说道："侠客爷请来这一块五花三层又肥又烂。"说话之间双手捧刀扎着这一条肉，够奔童林的咀边，童林一看，来个骑马蹲当式，身形站稳，二目圆翻看着这条肉来在近前，一张嘴，喽卒双手往里一递，童林一看刀递进来了，忙用牙一咬，把刀尖咬住。喽卒手腕用力往回一拉，只听嘣的一声，把刀尖咬折。蹦的一声把刀尖吐出，说道："好大的沙子。"就这一来不要紧，前面二位寨主都不住的暗暗倒吸了一口凉气。说着话往前行走，到了聚议厅前面，谦谦让让往里面让。到了里面一看就见迎着面放着一张八仙桌，头

里填着大红缎子南绣平金的围桌，后面一把交椅，后面搭着椅靠。段国基段国柱他们哥儿两个抱拳，说道："三位老侠请上面坐吧。"银面仙猿石爷明白他这个心思，这张桌原是山上大寨王办公所用。占山的有这么一个规矩，真要有人一占他这张桌那就算有犯山规，吩咐一声叫刀斧手拉下去乱刃分尸。虽然说三侠不至于此，可也叫他们端去了身分。石爷一看他们弟兄二人让，遂说道："我等弟兄三人来到贵山拜山，此座乃是寨王办公的所在。常有句俗话，师不离位，我等焉敢就坐，还是旁座谈话吧。"二位寨主看了看暗自点头。罢了，果然不愧人称侠客。吩咐一声搭坐来，工夫不大，坐位搭妥。上垂首三把交椅，椅子头里三个茶几。下垂首两把交椅，两个茶几，彼此一拱手大家落坐，喽卒献上茶来，全都是盖碗。茶罢撤盏，童林抱拳向二位寨主说道："二位寨主，小可童林有两句话要当面告禀，可不知道说的说不的？"段氏弟兄说道："童侠客有言当面请讲，我等弟兄愿闻。"童林说："只皆因童林跟随奉旨钦差年大人查办四川事件，行至在太原府，夜晚之间，公馆以内一时不慎，被一棵苗秃头义士盗走了金牌一面，今闻人言金牌落在贵山，故而我等弟兄三个人不辞辛苦特来拜山，望乞二位寨主把金牌赏下，钦差大人得回了金牌，好起马够奔四川成都府，前去放赈。如果说二位寨主不肯将金牌交出，钦差大人不能起马，成都数万饥民，堪堪就不保其生命。望求寨主看数万条生命面上，请把金牌交出，童林将终身感激无尽矣。"二位寨主一听这一片话不由得一阵冷笑，遂说道："要说童侠客所说之话，尽都是金石良言。不错，金牌现在七星山，可有一个条件，我在这里占山数十年，可瞒不了宏石二位老侠，本地面没案，我岂肯留金牌在我的山

寨呢！我留金牌也不为别的，只皆因宏老侠客封刀那一天，石老侠客带领着弟子王环以练艺为名，刀劈了杨山，镖打段士宝。杨山是我本山的寨主，段士宝乃是我的姣儿，被王环结果了性命。故此我把金牌留在我的山中，要打算叫我献出金牌也不难，只要把王环绑送来山，我就把金牌交出。然后我把王环致于死地，给杨山段士宝以报杀身之仇。”二寨主这句话还未说完，在旁边老英雄石铎石金场连连摆手说道：“二寨主我要拦您的清谈，我的弟子王环随我在彩风山封刀上礼，刀劈了杨山，镖打段士宝，皆因他死去天伦，在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为三班的总役，奉堂谕到七星山附近办案，被你们偏寨寨主杨山董玉带领喽卒兵多名，乱刃分尸，王环由打八岁跟随我练到而今十一年，专为给他爹爹报仇雪恨，子报父仇分所当然。二寨主你偌大的年纪，花甲已过，所有尘世上之事故，没有你不明白的，杨山段士宝一死，就算是他们冤怨相报，二寨主如果是你气忿不出，我就算是罪之魁恶之首，我率领着我的徒弟王环，将杨山段士宝致于死地。要说给你子报仇，不应当将国家金牌留在你的山中，你岂不晓得，钦差年大人奉旨查办四川，稽查放赈救济贫民，一路之上代理民诉，专凭的是这一面金牌。他老人家把金牌要是得回去，方能够起马奔往成都，早到几天，成都府数万饥民得粮糊口，方得保住性命。如果说寨王不肯将金牌交出，钦差大人不能起马，成都府数万饥民岂不奄奄待毕。再者说冤有头债有主。二寨王把金牌交付给童侠客带回去，石铎情愿替他领罪，不怕把石铎乱刃分尸，我也甘心领受。”二寨王听罢石爷这片话，遂说道：“你在山西太原府，人称侠客，这么些年我们弟兄占山多年，你可没找寻过，我们弟兄非常感情。到如今为着钦

差这一面金牌，你老人家来到我们敝山。可有一件，金牌并非是我们本山之人盗了来的，要是本山之人盗了来的，当即交给童侠客。但此物不是我们本山之人盗了来的，人家带着金牌来到七星山，见着我们弟兄，总算是为保护金牌求我们护庇。彼时我弟兄慨然应允，今天老侠客到此，不费吹灰之力，三言两语把金牌要回，那不是显着我们弟兄脸上无光吗。今天这么办，这可也不算我们有意相难，敝山有一座七星八宝转心亭，把金牌放在里面。我跟童侠客打赌，定日破亭，但不知各位侠客可曾愿意，如不愿打赌，把王环送上山来，给杨山段士宝偿命。”他这一片话还未曾说完，在旁边铁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他听二寨主的话分明是搅理，今天我何不同着石老侠客应允，破这个七星八宝转心亭。遂向段国柱说道：“既然二寨主这么说，既把金牌放在七星八宝转心亭，我定日破亭就是了，可不知道这个亭子还是叫我们看，还是不叫我们看?再者说这个金牌还是让我看着放在七星八宝转心亭，还是凭您这么一说呢?”二寨主一听童林之言，哈哈大笑说：“当然把你们陪在里面。”童林接着说道：“既然如此，事不宜迟，就烦劳二位寨主分神，把我带到七星八宝转心亭，我就开开眼吧。”说话之间三侠站起身形，二位寨主左右相陪，喽卒兵头前带路，由打聚议厅出来，顺着箭道一直往后走。出了箭道后面的小后门，再往前走留神细看，就见这座七星八宝转心亭座西朝东，高纵三层硃红漆的柱子，四方八角修造的玲珑透体，顶子上面全都是碧澄澄的绿瓦，金碧交辉，孤孤另另的这么一个亭子，四周围连一个人把守也没有，再一看他们绕走南方丙丁火，座南的门硃红的柱子，硃红的门敞着，在门口上面一块小扁写得明白“丙丁”两个字，迎着面明露

着九层台阶，全都是汉白玉的白石头。到了这个地方，所有的几名喽卒兵，他们可不敢在头前走了。因为什么呢。七星八宝转心亭，还不用说里面，就是四周围都有消息埋伏。什么积坑净坑各种的隐坑，各种的翻板，倘若是登上就有性命之忧。这个地方，也算是喽卒兵他们多想，还未曾来，二寨主预先未等三侠到，先把七星八宝转心亭的总机关完全闭住，就留着三层上面的消息埋伏，他们可没敢轻易动。要不然二寨主在头前领着众人，走到了南方丙丁火，上台阶往里面走，上面毫无异形。所为的是叫三侠看着把金牌放在里面，到了定期之后，他们前来破亭之时，他们好不留意，如果一失神，他们必然得坠落机关之内。故此二寨主在头里走，后面众人跟随到南方丙丁火门口这里，往里面观看。就见顶子当中吊着大灯池，足有簸罗大小，上面十二个仙鹤脖的灯头。在灯池上面望着个大白铜罩子，被灯光所照铮光刷亮。再往里走，亭子里面正当中放着一架牌坊。这个牌坊高下里不到一丈，四腿八叉作的精妙无比。匾的上面写着四个字："五霸争雄。"三位侠客看了看，也不知道亭里面放的这架牌坊有什么消息机关，三个人也都看不出来。再一看，在亭子的前面有一双老虎，这个老虎做的精致可爱，虽然说是假的，姿势如生。赞曰，但只见他头圆耳小尾巴摇，浑身上下织锦毛，爪似钢钩牙似刀，二目如灯光花耀，行人见他心中跳，樵夫见了也发毛，常在深山抖雄彪，万兽尊他为招讨，这才是山中兽中王，老虎的王字在顶梁，前爪蹈在青石板，后爪踩在青石梁，吼一声龙吟虎啸，乍一见爪舞牙张，虽然说是假的，端的好不怕人。再看老虎的对面牌坊，后头有一双熊。这个做的也跟真的一样，身上的皮毛铮光刷亮，两只眼睛灼灼放光，被里

面的灯光亮一照光华灿烂。这个熊身高足有八尺，要说谈到武术上，这个熊的能耐可就大啦，因为什么轩辕黄帝，见猿猴而留技艺，虎有三绝，猴有三躲六闪，察天地万物的零动，远取于物，近取于身，练到身上为武学。因何把熊也放在里面呢？皆因他有拔树之能，靠山之力，练八卦的有几个式子离不开，就是熊膀龙身鸡腿燕行虎抱头。把这几个式子形容开了，跟真的一样，再加意化招施展出来就算是绝技。这个熊要是真的，连打猎的皆怵着他一头。二寨主叫了一声："三位侠客随我到二楼。"说着话往里面走，来在西南角，明露着楼梯，来在上面。一看二层亭子上面，四周围的墙壁又都有壁灯，灯光四射，照耀的如同白昼一般。平铺铺的楼板，一楼板的梅花孔。在梅花孔里面有一根锁练，锁着些小鸡子，翎毛的颜色不一，看着可不知有多少。书中代言，阖楼板上的鸡一共是七十二只，就按的是七十二地煞所造。看着这小鸡子就彷佛没有多大的兴妙，要是说起还是厉害无比。皆因为顺着小鸡子翅膀底下，一边有一个竹管，竹管里面放的是薰香。只要上楼踩着他的簧，小鸡子各个飞起，翅膀一扇，把薰香扇出来，无论你多么大的英雄，闻上也得躺下。这还不算，每一个小鸡咀里头，有一支毒弩，小鸡子飞起来的时候，他先往外打这一支毒弩。毒弩打在人的身上，六个时辰准死，子不见午，午不见子。正当中也有一架牌坊，四腿八叉跟下面的尺寸一样。不过上面的那四个字可不一样，这上面写的是西方莲境。在场的各位侠客，他可不知道牌坊的奥妙，要提起牌坊来厉害无比。牌坊上面三层檐子，每一层檐子上有三支火箭。就连这四条腿都是假的，只要你登上他的机关，吧的一声响，外面的皮子一掉，里面露出三根磁管儿，磁管里

面可就是滚白蜡汁五毒水，这种东西要打在人身上，当时套着烂，无论多高明的外科先生，用多好的药也治不好。下面的牌坊也是如此。三位侠客看着不甚明白。就见二寨主领着他们仍然够奔东南角。再到东南角观看，就见立着一块木板，就彷佛船上的大跳相彷，长下里一丈有零，宽约有三尺多，靠着这块木板立着一层板墙，还作出一个门来。二寨主来到门的近前，一伸手把门拉开。三侠一看，原来里面是贴着板有一个软楼梯，就见段国柱双手掳住软楼梯，一步一步的上楼，在后面众人是鱼贯而行，顺着软梯大家来在三层上面。到了上面抬头观看，就见正西面有一架大神龛。在里面供奉的可就是西天如来佛，头戴五佛冠，身穿僧衣，外罩大红金丝袈裟，赤着足双手合掌当胸，在手上套着一面金牌，黄澄澄用红绒绳栓着，上面明显着八个大字，写的是：代天巡狩，如朕亲临。童林这一眼看见金牌不由得心中欢喜，暗想道钦差老大人自从丢了金牌，费尽心机，各处里访查，打听不着金牌的下落。到如今，既然我在七星山七星八宝转心亭里面看见金牌，也不是我说句大话，不废吹灰之力来到他的七星八宝转心亭，盗取金牌。想到这里，遂喜笑颜开，再一观看神龛头里安放神橱，神橱上面摆放着五供蜡托，各种的供品，在两旁边点着一尺多高的油蜡。童林看完了就听二寨主用手一指，说道："童侠客你来看，这就是钦差的那面金牌，你我定期破七星八宝转心亭你看如何？"这句话未说完，就听大寨主连连摆手，说道："二弟此处并非谈话之所，大家回到前面大厅，再行商议。"一转身由打三厅上面把三侠陪着，出离了七星八宝转心亭，一直来到前面大厅，分宝主落坐。二寨主叫了一声："童侠客，方才亭子里面存放的金牌，阁下俱已看见，

咱们由打今日为始，定期破亭，如果在限期以内，把七星八宝转心亭里面所有的机关，完全把他攻破盗出金牌，我们哥儿两个情愿意献出盗牌之人，打这一场窝主的官司。如果在限期以内，破不了七星八宝转心亭，我们弟兄也献金牌，可得把王环当面交出，给犬子报仇。”童林一听哈哈大笑。说道：“既然说到这里，但不知以何日为限？”二寨主说道：“咱们以百日为期，童林微笑说道：“二寨主百日为限论说来不算多，无奈钦差不能延俟。”二寨主一听说：“不然咱们以五十天为限。”童林一摇头。二寨主又说道：“要不然就以一月为限如何？”童林还不点头。在旁边石爷看出来了，心说这不问可知，这三十天童林不应，一定还在想着当年他们三侠打赌破达摩堂九九八十一门武术，只是一夜的工夫。虽然说我可未曾在场，我听他们大家谈论过，达摩堂里面的武术，不过是各门的把势，跟七星八宝转心亭里面比起来可就大不相同了。这个七星八宝转心亭里面全都是消息埋伏，走轮转弦，立刀窝刀乱绞刀，阴弓毒弩各种的翻板，平常之人焉能够办的到，童林岂能粗心大意。老人家正然想到这里，看了看童林那个意思，一月的限期还要不答应。遂叫了一声：“童贤弟，既然二寨主说到这里，以一月为限，依我说恭敬不如从命。咱们就以三十天为期，岂不为妙吗！”童林一听石爷这片话，分明是提自己的醒呢，暗想道：“着哇，老侠客这是向着我，倘若是我把弓拉满了，以三天五日为限，我要是破不了七星八宝转心亭岂不是与我脸上无光，想到这里遂说道：“既然老哥哥您这么说，二寨主咱们就以三十天为限，你我击掌打赌。”说话之间就见两个人各自把衣袖一掷，就是三盘掌。童林击完了掌遂问道：“二位寨主既然是童林与二寨主击掌打赌，以一月

为限，来破七星八宝转心亭，但不知我们来破亭子之时，你们还阻拦不阻拦？这个金牌放在七星八宝转心亭里面你们还动不动？”二寨主闻听不由得一笑，遂说道：“童侠客说那里话来，难道说我段国柱说话，还能够言不应口吗！只要是说破我的七星八宝转心亭，也无论夜晚白昼，你们是随来随破，我七星山的喽兵寨主概不过问。如果你们三位侠客不愿意出我的七星山，我派人给你们收拾住所，每日给你们预备饮食，你看怎么样？”童林说那倒不必，我们也不能在贵山打搅，咱们改日再谈，当面跟您告辞了。”说着话三侠站起身形，各自抱拳，二位寨主吩咐一声摆队相送，所有的喽卒兵成双行吹吹打打把三侠送出了山口外。

不表二位寨主带喽卒兵回山，单说三侠出离了七星山顺着大道够奔公馆，往前紧走，走在中途路上石爷叫了一声：“童贤弟，方才段国柱他既然说以一月为限，我看兄弟你那个意思还有点儿不赞成，你恨不能以三天五日的为限，才对人铁心思，我说这个话对不对？”童林一听，不由得一笑，说道：“老哥哥我可不是蔑视七星八宝转心亭，想当初我随二位老哥哥，镇西侠于成，镇东侠侯镇达，我们哥儿三个在金银乱石岛打睹，智破达摩堂九九八十一门武术，只用一夜之功，将八十一门武术全都破完，何况这小小的亭子。”石爷一听遂说道：“不对，我打量着兄弟你就想到这里了。可有一节，他这个可不是武学，真要是武学的话，还别说是兄弟你，就连我这么大年纪，我也可以敢说跟着搅和搅和。他并非是武学，乃是西洋的消息机关。兄弟你想想，谈到消息这里咱们不全是门外汉吗！你若是把日子跟他定近了，到了事到临头，咱们要是破不了，岂不显着咱们弟兄脸上无光。”童林听着点了点

头，心里暗暗佩服。石爷老诚，说说笑笑，已竟来到公馆。这个时候，已经掌灯了。守门的见三侠回来了，赶紧走上前说道："三位侠客爷才回来。"童林一点头进了差官房里面。徒弟们一看，三位老人家来了，他们正然吃饭赶紧一欠身吩咐一声把所有的残席一概撤下去。刘俊这才过来说道："老师您回来啦，到七星山打听金牌下落，金牌可曾落在彼处？"童林一听说道："不错金牌现在七星山，大人可曾在后面？"刘俊说道："他老人家方开完了饭。"童林同二位侠客奔后面，见着大人请过了安，年大人一看心中欢喜，遂问道："三侠客此去七星山打听金牌下落怎样？"童林把七星山所有的事情，对着年大人从头至发尾细说了一遍。年大人把话听完，紧皱双眉，说道：'海川，金牌在七星山，还得跟他打赌破七星八宝转心亭，这事显着不易，还得请宏石二位老侠客协力相帮，一切的事情，仰仗二位辅助了。"石爷抱拳说道："不才石铎愿效犬马之劳。"大人一听说道："既然如此，你们大家到前面商议停妥为妙。"众人答应了一声退出了上房。将然来在屋门外，童林一看司马良在外面窗根下窃听。童林一看哼了，叫道："司马良我不是叫你在前面差官房跟王环说话，因为什么你来到后面偷听。"申斥了几句，众人一直够奔前面，来到差官房再找王环，是踪影不见，不由得把大家吓了一跳。童林问道，司马良我叫你看着王环，王环他往那里去了？"就连司马良也是一怔。司马良在前面陪着王环说话，王环那个孩儿够多么精神，他一看心中就明白了，其中有事，人家老少都到后面去回话，王环一看司马良也出去了。自己随着把自己东西收拾好了，蹑足潜踪出了差官房，一直够奔后面来在上房窗根下，就见里面人影摇摇，灯光辉煌，再一看孩儿司马

良已然扒在窗台上面，侧耳窃听。王环一看，我快走，我要在此被他看见多有不便，自己一转身顺着东北箭道的角门转出来，一直绕在上房的后面，打垫步拧腰往上一纵，纵到上面把身往下一垂，侧耳往里面细听。要说里面现有各位侠客，那真敢说风吹草动，都听的出来，耳听八方眼观六路，惟独今天防儿王环他往房上踪，里面三侠竟会没有听见。倒不是王环的武术高强，没有声息，皆因是天色过早，三位老侠也没留那份神。王环他在后窗外侧耳窃听，就把童林所说之话完全听到了心里，暗想道不好，原来如此，七星山的段国基段国柱，得走了金牌原来是为我呀，我惹了祸倒是事小，岂不连累了我的恩师。他老人家待我天高地厚之恩，到今天给他老人家闯祸，叫别人唾骂我王环，倒不如我独身自己到七星山，见了二位寨主要金牌，如若不然我在七星山请死，我都落一个名垂千古。自己把主意想妥，一反身轻轻的落地，也没够奔差官房，窜房越脊离了公馆，顺着大道一直够奔七星山去了。一气跑下去足有十数里地。回头观看幸喜的一样儿，后面无人追赶。站住了身形喘喘这口气，将然把身形一站，就见前面唰啦的晃一条黑影。王环就是一怔，心说：啊！天还不到二更，这条黑影施展夜行术，据我想定非善良。我既然是侠客的门徒，剪恶安良，我为何不在后面紧紧的跟随，看他倒是如何人也。王环在后面紧紧追赶，追着追着两个人相隔两丈多远，收足了眼神观看，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望月牡丹董玉。读者问道，董玉这小子由那里来？列位，杨山，段士宝，董玉，他们在彩风山封刀上礼，被王环将段士宝一镖打死，刀劈了杨山，他跟段士贤，段士铃把两个尸首搭至七星山。诸事安置已毕，他自己一想：不好，这王环还不知道

他是何如人，倒不如我不在七星山，找个逍遥的地方自己一妨，俟有了机会我将王环结果性命，再给他们两个人报仇雪恨。他把主意拿定，他这才下了七星山，把自己应用的东西收拾了一个包袱，带在身边。由打七星山顺着幽僻的小道绕走东南，走出来不到四十里地也就有个三十多里地，正然走着，猛然间看前面黑暗暗，雾沉沉一带的村庄，时候也就有晌午将错。他自己这才进了村庄，忽见来了一乘小轿，后面跟着一匹坐马，马上坐着一个人，有四十多岁，身上穿蓝绸子裤褂，脚底下青鞋白袜漆黑的一条辫，白净的面皮，他那个样儿，堂堂义表到像个庄乡的买卖人相彷。董玉看着马上之人，他倒不怎么样，惟独他一眼看见小轿之中，坐着一个女子，长的真不错。董玉他本是采花的淫贼，他看见女子未免心里头就是一动，暗自思想：我既然离开了七星山，孤苦令仃无立足之地，这个女子无论好坏就赁这个举动，家里头准得很有资财。我不如跟随他前示采探采探，一者是采花，再者盗取些金银，得点资财找个庄村一忍，岂不胜似过占山。他自己把主意拿定，暗地跟随。就见这乘小轿过时了西街口，往前走不多远，路北一个大门，门前头一边四楼龙爪槐，黄澄澄的大门，硃红漆的对子板，看那个样，像个乡下的老财主。这乘小轿一直抬在大门的里面。后面跟着骑马的那个人，下马将要往里面走，猛然间一回头，他看见董玉站在那不住的往院中窃看，恶狠狠看了董玉一眼，才把马匹交给手下人奔往里面。董玉看罢想道：到夜晚之间，若不能采花，做一号买卖，得些个金银也算不错。他由打腰间掏出书石来，看了看左右无人，他在门前书好了暗记，往前行走，那个意思打算找个饭馆吃点儿什么。往东走不多远，路南有个二荤铺褂

着晃子。他这才往里面厢走，伙计说了一声看坐，他这才够奔后堂，伙计赶紧给他找座，擦抹桌案，摆放杯著。此时的天色，正是早饭错过，坦克面除了董玉连一个饭坐也没有。伙计问道："客爷喝酒不喝，吃点儿什么？"他说："你给我预备四样酒菜，来两壶酒，越快越好。"伙计答应转身去了，工夫不大将四样应时得吃的酒菜两壶酒，端在董玉的面前。董玉把酒斟上，遂说道："伙计，你会喝不会，你要是会喝，坐在这里喝两杯。"伙计说道："客爷我可不敢这么着。"董玉问道："伙计你贵姓啊？"伙计一乐接着说道："您要问，我姓张，排行在四，有什么话客爷只管吩咐。"就见董玉用手往外一指说道："我也没什么事，我跟你打听打听，由你们这里往西，路北有一座大门，门前有四棵龙爪槐的那一家是干什么的。"张四一听说道："你老人家不知道，我们这个小地方，地名叫耿家庄，您说路北那个大门，那是我们本庄的首户，耿大庄主耿二庄主，大爷叫耿文，二爷叫耿武，他们哥儿两个的性情很好，有求必应，您有什么事吗？您要愿意见他我替您学说学说也成。"董玉说道："不是，方才我见来了一乘小桥，里面坐的也不知道是姑娘是妇人，后面跟着那个骑马的不用说一定是庄主了，究竟小轿里面是什么人你可知晓？"张四听到这里一笑说道："客爷您要问这个小轿里面坐的，非是别人，那就是耿庄主的胞妹耿大姑娘。姑娘的父母去世之时把耿家二位庄主叫到床前，临危嘱咐叫他们哥儿两个，对于姑娘要另眼看待。大爷二爷拿着姑娘当了掌上明珠。你老所见不问可知，一定是耿大姑娘住亲戚家去了，二位庄主不知道是那一个将他接回来。董玉把话听完了，自斟自饮喝完了酒，预备饭菜吃完了饭，给过饭帐，另外给了伙计一两多银子，把

伙计喜的眉开眼笑。董玉这才遛遛达达由打饭馆出来，一直出了西街口，自己往前走够多时，见前面有一块坟地，四周围的花墙子，里面还栽种着树木不少，自己向左右观看，大路上并无来往行人，这才一跃身，纵上了花墙，往里同观看，下面是半人多深的野草，清静异常，把两条腿一顺，跳到了里面。往前走了几步找了一棵大树，在树底把下把土掉了掉，然后席地面坐，将身形坐稳，闭目合睛养神。直耗到定更多天不到二鼓，自己这才站起身形。由打腰间解下包袱来，取出夜行衣，把白昼衣服包好，身上穿好了夜行衣，背好了厚背雁翎刀，周身上下全都拾掇俐落，包袱围在了腰间，来到墙下。然后一跃身，单胳膊挎住花墙的墙头，往外面看了看，没有来往行人，随着双腿一顺跳到外面，一矮身够奔耿家庄，飞也相似走下去了。他正然走着，没想到后面王环把他坠上了，离他相隔不到二丈远。王环早已把主意拿妥，在彩风山封刀之时，我的老师对我说明，你们全都是我杀父的仇人，今天夤夜在此相遇，这也算是狭路相逢，非把你拿住乱刃分尸，给我老爹爹报仇。王环在后面追赶可一声也没言语，堪堪追的离着也就在一丈多远，可就到了耿家庄了。到了耿文耿武的门首，他应当回头往各处观看，然后再往上纵才对呢。这小子他没看，打垫步拧腰往上就纵，胳膊肘挎住墙头，往里面将然一探头，就听里面说道："来啦快响锣。"当当当锣声四起。书中代言，别看耿家庄二位庄主耿文耿武武术上平常，眼光可不错，白昼之间那是姑娘上他舅母那里去串亲去了。大爷耿文不放心，自己骑上马带了一乘小轿，把姑娘接了回来。到了自己门首下马，一看后面有一个人瞪着眼睛观看小轿，又探头探脑往院里面观看，大爷准知道这个人不是好人。但等

他走后，到外面观看不错，在自己的门首留下了一个暗记。耿文看罢回到后厅房，闷闷不乐，咳声叹气，二爷看见这般光景，遂问道："大哥看你这个咳声不止样儿，莫非有什么事吗？"耿文一听叫声："老二，是你非知，方才我接姑娘回来，有歹人观看，在咱门前留下了暗记。我想他夜晚之间，必然来到咱们宅院搅闹。你想这个事怎么办呢？"二爷听着也是一皱眉。皆因什么，就因为哥儿两个所学的武术，不过就是乡间的笨拳，要说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他们那里办得到哇，故此哥儿两个咳声叹气。就在这么个工夫，旁边有人抿着咀笑。耿氏弟兄回头看，非是别人，正是自己家里的总管，姓王排行在三。先前他就在西村口摆皮匠挑儿，给人家缝鞋。他本皮匠的手艺，就皆因他害眼，容着好了，落了个四成眼，再要是缝鞋，眼神可就干不了。你说缝鞋就用眼，把眼坏了还怎么缝。自己万般出于无已所奈，他这才够奔耿家而来，见了耿文耿武跪倒磕头。二位庄主一看，说道："王三你有什么事只管说，也用不着这样磕头。"王三说道："大庄主爷，二庄主爷这个话咱们这么说吧，钱我是不敢跟您求，你说我这个眼神，就跟庄主爷求两个钱作买卖也是白费。无论如何大爷二爷得给我想点儿事做，那不是白吃饭不赚钱我也愿意，反正我家里也没有别人了。我这就叫依靠在你老二位的身傍了。大爷二爷一听，这不算什么，遂说道："王三，既然如此，你就不用做皮匠活了，你在我的家作一份长工，每天工资二百铜钱，一天管你三顿饭。王三八在地下磕头说道："谢谢大爷二爷。"他就随着长工们到场院里下场做活。王三拿出一片天理良心，勤劳异常，别人吃饭他就先吃完了，人家没做他先做。自己打算用一份赤心报答报答二位庄主。日子一长，耿文耿

武一看，人家王三这个人，别看眼神不好，还是真不错，大爷二爷一想，倒不如我恩待恩待他，这个人实在是可用。这才把王三叫过来，就叫他在家中当了一名工头。所有家中上上下下的事都归他料理。王三这么一来，他就更加着一份谨慎。他今天一看耿氏弟兄咳声叹气，又听说有个小子在门口上偷看，这才说："我到有个主意，无论来多少贼，准保他还闹不了。"耿家大爷二爷一听问道："王三你有何高明主意，你快说我听听。"王三说道："到了晚晌把长工们，全把他调齐了，每人手中拿着个趁手的家伙，也不必是刀，枪，无论何种趁手军刃全可，咱们宅院不是一共有三道院吗，就分三拨人，每一拨人里头预备两面锣，没有锣，铜茶盘铜洗脸盆全可，只要见贼人一露面，就敲锣高声喧嚷。不怕贼人武术怎么高，是邪就不能侵正，他们必然就赶紧脱逃。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耿文耿武一想，王三所说，甚为不理，事完之后，我赏给他们两钱，他们自然愿意。耿文耿武想罢说道："王三你看着办去吧。"王三点头答应。到了场院房，把长工满都叫上来，一一吩咐好了。到了晚间，晚饭早吃，天到定更就全预备已齐。王三手中拿着一面锣，他在三道院子里面前后中来回的巡查。大爷二爷在厅房里面，每人手中一条枪，坐观动静。等到天交二鼓，王三正然手中提着一面锣，由打后面往前走，将然绕在前头院，猛然间就见地下的月亮影儿露出来一个人头。他看见这个影儿还不知道准是不准是，他这就冒叫了一声："了不的了有了贼啦！"说了一声敲锣。这个声音可就全起来了，也别管是锣，或茶盘铜盆，一齐乱敲。董玉见人家有预备，心说不好，自己打算撤身形要走。后面王环一声断喝："董玉我看你往那里走？"一伸手由打背后掣出

军刃，往上面一窜。王三一听，采花贼还不是一个，来了两个。王三这才嚷道："可了不的了！这院里闹采花贼还不是一个，来了两个呢！还要争风哪。"董玉一看后面王环到了，不由得就吓了一跳，也没敢掣军刃动手，闪身跳下了墙头，往下一伏腰，一直够奔西村口，就逃下去了，急急似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纳之鱼，往前放开了脚，步飞也相似的跑去。王环那里肯舍，手里札着刀，在后面紧紧追赶。贼人出离了西村口，不敢走通衢大道，绕走遍野荒郊。王环追着追着观看董玉离着自己有个两丈多远不到三丈，自己本有心脚下用力将他拿获，猛然间就见董玉一回头术着自己一笑，叫声："王环小辈，大太爷本有意手起刀落，将你结果性命，无奈一节，不忍丧却你的残生，暂且寄头在你的项上，你家董大太爷告辞了。"王环一听这个话，留神一看，原来荫面有一片高粱地，董玉打算入高粱地脱逃。王环一看他进了高粮地，有心放他逃走又舍不得。万般无奈，点了点头：我何不用诈语诈他一下子呢。想到这里，说道："董玉我的师哥在地里面等候多时，今日是天纲恢恢合该你被擒。董玉将然一怔，就见嗖的一声，打高粮地里面纵出一人，把手中军刀花一抖，说道："董玉小辈，我看你往那里走，人家少侠客爷等候多时。"王环在后面观看，一看非是别人，正是司马良。书中代言，司马良今日在众目之下，被老师数说了几句，觉着脸上无光。自己又一想：王环这一走，大概不往别处去，一定奔七星山。他既然有胆量独去七星山，难道说我司马良就没有胆量了吗？倒不如我前去追赶王环，见着他，如果是愿意回公馆，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回来，见我的老师。如果说不愿意回来，我们二人一同上七星山，到在那里要作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怕

死在那里，也得说死得其所，也对的过他们大众人等。自己把主意拿定，暗自出了公馆，欲往七星山。也搭着是天晚啦，把道路走错了，心里头是迷迷糊糊，也不知道七星山在那个方向。正然走着，就见前面来了两条黑影。孩儿留神细看，头前这条黑影正是董玉，后面追赶的正是王环。看了看不由得心中喜悦，有心迎着面前去拦阴，准知道董玉是个滑贼，倒不如我就在这个高粮地里面一等，隐住了身形，他不进高粮地还则罢了，若进了高粮地我就伸手捉拿。把主意拿妥，将然隐在高粮地，就听王环说道："小辈董玉，你打算往高粮地里面脱逃焉得能够，我师哥在里面呢。"司马良一听我别在里面忍着了，这才把练子锤一抖，花楞的一声响，挡住了董玉的去路。望月牡庙一看不好，就凭王环一个人跟我动手，我也未必赢的了，别说再加上司马良了。自己想到这里，赶紧一撤身驳头往北。王环不舍紧紧追赶，王环追董玉，司马良追王环，三个人鱼贯而行。往前正然追赶，王环回头向司马良说道："师哥你可千万别这么追。我追他，你追我，这得追到多怎去！咱们两人可以分道而追，董玉他便插翅难逃。"司马良一想：对呀！要是照着这么追，追到天明也追不着。二人遂分头往一处挤着追，王环心中高兴。猛然间就见前面一片谷子地，满天星斗皓月当空，这么青黄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王环恐怕望月牡丹扎在谷子地，那就算费了事啦。正然在心中这么想着，就听董丈哈哈一阵狂笑，说道："司马良王环两个小儿，这才叫人叫人死天不肯，上天不绝我，俺去也。"把话说完，他那个意思，一矮身要进谷子地。王环司马良哥儿两个看着没法，眼睁睁那就算把董玉追跑了，遂高声喊道："董玉小辈你要想脱逃，你不进谷子地还在罢了，当真要进谷

子地，我的老师在里面等候你呢！”司马良本说的是假话。这一句话还未曾说完，就见由打谷子地里窜出一个人来，说道：“董玉我看你往那里逃，现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在此。”望月牡丹一看，就见出来这个人紫微微的脸面，长眉阔目，站在那里威风抖擞，望月牡丹一看果然是童林。书中代言，童林在公馆里面埋怨司马良大意，致把王环放走，倘若是独自奔七星山出点儿什么危险，这个事够多么糟啊，倒不如我打公馆动身，到七星山将他追回，倒是个正理。自己想到这里叫了一声：“司马良！”那个意思把孩儿叫过来，探听探听孩儿王环走时，带着包袱了没有。童林叫司马良，一连叫了两三声，司马良并不在场，说道：“夏九龄，你看看司马良，大概因为我说他几句，他许奔往七星山追赶王环去了。”一面这么想着，一面各处派人寻找，查无踪影。童林这才把张方刘俊叫过来，叫他们带着小弟兄跟随二位老侠在公馆保护大人。这两个孩儿答应一声，童林这才起身，也够奔七星山而来。这时天可就不早了，童林奔往七星山不过去了一趟，这个道路本来就不大甚熟的，走在道路之上找不着相当的大道。正然走着，就见对面来了三条黑影，头前跑着这个人，细一看正是望月牡丹，在两旁边挤着追的，一个是司马良，一个是王环。童林一看这才放心。自己有心在当中一截，又一想这两个孩儿追的高兴，如果这两个孩儿真有能耐，当场伸手将贼人拿获，脸上够多么有光，倒不如我在谷子地里面隐住。他们要能够把他拿住更好，如果贼人非要往谷子地里头跑，那可就没的怨了，我再伸手把他拿住。遂进了谷子地，在暗中观看。一看，望月牡丹他果然是要进谷子地，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司马良说道：“我的老师在里面等候呢！”童林不由

得心说：司马良这个孩子，这个功夫练出来了。我在这里面隐住，他居然竟会看见，这个孩子真正叫有出息。我别在此紧着等着。想到这里他方把身形一纵，纵到了北面，在迎着面挡住去路。他那里知道司马良使的是诈语，连司马良还纳闷呢，他也不知道他的老师打那里来的。此所谓无巧不成书，也是董玉的报应临头。童林出来挡住他的去路，望月牡丹一看不好，赶紧探臂榜掣刀。一看三面是人，前面童林，左面王环，右面司马良，自己想着再逃那就算是逃不了啦，万般无奈把手中的刀照着童林，搂头盖顶往下就剁，说道："姓童的我跟你有何仇何限，今天你意狠心毒挡住我的去路。"说着把手中厚背雁翎刀，对准了童林的顶梁往下剁来。童林一看刀来，并不慌忙，容刀离近，把身形向右一闪，伸左手照着董丈的右臂上一搭，连刀带胳膊往怀里头一掳，只听叭咚，呛楞，撒手扔刀，反身栽倒。在旁边王环拿着刀往前一窜，那个意思打算将董玉结果性命。童林一看连连摆手，叫声："王环且住。"这句话未说完，司马良窜过来用磕膝盖顶着腰眼，解他的绒绳，把董玉四马倒攒蹄捆绑起来。童林一看把董玉捆好了，这才跟王环说道："非是我不叫你把董玉结果性命，给你的天伦报仇，皆因这里面有段情由，你手起刀落将仇人杀在路旁，岂不给人家本地面上惹祸。你说你给你的天伦报仇，无凭无据，你说他不法又没有赃证，倒不如你我把他带回，送在山西太原府，他也是七星山的余党，凭官治罪，就地正法以解民怨。"王环一听童林所说的这一片言语，自己低头无语，他们老少爷儿几个正然说话之时，猛然间就见来了一片灯笼火把亮子油松，后面跟着一众人，手中拿着长枪大刀，有人手中拿着锣乱敲，锣声喧天。在乡村就是有这么一

样儿好处，无论有什么事，只要听见锣声一响，挨着靠着的，有好事之人出来帮忙，大家是越聚越多，喊喝连天就追上来了。就听有人说："别走啦别走啦，在这里呢！这里人还不少呢，赶紧把他围上吧。"童林一看心中明白，准知道这是当地的乡勇，随着迎上前去，说道："你等别乱，休要拿我等当作歹人，我姓童我叫童林，别号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跟着钦差年大人为随行的委员。我们这是办案拿贼，你们看见了没有。这就是不法之人，他叫董玉外号叫望月牡丹。我们将然把他拿住，回头把他押在当官治罪。你们是作什么的？"为首的可就是耿文耿武，他们哥儿两个跟着这个王三，他们众人把董玉追出来大家不舍。要依着耿文耿武既然追出了宅院，也就算了。王三还有点儿拗性，他非要把贼人追上，他不算完。由打耿家庄追出来，走在庄子里面，人越聚越多，大众点起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的如同白昼一般，可就赶了下来。看了看，赶情不是一个人，还是三个把这一个给打倒了捆上啦。他们还以为是同伙，故此喊杀连天的来了。以及童林这一报名姓，原来是一位侠客，又是随行委员童老爷。这个庄乡人怕的就是官面。他一听又是侠客爷，又是委员可就把耿家弟兄吓坏了，赶紧来到童林的面前，双手抱拳说道："侠客爷，我们是耿家庄的，我叫耿文这是我兄弟耿武，只皆因这个小子白昼之间，在我的门前看见我胞妹下小轿，夜晚来到我的宅院搅闹，故此率领家人在后面追赶，不承想侠客爷您将他拿获，这也是小人们的万幸。"童林听完了，向着王环司马良小哥儿两个问道："你们两人在那里把董玉追到此处？"王环遂把自己所经过之事，从头说了一遍。童林听罢点了点头说道："好，你们先回去吧，我们押解着他到太原府的

府衙，暂时将他收入监牢，等候钦差老大人审问。”耿文耿武哥儿两同说道：“侠客爷，此时天可不早了，倒不如把差使押着到我的宅中，等到天光大亮再走不迟。”童林一想这个话说的也是，深更半夜不到四更天，押着差使往前行走多有不便。空身人行走还倒小可，押着差使三十多里地，倘若是遇见贼人的余党，多有不便，想到这里这才说道：“好，既然是二位庄主这么说，我们大家就打搅了。”耿家弟兄一听童林许可，喜不可言，遂吩咐手下人用杠子把董玉抬着，就连他那口刀跟刀鞘子拾起来就走。前面众庄丁带路，后面众人如同众星捧月似的奔耿家庄。来到耿文耿武的住宅门，到了里面厅房，彼此廉让，童林在上垂首椅子上落坐。旁边拉了两个兀凳，让两个孩儿坐下。二位庄主末坐相陪。吩咐从人先把茶水献上来，屋里头又多掌上两盏灯烛，又吩咐一声调摆桌椅，摆放杯著筷，碟，叫手下人到后面厨房看看去有什么现成的，赶紧预备，来两壶酒。大家谦谦让让把童林让在上面落坐，两个孩儿在两旁边相陪，耿氏弟兄在末坐相陪，大家举杯让酒。就听童林说道：“且慢，喝酒倒是小事，外面差使谁看着？我有点儿不放心。”这句话未说完，在旁边站着的那王三，口中说道：“侠客爷您就望安吧，差使交给我了。他要是跑了的话，这场官司我替他打啦。”童林闻听此言遂说道：’好！你就给多加点儿小心吧？”王三答应一声退出厅房。来在院内廊詹下，看了看望月牡丹这个小子，四马倒攒蹄捆着，旁边有人看着。王三也仍不放心，恐怕贼人逃走，对不过人家童侠客，遂吩咐伙计们把差使搭起来放在院子当中，伙计们不明白，这才问道：“头儿把他搭到院子当中干什么？”王三一听，说道：“童侠客把这个差使交给我等啦，你们先给我看着点儿，我去

拿东西去。”把话说完转身形出去，一直够奔马号。去了好半天大家才见他回来，手里头拿着一个白布包儿一把斧子，兜里头还兜着好些块木头。把斧子跟木头都放在地下，大家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他这才拿斧子把木头都劈成橛子，董玉在当中躺着，他把橛子在他的四周围这么一钉。把麻绳拴在四围击的橛子上，把董玉的浑身衣服给缝上。锥子有连了肉的，疼的这小了嗷嗷鬼叫。大家看着，这才叫草怕寒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魔。王三把董玉拾掇好了，转身来在屋内，说道：“侠客爷您到外面看看去吧，我把这贼小子拾掇好了，慢说是走，就是颠他也颠不动，要说是逃走也行，他得把他背着。”童林一听，不解其中缘故，遂说道：’王三，你把他放在那里了，你带我看看去。”说着话童林带着两个孩子，耿氏弟兄随着王三，来到院子沼一看，就见望月牡丹浑身上下都缝在橛子上，不由得哈哈大笑，原来是拿麻绳把他缝上了。所有在场众人，没有一位不笑的。就是这一招，真叫人意想不到。

就在这时，王不早已把主意拿妥，心中暗想，我自己由打公馆动身，有意够奔七星山，当面索取金牌，金牌要是要不出来，也就是一死而已。不承想半路途中被司马良，与我师叔童侠客，把我给拦回来了。不知道的说我贪生怕死，畏刀避剑，别人我还都好搪，惟独张方和孔秀，他们两个人的咀不好搪，倘若是当着众人他要是奚落我两句，我的脸上无光。他趁着这个乱劲，一缩身够奔角门子，到了角门子顺着箭道一直往后走，看了看后面清静异常，不由得喜悦，拧身上房，由打后面窜房越脊出离了耿家庄，天已然大天大亮。自己有心还往前走，又一想不好，如果往前走，童师叔派人追

赶于我，要是叫他们看见，多有不便。我先别够奔七星山的大道，不如我找个地方隐避。这才甩虎岔一直向西南走下去了。直顶天交辰牌。正然走着，就见前面是东西的大道，西南的小道。在大道旁边，路南有一座厅宇，四周围是红墙，厅前头还有许多的树木。王环慢慢行走来在山门切近，但只见山门上面悬着一块匾，上面写着太极观三个字，是个一层殿的小庙，两旁边角门子俱已塌坝不堪。看了看庙的左右无人，这才顺着西边的角门子往里走。到了里面观看，两旁边的配殿，年深日久，被风雨摧剥都不成样了，隔扇不整齐。走在大殿观看，迎着面是神龛，神龛里面供的神像模模糊糊，看不清楚样了。神龛前面放着神厨，神厨上面五供蜡扦一概没有，只有一个破瓦香灯。王环一看这个地方倒是不错，在此处忍这么一天，等黄昏后再够奔七星山岂不为妙。就让我童师叔，无论他们多么能找，一时之间他们也找不到这个地方来。来到神龛的后面盘膝面坐，闭目合睛养神，也搭着一夜未睡觉，将一合眼就睡着了，这一觉直睡到申牌时分。他这才睁眼站起，摩挲摩挲眼皮，自己心中暗想，此时天可也不早了，大概他们也就不追我了，倒不如到外面买点吃的，吃饱了喝足了，天也就够时候了。自己把主意拿妥，遛遛达达出离了太极观，顺着大道一直向西北走去。工夫不大，看见一座小山庄，他也不下饭馆，就在村子里面买了点馒头，揣在腰里，顺着大道往前行走，走在路上，那时候饿了，由打腰里间拿出馒头来就吃两口。他打算夜晚之间，到了七星八宝转心亭，凭自己这身能耐，要盗取金牌呢。这才叫犯了年青性傲之病，如果是盗牌不成，再死在聚议厅。故此他要候到天晚了。够奔七星山，在道路上吃着东西往前行走，堪堪

也就到了掌灯啦，他才来在七星山的山根下，他这个意思要绕到山口盘道上山，又一想不成，我既打算暗上七星山，我要从打山口里头时去，喽卒等看见，他们不相拦吧！倒不如我找个僻幽的小道上山，方为正理。怎奈山路不熟，就在这么一怔之，猛然间听见有樵夫口唱山歌，在前面提着一提柴，恍恍荡荡走来。王环一想打柴的道路必熟，我何不借问借问，遂迎上前去对着打柴的老者深深一礼，说道："老丈借问您一声，这个七星山我要不由山口里进去，还有道路可通吗？"老者一听了，看看王环问道："少爷可不知道，你上山有什么事？"王环一听二眸子一转接着说道："您要问我上山有一位亲戚，是我的表叔，在三年前来到七星山找人，到如今音信皆无。我也不知道是得罪了七星山的人，受了暗算了，可也不知道是入伙了，我要到里面访查访查。我有心由山口里面进去，又恐他们相拦，故此跟您借问一声，可有别路可通。"打柴的老者遂说道："不错，倒是有一条僻幽的小道可以进山。可有一节，你要没有武术的功夫，这条道可上不去。"王环问道："但不知这条道现在那里呢？"樵夫用手一指，说道："由打我这里往正西，有二里多地有个小山环，顺着山环往里面绕，那个地方叫作卧虎湾，那里由半山腰里有一鹅头峰，垂下一根大绳，你要有功夫你就能顺着绳子抓上去。只要上了鹅头峰，里面就有了小道了。我可没上过，我是听见人家这么说，这条绳子我可见了。"王环闻听心中观喜，连连抱拳致谢。二人分手，王环他顺着这条道往正西绕，自己留神观看，这个天可就不早了，天色已然黑了。走了工夫不大，约有个二里之遥，果然有一个小山环，顺着山环往里绕，拐了四个湾儿，仔细留神一看，果然有一根大绳。王环心中喜悦，自己先按了

按背后背的刀，又稳了稳腰间的六只镖，全拾掇俐落，一伸手拉着大绳，用力揪了揪，这根绳子有劲，双手掳住大绳，脚尖点着山坡哧哧一把一把的往上倒，倒在鹅头峰的上面，没敢往上面闯，揪住绳子掉脸往上面观看。但只见满天星斗，碧沉沉青山寂静异常，用力纵上鹅头峰。到了上面，仍然把这条绳给他顺下去。扎撒臂膀观看，看了看别无动作。方要矮身寻道扑奔七星八宝转心亭，就见一晃一条黑影。王不看见这条黑影并不慌忙，心说："这条黑影不问可知，一定是本山的坐更。听我老师常谈，占山的里面讲究明更暗更坐更。明更拿着梆子敲着走，暗更不用梆锣到各处巡查，坐更的蹲在山窟窿里面等着。这条黑影他一定看见我，前去报告。一想，他既然看见我了，我何不赶上前去，伸手将他拿获，也省得叫他走漏我的风声。王环在后面紧紧追赶这条黑影。两腿如飞在前面走着，如同开弓放箭一般。王环不肯舍，紧紧追赶。别看山路不平，王环的功夫还真不错。工夫不大，就见这条黑影跑到一个山孔，哧的一声纵到山孔里面。王环紧紧跟随，来到山孔外面，黑影已然跑进去了。自己到这里看了看山孔，借着星月之光，一看还有一块匾，匾上写的是一线通。王环不由得一怔，我有心不由这一线通追赶，这条黑影他必然到聚议厅报告。你说真要是我进一线通追赶，他在里面一等，我岂不得受了他的暗算，又一想，来到七星山原打算送死，我把性命二字，早已付在了九霄云外，何必还要贪生怕死呢！我就要看他个水落石出。把主意拿妥。回头看了看，并无人遗迹。心中放心这才来到洞口慢慢的潜踪往里面走。将然来到里面一看，黑暗无比，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自己用足了眼神，往里面行走。自己以为是里面准有埋伏，赶情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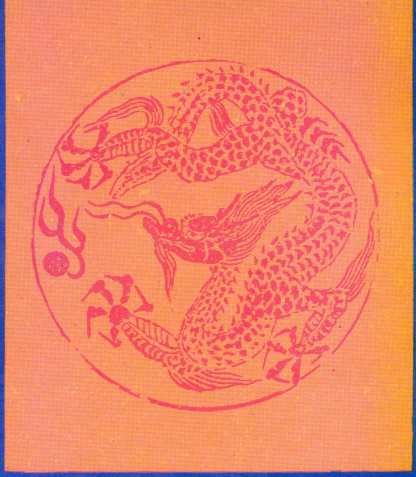
面清清静静并无什么动作。自己这才放心，往前行走，行了足胖盏热茶的工夫，就觉乎着有点儿闷气。看了看原来是上面矮，山孔里面原本是行高就矮。正然走着猛然间，就见前面微露亮光，王环心里可就喜欢了，知道看见灯光亮，必然是到了头啦。紧走到了盏头观看，不错明现着倒下台阶，数了数一共是十三层。他这才慢慢由打底层往上走，蹑足潜踪不敢有了声音。一步一步的走着，走到十层这里，可没骤然而上，恐怕有人暗算。先回手掣出刀来，一长身用刀冲着山洞外面连晃了数晃，听了听没有什么动作，把刀撤回来，插于背后。双手摸着山洞的洞边，往上面一长身，那个意思打算要纵身到外面。将一露头猛然间就听嘣的一声，被人打背后用手掐着脖子的两条大筋，自己不能动转挪移，跟着下面一扫堂腿遂扒伏在地。被人家按在那里，解自己的绒绳。四马倒攒蹄捆起。人家把自己的刀跟镖都拿在人家的手内，又一伸手把自己夹至在胁下。王环心里头这个堵心，有心看自己被谁拿住的还看不见，因为人家是脸朝外夹着的，无法只得叫人家夹起来就走，走了好大半天，这才看见有个笔直栅栏门，进了竹栅栏，有个地穴倒下台阶。下了台阶往里走，还有两扇门，原来是个地窖。里面陈设鲜明，山墙一边一架床，上面坐褥靠枕样样俱全，迎着面搁几案，前面八仙桌，两旁边两把椅子，茶几方凳样样俱全。把王环往山墙头里床上一放，刀镖放在桌案上面，人家也不言语。王环在那里捆着，留神观看但只见在旁边椅子上坐着一个人，站起来那个身材足有六尺多高细腰扎背双肩抱拢，猿臂蜂腰，身上穿白绵绸裤褂，外罩蓝绸子大褂，腰里绑绳，脚底下寸底云鞋高腰白袜，往脸上观看偌大年纪，丰采可爱，两道蚕眉斜入天仓，寿毫

多长，准头丰满，二目如灯，四字方口沾点重下巴，颔下一部银髯，扎脑门有点解顶，白剪子股小辫，大耳朝怀。王环一看老头子真称得起好仪表。看罢把头一低，一声没言语。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老头子坐在椅子上面说道："你是何人？你的胆量不小。深夜之间竟敢来到七星山窥探，通报你的名姓。"王环一看老头这般举动，不由得一笑道："小太爷既然被获遭擒，你也不必多问，我乃无名氏，你把我搭到前面聚议厅，见着段国基段国柱自有名姓。"老头子一听哈哈一阵狂笑，说道："朋友这就算你不人物。据我想男子汉那里有无名氏。不用说你是不说出，既然不敢说出，你就不该走到七星山窥探。"王环说道：'老朋友你要问我实不相瞒，我家住山西太原府小王家坨的人氏，姓王名环别号人称小白猿。"老头子一听不由得一笑："我打量何人，原来是银面仙猿铁背昆仑石铎石金声，石老侠客的弟子，单人独自竟敢前来探山果然不愧少侠客，今天咱们这么说吧，我看你师傅的面上，我把绑绳一放，你赶紧回家，千万不要在七星山上逗留。如果你要是下山，我就把你放开，如果你不走，我可不敢轻易放你。因为什么呢，本山里面七星八宝转心亭，四周围埋伏消息机关非常危险，我把你放了你的贪心不死，一时登在消息上面，结果了你的性命，我岂不是不如不放了吗？"王环一听哈哈一阵大笑，遂说道："老朋友，这话咱们是这么说，你解绳扣把我放了，我还能说你不好吗？可有一节，你要叫我出离了七星山，那是绝对不成。你愿意放就放，不愿意放，作为罢论。"老头子一听暗含着佩服，老头子说道："王环我嘱咐你可是好话，既然你不听那也无法。我既然说放你，我要是不放，显着我出乎反乎。"说着话一伸手把王环的绳扣解开，王环站起身形，把十

字绊勒好，单日刀背在背后，六只镖带在腰间，全拾掇好了，一转身谢字不答，扬长去了。老头非常爱惜，别看他不谢，这才叫英雄的行为。

不表老头子赞美王环，单说王环由屋子里出来，自己心中暗想，论说人家大义释放我，致谢倒是小事，我应当问问老人家姓字名谁，如今我一时性傲，未曾询问，追悔不及，只可奔往七星八宝转心亭。矮着身形不住的往各处观看，恐怕有人把他看见，倒有许多的不便。将然观看，就见前面有个人影，来回的乱晃，自己一想：啊！不由就是一怔，心说：莫非这个冤家他看见了我啦，要不然他不能这么晃。我倒要看看他是什么人。想到这里往前一矮身，堪堪追到，身驱切近，就见那人一磨身就走。王环一看他走了，这更有假了，他分明是看见我了，他要不看见我他为什么走呢。追，这才在后面紧紧的追赶，论起来王环的脚程也不算慢，可就是追不上前面这个人影。追了好半天，猛然间看见前面有一面板墙的断隔，就见那个人影来到板墙门顾意的回头看了王环一眼，然后转身形往里去了。王环一想索性我倒要看看你。王环想到这里他一纵身也进了板墙，到了板墙，这里上面有字，写的是东西仓房。王环进了板墙门一看，靠着东面一溜，数了数，是二十五间仓房，可是漆黑，一点灯光无有。在西面一拉溜也是二十五间仓房，在正当中五间房里面灯烛辉煌。王环慢慢的凑在屋门的外面，屋门上可挂着一个斑竹帘儿，借着里面的灯光，隔着平静竹帘往里面观看，看的很真。就见在帘子旁边站着一个人，穿着半节蓝布褂，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再要往后看可看不见。王环心中暗想，我要是不进去，我还不如不上这里来呢，王环把刀掣将出来，一伸手启帘笼来到里

面。来到屋中一看，就见这人一扭脸顺着前檐的窗户往里面走。王环留神观看，就见这间屋子明着是三间，两边还有暗间。按着方向说靠着北边暗间，打着落地罩，挂着茶青色的软帘，青绸子走水，青绸子飘带。靠着窗户旁边放着一张账桌，桌后面坐着一个先生，手中提着一管笔，带着眼镜在那里写账。这人一看王环进来了，站起身形顺着前槽的窗一直够奔里面，伸手起软帘，进了里面去了。那人进去之后，就见这位写账的先生把笔搁下，站起身形，一声没言语，也顺着前槽的窗户够奔暗房去了。王环一看就是一怔，猛然间一低头看见下面地板上明露着弦槽，就如同车道相仿，王环心中这才明白，原来那个人连写账的先生，都是假人，走输转弦的自行人。王环有心打这里转身形出去，又一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倒要进到他的暗间看看，王环刀交左手一背，他也打算够奔里间，顺着窗台走了七八步，一点动静皆无，王环不由得心中喜悦。将然要往前走，就听咯嘣一声，脚底下一软，王环一看不好，赶紧一跃身往正当中一跳，脚将然往下一落，就听咯喳一声响亮，板一起，把小英雄王环坠落翻板之内，要知王环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主持策划 王德胜
封面题签 云覆
封面画 马树旺
封面设计 孙琳